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

（上）

天聪朝 崇德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　王　[illegible]
封面题字　刘炳森
封面设计　刘荣德

ISBN 7-80014-096-5/K·0004

全套定价：17.00 元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上）

天聪朝、崇德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illegible]

1258480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流[illegible]815

[illegible]

[illegible]

内容提要

本书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选译并编辑的，共收入清太宗天聪七年至九年和崇德二年至八年档二十五册，一千九百八十五件，四十余万字。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形成于清入关前，所记内容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很近，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史料来源最为直接，仍保持了清初满文档案文件所固有的文字朴实、很少修饰、记载详尽等特点，更为原始可靠。

本书编译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了清初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工程、礼仪、官制、刑狱、民族、外交乃至风俗、民情、宫廷生活、天文、地理、气象等，反映了皇太极在东北广大地区进行各种活动，清军在东北、山东、河北境内各地与明兵作战，骚扰京师周围各城镇屯堡，以逼明廷的史事。资料丰富，记载翔实，涉及面广，其中许多内容是《清实录》及《东华录》等史书所没有或略而不详或增补篡改的。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它的出版，不仅对《满文老档》是重大补充，而且对《清实录》等官撰史书的校订补遗，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研究清朝开国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

译编说明

《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文种中的一种，现存四十七册，其中天聪朝十八册，崇德朝二十九册。该项满文档册，均用无格宣纸，各册长短不齐，厚薄各异，宽窄亦不尽同，都用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的满文抄写。

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设文馆于盛京(今沈阳市)，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职掌"记注汗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汗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祝文及登极宣读庆贺表文，撰拟告祖庙祭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矿志文；凡一切机密文移、官员升降文册及各官章奏编纂史书；追赠诸贝勒册文、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册者，选择记载；功臣母妻告命、印文及异国邻邦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由此可知，内国史院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纂修国史积累材料，进行准备工作。现存《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实际上就是内国史院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档案材料，都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成册的。

《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起清太宗天聪元年(1627年)，迄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由于年代久远，朝代更迭，社会变乱，保管不善等原因，部分已经散失，内缺天聪六年和崇德六年档，其余各年档册，亦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坏。其中天聪元年至五年及崇德元年档，均与《满文老档》重复不译外，其余各册全部译出。

下面就技术性问题说明如下：

1.《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由于年久糟旧，有霉烂破损、缺页短字之处。凡残缺之处，均用"【　】"号，内写"原档残缺"字样，经编译人员考证恢复者，则用"□"号，内注明恢复字句的译文。

2.增补漏字或酌情加字，用"【　】"号内补加其汉字译文。

3.凡查不到的地名、物名及官名，先以汉字音写，再用"（　）"号附后，内用罗马字拼写满文字原音，以供读者参考。

4.凡查不到的外国地名、官名，按其满文语音，直接用罗马字拼写。

5.《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在后来纂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时用过，许多记事，曾经一改再改，很多文句，曾经涂抹删划，甚至有改写或增添之处。经核对后发现，被删改的原文，远较《清实录》为翔实，而修改、增添之文句与实录记载同。两者详略不同，因而导致历史真实性的重大差异。故本书仅译出其被删改的原文，以恢复当时史事的真实记录。

6.本书主要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人员提供很多其他文献没有记述的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我们在翻译和编辑加工过程中，未作任何删削或改动，均按原文照译，其内容亦未作详细注释，仅对个别满文音译词加以简要注释。

7.《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并非某一方面的单独文书档案，它是将各种档案摘抄汇总，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成册的。为了保存历史事件的连续性和资料本身的完整性，未拟写文件标题，亦未制作文件内容目录，仅按朝、年、月顺序排列，以为目次。

8.档案中因封建礼仪等原因而采取的抬头等格式，不予保留。

本书内文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关孝廉、赵志强、郭美兰译（按姓氏笔划为序）；郭美兰也参加了本书部分译文的校对工作。本书由关孝廉总校统编。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译编中错误

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部屈六生、孟宪振同志及本馆编辑部朱金甫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本书的出版予以资助；张寿崇、赵书、罗志发、具本宇、巴德夫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次

天聪七年

正月……（1）
二月……（5）
三月……（8）
四月……（10）
五月……（13）
六月……（19）
七月……（24）
八月……（28）
九月……（34）
十月……（40）
十一月……（44）
十二月……（46）

天聪八年

正月……（49）
二月……（60）
三月……（68）
四月……（73）
五月……（79）
六月……（85）
七月……（93）
八月……（97）
闰八月……（102）

九月 …………………………………………………… (108)
十月 …………………………………………………… (112)
十一月 ………………………………………………… (119)
十二月 ………………………………………………… (123)
天聪九年
正月 …………………………………………………… (130)
二月 …………………………………………………… (145)
三月 …………………………………………………… (155)
四月 …………………………………………………… (158)
五月 …………………………………………………… (160)
六月 …………………………………………………… (170)
七月 …………………………………………………… (178)
八月 …………………………………………………… (182)
九月 …………………………………………………… (189)
十月 …………………………………………………… (202)
十一月 ………………………………………………… (208)
十二月 ………………………………………………… (212)
崇德二年
正月 …………………………………………………… (266)
二月 …………………………………………………… (244)
崇德三年
正月 …………………………………………………… (256)
二月 …………………………………………………… (276)
三月 …………………………………………………… (285)
四月 …………………………………………………… (290)
五月 …………………………………………………… (306)
六月 …………………………………………………… (315)
七月 …………………………………………………… (323)

八月 …………………………………………………………………………… (345)
九月 …………………………………………………………………………… (370)
十月 …………………………………………………………………………… (375)
十一月 ………………………………………………………………………… (383)
十二月 ………………………………………………………………………… (393)
崇德四年
四月 …………………………………………………………………………… (412)
十月 …………………………………………………………………………… (428)
十一月 ………………………………………………………………………… (440)
十二月 ………………………………………………………………………… (445)
崇德五年
正月 …………………………………………………………………………… (451)
二月 …………………………………………………………………………… (452)
三月 …………………………………………………………………………… (453)
四月 …………………………………………………………………………… (453)
六月 …………………………………………………………………………… (454)
七月 …………………………………………………………………………… (458)
八月 …………………………………………………………………………… (459)
九月 …………………………………………………………………………… (460)
崇德七年
四月 …………………………………………………………………………… (461)
九月 …………………………………………………………………………… (477)
十一月 ………………………………………………………………………… (490)
闰十一月 ……………………………………………………………………… (496)
十二月 ………………………………………………………………………… (500)
崇德八年
正月 …………………………………………………………………………… (503)
六月 …………………………………………………………………………… (513)

七月 ………………………………………………………… (514)
八月 ………………………………………………………… (514)
十一月 ……………………………………………………… (514)
十二月 ……………………………………………………… (517)

天聪七年　癸酉

天聪七年癸酉正月初一日。天聪汗率诸贝勒大臣，叩拜堂子。初满洲国例，拜堂子时，免冠行礼。汗谕诸贝勒曰：”兹后祭神免冠，元旦拜堂子不免冠。”于是，戴冠叩拜毕，返回拜神。礼毕进衙门升座，以元旦礼，赐【原档残缺】豹皮坐褥，议政各贝勒以虎皮。横设一榻于【原档残缺】令大贝勒坐。坐毕，【原档残缺】诸贝勒叩拜。拜毕，以赏皮礼，诸贝勒【原档残缺】令坐衙门内两侧；次正【黄旗总兵】官扬古利额驸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镶黄旗固山额真副将达尔汉额驸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正红旗固山额真总兵官和硕图额驸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正白旗固山额真总兵官喀克笃礼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镶红旗诸大臣行礼；次镶白旗固山额真副将伊尔登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镶蓝旗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正蓝旗固山额真副将觉罗色勒率本旗诸大臣行礼；次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旧汉官及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新汉官行礼；次总兵官吴讷格率蒙古两旗诸大臣行礼；次外藩蒙古诸贝勒、贝勒莽古尔泰【原档残缺】携来之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科尔沁【原档残缺】；次阿禄部诸贝勒行礼；次教官、僧官、道官等行礼。叩拜礼毕，察哈尔、喀尔喀部落诸贝勒、科尔沁部落诸贝勒、阿禄部落诸贝勒进见汗，行抱见礼，命入衙门赐茶。于是，汗率诸贝勒大臣，以兄长礼，至大贝勒住宅拜贺，，时大贝勒亦答拜，次诣姊董鄂格格宅第拜贺，次至哈达格格家拜贺，因丁忧年，停止奏乐。

是日。外藩蒙古诸贝勒扎鲁特部落内齐、额依登、青家布、喀布海、、桑土、桑古尔、额参德、根度尔、朱徹达尔汉巴图鲁、桑噶尔、戴青、博尔济、桑噶尔斋、吉尔哈朗、恩克参、多尔济、奈曼部落洪巴图鲁、绰克图、杜尔巴、阿禄部落绰博惠、卓礼克图、达尔汉台吉、噶尔马台吉、伊尔扎木台吉、吴巴希、巴林部落塞特尔、满珠习礼等，前来朝贺元旦，进贡马驼。

初四日。翁牛特部落东戴青、吴喇特部落鄂木布、土门达尔汉台吉、杜巴、塞冷、海萨巴图鲁等，前来朝贺元旦，进贡马驼。

是日。科尔沁部落巴达礼，遣哈谈巴图鲁、拜思噶尔、桑噶尔斋前来，献鞍马匹、貂皮、灰鼠皮各九十九张，以吊贝勒莽古尔泰丧。

初六日。赐硕託阿哥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绸子八匹、布百匹。颁赏缘由：往征大凌河时，与贝勒阿济格攻锦州兵，伤股一处，又战张春兵伤手一处，身为贝勒，蒙受创伤，故有是赏。

是日。汗赐台吉达尔麻蟒裘一件、狐皮端罩一件、玲珑腰带一条、貂皮帽一顶、靴一双、蟒缎一匹、绸子二匹、毛青十匹。

初七日。以牛洽国造云梯功，授为备御，赐狐皮端罩一件、马二匹。

初八日。遣阿山、布尔吉率每旗精选巴雅喇① 一名及海州、耀州等处甲兵百人，往明鹿岛捉生。

是日。天聪汗颁诏书曰："各牛录额真，尔等自十七日【原档残缺】乘前去之便，尔牛录额真等各以督率所属长幼，于春夏秋三时勤加习射，部臣前往验射，若有不能射者，则治尔牛录额真之罪。射箭本系我国祖传之技矣！何不努力学习耶"。

是日。天聪汗赐扎鲁特部落吉尔哈朗雕鞍辔一副、素缎二匹，毛青二十匹、撒袋一副；赐巴雅尔图戴青貂镶朝衣一件、雕

①巴雅喇：满文音译，后译为"护军"

鞍辔一副；赐桑阿尔斋雕鞍辔一副、撒袋一副、玲珑腰带一条、素缎一匹、毛青十匹；赐博尔济雕鞍辔一副、鞓带一条、素缎一匹、毛青十匹、撒袋一副；赐桑噶尔明甲一副、腰刀一口、鞍辔一副、素缎二匹；赐满珠习礼及尚坚浑齐貂镶裘一件；赐内齐明甲一副、倭缎一匹、素缎一匹、雕鞍辔一副、毛青十匹；赐达尔汉巴图鲁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素缎二匹、毛青十匹；赐额森德雕鞍辔一副、狐皮裘一件、撒袋一副、弓一副、素缎二匹、毛青二十匹。

初九日。朝鲜国王李倧遣礼部侍郎申德彦，赍春秋二季方物来献天聪汗。所携书曰："朝鲜国王李倧奏书满洲国天聪汗。自朴兰英还，未见贵国复书，所献礼物，亦未蒙收纳，是以，内心甚感不安。今见贵使至，始闻贵国冬季之信，甚为喜悦。至方物数目，前年贵使只告我迎接之臣而尚未明白确定。国书内亦未言及，故未之信。及郑槛还，得见复书，有库尔禅议定之语，始知贵使所言，实由彼处授而遣之也。但敝国地瘠民穷，虽云土产，亦难全办，复受大灾，是以未遑，非故意缺之也。此次来使所言方物数目，较前又增十倍，贵国似乎未估量敝国之力，未曾料想贵国会有如此之举！两国相好，往来【原档残缺】。章京等，各赏毛青二匹，乡领催，各赏毛青六庹；其任职年久有过之章京等，未赏。

十三日。汗以外藩蒙古诸贝勒来朝叩拜礼，赏塞冷镏金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玲珑鞓带一条、玲珑撒袋一副、三足银酒海一个、素缎二匹、蟒缎二匹、毛青四十匹；赏土门达尔汉台吉镏金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雕鞍辔一副、玲珑撒袋一副、茶桶一个、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四十匹；赏杜巴壑金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玲珑鞓带一条，玲珑撒袋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三十匹，银酒海一个；赐和硕齐镀金甲胄一副、撒袋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十匹。

十五日。朝鲜王李倧所遣使臣申德彦返回时，天聪汗致书曰：“此次限定额数甚多，【原档残缺】赐大宴款待都喇尔洪巴图鲁贝勒之子台吉班第。班第献驮甲胄鞍马十匹，空马七十二匹，驼十八头。汗阅视毕，纳驼十八头、驮甲胄鞍马十匹、空马十匹。将新纳马驼，以兄礼赐大贝勒驼二马七，余马六十二匹，却之。

十七日。汗赐外藩蒙古科尔沁部布木巴红蟒缎朝衣一件，貂镶水獭帽一顶，玲珑鞓带一条、明甲一副、暗甲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四十匹、雕鞍辔二副、玲珑撒袋一副、银酒海一个；赐额里木秦暗甲一副、玲珑撒袋一副、玲珑鞓带一条、雕鞍辔一副、貂镶水獭帽一顶、素缎二匹、毛青十匹；赐额尔德尼戴青明甲二副、暗甲三副、蟒缎三匹、素缎四匹、雕鞍辔二副、毛青五十匹、三足银酒海一个，鳇鱼一尾。

十九日。汗赐阿禄部绰博惠卫征明甲二副、暗甲一副、玲珑撒袋一副、玲珑鞓带二条、镶嵌腰刀一口、雕鞍辔二副、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貂镶披领一件、貂皮帽一顶、蟒缎三匹、倭缎一匹、素缎十一匹、毛青一百匹、银酒海二个、烟百刀。

是日。汗赐翁牛特部东戴青明甲二副、暗甲三副、玲珑撒袋一副、雕鞍辔二副、玲珑带一条、玲珑腰刀一口、妆缎朝衣一件、黑貂皮帽一顶、素缎六匹、毛青四十匹、银酒海一个、烟五十刀、吉萨米(jisami)一斤、茶十包、绿斜皮三张。

二十日。喀尔喀部喇巴泰、满珠习礼、喀喇沁部朵内衮济、衮出斯、达尔麻第、噶尔玛、顾鲁格、塞冷、阿禄部绰思希、夸代侍卫、昂阿、查干席布等，来朝庆贺元旦，进献马驼。

二十三日。往征兀扎喇官兵还，俘人五百六十五名，获马三百二十五匹，貂、猞猁狲、水獭、虎、狼、貉等皮张，共一千十六张，狐皮袭、猞猁狲皮袭、貉皮袭、黄鼠狼皮袭，共二十一件，以所俘人口，按级赏与官兵。

二十八日。遣往明鹿岛捉生之阿山、布尔吉还，俘人一百七十三名，获马二匹、牛六十七头、驴二十九头、银二十两、缎衣十四袭，毛青衣三十袭，芝麻雕翎一枝。

二月初一日。阿禄科尔沁部车根汗、固木洪巴图鲁、达尔马代衮等，尽携其部众来归满洲国天聪汗，朝见时，车根汗率众遥拜一次，复车根汗与固木洪巴图鲁近前跪拜一次，抱汗膝而见。以谒见礼，车根汗献貂皮端罩一件，貂皮二十张，驼二头，马四匹；固木洪巴图鲁献驼一头，马四匹；达尔马代衮献马三匹。汗阅视毕，纳车根汗马一匹，貂皮二十张；纳固木洪巴图鲁马二匹；纳达尔马代衮马一匹。余俱却之。

初二日。汗召归附车根汗等入廷内，设大宴宴之。

初十日。褫巴克希达海遊击职，以其子雅秦袭备御。初以达海博学辅政，擢为遊击。初文官病故，无承袭之例。汗特恩准巴克希达海之子雅秦袭备御职，仍令管理其父原管牛录。

十一日。天聪汗赐来归阿禄科尔沁部车根汗甲胄二副，雕鞍辔一副，银酒海一个，蟒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三十匹；赐固木洪巴图鲁甲胄二副，蟒缎一匹，雕鞍一副，银酒海一个，【原档残缺】，毛青三十匹；赐达尔马代衮甲胄一副，雕鞍一副，玲珑鞓带一条，银酒海一个，碗一口；赐吴巴希雕鞍辔一副，素缎一匹，毛青十匹，银碗一口。

十四日。遣备御郎格、吴巴海携宁古塔边城人货物，赴朝鲜国花连①城贸易。时汗致书花连城官员曰："凡我满洲国人进入尔朝鲜者，其姓名尽载于书内，并遣相识者去，尔何辞推诿？务必从速查还。"

十六日。阿禄部达喇海台吉、桑噶喇珠、巴鲁霍、绰虎尔等来朝，进献马驼。叩见时，达喇海台吉率众遥拜一次，复近前跪

①花连：即会宁

拜一次，抱膝而见。以朝见礼，达喇海台吉献马八匹，驼一头；楚虎尔献马二匹；桑阿喇珠献马一匹；巴鲁霍献马一匹。汗阅视毕，纳达喇海马二匹，楚虎尔马二匹，余皆却之。

十七日。诛巴克希库尔禅。处死缘由：曾向萨木哈言："贝勒于汗前言尔过恶，尔当谨慎，我已于贝勒前为尔解释"。及萨木哈获罪被执，遂将巴克希库尔禅之言作书奏云：闻贝勒素有谋我之心，恐汗误听贝勒之言，是以奏闻等语。诽谤贝勒罪之一；出使朝鲜时，在安州城，召朝鲜通事入其帐内。及抵王城，不令同行之满达喇汉、董纳密等知，缮写汉字书遗朝鲜国，又与朝鲜侍郎私讲汉语；所受朝鲜礼物，较之满达喇汉、董纳密独多，所受馈赠物品，概未令同行诸友见之；又携带鸟枪给其贝勒岳託。起行时，曾报汗曰："时势动乱，此次不必携带货物，惟议政事"。既去，所到之处，索取烟币。及彼返回，部人照旧往迎，搜查时被执，下法司议革职，科以重罪。以奏闻于汗，汗曰："诸贝勒大臣议拟其罪，甚是，然彼为我驱使，出力颇多，此次可宽免，坐以应得之罪，没收所得财物"。又于汗前言，董纳密骄矜，凡应对之词，不与我等商议，即向朝鲜人答言等语。汗自察哈尔还，遣董纳密同巴都礼往朝鲜时，汗谕董纳密曰："人言尔骄矜之词，不与诸贝勒大臣商议，即自答言等语。尔嗣后，务谨慎行事"。董纳密跪曰："告我者必为库尔禅也，我以彼系汗之近人，何敢检举！彼为乱罪重，故据实奏闻检举"。其罪二。自察哈尔还时，遣库尔禅至伊奇里门①，与明人议和。时汗谕库尔禅曰："尔明早来，从速定议，后赴宣府"。迨至翌晨，库尔禅迟到。次日，明伊奇里门人，以牛羊等食物献汗。汗谕库尔禅曰："可于明早引见，见毕我等即起行"。次日，又久候不来。遂令阿哈尼堪、范文程、罗硕引见。至起行时方到。其罪三。巳年征

---

①伊奇里门：即得胜堡

明，闻爱塔[2]尚在，遣贝勒济尔哈朗率兵往诛爱塔，生擒其弟。欲携爱塔尸还，时巴克希库尔禅对贝勒云："既已诛之，携尸何为？我国人终将闻之也"。遂留其尸。彼复折回，以衣衾殓而葬之。汗谓诸贝勒及贝勒济尔哈朗曰："何不携爱塔尸还？"答曰："因库尔禅之言而留之"。复命取尸至，汗、贝勒及众士兵看尸时，大贝勒、贝勒岳託、贝勒萨哈廉举刀斫爱塔尸为三段。复窃收其尸，裹以被，置树上。初爱塔与巴克希库尔禅交厚。爱塔欲逃，为汗及诸贝勒察觉，严加约束。库尔禅保之云："断不潜逃，若诬伤忠诚之人，使彼闻知，生有何乐哉！"汗与诸贝勒信其言，遂免稽察。爱塔乘间潜逃，拿获诛之，又收葬其尸。此罪重大，库尔禅，应诛籍没家产。汗念其出力颇多，但令诛其身，免籍没家产，止收其贝勒所与之物。

二十三日。天聪汗遣先行将领图鲁锡、劳萨等并大臣十六员率兵三百名，入略宁远迤西一带，令随处揭榜。榜文内曰："朕征察哈尔时，逼近尔大同宣府一带破边坏城，未加侵犯，而我人有夺尔之驴者，即带至尔大同宣府官员前杀之，因我忠诚修好，故秋毫无犯，与大同宣府官员誓天修好而还也！设我不愿修好，岂有逼近尔破边坏城，见所需财物盘费不取而空返者乎？朕以为尔等能思及此，信朕诚意，必遣使来议和。然久待不至。故朕遣使三次。朕既遣使往，而尔等置告天盟誓之词于不顾，【原档残缺】以永绝为辞。是咎在尔而不在我也！如今，尔深思易虑，朕自从之。若不更议，仍执前言，亦听尔便，朕又奈之何"。

二十五日。汗赐阿禄部台吉达喇海素甲胄一副、雕鞍辔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朝衣一件，毛青十匹，银酒海一个、烟四十刀；赐巴彦楚虎尔雕鞍辔一副，黄缎明甲一副，银酒海一个，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二十匹。

---

[2]爱塔：即刘兴祚

是日。汗遣使谕科尔沁部班达礼曰："据悉锡喇汗之子兀尔衮来归，复携牲畜五群逃走，视其踪迹，入尔属地等语。将此从速查出送还。此携群逃走者，必为尔属科尔沁部萨穆族人也？盗马群者，如此无道，终不宥之。"

二十七日。扎鲁特部落贝勒内齐之子台吉常加布，送女与贝勒阿济格之子和託阿哥为婚。常加布夫妇、常加布弟台吉额益得送女前来时，汗命贝勒济尔哈朗、贝勒阿济格、贝勒萨哈廉并三贝勒福晋等及墨尔根戴青贝勒，郊迎五里外，，宴毕入城。

三月初二日。贝勒阿济格之丈母扎赉特部台吉达尔汉之妻达喇额赫福晋来朝，贝勒萨哈廉、贝勒阿巴泰、贝勒阿济格、贝勒杜度等，出城迎于五里外，宴毕入城。

初四日。扎赉特部达尔汉贝勒妻达喇额赫，以朝见礼，献雕鞍马二匹，甲胄鞍马一匹，空马三匹，驼三头，貂皮端罩三件，貂皮一百四十张。汗阅视毕，纳马一匹，貂皮端罩一件，貂皮一百四十张，余皆却之。

初六日。天聪汗曰："宜重建沿边驻军碱厂、兰盘、通远堡、岫岩四城。"遂遣贝勒济尔哈朗筑岫岩城；遣阿布泰贝勒筑兰盘城；遣贝勒阿济格筑通远堡城；遣贝勒杜度筑碱厂城。在此四城，驻兵守边。筑城兵役，以羊犒之。

是日。汗赐蒙古土默特部鄂木布楚虎尔银百两，玲珑鞓带一条，弓一张。

初十日。郭尔罗斯部台吉固木来朝见汗，进献马驼。

十五日。董纳密与库尔禅同往朝鲜时，离众五里外驻宿；与巴都礼、察哈喇同往时，亦携义州通事，离众二里外驻宿；又不问于上，私携所获朝鲜一人并其子托塞而往；又以大凌河蒙古人一名令为厮卒同往，致使其人由江边窃马而逃。于是治罪，削董纳密职，籍没家产，以董纳密夫妇一并为奴。

十九日。汗以达尔汉台吉妻达喇额赫福晋来朝礼，赐甲一

副，雕鞍辔一副，玲珑鞓带一条，蟒缎一匹，倭缎一匹，彭缎一匹，帽缎一匹，毛青五十匹，银茶桶一个，酒海一个，捏折女朝褂朝衣二袭，银茶酒壶一个。贝勒萨哈廉、贝勒阿济格送至五里外，设宴而还。

是日。天聪汗以汉人王天相创铸红衣炮，擢为备御，金世昌继之，不用蜡辄铸红衣炮功，擢为备御。授董成功为千总。

二十一日。遣苏尔东阿、星内、巴扬苏、阿吉、塔巴海、拜赛、绰尔门、卦尔察尼堪等八大臣，率兵三百，携家口，往江河岸朱尔乎珠①（juru huju，史载"巨流河"）地方驻守。

二十三日。赍谕出略副将图鲁锡、劳萨等还。奏言："分两翼入宁远前屯卫之间沙河所地方，约杀四百人，擒其哨探百总一员，俘获牲畜二百七十携还。"

二十五日。毛氏、毛大、及耿千总之朋党类遊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此三人携男丁五十名、妇女各五十口共乘一船【原档残缺】汇合处。驻盖州石副将、遊击雅锡塔获之送至奏言："毛氏先据登州城，明兵来战，围攻〔原档残缺〕月不下，遂穴城基，以炮药攻之，城尽圮。于是，毛氏、毛大、耿千总等星夜驾船遁走，至旋顺口，攻城欲取，因黄总兵官迎战，不克而退驻双岛、龙安塘。询之来由，告称：因食尽穷迫，急来投汗等语"。

二十七日。遣吴赖、范遊击、伯格、塞固德率每旗精选摆牙喇一名，及驻防东京、鞍山、海州、牛庄、耀州等城官各一员，每甲喇甲兵三名，往旋顺口探听消息。赍谕曰："致诸公：朕前闻尔等有归我之意，但未置信，因张遊击、杨都司驾船至盖州，言尔等已至，故遣人往探真伪。"

二十九日。汗赐新汉官：总兵官麻登云、马光远、王世选、

①朱尔乎珠：满语音译，即巨流河

副将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刘君辅、韩大勋、曹恭诚、张存仁、孟乔芳、孙定辽、邓长春、薛大湖、丁启明、李云文、裴国珍、参将遊击姜新、方一元、盛忠、杨名世、陈变武、蒋怀良、张廉、吴奉成、段学孔、刘武元、涂应乾、刘士英、胡弘先、韩栋、杨声远、刘良臣、蒙古遊击臧调元、马光宪、吴良辅、马光辉、李一忠、高光辉、王景等及守备都司一百五十二员绸缎毛青。

四月初二日。汗召郭尔罗斯部台吉固木进宫赐宴，并赏固木台吉明甲一副，蟒缎一匹，倭缎一匹【原档残缺】朝衣一件，玉草凉帽一顶，玲珑鞓带一条，毛青三十匹，烟三十刀，茶二十包，雕鞍辔一副，玲珑腰刀一口，玲珑鞴靫一副，银茶桶一个。

初四日。察哈尔汗属下两翼巴牙喇统领大臣塔希海虎鲁斯寨桑率二十人携马百驼二十逃至。问其来归缘由，奏言："本部内乱。又有一坊主绰图斋桑移营时，察哈尔汗斥其移居伊地，以致所属部落困穷，遂射毙绰图斋桑所乘马，褫其职。我思彼待属下类皆如此，闻天聪汗至公养人，是以来归。"

初六日。阿布图和硕齐率七人携马三十驼一自察哈尔杭爱地方逃至。

初十日。海州城守烈烈浑、牛庄城守楞额礼、海州河口防守伊勒慎等三员，率兵十八人，巡向辽河口，至娘娘宫渡口时，遇明船五艘，战之，因我兵寡，三艘得逃，止获其船二艘，杀二人，生擒六人送至。

十四日。天聪汗遣参将英俄尔岱、遊击罗奇遗书朝鲜王曰："前自山东来归官员，乃我既得之人，后由我处叛逃入岛，时尔国给粮豢养。今赖天恩，伊等携船百艘、兵两万来归，其所需粮饷，理今仍应由尔等给之。彼附大明时给之，而归我时不给，非兄弟之道也！冀贵国以邻睦之谊，予以援助，为此致书。因事务繁忙，书未尽言，余令去臣英俄尔岱口述。

十五日。阿禄蒙古四子部台吉俄木布布库及阿尔纳来朝，进献马驼。以朝见礼，俄木布布库台吉献马五匹，阿尔纳献马二匹。汗酌纳俄木布布库台吉马二匹，阿尔纳马一匹，余俱却之。

是日。汗召俄木布布库台吉进宫赐宴。

十八日。天聪汗偕众福晋及诸子出蒐。时诸贝勒亦遵汗命，携众福晋及诸子随行。汗渡辽河，驻跸养息牧河岸，诸贝勒各按翼序驻营。汗之婿敖汉部班第额附，遣其台吉达赖乌巴锡侍卫来朝，献马驼牛羊。汗命宗室巴布海、巴尹图、巩阿岱、蒙古阿代扎尔固齐四大臣为首，各携其妻，往送敖汉部公主，陪送物数目：公主养父养母及随侍满蒙夫妇五对，女子七口；马三十五匹，驼十头，雕鞍辔十八副，团帐房三座，象车一辆，雕花床一张，伞四把，银碟碗二十个，扁背壶二个，茶桶一个、绣花捏折女朝褂、朝衣，蟒妆缎捏折女朝褂、朝衣，绵索捏折女朝褂、朝衣，镶边大缎捏折女朝褂、朝衣，共六套；袍子、衬衣、素服共十五套，蟒缎、闪缎、被褥五套，嵌有东珠二十八之金项圈二、金手镯一对，脚镯一对，嵌大东珠金耳坠二对、嵌小东珠金耳坠四对，戒指五对，金荷包五对，素金佛二对，带板二十个，结发东珠十四个，红绿带板三十七对，大琥珀一块，海烟鱼绿松子石一块，琥珀、珊瑚、素珠十，琥珀珠十，白素珠十。

赐额驸绣缎、镶缎朝衣四件，幔子一床，帐子一床，枕头二个，白毡三块，红毡三块，袍子、褂子、素服共七套，玉草凉帽二顶，金腰带一条，玉腰带一条，靴三双，雕鞍三副。赐额驸格格诸物甚厚。以送行礼，汗与诸福晋及诸贝勒至五里外，具盛宴宴之。宴毕还。

是日。蒙古喀喇沁部古鲁斯夏布来朝，献马驼蟒素缎。

二十六日。汗赐来朝喀喇沁部苏布第杜楞之子古鲁斯夏布雕鞍辔马一匹，御服黄缎袍一件，烟四十刀。

二十七日。赐阿禄部来归巴木布楚虎尔明甲一副，雕鞍辔一

副，玲珑撒袋一副；蟒缎一匹，倭缎一匹，茶桶一个，毛青十匹。

二十八日。闻外蒙古嫩科尔沁大嬷嬷、小嬷嬷及舅乌克善格格额驸满朱习礼之妻、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依尔济等来朝，汗偕诸福晋率诸贝勒，由驻地渡养息牧河，迎于五里外。二嬷嬷及格格、舅乌克善、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依尔济率众下马序立于会见所，汗率诸贝勒，距一箭地外下马，彼此相迎，以丈母礼，先见大嬷嬷，次见小嬷嬷。待汗见毕，诸贝勒亦相继见。于是，汗与诸贝勒退立，诸福晋见二嬷嬷，其礼同汗；次舅乌克善、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依尔济见汗时，汗复以戚属之礼答之；次格格额驸满朱习礼之妻见汗，念及伯父贝勒，莽古尔泰凄然恸哭，汗与诸贝勒俱泪下，相见毕，未令设宴，即同回驻地，设凉棚，二嬷嬷及汗与诸贝勒，众福晋俱入凉棚落坐毕，二嬷嬷、舅乌克善、格格额驸满朱习礼之妻及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依尔济等以所携酒肴进汗毕，以相见礼，大嬷嬷献汗雕鞍辔马二匹，空马六匹，驼十头，群马八十九匹，牛九十五头，羊一千只，貂镶貂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菊花顶帽一顶，银雕腰带一条，绣花缎靴一双，青缎无披肩披领一件，貂皮一百张；献大福晋倭缎捏折朝褂朝衣二套；献小福晋蟒缎捏折女朝褂妆缎捏折女朝衣各一袭；小嬷嬷献汗雕鞍马二匹，空马三匹，驼六头，群马八十四，牛九十头，羊一千只，貂镶貂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垂缨玉草凉帽一顶，系手帕荷包缎带一条，绣花靴一双；献大福晋彭缎捏折女朝褂朝衣二套；献小福晋蟒缎捏折女朝褂、妆缎捏折女朝衣各一袭；献新福晋蟒妆缎捏折女朝褂、朝衣各一件；舅乌克善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四匹，驼十头，群马九十四，牛九十头，羊一千只，蟒缎无披肩披领一件，貂镶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献新福晋蟒缎捏折女朝褂、朝衣一件；额附满朱习礼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四匹，驼五头、貂镶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献大福晋貂皮五十

张，献小福晋貂皮五十张；献新福晋貂皮五十张；台吉绰依尔济献马二匹、驼六头，群马八十八匹、牛九十头，羊一千只，蟒缎无披肩披领一件，貂皮端罩一件；齐达特献无披肩披领一件；扎鲁特部贝勒吉尔哈朗献马六驼三。

是日。汗以大嬷嬷等来朝礼，设大筵宴之。宴毕，汗阅视大嬷嬷、小嬷嬷、舅乌克善、额驸满朱习礼、台吉绰依尔济、吉尔哈朗等所献牲畜，纳大嬷嬷雕鞍马一匹、空马四匹，小嬷嬷雕鞍马一匹，空马四匹，额驸满朱习礼雕鞍马一匹、空马四匹，舅乌克善雕鞍马一匹、空马二匹，台吉绰依尔济马二匹，贝勒吉尔哈朗马四匹，共纳马二十二匹，女朝衣、貂皮端罩、裘、帽、靴、带、貂皮等物尽纳之，其余群马、驼、牛、羊，尽却之。

二十九日。汗赐二嬷嬷雕鞍马各一匹，捏折女朝褂朝衣各一套；赐格格捏折女朝褂朝衣一套；赐额驸满朱习礼宽带鞍马一匹、帽缎朝衣一件；赐舅乌克善宽带鞍马一匹，缎朝衣一件。

是日。大嬷嬷于其住所具盛宴进汗与诸福晋，以亲戚初见礼，彼此敬酒行礼许久。

三十日。汗率诸贝勒，离驻地五里外演马，令自三十里外驰至。最先至者，赏银二百两，头等蟒缎一匹，毛青二十匹，次至者，赏银一百八十两，二等蟒缎一匹，毛青十八匹；第三名赏银一百六十两，三等蟒缎一匹、毛青十六匹；第四名赏银一百四十两，四等蟒缎一匹，毛青十四匹；第五名赏银一百二十两，五等蟒缎一匹，毛青十二匹；第六名赏银百两，六等蟒缎一匹，毛青十匹；第七名赏银八十两，七等蟒缎一匹，毛青八匹；第八名赏银六十两，八等蟒缎一匹，毛青六匹；第九名赏银四十两，九等蟒缎一匹，毛青四匹；第十名赏银二十两，彭缎一匹、毛青二匹；赐宴而还。

五月初四日。来归乌喇特部台吉图门达尔汉、海萨巴图鲁、古木布、伊尔格、僧格、琐尼泰等来朝。以来朝礼，台吉图门达

尔汉献花骒马九匹；海萨巴图鲁献马一匹；古木布献马一匹；伊尔格献马一匹；僧格献马一匹；琐尼泰献马二匹。汗纳台吉图门达尔汉花骒马九匹，余皆却之。

是日。邀大嬷嬷、小嬷嬷、舅乌克善夫妇至，汗偕诸福晋出迎一里宴之。

初五日。科尔沁部哈坦巴图鲁之子台吉拜萨噶尔来朝，献花骒马二十八匹、驼二头。汗尽纳之。

是日。汗召贝勒阿巴泰宴之，赐御服蟒缎朝衣一件，黑貂皮八张，马一匹。

是日。汗赐归附蒙古台吉俄木布布赫蟒缎一匹，素缎二匹，缎靴一双，毛青二十匹，烟二十刀，银茶桶一个，雕鞍辔一副。

初六日。汗遣文馆笔帖式龙锡、爱巴礼、敦多惠传谕诸贝勒曰："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及众官员叛明来归，应予赏赐。每一贝勒出上等鞍马一匹，可乘之中等马四匹，我等出马四十匹，满洲、汉人、蒙古诸大臣〔原档残缺〕再，科尔沁部大嬷嬷见朕三女，欲娶长女为媳。我意长女暂不嫁他人，俟其长成人后从容议婚，可于二幼女中许聘一人。遂遣此二【原档残缺】以往。大贝勒及诸贝勒奏曰：额尔克楚虎尔〔原档残缺〕，女虽丑，然系汗妻大福晋内亲，且又富贵，故坚意娶之。汗曰：女岂不可变胖发福乎，定议令娶之。以嬷嬷欲娶汗长女为媳一事，诸贝勒答曰：许聘大格格，殊属可惜，暂留育之，二幼格格中不许其一人亦不可，嬷嬷之女屡适我等，而我等之女与一人为婚，可乎？"

初七日。汗偕诸福晋幸大嬷嬷驻牧地，阅视其马群。大嬷嬷具宴以进，并献马一百有六匹，汗纳马四匹，余皆却之。

初八日。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奉汗命聘科尔沁部大嬷嬷之女。以定亲礼，汗率诸贝勒至大嬷嬷驻所设盛宴。宴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与甲胄雕鞍马五匹，蟒缎【原档残缺】三匹，镀金银鼓一个，茶桶一个，银酒海三个为聘礼，大嬷嬷亦以礼具盛宴进汗。

初九日。科尔沁部小嬷嬷具盛宴进汗及诸福晋。并献绵索子面貂镶裘一件，蟒缎貂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貂皮一百张，元狐皮四张，琥珀数珠一串，金小碗一个，有盖鼓子一个，银槽盆一个、雕鞍辔马二匹，空马一百八十七匹。汗纳貂皮一百张，元狐皮四张，鞍马四匹，余皆却之。

是日。汗遣文馆笔帖式龙锡、爱巴礼、索尼传谕诸贝勒曰："科尔沁部额驸满朱习礼妻格格归宁至此，兹已生子，岂可令空返？朕特赐有二牛之蒙古十户，雕鞍走马一匹，驼驹一头，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勒贝勒奏曰："汗有此颁赐，我等亦各出马或鞍辔、或腰刀赠之。【原档残缺】

初十日。舅乌克善具宴进汗及诸福晋，以进宴、并献雕鞍马二匹，空马三十八匹。汗纳鞍马一匹，空马十匹，余皆却之。

十一日。赐图门达尔汉台吉御服青缎朝衣一件，蟒缎一匹，绸子一匹，彭缎一匹，毛青三十匹，银酒海一个，烟二十刀，雕鞍辔一副，明甲一副，暗甲一副。

是日。科尔沁部大嬷嬷求汗女格格与其子为婚，以定亲礼，具宴进汗。大嬷嬷、舅乌克善、额驸满朱习礼率众远立，跪拜二次。汗以不可坐受，遂率诸贝勒跪拜毕乃坐。舅乌克善、额驸满朱习礼先奉卮酒献汗。复以次向大贝勒及诸贝勒敬酒。宴毕，献驮甲胄雕鞍马三匹，空马二十二匹，驼二头。汗以聘礼不可不纳，俱纳之；赐大贝勒驮甲胄马一匹，空马一匹，驼一头，【原档残缺】大贝勒跪拜，汗亦以兄行礼，迎面跪拜。

十七日。汗率诸贝勒自出蒐所还，申时入怀远门。

二十日。先是，遣吴赖、色古德、孟果尔多、拜木、莽果等往迎由大明所属岛屿来归之家口时，因取来归家口溃散人之无主旧衣及财物，分给兵士，是以执之。汗谕曰："我国大臣，即获死罪，安肯逃亡，照常议罪即可。"遂命释放所执诸臣。

二十二日。汗命以库贮水牛角，按品级赏给总兵官以下巴雅

喇旗长以上各官。

大明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等来附满洲国天聪汗，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来报其起程消息。汗谕往筑岫岩、兰盘、通远堡三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各率兵往迎来附元帅、总兵官等。

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原系辽东地方小人。满洲国太祖英明汗取辽东后，逃入大明所属皮岛，为毛文龙属下小尹。毛文龙获罪，为宁远都堂袁崇焕所杀，后山东登州府巡抚收孔有德为其部下，管步兵左营参将，耿仲明仍为参将。辛未年，满洲国天聪汗率大军往围大明国大凌河，登州府巡抚遣孔有德率骑兵八百人，往援大凌河。赴山海关时，于吴桥县遇为巡抚遣出买马后返回之参将李九成谋叛。孔、李二臣为首，同陈继功、李尚友、曹德功等五十余员，率兵数千人，攻取临邑、陵县、商河、青城等数县，败援兵数千，获马匹军器甚多。于是攻登州府，城内耿仲明为首，与辽东官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合谋，内外夹攻，攻克其城，收辽东人三千余名。以城主巡抚素行仁义，不忍杀，释之去，升耿仲明为总兵官。时前往戍守旅顺口参将陈有时及广鹿岛副将毛承禄二官，杀旅顺口、广鹿岛官员，率其官兵叛，至登州府，俱擢为总兵官。其余善战之人，各授职衔。于是，兵威大振。众官举参将孔有德为王，孔有德辞曰："我方起义，何敢遽膺王号！"众仍强之，乃称都元帅，李参将为副元帅，众皆从之，铸印登坛，宣告名号于众兵。于是，整饬兵营，攻取城堡，击败野兵①，破坏各处地方，扰乱山东，名势甚盛，驻登州府。时明总兵官祖大弼率兵数万来攻，围城四面。孔有德、李九成等，乘敌兵懈怠，出城突击敌营，击败祖大弼兵。戮杀甚众。是役也，副元帅李九成阵殁。时守城兵寡，且祖总兵官

---

①野兵：即指明朝兵

兵众，复有援兵，度不能支，乃众官商议，集兵收船，突围出城，来归满洲国天聪汗时，守旅顺口总兵官黄龙以船兵截战，杀其副将李应元、田良祚。又宁远、登州、旅顺口等地数船兵丁追击，孔有德等招抚广鹿、长山等数岛，欲从镇江登驻，复遭朝鲜兵助明邀击。时满洲国天聪汗遣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兵至江岸接迎，相对立营。明兵、朝鲜兵见满洲国天聪汗兵势强盛不能敌，遂退。于是，以船百艘载官兵，妻孥及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尽运至镇江岸，不遗一物。运毕，三贝勒以相见礼，设宴，宴来归元帅、总兵官及其众官兵，以马二千余匹，给与官兵乘之，其船炮辎重，留于江岸，设兵看守，三贝勒携归附户口起程。汗传谕曰：彼等千里来归，勿令在途苦劳，从容休息而行等语。遂以汗及诸贝勒马匹，陆续接迎，处处设宴，安插东京城。汗遣人至东京，传谕元帅、总兵官等曰："朕闻尔属来归家口染有痘疹。若速相见，似属可虞；再尔等身皆劳顿，俟休息数日，从容相见。"

二十四日。新附刘副将赍书至，内云："元帅孔有德、粮饷总兵官耿仲明谨请汗万福万安。孔有德等所部官民，先至者已安置给粮，恩如重天。孔、耿欲赴阙谢恩，但后至官民，尚未安置讫，不敢轻行。俟事完竣，请旨赴阙叩拜。臣等诚惶诚恐，特遣刘副将刘承祖代请汗安。

二十六日。汗命龙锡、爱巴礼、范文程、敦多惠等，往召由明属岛屿来归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及其众官。

是日。汗与大贝诸及诸贝诸集于大衙门，将朝鲜国王李倧贡物陈于衙门前红案毕，引来使兵部侍郎朴禄相见，时召汗之福晋之大嬷嬷、小嬷嬷及舅乌克善二妻、额驸满朱习礼之妻等入衙门观看朝鲜国贡物，命坐于汗之侧，令来使跪见。见毕，以贡物赐二嬷嬷豹皮各三张、绵绸各二十五匹，毛青各三十匹，白布各五十匹，绿斜皮各五张，凉席各三张，大纸各十五刀，小纸各三十

五刀，汉茄子各五把，枣子各三匣，松子各三匣，橡树子各三匣，多赐大嬷嬷顺刀二口，赐舅乌克善、额驸满珠习礼豹皮各二张，凉席各二张，绵绸各十五匹，腰刀各一口，毛青各三十匹，白布各五十匹，坐秋各五条，大纸各七刀，小纸各三十五刀，汉茄子各五束，枣子各三匣，松子各三匣，橡树子各三匣。

二十七日。舅乌克善为其子尚汗女雅託格格，行纳聘礼，备办宴席，至中衙门举行盛宴，舅吴克善献甲胄鞍马三匹，驼三头，空马二十四匹，汗以定亲礼不可却，皆纳之。

二十八日。汗召大嬷嬷、小嬷嬷、舅乌克善夫妇、额驸满珠习礼格格，入宫赐宴。是日，汗赐二嬷嬷各明甲一副，暗甲四副，雕鞍辔二副，大蟒缎、素缎、妆缎各四十匹，绸子、彭缎、罗、纱各六十匹，捏折女朝褂朝衣各三袭，元狐皮端罩一件，黑貂皮端罩一件，貂镶黄缎裘一件，云头掩额帽一顶，靴子五双，毛青百匹，三百两釜一个，百两鼓盆一个，金碗一个，琥珀数珠一串，大茶二包，绿茶一百二十包，烟二百刀，吉萨米(jisami)四包，红毡二块，茶酒壶一把，水晶一块，塔一座，琥珀酒杯一个，貂皮被褥一套，绘人形杯一个，朝鲜小刀五口；赐其随从家人各毛青布三十匹；赐大嬷嬷诸子及其乳母各毛青十二匹，朝鲜布十二匹；赐舅乌克善甲胄四副，雕鞍辔二副，玲珑腰刀一口，大蟒缎、素缎、妆缎二十八匹，绸子，彭缎、罗、纱五十匹，黑貂镶裘一件，镶赤金腰带一条，黄缎披领一件，靴一双，赐二妻各捏折女朝褂朝衣各一袭，貂端罩一件，毛青布百匹，玉杯一个，茶酒壶一个，大茶一包、绿茶二十包，地方好茶各一百包，烟百刀，吉萨米(jisami)三包，二百两釜一口，百两鼓盆一个，其他杂件一包；赐其随从毛青布二十匹；赐绰尔济蟒缎二匹，倭缎二匹，绸子、彭缎、罗、纱二十匹，毛青布一百匹，茶一百包，黑蟒缎披领一件，四十两银酒海一个，四十两茶桶一个；赐满达蟒缎一匹，彭缎一匹，毛青布二十匹，四十两茶桶一个，

绿蟒缎披领一件，好茶两包，素茶四十包，吉萨米（jisami）一包，烟三十刀；赐章京济尔哈朗等各蟒缎一匹，彭缎一匹，紬子一匹，片金二个，毛青布各十六匹，好茶十包，素茶三十包，烟四十刀，吉萨米（jisami）二包，蟒缎披领一件，捏折女朝褂朝衣二袭，靴两双，四十两茶桶一个，银杯碟各一对，皮箱一个，梳子、篦子、粉、胭脂、手帕、里子一包；赐福晋养母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毛青布十四，烟二十刀，铁锅一口。

六月初二日，天聪汗颁诏谕曰："向者，我国官民抢夺辽东汉人，此事至今诉告不息。今此来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此辈攻破许多明地，长途跋涉，自愿来归，今复抢夺，实为乱首，断不姑恕，将其妻子一并处死。"

是日。汗偕诸福晋及贝勒德格类、贝勒墨尔根戴青、贝勒豪格等，送科尔沁部落二嬷嬷，至离城十里外果园，以送行礼设大宴，汗与汗之二福晋以九仙金卮酌酒，跪献二嬷嬷二次。宴毕，赐二嬷嬷各雕鞍马一匹，金镂花镶黄羊角鞭一条，九仙金杯一个。二嬷嬷以授赏跪拜时，汗亦迎面半跪答礼。

初三日。文馆大臣龙锡、范游击、敦多惠等，自东京召来归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及各官至，汗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外，迎于浑河岸，中设大黄幄，两侧各设五青幄，汗与大贝勒及诸贝勒率来附元帅、总兵官及众官等谢天，行三跪九叩头礼。谢天毕，汗与诸贝勒就坐，议元帅、总兵官相见仪，汗欲令行抱见礼，诸贝勒曰："为汗者恐不宜抱见，以礼相待即可耳。"汗曰："昔张飞尊上而欺下，关云长尊上而爱下。爱有何恶？该元帅、总兵官曾夺登州城，乱其城内，正当强盛，而欲来归，遣使三次，收其兵民，携众渡海，到处冲敌，来归于我，功有此大者乎！因此朕意当行抱见礼。"议定，行抱见礼。朝见时，孔元帅、耿总兵官率众官，以次序立，其二人上前，以见明帝礼跪拜毕，孔有德、耿仲明复近汗之坐床下，叩头抱见，次与大贝勒行跪拜抱见

礼，次与诸贝勒以次抱见，次各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命元帅、总兵官坐于汗之坐床下，置案七十有三，放铺红毡，将元帅、总兵官所携诸物，陈列于上，供汗阅视。献物之数：金一百八十两，银三千两，银茶酒壶九个，银人九个，银碟杯十六个，银足杯七十个，素银杯四十二个，金足杯二个，玉杯六个，骨碗二个，蛋形杯二个，金碗一个，银花瓶二个，银香炉一个，蟒缎八匹，金线蟒缎二匹，纱纺蟒缎四匹，纱裙蟒缎五匹，片金四、闪缎二匹、倭缎六匹，各色素缎八十一匹，蟒缎衣六件，各色素缎衣一百六十一件，玉镶带一条。所献诸物，俱纳之，分给八家。于是以盛宴宽待元帅、总兵官、以金卮酌酒，汗亲敬元帅、总兵官饮。宴毕，赐元帅、总兵官各大蟒缎袍一件，金佛镶东珠钉花帽一顶，系手帕荷包小刀等金镶带一条，里套缎袜之缎靴一双，插弓箭镶嵌撒袋一副，雕鞍马一匹，素鞍雕辔秋马一匹，元狐皮端罩一件，黑貂皮端罩八件，素貂皮端罩八件，猞猁狲皮端罩八件，狐皮端罩十六件，空马二百匹，羊一千只。时召朝鲜贡使朴禄与宴。

初五日。汗召孔元帅、耿总兵官及各官入宫赐宴，孔元帅、耿总兵官拜见毕，命坐于汗之坐床下左侧宴之。次大贝勒设宴，元帅、总兵官及各官拜见，大贝勒亦下床曲膝还礼，命坐于左侧小床宴之。次和硕诸贝勒设宴，贝勒亲临大门迎入，元帅坐于左侧，总兵官坐于右侧宴之。

是日。墨尔根戴青贝勒所辖都司毛有明，逃来之初，疑为奸细。未之信，时不拘彼为何人，给人七对，马二匹，牛二头，驴三头，素缎三，毛青布十匹，留而养之。后孔元帅、耿总兵官至，询之，言其逃来果实。臣等起事时，伊兄森大王亦为大元帅，欲来归附，遣使至此，汗理当恩养之等语。遂以逃来功，汗复加赐人三对，马一匹，牛一头，素缎二匹，毛青布十匹。

是日。朝鲜王李倧所遣贡使兵部侍郎朴禄还，以贡礼物，遣

朝鲜王李倧黑貂皮二十张，满洲貂皮〔原档残缺〕想尔俱殃及已身而攻也！今毛氏已移住东京，其守船者，乃我国之兵，时至今日，尔仍以兵助明，合为一处，若不速行撤回，复助明国，则兵端实自尔始矣！直言不讳，预先告知。书所不尽言者，由去使英俄尔岱面陈，送来礼物，虽不足额，若屡屡退回，恐乖兄弟之和，言言辩驳，又恐怨端滋甚。是以收纳。尔言尔国不产金、银、牛角等语。想非不产，乃吝惜也！尔既吝甚，此三物以之可也，其余所产方物，应如数备全。倘吝惜之物以本国不产为辞，而应送之物又以国贫拖欠，亦可见兄弟间无所诚意矣！王其虑之。”又一书曰：“满洲国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至贸易事，谓我减价，不过王佯言耳！尔国所市缎匹，不满二丈，毛青不过一丈，物且粗劣，乃欲照四丈缎，二丈毛青索价。望试思之，想必不愿交易故耳！若缎布如初，则本国亦照常交易。”

是日。汗以绰博惠卫征自阿禄部落逃来，赐羊千只，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银酒海一个，蟒镶领袖素缎袍子一件，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布三十匹，烟二十刀。

初九日。汗赐台吉俄木布雕鞍辔一副，素缎二匹，毛青二十匹，玲珑撒袋一副，玲珑腰带一条，烟二十刀。

初十日。天聪汗谕曰：“观国中衣冠不齐，各主任意纫制，款式异样，有碍观瞻，本欲辨服色，正名分，虑国人更制不易，故未令分别，今特定入朝冠服之制。凡遇朝期，俱服披领，平居则用袍。自八大臣以下，庶人以上，禁止戴菊花顶帽，冬则戴缀缨园皮帽，夏则【原档残缺】毋得忘记。与尔同破山东来附各官，以其功之大小，用印给札。遂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赐与敕印。将两张黄色钤印敕书颁与都元帅、总兵官时，令二人跪向汗，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萨哈廉立于宫中门，令元帅、总兵官面汗而跪，宣敕一次，元帅、总兵官受敕叩拜三次。授敕毕，汗率诸贝勒坐于楼上，召元帅、总兵官及归附众官，登

楼宴之。

十四日。四子部落台吉琐诺木来朝，献驼一头，马一匹，汗俱纳之。赐琐诺木雕鞍辔一副，雕明甲一副，镀金玲珑腰刀一口，玲珑撒袋一副，玲珑腰带一条，银盆一个，银杯一个，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十匹，布二十匹，烟三十刀，茶二十包。

十八日。出使朝鲜之参将英俄尔岱、备御代松阿遣人奏曰："据前往沈阳之使臣通事辛达里详称：侦知十一日之义州，明船兵退住獐子岛；再以船十一只，载孔元帅部下离散人等妻孥，送入内地。再者，大明遣人与朝鲜王曰：何故与满洲财物？可以不受财物为口实，与之交恶，求兵倭子。我亦相助。何以满洲为赖？满洲与其同类乌喇、哈达、叶赫、辉发先曾讲和，后竟伐之。尔若与满洲讲和，终蹈前辙等语。朝鲜信其言，因求兵倭子，倭子遣书答应助兵四万。彼国内亦屯聚重兵，遣书义州官，言若纳我所送财物，彼遣使与我官偕来，则将驻大明境内兵六百、船九艘，悉行撤回等语。又遣二万人于义州南岭，右侧山岗筑城盖房，历时十五天，工竣而去等语。"

十九日。汗遣兵部贝勒岳託、户部贝勒德格类率诸贝勒部下大臣右翼额真楞额礼、叶臣、左翼额真伊尔登、昂阿喇、每旗副将一员、每甲喇大臣一员、每牛录代子一员、汉军额真石廷柱、自大明来附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部下兵，共计满汉马步兵万余人，往取大明旅顺口。及二贝勒奉命率兵出发，卯时，汗诣堂子，送至边外，谕而遣之。

是日。闻科尔沁部台吉喇巴什希送女与墨尔根戴青贝勒为妻，将至，汗命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蒙格偕同墨尔根戴青贝勒往迎于一宿之地，设宴宴之。

二十日。闻送墨尔根戴青贝勒妻将至，汗命贝勒阿巴泰、贝勒济尔哈朗、贝勒阿济格、贝勒杜度、贝勒萨哈廉等出迎于五里

外，宴毕入城。

二十一日。汗赐阿禄部孙杜稜御用四块瓦鞓带一条，鞍辔一副，暗甲一副，素缎二匹，毛青十匹，布十匹。

二十四日。汗召墨尔根戴青贝勒丈人台吉喇巴什希夫妇入宫宴之，喇巴什希台吉以送女来朝礼，进献驼一头，马六匹，黑貂皮端罩一件。汗纳马一匹，余皆却之。

是日。东海使犬部额驸僧格夫妇率五十二人来朝，并贡各色皮张。

是日。前往朝鲜花连城贸易之朗格、吴巴海等还，奏言：所携银不敷物价，故将宁古塔、喇发部人所带皮张变卖，买牛一百十五头给之。并查获进入朝鲜之瓦尔喀后裔十五人携还等语。

是日。舅阿锡达尔汉、尼堪治罪缘由：先是，遣贝勒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往外蒙古审事定制，时以钤御玺纸二十张，付舅阿锡达尔汉携往。阿锡达尔汉转授尼勘收藏，尼勘复授其跟役收藏，遂失其九。巴克希等闻知，向汗告发，饬部审理尼勘以御玺收藏不慎，拟鞭一百，以银三十三两折赎；舅阿锡达尔汉以假人收藏，拟应得之罪，按字罚银三十两。

二十七日。汗颁诏曰“凡奏书者，见朕所行背逆不义，即可劾奏，政事或有愆忘，奏以启迪。又六部事有不公，朝臣奸宄贪邪，具奏以闻。至于尔等生计艰苦，难以维持，直言奏闻。如不务直言，而远引曲喻，自为身谋，纷然陈奏，不惟朕难于阅览，即于尔等亦无裨益也！嗣后一凡奏疏，皆当直言，毋作文章。凡有建白，如心有独得，言辞新颖，即可奏闻，否则，抄袭陈词，以为奏览，众所周知，何用耶！”

是日。以孟安、傅代、库尔禅、阿球等五人，违旨杀来附元帅属下人，夺取其财物，皆褫职罚银，各鞭八十二，应贯耳鼻，以银折赎。夺孟果尔代参将职，鞭责，按职罚银。其参将职系其父之功，遂令其弟图赖承袭；孟安、吴赖均应鞭责，各以银百两

折赎。额驸杨古利奏言："臣意兴师不可逾年。逾年不往，则敌渐知，乘隙修备。我国欲征之年，若遇天灾，耽延时日。我国暇则一年两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为善，不可再缓。先年怠缓，延至今日，今当入边，遇城即克，所取之城，令已出痘贝勒大臣率兵屯驻，汗与未出痘贝勒可还。若不得城，则纵兵进略，焚其房舍，遇兵杀之，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户口养之，所获人口，分给牛录选上等以献。至于兵士所获，多获者多取，少获者少取。若此则人人贪得，不待我等驱逼，男不求衣，女不惜裙，唯图买马。如此则兵势大振。若获城驻札，惟贝勒更番，至兵士及大臣等无须更换。若不劳其身，焉能成功拓地耶？若谓有碍农事，则待耕耘毕再行出征。令妇子收获，农事亦无误也。察哈尔、朝鲜，且置度外，山海关外宁远、锦州，亦可缓图，惟宜征腹里。腹里既得，朝鲜似吾手足，察哈尔自来归顺，不则遁去。"

固山额真楞额礼奏言："臣愚以为先率外蒙古及我兵，入明内地，焚北京周围庐舍，兵出则杀之，耗其草料，财物牲畜，任我兵取而回，然后，整饬兵师，复入山海关内。若得山海关城，即驻城中，屯积粮草，以备来功伐之用，何如？当上天佑我之时，我等若不速图，延误岁日，则彼渐知修备。至于朝鲜，暂与佯作和好，惟图明国，则朝鲜自必为我有也！"

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奏言："臣思，荷蒙天佑，得大凌河【原档残缺】

七月初一日。汗命满洲各户有汉人男丁者，每十人授甲一副，共一千五百八十户，交付汉军额真马总兵官、石总兵官，分补旧甲喇之缺额者。

初二日。阿禄部孙杜稜之子古木布什希布台吉、寨桑吴巴锡、阿锡图、巴达尔和硕齐等来朝，贡马驼。以来朝礼，台吉古木布什希布献马九匹，寨桑吴巴锡献马三匹，巴达尔和硕齐献驼一头，阿锡图献马一匹，乌喇特部台吉阿巴噶尔代献马五匹。汗

纳寨桑吴巴锡马二匹，阿巴噶尔代马一匹，余皆却之，仍奉命宴之。

初三日。来附元帅等携至船只曾留于朝鲜江岸。以羊二百九十只与奉命守船固山额真阿哥费扬古、额驸达尔汉等及诸兵士，以资食用。

初七日。汗召大凌河各官入东阁楼，以各色果品宴之。

初八日。镶白旗遊击巴台，以嗜酒病故，罢袭世职。

是日。闻东宫福晋之母扎鲁特部贝勒塞本达尔汉巴图鲁之妻将至，汗命诸福晋迎于五里外，宴之。以诸福晋来迎，嬷嬷献大福晋雕鞍辔马一匹，驼二头，貂镶捏折女朝衣一件，蟒缎捏折女朝褂一件，毡二块。献二小福晋各貂镶捏折女朝衣一件。蟒缎捏折女朝褂一件，马一匹，毡一块。诸福晋阅毕，以嬷嬷所献不可却，俱纳之。

初九日。汗赐孙杜稜之子寨桑吴巴锡貂皮端罩一件，蟒缎一匹，素缎二匹，玉草凉帽一顶，玲珑鞓带一条，毛青二十匹，雕鞍辔一副，银茶桶一个，银杯一个，烟二十刀。

是日。汗赐额驸满珠习礼及格格细雕鞍马一匹，黑貂镶貂袭一件，蟒缎捏折女朝褂一袭，黑貂皮端罩一件，大蟒缎、妆缎、倭缎、绣缎、大缎、补子缎、纱等捏折女朝褂朝衣，共十二袭，貂皮被褥一对，毡二块，镶东珠珍珠金佛云头坠缨凉帽一顶，丝绒一对，靴五双，大蟒缎、闪缎、片金、倭缎、妆缎、大缎三十匹，小缎二十匹，共缎五十匹，毛青布一百匹，雕鞍辔二副，雕甲胄二副，素甲胄二副，二百两银釜一个，一百两银鼓盆一个，银壶一把，金碗一口，银人一个，玉杯一个，飞人杯一个，三足杯二个，柜子八个，杂物匣一个，银碗托底一个，大茶一包，天池茶二十包，素茶一百包，烟一百刀。以额驸之妻来朝生子，赐鞍马一匹，驼一头，女朝衣一袭，诸申十户。赐满朱习礼细雕鞍马一匹，宽线带鞍马一匹，黑貂镶貂袭一件，黑貂皮端罩一件，蟒缎、大缎、纱等披领五件，袍子一件，嵌金系荷包手帕腰带一

条，镌花刀一口，插弓箭玲珑撒袋，靴二双，皂雕翎一，毛牛角五对。

是日。汗赐墨尔根戴青贝勒丈人台吉喇巴什希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雕花腰带一条。

初十日。以克取旅顺口，遣承差勾色、浑齐于一更末来报。

是日。汗率诸贝勒送额驸满朱习礼及格格至五里外。宴毕而还。

十一日。墨尔根戴青贝勒丈人还，命墨尔根戴青贝勒送五里外，宴毕而还。

十二日。东宫福晋之母来朝，献【原档残缺】

十四日。正蓝旗音达户齐、镶红旗华木拜二使自旅顺口携书至，奏俘获数目：人五千三百二名，马六十七匹，牛一百六十头，驴五十头，骡四头，共五千五百八十七；银二万一千二百两，金二十二两七钱，缎三千八十七匹，缎衣二千七百九十九件，毛青布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匹，红毡七百四十九块，貂皮端罩二件，貂褂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二件，狐皮端罩五件，豹皮端罩一件，狐裘六件，貉裘十件，羊裘五件，裘及端罩共三十二领，狼褥一床，豹皮二十三张，虎皮七张，狐皮三十七张，水獭皮五张，貉皮五百九十四张，狍鹿皮五张，绿斜皮三十二张，兽角四百二对，雕翎二十枝，鳔一箱，人参八箱，水银三斤，玉杯十个，珀琥杯三个，朱砂杯一个，朱砂七块，银杯十个，海碟四个，根杯二百三十三个，角杯七个，琥珀帽顶六个，玉雕甲叶八十片。

十五日。右翼红旗固山额真大总兵官额驸和硕图病卒，时年三十八。汗临其丧，痛哭而还。额驸和硕图之父何和里，原系董鄂路大臣，率董鄂路之众，归庚音汗，汗妻以亲女为婚，专管旗务，命为大总兵官，为五大臣之首，理国政、任军务，大著勋劳。太祖庚音汗复以生子大贝勒之女，妻其子和硕图，为大贝勒

之婿。及其父何和里卒，和硕图袭父大总兵官职，管理旗务。天聪二年，征大明时，冲锋陷阵，以功加一级至五备御。

二十一日。满洲国贝勒莽古尔泰生于亥年，卒于壬申年十二月初二日。缮拟祭文祭贝勒莽古尔泰。其祭文云："满洲国贝勒莽古尔泰，生于亥年，卒于壬申年十二月初二日。尔弟汗率诸兄弟，于癸酉年七月二十一日祭奠。"祭品有：官库财物数目：绵索子五十，金带、凉帽、靴、衬衣、裤子、绵被、褥等十，撒袋三，鞍一，伞二，塔二，亭子二，楼子二，库房一，房二，求福柳枝五十，幡五十、引幡一，揄、桌子、金银、果、酒、粮等物。

二十三日。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色本，送女与贝勒莽古尔泰子阿喀达为妻，将至，贝勒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郊迎五里宴之。

二十四日。赐四子部落台吉俄木布布库暗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镌花腰带一条，烟二十刀，绿斜皮二张。

二十五日。汗赐阿禄部济农之弟诺木齐戴青素缎十匹，青布一百匹，貂皮端罩一件，狐皮端罩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豹皮端罩一件，虎皮端罩一件，蟒缎无披肩披领一件，三足银盆一个，镌花带一条，凉帽一顶，夹沿绿斜皮靴一双，插弓箭镌花撒袋，明甲一副，雕鞍马一匹。

是日。驻守碱厂张希巴、精僧格追踪至獐子岛，获采参汉人十四名送至。

二十七日。汗赐巴雅尔图戴青夫妇大蟒缎、大素缎、倭缎共十匹，小缎二十匹，大毛青布五十匹，朝鲜毛青布五十匹，白布五十匹，红毡二块，貂皮一百张，水獭皮十张，银釜一个，故盆一个，茶桶一个，雕鞍二副，金甲一副，暗甲一副，硬茶十包，素茶五十包，烟一百刀，绘人像杯一个，玉杯一个，复赐巴雅尔图戴青貂裘一件，黑缎披领一件，金线无披肩黑披领一件，玉草金佛凉帽一顶，系手帕荷包小刀玲珑腰带一条，套袜熟股子皮靴

一双，缎靴一双，雕刀一口，插弓箭玲珑花撒袋，细雕鞍马一匹，黑貂皮端罩一件；赐其妻貂镶貂皮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蟒镶大缎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金线补子女朝衣一袭，女朝衣二袭，黑貂皮端罩一件，绣花靴一双，缎靴一双，毛青靴一双，玉草金佛云头凉帽一顶，装有手帕、梳子、篦子、胭脂等物漆线婆罗，起花项圈嵌海石一块，嵌两珠金坠二对，起花鞍马一匹；赐桑噶尔寨、博尔济、巴特玛各无披肩披领一件，蟒缎一匹，毛青十匹，布五匹，酒海一个，雕鞍一副，插弓箭玲珑撒袋一副，镂花腰带一条，烟三十刀，以归还宴之。

八月初一日。令出征旅顺口贝勒岳託、贝勒德格类所遣哈尔萨等三人换马匹赍诏书还。诏书曰："汗谕两贝勒：国中无恙，诺木齐戴青自蒙古来，而无他信息。英俄尔岱、代松阿至，朝鲜〔原档残缺〕留于安州至阅来信，知汝等欲取皮岛，若攻皮岛，恐兵力不及，且皮岛之取否，亦无足轻重。其遣往宁远者，仍然遣之。汝等又云：如有大举，船属无用等语。此言诚是。故将守船之兵撤回。闻流贼势果强，宁远、锦州选兵遣发等语。尔等来信云祖之弟已叛等语。据逃来之人云，祖之弟已来前屯卫为总兵官等语。尔等曾言，若此处无事，即在彼处休息等语，此处有何事？"【原档残缺】以……未至，何敢容隐。至缔约前者，虽谓有来者，似难听命。各守盟誓，毋或违越，乃为两无瑕疵之道也！望复思之。

是日。汗赐科尔沁部希讷明安戴青倭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十匹，雕鞍辔一副，腰带一条，三足银酒海一个，银杯一个。

初三日。阿禄部穆章洪台吉、阿玉希、巴喇巴图鲁、格根戴青侍卫达颜吴巴希、乌喇特部额布根台吉、额勒孔果尔、噶尔马台吉等来朝，进献马驼。以来朝礼，穆章洪台吉献马八匹，驼一头；阿玉希献马一匹；巴喇巴图鲁献马一匹；格根戴青侍卫献马二匹；乌喇特部落额布根台吉献马五匹；额勒孔果尔献马四匹，驼一头；噶尔马台吉献马一匹，驼一头。汗阅视毕，纳穆章洪台

吉马二匹，噶尔马台吉马一匹、驼一头，额勒孔果尔驼一头。余皆却之。是日，召穆章洪台吉等入宫宴之。

是日。天聪汗遣贝勒阿巴泰、贝勒阿济格、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等率统兵一等公扬古利、总兵官乌讷格、每旗额真、甲喇章京、兵二千人，往略明山海关一带。巳时，汗谒堂子毕，送至五里外，授以方略遣之。出征诸贝勒携往书云："满洲国汗致书明国众民，干戈原非我起，实由尔帝偏助边外叶赫所酿成者。朕思，天以好生为德，兴师动戈，必伤民命，是以常以讲和为念。然尔帝贪财不道，诸臣舍民谋利，而做官日久，银肥私囊，但恐正理直言，致遭贬谪。是以不将成败之势，向帝直言，以赞我议和，致使尔等众民罹兵刃之苦。尔帝诸朝臣，既不议和，甘置尔众民受苦。朕亦奈之不得，是尔等之被荼毒，非我之故，皆由尔帝及朝臣所致也！尔等当怨尔帝及诸大臣，于我何尤。"

初六日。天聪汗遣温塔布赍书四函至平壤遗朝鲜国李倧。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孔元帅、耿总兵官携船来归，又得旅顺口船只。我满汉蒙统兵诸贝勒，俱云用此船只，尽剿各岛等语。朕思岛中壮者与吴格作乱，已被诛戮一次。后元帅、总兵官复选壮者携赴登洲，及彼来归时，复携之而来。至黄总兵官简选携往旅顺口者，尽为我军所杀，其余为彼船载去。倘为所弃羸弱者，调东西两路船只，列阵而进，恐贵国边民惊惧，逃避山谷，致误农事，则有碍修好共享太平之意，故此罢用船只。今岛中余孽，尔等勿以粮济之，有愿归我者，亦勿禁止。王曾有言，不资以粮，不容登岸等语，宜熟计之。惟恐将来为此乞人，致启衅端也！"又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我两国誓告天地，各守疆土。自盟誓以来，我方之人有复入贵国境内者乎？贵国之人进入我境内，一次为扎努擒获放还，又一次为我边人逐去，今贵国步行者二人，骑马者三人，复入我布尔哈图地方，为我边人擒获解来。三名骑马人中途逃去，

以二步行者，送还贵国。其越境情由，王问此二人，便可知悉。如此屡越我边，我知是何意，理应严行禁饬。王其思之。”又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朝鲜国王李倧：批阅来书，言及会宁逃人事，谓约后逃来者，虽无来教，不敢容隐，至约前者，虽有来教，似难听命等语。我索取会宁逃人，盖当我两国无怨无德时。我收回我边民时，因我边人住地毗近尔国，联姻结友，彼此往来相善。收回之时，其不能携带之人畜财物，留于亲友相识之人，以俟再去取者有之，私自逃避逗留者亦有之。今不过物主亲戚各索其所寄而已！王不可不给还。若索取我两国交战时逃亡者，乃我之过也，二者有理不同，冀王思之。”又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我方逃去满人一名，汉人二名，蒙尔方执送，特此致谢！又将我旧时所留人畜，酌量给还，并致谢意”。

是日。汗赐扎鲁特部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黑缎披领一件，貂皮端罩一件，银杯一个，烟三十刀；赐台吉桑阿尔寨明甲一副，玲珑撒袋一副，，弓一张，玲珑腰刀一口，银茶桶一个，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十匹，布十匹，烟三十刀。

是日。兴京守将扈希塔、楞额礼、俄尼喇、毕禄等四大臣率所部兵，蹑踪至雅尔古一带，遇挖参明人，杀其二十四人，生擒四十九人解来，获参一百六斤。奏闻所俘之人，杀其把总，以十八人，赏从行兵士，余三十人，发尚阳堡为民。

初九日。遣往旅顺口二使臣携两贝勒疏至。疏言：“汗曾谕曰：留一固山额真驻防旅顺口，以臣等思，地方空旷可虞，留叶臣、伊尔登为两翼额真，其下每旗大臣三员，兵二千五百名。欲留牛只，恐遇寒疲瘦，故未留之。命游击图赖为汉军额真，其下留备御二员，兵百名驻守。臣等试思，该驻守之地，虽有水为限，但不可疏防，况应设哨之地甚多。可否驻守金州，设哨递至旅顺口。止携两月米，余米弃之何如？惟汗思之，速遣人来，又传谕优待元帅、总兵官。臣等自思，业已尽力优待之。但当得城

时，其部下官兵皆入城内，将官员房屋及富人市肆，均被占取，至俘获之人，亦指称亲戚，广为领去。臣等见之，微有不平之意，然未披露。遣巴克希等语云：尔元帅、总兵官虽任意携取，我等毫无介意。若部下之人，大肆骗取，则凡我陷阵死伤人员，以何为赏？士卒之中，复有我苦战所得者，若尽与之，则我等将得何物耶？恐后再遇攻战，无以使其乐赴也等语。彼口虽称是，而贪得之心，已形于色。故将彼等所收取者，尽数与之。嗣后，凡以亲戚为言者，皆准领取。据彼云所得人数七百四十八名。臣等观之，尚多于此。臣等于初六日，自木场驿起程。蒙天眷佑，所获人口财物颇多，到期尚难予定。抵国境后，将炮车留于盖州。并将俘虏留于后，惟携入官之物同行，不敢稽迟。”

初十日。汗赐额勒孔果罗蟒缎一匹，素缎三匹，毛青二十匹，雕鞍辔二副，明甲一副，镂花带一条，弓二张，烟三十刀；赐台吉额布根明甲一副，蟒缎一匹，帽缎一匹，毛青五匹，镂花长把大刀一口，镂花带一条，弓一张，烟三十刀；赐台吉明甲胄一副，雕鞍辔一副，弓一张，蟒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十匹，烟三十刀。

是日。汗遣二人往迎旅顺口，旋回诸贝勒。汗传谕曰：“朕将迎于浑河岸，元帅、总兵官可与尔等同来相见。至抵达日期，先由海州遣人来报，其炮车留于盖州，交付石副将、雅希塔，择地妥为收藏，后可由驿递送，其驾炮车牛，令各本主携还。至尔等所奏驻防兵士米粮事，俟尔等到后商议。朕思，尔等攻取旅顺口，军威大震，彼惟恐我兵乘势往攻，坚守其内地，尚且不能，岂暇来犯我乎？”

十三日。遣车尔格依、骚海率兵二百，西向明锦州捉生。

十四日。赐阿禄部塔赖楚平尔之子穆章洪台吉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镂花腰带一条，蟒缎一匹，彭缎一匹，翠蓝布十匹，布十匹，玲珑撒袋一副，镂花刀一口，，银杯一个，

披领一件，弓一张，短箭十枝，靴一双，茶二十包，烟五十刀。

是日。天聪汗遣舅阿希达尔汉等，颁钦定法律于科尔沁部上谢图济农。

十八日。赐总兵官麻登云、副将祖可法二人御服齐肩无袖貂皮短褂各一件。

是日。兰盘城守萨哈廉、宁固赖、岫岩城守席汉及管哨海塔，向明石城岛蹑踪，获二十人解来，奏闻于汗，赏擒获者人八口，，银八两，其余十二人，发尚阳堡安置为民。

二十一日。汗率诸贝勒大臣迎出征旅顺口二贝勒于十里外，立八纛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汗于黄幄下就坐，出征二贝勒率众将遥拜一次，次贝勒德格类先近前叩拜两次，行抱见礼，见大贝勒亦如之，嗣贝勒岳託拜见亦如之，次诸贝勒互相抱见。俟两贝勒见毕，总兵官楞额礼、副将石廷柱抱汗膝见毕，英俄尔岱奉汗命问出征诸贝勒大臣安否。萨穆希喀进前对曰：蒙天恩汗福，遵汗指授方略，喜获旅顺口城等语。于是设大宴，汗召出征两贝勒，亲以金卮酌酒赐之饮，至总兵官楞额礼，石廷柱，亦亲以金卮酌酒赐之饮，次赐步兵额真巴奇兰、萨穆希喀。嗣命御前侍卫等酌酒，令效力诸大臣各以次跪于汗前饮之。宴毕。陈列各色明旅顺口所获金、银、玉、珀、花蟒缎、素缎等物品，献汗阅毕，诸贝勒将金、银、玉、珀、缎等各色佳品，奉汗抽选，汗酌纳几件。至归顺外蒙古贝勒有随行者，亦按级赏赍。其余诸物，八家分之。

是日。汗赐永平、大凌河总兵官、副将，参将各茶酒壶一个，杯两个；遊击各杯一个；总兵官、副将、参将、遊击兼备御者，每备御各赐银四两，毛青四匹，素缎一匹；赐其众备御各银四两，毛青四匹。

二十三日。天聪汗传谕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曰：“都元帅远道从戎，实为劳苦，且行间所行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

襄国事，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坠马伤身，适闻痊可，大慰朕怀”。汗又曰：“耿总兵官远道从戎，实为劳苦，且行间所行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国事，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

二十四日。车尔格依、骚海自广宁捉生还，获明哨卒九名，马十一匹，杀其七人，生擒百总一员、兵一名解来，审毕杀之。

二十五日。汗召土默特部卫征、阿禄部台吉伊尔扎木等宴之。宴毕，赐土默特部卫征缎袍一件，玲珑刀一口；赐卫征妻织锦女朝衣一袭，茶三十包，烟四十刀；赐儒臣毕里克侍卫雕鞍辔一副，玲珑撒袋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布十匹，茶十包，烟二十刀。

二十八日。天聪汗遣备御觉罗萨璧翰、副将金玉和传谕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曰：“元帅、总兵官，尔皆从事率兵征伐之人，何俟朕谕？但兴师在即，恐无知之人，有私卖马步器械者，宜从速修整。尔等携来红衣及大小火炮，已运至通远堡。到此即付尔等，枪炮弓矢，令军士时时演习，毋得间断，旗纛俱用青色，马匹皆用印烙，将本管官衔及马主姓名，书满洲字牌系之。所以印烙系牌者，恐军士马有逸失，难于寻觅，既有印牌，则见者便于送还耳。每马又须备绊索二三条。盖汉人以囊贮草料饲马，殊不可行，惟用绊索，便于野牧，不则难于行远。凡披甲军士，甲背及盔尾上，俱以白布号带，书诸申字缀之，有绵甲者，亦于绵甲缀之，凡出征时，厮卒人等，亦书字缀之，毋致错误。特谕。”

是日。升刘答应官为备御。刘原系遵化军门下答应官，以投诚功，授是职。李时登系大凌河翟家堡生员，以自愿投诚功，授为备御。

是日。升副将石廷柱为总兵官。石廷柱率兵征察哈尔时，善于用兵，俘获甚众，所获收归以献，为嘉其功，授为汉军固山额

真。又以率兵攻旅顺口功，升副将为总兵官。

九月初一日。使臣温塔希赍表自朝鲜国还。表曰："朝鲜国王李倧进表满洲国天聪汗。自孔耿归附贵国，敝国人咸谓二恶往矣，心定离间两国等语。独我不以为然。今见来书，处置最明，我所期于贵国者，果不虚也！至皮岛之事，乃贵国所熟知者。况前后遣人往来，已非一次。今诸岛大困，无以自振，贵国不必再费心，秋使不久即往"。

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天聪汗："自我两国告天盟誓，贵国人能守贵国法度，而我国人不遵法度，屡为贵国所执，我甚痛之。蒙贵国不见罪责，送还以国刑处治，以示相惩之意，益见兄弟之义。敢不铭心感激耶"。

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天聪汗："至会宁索人一事，本以为敝国处置，十分正理，贵国必已悉之，未曾想复议。当两国无怨无德时，东者在东，西者在西。我民西投者，今犹在也，何敢致怨于贵国，而贵国人有来投我者，贵国亦不当致怨于敝国也。况布占泰在时，于我两国，却为邻敌，其党类既投贵国，钦重贵国之言，其原在江北之人，前已一一查送。至今在我国者，不过彼此婚嫁所产幼稚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人。贵国误信其诉已居十余年者，为贵国使臣勒刷而去者，亦敝国不少矣。边民虽愚，各有觉悟，其事理之应刷与否无不知者。若皆谓我既为人主，重违贵国之言，使民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号泣怨怼，咸思离散，则我将何以解于民？不然兄弟之间，有何所惜？汗之明恕，谅必鉴之。故缕缕及之。"

是日。往略大明山海关四贝勒阿巴泰、阿济格、萨哈廉、豪格等遣刚林、苗希淬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共计四千二百一十三。

初八日。艾松阿率护军十人西向明边蹑踪，遇明哨卒四人，杀三人，生擒一人，获马五匹携来。其一人，审毕杀之。拜寨以先进杀人功，赐马二匹，艾松阿与拜萨里合赏马一匹，余二匹人

官。

十一日。往征大明贝勒阿巴泰、豪格、阿济格、萨哈廉等还，汗迎于三里外。于相见处，列纛拜天，行一跪三叩头礼毕，汗及大贝勒升座，出征诸贝勒行三跪叩见礼，由此谒堂子入城。俘获人口、马、牛、驴共四千二百一十三携至。

十二日。汗御衙门，召往略大明山海关诸贝勒大臣等谕曰："尔等此次用兵，殊属拙笨，何不深入内地，休息士马，收取粮米，便急速还耶？贝勒执意还，扬古利尔何不谏止？尔若劝谏，贝勒谁敢不听从，尔岂非旧臣乎？想尔以筑室未成，乘此天气未寒竣工，遂急还耳；即班师时，诸贝勒若能率精兵殿后，截斩追敌，必获大胜。尔等只顾先来，仅留图鲁希、劳萨等哨卒殿后，时敌兵三四千追至，以寡败众。是皆上天眷佑、我兵精锐之故。设如不胜【原档残缺】以臣坚执，始从内地宁远正路而来。汗曰："尔言，遇敌斩之，休息弱马等语，所言诚是，但当贝勒大臣欲速还时，尔若以尔等欲还则还，臣留此不去为词，坚执不从，伊等敢弃尔而来耶？朕非加罪于尔等，只是教训尔等，日后行军，切记勿忘耳"。言毕，复与出征诸贝勒曰："嗣后，尔等复有提及此事者，朕亦置之不理也。"

是日。先是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同贝勒岳託率兵自旅顺口返回时，元帅坠马伤手，留于东京，不曾见汗。至是手愈来朝。孔耿二臣遥拜一次，复近拜一次，抱膝相见毕设宴，命设毡坐御榻下，汗亲以玉卮酌酒，赐孔耿二臣畅饮【原档残缺】以箭四百枝与纳穆泰、图尔格依，散给兵士射之。往征旅顺口时，运船入水时，众皆乘马，萨木希喀召集众人曰：兵既潜攻，因何乘马等语。于是众皆步行。时镶红、镶兰、镶黄三旗各运一船，皆不能至，萨木希喀徒督运之。船既入水，兵部贝勒岳託曰："萨木希喀汝可努力"。答曰："贝勒尔可认定此城已得，萨木希喀我岂有乘船返回之理。"萨木希喀、巴奇兰船先八旗船而进，敌兵拒战，

身被一创，再次奋击，败敌马步兵。不违贝勒指示，整兵杀敌，以是战功，授为步兵翼长。先是以游击削职闲住，后经奏闻，授为一等参将。

伊勒慎晋级缘由：兵部贝勒谓伊勒慎曰，尔往取敌船等语。遂往获敌船二艘，斩十二人，生擒六人解至沈阳。兵部贝勒得知伊勒慎驻地无兵，遂令伊勒慎率牛庄、海州兵往，获船八艘，斩四十四人，擒三十一人，解至沈阳。征旅顺口时，二贝勒命伊勒慎率船兵攻敌，不违贝勒指示，吹螺前进。萨木希喀与伊勒慎、阿富尼、巴克孙、扎富尼曰：何时分兵击敌为宜？若俟天黑不见敌人等语。伊勒慎闻此言，即吹螺整兵，分路杀敌有功，升二等参将为一等参将。

雍舜晋级情由：攻旅顺口时，首先登城，中炮伤一，枪伤一，箭伤五。雍舜原系二等参将，后削职没入贝勒家为奴。至是以善战被创，升奴为二等参将。

雅赖晋级情由：征乌喇时，受伤一处，赏二人，与姜总兵官战时，又伤一处，与他将合赏马一匹；克辽东之年，同戴穆布、楞额礼往达岱塔，遇蒙古兵，率先战敌有功，赏马一匹、牛一头，征察哈尔时，率火焰纛兵，登山寨杀敌，俘获甚众，招降颇多，赏羊五只；复征察哈尔时，雅赖我领火焰纛前行，遇敌兵即纛战败之，俘获甚众，赏羊三只；杨都堂兵围我巴雅喇时，奉固山贝勒命进击，驱敌时遇城中敌兵拒战，雅赖先伊尔登奋战，伊尔登嘉之，并以禀报二固山贝勒。进大凌河城捉生时，令往收正白旗阵亡士卒尸，众不敢进，唯雅赖独进，杀三人，曳尸而还。有敌兵自大凌河城隅而出，雅赖率巴雅喇甲喇直入。征旅顺口时，雅赖与萨木希喀同船而往，未及登岸，船内中伤者十七人，死者一人，及至岸，先于萨木希喀登岸败敌。又向陆路马步军曰：雅赖先入〔原档残缺〕以善战功，由白身授为备御。

郑古特晋级缘由：征旅顺口时，率五牛录击敌，同雍舜登

城，受伤五处，由白身升为备御。

商鉴和洛晋级缘由：征瓦尔喀时，俘获一百九十人，杀四十人。驻滦州大臣谓众曰："闻明兵来犯，各立汛地，奋击敌兵"。不出所料，果有明兵，来掘黄旗驻守城脚，和洛击败之，获纛二携来，再去战时，伤目至瞎。又征旅顺口时，命为固山额真，率每牛录甲兵十人，运送船板，无一损坏，且协力造船。船航行时，遇敌击败之。时敌兵被围月城上，岳罗舜先登，和洛继之，岳罗舜被创而仆，和洛掖之以归。和洛原系备御，以善战功，再加半备御。

佟克申晋级缘由：于库勒讷林中造船八艘，巴布泰阿格兵以所造船往征虎尔哈，俘获而归。复随喀恺、钟果对往海滨造船四艘，取瓦尔喀海中九岛。以造船功，汗赏人二对，马一匹，，牛一头。克朝鲜之年，于沈阳河① 为八旗造船十六艘，于东京造船四艘，于牛庄造船十六艘。〔壬〕申年造船十艘，攻锦州时，手被一创，赏素缎二匹，毛青十匹。以创始造船于东京，赏银二十两；因任事有能，授为千总。于蓟州击败步兵时，佟克申我未离纛额真，赏牛一头。夜击监军张道员营时，杨善中炮坠马，佟克申扶掖上马，冲入敌营。佟克申擒获副将一员。又征旅顺口时，以造船克城功，升为备御。

备御纳海，驻防长山时，闻叶克书屯有敌兵来侵，，纳海即追杀敌兵四十人。又驻防长山时，追逃将段备御，杀千总一员兵十一人。往朝鲜贸易时，沿海蹑踪，擒获毛文龙部下千总一员，兵十七人。攻锦州时，追杀哨卒二名，获其马匹甲胄携来献汗。又遵化之役擐绵甲率甲喇兵攻城，手伤一处。以头等伤，赏银五十两。〔壬〕申年，往辽河阿喇拉地方防守逃人，获十一人，较八旗独多，赏银十两。又取旅顺口城时，纳海三次叩请于兵部贝

---

①沈阳河：史载"浑河"

勒，愿往攻城。遂攻城阵亡，升备御为遊击，以其子克喇哈承袭。

备御塔纳喀，攻取辽东时，以与河岸敌兵力战有功，授为署遊击。命往收卦尔察兄弟家口时，有男丁三百名随塔纳喀来至，众人止得二百男丁以归。又率甲喇兵战张道员兵，面被创，落三齿，给头等赏。率甲喇兵往征旅顺口时，中炮身亡，以其子朱尔堪袭备御职。

岳罗舜原系白身，其弟征旅顺口时，率甲喇兵乘船击敌，同雍舜登城阵亡。赠为备御，以其弟雅玛善承袭。

额伊门原系半备御，驻防海州时，获船八艘，迎击旅顺口出城兵阵亡，以其子额伊赫承袭。

额德依原系白身，攻取旅顺口城时，乘船击敌，与城门敌兵拒战，因矢竭执刀入阵砍杀，中枪而亡，赠为半备御，以其子赫尔苏承袭。

程国辅原系千总，旅顺口之战，以炮攻敌阵亡，赠为半备御，令其子程小五子承袭。吴巴海纪录缘由：自察哈尔还时，与席唐河追我逃人，斩察哈尔人五名，获马十九匹，各赏马二匹。又以攻旅顺口有功，赏人二口，缎二匹，毛青二十匹。

邦苏纪录缘由：在旅顺口乘船登岸，击败敌兵，当先吹角与萨木希喀会合时，萨木希喀对邦苏曰，可收兵整饬等语。遂收兵并肩入屯，遇敌兵击败一次，行至屯棘树围，复遇敌兵，又击败一次。从此与萨木希喀并力作战，直至天明。以善战功，准予纪录。

巴都礼纪录缘由：征旅顺口时，乘船登岸，追杀城上敌兵有功，准予纪录。

十八日。汗幸马馆①，察本旗拜雅喇中精强而家贫者，以群

---

①马馆：即养马场

马赏之。

十九日。先是，夜袭旅顺口，阿山、汤鼐、布舒库三人，率众自城上向外跳走，为塔喇布牛录下郑古特、布尔海牛录下鄂云、温塔希、喀囊阿牛录下努山、伊勒木牛录下马尔图等五人所讦，下法司质讯属实，诛阿山，籍其家；汤鼐以来归功免死，鞭一百，贯耳鼻，籍其家，给贝勒家为奴；布舒库以其父功，仍留养之，鞭一百，褫其职。与彼等同跳城者十四人，各鞭一百，皆贯耳鼻。

二十一日。登州副将邱坠部下都司蔡宾等十六人，原系辽东人，登州人疑彼籍系辽东，不予置信。遂命百总姚世忠解送宁远。蔡宾等于中途杀姚世忠，携二十四人逃至。汗将赐以都元帅孔有德，时谕之曰："蔡宾之来归，亦为元帅故耳！朕嘉其来归，赐狐皮端罩一件，马一匹，银百两。其或厚加恩养，或升以官爵，听元帅便。"

二十五日。汗赐萨阳明甲一副，弓一张，雕鞍辔一副，玲珑刀一口，镌花带一条，银杯一个，玲珑撒袋一副，茶桶一个，烟三十刀，蟒缎一匹，素缎三匹，毛青四十匹；赐戴青暗甲一副，玲珑撒袋一副，雕鞍辔一副，镌花带一条，玲珑刀一口，蟒缎一匹，素缎二匹，银酒海一个，毛青二十匹，烟二十刀；赐寨桑吴巴希镌花带一条，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十匹，水獭皮二张，银杯一个，银酒海一个，烟二十刀；赐特古暗甲一副，弓一张，玲珑撒袋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毛青二十匹，烟二十刀；赐达当吴巴希镌花带一条，玲珑撒袋一副，貂皮端罩一件，虎皮一张，水獭皮四张，三足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杯一个，蟒缎一匹，素缎六匹，毛青四十匹，红毡二块，烟三十刀，茶二十包；赐其妻女朝服一袭，黑貂皮端罩一件。

二十八日。汗赐察哈尔来归谷禄护寨桑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起花鞍辔一副，插弓箭撒袋，三足银酒海一个，碗三个，碟二

个，匙三个，貂镶灰鼠裘一件，貂皮端罩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虎皮端罩一件，帽一顶，系手帕荷包镌花带一条，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素缎五匹，毛青三十匹，布七十匹，红毡二块，白毡一块，竖柜二个，柜子六个。

是日。朝鲜国王李倧遣罗德宪来吊贝勒莽古尔泰丧【原档残缺】

十月【原档残缺】赐〔原档残缺〕银，貂皮各四张，从官人役一百一十四名，各赐银十两。

初六日，遣舅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等往外蒙古诸部，宣布钦定法令。

初七日。大阅。时满洲行营兵未出，八旗巴雅喇、汉营马步兵、满洲步兵俱出。右翼四旗巴雅喇列于右，左翼四旗巴雅喇列于左，汉人马步兵一营、满洲步兵一营，俱四面环列，前设红衣炮三十位及各种大小炮，依次排列毕，奏闻。汗及诸贝勒擐甲而出，汗乘马环阅众军毕，汗御坐，大贝勒与汗列坐。诸贝勒率巴雅喇，以临阵对敌状，大巴雅喇在前，诸贝勒率亲军在后，呐喊三次。时，传令曰："闻炮声三，即喊而进，闻木号声，即退。"于是依令呐喊而进，又依令而退。次汉营马步兵亦如对敌状，呐喊三声，攻入炮队，炮兵亦鸣炮迎战。此皆演兵之法。操演毕，汗谕八旗巴雅喇纛额真、甲喇额真曰："凡临阵对敌，必排列齐整，循序渐进，若有不依己之汛地，而溜至他人之后，弃己之队伍，而混入他人队伍，他人既进，而却立观望者，或斩，或籍没，或鞭责，或革职，或罚赎，皆量其罪，依法处治。整队前进，稍有先后，勿以我先尔后为言，凡遇敌不退缩，能击败即可。若争论先后，是居心不良，乱之道也！敌若不战而逃，则选精骑追之。追时，纛额真勿得在前，宜引纛结队蹑踪。若追兵误入敌伏，或四散追逐，遇敌横截纛额真即当接战。"

是日。先是扎赖特部台吉海赖，以会盟不至，及行军失约罪

之。至是，台吉海赖戴罪来朝，献驼一头，马八匹。汗纳马二匹，余皆却之，又以前罪，罚马七匹。

初八日。蒙古科尔沁部台吉翁诺依夫妻，送亲女与贝勒德格类为妻，将至，贝勒德格类、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贝勒豪格等奉汗命迎于一宿之地。

是日。汗拨库银，赏八旗白奇超哈①。

初九日。贝勒阿济格、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杜度、贝勒萨哈廉等，奉汗命率诸贝勒及诸贝勒福晋，出城五里外迎贝勒德格类之丈人，宴毕入城。

是日。朝鲜国王李倧所遣使臣罗德宪归国，召之入礼部，以礼宴之。罗德宪所携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王遣使吊丧以示存慰，感谢。"又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王为我敬念不忘，甚是感激。笃念兄弟邻好，将我逋逃二人，如约截拿送还，复致感谢。时届冬令，王之起居，万宜珍重。"又一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至于马匹事，王所言良是。但予初不知此，果如所言，殊属非理！嗣后，凡遇事遣人往来，其马因病倒毙者，免勿令赔偿。若马匹无病，而因不加饲养致瘦毙遗弃者，仍令偿还。否则，往来人等，岂可徒行乎？"

初十日。汗召文馆满洲笔帖式、习汉文笔帖式、汉人相公〔原档残缺〕皆轻忽政事，妄自尊大也！似此情事，尔等何不启迪之？各部之事，若不勤加办理，至三年考绩，或升或降，被降诸贝勒大臣及启心郎，岂不愧悔乎？朕焉能徇庇耶！朕若庇护，天不降罚耶乎？看六部诸臣，英俄尔岱执拗，待本旗人稍有徇庇。人有全德者少，惟指其尽心与否言矣，凡办事明决，朕亦嘉之。六部大臣，无超乎彼者。尔汉启心郎、生员等疏奏，，动辄以渡

---

①白奇超哈：满文音译，后专指满、蒙步兵

海取山东，攻险固之山海关为言。犹如取他人面饼以祭天星，尔等全然不顾他人劳苦，岂非欲渡海者没于水，攻险者致损其兵乎？承天眷佑甫集之兵，若有损失，何以再成大业？为此言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讨好他人之兵，尔之一疏，何益之有？身为国主，朕及诸贝勒岂有不知军事之理耶，此非尔等陈说者！如汗与贝勒不理国政，贪财好色，以乱害国，尔等言之，朕若不听，乃朕之过。尔等既任部启心郎职，见各部贝勒之过，言之不从，遂默然不语，可乎？若再三言之，仍不听从，方可奏朕。见尔部务错谬，不能整饬，并无一言开导贝勒，何以辄来渎奏？昔父汗在日欲创制满书，巴克希额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已定，汝毋辞。"于是，巴克希额尔德尼自将蒙古字编成书。此前无满字。巴克希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士，似此贤者，今所无有。彼所造之书，义或有在。继之巴克希库尔禅所造，朕绝不认为文义相合。尔记载诸臣，将尔等所载之书，从头翻阅，若有舛错之处，尔等酌情订正。朕嗣皇考之位，皇考之治国之法，用兵之道，若不一一载入史册，名垂后世，则朕之不孝，后世子孙亦无由而知。"

十二日。科尔沁蒙古台吉翁诺送女与贝勒德格类为妻，以所携物具宴献汗，并贡驼一头，马五匹，羊四十只。汗纳马一匹，余皆却之。

是日。召台吉翁诺等进宫赐宴。

十七日。重叙征明北京城时所获官员，分别注入赏册。马光远：原系建昌城参将。汗亲征时，率城军民归顺。又以由北京城迎取其母及兄弟家口功，升授为一等总兵官。王世选：原系明参将，以孑身来降功，升授为三等总兵官。麻登云：原系明总兵官，由四总兵官阵内擒获留养，仍复原职授三等总兵官。授建昌总官马光远兄马光先为二等参将，弟马光辉为遊击。授王登甲

为备御。彼等因闻马总兵官归顺，自北京来归有功，故授是职。姜进孝、魏得礼、刘世芳此三人，原系明白身，以来降功，俱授为备御。臧调元：原系山海关赵总兵官下中军，自阵获收养后，不设人看守，即随我军作战，是以授为游击。授孟乔芳、杨文魁为二等参将；授杨声远为备御。彼等原系永平城副将，以城陷被擒，故降授是职。丁启明：原任明地方微职，阵获收养之，以铸红衣炮功，授为二等参将。

十八日。以科尔沁部台吉海赖来朝，召之进宫宴。宴毕，赐明甲一副，镀金镶嵌弢箙一副，镀金雕鞍一副，佩刀镶嵌腰带一条，三足银盆一个，银杯一个，蟒缎一匹，补子缎一匹，绸子一匹，毛青二十，烟四十刀，吉萨米(jisami)一包，茶二十包。

二十日。汗谕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曰："谕孔、耿二大臣：尔等以物馈送诸贝勒大臣，此乃明人习俗，在此无此例。嗣后，凡似此馈送，宜永行禁止。此端一开，必致乱。若亲戚朋友间彼此以物馈赠，则听便不禁。"

二十四日。自明广鹿岛遣卢可用、金王奎二人至。

二十六日。出使朝鲜之英俄尔岱、吉孙携书还，书云："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汗：承览来书，屡蒙开示，幸甚！幸甚！至于开市之请敝国并非有意相拒也！敝国土产只有绒、麻【原档残缺】价虽从廉，无物充价，百般思量，难副所愿，无可奈何，期贵国谅之。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汗：至索取瓦尔喀一事，敝国并无吝惜之意。布占泰、瓦尔喀族系，初不详知，故前书漫及之。今阅来书，始知其宗派所自。但因贵国前曾索取，无论布占泰、瓦尔喀二族之遗民，凡其在我国境内者，均已一一查还。两国相好之心，此外何有？两国疆界相接，虽有防禁之令，而在彼时，人民私相往来，贵国但知瓦尔喀遗民在我境内，而不思我民之流入贵国者亦多也。若贵国指名追查，则我国亦应追查我民。惟以事在十年之前，今不宜追论，故自约和以来，敝国未曾一言

及此。谅贵国必有所思也！曩贵使之来，明确约定，辛未年闰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前之两国逃民，概不追论。今宜践此约。岂以小故，弃已定之约，乖两国和好哉！事理甚明，贵国若能平心深思，幸甚！幸甚！”

是日。兀扎喇路名虎尔哈绰奇者，率四人来朝，贡貂、狐皮。

是日。朝鲜刚季、章古土二城有十一人前来采参，喇发地方人擒之送来。

十一月初一日。汗出猎放鹰直至石渡地方，历时十宿，于戌时入沈阳城地载门。

初四日。萨哈尔察部费扬古、满代二臣率四十人来朝，进献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张，以貂皮折价赏毛青二千六百三十匹。

初七日。都元帅奏书云："臣孔有德【原档残缺】

是日。以赐衣礼，宴萨哈尔察部四十八人，赐其头目费扬古、满岱二臣各鞍马一匹，画鞍一副，蓝鞦红毡，平雕辔秋一对，插有十枝骲头箭之单雕撒袋一副，蟒缎无肩披领一件，平雕钮带一条，貂皮帽一顶，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素缎女裙一件，整缎一匹，十两银碗一个，烟十五刀，装有针线梳篦等物匣一个，并赐向导格讷布赖虎皮端罩一件，狐皮帽一顶，缎袍一件，毛青长袄裤，加袜股子皮靴一双、平雕钮带，整缎一匹，缎袍一件，毛青十匹，装有针线手帕等杂物匣，烟十刀；赐儿图蟒缎无肩披领一件，插有十枝箭之撒袋，貂皮帽一顶，毛青长袄裤，加袜股子皮靴子，平雕钮带一条，整缎一匹，缎女裙一件，毛青十匹，兽角一对，装有针线手帕等物匣一个，烟十刀；赐巴班、平希木、阿尔坦朱、和硕奇四人各缎袍一件，毛青长袄裤一件，加袜股子皮靴一双，镂花钮带一条，装有针线手帕等物匣一个；赐其余四十人各毛青袍一件，长袄裤一袭，银嵌腰带一条，素缎一匹，毛青十匹，烟十刀；并赐四十八人烟各五刀。

是日。汗以贝勒德格类之丈人台吉翁诺来朝，赐蟒缎一匹，素缎三匹，毛青十匹，雕鞍辔一副，镶嵌弢箙一副，钮带一条，明甲一副，人形杯一个，茶四十包，烟四十刀。

初十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福晋薨。

十一日。卯刻，汗率大贝勒及诸贝勒往临其丧，贝勒走下台迎于院中。于是汗与大贝勒坐，令鄢哲格格、孙代格格以酒敬贝勒，贝勒捧觞献汗。汗举觞让大贝勒先饮，而后自饮，次贝勒饮，嗣进茶馔，及汗回宫时，贝勒送出院门外。汗还宫后，遣骚海车尔格、龙希谕贝勒曰："爱妻身亡，岂有不思念之理耶！但己身亦须保重，当以国事为念，过哀则误事也！"因此，贝勒奏曰"汗兄遣人慰臣之言诚是，臣亦知徒思无益，所委部事，弗敢有误。必尽力办之。"

十六日。遣英俄尔岱赍书往朝鲜。书曰："满州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吾两国本无德怨，即尔国助明来侵，犹不为介意。嗣继因纳我所获辽东汉人给以居食，致辽东汉人屡有逃亡，是以，朕愤而兴师讨伐。天以我为是，将尔土地城池，畀我。尔避居岛中，悔过求和，誓告天地同归和好。自此以后，【原档残缺】

是日。汗致书皮岛尚将军暨诸将："诸凡情事，前书已详，尚将军及众官员筹度，即来归我，倘荷天佑，大事克城，功名富贵，皆可图也！机会一失，悔之何及，幸毋犹豫，从速回音。"

是日。吏部默尔根戴青贝勒奉汗命谕曰："金玉奎、卢可用尔二人待事成后，俱授为备御。"

十九日。汗曰："从前满洲人擒获奸细，若奸细携有财物，以三份之二入官，其一份给擒获之人。嗣后，满洲人擒获奸细，不论有无财物，均赏银十两"。

二十日。汗遣季思哈、吴巴海率官八员、兵三百人，往征朝鲜接壤之虎尔哈部致书曰："【原档残缺】巡查时，勿论贝勒家人，

一概严行盘查。尔领兵诸将，宜朝夕训示军士，勿令军士任意乘马，马正行时，勿饮以水，饮辄病。驻营时，须将马散放滚尘，俟食草后饮以水。至宁古塔、喇发人，可分为三，其一份携往，其二份留守。至兀扎喇部编户人等亦可携往。伊等有所俘获，听其自取。若无俘获又无妻室者，以尔等所获无夫之妇，分给为妻。至于男子，尔等分取之可也。"

是日。汗以贾参将制炮药有功，赐貂皮端罩、羊皮裘、素缎二匹、毛青十匹。

二十三日。汗与大贝勒及诸贝勒率每旗纛额真一员、每甲喇旗额真一员、每牛录巴雅喇四人，于辰刻猎向叶赫地方。是日下令："禁毋喧哗，毋入民屯，若有偷马鞴者，刺腰，偷马绊者，刺足，毋取田间柴草。"

二十五日。驻跸开原，济农额驸出城十里来迎，请汗幸其第，具盛宴以献。汗赐哈达格格貂裘一件。是夕，谕诸随猎人等曰："有擅入围场者，贝勒则罚良马，甲喇额真罚银十五两，旗额真罚银十两，闲散人入围中，若系善者罚银九两，不善者射死。离伍留后者，与入围同罪，遇密苇避而不入者，亦罪之。遇见豕群，不驱入围内，而向外逐射者，亦罪之，见猛兽在易射之地，则往告贝勒，如在险处，则令原派劳萨等人入围，闲散跟役人等随后而行，见中箭之狍带箭入围中，即告知所在贝勒，获准再行追寻，不告而追寻者罪之。"于是，行猎三十日还城。以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行猎时率其随猎人等离伍立于后，罚马一匹。又因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豪格部下从猎人在后行走，不设人稽察各罚马一匹。

十二月十三日。台吉达喇海来朝献马驼。达喇海以来朝礼，贡马四匹、驼一头，汗纳马二匹，余皆却之。

十四日。千总朱得明携五人自皮岛逃来。赐千总妻室、仆人一对、马一匹、牛一头、驴一头、貂皮端罩一件、衣服、房屋，

其余五人，仍命萨弼于给以妻室，粗衣，将此六名汉人，付章京喀喇令正黄旗养之。

是日。汗赐达喇海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镶嵌弢箙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二匹，布十匹，银茶桶一个，镀金银杯一个，烟三十刀。

二十二日。汗赐云敦猞猁狲皮端罩一件，镌花腰带一条，银五十两；赐台吉阿玉希镌花腰带一条，银五十两；赐莽果思塔布囊雕鞍辔一副，镶嵌弢箙一副，茶桶一个，银五十两；赐沙木巴雕鞍辔一副，银五十两。

二十六日。正黄旗固山额真总兵官楞额礼患疾，汗亲临视，问毕病情还。

是日。嫩科尔沁土谢图汗之子台吉巴达礼，以赐号土谢图济农，携其叔扎萨克图杜乎棱来朝，将至，汗率大贝勒及诸贝勒至五里外演武场迎之。

是日。阿禄部杜乎棱济农来朝，遇土谢图济农。遂同来见汗。汗御坐，大贝勒坐于侧，诸贝勒列坐左右。坐毕，来朝诸贝勒遥望分列，行三叩头礼。土谢图济农率先进前跪，行抱见礼，汗起还礼，相跪抱见。汗因思其父土谢图汗，恻然泪下。汗两侧列坐诸贝勒大臣及随土谢图济农来朝众大臣，皆悲怆落泪。次见大贝勒，其礼如汗；次与诸贝勒以齿序相见；以杜乎棱济农、扎萨克图杜棱进前与汗抱见。见大贝勒及诸贝勒仍如前礼；次班第卫征朝见。见毕，众皆退立班次。土谢图济农率桑阿尔寨侍卫进前跪，令桑阿尔寨请汗安。塔布囊达雅齐奉汗命答曰："安"，亦致问土谢图济农"安"。彼此问安毕，土谢图济农以所携酒肴献汗，并请汗阅视所贡马驼。所贡牲畜数目：土谢图济农雕鞍马一匹，空马十五匹，驼二头，貂皮端罩一件，貂皮八十张；扎萨克图杜乎棱马十三匹，貂皮端罩一件，貂皮四十张；扎萨克图台吉拜思哈尔马一匹，驼一头；台吉色本马一匹；台吉墨尔根马一匹；阿禄

部社棱济农马十二匹，驼十三头，班第卫征马五匹，驼一头；色楞达尔汉巴图鲁马二匹，驼一头；台吉兀尔瞻驼一头；台吉喇嘛斯希驼一头；巴图伊尔登马一匹；布喇代马一匹；满图西马一匹；楮扬扎萨克马三匹；寨桑吴巴希马一匹；侍卫桑阿尔寨马一匹，貂皮二十张。所贡牲畜，汗酌纳土谢图济农马三匹，貂皮端罩一件，貂皮八十张；扎萨克图济农马四匹，貂皮端罩一件，貂皮四十张；杜乎棱济农马四匹；扎思噶尔马一匹；班第卫征马二匹。共纳马十四匹，余皆却之。汗以迎迓礼备盛筵宴之。宴毕入城。

二十七日。汗赐台吉和居齐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镌花腰带一条，素缎一匹，毛青布十匹，烟二十刀；赐哈谈巴图鲁明甲一副，雕鞍辔一副，镌花腰带一条，素缎一匹，毛青布十匹，烟二十刀。

是日。汗召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棱、阿禄部杜乎棱济农三贝勒进宫，以来朝礼设大筵宴之。

二十八日。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来朝，献碟六个，镜一面，其高与人身齐。汗纳之。

是日。汗赐大凌河副将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韩大勋、孙定辽、邓长春、张存仁、陈邦选、李云、曹恭诚、裴国珍等十一名副将貂镶朝衣各一件，以资元旦服用。

二十九日。汗赐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貂镶朝衣各一件，貂帽各一顶，加袜黄皮靴各一双，以资元旦服用。

天聪八年　甲　戌

天聪八年甲戌正月戊子五更，诸贝勒集于汗衙门。寅刻，，汗率诸贝勒大臣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嗣还宫复率诸贝勒拜神毕，汗御大衙门升座。大贝勒坐右侧，汗唤新归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进前曰："待尔等与八和硕贝勒并列，行止与贝勒同，不必作难，行礼亦与贝勒同列。"孔有德、耿仲明答曰："如此得宠，已不克承，何敢与贝勒同列。"于是，诸贝勒率众台吉及孔有德、耿仲明，于第一班叩头。拜毕，命坐汗两侧；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率本部诸贝勒行礼，次敖汉部济农额驸率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阿禄部杜棱济农率本部诸贝勒行礼；次阿禄部达尔汉卓礼克图率本部诸贝勒行礼；次喀喇沁部色楞塔布囊率本部众塔布囊行礼；次总兵官扬古利率正黄旗众大臣行礼；次副将固山额真达尔汉额驸率镶黄旗众大臣行礼；次副将固山额真叶克书率正红旗众大臣行礼；次总兵官固山额真阿山代率正白旗众大臣行礼，次总兵官固山额真叶臣率镶红旗众大臣行礼；次副将固山额真伊尔登率镶白旗众大臣行礼，次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率镶蓝旗众大臣行礼；次副将固山额真色勒率正蓝旗众大臣行礼；次总兵官石廷柱率汉军旗众大臣行礼；次总兵官吴讷格率蒙古旗众大臣行礼；书官、僧官、道官行礼。行礼毕，汗以元旦礼，诣董鄂格格家拜之，诣大贝勒第，行三跪九叩头礼。时大贝勒之子硕託跪曰："汗行九叩头礼，惟愿汗富寿多男，一统天下，永享太平。"汗嘉其言，复拜一次。随行诸贝勒、大臣亦嘉其

言，又诣哈达格格家拜之。于是，张黄幄于大衙门前，汗坐幄内。大贝勒坐于右，济农额驸、杜棱济农、柰曼部洪巴图鲁等陪贝勒坐，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棱、塔赖达尔汉贝勒，坐于左侧，其余蒙古诸贝勒列坐两侧。坐毕，以兽肉及酒百瓶大宴。是宴也，备陈百戏。

初二日。以元旦礼，汗与大贝勒召诸贝勒、大臣及各地蒙古贝勒入衙门，备陈百戏，设宴。宴毕，汗曰："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下巴珠代先赐号都喇尔侍卫，其做戏言语明爽，甚快心意，复赐都喇尔达尔汉之号，并赐御用绣面缎袭、蟒缎一匹，素缎一匹，毛青布十匹，听其出入八和硕贝勒家，入则勿令空返，贝勒有加怜悯者，可予以赞助。"此谕宣知于诸贝勒及外蒙古诸贝勒。

是日。以庆贺元旦，塔赖献马一匹，驼一头，穆章献马一匹、海萨巴图鲁献马一匹，绰思熙献马一匹，达尔汉卓礼克图献马二匹、驼一头，阿玉锡献马一匹，俄尔果多尔献马一匹，驼一头，琐诺木达尔汉台吉献鞍马一匹，空马三匹，四子部落海萨献马一匹，色楞献马二匹、驼一头，杜巴献马二匹，桑阿尔寨献马四匹、驼一头，桑衮献马一匹，车根献马一匹，俄木布献马一匹，驼一头，土门达尔汉献马一匹、土蓝献马一匹，噶尔珠塞特尔献马六匹、貂皮三十张，东戴青献马二匹，俄尔博斯献马一匹，喀巴海献马一匹，根度尔献马一匹，色本达尔汉巴图鲁献马二匹，昂阿献马一匹，青巴图鲁献马一匹，桑阿尔寨献马一匹，喇巴泰献马一匹，满朱习礼献马二匹、驼一头，额滕献马一匹，满朱习礼献马二匹、驼一头，色楞献马一匹，奈曼部落洪巴图鲁献马一匹，舍伯黑献马一匹。汗酌纳阿玉锡马一匹，琐诺木达尔汉台吉鞍马一匹、空马一匹，色楞马一匹，达尔汉卓礼克图马匹，噶尔朱色特尔马一匹，貂皮三十匹，东戴青马二匹，舍伯黑马一匹，额参特马一匹，色本达尔汉巴图鲁马一匹，余皆却之。

初三日。塔赖、卓礼克图、车根、杜巴，色楞、绰思熙、桑阿尔寨、东戴青、内齐、额参特、俄尔布、喀巴海、根度尔、达尔汉巴图鲁、喇巴泰、额滕、满朱习礼、色楞、奈曼部洪巴图鲁等，以庆贺元旦，刑牛羊具盛筵献汗。筵毕，召各地贝勒入宫，刑牛羊宴之。

赐卫征洪台吉暗甲一副、镶嵌弢箙一副，素缎二匹，毛青布十匹、烟三十刀；赐蒙科达尔汉和硕齐明甲一副、暗甲一副、弓一张、镶嵌弢箙一副、雕鞍辔一副、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佛形杯一个、蟒缎袍一件、素缎四匹，毛青布十匹，玲珑腰刀一口、玲珑鞓带一条、茶二十包、烟四十刀；赐杜楞济农貂皮端罩一件、套袜股子皮靴一双、明甲胄一副、暗甲胄二副、雕鞍辔一副、玲珑腰刀一口、镶嵌弢箙一副、酒海一个、素缎七匹；毛青布二十匹、玲珑鞓带一条、烟四十刀、茶二十包，赐其使臣毛青布八匹，彭缎一匹、袍一件，赐其从役毛青布四匹，并给各色食物遣之。

赐达尔汉卓礼克图明甲一副、暗甲一副、貂镶貂裘一件、玲珑鞓带一条，缎靴一双、蟒缎一匹、素缎六匹、毛青布二十匹、雕鞍辔一副、镶嵌弢箙一副、弓一张、茶桶一个、烟四十刀、茶二十包，赐其使臣外褂一件、素缎一匹、毛青布八匹、赐其从役毛青布四匹、并赐各色食物遣之。

赐阿玉锡倭缎一匹、素缎一匹、镶嵌弢箙一副。雕鞍一副、三足银酒海一个、貂皮帽一顶、靴一双、镶金鞓带一条、毛青布十匹、弓一张。

初三日。汗为欲定法治乱，召集外藩诸蒙古贝勒谕曰："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头，其纳夫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凡人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下者，其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若贝勒不执送犯奸男妇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头。至盔甲、绵甲与马鬃尾无牌印，或盔

缨、纛缨不效我国制度者，皆罪之。”

是日。黑龙江地方羌图里、嘛尔千率六姓六十七人来朝，贡貂皮六百六十八张。

初六日。汗谕免宗室六祖子孙差役。先是，宗室六祖子孙凡有官职者免其丁役，至是其无官职者亦计丁免之。

长祖之孙：伯父光杜之子吴山、卓尔会、德倍、罗托礼、卓班、凯木布；萨哈廉之子萨岱；雅麻赖之子簌哈、罗岱、扎齐喀、那嘎岱、塔哈岱；吴山之子讷类；塔木布之子俄罗辉、孙泰、温泰，谭布；叔父瓦尔喀、其侄子布山、及其子席翰、席图、伊图、伊勒墨；布山之子喜福；阿山之子吴丹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

二祖之孙：图哈廉之子塔哈布、塔哈纳、特思护；穆哈廉之子塔尔布；萨伊木布之子额布根；那林之子席赖、萨璧翰；萨璧翰之子科尔坤、叶思护；塔哈布之子富喀；奈勘之子公阿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以特思辉之子朱满无甲，除本身外，仍免二丁。

三祖之孙：拜台朱之子罗簌、布达礼；叔父托博辉之子恭格特；达赖之子钟托依；翁阿岱之子阿克善；拜思辉之子沃赫、佛尔赫；顾南之子顾尔哈；拜音达礼之子喇伊本布；宁旦之子苏喇图、达尔图、克德依；达伊木布之子库尔缠，伯父拜朱虎之子黄代、拜音达礼、宁丹；昂阿赖之子雍贵、穆成额、郭科、岳科；崇善之子格特、布泰、宁旦、布尔山、阿尔山；尼雅汉之子迈图、巴哈、昂阿拉；阿格阿兰台朱之子巴哈塔；阿尔山之子额进；龙希之兄祜迈、龙希、禄格；龙希之弟图兰、图禄；祜迈之子外库；潘差之子硕礼；孟特穆之子兰泰、喀喇、孟特穆；尼善之子布岱、布尔哈、哈希覃；兰泰之子富喀、硕色；叔父吴巴泰之子锡尔门、格礼、商鉴、牛旺坚、杜喜；姚泰之弟萨木哈图；邱兰之子喇色、郎球；姚泰之子索宁、和宁、鄂岳；姚泰之弟姚兰；哈尔辉之子硕博辉、硕罗、硕里喀、哈思虎；姚泰之弟妥钮、袭兰、

姚塔；硕托之子罗德格；萨木哈图之子阿哈尼堪、姚泰弟硕塔、颜朱；克希图之子鄂谟图；那林之子富克塔喇、金塔喇；奥泰之子穆臣、图哲；温泰朱之子塔布笃礼、道郎阿、温泰朱、西伯图、克锡图；克锡图之子额布杜、克布图；卓孔额莽格之子塔他布；叔父瓜尔察之子赫色、巴兰、色翰、波尔本、凯兰；赫色之子雅布兰、马星阿、鄂星阿、叔父萨哈尔察、布尔吉、阿尔海、巴布赖、喀喇；叔父多毕之子巴木布；布尔吉之子鄂硕、握赫、劳萨、块达；布尔海之子布克达库；叔父阿杜之子鲁得、奥哈、花善之子贵国铎；克礼之子吴得、索泰；叔父格春之子吴班、吴喇纳、叔父格春；叔父萨哈尔察之子莽吉图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

四祖之孙：苏兰之弟噶布喇；锡赖之子伊赖；脱特退之子脱木多理；色勒之子额尔德、额塞、阿拉密、阿赛、阿济赖、习赖、脱特退、叶木济、穆成额；穆成额之子胡特、莽嘉、噶思哈、席汉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并以色勒之孙马尔汉、阿赖之子富塔二人无甲，除本身外，仍各免二丁。

五祖之孙：叔父萨哈席库，叔父机尔塔席库，叔父吴霸席库、苏达喇，叔父吴霸席库之子吴席旦，苏达喇弟萨哈琏，叔父机尔塔席库之子郛霍齐，苏达喇之子穆成额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

六祖之孙：叔父坦吉布之子马克达、土木布鲁、代尹柱；叔父土木布鲁之子喀蒙爱；阿尔布之子昂古阿尔布；土木布鲁之子琫贵；察木布罗之子罗託里等，除本身外，各免三丁。凡与父同居者，止免本身。

初八日。正黄旗固山额真一等总兵官楞额礼病故。汗欲临其丧，诸贝勒劝阻，汗不允。遂亲临之，跪于灵前，酹酒者二，哭之恸。大贝勒及诸贝勒大臣无不往者。汗还，不入屋，坐于院内幄中叹息，至二更末始入屋。总兵官扬古礼、纳穆泰及其众兄弟子侄皆往守丧。汗遣其叔父之子巩阿岱、近御侍卫杨善往谕

曰、"尔等哀伤，朕岂不悲痛乎？然天定之数，不可夺也！当各还家。"于是，先送茶酒，复送小米饭。总兵官扬古礼及其诸弟咸答曰："不惟臣等哀恸守丧，且蒙汗亲率诸贝勒临丧，岂不哀伤乎？臣等不敢违命忍饥不食也！遂皆望阙叩首而食。"

是日。闻明镇守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名科瘫者来告，愿来投诚。遂遣大臣车尔格依、文馆喀木图、范文程率臣八员及每牛录下兵二人、厮役一名往探广鹿岛一带消息。

十六日。选派前哨兵往锦州、松山捉生时，汗召入主将土鲁希、劳萨、吴拜、伊勒木、席特库、苏尔德依、俄莫克图、布颜、达哈塔、鄂硕、巴雅依、努山、昂阿奈、沙尔古达、席特库等谕之曰："凡临阵败敌时，微有先后，勿得争论。如抛掷枪，亦有远近者，众人射兽，亦有先中后中者也！若畋猎时，群犬互噬，则不能杀兽矣！现在尔等不必嚷闹。再者，尔部下人中有贤者，若知其贤而不举，即为妒忌，知其不肖而不讦，即为邪恶也！"副将劳萨对曰："汗谕诚是，臣等向俱商计而行，前次构争，实臣等之愚昧。"又谕曰"遇敌追击时，我兵勿得全追，尔等立望敌情，分队前驱，大军蹑踪徐行，沿库坤河① 宜马土地方而进，勿过木鲁河。"

是日。众汉官向户部贝勒德格类诉苦，上书曰："为请恩事。我等蒙汗体恤，每一备御免丁八名，止免其应输官粮。至谓筑城，事理应当，其余杂差，仍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十五丁一例应付。窃思我等本身照依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免八丁，复与民【原档残缺】马牛衣食赡养，何可胜数？此皆尔等所知者也！尔等诚忧国急公，则有不肖者诉苦，尔等当劝谕之，谓不止我等受苦，我国小、民穷，汗与诸贝勒尽其家资以养人，亦受苦累等语，以恻隐之心，敷陈利国之策，以慰汗怀。然不意此情，反

①库坤河：满文音译，即浑河

因些少之费，遂出怨言。尔等所谓急公过于满洲官者，徒为虚言而已！尔等曾疏称：一切当照官职论功绩而行之等语。我国小民穷，若从明国之例，按官职给俸，势有不能。蒙天眷佑，获有财物，向按功爵，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汗方拨辽东人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以下照功次拨给。若尔等所谓照功次而行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家奴，理应相均，乃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皆不下百丁。【原档残缺】我等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得，徭役颇觉重叠。望汗一视同仁，共享鸿福也。况生员外郎，尚有免丁。汗若垂怜，将所与八丁，准照官例派差，余丁与民同例。”户部贝勒将所诉，奏闻于汗。汗遣龙希、希福往询是否重科。奏称：所谓重科虚也。至买女配给新人，众皆出价。遂命原价退还。汗谕礼部贝勒萨哈廉曰：“此辈皆忘却取辽东时所受苦累，而为此言也！对此若不回书申谕，则此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礼部贝勒奉汗命作书，集众官于大衙门内宣谕曰：“众汉官尔等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不讳。若非受苦，乃出此言乎？然朕意亦不可隐而不言。凡言从公论之，朕意以为【原档残缺】边城满洲又有窖冰之事，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皮及猞猁狲皮，运送薪水。朝鲜蒙古使至，驻沈阳巴雅喇章京，各出家仆一人，终日运给水草，若夏月至，刈给青草。满洲每年采参，所获之参，负往朝鲜交易，每旗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踪迹。又以每旗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差徭偏多之处，若不向尔等陈述，则尔等亦未心信之。满汉均属一国之民，尔等竟然不知差役少于满洲，而满洲差徭较之尔等多三十余项也！”谕毕，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以下副将、参将、游击以上各官曰：控诉之事，我等不知，想系备御等人所为等语。遂将为首八名备御，伊等自行执之。礼部贝勒因而问：尔等既云不知，当礼部贝勒德格类遣布丹往问时，何云知之？何为将苦累之事备细开

写送来等语。众官对曰：来诉各备御未曾言差役繁重之事，但言免丁八人之事。故布丹来问时我等答曰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龙希、希福命我等将所有差徭备细开写，因我等无知，故开列送去等语。将此奏闻，汗曰：众官既云不知，伊等所执备御八名，可令释放。若治其罪，再有苦累，恐不敢言。众官及所执备御，勿令叩谢。若叩谢，则是定罪而复赦之也。众官又对曰：我等虽未同诉，但心懵然。汗室及八家贝勒尚尔恤养外国，珍赐无吝，凡遇迎送，屡宰牛羊，治席四、五十桌，向无虚日。臣等更有何言？臣等以应死之身，蒙汗生全，另立旗分，得叨宠遇。凡此衣食奴仆马匹，孰非汗之恩赐？果计功赏爵给丁，不特官爵非所敢望，更有何物是臣等所应有者。今臣等上等之家，有丁一千，下等之家，有丁二十以上。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其万一也。

是日。科尔沁部舅吴克善弟之子绰尔济以娶贝勒阿巴泰之女，进献驮甲胄鞍马一匹，空马十一匹，驼二匹，貂皮二十张。其所携之物粗劣，所遣之人亦卑贱，汗遂怒，谕曰：尔等在我覆庇之下，何以狂傲如此？本身既不亲来，复不遣一大臣与贝勒执爵，止遣卑贱人来，狂傲殊甚！且我每遣使赴尔处，以为来自炎方，疑有疥疮，不容入室，是何缘故？诚如是，岂尔等之父母兄弟俱存无亡乎？岂皆以我使八境之故而致死耶？自今以后，试观尔臣能常享富贵否也等语。谕毕，交付阿尔萨兰石讷、额驸多尔济三力士殴打。

十八日。赐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貂镶黄裘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一件，熏貂皮帽一顶，腰带一条，靴一双，暗甲三副，带鞦雕鞍辔一副，三足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镀金手壶一个，人形杯一个，蟒缎一匹，蟒衣一件，倭缎一匹，素缎六匹，毛青布二十匹，茶三十包，烟五十刀，镶嵌弢箙一副。赐扎萨克图杜棱蟒貂裘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貂皮帽一顶，腰带一条，靴子一双，甲胄三副，镶嵌弢箙一副，带鞦雕鞍辔一副，蟒缎一匹，素

缎九匹，毛青布三十匹，银酒海一个，牙雕盒一个，倭缎一匹，镀金银杯一个，茶三十包，烟三十刀。赐达尔汉巴图鲁蟒缎披领一件，茶十包，烟十刀。

是日。汗御中殿，令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棱、噶尔珠塞特尔三贝勒下三旗力士，先与小力士角抵。复令阿尔萨兰与三旗六名力士较，阿尔萨兰一一举而掷地。时其主三贝勒及所集满洲蒙古汉人等，无不称其奇勇。

十九日。赐土谢图济农公库大毛青布匹，银托盘一个，杯一个，吉萨米(jisami)二包，烟百刀，貂里蓝披领一件，染貂皮帽一顶，缎衬衣一件，缎裤一条，玲珑鞓带一条。

是日。召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噶尔珠塞特尔入宫宴之。八家亦照此于各宴一日。

二十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还，汗与大贝勒率诸贝勒大臣，送至五里外，下马而坐。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因汗来送，献雕鞍马二匹，并奉酒献汗饮。汗纳其马二匹，却其鞍辔。汗以送行，以酒赐之，复赐土谢图济农鞍马一匹，鹰一只；扎萨克图杜稜鞍马一匹。又命济尔哈朗、墨尔根戴青、萨哈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杜度六贝勒送行，汗还。六贝勒至十五里外，宰牛羊宴而遣之。

二十一日。闻蒙古察哈尔汗部下流民散于席尔哈席伯图地方。遣戴青塔布囊、布哈塔布囊、松盖、巴色喀、达巴盖、康喀尔、德尔格尔七大臣率蒙古每牛录甲兵一名及外藩游牧蒙古巴林，喀喇沁，阿禄阿巴汉等部兵，约于都尔鼻地方，合兵往征。汗谕之曰："尔等须尽心筹画而行，前设哨卒防守，见火烟时，勿令知觉，乘夜突袭以取之。降者勿杀，拒者杀之，其携归之人，须严加防守，若有疏忽，恐窃马而遁也。所获俘虏，与前往兵士共之。"

二十二日。赐噶尔珠塞特尔染貂皮帽一顶，蟒袍一件，玲珑

鞓带一条，靴一双，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镶嵌撒袋一副，玲珑腰刀一口，雕鞍辔一副，蟒缎一匹，素缎五匹，毛青布二匹，茶桶一个，三足银酒海一个；赐吴巴希毛青布二匹，烟十刀；赐舍伯黑玲珑带一条，暗甲一副，素缎一匹，毛青布十匹。

是日。往迎喀尔喀所属浩齐特部贝勒额林臣、巴特玛塔布囊之尼堪还，奏曰：彼等男丁二百三十九人，妇女幼童共六百九十七口，驼二百一头，马四百匹逃来，将至，复遣尼堪往迎，给米六十九仓石二金斗。

是日。都元帅孔有德奏称：都元帅孔有德谨奏。自臣归附以来，所属官兵，荷蒙汗恩，赐以马畜衣食房屋田地，臣恩殊属周全。欲报厚恩，时时罔懈即梦寐之中，时切在念。今汗遣官为臣修第，臣坐卧不安，深恐有伤民力，更劳睿虑。且臣所居之地，宽裕有余。但愿汗勉图进取，奄有天下，国家底定，人民康宁，彼时以华屋赐臣，臣亦受之无愧。今值倥偬之际，复为臣增建室宇，臣心实为不安。望汗允臣所辞，停止土木之工，臣不胜欣幸之至。汗复谕之曰："汗致书都元帅。尔言皆是，诚为忧国之言也。但进取之事，难以预料，惟仰赖上天之垂佑耳。若靠他人之物，则我等不修宅第乎？自当营造华丽宅第，以俾尔居也！况今所营建宅第，亦非过为壮丽，止为名声而已。"

二十三日。总兵官耿仲明奏书称：臣以庸愁，谬邀厚恩，当戴如天之德，无由称报，深切愧耻。今又蒙汗建宅赐臣，以示格外之仁，汗莫大之恩也！臣虽木石，岂能不知？但去年臣于东京旧居，已增置数间，尽可栖身。复兴工营造，不惟糜费财物，且恐妨农时而劳民力也。臣虽受恩，心甚不安。伏祈汗收回成命，仍准住旧居，臣之获福，没世难忘矣！臣恭候旨达。汗复谕之曰："汗书致总兵官耿仲明。尔言皆是，诚为忧国之言也！自当营造华丽宅第，以俾尔居也！况今所营造宅第，亦非过为壮丽，止为名声而已。"

二十七日。车尔格依遣承差绰色赍书至，书云："广鹿岛副将尚可喜，于十九日，往征长山岛，俱已迎降。降者中有都司一员，男丁六百人，妇女幼童五百口，牛二百头，马五匹，沈总兵官下旗牌一员，屯千总一员，号头一员，以其凶暴杀之。二十三日，悉送至洪水对岸附近一小岛中。二十四日，往广鹿岛接其眷属。广鹿岛都司知尚副将有叛意欲擒之。尚副将知觉，遂于正月初二日，执都司禁之。尚副将在广鹿岛之男丁一千五百人，妇女幼童二千口，牛三十头，马骡五匹。石城岛尚未克取，闻男丁约千余，妇女幼童二千许。登州乔副将率三十人乘一船往皮岛，经过广鹿岛，擒之。其余党类二十二人在后，若来时亦擒之等语。兹遣二守备赍书奏请汗准给骑乘迎接之，俟广鹿岛家口渡毕，克取石城岛后，确知其户口及诸物实数后，复遣人以闻"。

二十八日。诸贝勒出大政殿，召集满汉蒙诸大臣传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来归，非因我国衣食有余，盖承天眷佑，自来乞附也！故八贝勒家将出粮四千石与之，凡积粮富足之家，藏之何为？可出粮与之，非无偿取之尔等，仍照数给以价值。"

先是，天聪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因岁暮，往祭正黄旗贝勒莽古尔泰墓所。祭毕，固山额真色勒率奥塔、爱巴里、扎福尼、额塞图、克宜福、图美、殷鸣礼、凯礼、硕色、温泰诸【原档残缺】

三十日，宜尔扎木台吉来朝，宰牛羊具筵进汗，献儿马一匹、骒马八匹、骟马二匹；海色献驼一头，马三匹，汗纳宜尔扎木台吉马九匹、海色马一匹，余皆却之。宴毕，召进汗屋宴之，八贝勒家亦依次宴之。

是日。汗谕入八分诸贝勒福晋等曰：若妇人丧夫守寡未久，祭夫时不哀痛，反与男子饮酒至醉，宜治何罪，诸福晋尔等跪也。谕毕，召诸贝勒福晋集于礼部会议：若祭夫不以礼，不哀痛，祭扫

时与男人饮酒作乐者，必重罪之，似此者不诛，无以训后也。拟斩以闻，汗谕曰：尔等议诛之诚是，但念其子已失父，又诛其母，子将安恃，且免其死，尔诸福晋可往唾其面。诸福晋遂往辱詈，其罪免之。

是日。遊击祝邦成，攻蓟洲阵亡后，因无兄弟子嗣，停止袭职。至是其妻诉称：我系寡妇，求免数丁差徭等语。吏部墨尔根戴青贝勒悉以奏闻于汗，以为功臣之妻，准免八丁差徭。并议定，嗣后，凡有功之人已故，而无子嗣兄弟承袭者，则照官职，免其丁之半，迨其妻故后，方令应差。

二月初四日。出猎大臣图鲁希、劳萨等开其俘获数目，遣四人赍书曰："臣等起行九日，沿边驰略，未见汉人出猎。止获运木车一百十三辆，牛骡驴共一百四十头，杀一百二十五人，生擒蒙汉人各一名。询之，自皇城来等语。"

二月初四日。车尔格依遣承差扈习、扈纽、锡尔噶达赍书至。书曰："正月二十八日夜渡海，二十九日登岸，距岸二里外立营。广鹿、长山二岛男丁共一千四百五名，妇女幼稚二千四百六十六人。牛如前所报之数。据尚副将称：我曾与我军士宰牛发誓：不令尔等妻孥及尔等徒步而行，我必求汗给骑乘往等语。汗若矜怜，给足牲畜，否则我等如何前去等语。臣等因于各牛录下每四匹马中拨出二匹与之乘骑。又据由我处遣还卢可用、金玉奎及尚副将之丈人云：我等曾遣二人，请赐住所，乘便往探妻子。如尚未起行，则留彼居住等语。至擒获登州乔副将一事，虚也。乔副将在后四船中，据闻前来一船，止有十人。尚副将部下五人，战中俱见杀，沿途食米颇足。至官员数目，因无汗命，未有询问。臣等观之，有遊击、参将五员，都司三员，至于备御，不知其数。初二日往石城岛，据云往来约须六日。二月初十日起行"。

初五日。礼部贝勒奉汗命谕曰："自汗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死丧者，许焚冬衣三袭，春秋衣三袭，夏衣三袭，共焚衣九

袭。至于庶人，许焚冬衣一袭，夏衣一袭，春秋衣一袭。自汗以下庶民以上，有不及此数者无罪。若原制有衣服者，照定数焚化，若原制者不足，则勿得制新以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制新衣焚化者，为人所讦，则首告之人，准离本主。将所葬之物，均行赔出，其二分入官，一分给首告之人。该管牛录额真、代子、章京，俱坐以应得之罪。又妇人有欲殉夫者，若系其夫之爱妻，许其殉夫，众将嘉之，若妻不殉，而逼死房婢，以代殉者，其妻论死，若非其夫相得之妻及其家房婢，均不得殉，若违禁自殉，则令部人，弃其尸以喂犬，仍令其家赔女一口入官。有首告者，则将首告之人，准离其本主，其夫族诸兄弟，各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萨哈廉贝勒率右翼巴布泰阿哥、左翼图尔格依、每旗官一员、每牛录巴雅喇一名、空马六匹、人役二名往迎副将尚可喜。来降人数：男丁一千四百五名，妇女幼童二千四百六十六口，共计三千八百七十一名。

初五日。汗赐宜尔扎木台吉明甲一副，暗甲二副，带鞴雕鞍辔一副，弓一张，镶嵌弢箙一副，玲珑腰带一条，镀金腰刀一口，银酒海一个，人形杯一个，貂镶红蟒缎面羊裘一条，染缎衣一件，素缎八匹，毛青布五十匹，烟四十刀，吉萨米(jisami)一包，茶十五包。

是日。往略明锦州莫罗地方之图鲁喜、劳萨、吴拜、伊勒木、席特库、苏尔德、俄莫克图、布颜、达哈塔、鄂硕、巴雅、努山、昂阿柰、沙尔虎达、卦尔察席特库等还。生擒蒙古人一名、汉人四名。伊等所获数目：牛骡驴一百四十头。以所获按职赏同往将领、副将各骡一头、牛二头；参将、游击各驴一头、牛一头、备御以牛赏之。其余所获，尽赏兵卒。

初八日。分别赏赐大凌河各官。一等副将祖泽洪、韩大勋、曹恭诚、刘大禄、、孙定辽、张存仁等各人二十对、牛十二头；二等副将陈邦选、邓长春、薛大湖、李云、裴国珍等各人十六对，

牛八头；参将张廉、刘士英、盛忠、姜新、高光辉、韩栋、吴良辅、段学礼等各人十对，牛六头；游击刘武元、涂应乾、李一忠、刘良臣、王一元、杨名世、陈变武、蒋怀良、窦承武、、胡弘先、吴奉成等各人八对，牛四头；都司张可范、方德胜、陈广佐、祖邦武、单泽新、沙德胜、李廷良、陈锦、聂廷进、孙登弟、彭思昌、孟怀禹、吴荣福、朱城伯等各人四对，牛二头；守备李世魁、徐世昌、董光玉、吴寿佐、赵顺英、王明周、刘世豪、王泽莘、陈佳谋、陈山杰、伯山杰、车硕增、刘尚志、鲁文锦、科文华、马佐、袁登高、祖世昌、马世才、华泽、亓云成、冯晶、柯庆德、孙德功、刘文德、石卫贵、张庆亮、宋山索、张颂武、善贵、苏可法、李胜、杨顺义、王国准、张宝杰、佰颂文、马迎远、陈达巅、吴山风、丕鲁、蔡泽英、顾永吉、硕有功、富文科、肖永闪、李延邦、单文启、薛永佐、董川、世可、朱邦准、徐尚、张国兵、赵大杰、贺龙、富格夫等各人四对，牛二头；署守备顾昌武、张世魁、柯庆金、吴玉、刘世登、程有禄、罗景芳、宛泽栓、王宗克、丁泽泰、张寿占、辛寿逃、王进功、李可爱、柯有志、赵颂克、范庆恩、王世盛、张英远、刘庆孔、王守纪、连登秀、唐札栋、吴梁栋、郑泽高、高庆龙、景伯金、高明颂、王尚魁、弼景兰、张泽明、李泽、王宗英、左戴远、左戴文、陈英奎、李连芳、刘成毅、袁猛进、赵福、佐可寿、董威扬、孟朝庆、锡温拴、陈山顺、陈延英、马少登、张高音、闽萨远、曹士魁、马登科、赵庆佐、王佐昌、温白常、白济及署都司曹天寿等各人二对，牛一头。此次分赏，以一等副将祖可法曾赏以巴布之妻及其奴仆，祖泽润曾赏以黑(云龙)总兵官之妻及其奴仆，俱未加赏。因奏曰，前赏家口牛只俱死等语。于是，加赏祖可法人七对，牛十一头；祖泽润牛二头。将彼等编为庄屯，给以房地器用诸物。其分赏各官所余人口牛只，俱存留八旗，以资公用。

十日。汗至避痘所，不知兄大贝勒往温泉。于是遣罗硕往问

病情如何，坐汤适否？若觉舒适，可住三九日以还。并遣大贝勒羊五只，鳍鳇鱼一尾，烧酒二大瓶，面食一匣。

是日。都元帅孔有德奏书曰："都元帅孔有德疏劾总兵官悖逆之行，以表臣悃诚。自臣同耿总兵官归附以来，蒙汗仁恩，视同国家首功之臣，屡召陛见。臣每以汗命劝谕，不惟不听，反以为仇。耿仲明居心邪慝，侵渔官兵，吸人骨髓，全军官兵，怨声冲天，众官兵来诉于臣，其过端难以枚举，原状俱载详。耿仲明仍无畏惧之心，不惟不听臣言，即汗之谕旨亦不予理睬。臣自归附以来，因念友情，隐而未发。今若不预陈，积恶益深，致误国家大事，则罪将及臣也！今非如在登州时，事可独断，臣焉能禁止？不惟有负汗养育之恩，且令归附官兵皆违初心矣！今众皆含恨，蜂拥而起，被迫逃遁者，已有数百。昔日，困守登州八月余，日餍糠粃，无一逃者。至此按口给粮赡养，反而遁走，其故何在？臣欲隐忍，终不能掩，遂直言奏闻。乞汗详察其实情，以解官兵之忧，鉴臣为国为民效力之本意也！况其总兵官职，何由而得？皆由臣荐举，复蒙汗恩，赐之敕印。今忘初念，不图犬马之报，反行悖逆，紊乱国政。臣已厌之，欲飞往汗前，自臣心事，但未奉旨，不敢擅行，今欲驰奏，不知汗意允否，伏乞汗速赐纶音。臣谨薰沐以待。"汗览其疏，命孔有德、耿仲明悉行前来。

十一日。兵部和硕贝勒岳托引出略众大臣阿山、图鲁希、吴善、托克托辉，托克退及向导伯布格至避痘所朝见汗。汗谕之曰："驻扎则合为一营，行军则严两翼哨探，自起行以至旋师，谨慎提防，毋得遗忘"。汗复谕图鲁希、伯布格曰："尔等此次可从前次旧路之处而行。再者，抵达后，分大军为三队。图鲁希同八大臣率兵百人为第一队；复令八大臣率兵三百为第二队；其余兵卒令八大臣同阿山、吴善统领之为末队，凡当俘略时，前队当越其地，截其退路，次队俘敌。敌若忿其为我所略，先以少兵来战，则阿山、吴善一队，择地设伏，图鲁希越其伏地诱敌。中途遇有应

俘者，俘之以还，若无所遇，则进蒙古驻牧之地。凡俘略之时或已俘获之后，遇敌来战，所获俘虏，应弃与否，听尔等便。若敌兵逼近，恐贪俘不弃，或至有失。此处当悉心筹画，加意提防。”谕毕众退。时贝勒谓众大臣曰：凡有会议差遣之事，皆于阿山处会议，毋违阿山之言等语。

是日。兵部贝勒谕阿山、图鲁希毕，问汗曰“每牛录二哨兵之马，遇有倒毙，辄令牛录众人以银买补，恐力所不及。且哨兵以众人买补之马，任意驰骋，屡致倒毙。台吉阿济格往迎元帅时，曾见有哨兵策马纵驰。臣等会议：凡有马死，即鞭哨长及乘马之人；牛录内择殷实之家，令其购买，免其数丁差徭，遇马死，即行鞭责，则无以知其倒毙之由。若令部人时时往验，又恐无暇”。汗曰：“不宜鞭责，可于牛录内择殷实人准免四丁差徭。马死即令其购买。”贝勒又问曰：“请准每牛录各减厮卒一名。”汗曰：”哨长可留厮卒，其余人等之厮卒俱令罢之。”至免差徭一事，启心郎穆成额已禀报户部尚书英古尔泰，尚书又令额驸苏纳宣读于众。

十二日。阿山、图鲁希往略明锦州，随行大臣、士卒之数：巴雅喇营大臣八员：鄂博依、霍罗辉、准塔、叶锡、阿哈占、喇木拜、德特①；营大臣八员：富尔丹、霍罗、萨弼图、索尔敏、吴善、安达礼、察喇孙、苏尔秀；随行军士之数：每牛录巴雅喇一名，每营甲士一人，厮役一人；蒙古二旗大臣：右翼以托克托依，左翼以托克托辉主帅，其下属官六员；锡兰、绰博依、吴孙泰、图勒德依、丹旦、喀喇尔泰、伊等率兵四百人。此次出征兵马，兵部和硕贝勒岳托阅而遣之。

是日，汗召黑龙江地方来朝贡貂之羌图里人中殿谕之曰：“他路虎尔哈不来朝贡貂皮，将发大兵往征，尔等勿得肆相往来，

①原文如此，与实数少一员。

以免误杀，出征士卒有相识者，可往见之。此次发兵，不似以前兵少，必遣大军往征也。”以嘛尔干、羌图里自来朝以来，不绝于道，赐嘛尔干平雕鞍马一匹；赐羌图里妇人一口，又以伊齐纳送喀住弟至，赐毛青八匹，兽角一对；以喀达送博齐里弟至，赐毛青四匹，兽角一对。伊等还时，宰四豝宴之。

是日。以额林沁台吉、巴特玛塔布囊自喀尔喀所属浩齐特部携妻孥家口来归，汗召之入宫赐宴。宴毕，汗赐额林沁台吉、巴特玛塔布囊各无披肩大蟒缎披领一件，狐皮端罩一件、四块瓦鞓带一条，明甲，平雕盔一副，插弓箭弢箙一副，带鞧雕鞍辔一副，重四十两银酒海一个，蟒缎一匹，素缎八匹，毛青五十匹。是宴也，额林沁台吉、巴特玛塔布囊等以来归礼，各献马四匹，驼一头；同来班第献驼一头，马一匹；图鲁齐斋桑献马一匹；曾额献马一匹；布颜献马一匹；车臣吴巴希献马一匹。汗酌纳额林沁台吉马一匹，余皆却之。

十三日。汗赐额林沁台吉五十三户蒙古。先是，此五十户蒙古，弃其主来归。甲戌年正月，其原主额林沁台吉来归，遂赐归其原主。

是日。以额林沁台吉、巴特玛塔布囊等来归，八贝勒家依照汗家各宴一日。

十四日。汗致书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曰：“汗致书都元帅孔有德：尔所奏一切，乃为国之言，朕已悉知。尔之所言，岂仅为此二人耶？总兵官亦讦彼之人，不可留于彼部下，欲拨给元帅，以期和好。是言在理也！朕亦虑及此，故此劝谕，尔理应善加抚养之。”

汗致书总兵官耿仲明曰：“尔将首告之人，给与元帅，其党类仍在尔处者，尔当善加抚养，毋得敌视。若日后怀仇虐待，朕即以尔为不思报国止为身谋也。倘若其人复越分妄为自作罪孽，岂能姑容？理应法办。”

是日。召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入汗家赐宴。

十六日。往迎副将尚可喜之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萨哈廉遣喀木图赍书至。书云、“广鹿、长山二岛男丁一千四百五名，妇女幼稚二千四百六十名。”

十七日。汗赐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羊酒，谕曰：诸旧官携尔等至教场角射，曾宴请尔等。料尔等亦欲酬宴，唯以家远无物为难，将此羊酒，携往教场答宴诸旧官可也。

是日。先是，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萨哈廉往迎副将尚可喜。至是，遣承差雅孔阿、辛他希、阿纳布往谕之曰：“汗致书诸贝勒：至谓船只，前曾令诸贝勒同来归尚副将视其堪用者，运置盖州。若不堪用，难于运至者，焚毁毕速归。”

是日。汗谕劳萨、色楚、苏尔德依、俄硕、席特库、沙尔虎达、努山等曰、“尔等可率驻防朱尔乎珠四大臣兵、四路哨卒之半前往。若遇明哨卒所守台，遣少人袭取之，执其人。又闻明人哨骑多。可乘夜越其地捉生。若我先往者已过，其在后明人，尔等俘虏之。尔等所进地方，务须左右严加防范。若执其人，即以所携书付之遣还；如不获其人，即悬书于克勒哈达①山坡而来。朱尔乎珠兵将哨卒等，从尔等北路进，捉生之后，至闾阳峪会兵可也。捉生既毕，将明人居住之台，具数以闻。【原档残缺】恐尔等不加意防备。”又曰：“【原档残缺】朕先已有旨申饬，料尔等无忘之。【原档残缺】贝勒孰给马，孰不给马，迨图鲁希还，将此情节，勿徇情面，具疏奏览。且尔等有富而不买马者，亦有贫而买马者。尔等当直言之。”又谕穆成额曰：“彼等复略一次，马亦疲瘦，可传谕各额真，以马给之。勿遣寡信者往。”十八日，命赍书往锦州捉生。命精选巴雅喇八十名、厮卒四十名，给箭四十支与彼同往。时汗遗祖总兵官书一函，遗大凌河自副将以下参将、游击以上各

---

①克勒哈达：满文音译，史载即站十三山

官书十三函。若同路携往，恐不能达，照前书重缮二函，分两路赍往

十八日。朝鲜国王李倧遣总兵官李士英来进表文，庆贺元旦，并贡方物。其表文云："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天聪汗：去岁冬季，贵使至平壤回，时我曾具启称谢，谅汗已洞悉。今天时更运，元阳复至。恭候起居万福，土产菲仪，以表微意，望鉴纳之。"又一表文云："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天聪汗：查送逋逃一事，自未年定约以来，前后往来书辞，亦非一二次矣！贵国何又言及此事？两国既和，理当坚守定约，即使稍有失误，亦恐背离信义之道！今闻贵国已遣人去。故我亦遣员前往，以便同申旧约。如此则和睦之道不弃，而信义亦不失也！"从此，朝鲜国将平安道、义州白马城、龙川隆固城、铁山云蔼城、宣川建山城、郭山林翰城、宁川药山城、茶山磁磨城、平壤宝山城、黄海道黄州正方城、瑞兴固城、彩宁常秀城、温化邑久越城、海州岫阳城、京畿道广州南汉城，俱坚筑更新。

十九日。往略蒙古席尔哈席伯图地方之巴思翰、康哈尔、松崟、德尔格尔等，获马四十一匹，俘妇女幼稚二百一十七口还，命分赏出征官兵。

二十二日、汗弟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往嫩科尔沁部台吉琐诺木处娶大嬷嬷所生之女，将行，汗赐貂镶白裘一件，黄绵外衣一件，套马鞯及元狐尾马缇胸细雕嵌金鞍一副，弓一张，大礼披箭十枝，骲头箭二枝，皂雕翎一枝；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所携聘礼黑貂镶好面裘一件，黑貂皮端罩一件，呼尔哈貂皮端罩一件，猞猁狲皮端罩一件，豹皮端罩一件，虎皮端罩一件，驮镶嵌玻璃雕鞍马五匹，备股子皮鞍坐驮长甲马十匹，素缎三十匹，毛青布三百匹，银鼓盆一个，整木槽盆一个，银酒海一个。

二十七日。劳萨、色楚、苏尔德、鄂硕、席特库、萨尔虎达、努山等至锦州捉生，无所俘获，遂以所携遗祖大寿书，悬于十三

山下而还。

三月丁亥卯刻，天霁无云，见有绿光。巳刻，日食，自西及北，食过半。

是日。阿禄伊苏特部古英和硕齐，先为两国往来议和。其后，察哈尔征阿禄济农，遂率族众来归。汗嘉之，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令行军居前，田猎居中，及其子孙，俱照此行，赐以勅书。

初二日。以旅顺口所获归附副将尚可喜之亲戚妇女童稚，及先逃来男子四人，共二十七人，俱给与尚可喜完聚，赐以牛羊，发置海州城。

是日。阿山、图鲁锡出略还，获牛四十七头、马二匹、驴三头，共计五十二。

是日。以朝鲜国王李倧遣使来贡，赐使臣总兵官李士英彩绘鞍平刻辔秋马一匹，貂皮十五张，人参五斤。复以李士英在义州守护我使臣董那米，爱塔之弟吴格前去索取时拒之未给，为吴格箭伤之故，又给貂皮十张，以资回国后调养；赐通事张梦泰人参二斤，貂皮二张，银八两；十四名随待各貂皮四张，银八两；从人一百四十九名各银二两，召入礼部宴而遣之。以书付李士英赍还，书曰："满洲国汗颁知朝鲜国王李倧：据来书言，自辛未年定约以来，所有逃人，概不索取等语，是言错矣。未年所言不索取者，乃指阵获朝鲜人逃往尔处之人，非指我国之人。果有不索之言，则是传言者之误，不则误听耳。我岂肯为此数人而反复失言耶？今我已遣贤能大臣赴会宁城，谕令应索取者索之，不应取者不索。料王亦必遣干练之臣至彼，所有事宜，此次可议决也"。

又一书曰："颁知朝鲜国王李倧：至谓互市，乃我们两国赖以营生之善政也！凡物公平交易为善。每以整匹布帛，断为一二匹，纸则每卷减六七张出售。询其缘由，据尔国商人云，皆系汉人所减等语。缎与青布固为汉人所出，白布与纸亦系汉人所出

乎？王其深思之。以缺断之布帛，欲索全价，我方则欲以物计价【原档残缺】有碍两国和好。今后贸易时，王当派出贤能大臣，严饬商人，勿断缎布，勿减纸张，从公贸易，价值相符，则两国交好，而衅端可杜矣。”

初五日。命谭泰为右翼帅，图尔格依为左翼帅，率每旗巴雅喇甲喇额真一员，即温杜礼、鄂罗色阵、杜木拜、布尔堪、吴赖、巴都里、色古德、布颜图，每旗旗主一员、每牛录巴雅喇一名、每二牛录合出厮役一名，往略明锦州。

初六日。副将尚可喜遣卢可用奏云："为谢恩事。臣蒙汗高厚洪恩得赐乘骑，于二月十七日，率三岛官员兵民，自洪水堡起程，已于二十六日至海州。欲诣阙下叩谢，因降众尚未安定，兼之乘骑不敷，故少迟延。乞汗宥愆期之罪，恩准叩见，则臣弃暗投明之愿遂矣！"

初七日。汗遣喀木图、罗硕赍书往谕副将尚可喜曰："汗致书尚将军：将军跋涉劳顿，朕欲初到时即行召见，适以他事，身居别所，料将军闻之。朕意亦愿从速召见，待事毕，即遣人往请将军。恐将军念切，故此敕谕。"

十一日。中路之广鹿、长山、石城三岛副将尚可喜奏闻："为恭谢天恩事。本月初六日，汗遣人赐还臣眷属二十六口，合家得以完聚。圣恩优渥，体恤周详，臣誓竭力图报于将来也！谨遣守备张世禄，叩阙谢恩。"

十二日。中路之广鹿、长山、石城三岛副将尚可喜奏称："为遵旨事。本月初九日，臣接汗谕，即望阙谢恩。汗念臣远来，急欲召见，因今在避痘所，谕令暂缓。此实千载之鸿恩也！臣谨遵旨静候。是以专差都司金玉奎上奏。"

十三日。兵部贝勒岳托率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汉兵一旗，共十一旗行营兵集于沈阳北郊。前列汉军炮兵、次满洲、蒙古步兵，第三列骑兵，第四列守城各处应援兵，第五列守城炮兵，各

以序列，绵亘二十里。列毕，汗出城阅视，临蒲河冈。兵部贝勒以守战策略指示众军，鸣炮三次，呐喊三次，举行大阅。汗观毕嘉之，赏甲兵各银一两。

十八日。遣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往朝鲜贸易，遗书曰，“满洲国天聪汗致书朝鲜国王李倧。王所送之物，俱以收纳，谢谢。兹遣使问候王起居万安，并致土生薄物，望收之。”又一书曰：“满洲国汗致书朝鲜国王。我与明两国议和之事，请王从中转达，王曾俞允，但未见回音。王或以我不谙载籍，不守信义，和好之言未必出于诚心耶？是以将我与明构兵之由，已致书王陈之。我国虽不谙载籍，而前言往迹向未间断。故对各国从不恃强贪得，开启衅端，必他国先开衅端，方以曲直之由，昭告上天，兴师伐之，未有无故而乐动干戈者。若问我与明何为交恶也，缘癸未年，明官无故杀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部纳林布禄、布寨、哈达部孟格布禄，乌拉部布占泰、辉发部拜音达里，蒙古部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孔果尔、锡伯、萨哈尔察等九姓部落，无故合兵侵我，明坐视不援，幸天直我而曲彼。其后，哈达部孟格布禄复来侵我，大明仍无一言。己亥年，我出师反击哈达部孟格布禄，天遂以哈达畀我。彼时，大明偏助哈达，逼我以哈达部众归还哈达部，遂释还其地。我所放还之哈达人，复为叶赫纳林布禄掠去，而大明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理应中立，秉公持平，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不予援助，我获哈达，则逼我复还，我既还之，为叶赫所掠，则又不出一言，明知偏见二也；明虽杀我二祖，仍欲坚旧好，以图安生，遂于戊申年，立石碑于边界，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其誓云：‘若大明人潜越边界，杀之，满洲人潜入边界，亦杀之。若见越界之人而不杀，则殃及不杀之人。’此皆坚守信义之意也！其后，凡大明人潜越边界，侵扰满洲地方，均遵前誓杀之，大明责我擅杀，以铁绳绑架我遣住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逼索我十人杀之，三也；壬丑年，大明兵

渝盟出边，助叶赫为之驻守，四也；又唆叶赫，将我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大明兵又出边夺我世守之地，焚毁庐舍，驱逐我民，已熟之禾，不令收获，自叆哈[1]以北法那哈[2]以南，沿边展立石碑三十里外，夺占我地，其间出产人参、貂皮、粮食、材木，是我民赖以为生之地，六也；甲寅年，听信叶赫之言，遣官遗书，种种恶言，侮辱中伤，七也；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悉数。如此侮慢，殊不可忍。故我先汗历叙忿恨之情，以告大明大臣，但竟不为上达。遂亲至抚西教场，以书告之，又拒之不纳。是以兴师。虽不堪凌辱而兴兵端，我先汗仍以太平为念，屡致书与大明议和，不知属下诸臣壅于上闻耶，抑大明帝知之而不愿议和耶，竟置不报。我思干戈者，人所共恶，太平者，人所共愿。我遂不绝先汗遗志，屡遣使致书宁远，以期修好，时明应允议和，后又更变。再者，壬申年，我往征蒙古察哈尔部克取之，直抵黄河班师，路经宣府大同边境，复与大明诸臣言修好事。据云奉伊帝命同我议和，因刑牛马，盟告天地，相与互市，我遂还兵。我以为议和为真，俟还宫后，复遣使致书宁远，竟未回音，及致书宣府大同，亦败前盟。我与大明盟誓修好，非中其计，乃为太平。设如我贪得不乐太平，则以我兵长驱直入，不知其果如何。古云："下情上达罔不治，下情上壅罔不乱。"以我所控诸事不得上述，得此结局。直至今日，我仍欲议和，而大明之诸臣欲索还辽东、广宁地方。夫以天赐我辽东、广宁之人及各方归附之蒙古，尽安置于我曩时狭隘之地，能容纳耶？无粮以草为食乎？大明与其索还辽东地方，能保全北京地方，亦不为褊小矣！此非我故为夸大之词，其意为王洞悉我实意耳。今王若能成全和议，堪称调和父兄之道也！"

---

①叆哈：满文音译，即叆阳
②法那哈：即樊河

是日。汗致书谕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曰："纛乃众军眼目，不可不加区别，若用他色，，恐与八旗旧纛相同。故尔兵纛，当以白镶皂，尔等之纛亦以白镶皂。至于饰画，任从尔便。"汗致书谕尚将军曰："将军纛色，当于皂旗中用白圆心。"

是日。汗出阅巴雅喇较射毕，谕诸贝勒曰："尔等选本旗巴雅喇各十名，令闲散侍卫与之较射，视其射中者，各赏本旗巴雅喇。中八、九箭者，赏毛青四匹，中七箭者，赏毛青三匹，中五、六箭者，赏毛青二匹，中三、四箭者，赏毛青二匹，共分四等赏赐，中一、二箭者不赏。至赏弓，则勿论中与不中，布之得与否，另行分别，择其善射者赏之。赏弓之人，勿追取原弓。至旗长先已各赏弓一张，兹不再赏，如射中应得布者，听其按等受赏，不中则无赏。蒙古之诸小台吉、塔布囊若在巴雅喇内，与满洲巴雅喇同列，其巴雅喇以外之大台吉、塔布囊等，虽在巴雅喇数内，但勿得与满洲巴雅喇同列。"于是，四月初一日，命各旗较射，赏以弓布。

二十日。汗以杜稜济农之子古木思希布卒，遣卫寨桑往吊丧，赐济农倭缎一匹、彭缎一匹、绸子一匹、青布十匹、吉萨米(jisami)二包、烟三十刀、烧酒一大瓶；赐古木思希布妻白素缎一匹、白布八匹、烧酒一大瓶。

二十六日。和硕贝勒额尔克楚虎尔往科尔沁部接其妻还，时贝勒阿巴泰、戴青、萨哈廉等郊迎五里外，宰牛羊设宴。

是日。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二十七日。一等总兵官楞额礼病故，以其子穆成格袭一等总兵官。花善曾系参将，病故后，以其子巴特玛袭参将职。

二十八日。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以所携归马六十匹、驼十二头进献，汗纳马二匹，余皆却之。

是日。以郭尔罗斯部桑阿尔来朝，赐蟒缎二匹、黄蟒缎披领

一件，系有手帕荷包腰刀、鞓带、倭缎九匹、素缎七匹、毛青布三十匹、吉萨米（jisami）二包、烟四十刀、茶十包、银盆一个、佛形杯一个、银酒海一个、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雕鞍辔一副、平雕鞍辔一副，插弓箭镶嵌弢箙。

是日。召陪送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妻前来之得格类、博托、托克退、特布里乎、特窝特依塔布囊、廉喀尔、克锡等入殿，宰牛羊赐宴，复八贝勒家各依次宴之。

二十九日。以阿尔楚海来朝，赐蟒缎一匹、素缎一匹、彭缎一匹、绸子一匹、毛青布二十匹，烟二十刀、吉萨米（jisami）一包、茶十包、茶桶一、明甲一、雕鞍一副、石青素缎无披肩披领一件、玲珑刀一口、玲珑带一条、银杯一个、靴一双。

二十九日。考试汉人众生员。考中一等者十六人，各赏银三两，二等三十一人，各银一两七钱一分，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各银五钱四分。

四月初六日。天聪汗分叙父汗诸小福晋所生诸子。汤古代阿哥原系闲散，授为三等副将；阿拜阿哥原系备御，升为三等副将；巴布泰阿哥原系闲散，授为三等副将；塔拜阿哥原系遊击，升为一等参将；巴布海阿哥原系备御，升为一等参将；赖木布阿哥原系闲散，授为备御。汗念哈达、乌喇二部不可绝其后，命授哈达部白身克锡讷为副将，升乌喇部备御巴彦为三等副将。

初八日。有一汉人黄泽明者徒步自锦州逃来，为牛庄渡口哨卒金泰所获，驻牛庄穆尔泰牛录下人达拜解至。据该汉人云：原系元帅孔有德属下，曾离登州至锦州，我之一子二弟一兄，现在元帅孔有德部下，是以前来投亲等语。遂付元帅孔有德，令其与兄弟完聚。汗致书都元帅孔有德曰："此人自锦州来投元帅，似此来投之人，经详加询问后，方可准许与其亲戚会面，以防奸细混入"。又有一书曰："汗致书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据闻，凡本地诸臣往来经过尔地时，尔必接迎款宴，是盖欲朕闻之称

善耳。朕既视尔等如子弟，岂能以此分爱憎耶。朕念尔等新附，凡遇往来之人，必加款宴，恐力所不及。再者，尔既为朕之子弟，若任意接待人，于理亦不合。嗣后，凡贝勒等经过，当可迎宴，其余官员，不必迎宴。尔系新附之人，有何资财耶？朕意惟尔与尔等同来之穷困新人，能加以爱养，即获欣慰，至于尔接待诸臣与否，朕未介意。再尔等有事遣人来，须令使者赴礼部知会，由部人接待，给办宿舍廪饩。不然，尔等新附之人，相识尚少，亦无亲戚，来者必为居食所苦。设使如此，朕心不忍，亦为他人所讥矣。”

是日。因正黄旗遊击张世兆年老，令其子张中第袭遊击职；镶黄旗备御高宗寿病故，以其无功，未令承袭。

初九日。先是，得格类、托克退、俄尔寨图等送额尔克楚虎尔之妻前来。至是归部，召进宫内，宰牛羊赐宴。宴毕，赐大嬷嬷黄缎披领蓝缎女朝衣一袭、毛青布十匹、镀金人形银杯一个、小刀二口、吉萨米(jisami)二包，烟六十刀；赐得格类、俄尔寨图，托克退各镶嵌弢箙一副，及玲珑鞓带一条，毛青布五烟匹，烟十刀，赐阿吉鼐毛青布四匹，赐得格类妻、俄尔寨图妻、托克退妻各素缎一匹，毛青布四匹，烟十刀，赐随从四名妇女各毛青布四匹，烟十刀，命礼部大臣、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属下大臣迎送，宰牛羊宴而遣之。

是日。汗谕曰：“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其国语习他国之语而兴盛者，亦未之有矣。蒙古诸贝勒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用喇嘛语，故致国运衰微。今我国官名，俱以汉文称汉号。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恶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朕虽未缵承基业，亦未秉承他国旨意，故将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为我国之语。停用总兵官、副将、参将、遊击、备御等职称。凡赏册书名、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1]；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

①昂邦章京：满文音译，意为大章京

为三等昂邦章京；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②；二等副将为二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将为三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③二等参将为二等甲喇章京；遊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代子为骁骑校；章京为小拨什库；④旗长为护军校；噶善拨什库仍称噶善拨什库；凡管理不论官职，管旗者则为固山额真，管梅勒者即为梅勒章京，管甲喇者为甲喇章京，管牛录者为牛录章京，巴雅喇纛额真为纛章京⑤，巴雅喇甲喇额真为甲喇额真。沈阳城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称曰天眷兴京。嗣后，凡人勿称汉人旧名，俱照以我国语新定者称之。若不用国语名称，仍称汉名者，乃系不遵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

是日。以牛录章京布颜图病故，以其子多礼喀袭牛录章京职。墨尔根戴青贝勒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再加半个前程。

初十日。汗率大贝勒及诸贝勒、满洲、蒙古、汉人各官出十里外迎归附副将尚可喜。汗率诸贝勒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黄幄升坐。坐毕，尚副将遥拜五次，近前复拜二次，抱见时，汗起还礼。尚副将抱汗膝见毕，退行一拜礼；复与大贝勒行一拜礼抱见，其余诸贝勒以齿序抱见。尚副将见毕，属下各官遥行五拜礼，次众兵跪叩一次。尚副将跪献携来之物：素缎八十匹，毛青布八百匹，鳆鱼四千尾，海参四千，汗阅视毕，纳缎三十匹，毛青布一百匹，余皆却之。命尚副将坐于汗左侧，令众官兵坐于左侧蓝帐内，宰牛羊，备黄白酒，设盛宴宴之。宴毕，汗赐尚副将红蟒缎衣一件、系手帕荷包玲珑带、东珠金额凉帽一顶、

②梅勒章京：满文音译，后译为副都统

③甲喇章京：满文音译，后译为参领

④拨什库：满文音译，后译为领催

⑤纛章京：满文音译，后译为护军统领

套袜倭缎靴一双、插弓箭镶嵌弢箙、元狐皮端罩一件、素狐皮端罩八件、雕鞍马一匹、股皮鞍马一匹、空马九十八匹、驮团帐房驼一头、羊五百只。赏赐毕，尚副将率众官叩谢三次。于是，汗率诸贝勒大臣携副将尚可喜还盛京。

十一日。和硕贝勒岳托家，宰牛羊、备黄白酒。宴请尚副将。

十四日。贝勒阿巴泰家宰牛羊、备黄白酒，宴请尚副将。

十五日。墨尔根戴青贝勒家宰牛羊、备黄白酒，宴请尚副将。

十六日。和硕贝勒萨哈廉家宰牛羊、备黄白酒，宴请尚副将。

是日。都元帅孔有德奏言："本月十一日，捧读汗谕，一言一字体恤臣等新附之人，无微不至。诸贝勒往来经过，臣之迎宴，不过粗食，表臣微敬，无以他物款待。其随臣同来之贫困人等，虽不能使之富足，亦无瘠人肥己之念。臣心从来如此，复遵汗训谕，益加谨慎，以副汗心。又命凡遣人必赴礼部报名，准给廪饩。此皆汗鸿恩之远被也。为此谨奏。"又一书曰："都元帅孔有德疏请汗命臣详察怀疑之事。据臣详察，该人原系臣部下副将唐尧之兄属下人。唐尧之兄今为锦州参将，系祖总兵官下中军。此人何故来此，或来投亲，或借此讨信，概不知晓。况且查喇那兵自五桥起义时，唐中军知其母故于登州，赴登州焚化殓尸毕，即往山海关。其情如此。此人系唐中军属下，现已来此，其不能信者一；山海关若太平无事，彼何为徒步逃来，其不能信者二；经详加询问，此人云：我弟在尚副将部下等语。臣不曾相识，汗可传言问之。汗以彼为臣之属下给臣收养，可见汗相信微臣之意也。但人各有志，善恶兼有，岂敢妄断。若概疑之，恐无人来降，信则又恐居心不良。臣实不敢担当，故将此人，解往汗处。"

十八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家，宰牛羊、备黄白酒，宴请尚副将。

二十日。科尔沁部额驸绰尔济及绰尔济额驸之妻格格将还，以送行礼，召进宫内，宰牛羊宴之。宴毕，赐绰尔济额驸及格格雕鞍马一匹，大蟒缎一匹，素缎五匹，毛青布二十匹，镀金银壶二个，镀金人形银杯二个，银茶桶一个，银酒海一个。

二十一日。布哈塔布囊、镶白旗席特库、镶蓝旗席特库、戴青塔布囊、卫徵还。伊等斩七十三人，获两岁以上马四十四匹、驼十二头、妇女六口、闲散户琐诺木属下男子九十人、妇女十八口、马二匹、牛一头。即以所获赏给出征官兵。

是日。升一等副将拜尹图为三等昂邦章京。升职缘由：初各官叙功时，拜尹图无功可叙，而其父乃先汗亲弟，以不谙事务，未入贝勒之列，至是升为三等昂邦章京，与功臣同列，使其赖以营生。

二十二日。赐尚总兵官勅印。勅曰："金国汗曰：任贤使能崇功尚德，实乃国家之大典，乘机觏会，达变通权，诚明哲之芳迹。副将尚可喜，尔原系明臣，知明运衰危，认识形势，擒大明国所遣副将二员，率兵攻破广鹿岛周围三岛，实助我也！又尽携兵民甲胄器械，渡海来归，功绩超群出类，朕甚嘉之，今升尔为总兵官，给以勅印，用资辅政。功名富贵，犹如山河，永世不断。凡有差错，尽可恕宥，尔宜益加输忠尽职，勿忘朕言。"遂令龙喜、牛录章京希佛、甲喇章京范文程、喀木图、罗硕、尚总兵官等，面汗跪于殿外，授勅印。汗御内殿，尚总兵官进殿叩拜三次。拜毕，命坐于汗左侧，次尚总兵官携来二副将叩拜，命坐于殿外左侧毕，设盛宴宴之。

是日。初尚副将欲由岛来降，遣卢可用、金玉奎二人来输诚。汗曰："来归甚善，果归当授汝二人官"，遂遣还。去后果引其主尚副将来归。至是，以二人往来效力有成，俱授为甲喇章京，各赐马三匹、牛三头、狐皮端罩一件、银百两。尚副将遣卢可用、金玉奎来时，又遣名曰邢傻子者同来，因其效力有成，赐邢傻子

马一匹，牛二头，驴一头。那傻子原属耿总兵官部下，以其为尚副将姐夫。遂命那傻子与尚副将完聚。

二十四日。巴克希希佛自瓜尔察携来妇女五口，以女一口给噶尔素，余女四口付户部阿格萨弼干，其五匹马交付兵部启心郎穆成额。

是日。尚总兵官还，汗召之进宫宴而遣之。

二十五日。尚总兵官回其驻地海州，时命礼部承政巴都礼率参政等，送之十里外。

二十六日。礼部贝勒萨哈廉奉汗命初考通满洲、汉人、蒙古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噶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依、尼勘，汉人习汉书满书者宜成额，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席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开列姓名，各赏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

二十七日。朝鲜国王李倧致表文曰："李士英回，蒙贵国诏云：贸易时，敝国之人将缎布短少，纸张亦减数等语。予闻此言，不胜惶愧。但敝国商人与军民不同，无一定居之所，见利即往，虽有法令，亦不能禁止，予亦甚恶此辈。国事如此，予弗敢瞒之。惟此辈亦系人类，何敢巧于取利以欺邻国耶？予亦遣部臣查究，以惩将来"。

二十七日。"朝鲜国王致书满洲国天聪汗：去岁夏，接贵国书，方知托我向明言和好之事，盛赞贵国之意，至今未忘。今阅贵国来书，复将前事连篇悉陈，诚恳之意，无不尽者，我是以嗟叹。贵国初意如彼，事体如此，甚受委曲，数年以来，干戈不息，岂非大不幸耶！贵国今出此言，以我思之，天心厌兵戈而乐好生，诚天下生灵之福，亦敝国之厚幸。故我乐闻此言，原竭力协助，不知贵意如何。去岁周都督来时，我曾以贵国之意，详书遣送。都督回书云我尽力转达，听候内旨等语，至今未见分晓，

我亦不知其因。今观来书，甚为恳切。今即往告皮岛，令转达贵国之意，以期采纳，忽计止此。但明制严重，上有君，下有臣，不但不能尽伸敝国之意，且恐不纳皮岛官员之言。再观来书，谓宁远众官不允等语，亦可知矣。此事成与不成，在于明国，且又涉及我两国民人之利害。贵国有此美意，以我思之，天必眷佑。此非中人力能为也！”

“朝鲜国王李倧致书满洲国汗。敝使方回，贵使旋至，致书存问，并馈美物，岂有不铭记之理耶。今值清和之时，愿起居万安。边民违法越界采参，罪不可宥，贵国解交敝国处治，贵国之信义，愈可知矣。多谢！多谢！”

三十日。金继孟、张朝爵、黄思治、金文高、王三畏、何万金等六名汉人，自石城岛逃来，为耿总兵官部下李副将所获送至。问之云：闻我等妻子俱在尚总兵官部下，是以逃来等语，遂交付尚总兵官，令其与妻子完聚。

是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之女下嫁科尔沁部扎萨克图杜稜之子诺尔布。和硕贝勒德格类、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和硕贝勒岳托、和硕贝勒萨哈廉、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等皆赴宴。宴毕，贝勒济尔哈朗以嫁女礼，献雕鞍马三匹、驮甲胄马一匹、空马二匹、貉皮端罩一件、貉镶裘二件、貉皮四百八十张。汗俱却之。

五月初一日。黑龙江精奇里河地方大臣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狐皮。共献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

初五日。先是，察哈尔汗亲叔台吉毛齐他特逃来，留于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处。至是来朝。汗赐甲胄一副、雕鞍、插弓箭镶嵌撒袋、蟒缎朝衣一件、系手帕荷包小刀玲珑鞓带、凉帽、黄腰绵靴、银酒海。

是日。天聪汗曰：“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前虽编有骑、步、守、哨等兵，但未分名色，止以该管大臣姓名，称为某大臣之兵，今已分辨名色。随诸固山额真行营马

兵，名为阿礼哈超哈[①]，步兵为白奇超哈，巴雅喇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②]，驻盛京炮兵为守兵，闲驻兵为援兵，驻外城兵为守边兵，旧蒙古右旗为右翼兵，左旗为左翼兵，旧汉兵为兀真超哈[③]，元帅(孔有德)兵为天祐兵，尚总兵官兵为天助兵。”

是日。袁家晋、刘文奎两千总率七人自石城岛来归。即付尚总兵官。

初八日。汗召诸觉罗人入内廷赐宴，步入外二门后，汗临内门迎入，众以免丁谢恩时，汗令叔辈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屯布禄等免礼，余皆叩拜。礼毕，命叔贝和齐坐于台上，叔萨哈尔察、瓦尔喀、撒哈席库、屯布禄坐于台下左侧，汗亦坐于台下右侧，以示恭敬，众亦各按长幼序坐毕，进宴。汗离席以酒跪奉叔贝和齐、其余诸叔，汗跪于坐位，命公扬古利酌酒。宴毕，赐叔贝和齐、叔萨哈尔察、叔瓦尔喀各貂皮端罩一件、大白毡一块、红毡一块；赐撒哈席库、屯布禄、机达席库、吴巴席库、宁淡、孟特穆、阿尔布、克楚、布尔吉、萨璧翰、姚塔、奥塔、托退、谭布等各缎二匹、毛青八匹，随拜谢。叔贝和齐曰：“汗仁恩如此，愿为天下共主，扬名长寿。”叔屯布禄又曰：“汗体恤我等老朽，无可报答，愿汗仰承天福长寿。”言毕遂出。汗遣公扬古利、觉罗龙希传谕众觉罗人等曰：“朕本欲厚加赏赐尔等，因诸国新附日众，赏赉不敷用，故赏赉尔等未能均匀。倘蒙天恩，日度充裕，岂有如此相待之礼耶？尔等勿以贫穷而启贼端，滋启贼端实为可耻也！空乏难友，宜告之各旗贝勒，若贝勒不能相济，则告朕以闻。”

初十日。满朱习礼胡土克图喇嘛至，汗郊迎五里外握手相

---

①阿礼哈超哈：满文音译，专指满、蒙马兵。

②噶布什贤超哈：满文音译，即前锋兵。

③元真超哈：满文音译，即指汉军

见，偕入至宫中门下，命坐于御座傍右榻宴之。宴毕，喇嘛献马鞍一匹、驼一头，汗纳之，赐喇嘛御服黑貂皮端罩一件、银百两、毛青布百匹，汗亲送喇嘛出边。

十一日。汗以征明大同、宣府等地，遣舅阿希达尔汉及伊拜、诺木图，往科尔沁部调兵。

是日。汗致书察哈尔部遗众曰："因不知掌部落寨桑为谁，故未书姓名。凡为首大臣及寨桑等见之，不必介意。朕闻，察哈尔西迁时所遗部众，俱住明边外，尔等与其住彼，不如归我，凡寨桑等，不拘众寡，率部众来归，即命拿其部事。不从朕言，欲于彼处居住，此大误也！全察哈尔尚不能居住，逃往青海，尔等焉能居于此乎？若不归我而归明，明与我两国之强弱，尔等忖度之，亦当自明也！我两国语言虽异，衣冠则同，与其归附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不惟尔等心安，即尔祖父世传之衣冠体貌亦不烦变易矣。先归附明之右翼土门蒙古等，长年累月不得家居，妻子不能相见，屡为我所杀，又驱之使战亡命，尔等所目睹者也！若不从朕言，亦听尔自便。倘蒙天佑，以彼地与我，彼时尔等欲求我抚养，亦何益焉。天果眷佑，以明畀我，虽奔青海者亦难安生，岂独尔附明之蒙古人等哉！"

正蓝旗下胡席屯曾养其弟努山之子浑代为嗣。胡席屯病故后，以其子浑代袭三等甲喇章京职，努山代行其事，上闻之曰："弟比侄亲"。遂罢子浑代职，令努山袭三等甲喇章京职。

【原档残缺】其沿海各岛汉人，已皆为孔元帅携来，余者为尚总兵官携至。据知今在皮岛遗留者止数千人，势必不敢来。纵有敌来战，不过来侵外藩蒙古，不敢来侵他地。可令图尔格依率兵防守彼地，即使图尔格依驻防之地有敌来侵，亦勿往援，尤有虑者，大凌河官员恐有潜逃，宜严加防范朝夕详察，至于军士，勿令闲居，一应甲胄器械，时加修整，倘荷天眷，得一隅之地，来调尔等，亦未可知。至于炮位，其置于城上者，俟城工竣，各按

位布列城上。其预备携带闲炮，列于城下，不时操演”。又谕阿哥博和托、阿哥光衮、阿哥马瞻、阿哥屯齐、阿哥邓席库等曰：“所以留尔等者，非令尔等在外放鹰取乐，在屯调戏妇女，实欲尔等陪伴驻防贝勒，尔等所为勿谓朕不能知。我国诗云：铁裤里放屁，三年便闻之。即谓凡有举动，终有觉察之日。”和硕贝勒济尔哈朗问曰：“明宁远、锦州等城守兵，皆往内援，城内空虚，我等可往略否”？汗曰：“即往略之，无多收获。如欲往略以耀兵威，亦必向西南捉生二三次，侦敌确信，果无防兵，可会图尔格依等往略。其驻守外地之兵，可于六月初十日遣发。”又谕兀真超哈甲喇章京图瞻、达尔汉曰：“因尔等可信，是令留守，新附官员，时加监视，一应军械，加意修整。随营红衣炮十八位，俱令造车完备。”又命台吉杜度驻守海州城，防边御敌，白奇超哈将领萨穆席喀助之。谕曰：“尔等驻防海州城，如周围有敌来侵，即当往援，并遣人将亲往侦探之状，告于留守盛京贝勒。若尔兵与敌兵众寡相当，则酌度敌情，巧攻掩杀，切莫深入。若敌众尔寡，可待留守盛京贝勒至，两军合谋，相机攻战。若敌乘船至，必先了见其船只，非一夜所能骤至，既见严为设兵备战。”台吉杜度请汗曰：“汗曾令每月三次遣人至旅顺口捉生，今仍照前谕往否”？汗曰：“不必一月三遣，二十日一遣可也”。又召留守将领阿哥塔拜、甲喇章京克彻尼、白奇超哈将领梅勒章京霸奇兰、户部承政觉罗萨壁翰、工部承政甲喇章京孟阿图、梅勒章京舒赛、镇守盛京城将领甲喇章京吴伊齐、哈哈纳等臣各授以方略。又命吏部承政图尔格依、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劳萨等率巴雅喇出边，渡辽河，沿彰武台河驻扎，保各外藩蒙古，以御敌兵。谕曰：“敌若来侵，必先来侵尔等所驻防一带外蒙古。尔等当从养息牧河北岸赴彰武台河立营，预先分兵二队，一队简选精锐令劳萨来侵，亦未可知。至驻巨流河兵，令四大臣率兵四十留于村内，余皆尔等率之以往。再者，勿令外蒙各部沿边屯住，俱令退至养息牧河

迤北。凡此遣退及发喀喇沁兵，俱不可无蒙古衙门①官员，可留该衙门扈锡布、温泰及其属下办事员四人。特谕。”件件谕毕，兵部和硕贝勒岳托曰：“自提岸以东巨流河以西所置十四哨，尔等斟酌设置，昼则令军士时时演射，磨箭修弓，休养其身。夜则穿衣张弓开甲囊以待，视驻营处牧草将尽，移至汗所指定地方立营”。于是一一交待停妥。

五月十九日甲辰。令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图鲁希、牛录章京吴拜等大臣及黑旗兀真超哈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等，各率兵前发。

二十日乙巳。命阿礼哈超哈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黄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汉、正红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镶红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阿哥费扬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正白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镶白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伊尔登、左翼固山额真三等公吴讷格、右翼固山额真甲喇章京阿代及诸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等，并天祐军将领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天助兵将领总兵官尚可喜等，各率兵先发。

二十二日丁未吉日。天聪汗亲率大贝勒、台吉阿巴泰、和硕贝勒德格类、台吉阿济格、和硕贝勒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和硕贝勒岳托、和硕贝勒萨哈廉、和硕贝勒豪格、左翼超品一等公扬古利、八旗巴雅喇纛章京、甲喇章京及众巴雅喇，于卯刻，出盛京城东抚近门至堂子，列八纛，吹磁螺、喇叭、琐呐，拜天毕，大军西行，出上榆林口，至达代塔前驻营。

二十三日戊申。大军渡辽河，沿养息牧河立二十营。时，往蒙古科尔沁部调兵之伊拜还。奏言：“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白谷垒、塞布垒等以往征北方索伦部落取贡赋营

①蒙古衙门：满文音译，崇德三年改译为理藩院

生为词，各率其本部人民叛去。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孔果尔老人、洪台吉吴克善等已率兵往追噶尔珠塞特尔等。”汗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举人敦多惠回盛京城转谕守城和硕贝勒济尔哈朗曰：“令索伦部来朝大臣巴尔达齐速回其部，恐索伦部为噶尔珠塞特尔等所掠，宜详加训谕而遣之。”又遣巴克希希福、伊拜往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等谕曰：“法律所载，叛者必诛。科尔沁部贝勒若获噶尔珠塞特尔等，欲诛则诛之，而欲不诛，尽夺其部众，以其本人为奴者听。”喀喇沁部苏布地杜稜之妻，遣其子古鲁思希布以烧酒干羊肉来迎汗，兼献凉帽一顶、蟒缎二匹、蟒衣一件、驼一头、马二匹，叩见毕，汗却其马驼，纳其凉帽蟒缎。赐苏布地杜稜妻三层雕鞍马一匹，遣巴琫塔布囊送之。是晚即驻跸其地。

二十四日己酉。大军行至都尔鼻地方，与前行众兵会。喀喇沁土默特部古鲁思希布、塞冷、席兰图、耿格尔率马步兵五千来会。是晚大军于其地驻营。

二十五日。大军行至冈干地方驻营。察哈尔部林丹汗所属土巴济农下二人，携马十三匹逃来。是晚于其地驻营。

二十六日。大军至库昆地方驻营。

二十七日。大军至乎吉礼地方驻营。

是日。汗室土乎纳、佟金二人，犯禁吃烟，汗见之大怒，当众巴雅喇，鞭之不限。

二十八日。大军至査木喀克地方驻营。

是日。巴林部塞冷、满珠习礼、阿玉希、奈曼部洪巴图鲁等各率本部兵来会，具宴进汗。是宴也，阿玉希献马二匹，纳之。

二十九日甲寅。大军至纳里特河山野驻营。有白天鹅三，环众兵飞翔，无栖息处，遂力乏落于御落营前，尽杀之。有一雌雉，自西飞来，坠御营内，众人至雉坠落地寻之不得，夜入御帐内榻下。次日，起营移幄，雉飞触幄椽而坠遂得之。众人皆谓：

此次行军，汗必遇贤美福晋。

六月初一日乙卯。大军至古尔班图尔哈地方驻营。

是日。阿禄部落杜稜济农、东戴青等各率本部兵来会，具筵进汗。是宴也，杜稜济农献驼一头、马八匹，东戴青献马二匹。汗俱却之。

初二日。大军至𫐓克胡方地驻营。

初三日。因雨未移营。

是日。阿鲁部济农属下台吉额尔克携马三匹、台吉祁他特携马二匹来归，谒见汗。汗各纳马一匹。汗赐二台吉妆缎领缎袍各一件。

初四日。大军渡辽河驻营。

是日。遣喀喇沁部所属沙木巴塔布囊下三名蒙古向导拜音代噶尔达胡、陶坦、绰诺齐率八家各一人往迎去喀喇沁部贸易之人。

是日。大军驻辽河。

初五日。即驻辽河。

是日。诺木图自科尔沁部至。告称曰：科尔沁部贝勒往追噶尔珠塞特尔等，俱已擒获等语。

命镶红旗大臣额驸布颜代、镶白旗星讷、正蓝旗达兰泰率蒙古每旗巴雅喇十名，由哈麻尔岭路前进。遣布哈塔布囊、戴青塔布囊率蒙古每旗巴雅喇十名往西拉木轮。

是日。汗命设宴，召大贝勒。将至，汗乘马出营，迎入行幄。宴毕，赐大贝勒良马一匹，大贝勒叩谢，汗亦行叩礼。汗之女婿班第遣博卓、建齐二人献驼三头、羊二十只，汗俱纳之。赐巴林部塞特尔贝勒之臣布兑山占雕鞍马一匹。

初六日。大军至西喇兀苏地方立营。

初七日癸酉。大军即驻西喇兀苏地方。

是日。扎鲁特部落色本达尔汉巴图鲁、恩克塞、桑阿尔寨、

昂阿、戴青、博尔济、巴特玛青巴图鲁、寨桑、毕当图、拜浑代、喇布泰、满朱习礼、冰图、额腾、马尼、恩克参、际尔哈朗、多尔济、额尔古特克、额参特、桑图、俄尔博克、喀巴海、根度尔、常加布、内齐、乌喇特部落杜巴、绰克图、杜虎、阿布尔古、孟古尔代、桑阿尔寨、苏墨尔、和尼海、班第思辖布、土门达尔汉、克西克、阿巴噶尔代、俄木布、塞冷、阿拜图、戴青、多尔济、莫罗寨、阿禄翁牛特部落杜稜济农、额尔德尼寨桑、达尔汉古锡、班第卫征、达喇海、萨扬巴木布、满济、海岱塔布囊、得济塔布囊、伊尔扎木、绰思熙台吉、布代、毕礼克、博罗和、昂阿塔布囊、达尔汉卓礼克图、琐诺木达尔汉、俄尔果敦、桑阿尔寨、多尔济木苏、顾禄、达赖楚虎尔、巴尔察、祁他特、海色、古木、古鲁、阿玉锡、穆章、古木、代公、孔果尔、达尔玛、马萨等各地蒙古贝勒各率本部兵来会。汗率诸贝勒大臣，出西喇兀苏河之南山平岗，坐于黄幄内，各地蒙古贝勒等皆牵马执酒肉，行叩见礼，献马百余匹。汗纳马四匹，余皆却之。汗颁军律于蒙古诸贝勒、新附孔元帅、耿、尚二总兵官等曰："出师行军，勿得喧哗，勿离旗纛。若驮载倾斜，全旗暂止，以待整顿。进军后，若有一、二人离队劫掠而被杀者则将其妻子入官，该管将领坐罪。勿毁庙宇，勿妄杀闲散行人，拒者杀之，降者养之，勿夺所俘人之衣服，勿离其夫妇，即不可为俘者，亦勿夺其衣服，勿加侵害，勿淫妇女，勿令俘虏看守马匹，往取粮草时，若一二人擅往被杀，则照离队劫掠例罪之。再者，勿歺熟食，勿饮酒。所谓勿食勿饮者，前我兵往征时，见我兵士妄食。今据知多投毒其中。若有违令者正法。"训谕毕，设大宴宴之。宴毕，各路贝勒各回营地。

先是，〔壬〕申年。满洲国天聪汗率大军往征蒙古察哈尔部落林丹汗时，察哈尔部林丹汗及众臣民大为惊恐，人心惶扰。林丹汗见此状大惊。遂躲避满洲国，弃尔籍牧业地，携部民渡黄河，向

西逃往土伯特部落时，群畜死者甚多，部众臣民苦于察哈尔林丹汗暴虐，是以反抗，拒往逗留者，十有七八还多，又食尽，杀人以食，自相屠杀，夺取牲畜财物，或者溃散。果不出满洲国天聪汗之所料，来归者犹如流水。其归来者中之一人，为哨探前锋参领努山、席特库等擒获送至。问该逃人，供称：我自察哈尔逃来，如我类者有千余户在途中等语。汗即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觉罗布尔吉率每旗章京二员、兵二千名往寻其千户所在地。杜稜济农部下一人，乘马逃走，前锋章京吴拜执之来献。有五人自察哈尔部逃至，阿禄部班第卫征擒获解至。

初八日。大军至伯尔赫地方。是晚即驻跸其地。

初九日晨，汗与众军急欲收营起程，哨探前锋章京伊勒木遇明哨卒蒙古、汉人来探满洲国军由何路进兵，生擒蒙古汉人送来。即命和硕贝勒德格类率本旗巴雅喇、阿礼哈超哈及左翼公吴讷格兵往援先遣觉罗布尔吉、英俄尔岱军。额驸布彦代、星讷、达兰泰于出征地遇自察哈尔逃来之蒙古。遂遣人详称："有一喇嘛及俄尔济泰、讷伊图三人率弓手一百五十人，携马七十四、驼一百二十四头、牛二百六头、羊一千只来归。"命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率每旗巴雅喇甲喇章京一员、每牛录巴雅喇一名，往寻察哈尔部遗民。谕曰："遇即携还。"

是日。大军即驻伯尔赫地方。觉罗布尔吉、英俄山岱遇自察哈尔逃来之蒙古户口一千，遂遣其首领候痕巴图鲁见汗，献貂皮端罩一件、马一匹。其先来归一百户之首领俄尔寨图、托伊图献马二匹、驼一头。汗俱却之，并以善言抚慰。遣承差八人往贝勒德格类军，传谕曰："来附蒙古户口，可令其居中，贝勒德格类居前，公吴讷格殿后，携至所约之地。再者，勿令扎鲁特蒙古人等与归附户口贸易"。贝勒德格类遣归附千户首领巴达习寨桑、额参候痕巴图鲁、乌努固齐达鲁噶、康喀尔塔布囊、绰博惠候痕巴图鲁等五人见汗。叩见毕，汗赐以食，善言抚慰，遣回原户。

初十日甲子。大军起行，汗沿途打围，直至伯尔赫河阿尔哈莫林(alha morin)地方立营。

十一日乙丑。大军至名曰博罗惠地方立营。汗赐阿禄部宜苏虎巴图鲁缎袍一件、明甲一副、雕鞍一副、插弓箭镶嵌撒袋一副、玲珑刀一口、玲珑腰带一条；赐乌喇特部班第缎袍一件、明甲一副、雕鞍一副、镶嵌撒袋一副、玲珑腰带一条、玲珑刀一口。

十二日。至昭萨额新地方宿营。

十三日。即驻跸其地。

是日。往喀喇沁部贸易之人还，奏言：我贸易人等为明兵堵截，三人被杀，所携财物，俱被掠去等语。

十四日戊辰。兵部和硕贝勒岳托有疾，汗亲率诸贝勒至岳托贝勒军营视之，命贝勒岳托还家。于是，岳托贝勒奉命还盛京城。

是日。大军西行至春齐布额新地方驻营。

是日。额附布彦代、布哈塔布囊于西拉木轮河源获察哈尔部逋逃男妇幼稚四十人，并先令其一男来见汗。阿禄部萨阳台吉献马二匹，巴木布楚虎尔献马二匹，汗纳巴木布马一匹，余皆却之。

十五日己巳。大军至习礼地方。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携察哈尔逋逃千户来见。

十六日。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所获察哈尔逋逃千户分给八旗。赐巴木布户舒楞额缎袍一件，巴达希缎袍一件、玲珑腰刀一口，卡尔马伊尔都齐黑布袍一件。至分给七旗贝勒之蒙古，亦如例赏衣。赐众蒙古户口米八十石，设宴宴之。于是，令每旗遣小拨硕库一名，送该千户往盛京。

是日。赐阿禄部台吉萨阳明甲一副、雕鞍、镶嵌撒袋、系刀荷包手帕玲珑鞓带、罗袍带黄布褂。是夜，大军于图尔根之伊扎尔地方驻营。

十七日辛丑。大军行至库库布尔杜地方。前遣觉罗布尔吉、英俄尔岱遇由察哈尔部林丹汗处叛来之布颜图台吉部众，招降不从，布尔吉、英俄尔岱纵兵击之，杀布颜图台吉及男丁二百余人，获妇女幼稚一百四十人，驼三十四头，马三十五匹，牛四百四头，驴八头，羊一百二十只来见。奏曰：遇布颜图部众，招降不从，遂俱杀之等语。汗以所获妇女十八人给与由察哈尔逃来之人为妻。赏布尔吉、英俄尔岱各驼一头、马一匹、牛一头；赏甲喇章京富尔丹、叶赫部胡布各驼一头；赏阿禄部章京温都礼、朱马喇、塔木拜、堪泰、倭特辉、朱马喇喇嘛、塔哈布、巴山、冬果罗等各马一匹；赏博尔惠、库塞讷、巴木布里、满都胡、邦牛、金卫成、莽古代等各牛一头；赏巴本塔布囊、巴赖参将各马一匹、牛一头、人一名；赏布杨古、诺米习里、绰图各牛一头。其余俘虏，赏给众兵。其后，布尔吉、英俄尔岱所杀同党约三十人，逃出来降，奏曰：彼时并无一言相问，欲降不允遂行屠戮等语。汗怒，命治罪，尽夺布尔吉、英俄尔岱等大臣赏物及所赏兵丁俘获人口。

十八日壬申。移营行猎至贵泵地方立营。

十九日。礼部梅勒章京额附布彦代、布喀塔布囊至，奏言：臣等出征遇由察哈尔部叛来百户人，招降之。因有痘疹，未携来见等语。

二十日甲戌。大军至拖落木地方。命和硕贝勒德格类率正蓝旗巴雅喇额真、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觉罗色勒、镶蓝旗巴雅喇额真、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阿格费扬古、左翼固山额真三等公吴讷格、蒙古巴林部诸贝勒兵、扎鲁特部诸贝勒兵、土默特部众大臣兵等六旗进独石口，若遇敌人抗拒，则杀之，取其地，觇视居庸关，至朔州城与大军会，休兵秣马，以候进兵日期。

是日。以阿禄部济农之弟巴木布楚虎尔来会大军，赐嵌金细雕鞍辔一副、明甲一副、镶嵌盔袖、插弓箭镶嵌撒袋、玲珑腰刀一

口、御服黄蟒袍一件。

二十一日。大军至波硕克退地方驻营。前往科尔沁部巴克希希福还，奏言：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札萨克图杜稜、孔果尔老人、吴克善洪台吉率兵往追噶尔珠塞特尔等，俱擒获之，杀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白谷垒、塞布垒等，尽收其人户等语。

是日。察哈尔部额林臣戴青、多尔济塔苏尔海、顾锡、布颜代、塞冷等五寨桑率男丁七百人、家属二千人尽携牲畜来归。

二十二日。大军至乌苏退卜喇克地方驻营。

二十三日。大军起行，时台吉阿济格遣星讷携察哈尔部土巴济农下沃云太锡吴巴希、班第车臣侍卫、台吉巴本侍卫、台吉塞冷墨尔根侍卫四人来奏：土巴济农已归附。赐沃云吴巴希马一匹，令与星讷同还。

是日。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土鲁希、牛录章京吴拜等率前锋兵往喀喇沁地方寻觅从前贸易时遗失踪迹，获我遗弃之物而还。

是日。汗谕众军曰："既来远征，凡所获马、骡、牛、驴、羊、布、衣服等物，尽数收取，各牛录会同分给，至金、银、东珠、数珠、蟒缎、闪缎、良缎、美衣等物，宜给各贝勒。蒙天眷佑，俾我军士富足，购买战马、整顿器械时不致有误，是以始行之。自幼出师，有此任意收取之例耶？若违斯谕，隐匿应献之物，则依法治罪，尽夺此次所获之物。是夜即驻跸乌尔图布拉克地方。

二十四日戊寅。汗遣章京阿锡达尔汉、巴克希希福召集各路蒙古诸贝勒谕曰："科尔沁部贝勒额尔济格之子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塞布垒、白谷垒等，凡遇兴师，既不随行，又违法令，于出兵后，抢夺无主部落之牲畜。朕仍不念其恶仍欲保全归顺部落，屡加宽宥。乃彼反厌朕豢养之恩，顿忘来此受朕庇护，得以安居乐业，曾欲叛朕奔察哈尔部。今果奔索伦，为其兄弟科

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札萨克图杜稜、孔果尔老人、吴克善洪台吉等追获，并杀噶尔珠塞特尔等。因此，朕心犹为悯怜，未曾料想伤朕食指，今杀彼等，犹伤朕之食指。朕意愿宣布德化，招集国民，安居乐业。今阿禄部杜稜济农之子弟达喇海、萨阳等，越所限之地驻牧。律例载：驻牧于所限之地，按以军法从事。尔众贝勒可议其罪。”蒙古诸贝勒答曰：汗谕甚是。噶尔珠塞特尔等，作孽殒身。阿禄部达喇海、萨阳等越汗所限牧放之地，按律当诛。但念伊等虽违法越限，犹能自归。特请免死，各罚驼百头、牲畜一千、家人十户，以奏闻汗。汗曰：“所议良是，应罚之物，或全追，或追其半，俟朕裁酌。”

是日。召自察哈尔来归之小寨桑多尔济塔苏尔海、顾希、布颜代、塞稜、额林臣及其同僚等入营，汗御黄幄，命较射角抵演戏，设宴宴之，以资调和新附诸蒙古。

二十六日。遣舅阿希达尔汉、巴克希希福、伊拜往迎科尔沁兵。谕之曰：“可尽取班第、色本、额古此三人部众，以一分给蒙果，以一分给土默特部明安达礼及明安。班第、色本、额古等，向不遵法度，向怀叛心。此次又与噶尔珠塞特尔等同叛。宜尽收其人民，只给看守牲畜贫民各五户，其班第命孔果尔老人兼管，其色本命吴克善洪台吉兼管，其额古命伊尔都齐兼管，以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白古垒、塞布垒等人部下人各十户并海赖之家属及其牲畜给噶尔图、海古，被杀贝勒如有子嗣，勿夺其牲畜，惟令离其所属人民，归并他人兼管。其所属人民拨给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吴克善洪台吉、杜尔伯特等人各一分，孔果尔老人、伊尔都齐合给一分，若伊尔都齐遣来兵少，勿得分给。以噶尔珠、海古并入孔果尔老人编为旗。”

是日。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宰牛羊备筵，来御营献汗。

二十七日。台吉阿巴泰宰牛羊具筵请汗以进，并献马三匹。

是日。多尔济塔苏尔海之母携酒及牛羊肉来献，进雕鞍马一

匹、空马五匹、驼二头、貂裘一件、银酒海一个、银瓶一个、珊瑚一块、琥珀一块、嵌四块琥珀菩提子一。汗纳菩提子，余者却之。

二十八日壬午。先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属下土巴济农，以察哈尔汗不道，苦虐部众而叛乱。闻满洲国天聪汗宽仁爱养国民，德威被于天下，遂来归附。天聪汗闻之喜甚，命台吉阿济格、超品一等公扬古利率兵往迎。复遣礼部承政巴都礼、吏部承政章京觉罗巴音图等迎至二程。至是，土巴济农尽携其民千户至。汗命筑台于兀尔图卜喇克地方南山岗，坐黄幄中，来归土巴济农远望下马，行至幄前，汗与诸贝勒出幄前行三十步外，率土巴济农，对天行三拜礼。拜毕，汗坐于幄，来归土巴济农献五头牛之肉、四十九只羊之肉、酒九背壶、珊瑚数珠一、琥珀数珠一、菩提子一、金酒海一个、银酒海一个、甲一副、鞍马二匹、空马十匹、驼十头、貂镶披领一件、蟒衣一件；土巴济农之子塞冷洪台吉献马一匹、驼二头；扎木苏杜稜献马一匹、驼一头；太锡诺颜献马一匹；土巴济农之婿安塔古英献驼二头、马一匹；苏穆尔洪台吉献马一匹、驼一头；吹墨尔根献马一匹、驼一头；道通巴哈图尔巴图鲁献马一匹、驼一头；班第戴青、古木思希布台吉、虎尔盖齐台吉各献马一匹朝见。土巴济农遥拜一次，复近前跪于汗脚下跪拜时，汗亦起身答礼，行抱见礼；次与大贝勒抱见；次与敖汉部济农、阿禄部杜稜济农、台吉阿巴泰、和硕墨尔根戴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贝勒萨哈廉、豪格、奈曼部洪巴图鲁等相互拜见。见毕，土巴济农以所携酒肴，酌金卮，献汗先饮。宴毕，命土巴济农坐汗左侧，宰牛羊备酒设大宴赐土巴济农，并赐甲一副、蟒袍、玉草凉帽、系玲珑手帕荷包小刀鞓带、股子皮靴、插弓箭镶嵌撒袋、雕鞍马一匹。喀尔喀部噶达尔汉曾娶太祖英明汗所聘叶赫部之女，向有嫌隙，至是，亦同土巴济农来归，献鞍马一匹、空马二匹、驼一头、珍珠一、金碗一个、貂

皮端罩一件，遥拜见汗。汗纳土巴济农所献鞍马一匹、琥珀、珊瑚、菩提子数珠等物，其余诸贝勒所献物俱却之。

三十日甲申。由喀喇布地方遣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硕托阿哥率正红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镶红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右翼固山额真甲喇章京阿代、敖汉部杜稜济农、奈曼部洪巴图鲁、阿禄部塔赖达尔汉、俄木布达尔汉卓礼克图、三乌喇特部车根、喀喇沁部古鲁思希布、耿格尔等兵入得胜堡，往略大同一带，取其屯堡，西略黄河，会兵于朔州城。

命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图鲁希、牛录章京吴拜等率兵经归化城，招抚察哈尔部叛民，至朔州城会兵。

是日。汗赏每四十名马兵阿礼哈超哈羊一只，每三十名巴雅喇羊一只。

七月初一日。土巴济农部下苏默尔代旺洪台吉献汗马二匹、貂皮端罩一件、琥珀数珠一、驼一头，汗纳其琥珀数珠，余皆却之。汗宰牛羊宴土巴济农苏默尔代旺洪台吉，赐土巴济农金黄色缎袍一件、缎衬衣一件、靴一双、凉帽一顶、系玲珑刀手帕荷包鞓带插弓箭镶撒袋。

初二日丙戌。嫩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孔果尔老人、扎萨克图杜稜、吴克善洪台吉、伊尔都齐、多尔济、桑阿尔寨、琐诺木、满朱习礼、达尔汉洪巴图鲁、塞冷、噶尔玛、古木、扎玛喇、塞尔固稜等率兵五千至，汗出营迎之，还御黄幄。科尔沁部诸贝勒于营外下马入御营，诸贝勒献貂皮端罩二件、貂皮三十张、驼一头、马九十三匹，众皆遥拜一次；土谢图济农出队叩见，汗起身还礼抱见。次孔果尔老人、扎萨克图杜稜、吴克善洪台吉、伊尔都齐、多尔济、桑阿尔寨、琐诺木、满朱习礼、达尔汉洪巴图鲁、塞冷、噶尔玛、古木、扎玛喇、塞尔固等以次叩拜，行抱见礼。次与台吉阿巴泰、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豪格贝勒相互抱见。见毕，科尔沁部诸

贝勒以金卮酌所携酒，土谢图济农、孔果尔老人、扎萨克图杜稜、吴克善洪台吉、达尔汉洪巴图鲁以次跪献。于是，宰牛羊备酒宴科尔沁部诸贝勒。宴毕，赐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孔果尔老人、扎萨克图杜稜、吴克善洪台吉等蟒衣各一袭。

初三日。大军至阿噶喇古地方驻营。

初四日。自阿噶喇古出猎。时，天雨，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土鲁希牛录下军士一人、马二匹，雷击而死。

初五日己未。命台吉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率各巴雅喇纛额真、正白旗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镶白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伊尔登、阿禄翁牛特部杜稜济农、察哈尔部新附土巴济农、额林臣戴青、多尔济塔苏尔海、吴伯类、布颜代、古希等兵，自巴颜朱尔格地方入龙门至宣府会兵。汗亲率台吉阿巴泰、和硕贝勒豪格、超品头等公扬古利、巴雅喇纛额真、正黄旗阿礼哈超哈固山超真纳穆泰、镶黄旗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汉、黑旗兀真超哈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王世远、天佑兵将领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天助兵将领总兵官尚可喜、嫩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孔果尔老人、吴克善洪台吉等入上方堡，由宣府略向朔州城。定议于七月初八日，四路兵同时入边。

初六日庚申。汗率兵前进，至海流土地方，路遇察哈尔部云敦车臣、吴伯类、台吉塞冷、塞冷墨尔根巴图鲁、叟僧戴青率其民四百余户，来归满洲国天聪汗，遂携至。汗御黄幄，来归云敦车臣等，献貂皮端罩一件、马四匹、驼一头，拜见汗。汗赐宴。来归云敦车臣等，以善言抚慰之。

初七日。命贝勒豪格、超品头等公扬古利、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黄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原档残缺】

携我二十人首级以去。彼虽如此，予仍念前盟，惟辽东人毁盟侵我，尔等之意云何？若谓辽东人不和，与尔无涉，我两国盟誓

具在，可遣使来。若谓辽东人既不和，尔等亦不欲和，则不必遣使等语，曾经遗书归化城。至今不惟不遣使来，且无一言相报，予切望之心，从此断绝。尔等或以向日诈盟，自以为得计，恐上天必不见佑。予纵可欺，天可欺乎；凡盟誓者，同此上天，称名者各是其主，同盟者何论大小耶？今尔等果欲和好，可遣信使持玺书来，速与我议，勿延时日。不然，予亦量力而行，别无他言。予此次来，尔地方遭残破，若再经此，城郭虽存，而糗粮尽，民何以食。尔等乃民之父母，于尔大国【原档残缺】

台吉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率兵自龙门入边，遇明某参将马步兵，击败之，攻龙门不克。

初九日癸巳。大军至宣府城东南隅驻营。

初十日。以巴雅喇甲喇章京图赖、南褚、鳌拜、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阿格巴布泰驰略时，越汗所限之地又不至约会之处立营，遂尽夺其出略所获之物。驻宣府三宿，攘夺宣府周围牲畜财物，焚其庐舍，毁其稼禾。

十一日。遣台吉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兵及两黄旗每牛录兵五名往保安州一带。汗率兵西行至新城。

次日。命正、镶两黄旗阿礼哈超哈及黑旗匹真超哈攻新城，昂邦章京巴音图牛录下二人先登梯越城，因为梯折，汗命勿攻。该城守备，中满洲国兀真超哈炮死。

十三日。大军西行至东城，于城东十里外山岗驻营。天聪汗致书大同大王书云："金国汗书呈大王。我国起兵之故，非欲取天下，得大位。昔日，我国守辽边，以正直为心未动寸草撮土，而辽东官员无故杀我祖，毁我世传庐舍田地，逐我居民，夺我疆土。又以我太祖所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复欲谋害我国，助兵叶赫，给兵守城。似此种种欺凌，遂成七恨。后我屡次致书尔汗，辽东官员不肯上达，愈加欺凌，甚至屠戮我国【原档残缺】

何为各地蒙古尽来归附我耶？我屡欲议和，尔国不允，是以征讨。岂有不愿议和，共享太平之理耶？此言有诈，天必鉴之。王如以我言为是，可速遣使来”。

右路进兵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阿格硕托等军入边，攻取得胜堡城，尽歼敌兵。守城参将李全，以城陷缢死，镇场堡人弃城而逃。于是，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进兵大同，攻怀仁县不下。镶红旗阿格硕托、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等，击败朔州城骑兵二百，追抵城下步兵营而还。围攻井坪州不下。后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右翼固山额真阿代率兵至，三旗合兵攻之，又不克，于是，兵驻朔州城。

汗率兵沿途略屯堡。

二十二日丙午。至应州城，围其城。

二十三日。御前巴雅喇攻取小西城之郛，两黄旗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纳穆泰、额驸达尔汉等攻小西城，不克。遣敦多惠、喀木图转谕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率兵赴马邑县驻营。

二十五日。大贝勒遣和硕贝勒萨哈廉下启心郎奇冲额奏言：两红旗及右翼固山额真阿代合攻得胜堡，正红旗和硕贝勒萨哈廉部下尼哈礼先登城，克之。杀参将一员，湛庆堡民诈降，乘夜逃遁，城外人亦逃。正黄旗攻怀仁县，不克，镶红旗先攻井坪州，不克。其后，正红旗右翼固山额真阿代等三旗合攻之，又不克等语。

前锋将领图鲁希等至察哈尔蒙古归化城，自察哈尔【原档残缺】来会汗于应州城。阿济格台吉以所获人口及财物献汗：整匹素缎八十一匹、缎衣一百二十件、金三十两、银二百两、花毡六块、毛青五十匹、布一百匹、水银二包、句花碗二个、毛青衣五十件、茶二大笸萝、彩画桌一个、马骡十匹、牛三十头、人五十户；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献素缎一百四十匹、缎衣一百二十件、毛青一千匹、银三百两、茶八竹篓、马十匹、牛一百头、羊

二千六百只；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献整匹素缎一百匹、缎衣五百件、金七两、银四百两、茶一大筐萝、人十三户、马骡五匹、牛一百头、羊一千只。汗阅视毕，纳阿济格台吉所献素缎、缎衣二十件、毛青五十匹、茶一竹篓；纳墨尔根戴青所献整匹缎、缎衣二十件、银五十两；纳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所献整匹缎四十、银一百两，余皆却之。

东路和硕贝勒德格类兵入独石口，沿途攻略。镶蓝旗阿格艾度礼、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阿格费扬古攻取长安岭县城，杀其城守守备，攻取沙城之郛，攻其内城，不克。正蓝旗和硕贝勒德格类兵及三等公吴讷格兵来援，三旗兵合攻之，又不克。和硕贝勒德格类未至汗所指长城之地，入保安州。二十八日会汗于应州城。

八月初二日。遣诸贝勒率各路兵往略山西代州城一带。左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豪格贝勒等入略朔州城东一带，至五台山顶而还。右翼和硕贝勒萨哈廉、阿格硕托入代州城西一带，和硕贝勒萨哈廉【原档残缺】赐【原档残缺】牛六头、驴三匹。以希福、固礼布二人阵亡，各赏骡一匹、牛十一头、人十一口、驴四匹、缎衣七件，以及铺存毛青布衣尽赏之。

十三日。满洲国天聪汗大军还。自应州地方起行，至四十里外驻营。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遣牛录章京阿哈占、费扬古奏言：和硕贝勒萨哈廉、阿格硕托率兵入略山西代州城西时，和硕贝勒萨哈廉擒人讯之，言代州城西之崞县城北墙圮等语。贝勒萨哈廉闻之，即率兵夜半至崞县，于城圮处攻入，克之。王敦堡、板镇堡人弃城而逃，获缎匹财物甚多。时有骑兵一百、步兵三百自代州城追出，击败之，追至城隅而还。阿格硕托攻圆平驿，不克而还。据报，是夜，圆平驿守备及城内民人弃城俱逃等语。

是日。天聪汗闻明阳和军门张宗衡、大同总兵官曹文诏率兵驻怀仁县，度是夜必逃奔大同。遂授计于前锋将领图鲁希、吴拜

等曰："尔等率兵速往怀仁县后山路设伏，军门张宗衡、总兵官曹文诏，今晚黄昏，必从此路逃往大同"。谕毕遣之。图鲁希、吴拜等违汗指授方略徐行，至二更末方到山路，军门张宗衡，总兵官曹文诏已于黄昏时率兵遁去。汗闻之，怒甚，以图鲁希、吴拜违背指授方略，切责之，命记其罪，以待治罪。

十四日。大军起行至疙疸坨北岗驻营。

十五日。汗亲率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楚虎尔贝勒、豪格【原档残缺】我所攻讨流散之人，尔等何为收纳之耶？尔即收养之有何益哉。伊等终将助我，不助尔也！尽数察还则已，若不察还，则我决不罢休。"于是，遣额驸多尔济、俄齐尔桑率二十人为中军，前锋将领图鲁希等为左军，前锋将领吴拜等为右军，击散曹文诏挑战兵，追杀至城壕而还，获马百匹。于是，汗收兵还本营。时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遣三十人来报：于城圮处攻入灵邱县，克之，杀知县一员、守备一员等语。

大同城大王之母国后杨氏与军门张宗衡、总兵官曹文诏等商议毕，释广宁城失陷后投诚满洲国副将鲍承先次子鲍韬出狱，今赍书往满洲国天聪汗军营。【原档残缺】想尔帝黜戮主持议和之大臣，故大臣畏惧，壅蔽下情，不敢上达也！国后今寻议和，洵属为国为民也！因我议和之意不能上达，是故进兵，扰累国民，蹂躏土地，以照白我愿和而不得和之故，国民怨恨上天自鉴。已将此意作书布告各处。国后果能主持和议，当速来议，勿延时日。此地之民，缓一日则受一日之苦，缓十日则受十日之害。诚能和议，则我一日间撤军而还。至于我，岂不思太平耶？若我无道心怀恶意，害人劳民，则何以招抚诸蒙古部而统此大军也！予之议和，实出真诚，予若既盟而复毁，岂不畏上天乎？惟恐尔等不践盟约耳。

十八日。和硕贝勒豪格、台吉阿巴泰各献所获马四匹、骡六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只、银五十两、素缎三十匹、缎衣三十

件，汗各纳马一匹、骡一匹、牛一头、缎七匹、缎衣七件、银三十两。

十九日。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台吉硕托率兵来会，兼献所获之物。汗出营往迎大贝勒时，先遣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豪格贝勒迎之。及汗迎见，时大贝勒慢步入，侧门入见。于是，汗命大贝勒入营，坐于团帐房前黄幄中。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献银一千三百两、银碟钟六个、足杯三个、桃形杯二个、花杯二个、把杯一个、双层杯一个、银里木杯二十六个、琥珀杯一个、琥珀数珠一串、银笄一个、银冕花一个、银荷包一个、银首饰一个、银茶匙二十四个、水獭皮五十张、豹皮一张、胡图黑(hutuhei)皮一张、茶四竹篓、马五匹、骡十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只，列于汗前。汗宰牛赐大贝勒宴。大贝勒还营时，汗出营送行。汗纳大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所献之物：蓝蟒缎一匹，通山蟒缎一匹、纱蟒缎一匹、金线红缎一匹、美纶(meilun)倭缎一匹、纺丝五匹、洋缎三匹、绸子十匹、绫子七匹、褐子二匹、花倭缎衣一件、倭缎女褂二件、线衣一件、补子红缎衣二件、索子衣一件、绵索衣一件、彭缎衣二件、毛青一百匹、豹皮四张、松罗茶一金斗、素茶一小口袋、红白黑水牛尾三十；纳和硕贝勒岳托所献妆缎一匹、黄闪缎二匹、黄缎一丈五尺、通山蟒缎二匹、缎六匹、纺丝一匹、绫子一匹、杭细绸一匹、黑妆缎衣一件、缎衣三件、绫子衣一件、豹皮二张、银五十两、茶一小口袋；硕托台吉献蓝蟒缎一匹、花毡四块、茶二柜子；台吉尼堪献妆缎一匹、绸子七匹、缎四匹、绫子一匹、褐子二匹、暗蟒缎衣一件、金丝黑女褂一件、红闪缎衣一件、缎衣二件、豹皮二张、银五十两、素茶一小袋，余皆却之。

是日。蒙古诸贝勒进献所获物。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扎萨克图杜稜各献妇女十口、骡一百匹、牛一千头、马二十匹、羊四百只。汗各纳牛十头、羊一百只；喀喇沁部塞冷进献牛十头、马

三匹、骡一匹，纳牛四头；塔赖进献牛八头、羊七十五只，皆纳之；乌喇特部进献马一匹、牛九头、羊一百只，皆纳之。

二十日。大军起行，汗至大同城南山岗驻营，命各旗分两翼环大同城驻营。遣擒获和尚偕一人往大同城，令速答曹天良、冯国珍所赍书。又遣俘获明太祖洪武帝八世孙宗室朱乃廷入城，令从速回音。

二十一日。镶蓝旗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家人及费扬古阿哥、艾度礼阿哥、屯齐喀阿哥、罗托阿哥等进献所获银一皮箱、金银花一皮箱、蟒缎一匹、素缎五十二匹、缎衣一百件、褐子五件、水银五两、毛青布四百五十匹、羊皮袭七件、狐皮端罩一件、狐皮褥子一床、虎皮一张、花毡三十块、茶一竹篓、蒙古妇女五口、汉人妇女八口、马四十四匹、骡十匹、牛一百头、羊一千只。汗酌纳美纶(meilun)倭缎一匹、妆缎一匹、蟒缎女裙子一件、绸子四匹、纺丝四、绫子八匹、杭细绸四匹、纱一匹、粗纱一匹、褐子二件、成衣一件、青缎衣一件、红青缎衣一件、线衣二件、彭缎衣四件、绸子衣一件、花毡四块、毛青布一百匹、素茶二笸篓，余皆却之。

是晚。汗往阅大同城毕还营，坐帐前椅将进茶，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超品头等公额驸扬古利遣人奏言：攻王家庄，毁其城垣。时正黄旗纳穆泰兵先登，克之。谭泰等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兵未至会兵之地，遂先率兵二百往觇，遇该城守备出战，杀之，其子代守城，又杀之。攻该城时，礼部承政巴都礼督战，身虽被创仍督战不退，中箭而亡等语。汗闻毕罢饮，恻然泣下，良久方入帐。

二十二日。诸贝勒来见汗。汗言及礼部承政巴都礼阵亡，众皆恸哭。

是日。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超品头等公扬古利携礼部承政巴都礼尸至。

二十三日。先是，三次遣人至大同城未还，亦无回音。至是，杀阵获明洪武帝八世孙朱乃振亦无益。遂命将朱乃振与朱乃廷之妻及三子俱纵还大同城。

二十四日。大军启行至四十里铺驻营。

是日。前锋将领席特库、纳海、努山生擒明插旗披甲哨卒满洲一人、汉人五名送至，命俱杀之。明国崇祯帝为挑唆满洲国军之书，置于北楼口地方，获之。其书云："满洲原系我属。今叛而犯我边境，当此炎日纵兵深入，必遭天谴。我四下聚兵，令彼军首尾不能相救。凡有得罪由此逃去，及阵中被擒，欲来归者，若以其汗首级来献，赏金万两，封为万户候；以贝勒首级来献，赏金三千两，授为郡尉；若谓不能，虽孑身来归，亦恩养之。不拘汉人、蒙古、满洲，一体恩养。有汉人来归者，照黑云龙养之；有满洲、蒙古来归者，照桑阿尔寨养之。若不来归，非死于我之枪炮下亦为彼诬而杀之矣。"满洲国天聪汗览毕复书明崇祯帝曰："金国汗致书明国皇帝。见皇帝书云：满洲原系我属国等语。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不以为非也！皇帝乃一统天下之大君，我等原系尔属国。辽东各大臣【原档残缺】不然，徒以虚言诳君，尔君不知，以为如此能取胜。命尔等进战，尔等又畏惧而避于城中不出战。如此，则国民之苦，何日休止耶？我等此行，尔地方即成此状，若再来此，不知成何状！尔不耕种，以土为食耶？尔等均系君之恩养大臣，自宜乘我愿和之时，凡有军情，据实申报，力赞和好，方为安民之职也！尔等欺君害民如此，生受显戮，死遭冥祸，岂不畏哉？予欲决战之言，非我矜夸，实因尔等虚诳已极。军门若以予言为是，欲决战，则遣人来，予必等候。"

是日。前锋将领席特库追天城哨卒，杀千总一员、兵四人，生擒满洲一人解至，杀之。

二十七日。大军自阳和起行，至四十里外驻营。

是日。孔果尔老人进献马一匹、骡三匹、妇女四口；吴克善洪台吉献马一匹、骡三匹、妇女四口；伊尔都齐马一匹、骡三匹、妇女四口，汗纳伊尔都齐骡一匹，余皆却之。

二十八日，大军起行至天城北驻营。

是日。前锋将领图鲁希等追怀远哨卒，杀其四人。

是日。前锋将领席特库设伏于赤城地方，杀其哨探千总一员、兵九人，获马十四匹，生擒四人。

二十九日。大军起行至怀远驻营。

是日。前锋将领图鲁希、喇都虎侍卫、胡沙侍卫、扈希布侍卫、莫彻讷、罗席、车克、萨哈连等，设伏于左卫城，时祖总兵官骑兵二百五十名出城，击败之，杀三十八人，获马三十八匹，生擒四人。

三十日，大军起行，至左卫城南驻营。

闰八月初一日。大军起行，至左卫城东驻营。

是日。前锋将领席特库往张家口侦探。先是，正蓝旗温泰柱家满洲一人逃往明地，至是擒获送至，凌迟之。

初二日。大军仍驻其地。是日。前锋将领图鲁希往宣府侦探，遇大明祖二疯子哨卒十五人，独入混战，腹中敌矢，犹力奋战，后人继至，杀其十三人，生擒二人。图鲁希被创危笃，遣人奏闻，汗迎视之。

是日。前锋将领吴拜、席特库、萨海等设伏于宣府一带，追明祖大弼哨卒，杀其二人，生擒其守备一员，获马三匹。

初三日。致宣府王太监、吴太监书曰：尔帝以尔等为耳目亲信之臣，使分驻各省。尔等应以兵之强弱、民之疾苦、【原档残缺】

初七日。赐噶尔马济农、德参庄、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等所遣使者侯痕巴图鲁、杨贵和硕齐、克希克侍卫、布阳古等四人各马一匹、牛二头；赐托克他哈、扎木苏、喇腾等三人各牛

二头；赐衮济使臣阿泰和硕齐牛一头；随行者四十人，共赏羊三百只，命达雅齐塔布囊率四十人于是夜起行往迎其同来部众。

初八日。汗赐元帅孔有德、耿总兵官、尚总兵官各银百两、缎五匹、缎衣五袭、银杯盘二；又赐银二百两，令其赏部下效力之官员。

初九日。遣阿希达尔汉、额尔德尼囊苏同前锋将领吴拜等八大臣率兵一百往探察哈尔汗之子额尔赫孔果尔信息。谕伊等曰："闻察哈尔汗之子额尔赫孔果尔由彼来此。若距黄河西有十日路程，则派额尔德尼囊苏、哈尔松阿前往，若无信息，则不必往。令鄂尔多斯济农收其部众，令博硕克图汗之子集土默特部人，各驻于移营处，我出使唐古特、土伯特部，可取道于彼。来归之察哈尔，勿令迟延，并以此言谕众知之。"谕毕遣之。

初十日。大军起行，至纳林河驻营。

十一日。大军起行，至上都河驻营。

十二日。至达尔古口地方之上都河驻营。

是日。两翼将领三等公吴讷格旗、阿代旗来会。吴讷格等出得胜堡时，遇逃人阳和之蒙古男丁四百七十人，携之以归，分给八旗。

是日。以米三百石运至克蚌地方，以备后来归附诸蒙古食用。

十三日。以出师礼，竖八纛，宰八牛，吹磁螺及喇嘛号，汗率诸贝勒大臣，拜天祭纛。和硕贝勒德格类献马骡五十匹、牛二百头、羊一千只、缎衣一百二十袭、白糖二包、茶二竹篓七小口袋。汗酌纳骡二匹、牛十头、茶一竹篓、白糖一包、羊一百只，余俱却之。

喀尔喀部额驸恩格德尔之姪自察哈尔逃来时，为旁人邀杀于路，掠去巴浑之子，其中一人得脱，来告知于汗。汗遂遣两翼将领三等公吴讷格、阿代率两旗大臣四员、兵百人及喀喇沁、土默特两旗大臣四员、兵百人往缉掠巴浑子者。再者，喀尔喀部额驸

古尔布希属下阿尔赛携男丁六人及其妻孥，自察哈尔逃来。

是日。汗与诸贝勒率每牛录巴雅喇三名，离众军行至上都河库克布尔地方驻营。命超品头等公扬古利、八固山额真率八大臣携大军所获俘虏还宫。

十四日。移营于上都城旧址。

是日。阿苏特部男丁十二人携妇女三口，自察哈尔逃来。

十五日。叟赫都喇尔献珊瑚一块，拜户都喇尔献金杯盘一对，哈谈伊尔都齐献马一匹，海萨扎尔固齐献犬一条，吉罗黑诸杨献犬一条，特哲胡伊特克尔图献珊瑚数珠一串，弼木巴古英献珊瑚数珠一串，星古尔献珊瑚数珠一串，和硕献银酒海一个，拜户蟒奈献马一匹，海萨塔布囊侍卫献琥珀数珠一串，扎木苏杜棱献金碗一个、菩提数珠一串、马一匹，吹墨尔根献马二匹。汗酌纳叟赫都喇尔珊瑚一块，特哲胡伊特格尔珊瑚数珠一串、海萨塔布琥珀数珠一串，余皆却之。

十六日。以察哈尔来归各官，分给八旗赡养。分隶正黄旗者：阿牙克喀塔齐木里克喇嘛寨桑、古木德塞臣寨桑、男丁二百四十五名、驼二百四十二头、马一百八十匹、牛三百七十六头、羊二千二百七十只；分隶镶黄旗者：班珠杜稜、布颜代、博尔古、男丁二百七十三名、驼二百五十一头、马二百二十二匹、牛一千一百头【原档残缺】

十八日。汗赐阿牙克喀塔齐里克喇嘛寨桑、古木德塞臣寨桑牛一百、羊一千只，令其均给属下穷乏者，不得自取。其余七旗贝勒所分得之寨桑等，命各该贝勒给以牛羊。

管高尔土门旗事察哈尔汗福晋来见汗，并进献起花鞍一副、银筒一个、金杯一个、貂镶袭一件、琥珀数珠一串、珍珠数珠一串，汗设宴赐之。宴毕，汗纳其所献金杯、琥珀数珠，余皆却之。汗赐高尔土门福晋貂皮端罩一件、雕鞍马一匹、牛五头、羊一百只。察哈尔汗属下寨桑衮出斯僧格曾娶此高尔土门福晋。汗

谓诸贝勒大臣曰："该衮出斯僧格叛其主后，又擅娶其主之福晋，非臣子之义。"遂勒令离异。

赐青山羊一百只。

十九日。遣托克退率每旗官一员、兵十名，携察哈尔来归之蒙古户口还京，令席伯泰、尼勘指挥前往。

是日。往寻巴浑子之兵还，奏言：遇掠巴浑子之三十人，杀其二十余人。其三十人因饥饿，杀巴浑子食之等语。

汗赐阿牙克喀塔齐木里克、公根济农、衮出克僧格、颜泰阿尔萨兰、忒杰古伊特格尔图、弼木巴、拜户、雅珠、虎尔盖齐、沙济达尔等各马一匹。

二十日。遣每旗专达一员、巴雅喇五名，往阿礼哈超哈回军之路，以候达雅齐塔布囊来信。

上都城有座废庙，为御前之庖人及众侍卫之厮卒所毁。汗闻之怒甚，命捆缚毁庙者，汗亲鞭之。毁庙者又有伊讷格牛录下巴希塔、宁他海牛录下钟若依、阿嘎硕塞牛录下白尔泰、巴土、俄库约等，各鞭一百，贯耳。素尔果、额驸满珠习礼、阿喇密侍卫、胡萨侍卫、尼雅哈齐侍卫及噶尔哈图等六人下厮卒亦毁庙屋【原档残缺】

二十一日。达雅齐塔布囊遣硕多依等奏言：归附诸部，已俱至等语。

是日。遣布喀塔布囊、巴赖山津往迎达雅齐塔布囊携来户口。

二十二日。卫征赍察哈尔来归各官花名册至。册首开载官名：中土门固山下巴图鲁噶尔马济农、巴牙喇科诺特固山下德参庄、窦土门固山下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等四人为首，小贝勒、台吉、寨桑、扎萨古尔、侍卫、舒冷额、达鲁哈等百余人。再从黄河西岸后至者：祁他特车尔弼寨萨达尔汉侍卫、博尔古必鲁德希、毕代库鲁克、额希格库鲁克、额参吴朱坤等官亦来归。

册籍既至，即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启心郎布丹、吏部启心郎索宁率每旗三人，赍册往报留守诸贝勒，并令预备新附蒙古人口粮以待。

二十六日。台吉阿巴泰、和硕贝勒德格类、台吉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贝勒豪格等具筵献汗。

二十七日。布喀塔布囊、巴赖山津至，言察哈尔部噶尔马济农、德参庄、多尼库鲁克、多尔济达尔汉等，将于二十八至等语。

是日。移营于克蚌地方。

二十八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下寨桑德参庄、巴图鲁噶尔马济农、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多尼库鲁克四大臣率小寨桑、扎萨古尔、贝勒、台吉、塔布囊等，送察哈尔汗妻窦土门福晋，携其所属人众来归满洲国天聪汗。天聪汗命选良马四匹，备御用鞍辔往迎之。至御营前，汗率诸贝勒台吉等出营，御黄幄。来归寨桑等见汗，献马十九匹，杜尔伯特部萨尔鲁斯、海努斯献两种牛三十二头、无尾羊一百九十四只，汗出幄率来归大臣先拜天，行三叩礼毕，还幄。来归寨桑等率众叩见，巴图鲁噶尔马济农复出班，近前叩拜，行抱见礼，次见大贝勒。命其为首四大臣与诸贝勒同坐于右侧。引察哈尔汗之妻窦土门福晋至幄前拜见汗，随福晋前来之察哈尔汗之姑亦拜见汗，行抱见礼。次见大贝勒。见毕，命窦土门福晋坐于左侧幄内，宰牛羊，设大宴宴窦土门福晋及来归诸臣，命新附人等较射角抵，以期相识。于是，汗还营，复召来归诸臣入团帐房宴之。宴毕，命回住地。

二十九日。大贝勒宰牛羊具筵宴察哈尔来归诸大臣，次七旗贝勒相继具筵宴之。

三十日。汗命宰牛羊张宴，宴来归察哈尔汗之姑、寨桑德参庄、巴图鲁噶尔马济农、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多尼库鲁克及众寨桑、扎萨古尔、台吉、塔布囊等。宴毕，赐察哈尔汗之姑貂皮

端罩一件；赐德参庄、噶尔马济农、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多尼库鲁克各鞍马一匹；余众合赏牛一百头、羊一千只，复赐德参庄、巴图鲁噶尔马济农、多尼库鲁克各御用貂镶袍一件、弓一张、御用鞍马一匹、空马一匹；赐德参庄、噶尔马济农各甲一副；多赐尔济达尔汉诺颜空马二匹；赐扎雅汉占杜梭马一匹；赐布喇克寨桑空马一匹。

是日。大军起行，至木湖尔伊扎尔地方驻营。

大贝勒及众和硕贝勒、台吉等会议奏称：察哈尔汗之妻窦土门福晋，乃天所赐，汗宜娶之等语。汗辞曰："朕不宜纳此福晋，当以与家室不睦之贝勒"。大贝勒复遣人请汗纳之。汗遣弘文院大臣巴克希希福、达雅齐塔布囊、兵部启心郎穆成额等往谕大贝勒曰："至该福晋与其朕纳不如以予家室不睦之贝勒。"大贝勒遣人奏：该福晋乃天所赐，汗若不纳，恐违天意。汗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汗若仿古代暴君，悖逆贪色，臣等不惟不劝纳，而且劝阻。念汗修德行义、允符天道，故汗受天眷佑。汗思所治，凡兄弟臣民，咸安乐利。故群庶戴汗如父也！臣思不知当用何术俾国中仓库充盈，比隆古帝，治臻殷富。汗若富裕，则国民康乐，汗若贫乏，则国民受苦。臣此言，若心与口违，天有不鉴之者乎？汗若纳此福晋，则臣心慰悦，若不纳，则臣怨甚等语。汗思三日，谓文馆龙希、刚林、喀木图、伯格曰："大贝勒及诸贝勒力请朕纳察哈尔汗窦土门福晋，朕恐有悖礼义，故不纳。"四名文官答曰：此乃天赐也，汗宜纳之等语。汗思及行师至纳里特河时，曾有雌雉飞入御幄一事，曰："由此观之，若不纳此福晋，恐违天意也。"于是，纳福晋之意始定，即遣巴克希希福往迎之。卫送福晋之大臣多尼库鲁克喜甚，言我等此行，乃送福晋，非私来也，盖天父所赐。汗若纳福晋，来归部众及我等亦不胜喜悦等语。言毕望天拜谢。送福晋时，福晋及众臣齐哭。于是，送福晋至，汗纳之。福晋奉汗命赐护送诸大臣妻各衣一袭。

九月初一日。赐多尼库鲁克玲珑刀一口，赐其妻马一匹；赐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弓一张；赐卓尔齐代甲一副、马一匹、羊一百只；赐波托古马一匹、羊一百只；赐绰尔济库鲁克骡一匹。

是日。大军起行，至扎喀津伊扎尔地方驻营。

初二日。行至吴兰衮地方驻营。

初三日。越兴安至拜察地方驻营。

初四日。驻吴伊尔地方。

初五日。驻陈德布地方。

初六日。驻库尔德地方。

初七日。驻车根地方。

初八日。驻道图湖地方。

初九日。驻辽河。

初十日。驻扎海纳里特地方。

十一日。驻席喇胡地方。

十二日。驻博罗户济尔地方。

十三日。驻户济尔河。

十四日。驻额尔嘎苏克地方。

十五日。巴林部额驸塞特尔来朝，进献马二匹、牛二头、羊十只，却马一匹，余皆纳之。赐塞特尔御用黄缎补服、鹰一只、缎七匹、毛青五十匹、银杯、茶一小口袋。

留守诸贝勒遣马福塔、代松阿、布赛、牙尔纳、锡翰等寄书至，书曰："蒙天厚恩，承汗洪福，合家咸安，年景岁登大有。自汗出征后，臣等未染瘟疾、亦无疾病，国无灾祲，捉生五次，逃人两次来归，据伊等详称：明崇祯帝遣官三调祖某，均未往，及第四次来调，闻系其妻孥入狱，方起行前往。将行，祖某云：我虽效力，亦不我信，无论如何，此去与金国汗可战则战，量力不敌，则与金国汗一言决绝而来。今命我入京，必欲加害我。观时事若此，是金国汗得天下之时等语。又谓蒙古等曰：若杀我，亦

必杀尔等，若杀尔等亦必杀我等语。遂率众蒙古，沿途纵马食田禾而去，行抵宁远驻三日，复纵马食禾，余以马驮之行。地方官具文陈告，祖裂而焚之。又闻明帝二次致书谕祖曰：蒙古人等留之无用，余尽杀之。其在大凌河杀人而食，败则先奔等语。被时祖大寿子闻之复致书其父曰：勿杀蒙古人，若杀蒙古，害必及身等语。蒙古闻之，擐甲三夜，欲执祖某，遣使通我。因有人告发，事泄。祖谓桑阿尔寨曰：尔等何得如此，我视尔等如兄弟等语。桑阿尔寨答曰：闻欲尽杀蒙古，是以谋叛等语。于是，祖与桑阿尔寨盟好，时龚图诸子未从。汉人蒙古虽盟好，仍不相亲等语。臣等闻此，遣我大凌河蒙古一人赍书与龚图诸子。自明逃来者，一系布颜塔布囊之弟，名吴纳盖浑齐，携妻及其叔至；一系曾窃代达尔汉额驸畜群逃去者，亦携妻至。汗驾行后，阿禄茂明安部众来归，为首贝勒扬古海杜棱、巴特玛戴青及小台吉等二十余人。自察哈尔与察木查同来之陶类和硕齐、桑阿尔寨伊兰塔、超代德格齐、古奈侍卫、虎尔楚侍卫、巴奔代卫征侍卫、塔图海西喇齐、达尔希及塞冷台吉、苏济塔布囊等，汗旋师前，已令喀喇沁、土默特部供应口粮。至于恩昆库鲁克、布崖浑津、阿敏代伊尔都齐、俄莫斯扎尔固齐、喀喇沁部库勒和硕齐等，俱遵汗旨，自盛京运仓米给之。其分隶八旗之诸蒙古，已命各旗供粮，其余零散来者甚众，无从统计。计察木查一族，有男子百余人。恩昆一族亦有男子百余人。

臣曾遣尼堪、卦尔察席特库率盛京八人、驻防兵十二人往迎汗所遣之人，有马匹疲乏者护送前来。比至济农城，见明兵踪迹，遂追至西拉木轮辽河交界处高岗内，遇明兵回返，交战三次，击败百余人，夺衣十余领，重伤者进入柳林，其余四下溃散。因我兵亦有被伤及马匹疲乏者，遂撤军，俘百总一员，获马十六匹、甲十六副。所遇百余兵，闻俱系各城选派之蒙古人。

往征瓦尔喀部大臣季思哈、吴巴海等，俘获虎尔哈部男丁五百

六十六名、妇女幼稚九百二十四口，共一千四百九十名口、马牛一百四十九、驴二匹；进献妇女一百四口、马十三匹、牛五头、犬三十九条、貂皮桶子十三件、短毛貂皮桶子七件、接貂皮黄鼠狼皮桶子四十件、接貂皮灰鼠皮桶子二十四件、灰鼠皮桶子十七件、黄鼠狼皮桶子三十六件、黄灰鼠皮桶子七件、猞猁狲皮端罩九件、猞猁狲皮十七张、虎皮二张，狼皮一张、狐皮袭二件、狐皮二十七张、水獭皮端罩二件、水獭皮一百三张、海獭皮十张、貂皮端罩十三件、貉皮褥子三床、貉皮四百八张、貂皮三百四十二张、灰鼠皮五百六十张、黄鼠狼皮七百六十张、银三十六两、人参八十斤、毛青一百二十匹、素缎四匹、缎衣二袭，俱寄留于宁古塔。又闻于七月间，阿鲁部孙杜稜下耕田蒙古，从田间回，日午至岗内歇息，时有锦州蒙古兵近三百人来侵，执幼稚妇女老人近百口而去。伊等不以报闻，因有旁人来报，遂遣人探之，果实。再者祖大寿有三调未往之罪。臣等试思，祖必求容于其主，或汗回銮后，【原档残缺】

十八日。大军渡辽河自十方寺入边。时留守刑部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兵部和硕贝勒岳托率群臣出边接迎。于是汗入边后，驻十方寺城南山岗，设幄坐。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岳托率众跪，命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奏言：汗与诸贝勒出兵行间俱安否等语。汗命兵部启心郎穆成额答曰：蒙天眷佑，俱无恙等语。互致问候毕，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岳托以次拜见汗，行抱见礼，次见大贝勒，次统兵诸贝勒与留守诸贝勒彼此叩首抱见。见毕，具盛宴，以叙阔情。

十九日。大军起行，申刻，至盛京城，谒堂子毕入宫。

正白旗姚塔下二屯，离本牛录另住于萨尔浒地方。明兵入侵，掠去满洲男丁一名、汉人男丁二名、汉人妇女三口、牛一头。驻兴京城季思哈、扈希塔率十余人追之，杀千总一员，兵二人。以敌兵由正白、镶白二旗汛地入而未觉，拟两汛长以死罪，各

鞭一百，穿耳鼻，其属下人等各鞭一百，以姚塔离牛录另住，夺其所携男丁三名、妇女三口、牛一头入官。

二十一日。为安置季思哈征瓦尔喀所俘入口，汗遣英古尔岱、龙希、穆成额与大贝勒及诸贝勒会议，谕之曰："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拨给男丁不足之旗。八旗下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若多于此数，即行裁去，以分补不足者。至不足三十牛录之旗分，择年壮胜任牛录之人，统领所管男丁，别居他堡，后有俘获，再行补足。至旧有人民，朕意不便均分，惟新所俘获，理应拨补不足之旗。若八旗不令画一，或有一旗多于他旗者，其意欲何为耶。"大贝勒众台吉曰："如此办理甚是，分拨旧民，似属不当。今后俘获之人，应拨补不足之旗等语。汗遂命户部和硕贝勒德格类、兵部和硕贝勒岳托会同分拨。二贝勒于户部，拣妇人五口、女子五口、貂皮桶子四领、貂皮一百张、猞猁狲皮五张，送献于汗。汗曰："近者察哈尔新附蒙古甚众，各家费用颇多，朕时纳时不纳，朕安可尽纳耶。遂只留一女，余皆却之。二贝勒复令速送进献，奏曰：臣等虽供应蒙古人等，但汗统为抚养，较之臣等费用更多，既分给八家，其焉能足矣等语。汗拒之未纳。于是，其无夫之妇及皮张等物，由八家分取。以所编户口五百五十七名男丁，拨补不足之旗。补正白旗一百七十七丁，镶黄旗二百丁，正蓝旗一百八十丁。设新牛录者：正黄旗四牛录，镶黄旗四牛录，正蓝旗五牛录，正红旗二牛录，镶红旗二牛录，正白旗一牛录，因多于三十牛录，而即行裁去者：镶白旗二牛录，镶蓝旗一牛录。

二十九日。舅阿希达尔汉、前锋将领吴拜等携察哈尔喀尔喀部贝勒寨萨下代噶尔塔布囊、塞冷台吉至，奏言：祁他特车尔弼、塞冷布都马尔率一千人渡黄河而来，其余众寨桑等率四千人，俟黄河冰结时渡河而来等语。

三十日。遣人赍送土谢图额驸格格倭缎一匹、红缎一匹、素

缎四匹、纺丝二匹、红青缎二匹、毛青布二十匹、烟一百刀、茶一百包、稻米一金斗、麦面一金斗、小米一金斗、盐一金斗、搀蜜炒面一金斗、酒二大瓶。

是日。以出征，行赏大凌河。副将以下守备以上名官：头等梅勒章京银五十两，二等梅勒章京四十五两，三等梅勒章京四十两，二等甲喇章京三十五两，三等甲喇章京三十两，牛录章京二十五两，代理牛录章京二十两。此次共赏银三千九百七十两。

以出征，赐董俄格格、哈达部格格各金二两、杯盘一对、缎及缎衣各十领、红毡一块；赐格格图尔格之妻、舅阿巴泰之妻、格格达尔汉额驸之妻、恩格德里额驸之妻、古尔布希额驸之妻各金一两、杯盘一对、缎及缎衣各七领、红毡一块；赐乌喇部外祖母、辉发部姨母各缎及缎衣六领、金一两、红毡一块；赐留守诸贝勒：贝勒济尔哈朗、岳托各缎十五匹、缎衣十五领、银一百两、毛青一百匹，台吉杜度缎及缎衣各十领、银五十两、毛青五十匹。

十月初六日。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奉汗命谕工部曰：前英明汗山陵，应建寝殿，植松木，立石狮、石虎、石马、石驼。工部遂始工修建。

初九日。黑龙江精奇里河索伦部首领京古齐、巴尔达齐、哈拜、孔恰泰、吴都汉、讷赫撤、特白哈尔塔等七人率三十五人来朝贡貂、狐皮二千十四张。

是日。论征大同、宣府城时先登、阵亡、退缩人等功罪。集诸贝勒、大臣及兵士于大殿内，宣谕之：尼噶里原系正红旗白身，攻得胜堡城，先登克城，授三等甲喇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六次；佟阿图原系白身，攻得胜堡时继尼噶里登城克之，授牛录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四次；僧格原系白身，攻得胜堡时，继佟阿图登城，攻左卫城身亡，授其子塞赫半个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以阿哈占督攻，授半个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海塞原系白身，以攻得胜堡时

率本红旗兵先登城阵殁，授其子海萨海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阿明图原系正白旗专达，前次随征朝鲜，攻义州城时，随百人潜入，攻大同保安城先登克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六次；拜察礼原系白身，攻保安城时继俄莫克图登城，授三分之二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喀木库原系白身，征宁远时，遇菊花岛步兵，率先进击之；攻大同时，率旗先登城，攻保安城时，继拜察礼第三登城，授三分之一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图鲁希硕翁科罗巴图鲁征大同阵亡，授其子巴希泰三等昂邦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十四次；古那产原系正黄旗白身，攻小西城邻城时，先登克之，授为牛录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六次；萨海原系白身，本旗兵攻山上小城时先登，攻小西城时，继古那产登城，授三分之二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欣泰原系白身，攻小西城时，继萨海第三登城，授三分之一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图赖征大凌河时，先本甲喇兵进击；征大同时，未候诸贝勒至，即攻灵丘县城，从城垣倾圮处奋击，克之，攻小西城时，率本旗巴雅喇攻城，本旗下巴雅喇古那产登城克之，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准泰原系白身，征北京时，袭击边城时先登，本旗攻大同时率先登城，攻新京城时阵亡，授其子叶尔苏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六次；杨爱原系白身，攻新京城时，继准泰登城身亡，授其子雅达礼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六次；俄赫原系镶蓝旗白身，率本旗兵攻大同时先登城，攻长安岭城时，先登城克之，授为牛录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六次；伊喇喀原系白身，攻长安岭城时，继俄赫登城，授三分之二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阿雅克塔原系白身，攻长安岭城时，继伊喇喀第三登城，授三分之一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昂金原系正黄旗白身，攻王家庄城时于城圮处先登，授半个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满达尔干原系废员，招抚一边台、获人

九名，攻王家庄城时，率本旗兵穴城克之，授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六次；礼部承政巴都礼，督攻王家庄城阵亡，赠三等梅勒章京，以其子卓罗袭职，给以敕书，准袭七次；楚库原系正红旗白身，攻左卫城时先登克之，前次征大凌河时，擒获名察齐克蒙古人，授牛录章京，赐号巴图鲁，给以敕书，准袭六次；布丹原系白身，攻左卫城时，继楚库登城，授三分之二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孟库原系白身，攻左卫城时，继布丹第三登城，前次征冬库时，获绰思希塔布囊福晋一人、随从妇女二人及希代台吉之弟携至，授三分之一牛录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额尔弼赫原系正白旗白身，随旗冲锋陷阵，攻左卫城时，不知红旗兵已先登克城，随本旗兵先登阵殁，赠半个牛录章京，以其子宋果图袭职，给以敕书，准袭四次；明盖原系白身，攻左卫城时，不知红旗兵已先登克城，继本旗额尔弼赫登城阵殁，赠半个牛录章京以其子尚家图袭职，给以敕书，准袭二次；梅赫原系白身，攻左卫城时，不知红旗兵已登城，继明盖第三登城阵亡，先征朝鲜袭击义州城时，随百人潜入身亡，赠半个牛录章京，以其子傲海袭职，给敕书，准袭二次；正白旗多里善，率本旗兵攻城阵亡，赠牛录章京，以其弟伊塞库袭职，给以敕书，准袭二次；和托诺率本旗兵攻城阵亡，赠半个牛录章京，以其子哈尔苏袭职，给以敕书，准袭二次；卦尔察席特库征兴安时杀蒙古人七十三名，俘获甚众，征大同时，入边之日，击敌步兵三千人，倡先进击，击败敌骑兵四十余人，席特库、洪科又遇敌骑兵千人，击败之，获马六十一匹，纛三面，又往侦探，有所俘获，并杀敌若干，生擒若干，不违指示，力战有功，升三等甲喇章京为头等甲喇章京，复加二级，给以敕书，准袭四次；正白旗挂尔察尼堪，征吴扎喇时，杀六屯男丁四十九人，俘人一百十七名，获马五十三匹、牛二十头，同席特库往侦探济农城时，遇敌兵百人，击败之，杀七人，获马十六匹，生擒蒙古人一名，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

喇章京，复加二级，给以敕书，准袭八次；镶蓝旗席特库当明兵来侵额驸古参泰所管岳州府时，冲锋陷阵，八旗兵战大凌河时，乘夜掖尸出城，敌兵来战大凌河台站时，倡先率纛进击，于该台站地方击败两次来侵之敌，秋略宁远时遇敌战之，我军一人堕马，与杜木拜同往扶掖出，往略兴安时杀蒙古人七十三名，俘妇女九口，获驼十二只、马四十匹，同卦尔察尼堪往济农城侦探，遇明兵百余人，击败之，杀七人，获马十六匹，生擒蒙古一人，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给以敕书，准袭二次。

正黄旗卓尔堪牛录下安楚兰，先与谭泰立军令状，约定先登。及攻城登梯不进而退，处死；正白旗吴希泰牛录下额尔弼赫、伊拜牛录下明盖、丹坦牛录下梅赫三人，攻左卫城时，先登阵殁，丹坦牛录下席尔泰在第四队，不相继登城，遂将席尔泰处死，没其妻孥家口，给先登三人之子为奴；八旗兵合攻左卫城时，镶红旗夸察牛录下扈习礼、达阳阿牛录下马希先登，达阳阿牛录下扎零阿在第三队，不相继登城，遂将扎零阿处死，其妻孥家口，给先登二人为奴；两黄旗合攻小西城时，前军先登，胡组牛录下萨喇纳不相继登城，是以处死，没其家产，给与本旗贝勒；镶黄旗和罗牛录下纳盖、兴内牛录下库特户礼、尼堪牛录下俄博诺、哈宁阿牛录下巴尔达纳、阿尔赛牛录下图尔哈、翁阿代牛录下雅发喀等六人，从本旗云梯而上，即从正黄旗云梯而下，纳盖先下应杀，以汗遣其叔父往叶赫被杀有功，免死，鞭一百，割两耳，其余五人各鞭一百，贯耳鼻，夺所俘物，给本旗贝勒；正黄旗朗希牛录下专达牙萨，纛章京谭泰令彼竖梯城下即回，但牙萨违令擅登，登后又不战而退，鞭一百，贯耳鼻；富喀牛录下德内，先与谭泰立军令状，约定先登，及攻城登梯，被微创即退，应鞭一百、贯耳鼻，以其为超品头等公扬古利族侄，遂罚银折赎；镶红旗哈哈纳牛录下尼喀纳无马，向本旗贝勒索马，约必先登，既得马，处处不力战，无受重伤，又不登城，鞭一百，贯

耳鼻，夺所俘物，给与本旗贝勒；正白旗阿尔金牛录下孔科，攻城时在第五队，未相继登城，鞭一百，贯耳鼻；吴纳格旗托克托和牛录下马齐克、硕洛库、德希泰牛录下博洛、俄莫浑、库鲁牛录下安息、诺门牛录下特痕、伊木图牛录下车彻克图、古鲁呼牛录下萨哈连等八人，遇科尔沁逃人，不战而逃，遂将专达车彻克图、萨哈连处死，托克托和牛录下马齐克以攻城自赎有功，释之，其余五人各鞭一百，贯耳鼻；正蓝旗瓦固达吃烟失火，是以革职，没所俘物；镶黄旗托尔弼，正红旗博尔代、范察，镶红旗伊尔格尼、托希纳，正白旗席三，镶蓝旗英格讷等七人，以不能管理牛录，革牛录章京职；正黄旗尤天庆、镶红旗巴尔巴图鲁、镶白旗伊喇沁等三人，原系牛录章京，以病故，追夺牛录章京职；镶白旗牛录章京厄参，以有病革牛录章京职；正蓝旗傲塔，原系牛录章京。初贝勒费扬古、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贝勒谓敖塔云：闻赤城有兵，勿于彼地经过，勿越山等语。敖塔违令乱行。又满丕、伦退闻有兵至，谓敖塔云：当吹螺收兵，以俟后队等语。又不从，执意前行。时德特在后，见兵至，往招敖塔，又不来，是以革牛录章京职，夺所俘物，其被掠去二牛二马，俱令赔补，不再令敖塔率兵出征；正黄旗牙赖、喀尔喀玛二人，随军攻略，获得财物，诳言无所得，谎报与汗。遂革牛录章京职；正红旗托和齐、镶白旗莽古、阿纳塔等三人革职，以无子承袭，优恤其妻，免四丁差役。

初十日。遣布颜、鄂硕率人八名往广宁一带捉生。

十六日。科尔沁部吴克善洪台吉率诸臣送妹至。汗偕诸福晋迎至，设大宴纳之为福晋。

十八日。阿鲁茂明安部来归见汗，设大宴宴之。扬古海杜棱献貂皮端罩一件、驼一只、马三匹；库林都喇尔献貂皮端罩一件、马三匹；吴巴海达尔汉巴图鲁献马二匹，巴特玛额尔喜思戴青献驼一只、马四匹，东卓尔台吉献驼一只、马二匹；阿布泰台

吉献马一匹。汗酌纳扬古海貂皮端罩一件、马二匹；库林都喇尔貂皮端罩一件、马二匹；吴巴海达尔汉巴图鲁马二匹；纳巴特玛额尔喜思戴青马二匹；余皆却之。科尔沁部塞布类之子根都尔台吉献马二匹，却之。

二十日。前锋将领布颜、鄂硕往十三站捉生，杀人十名，获马三匹，生擒把总宋进功解至。

以小嬷嬷、舅吴克善、舅满珠习礼送女至，汗遣人赐小嬷嬷蟒缎二匹、素缎八匹、毛青五十匹、貂皮端罩一件、貂镶裘一件、貂皮端罩二件、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人形杯一个、茶一百包、烟一百刀、雕鞍马一匹；舅吴克善、舅满珠习礼各貂皮端罩一件、豹皮端罩一件、貂皮里蟒缎面裘一件、素缎四匹、毛青二十匹、茶五十包、烟五十刀、吉萨米(jisami)一包、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人形杯一个、雕鞍马一匹。

二十五日。汗以征宣府、大同及蒙古察哈尔部落林丹汗下诸臣携部众送福晋，并来附，又科尔沁部落吴克善洪台吉送妹至，行庆贺礼，召大贝勒及诸贝勒大臣进宫，备陈百戏，设大宴。席间汗见诸贝勒举觞跪献，凄然泪下。和硕贝勒岳托曰："汗何故悲伤？汗承父汗遗业，日见兴旺，未有陵替，自汗即位以来，蒙古扎鲁特部落、喀尔喀五部落，敖汉、柰曼、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等俱已归顺，招抚朝鲜，称弟纳贡，出征北京，围其皇城，大败十三省援兵，又征大同、宣府，克其城池、蹂躏其地方，俘获无算，直至五台山巅而还，诚未料及，以我威力，蒙古察哈尔举部来归。此皆上天眷佑、汗之盛德也！且闻自古用兵，有胜有败，未有如我国之全胜者。方今天命在我，大概可见，但未及耳。我蒙天眷佑，速进则大业速成，缓进则缓成。汗何为伤心乎？"汗曰："朕之伤心，非为此也！念大业未成之先，在此奉觞诸贝勒中，或有一二夭折，将若之何？思及于此，故不禁凄然耳"。大贝勒曰："兄弟子侄，皆同心同德，以图国事，必蒙上天扶佑，

何以夭折耶？上天之所佑，我大概可见也，无容过虑。"和硕贝勒萨哈廉曰："国业兴隆者在于汗，戮力辅弼者在于诸贝勒。若诸贝勒同心为国，天必佑之，不使分离，得相欢乐。若贝勒不图国政，阴萌乱志，天亦降之罚，不克永年。此酒虽人所酌，而得欢饮者，乃天也。"汗曰："尔等之言诚是。"宴毕，汗赐大贝勒貂镶裘、貂镶猞猁狲皮、菊花顶貂帽，大贝勒出，汗送出门外而还。

二十七。汗以太祖英明汗升遐后，八年征讨克捷之事，为文以告太祖之灵。汗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灵前，跪读祝文，焚楮钱。祝文云："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曰：我自受命以来，与管八旗子孙，一心一意，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已有八年。臣等同心行事，蒙天地鉴助，复使父汗积业，所到之地，慑之以兵，招之以德，周围敌国，归附甚众。兹谨述数年来所为之喜事，奉告圣灵，以期喜慰。今朝鲜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俱已归附，阿鲁地方各部皆已来归，喀喇沁、土默特部亦皆来归，察哈尔汗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地，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仅有明国。天下之事已如此，是皆汗父素志，期望后人踵而行之也。复乞圣灵，始终默佑，以成大业，惟圣灵知耳。语不尽意，悽怆上告"。

二十九日。大贝勒及七旗贝勒行庆贺礼，各陈百戏，具盛宴献汗。

朝鲜国王遣使臣兵部侍郎罗得宪赍书问安。其书曰："朝鲜国王致书金国汗：秋风渐高，起居珍重，循例遣使问安，土产薄仪，聊表微意，幸惟照谅。【原档残缺】反诬我以违约，胁我以败好，诬我在会宁开市作弊，更儿视我国，令我使臣坐于地，车列于尔大臣之末。此皆厌太平之词也！我对此大可惊异，实不解尔之用意。故以书问。尔若自释过愆，于此月遣使来，若置之罔

闻，则不必遣使来。议和时，我曾焚书告天，今不将败盟之故告之于天，以释前誓，可乎？予将事由，明告于天，彼时，天自鉴其曲直也！”

十一月初一日。茂明安部落鄂博海、库棱、杨古海、吴班代来朝，鄂博海来献马二匹，库棱献马二匹、貂皮端罩一件，杨古海献马二匹、貂皮端罩一件，吴班代献马一匹、驼一只，汗尽纳之。赐鄂博海明甲一副、雕鞍辔一、缎五匹、布二十匹、银酒海一个，赐库棱明甲、雕鞍辔、缎五匹、布四十匹、银酒海一个，赐杨古海盔甲、雕鞘辔、缎五匹、布四十匹、银酒海一个，赐吴班代明甲一副、暗甲一副、银酒海一个、雕鞍辔、缎二匹、布二十匹。

巴林部落达尔马希里往科尔沁部落噶尔珠塞特尔所探其亲戚，父死不归，离其兄弟，与噶尔珠塞特尔叛去。是以尽夺其牲畜，携至盛京，与和硕贝勒岳托养之。

初四日。闻敖汉部落额驸格格归宁，汗福晋率诸贝勒福晋迎宴入城。

初五日。敖汉部落额驸班第及格格见汗，行拜见礼，宰牛羊进宴。宴毕，额驸格格献马十八匹、驼九只、牛十头、羊一百只，汗酌纳马一匹、牛十头、羊百只。

初十日。先是，舅阿希达尔汉、达雅齐塔布囊往外蒙古与诸贝勒会盟，分划牧地。至是还奏：戊年孟冬月二十二日，舅阿希达尔汉、达雅齐塔布囊与两黄旗下多诺楚虎尔、达赖【原档残缺】马三百五十匹、驼二十五只、牛二百一十头，共计牲畜五百八十五。

十三日。以六部任职各官，三年考绩，分别优劣。图尔格先经革职，在吏部任承政三年，经考胜任，复授二等甲喇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杨庚任吏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索宁原系白身，任吏部启心郎三年，经考

胜任，授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库拜任吏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金玉和任礼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三等梅勒章京升二等梅勒章京；祁充额原系白身，任礼部启心郎三年，经考胜任，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穆胡任礼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孟阿图任工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叶克书任兵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三等梅勒章京升二等梅勒章京；额驸苏纳任兵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牛录章京升三等甲喇章京；恩格图任兵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阿尔津任兵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傅喀原系白身，任兵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穆成额原系白身，任兵部启心郎三年，经考胜任，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车尔格先经革职，任刑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复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郎球原经革职，任刑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复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额尔赫图原系白身，任刑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英俄尔岱任户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升一等甲喇章京为三等梅勒章京；萨璧干原经革职，任户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复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金励任户部承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三等梅勒章京升二等梅勒章京；布丹原系白身，任户部启心郎三年，经考胜任，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马福塔原系废员，任户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复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库礼原系废员，任户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又以养鹿有功，复授牛录章京，病故不袭，阵亡准袭；吴守进任户部参政三年，经考胜任，由二等甲喇章京升一等甲喇章京；萨木哈图原系芬德博硕库，往征大同时，率甲喇兵攻保安城，有第四登城功，擢户部参政，至是

考满，名列二等，加之登城功，升牛录章京，准袭二次；喀恺原系白身，从征广宁北三寨与截路明兵相战时，身先进击，又吴巴海管牛录变穷，而喀恺接管，变穷牛录为富牛录，授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石国柱病故，以其子达尔汉袭三等梅勒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七次。孙得功年老，以其子孙有光袭三等梅勒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九次；李廷国病故，以其子李大虎袭牛录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一次；杨春华病故，以其子杨煦袭牛录章京职，病故不袭，阵殁准袭；张士彦年老，以其子张朝璘袭三等甲喇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三次。刘世勋年老，以其子刘汉英袭二等梅勒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五次。

十六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请汗及福晋至其家，先按汉人习俗具宴，每桌插有鲜花，次宰马牛羊治席，盛陈乐舞具宴。以具宴礼，进献貂凤缎裘一领，元狐皮端罩一件，貂镶白羊皮裘一件，黑貂皮端罩一件，金佛元狐皮帽一顶，金佛黑貂皮帽一顶，系手帕荷包小刀嵌东珠玲珑鞓带一条，猫睛玲珑鞓带一条，雕鞍马二匹，空马八匹。汗尽却之。贝勒从速备马二匹，敬汗及福晋骑还，汗还宫后，惟纳其马二匹，却其鞍辔。

是日。先是遣额尔德尼囊苏喇嘛、哈尔松阿往迎察哈尔部归附之众。至是还，言伊等渡黄河前行三日，遇塞冷车臣寨桑、祁他特车尔贝寨桑、塞冷布都马儿寨桑、沙布古英寨桑、阿玉希台吉、巴特玛台吉、古鲁希西布台吉兄弟、班弟库鲁克、阿尔苏虎墨尔根巴图鲁扎萨吉尔、吹尔扎木苏塔布囊扎萨古尔、吴孙泰都喇尔扎萨古尔、巴扬阿扎尔固齐、祁赖都喇尔、萨木丹达尔汉喇嘛、戴青囊苏喇嘛、达尔汉囊苏喇嘛、吴特塔齐额木齐等率四百户来归，遂携之渡黄河留居于西拉木轮地方。又有未渡河俟冰结后至者，即巴赖都尔莽赖寨桑、摩罗尔额尔德尼寨桑、温多额尔德尼寨桑、迈喇寨桑、詹泰舒冷格、兀兰巴图鲁、寨萨木冰图古英、布达沙礼台吉、博尔和扎萨古尔、额希格库鲁克、巴吉尔扎

萨古尔、古英塔苏尔海侍卫、卫征囊苏喇嘛等，计五千户二万口。

前征大同，克保安州时，阿格巴布泰获财帛甚众，汗问之二三次，诳言毫无所得。汗已察觉其实，曰："焉有毫无所得之理耶?"遂命搜其帐房，整缎、缎衣、布匹等，堆积充栋，又搜出阿格巴布泰送其子噶布喇所藏匿之物，于是，下法司议，以阿格巴布泰欺汗，坐窃盗罪，革职，夺其属员，按例罚银四十五两、鞭银三十三两三钱。又以出略不传令，罚银四十五两。以噶布喇受其父所匿财物，拟窃盗罪，夺其属员，罚取鞭银三十三两三钱。

十七日。以正兰旗下戴噶喇拨给塞勒二屯、敖塔一屯、席伯图一屯田地浮于人丁，并令离本牛录别住，革职。

二十日。使犬部盖清屯僧格率五十人来朝贡貂皮。计四屯合贡貂皮六百五张。

前次征大同攻城时，正黄旗牛录章京傅喀不将云梯运至城下，弃置中途，为塔克珠所讦，遂依法革其职，夺所俘获，给首告人塔克珠。

天聪八年十一月，考察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户口之繁减，分别优劣。正蓝旗甲喇章京殷廷辂抚养汉民不善，损失甚多，诘其所管汉民减少之故，言俱在诸贝勒、大臣及民人之家等语。已将容留抚养汉民姓名及汉人姓名，造册送交诸考察大臣。后又佯为遗忘，诡称无粮饿死逃亡，造册送交，擅自更改前册。与前册校对，知属假造。以殷廷辂不善抚养汉民，耗损甚多，且素行奸诈，遂诛之。笔帖式席喇布与殷廷辂一同改造册籍，亦鞭一百，贯耳鼻。

二十一日。前次征大同、宣府时，汗念御前说书笔帖式卜兰、胡球、托布齐等，战中有所俘获，遂命各回本旗。还师时未随军即至，且怠职旷班，未有一人随汗还宫，于是，文馆大臣等议罪，报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知之。贝勒悉以奏闻于汗。汗曰：

"说书人等诚有罪，但因此罪之，则后人讥朕以燕寝之故而罪人也。"遂免其罪。

二十二日。汗率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和硕贝勒萨哈廉、贝勒阿巴泰、贝勒阿济格及每牛录巴雅喇三名、每甲喇章京一员，往猎于蒙古野地。是晚驻跸上榆林。

二十三日。谕从猎人等曰："若遇猛兽，勿射。毋许一二人逗留在后，有逗留者执之。若遇黄羊，勿迎头追逐，以防从后逸出。各立汛地，凡受伤之兽，不得藏匿，羁靮鞍韂勿得窃盗。"是夜驻跸养息牧。

二十四日。驻跸察罕诺尔塔地方。是夜，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稜之子古鲁思希布，宰牛羊具宴进汗。宴毕，进献马二匹、驼二只，却之。

二十五日。驻跸倭河渡口。

二十六日。驻跸柳岩河源。

二十七日。驻跸养息牧。

二十八日。猎队还，驻跸惠屯布拉克地方。

二十九日。驻跸养息牧。是夕，喀喇沁部落达喇希进献牛二头、羊九只、二只羊之肉，汗纳其羊肉，余俱却之。

三十日。驻跸彰武台河口。是夕，宰牛羊，赐众人宴。

十二月初一日。朝鲜国王遣其随侍宣传衔李廷显偕二十人赍复书至。前使臣兵部侍郎罗德宪至此来令朝见。

初四日丙戌。令罗德宪、李廷显朝见。二使臣奉书【原档残缺】未一一报答。幸蒙思之。汗览书，始纳朝鲜国王前使罗德宪所献之物。所献物件之数：白纸二百刀、榨树子十六斗、白果十六斗、大口鱼十八尾、八尾鱼十六尾、蛤蜊肉十六串、梨八百。

是日。召朝鲜兵部侍郎罗德宪、宣传李廷显二使臣进礼部衙门宴之。

初五日。正黄旗苏尔东阿病故，以其子舒恕袭其父三等甲喇

章京旧职，准再袭五次。

初六日。赐朝鲜国王使臣罗德宪绘画鞍马一匹、貂皮十四张、人参四斤；赐后至使臣李廷显貂皮十张、银十两、人参二斤；随侍、通事十五人各貂皮四张、银六两；从役百人各银二两。以送行礼，至十里外衙门宰牛宴之，宴毕，以书付使臣赍还。书曰："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王后遣使臣至，披阅来书，始纳所送礼物，召见使臣。至于问候书及复书，将由我使赍往。

是日。黑龙江地方杜莫讷、南铥、贾尔机达、喀拜、郭尔敦等率从者六十九人，松阿里地方摆牙喇氏僧格额驸、喇东格等率从者五十人，共一百一十六人来朝贡貂皮。

季思哈原系瓦尔喀冯家屯人，先投至乌拉部落，后由乌拉孑身来归，命管牛录，征明后授三等甲喇章京。以攻取辽东时首先竖云梯功，升为二等甲喇章京，仍准袭二次。

初十日。天聪汗命白奇超哈将领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希喀二大臣率季思哈、沙尔古达、库拜、戴松阿、球、富喀纳、穗和多、珍珠肯、库尔禅、舒秋、托敏、爱木布、阿尔纳、雅赖、塔海、托克屯柱、和罗、纳木泰、倭吉格、马朗阿、喀柱、额黑、尚间和罗、库尔泰、列列浑、赫舍米、穆尔泰、阿襄阿、赫勒、噶布喇、伊喇尼、佳龙阿、扎富尼、杜敏、尼雅罕、翁阿岱、塔纳喀、伊奴、英格讷、布雅里、巴萨哈、托克托惠等诸章京及兵二千五百，往征黑龙江地方。谕之曰："尔等此行，乃初次前往之地。道路遥远，毋惮劳累，奋力直前。至俘获之人，务以善言抚慰，若得食物，一体供之。如此，则彼等不复存反乱之心。除以往所征诸瓦尔喀人外，此次往征地方之众，其语音亦与我同，携之而归，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尔等语之曰：我等皆为一国，我汗本欲收回尔等，但未及耳，因尔等不谙载籍，故未知之，等语。大丈夫凡受委任，各尽厥职。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若此时不建功，俟还家后，虽悔何益耶？"谕毕，赐

馔。又谕曰："已遣人运送纸一千张，若军马染疾治病，用以为工钱。再者，应略地方，须问向导，入略之后，或报信或送俘来，必令由科尔沁部落舅吴克善管辖之锡伯绰尔门屯经过，将来遣人往迎送信人及运送军粮，亦必于绰尔门屯等候。再者，尔等往征地方有夏姓武因屯屯长喀拜，其随从二人，库鲁木图屯长郭尔敦，其随从三人，纳屯之一人，适已偕至，今俱令从军。尔等率之以往。若略别屯所获甚足，此归附三屯，勿得侵扰。可留之而归。仍谕之曰：尔等既归附于汗，仍留故地；自后常川往来，倘有间断，必为我略等语。若略别屯所获不足，则不必留此三屯，当尽携来，彼等所携器用之属，尽行没收。还时勿令分散，结队而行"。遂命出痘诸贝勒及各旗将领送行。送行者有：贝勒萨哈廉、台吉杜度、固山额真纳穆泰、额驸达尔哈、叶克书、叶臣、阿山、伊尔登、色勒、阿哥费扬古、兵部承政伊孙、车尔格依、并参政等官，送至二里外台吉阿济格养马馆，按旗排列，由侍郎等简士卒，阅兵器。简阅毕，集领兵诸臣，兵部贝勒奉命宣读敕谕，仍各给将臣一道。贝勒萨哈廉曰："我等不必多言，惟期奋力直前，尔等所奉敕书内云：善则记大功，劣则治大罪等语。此二者且听尔等选择等语。"各旗将领回列，集众官兵明白宣读之。遂令起行。

是日。令屯长喀拜、郭尔敦及其随从留宿，召入汗屋，赐食。既出，遣沙尔虎达、穆成额传谕喀拜等曰："尔于尔地，狂暴终日，虚度年月，与其在彼，不如来此，为我使令。朕欲往收尔地，但未得暇耳。尔等不谙载籍，故未知之耳。人君各统其属，理也！亦因尔等不谙载籍，未知之矣！若不遣尔还，留居于此，亦惟朕意，朕知尔贤，故遣归。尔可引我军前行，凡遇屯寨，其善指示之。"谕毕，喀拜答曰："汗言诚是，此般疼爱，安能遗忘！俟我回归故土，与兄弟商议，后将从容来归。我在本地，好强不让，任意责骂。我部落之众见识隘短，兹我回返，仍前豪强，

岂不见戳乎？既知汗恩，必以义礼待人，深谋远虑，以报鸿恩。”

十二日。遣户部承政马福塔、参政罗洛率九十六人赍书前往朝鲜。其书曰：“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兹遣使存问王起居万安，并送土产菲仪及黑貂皮十张。”

又一复书曰：“致朝鲜国王。观王前书，书中所言，毫无诚意，深感失望。故以所怀尽言以复。王今日自知其过而引为己责，彼此岂有仍念往事之理耶？今我两国共戴此天，彼此真诚无欺，则蒙上天垂佑矣。【原残档缺】

是日。遣前锋将领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率苏尔德依、苏达喇、布颜、努山、鄂硕、巴雅喇甲喇章京准塔、喇木拜等将士及兵共一百人，往迎自察哈尔部落来归者。谓之曰：“闻察哈尔部落祁他特车尔弼、塞冷布都马尔、塞冷车臣将至，恐明人闻之，截其来路。是以遣艾松古率喀喇沁百人，至张古台河口等候，可顺便遣人携之同行，尔等未会之前，可沿朕班师旧路而往。会后，尔等可沿明边界护之而来。行抵石鲁苏台后，择水草之地，令其驻牧，尔等酌量近明地立营，于初夕归来可也。”

十四日。汗与诸贝勒分定专管牛录。正黄旗阿哥拜尹图三个半牛录，阿哥巴布海一个牛录，额驸扬古利两个牛录，索海、卫齐、公衮各半个牛录，镶黄旗额驸达尔哈一个半牛录，巴哈纳半个牛录，何洛会半个牛录，伊孙一个牛录，阿哥南褚两个牛录，正红旗和尔本两个牛录，格格董鄂两个牛录，格巴库两个牛录，布尔海一个牛录，穆尔察半个牛录，【原档残缺】。

是日。蒙古大元国世祖呼必烈汗时，有帕克斯巴喇嘛用金铸嘛哈噶喇佛像，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萨思遐地方。又有沙尔巴胡图克图喇嘛复移于大元国裔蒙古察哈尔国祀之。奉天承运满洲国天聪汗威德遐敷，征服察哈尔国，旌旗西指，察哈尔汗不战自逃，其部众尽来归。于是，墨尔根喇嘛载嘛哈噶喇佛像来归。天聪汗遣必礼克图囊苏喇嘛往迎之。天聪八年甲戌年季冬月十五日

丁酉，必礼克图囊苏喇嘛携墨尔根喇嘛至盛京城。

十九日。宰牛羊治设宴席，召察哈尔汗妻郭尔土门福晋、众臣、众臣妻及小寨桑、扎萨固尔、塔布囊等入内庭。朝见诸福晋时，察哈尔福晋率众臣妻遥拜一次，郭尔土门福晋复近前跪见大福晋时，大福晋亦下跪，行抱见礼。次德参津王所娶之福晋朝见、次与在旁诸福晋依次拜见，见毕，命序坐赐宴。席间，携来众臣至汗前，各赐酒三卮。又德参津王、阿牙克达喜米里克喇嘛率众臣跪献酒于汗前。汗曰："朕本不饮酒，念尔等来附诸臣之诚意饮之。遂饮一卮。汗复酌酒令献酒诸臣畅饮致醉，又酌酒令旧大臣遍饮之。新附二福晋跪献酒于汗前，汗尽一卮。汗亦酌酒授卮令二福晋饮之。饮毕，盛陈乐舞，大宴。

二十日。以翁格尼管牛录不称职，罢之，命其子傅喀查仍袭一等甲喇章京职，给以敕书，准袭四次。吴纳盖原系白身，以自明孑身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给以敕书，准袭四次。吉巴喀达原系瓦尔喀冯家屯人，以弃其故土率本屯人越白山来归，授半个牛录，以男丁二百五十人，令其专管，征明后，升一等甲喇章京，因于奉集堡阵亡，令其子卦尔察袭二等甲喇章京职，仍准袭三次。

二十一日。察哈尔部落祁他特车尔弼、塞冷布都马尔、塞冷车臣等各率属民来归。

遣吴巴海、荆古尔达率每旗大臣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共四百人往征瓦尔喀。兵部和硕贝勒奉命传谕曰："兹命尔等往征瓦尔喀，所至之处，无怀式心，各尽厥职，谨慎从事，不可怠忽。闻尼满地方有男丁千余人筑城以居，尔等宜往略之。至屯寨多寡，吴巴海尽知，可与商议，其可取者，量力取之。有分德里之人所居之屯，宜率向导前往，先取分德里屯。凡此诸屯，非有主率设防，屯人愚昧，然其人虽愚昧，尔等自宁古塔起行之日，即应防备，勿令彼知觉，观其炊烟，智取可也。所有俘获，，严

加监守，如遇寒冷，可给以火，以防冻伤，如得食物，则均给之。前达朱户以疏忽被害，念彼其自幼效力，著有功绩，方而准世袭。尔等若以不慎遇害，可有功绩与达朱户相比乎？俘人逃走或为俘所害，皆由与彼同处相熟，不加提防，以及淫污其妇女所致也！前董鄂魁满征瓦尔喀时，侮辱俘获妇女。惟恐尔等效尤，或侵取他人家产。特命尔等秋毫勿犯，凡获无主之物，即针线一并归公。切毋违命。”

二十二日。满洲国天聪汗谓和硕贝勒萨哈廉曰：“闻有不遵禁烟令而自擅用者。”和硕贝勒萨哈廉对曰：“我父大贝勒曾言，止禁众人而不禁诸贝勒者，或以我用烟故耳等语。若欲禁烟，当自臣等诸贝勒【原档残缺】

二十七日。外蒙古执政诸贝勒来朝恭贺元旦，汗率诸贝勒出城迎于演武场。俟汗升座，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吴克善洪台吉、伊尔都齐、塔胡尔哈单巴图鲁、满珠习礼洪巴图鲁、额参、柰曼部洪巴图鲁、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色本、内齐、巴林部满珠习礼、翁牛特部东戴青、班第卫征、乌喇特部土巴、察哈尔土巴济农之子塞冷洪台吉等，依次于汗前跪拜，行抱见礼，次见大贝勒，次与诸贝勒以齿序相见毕，为首蒙古诸贝勒各以所携酒酌于金卮，献于汗前。饮毕，蒙古诸贝勒以来朝贡物：孔果尔老人之子额参马九匹，伊尔都齐马八匹、驼一头，小桑阿尔寨马一匹，土谢图济农貂皮端罩一件、貂裘一件、雕鞍马一匹、空马十六匹、驼八头，吴克善洪巴图鲁马二十五匹、驼一头、雕鞍马一匹，舅满珠习礼马五匹，塔胡尔哈单巴图鲁马四匹、驼一头，阿鲁部车痕马一匹，翁牛特部东戴青马八匹、驼一头，班第卫征马五匹、其子喇穆察布马一匹，乌喇特部土巴马四匹、驼一头，塞冷马四匹、驼一头，巴林部满珠习礼马四匹、驼一头，塞特尔之子阿玉希马二匹，扎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色本马四匹、驼一头，内齐马四匹，喀巴海卫征马一匹、驼一头，察哈尔土巴之子塞冷洪台吉

马六匹、珊瑚一块，都思卡尔塔布囊马一匹，安塔古英马一匹、珊瑚一块，绰思希塔布囊马一匹，恩开台吉马一匹，古鲁古英马一匹，奈曼部洪巴图鲁马二匹。汗阅视毕，纳额参马一匹，土谢图济农貂裘、马三匹，舅吴克善马二匹，舅满珠习礼马一匹，东戴青驼一头，班第卫征马一匹。汗赐镶嵌明甲一件、雕鞍一副、蟒朝衣一件、狐皮端罩一件。纳达尔汉巴图鲁马一匹，汗赐貂镶褐子朝衣一件、雕鞍一副。纳土巴济农之子塞冷洪台吉珊瑚一块，安塔古英珊瑚一块，纳内齐马一匹，汗赐貂镶倭缎朝衣一件，雕鞍一副。

二十八日。汗以除夕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英明汗陵寝，焚祭纸元宝二万二千五百颗、纸钱二万五千。大贝勒于太祖神位前跪奠酒时，汗俯身亲奠二卮，祭毕还宫。

是日。三等梅勒章京丁启明为其家奴孟色所讦，言丁启明将汗所赐貂裘典与正蓝旗市商王超陶，获银六十一两。再貂皮端罩一件，典与正红旗市商吴留，获银二十五两，并贷正蓝旗于义银一百两，又将汗所赐奴仆五十对，耗费殆尽。法司审问皆实，论死。奏闻，汗命免死，革其职，给本贝勒家为奴。

天聪九年　乙亥

天聪九年乙亥正月壬子朔寅时。汗率诸贝勒大臣至堂子拜天，焚化楮钱，行三跪九叩头礼毕，汗还家拜神。诸贝勒大臣列于大衙门，汗出坐黄椅毕，八旗和硕贝勒等率众台吉、新降总兵官尚可喜，庆贺元旦，行三叩头礼。次嫩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巴达哩、卓礼克图洪台台吴克善，各率本部诸贝勒大臣叩拜。次敖汉部杜棱济农索诺木率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大臣叩拜。次阿鲁翁牛特部东戴青率诸贝勒大臣叩拜。次阿鲁部塔赖达尔汉、鄂木布布达尔汉卓礼克图率诸贝勒大臣叩拜，次喀喇沁、土默特部众塔布囊叩拜。次超品一等功额驸扬古利率正黄旗诸大臣叩拜。次马兵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汉额驸率镶黄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率正红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大章京阿山率正白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大章京叶臣率镶红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伊儿登率镶白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率镶兰旗诸大臣叩拜。次固山额真觉罗色勒率正兰旗诸大臣叩拜。次汉军固山额真大章京石廷柱率众汉官叩拜。次翼军旧蒙古二旗诸大臣叩拜。次新降先归附察哈尔诸大臣叩拜。次后归附察哈尔诸大臣叩拜。次儒、僧、道三教儒官道官叩拜。叩拜时，礼部启心郎祁崇额立于右侧，每次叩拜，告诉各大臣职名、唤"某大臣率众叩拜汗"。唤时一言不差。礼部承政觉罗萨弼翰赞跪赞叩。叩拜毕，汗自座起立，率诸贝勒至其姊嫩哲格格家叩拜时，嫩哲格格欲答礼叩拜，汗劝止毕，行三跪九叩头礼。由此至其兄大贝勒家，向大贝勒行三跪九叩头礼时，大贝勒答礼，亦行三跪九叩头礼。汗从此至其姊莽古济格格家，行三跪九叩礼时，格格

还礼，亦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汗还家，赐察哈尔来归诸臣茶毕，进大衙门升座，设大宴，备陈百戏。以元旦礼，土谢图济农献牛一、马二十六，札萨克图杜棱献貂皮端罩一、马八、拜思哈尔献马一、羊十八、貂皮端罩一，孟廓献鞍马一、空马二十，色楞献马二、驼二、貂皮端罩一，达尔汉卓礼克图献马四，塔赖献马四、驼一，穆章献驼一，嘎尔玛献马一，霍尼齐献马二，喀喇车哩克献马二，阿玉希献马二，图门献马三、驼一、貂皮端罩一，阿杜海献马一，喀喇沁部色楞塔布囊献马一，根格儿献马一。汗阅毕，纳拜思哈儿貂皮端罩一，达尔汉卓礼克图马一，余尽却之。

汗仁惠宽和，听取审讯案件，断理国家政事，对部下不惜衣服财畜，以宾客礼张宴设馔，不辞劳苦。故上告审讯案件及断理国务情状者不绝。对其属下，一日三次召入宫内，以礼赐馔，行赏不断。凡新附者来朝见汗，必询问其姓氏、子孙、亲系，待之如故交，劝说归好，即系凶暴如虎、猛如野兽之人，亦无不和解者。故各处蒙古尽来归附。愚昧无知，不谙法度之呼尔哈部人，来朝贡貂皮者，络绎不绝。

有逋逃五人杀汗所遣使臣，逃阿鲁地方。有名扬者追至兴安岭，尽杀之。汗嘉之，赐扬号为达尔汉哈坦巴图鲁，给以敕书，若男人呼其旧名，则罚鞍马，妇人呼其旧名，则罚捏折女朝褂。行兵令居前，从猎令居中，免其驿马、干粮。

初十日。都元帅孔有德由远处望阙叩头书。书言：元旦正是诸臣朝贺之日。独我未朝贺，因汗旨怜我，得以与老母诸子完聚过年。汗之隆恩，举家感激不尽。曾欲五日后即亲来朝叩贺汗辞旧迎新之喜，兼谢汗隆恩。因耿总兵官旧疮复发，故未能成行。我虽遵奉汗命，未前去叩贺之罪甚大。愿汗永享天眷，谨薰沐具奏叩贺。俯伏待命。

十三日。苏完部额驸之子查喀尼以聘杜度台吉女礼，进汗驮

甲胄马十。汗阅毕，纳驮甲胄马一。

十四日。以额驸苏纳隐匿男丁，革三等甲喇章京职。

十五日。使犬部索琐科来朝，贡黑、玄狐皮四十二，黄狐皮二十九，狐、貂皮端罩二百二十九，平常貂皮三百六十九，水獭皮二。

十六日。来朝庆贺元旦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等还，汗欲亲送之，土谢图济农等劝曰："汗若亲送，其礼我等实不敢受，况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请汗勿亲送。"汗曰："你等皆我子弟之属，何妨送与不送？初你等来我迎之，去我送之，今既嗣大位，亦不可忘旧礼。"于是，汗率大贝勒及诸贝勒、台吉出北门，送土谢图济农至演武场，以送行礼赐茶、酒毕，汗还宫。

十九日。天聪汗嘉察哈尔部归附大臣多尼克鲁克护送察哈尔汗福晋前来，赐以甲胄鞍马，号为都喇儿达尔汉贝勒，给之金印敕书，并命于国中行，每宿给以公粮，子孙永免驿马、干粮，从猎居中，行兵居前，男呼其原名，则罚鞍马，女呼其原名，罚捏折女朝褂。

二十日。俄多本依病故，以其兄瓦寨袭三等梅勒章京职，仍准再袭九次。

是日。伊勒木病故，以其子根特依袭三等甲喇章京职，仍准再袭一次。

二十二日。将自察哈尔来附诸大臣、人民，均分隶八旗。给正黄旗者：都喇儿达尔汉贝勒、德参状、讷固德依扎萨古儿斋桑、阿尔噶斋桑、萨穆斋桑、朱尔车德依扎萨古儿斋桑、布拉克斋桑、奎肯札萨古尔斋桑、佳汉斋桑、额尔赫斋桑、叶苏德尔札萨古儿斋桑、巴琫斋桑、额依图斋桑、巴特玛斋桑、、多尔济札萨古儿、齐巴喀札萨古儿、绰尔济斋桑、阿达尔札萨古儿、诺门达赖斋桑，拉玛喜希布札萨古儿，共男丁一百一名。

给镶黄旗者：色棱塞臣斋桑、阿尔萨霍墨尔根：鄂木布达尔汉喇嘛、布达希礼斋桑、乌尔济斯夏布斋桑、桑阿尔寨楚赫胡尔、巩格台吉、巴图札萨古儿、衮齐特夏台吉、博辛杜喇夏、超寨希隆格，共男丁三百六十五名。

给正白旗者：齐塔特彻尔伯依斋桑、巴岱库隆斋桑、吹尔札木苏塔布囊札萨古儿、阿玉希台吉、乌孙代杜喇噶尔札萨古儿、巴扬爱札尔固齐，共男丁一百十八名。

给镶白旗者：鄂齐泰斋桑、诺木图札萨古儿、满都札萨古儿、托津泰札萨古儿、托萨札萨古儿、俄木布斋桑、额尔布希札萨古儿斋桑、满都孙札萨古儿、白希库隆斋桑、海桑特伯勒呼，共男丁四百五十七名。

给正红旗者：衮楚克斋桑、道泰斋桑、托克托噶斋桑、伊克图夏札萨古儿、吴巴希、俄克冲斋桑、古鲁札萨古儿斋桑、冲果儿代斋桑、达颜札萨古儿、俄齐尔斋桑、翁阿代斋桑、代噶尔塔布囊斋桑，共男丁四百三十七名。

给镶红旗者：巴木布斋桑、札木苏斋桑、古苏泰斋桑、山津札萨古儿、秦丹札萨古儿、吴伯黑色臣、吴木秦绰尔济台吉、桑阿尔寨塔布囊、托礼和硕齐、绰尔济斋桑，共男丁三百二十一名。

给正蓝旗者、绰尔门斋桑、拉唐斋桑、塔达札萨古儿、查哈尔札萨古儿、辉朗斋桑、索宁札萨古儿、共男丁四百三十六名。

给镶蓝旗者：色冷布都玛儿斋桑、萨噶布古英札萨古儿、沙木巴和硕齐札萨古儿、额根达尔汉斋桑、索诺木塔布囊斋桑、戴青囊苏、萨玛克坦达尔汉喇嘛、巴特玛达尔汉斋桑，共男丁一百七十六名。

汗以诸大臣、台吉、塔布囊、侍卫等自察哈尔来归礼行赏。赏嘎隆阿雅哈塔希米凌喇嘛斋桑玲珑鞍马一、股子皮鞍马一、空马二、貂皮里镶沿貂皮皮袄、貂皮端罩、红毡衣、染貂皮帽、银酒海一、茶桶一、人形杯一、银一百两、羊四百。赏德参状雕鞍

马一、股子皮鞍马一、貂皮里镶沿貂皮皮袄、貂袍、草质凉帽、元狐皮帽、靴一双、玲珑腰带、插有弓箭雕花撒袋、酒海一、茶桶一、羊六百、胶一；赐其妻貂皮端罩、缝织捏折女朝褂朝衣，镀金起花茶酒壶一、雕鞍马一。赏都喇儿达尔汉诺颜雕鞍马一、股子皮鞍马一、镶沿貂皮缝织皮袄、貂皮端罩、貂袍、蟒缎无扇肩朝衣、草质凉帽、元狐皮帽、靴、玲珑腰带、插有弓箭雕花撒袋、银汤饭罐一、胶一、羊四百；赐其妻貂皮端罩、捏折缝织女朝褂朝衣、雕鞍马一、缎五、佛头青布十。赏多尔济达尔汉诺颜雕鞍马一、镶貂皮缝织皮袄、貂袍、补子石青素缎马褂、染貂皮帽、靴、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银茶桶一、胶一、羊三百；赐其妻貂皮端罩、捏折缝织女朝褂朝衣、雕鞍马一、股子皮鞍马一、貂镶皮袄、貂皮端罩、蟒缎无扇肩女朝衣、染貂皮帽、靴、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银茶桶一、羊四百。赏布拉克、特杰乎、嘎尔玛、青山三人各空马二、貂镶皮袄各一、猞猁狲皮端罩各一、腰带、帽、玲珑撒袋、弓各一。赏卓尔齐代、墨尔根宝二人各空马一、貂镶皮袄各一、猞猁狲皮端罩各一、腰带、帽、玲珑撒袋、弓各一。赏秦代墨德齐貂镶皮袄、狐皮端罩、空马一、弓。

赏嘎隆属下商绍代斋桑、古木斋桑、特德黑斋桑、阿密奈斋桑、巴特玛斋桑、诺门达赖斋桑、克声斋桑、吹尔额尔克斋桑、色穆斋桑、呼拉盖齐夏台吉、巴琫斋桑、额叶图斋桑等各貂镶皮袄一、玲珑鞓带一、空马一、弓一。

赏古穆台吉貂皮端罩一。赐嘎尔玛青山妻貂皮端罩一、捏折缝织女朝褂朝衣、银酒海一。赐墨尔根宝妻、特杰乎妻各貂皮端罩一、缝织捏折女朝褂朝衣。赐阿尔噶车臣、沙吉达尔、纳穆等三人妻各貂皮端罩一、缝织捏折女朝褂朝衣。赏嘎隆属下布达礼斋桑、拜户札萨古儿等貂镶皮袄、帽各一。赏拜户貂皮端罩。赏嗒噶尔侍卫、嘎尔迈侍卫、叶米侍卫、德格乎侍卫、绰尔门侍卫、叟色

侍卫、阿济图侍卫等各貂镶皮袄一。

赏色冷车臣貂皮里镶沿貂皮皮袄、貂皮端罩、染貂皮帽、银花腰带、倭缎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银茶桶、杯盘二对、嵌金玲珑鞍马一、镀金甲胄一、镀金雕刀、素鞍马一。

赏布颜代札古儿貂镶皮袄、貂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带、缎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一。

赏阿尔苏霍墨尔根巴图鲁、侯痕巴图鲁各貂镶皮袄一、猞猁狲皮端罩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缎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马一。赏喇嘛衣、貂皮端罩、染貂皮帽各一。

赏古木布库侍卫、海色塔苏尔海、札木骚塔苏尔海、托克托霍依侍卫等各貂镶皮袄一、狐皮端罩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

赏巴里和硕齐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

赏噶尔格尔貂镶皮袄。赏绰思希儿夏台吉貂镶皮袄、狐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带。赏楚扬阿希克、俄木宝、苏济等四人各镶沿貂掌皮皮袄。赏布泰镶沿灰鼠皮皮袄、玲珑鞓带。赏绰尔图、萨尹图、布扬古、恩克森、塔喇齐、呼拉盖齐、齐尔噶垦等七人各镶沿灰鼠皮皮袄一。赏布达希里斋桑、吴尔扎忍希布各猞猁狲皮端罩一。赏巴图札萨古儿、衮楚思夏台吉、恭格等各貂镶皮袄一、貂帽一、玲珑鞓带一、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镌花鞢秋素暖木鞍马一。赏齐塔穆貂镶皮袄、貂帽、玲珑鞓带、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镌花鞢秋素暖木鞍马一、空马一。赏齐凌镶蟒缎皮袄。赏赫浑镶沿狐肷皮皮袄。赏孟格依镶沿猞猁狲皮皮袄、染貂皮帽、股子皮靴、玲珑鞓带。赏莽奈、托克托霍依、庆河等三人各貂镶皮袄一、染镶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股子皮靴一双。赏托克托依镶沿水獭皮白羊皮袄、玲珑鞓带、股子皮靴、貂皮帽。赏苏肯貂镶皮袄、玲珑撒袋、弓、绿斜皮靴一双。赏沙里镀金玲珑刀一、马一。赏安达古扬猞猁狲皮端罩一。赏古木德依

马一。赏阿穆墨尔根侍卫、拉玛思希布夏台吉、爱扎噶侍卫、德尔登侍卫、嘎尔玛侍卫、诺果多尔侍卫等七人各马一。赏吉雅汉蟒缎领黄缎袍、牛三十、羊四百、人一对。赏古鲁扎萨古儿斋桑雕鞍马一、貂镶皮袄、染貂皮帽、貂皮端罩、玲珑鞓带、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银酒海一。赏衮楚克斋桑雕鞍马一、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貂皮端罩、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靴一双、银酒海一。赏翁阿代斋桑貂镶皮袄、貂皮端罩、染貂皮帽、雕鞍、撒袋、弓二、玲珑鞓带一、空马一。赏俄齐尔斋桑貂镶皮袄、染貂皮帽。赏诺木秦色臣侍卫、达巴孙侍卫、钟诺侍卫、拜赛塔布囊、霍博苏侍卫、明安布乎侍卫、萨克萨尔冰图等七人貂镶皮袄一。赐拜赛妻貂皮端罩一。赏巴图貂镶皮袄。赏达尔托、博尔朱、柯希布三人镶沿灰鼠皮白羊皮袄一。赏阿米纳玲珑撒袋、空马一。赏博托果镶沿灰鼠皮白羊皮袄一、空马一。赏叟格都喇尔雕鞍马一、股子皮鞍马一、红妆缎面镶沿貂皮皮袄、貂皮端罩、嵌银花腰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染貂皮帽、貂袍、靴一双、银酒海一、茶桶一、碗二、碟三、杯盘一对；赐其妻雕鞍马一、呼尔哈貂皮端罩、染貂皮二、补子捏折女朝褂朝衣、金黄献靴一双。赏绰尔济台吉空马二、红蟒缎镶沿皮皮袄、玲珑鞓带、弓一。赏顿钟台吉貂镶皮袄、雕鞍马一、又马一、玲珑鞓带、弓一；赐其妻猞猁狲皮端罩。赏阿津、巴布古寨等各貂镶皮袄一、玲珑鞓带一、马一、弓一。赏格隆狐皮端罩一。赏泰津侍卫马一、貂镶皮袄一、玲珑鞓带一、弓一。赏卓章特布尔乎马一、貂镶皮袄一。赏翁阿泰、特依欣、、喀思乎达尔汉、夭扬等各貂镶皮袄一。赏白黑布勒齐镶沿灰鼠皮皮袄一。赏毛齐塔特马一。赏色棱斋桑貂镶皮袄一、黑貂皮端罩一、染貂皮帽一、夹绿斜皮股子皮靴、羊皮袍一、玲珑鞓带、雕鞍马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赏阿津舒楞格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马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赏阿巴喇乎补子貂镶皮袄一、染貂皮

帽一、玲珑鞓带一；赐其妻诸申貂皮端罩一、染貂皮帽一、缝织外套褂子一。赏额色乎、布颜图各补子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赏萨坦貂镶皮袄一。赏科多依镶沿水獭皮皮袄一。赏明阿图镶沿水獭皮皮袄一、马一。赏巴木布古英斋桑镶沿黑貂皮皮袄一、黑貂皮端罩一、缝织面羊皮袍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倭缎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一。赏扎木孙斋桑、伊苏泰斋桑、额布根车臣、玛奇泰和硕齐等各蟒缎面镶沿呼尔哈貂皮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玲珑撒袋一、马一。赏卫车臣侍卫黑貂皮领镶沿灰鼠皮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赏巴图鲁侍卫、图尔噶侍卫、戴青侍卫各补子镶沿呼尔哈貂皮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赏吴巴希狐皮端罩一。赏阿尔扎夏巴克希马一。赏巴特玛红缎面镶沿豹皮貂皮山猫皮领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赏海色青妆缎面镶沿水獭皮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弓一。赏额尔齐图、额尔寨各镶沿水獭皮皮袄一、箭五根。赏绰恩托克、诺木齐各镶沿水獭皮皮袄一。赏阿尔朱金黄马褂。赏俄齐代斋桑、多尔济塔苏海二人各雕鞍马一、貂镶皮一袄、貂皮端罩一、染貂皮帽一、嵌金玲珑鞓带一、羊皮袍一、绿斜皮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赏俄济泰银酒海一。赏翁阿代台吉貂镶皮袄一、猞猁狲皮端罩一、空马一。赏诺木图扎萨古儿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狐皮端罩、空马一。赏霍津泰扎萨古儿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马一。赏翁吴巴希狐皮端罩、马一。赏墨尔根吴巴希狐皮端罩。赏纳穆僧、霍托果齐、绰尔济、萨弼达尔、托博代、霍尼齐、巴特玛、冰图、章济等九人各貂镶皮袄一。赏诺尔布、攸木、达赖三人各貂镶皮袄一、马一。赏额林沁戴青貂皮皮袄、貂皮端罩、貂皮里金线青大立蟒缎袍、染貂皮帽、雕鞍马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玲珑鞓带、靴、银酒海、碗一、杯盘一对、碟二、匙子一。赏额尔格布希斋桑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

带、素雕鞍马一。赏白齐古鲁克貂镶皮袄、短貂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马一。赏班津貂镶皮袄、狐皮端罩、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马一。赏塔赖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弓一、马一。赏海桑特伯里乎、劳桑台吉二人各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撒袋弓马各一。赏陶济布乎、寨山泰侍卫、多尼巴图鲁、塔占札尔固齐、吴尔哲依图舒楞额、塔颜、哈布苏、喀尔塔尔、墨特依、霍吉济尔、柯萨尔、土鲁克、扬古尔等十三人各貂镶皮袄一。赏哈布苏染貂皮帽。赏吴寨猞猁狲皮端罩。齐塔特彻尔贝雕鞍马一、貂镶皮袄、貂皮端罩、貂皮袍、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绿斜皮靴、插有弓箭玲珑撒袋；赐妻缝织捏折女朝褂朝衣、貂皮端罩、染貂皮二、银碗二、碟三、杯盘二对、茶桶一、雕鞍马一。赏巴代古鲁克、赵诺二人各雕鞍马一、貂镶皮袄一、短貂皮端罩一、羊皮里袍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多赏赵诺绿斜皮靴一双。赏巴扬阿扎尔固齐貂镶皮袄、染貂帽、玲珑鞓带、空马一。赏吴孙泰都喇尔扎萨古儿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空马一。赏巴琫夏台吉貂镶皮袄、空马一。赐赵诺妻缝织捏折女朝褂朝衣、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一、镀金杯盘二对、雕鞍马一。赏吹尔扎木苏扎萨古儿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空马一。赏归痕塔布囊空马一、貂镶皮袄、染貂皮帽、弓一；赐其妻捏折女朝褂朝衣、狐皮端罩。赏阿玉希台吉玲珑鞓带一、玲珑撒袋。赏士巴台吉、必里克图、海色、巴查克图、巴特玛都喇尔、巴里希礼、琫、阿都齐、阿噶德木齐、唐古等十人各空马一、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弓一。赏阿米泰、劳萨侍卫、土萨、拉巴希、吴尔古达克、希达、多尔济等七人貂镶皮袄一。赏弼德依库鲁克津之弟腰带一。赏绰尔门斋桑、额布鲁依扎萨古儿等二人各貂镶皮袄一、呼尔哈貂皮端罩一、染貂皮帽

一、玲珑鞓带一、股子皮靴一双、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一、赏齐桑银茶桶。赏扎萨古儿银酒海；赐扎萨古儿妻诸申貂皮端罩、染貂皮二、银杯一、海鼠皮二包、靴、捏折女朝褂朝衣。赏拉唐扎萨古儿貂镶皮袄、诸申貂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靴、雕鞍马一。赏巴特玛浑津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弓一、马一；赐其妻诸申貂皮端罩、染貂皮二、银杯一、海鼠皮二包、捏折女朝褂朝衣。赏古希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马一；赐其妻诸申貂皮端罩、染貂皮二、银杯一、海鼠皮二包、捏折女朝褂朝衣。赏德得依貂镶红片金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柴扎萨古儿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马一、弓一。赏博罗霍塔布囊、塔布代硕楞额二人各补子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赏章苏达尔汉侍卫、奎浑二人各貂镶白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鞓带一。赏拉穆齐舍津、额尔哲依图侍卫、巴特玛侍卫等三人各貂镶白皮袄一。赏博罗特镶沿灰鼠皮皮袄。赏特木德格扎萨古儿、吴班扎萨古儿二人各镶沿花倭缎皮袄一。赏楚黑镶沿青倭缎白皮袄。赏特古布依舒楞额镶沿蟒缎白皮袄。赏巴津、额内、呼济、特根、博多依、塔布依、伯希等七人各镶沿金线缎皮袄一。

赏达尔玛和硕齐镶沿黑貂皮皮袄、黑貂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一、银酒海一。赏扎噶尔莽奈镶沿黑貂皮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玲珑撒袋、弓、空马一。赏海色塔布囊镶沿呼尔哈貂皮倭缎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玲珑撒袋、弓、空马一。赏杭爱戴达尔汉镶沿呼尔哈貂皮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玲珑撒袋、弓。赏诺木图侍卫镶沿呼尔哈貂皮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阿楚侍卫镶沿呼尔哈貂皮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达都霍侍卫镶沿呼尔哈貂皮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阿希克侍卫镶沿呼尔哈貂皮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

赏达颜侍卫镶沿黑貂掌皮加缝补子倭缎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绰尔思希侍卫镶沿呼尔哈貂皮蟒缎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色德依侍卫镶沿水獭皮皮袄。赏齐塔特舒楞额镶沿水獭皮皮袄。赐达尔玛和硕齐妻、海色塔布囊妻、扎噶尔莽奈妻各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诸申貂皮端罩一、靴一双、染貂皮二、银杯二、烟十刀。赏辉朗布乎貂镶皮袄、诸申貂皮端罩、染貂皮帽、系手巾荷包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一、加袜靴一双。赏索宁扎萨古儿貂镶皮袄、猞猁狲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玲珑撒袋、弓、靴一双。空马一。赏伊苏德尔达尔汉巴图鲁镶沿貂皮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喀朗侍卫镶沿貂皮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额色内和硕齐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满哈那迪镶沿貂掌皮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康喀尔囊沿貂掌皮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萨玛克坦达尔汉喇嘛雕鞍马一、呼尔哈貂皮端罩、貂镶皮袄、染貂皮帽、银茶桶一、碗二、碟三、杯盘二对。赏戴青囊苏喇嘛、额木齐喇嘛二人各猞猁狲皮端罩一、镶沿貂皮细羊皮里袄一、貂帽一。赏色冷布都玛尔斋桑雕鞍马一、素鞍马一、黑貂皮端罩、貂镶皮袄，又加赏貂皮袍、染貂皮帽、靴、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银酒海一、碗二、碟三、杯盘二对。赏索诺木塔布囊苏拉斋桑猞猁狲皮端罩、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玲珑撒袋、弓、马一。赏沙布古英扎萨古儿貂镶皮袄、狐皮端罩、染貂皮帽、玲珑鞓带、玲珑撒袋、弓、马一。赏巴特玛达尔汉斋桑、额肯达尔汉斋桑、沙木巴和硕齐扎萨古儿、古希斋桑等四人各貂镶皮袄一、染貂皮帽一、玲珑撒袋、弓一、玲珑鞓带一、空马一。赏古羊镶沿貂皮加缝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博尔托依巴图鲁侍卫镶沿貂掌皮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赏霍硕依塔尔苏海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弓一。赏阿米达尔、多诺依巴图鲁侍卫、巴都乎等三人各

貂镶皮袄一、弓一。赏苏墨尔貂镶皮袄。赏沙里镶沿猞猁狲掌皮皮袄、弓。掌拜星貂镶皮袄、玲珑鞓带、弓。赏齐鲁克都喇尔镶沿貂皮加缝补子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弓。赏萨迈、古奈各貂镶皮袄一。赏巴布代侍卫、呼拉盖齐二人各镶沿倭缎水獭皮皮袄一。赏绰隆镶沿灰鼠皮皮袄、染貂皮帽。赏孟格图、董诺果尔、希达班迪思希、塔克泰塔苏喇海等五人各镶沿水獭皮皮袄一。墨尔根侍卫红蟒缎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马一。赏霍卓镶沿灰鼠皮皮袄。赏德特黑红补子貂镶皮袄。赏塔赖镶沿倭缎水獭皮皮袄。赏巴特喀兰缎镶沿水獭皮皮袄。巴本代、阿欣、吴孙代等三人各佛头青布朝衣一。赏果尔楚貂镶皮袄、貂帽、腰带、撒袋、弓。赏柯舍依、达希二人各镶沿蟒缎貂皮皮袄一。赏海色、拉霍二人各蟒缎面貂镶皮袄一。貂帽一、玲珑鞓带一。赏额尔伯赫、塔赖二人各加缝补子朝衣皮袄一、貂帽一。赏卓华缎面皮袄、貂帽、缎腰带。赏拉霍之弟镶沿水獭皮皮袄。

赏额布根扎萨古儿貂镶皮袄、染貂皮帽、绿斜皮靴一双、雕鞍马一、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其跟役八人，各赏朝衣一。赏齐塔特台吉镶沿黑貂皮诸申貂皮里皮袄、呼尔哈貂皮端罩、猞猁狲皮端罩、虎皮端罩、貂帽、玲珑鞓带、插有弓箭玲珑撒袋、带亮袖明甲一、錾银花镀金鞍一、银酒海一、碟二、碗二、匙二、银五十八两五钱、蟒缎一、倭缎一、缎五、佛头青布三十、白布七十、红毡二、白毡一、庄屯四、每庄屯男丁十人、牛六头、牛四十、羊二百，一切器具等物毕备。赏叶苏得依古英扎萨古儿貂镶皮袄、玲珑撒袋、弓、玲珑鞓带、马一。赏阿达尔夏巴克希貂镶皮袄、玲珑撒袋、弓、玲珑鞓带、马一；赐其妻猞猁狲皮端罩、缎三、佛头青布六。赏桂痕古英斋桑貂镶皮袄、玲珑撒袋、弓、玲珑鞓带、马一、羊二百。赏温多额尔德尼斋桑貂镶皮袄、玲珑撒袋、弓、玲珑鞓带、马一、羊二百。赏霍多依、多

尔济、阿尔噶车臣、那穆、嘎尔玛、拉拉图克齐、雅布乎、诺敏、伯赫等九人各马一。赏布尔坤柴、班济达尔、苏班达尔、都噶、齐塔特、伯赫德依、巴喇希、班达里、吴善、卓礼克图、班津、色鲁、讷窝德依、阿拉噶尔、楚黑、恩克图、奏伯、阿津等十八人各马一。

衮楚克僧格斋桑于携察哈尔汗掌郭尔土门旗事福晋来归天聪汗途中，衮楚克僧格娶之为妻来见汗。汗曰："娶此福晋者，非臣子之义。"遂命离而养之。其后，赐来归者齐塔特车尔贝为妻。

免诸功臣男丁徭役，并命专管牛录：正黄旗拜尹图三牛录有半，巴布海一牛录，额驸扬古利两牛录，查喀尼一牛录，魏齐一牛录，恭衮半牛录，南楚两牛录，图鲁希原系内牛录，因善于攻战，效力阵亡，追赠其子巴希泰为硕翁科罗巴图鲁，赐男丁百名，使之专管。镶黄旗额驸达尔汉一牛录有半，巴哈奈半牛录，霍罗霍依半牛录，查木布一牛录，星奈一牛录。正红旗霍尔本两牛录，董鄂格格两牛录，格巴库两牛录，布尔海一牛录，穆尔柴半牛录，兰泰半牛录。镶红旗觉罗阿山一牛录，马拉希一牛录，董世禄一牛录。傅喀查半牛录，赐固山喀真呼尔哈男丁百名，使之专管。劳萨原系内牛录，因善于攻战，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给男丁百名，使之专管。

镶蓝旗顾三泰额驸一牛录，觉罗诺木浑一牛录。孟坦原系内牛录，因阵亡，赐其子艾音塔木男丁五十名，使之专管。拉玛一牛录，胡希布半牛录。正蓝旗柯希讷两牛录，色勒一牛录，觉罗昂阿赖一牛录，觉罗敖泰一牛录，觉罗额尔克依一牛录，吴赖半牛录。镶白旗额必伦一牛录，超哈尔一牛录，俄多依一牛录，额驸苏纳一牛录，巴颜一牛录，毛墨尔根一牛录，达尔泰一牛录。英古尔岱原系内牛录，因勤于职事，著有成劳，赐男丁五十名，使之专管。阿希达尔汉一牛录，准泰一牛录，阿拉密一牛录。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原系半牛录，因善于攻战，增以呼尔哈男丁为

整牛录，使之专管。巴都礼原系内牛录，因阵亡，赐其子卓罗一牛录，使之专管。阿拜阿哥一牛录有半，吴达海半牛录，巴达墨一牛录，俄硕半牛录，姚塔一牛录，韩岱一牛录。吴讷格原系内牛录，以其战攻，给一牛录，使之专管。星奈、察木布、拉玛、胡希布等之半牛录、阿希达尔汉、准塔、拉玛此七牛录，或令专管，或为内牛录，尚未定论，命仍旧暂留之。

二十六日。礼部贝勒奉命转传汗谕曰："惟恐属下众人无知，肆行谩骂宗室之人，已令系红带，以表异之。又惟恐称谓之间，尊卑颠倒，故令分别名号。先汗庶子，俱称阿哥，六祖子孙，俱称觉罗。凡称谓者，就其原名，称某阿哥、某觉罗。六祖子孙俱令系红带，他人毋得系红带。如凡人与系红带者相斗，不得詈及祖父。若有互相斗殴揪勃领者，听之，不以互相斗殴而定罪。若以互相斗殴诉于法司，亦只视事之曲直定罪。若知系红带而詈及祖父者，科以死罪。其不系红带者，既相诋亦无罪。

二十七日。都司陈锦上书以陈愚悃："蒙汗豢养数年，图报无地。今荷汗虚心下询，敢不竭诚报答。但臣年稚识薄，为不负顾问，谨就目击情形，列其要者上陈。今朝鲜国输款，汉人向风越海投归者接踵；察哈尔蒙古远来者络绎，兵力日增，我国大强。此天时人事明明示之耳。臣惟愿汗锐志奋兴，乘机勇为。切勿谓今日且小创，明日再大成。况今四方咸归，后患已绝。既无内顾之忧，宜直抵北京，试看南朝君臣将帅，谁敢与汗敌者。乘明人欺哄之时，值祖总兵官疑信之际，不必攻小城以劳兵力，只当绝根本以建功名，垂之永久。再者，抵北京城时，若可全力攻则攻之，可困则困之，如此则必破。北京一破，山海关自开，河北传檄而定矣。起兵之后，宣谕不侵犯各路城堡，使其各安生业。此实攻心之术也。再者，用人看才而器使之，大才大用，小才小使，智者务养其心，勇者期得其力。汗凡任用官员等，必使之知廉识耻，贵爵轻财，则成大事易易矣。然人才必当予为甄别任

用，不用草草也。臣意如是，惟汗思之。”

是日。鲍承先谨奏：“臣闻帝王开国承家，首重名器。名器滥，则小人进，豪杰灰心。昔唐玄宗，今天启、崇祯不重名器，贤愚滥用，以致国乱。今元帅、总兵官为其属员请敕，汗已令给扎，其礼上下妥当矣。今待以诸侯之爵，隆重极矣。然元帅不识大体，不谙书史，复强求者，甚失人臣之礼。汗原而不较。臣观昔者周朝诸侯、齐桓公属下大臣管仲，有大功于天子，方授上卿。况元帅属员，非管仲可比，元帅之功爵，亦非桓公可比。凡有国者，大有大体，小有小体。臣观古史，有大臣有陪，自古及今，皆有一定之规。若私给敕书，是窃名器也。名器一滥，则贤者退，小人进矣。臣窃观，汗乃金世宗、元世祖并肩之主也。不可废百世之规，行无功之道，遗议于后世矣。倘汗留意于未来归之远人，可令吏部分别大小，给以札付，待后有能为国立功，然后给敕。臣之所言，皆古帝王抚育臣下之规式。臣知不敢隐讳，故此奏闻。惟汗斟酌施行。”汗览奏曰：“不然。辽东汉人常逃遁，而元帅率其众官渡海远来投诚，功亦非小，我言出不悖。苏巴希泰书有云：自信，虽仇敌来归，不自信，虽亲朋亦叛等语。孔夫子曰：自信则人不疑，自疑则人不信等语。且鲍承先等官员，临阵死战，因败走被擒者，尚置诸功臣之列，给敕恩养矣。彼等为我建何功绩？似此远来归顺各官，反谓无功而弃之，可乎？我之此言，非责鲍承先。彼既以所欲奏闻，我亦以所欲言之。我惟言出不悖，人皆谓我有信矣。”

二十八日。马福塔、罗洛赍书至，书曰：“朝鲜国王复金国汗书。使臣至此，辱承札翰。引古喻今，辞意果断，三复赞叹，莫知所喻。我两国结好以来，已有九年，疆域虽殊，心事无间。此不仅一时生灵之幸，实是子孙永世之福也。苟有他肠，上天实式临之。至来书所谓诚心结好，诚肝膈之语也，敢不心悦诚服！古人有言：大信不约等语。今贵国之心，即敝国之心，此不言自

知者。若会宁开市，非敢推托，只以北地瘠民贫，难副所望。故前此屡屡所陈，皆实言也，边民潜商，敝国增禁止。边地遐僻，奸民图利潜商者，间或有之，此非不能止禁而纵之贸易者也。稍被发觉，即行杀之，此亦贵国所知也。然潜商者，不过百千之一，其交易者，亦系小物，而出于两相情愿，故虽死而不避耳。至于开市，则官主其事，其不愿者亦不得不驱督而就之，此民情之所以未免骇疑也。今来书以此见责，恐贵国未及深思耳。今闻，贵国之民常来我国买所需农具。今若停市，我止爱我民，而不念贵国之民，亦非两国视同一家之义也。但前次开市时，边臣来言：贵国差人，责礼太厚，小民因此益不安等语。敝国北边，距京都甚远，耳目有所不及，边臣之言，我不敢保其一一是实。贵国差人，越千里而来，贵国耳目所不及，亦与敝国无异。其或凭借作威，亦不可谓全无此事。果能停止远差，只令两国之民如约就市，以有易无。如此，实有相资之益，而无难支之弊，两国均享其利矣。不知汗意以为何如。不久遣春使往，先致此书，未能一一答复。”

二月壬午朔。汗曰："满、汉、蒙古诸臣，凡见有知识堪用者，即行荐举。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有任无任，但有居心公正、克胜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晓文艺、立志公诚、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该部贝勒奏闻，我将量才录用。其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亦善哉。”

是日。汗谕曰："近者屡宴察哈尔新附各官，其征北京时归顺各官及大凌河归附各官，尚未宴劳。虽得新附之员，其旧归者亦不能忘。"于是设宴，召大凌河归顺守备、都司以上各官九十员入宫内中廷宴之。时观预宴各官，颜色变瘦，形容憔悴。"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虽得新附之人，岂能忘旧归之人？承蒙天恩，所集大小官员，无论新旧，皆详察恩养，我对旧归新附官员，仍恩养不忘。将此谕遍谕诸贝勒。"于是遣人。诸

贝勒答曰："汗言极是。我等嗣后恩养不忘。"

初三日，张文衡奏言："臣自归本朝以来，未任政事，不通满洲语。汗立志远大，非书生所能测者。但处事机之会，不能无言。臣去年在大同观汗举动，似谓明国地广人众，未易猝图，但不知明国此时可取。明国文武官员，俱从贿赂得知，文官无谋，武官无勇，管军者尅军钱粮，造器械者匿官钱，军士不得休息，器械亦不堪实用。如此，军士何心用命？再出征时，口称协助，实则抢掠。人亦有言：满洲流贼如梳，我兵如篦等语。兵马如此，虽众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能任事者不得有为，未任事者不敢出，上下里外通同扯慌，诸事俱废。其所以拒我者，惧抢杀，父子夫妻之离散，故倚仗火炮，死守城池，以图幸免，除此无他计耳。宜乘时进取，兵法云：惟智者不失事机之会也等语。况兵进大同、宣府，饥疲不能保。又由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流贼扰乱，今五省起兵，日事征伐，是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止东南一隅无事，今又困于新饷。此正东西不相顾之时，是进兵机会也。兵法云：乘敝而起，智其不能善其后等语。今汗若不乘时急举，似此大国，必无久弱之理。崇祯之不愿和者，志在复仇，其明不能久蔽也。今我兵不如取辽东、遵化之时。明国人见我国不以大事为意，又惧我屠戮，故各坚志固守。而我国事久志怠，料不定百年后子孙亦效之，强弱无不变之理。今若不得山海关，差役繁重，在下之人养人，不体汗心。如此，则盛京无久安之势矣。今望汗乘天与人归之际，以大事为图，将不负上天生汗之心也。"

初六日。左翼固山额真三等公吴讷格病卒。

是日。查点喀喇沁蒙古男丁数，内外共编十一旗，并任各旗主。古鲁思夏布杜稜男丁一千五百名，万旦卫征男丁一千六百一十五名，卫斋桑男丁八十四名，小阿玉希男丁一百五十四名，戴青和硕齐男丁三十五名，希里克男丁四名，额玛尔克尔察男丁二

十名，马济塔布囊男丁四百二十八名，德尔登塔布囊男丁四十一名，德尔格尔塔布囊男丁七十名，班珠尔塔布囊男丁二十五名，叶不舒古英男丁一百五十一名，班第男丁三十一名，嘎尔玛、布尼思希、干卓尔三人共男丁二十名，色冷男丁六百五十六名，索诺木塔布囊男丁四百一十名，那穆希里男丁十七名，叶伯舒男丁二十一名，以上男丁共五千二百八十六名，命古鲁思夏布为固山额真。

俄木布楚虎尔男丁九百一十三名，巴特玛塔布囊男丁三十三名，俄木布台吉男丁十四名，博罗男丁一百七名，阿弘男丁一百五十五名，索诺木男丁三百八十二名，寨桑男丁二十二名，以上男丁共一千八百二十二名，命俄木布楚虎尔为固山额真。

耿格尔男丁一百八十八名，嘎尔玛、扎木苏、绰克图三人共男丁八十六名，吴尔寨图男丁一百六十九名，拉玛思希男丁六十三名，绰思希男丁二十四名，嘎尔玛男丁六十名，俄齐尔男丁二十二名，沙木巴男丁三百六十二名，阿玉希男丁一百一十名，萨班代男丁一名七名，拉虎男丁九十五名，希兰图男丁二百九十六名，苏布迪多尔济男丁二十三名，阿济奈男丁八十六名，塞冷男丁三十八名，班第男丁四十六名，阿喇先男丁三十二名，多尔济男丁一百一十四名，阿玉希男丁九十名，以上男丁共二千一十名。命耿格尔、沙木巴同管固山额真事。其余男丁，令旧蒙古旗兼辖。正黄旗津扎、多尔济、布崖、阿玉希、拜都、塔拜、巴布泰、浑齐、吴巴希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并入旧蒙古，命阿代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镶黄旗吴思库、拜浑岱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旧蒙古，命达赖为固山额真，其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正红旗昂阿、甘济泰、拉玛思希、古鲁格、巴特玛、海色、

苏班达里、布达里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八百七十名，并入旧蒙古，命恩格图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镶红旗苏苏穆尔、赖胡尔、噶尔图、绰思希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一千一十六名，合旧蒙古，命额驸布颜代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正白旗布尔噶图、阿玉希、苏班、齐古尔盖、莽古尔代、色讷克、希鲁克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八百九十名，并入旧蒙古，命伊拜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镶白旗拉木布里、诺云达喇、阿兰图、希里得克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九百八十名，并入旧蒙古，命额驸苏纳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正蓝旗希喇齐塔特、客喇齐塔特、考齐塔特等之男丁及内旧喀喇沁男丁共八百六十名，并入旧蒙古，命吴赖为固山额真。

镶蓝旗诺木齐、萨喇图、桑奈、章苏、绰克图、诺米、奴穆赉阿衮等之男丁及内喀喇沁男丁共九百一十三名，并入旧蒙古，命胡希布为固山额真，其下设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二员。

清点男丁数时，宣谕曰："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并从本地带来汉人，每家所有男丁若干名，俱行清点。其不能行之瘸子、视而不见之瞎子、不能持之瘸手等，不入点数内。如诸贝勒、塔布囊及一切人等，在清点时隐匿男丁，或经人举首，出首之人，准其离主，听其所往，将所隐之人入官，仍交法司治以隐匿之罪。其十家之长，罚马二。"内外喀喇沁蒙古男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二名。

初七日。汗谕刑部承政梅勒章京高鸿中、文馆觉罗龙希、甲喇章京宁完我、范文程、罗硕、刚林、扎木巴等曰："汉官及书生等奏言：今速兴师，勿杀敌人等语。出兵杀人，岂我所乐乎？

临阵不杀交战者，而彼获我之人，岂不杀乎？明人得我之人，虽妇女幼稚，俱斩其首级，我岂如彼妄杀耶？用兵之义，服国之道，拒者杀之，顺者恩养之。我意如此方为合理。至谓我宜速兴师以成大业，岂我不愿速行出师以成大业，而专以出猎放鹰为乐耶？兴师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来归之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池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我于新附旧归之人，皆不惜衣服、财帛、马匹、牲畜以养之，每日三次赐宴优待之，岂不惮烦？直欲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人心未和，虽举师，何以攻取城池，击败野战之敌耶？今所谓速出师者，其意我不明晓。我度其意，不过欲速出师以劳师旅，攻克城池，冀得财货，以偿一己之勤劳，而军国之艰难竟置之膜外也。凡奏书之人，宜从国事起见，或妄杀无辜，或政令有失，或所行悖戾，见有过误之处，即当实指其过误，而引其君于当道。此等直谏之人，我则谓之真诚为国政，识之不忘。我之素行，凡遇宠任之人，不使过分，久而不忘。今我常所思者，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兴师，明主若弃北京而遁，其追之乎，或不追而攻北京，或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可即许之乎？抑拒之乎？若彼被围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北京，其人民应作何安辑？我国诸贝勒乃至姑娘们、格格们皆以贪财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我之时为廑念者也。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尔等其酌议疏奏以闻。”

初八日。沈佩瑞谨奏：“窃思，明人所恃者，山海关、宁远、锦州完固，兵饷充裕，因此固守。而我兵威奋扬，别无可虑，但恐军饷或不敷耳。臣系南人，素晓龟卜，凡事吉凶，皆明知之。今思屯田一事，于正月十五日看卦，现有喜事，疏奏以闻。若使我军远征受苦，则徒劳无益。广宁东西闾阳驿一带田地，弃之已久。今计我马步兵六万，皆各路拔选汉人农民，俱晓耕种。乘此春时，酌议农事，于八旗每牛录按其贫富，各备农器，再挑选有

智谋、才能、勤谨办事之人，随带行粮，率领军士、农民、牛只、谷种，前往闾阳驿造房，督其尽力耕种。再遣勇将几名，驻扎十三山站，以备点燃烽火。其马兵三月一换，调他兵来驻。有敌则令马步齐战，无敌则协力耕种。其口粮牛草，计需若干，命造船数艘，迄冰泮后，顺江运至三岔河县，或西宁县，即命彼地大臣用牛车续运。只以半年辛苦耕种，秋成有望，粮草充裕矣。如兵往前或围或攻，不怕无糇粮，出略敌人，早晚随意，就近驰掠，则我威力传扬。明兵虽众，皆乌合之中，势不能敌。驻扎半年，菊花岛运粮船必怕不敢来。绝其运路，山海关外人又怕而不敢耕种，今其东方一路粮尽力竭，坐受我兵之攻。攻围日久，我势如破竹，乘机得一城，即安一城，兼行仁政，秋毫无犯，招徕人心，其众自来归顺。攻取山海关，直赴北京取其城，有何难哉。况西边流贼作乱，而我兵骚扰于东，顾此失彼，进退两难。即欲与彼议和亦易，一举两得。至于渡船运船，式样各异，臣观今造船只，未按旧样打造，不能直行，有误大事。前年大涝，人与牲畜被淹溺者，数不胜数。夫辽河为兵马之渡口，浑河为牲畜车辆之通津，此二渡口亦甚紧要，古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二河。虽云小惠，亦王政之一端。汗既欲图成大事，勿惜小费，当依南船式样，打造坚固，用以运渡。其船样式，臣今虽不能尽知，仍略知其大概。愿效犬马之劳，以报国家于万一。况孔、耿二总兵营中，有惯使船之人。万无一失者，此亦我国之急务，水陆两使之权宜也。”

十一日。伊勒慎往海州河上哨探，见汉人船二十二艘泊于河岸。伊勒慎遂率所部兵，乘小船六，突入击斩五十三人，生擒十七人，获船二十艘、小枪十七、弓五、腰刀二、五十三人衣服、网一百来献。

十四日。先以图虎齐病罢职。至是病愈赴诉于汗。命复原牛录章京职，给以敕书。敕书曰：“图虎齐，尔原系明千总，同阿

布图巴图鲁来归。克辽东后，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两次。”

十六日。以镶红旗顾特依不称职罢半个牛录章京职，命克希图暂管牛录事。

是日。宁完我奏言：“前日汗下谕，令举荐贤能，期得人才以供任使等语。孰意国中之人无知，都假此为幸进之阶，所举皆匪人宵小。两部已四十余人矣。似此滥举，非实体统。臣思自古举人之法，功罪连坐，原非苛刻，所以杜弊端，而防幸进也。伏愿汗再出一明示，所举之人果系公正，日后有成效，其应得升赏，即令举者同之；若所举之人获罪，亦即令举者同之。如所举者先善后坏，举主知之即行奏闻于汗，则免举者之罪。如此，方得真才实用。汗倘纳臣言，即下明谕，则三日之内，抽回者必十有八九，而所余者必皆优者矣。”

范文程奏言：“顷汗下谕，举荐贤能，中外臣民，无不欣幸。然汗意以为各举所知人才，为国家效用。谁知我国之人，竟藉此为党援之门，駔会推其駔会，游民推其游民，贪杯者即举饮朋，好赌者即举赌友，又有意朋比故参一二优者于其中，以饰人耳目，或昵于亲故，迫于嘱托，明知其人非贤，不得不以过情之词谬为夸许，独不思汗勤求治道之意，而乃妄举若此也。如今即有一二忠直之臣欲举贤能，因见其滥举如此，亦灰心而不肯举，即有一二忠正之士，欲应其举，因见其滥举如是，亦灰心而不肯应。遂将汗收罗贤才之美政，反为宵小幸进之阶梯。目前考选之时，须斟酌收用。若不如此，恐于国计民生，关系不小。即日有法，然事败之余，国事已坏，虽寸斩何益？故与其惩于既用之后，不如慎于未用之先。然欲精核其所举之人，尤当并核举人之人。其举主果然公正，则所举之人必是贤者；若举者素履非善，则所举者亦非善者也。今虽不用古昔连坐之法，然亦当少惩其妄举匪人者。至于所举者果善，后有成效者，则其举主，亦当给与纪录。伏乞汗鉴昭施行。谨奏。”

十八日。新顺生员杨明显、杨誉显、杨生辉等奏言："今见明国暴官肆虐，污吏饕贪，毒流百姓，涂炭生灵，以致流贼猖獗，内患蜂起，地裂山崩，旱干水溢，天人交变极矣。幸而上天降汗，聪明仁恕，抱汤武之德，负孙吴之略，天必有意矣。且今汗仁风远播，四周咸服。此人心顺而天意归也。又见投来者优待之，归顺者抚养之。即大凌河官兵，至今厚养不懈，此汗之至仁也。以汗至仁之极，当此天人交变之时，正宜乘时立业。窃睹全国豪杰盈廷，俊英满目，励勷自不乏人。臣等布衣，何敢妄谈大事？但来投顺，身被汗恩，安敢坐食无言乎？汗如欲急图之，莫若先攻北京。北京乃天下之元首，天下乃北京之股肱，未有元首去而股肱能支者。虽内有卫护士卒，外有援救兵马，不过离心之众，一当汗人和之兵，自如以石投卵，势犹破竹。此用力急而成功速也。汗如欲缓图之，莫若先克近京府县。府县乃京都之羽翼，京都乃府县之腹心。未有羽翼去而腹心不槁者。况京南地方兵马无备，城垣不坚，一当汗久练之兵破彼城池，如探囊取物耳。既得其近京城垣，绝彼粮道，禁彼樵采，环围持久，北京不攻而自得矣。此不劳而王者也。汗如欲徐图之，莫若拓地屯田。遣兵于宁锦切近地界处住扎，耕种时纵掠，使彼不得耕种，彼必弃宁锦而逃矣。宁锦一为我有，山海关更何所恃？山海关既得，我出入自便，在我无蹦险涉远之苦，在彼有唇亡齿寒之虑。此渐次进步之法，亦不劳而收万全者也。汗如欲治天下，一人难理，莫若文武并兴。今但见武将来归者，因汗崇武故也。而文臣甘于死而不顺者，不知汗兴文故也。愿汗广兴文之初心，再加选拔，以便随才器使，比试优劣。有文武全才者，固首擢之，如武优而文劣者亦用之，得于展其武略；如文优而武劣者亦用之，得以施其文谋；如文武俱劣，必黜之，勿使冒滥儒风。夫如是，则举错公而登庸之路大开，不惟我国之人才日兴，即天下俊英，亦闻风而归心矣。彼奇人异士可翼而得，王业大定，不由此可决

乎？”

是日。正红旗牛录章京许世昌奏言：“臣以一介武夫，荷蒙汗赦自凌河，育之几旬，抚恤豢养，罔不周全，第报效有心，请缨无路，今国中有当举者数事，奏闻于汗，仰祈万机闻暇，少赐省览，亦维新之一助云尔。一曰先汗谥号宜封。夫古帝王用谥号者，所以昭祖宗勋业之隆，尽子孙思慕之悃，诚巨典也。先汗创辟国家，开疆扩地，自古至今希睹之功也。亟当显扬以垂后世者。乃殡逝九年，谥号之典，杳然无闻。今臣民皆称为先汗，何以绍传百世垂示万年哉？臣以为宜勅礼部，速议谥号，务符先汗之伟烈，务推汗之悬情。择期恭进，庶慰先汗在天之灵，而尽汗之孝心。一曰天子股肱宜立。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相与赞襄开导，共造封疆。所谓辅弼重臣，上应天心者也。我朝枚卜之举，实有未行，不过曰书房，岂堂堂立国之体哉？臣愚以为宜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以备顾问参赞，凡军国大事，悉咨询商酌而后施行，庶庙堂无舛错之令，汗鲜宵旰之劳矣。一曰选用才能宜慎。夫人才者国之干，人主所当急需也。迩者纶音下颁，博搜卓异，诚宜德三顾之心，汉高祖筑坛之意也。然心术端正之士，必心术端正之人能识之。今温纶久降，应诏乏人。岂一国竟无才能？抑亦诸臣知而不举耳。盖缘娼嫉者恒多，不啻口出者尝少。在廷忠彦且不能容，复望其别引才能，岂可得乎？臣愚以为宜责诸臣务必各举所知贤良方正之士，汇总铨司，设科考试，务求行实，以备选用，庶朝堂获真实之才，而田野少遗珠之叹矣。一曰朝廷言路宜开。自古帝王靡不于建元之始求直言亟谏为先。何也，夫谏者所以宣上意达下情，内而纠弹奸邪，外而缉访民隐，有裨于国家者也，而我国则未之设。臣愚以为宜立中丞都御史总其纲，设东西两台御史司其职。凡国家政令得失，百僚任事之忠佞，许其见闻，不时论劾。所言者实而可行，即宜擢赏，所言者词虽涉虚，亦宜包容，务使敢言不讳。乃为圣

朝纳谏之美。至于假公济私报服仇怨，始加斥逐。庶朝廷得耳目之官，群小消欺罔之弊矣。以上四事，皆臣浅陋所见，不识狂瞽，为我汗敷陈，伏乞采择施行焉。”

是日。三等公吴讷格病故后，以其子光泰仍袭三等公职。

是日。赐送佛二人各雕鞍马一，染貂皮帽一，貂镶皮袄一，系有手帕荷包玲珑腰带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一，夹绿斜皮之股子皮靴一双。

二十二日。总兵官尚可喜奏言：“汗恩养新人，恐有疾病，每事从宽。然汗之大度，小民不知，自恃新人，骄纵犯法。与其罪于既犯之后，不如治于未犯之先。臣久戴汗恩，窃见新人渐生骄恣。请定法律，如犯某罪，应以其罪处之，一一颁示，晓谕兵民。如干重典，或请旨而定，或径送刑部治罪，如干轻罪，臣便宜处分。臣所见如此，不胜俯伏待命之至。”汗览奏曰：“著照前谕元帅旧例行。”

三等昂邦章京喀克笃礼欲逃回原籍瓦尔喀，以财物运藏本屯，为其家人所讦。汗恩之曰：“喀克笃礼岂有逃遁之理？彼若背我而逃去，天必鉴之。”因未穷追其事。仍以首者付喀克笃礼杀之。后喀克笃礼果遭天谴，以瘸疾死。其子塞古德、图尔泰以喀克笃礼功诉于吏部贝勒。该部贝勒奏闻汗。汗与诸贝勒会议，集诸贝勒于大衙门，以前次喀克笃礼欲逃，彼人首告、汗赦其罪情由，皆宣示于众。又喀克笃礼之嫂额驸康古礼之妻，亦以其欲逃之事，告于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贝勒奏闻已迟。又往征呼尔哈将领季思哈还，亦奏呼尔哈人曾有是言。以上诸事宣示于众，遂革喀克笃礼职。

二十五日。盖州渔人捕得海兽名曰henggi来献。其兽汉人称“海豹”，满洲国人曰“henggi”。

二十六日。满洲国天聪汗与诸贝勒议定，选兵一万，护军、骑兵每甲喇官各一员，以骑兵固山额真纳木泰代管右翼军，以吏

部承政图尔格依代管左翼军，命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贝勒岳托、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往寻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罗所在地，并收之来。择吉日，天聪九年乙亥仲春四月二十六日丙未起行时，汗率出征诸贝勒大臣，巳刻拜堂子，送至演武场还，出征诸贝勒受汗旨起行。

二十八日。盖州渔人捕一活henggi来献，赐佛头青布四。

是日。觉罗索尔果多老人之两孙，以其祖在先汗时有战功，将具疏诳奏，龙希见之，谓其词意不佳，令其重撰奏汗。汗览毕曰："岂有此理，纯属诳骗。"遂下刑部诉之，果虚。"龙希，尔在文馆办事，素知先汗时典籍，即宜诟詈斥逐之，何以改作奏闻？"著罚银一百两，革文馆任。刚林亦同改撰，罚以应得之罪。其控告两子，各鞭一百。

三月初七日。遣镶红旗甲喇章京胡希布率每旗二人，往迎出征瓦尔喀之巴奇兰、萨木希喀等。

初八日。察哈尔部奇塔特洪台吉来朝，献雕鞍马一，空马三，珊瑚数珠一，整珊瑚一，犬一。汗阅视毕，纳马一，整珊瑚，余尽却之。

是日。召奇塔特洪台吉入宫，宰牛羊设席宴之。

初十日。卦尔察伊讷克原系半个牛录章京，病故后，以其子坤仍袭半个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一次。

是日。户部和硕贝勒传汗谕曰："凡章京及章京兄弟、诸贝勒下人、专达、巴雅喇、芬得拨硕库等之女子、寡妇，须赴报明，部中人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可准嫁，若不报而私嫁者罪之。至于小民女子、寡妇，须问各该管牛录章京，方可准嫁。凡人女子年满十二岁后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其专管牛录与在内牛录皆同此例"。

天聪九年乙亥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遣总兵官李俊赍书携春季礼物至，所送礼物列于衙门毕，汗御殿升座，来使李俊执

书跪见。所赍书曰："朝鲜国王书致金国汗。新春布令，近履盔丰，我在远方，良切向往，自申盟好，迄今十年，两家和平之福，永无穷矣，何幸如之。前者贵国使旋，附呈尺牍，其中所陈，实出肝膈，而无他意。惟汗明鉴之。今春使照遣，携土产簿物，用表远情，往其照亮。所赠礼物数：红绵绸二百，绿绵绸二百，白绵绸二百，高丽夏布二百，白布四百，红布三百，青布三百，蓝布四百，素布一千，粗布五千，豹皮五十，水獭皮二百，绿斜皮一百六十，大张纸五百刀，小张纸一千刀，花席五十，杂花席五十，龙席一，苏木二百斤，好刀八，顺刀八，胡椒十斗，柞树子十斗，枣十斗，白果十斗，干柿饼五十串，蛤蜊肉十串，天池茶五十包，松萝茶五十包。来使见毕赐茶，送旧馆舍，设宴宴之。

十四日。汗向三岔儿堡行猎三日，见山野草木茂盛，民间耕种愆期。十七日，还盛京城。十八日，集诸臣于大衙门，谕之曰："我出见民间耕种愆期，盖因牛录章京有事城工，欲比他人先时告竣，额外派工，致误耕作耳。额外派工筑城，以致田地荒芜，民食何赖？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牛录章京、小拨硕库俱治罪。"

十九日。赐察哈尔部奇塔特洪台吉明叶甲胄一，雕鞍辔一，玲珑撒袋，缎四，蟒衣一，毛青布十。赏其母明叶甲胄一，嵌金银壶一，嵌金人形银杯一，雕鞍辔，缎靴一双，缎一，佛头青布十，海参十包，烟十刀。

二十日。正白旗朱齐克墨尔根病故，以其子旌柱仍袭一个半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三次。

是日。察哈尔部巴赖都尔斋桑、胡晒侍卫、巴特玛札萨古儿、阿山斋桑、巴吉尔扎萨古儿、绰克图、雅当札萨古儿、色冷塔布囊、寨萨木斋桑、沙济德尔格尔侍卫、寨萨侍卫、额希格库鲁克等十二头目率一千四百男丁、携妻子牲畜来归。

二十二日。遣朝鲜来使总兵官李俊归国，复书曰："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屡辱存问，意切予躬，感谢。春阳开泰，王之兴居迪吉，彼此同然，来仪领悉。例有春节信使，续后发行也。"又一书曰："王来翰谓尺牍所陈，实出肝膈等语。如彼此戴天，诚心相交，则和议永久，两国之万幸也。于我别无他意，但前使旋时，旧例顿更，故延误行期，以致使臣心甚怀疑，辄系弓矢。我闻之，即责我臣，'尔等何得在王之禁门妄系弓矢？'答曰：'如令我等起程，却不供给马匹，如今留宿，又无一言，陪臣避去，故为稽延。我等疑虑，以为将缚我等，我等岂肯束手就擒？是以系弓矢耳'。然使臣之言，我亦未尝深信，尊意万一出此，究亦何益？两家果有宿怨，将欲起衅，何妨明告所行。我使数人，擒之与否，何所损益，果成敌国，使计用巧，固其宜也。昔黄忠与关公战时坠马，而关公未杀，今乘马再战，若即杀之，为不勇也。关公乃一将军，而以义为尚，不违诚信。王乃一国之主，博览典籍，岂有违弃信义之理乎？我亦未加怀疑，故不隐所闻而直言之。王又言：'会宁之市，遣官则扰民，欲任两处之民自相贸易。'我亦谓由此处遣官，甚觉路远。今若不遣官，任两处之民交市，又恐生乱，令彼处大臣即行监市矣。至于我之民，不入王境，而王之民，仍入我境采取。昨有执采猎者，我以为非自王之境内执来，乃入我境采猎而被执者，原欲不给还，我思之再三，仍将所执者送还于王。其越境采取之人，该地方失察官员如何处之，王自知之。"

二十二日。汗赐朝鲜送春季礼物来使总兵官李俊绘画鞍马一，貂皮十五，人参五斤。赐其随弁貂皮二，人参二斤，银二两。王府随侍十四人，各赐貂皮四，银八两。又有一百五十人，各赏银二两。宰牛羊设席，以送行礼宴之。

二十三日。汗召自察哈尔来归巴赖都尔、吴班、拉当、胡希、叟色、胡晒、巴吉尔、雅当、绰克图、冲诺依、萨胡赖、布

拉克、阿山、博胡扎尔、卓济代、托晋、囊苏、莫洛尔、巴特玛、沙里布、额希格、博罗达希、土巴喇沙、卓尔图、色本、古鲁、斋萨、特忒克依、土巴、霍尼奇、沙济、巴寨、吴兰巴图鲁、寨萨木、色冷塔布囊、布达希礼、阿晋等于中廷宴之。又令七旗贝勒照例以次宴之。是宴也，巴赖都尔献马一，菩提珠一，金三两；绰克图献菩提珠一；雅当献菩提珠一，金杯一；巴吉尔献珊瑚数珠一，胡晒献琥珀数珠一，驼一；阿山献珊瑚数珠一，瑚珀数珠一，巴特玛札萨古儿献金碗一；菩提珠一；色冷塔布囊献马一，驼一；寨萨木斋桑献驼一，珊瑚数珠一；沙济献琥珀数珠一，驼一，银瓶一，犬一；额希格献马一，金五两；斋萨献马一，金三两，琥珀数珠一；吴班献金杯一，珊瑚数珠一；拉当献琥珀数珠一，胡希献菩提珠一；叟色献琥珀碗一；冲诺依献金一两；萨胡赖献菩提珠一；布拉克献菩提珠一；博胡扎尔献金班指子一；卓济代献马一，珊瑚数珠一；托晋献菩提珠一；囊苏献菩提珠一；沙里布献琥珀数珠一；博罗达希献驼一，琥珀数珠一；土巴喇沙献菩提珠一；卓尔图献金杯一；色本献菩提珠一；古鲁献琥珀数珠一；阿巴乃献珊瑚数珠一；特忒克依献珊瑚数珠一；土巴献菩提珠一；霍尼奇献菩提珠一；吴兰巴图鲁献驼一，菩提珠一；巴寨献菩提珠一；布达希礼献马一；阿晋献马一。汗阅视毕，纳巴赖都尔菩提珠一，金三两；额希格金五两；博罗达希琥珀数珠一；斋萨菩提珠一；阿巴乃珊瑚数珠一。余尽却之。

二十四日丙戌。汗至盛京城北山一带遊玩，道经正黄骑兵固山额真一等昴邦章京楞额礼大臣墓，下马谒墓前，以金杯酌酒，奠而痛哭之。又谒章墓前奠酒。章原系北方蒙古伊苏特部贝勒，新来归后，汗知其贤，甚加宠眷。至是追念其贤，亦奠以酒。

四月初二日。遣正红旗济席哈、正蓝旗海色二大臣率八旗八人、外藩蒙古八十人，往驻上都城旧址，候出征察哈尔诸贝勒消息。

初七日。汗赐大凌河副将以下代守备以上各官：副将各缎五、纺丝四，参将、遊击各缎三、纺丝三，正守备各缎二、纺丝一，代守备各缎一、纺丝一。

是日。正红旗郑古德往江岸一带蹑踪，遇朝鲜渔人，杀其四人，一人逃回，生擒三人解来。

初九日。汗赐自察哈尔来归巴赖都尔雕鞍马一、弓一；赐斋萨埋拉鞍马一、插弓玲珑撒袋一；赐阿巴乃达尔汉空马一；赐额希克库鲁克空马一；赐弼鲁达希空马一、弓一。

是日。镶蓝旗土颜图控告本旗颜代所管牛录下田地失时，革颜代牛录章京职，罢其管牛录事，仍解部任。

十二日。遣马福塔、博尔果依往使朝鲜，所赍书曰："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两国地方遥远，王之兴居弗获时问。今特遣使问王万安，并送土产薄物，以报春礼。"

"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王属昌城官员通政大夫李水特遣人来我地捕鱼猎兽。所遣任金、康宜、金紫三人，于三月二十三日为我方人所执。今欲付我使送还，但恐中途逃逸，遂未遣之还。俟王秋使来时，再付送还。"彼等所携礼物数：黑貂皮三十，诸申貂皮一百，人参五十斤。"

十二日辰刻。汗率和硕贝勒德格类、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阿济格台吉及诸福晋等猎，出张义站之北十五里外驻跸。

十三日。沿边向南行猎，驻跸张义站近地。

十四日。由张义站向北行猎，渡布喀河驻跸。

是日。巴奇兰、萨木希喀遣白奇、兵部启心郎额色黑、伊木布来报消息，所赍书曰："编户男丁数：二千四百八十三名，人口数：七千三百有二，牲畜数：马八百五十六，牛五百四十三，驴八，俘获妇女幼稚一百十六人，马二十四，牛十七，犬四十三，貂皮一千一百二十四，狼皮八十，猞猁狲皮十八，水獭皮

二十，狐皮五十，黄鼠狼皮皮袄十二，黄鼠狼皮一百六十，灰鼠皮桶三，灰鼠皮一千五百六十，白兔皮一百九十七。”

二十二日。阿巴泰台吉率众大臣往迎出征瓦尔喀部将士于蒲河之冈，宰牛十羊二百，设宴宴之。

是日。盛京城内侧墙面砌砖石工竣。

二十三日。黑龙江巴尔达齐率二十二人来朝贡貂狐皮，满达尔汉奉汗命往迎于五里外，宰牛羊宴之。伊等所贡毛皮数目：貂皮一千一百四十五，黄狐皮十四，元狐皮一，白兔皮二百九十，貂尾九十八，灰鼠皮十五。

二十五日。出征吴巴海、荆古尔代自宁古塔遣噶尔珠来报军情。彼等俘获数目：男丁五百六十，人口数：一千二百十六，马六十，牛百，貂皮二百八十八。

二十五日。驻防兰盘、岫岩喀尔喀玛、贾木苏、锡翰等向海缉访，获捕鱼船二只，汉人二十一名，杀一汉人，生擒二十人解来。其汉人发尚阳堡居住。

汗率诸福晋行猎十日。三十日未刻，还盛京城。

五月初二日。镶蓝旗牛录章京宁唐阿病故，以无袭职之功，销其章京职。

初三日。苏尔秀病故，以其弟阿尔纠仍袭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三次。

初六日。出征黑龙江一带呼尔哈部诸臣，以招降携来官员人等朝见汗，时汗入大衙门升坐九龙金椅。出征诸臣拜见时，汗曰："诸臣出征受苦，止命为首二臣巴奇兰、萨木希喀行抱见礼。"巴奇兰、萨木希喀奉汗命出班跪拜，行抱见礼，时汗亦迎面抱之。礼毕，见大贝勒，其礼如汗；次与和硕贝勒德格类、阿济格台吉、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抱见。出征诸臣叩见毕，招降二千人叩见；次索伦部来朝贡貂皮大臣巴尔达齐等叩见毕，命新招降军士俱较射，宰牛十二、羊一百八，设大宴，汗召巴奇兰、萨木希喀

之臣，汗亲以金卮酌酒赐饮；次饮各旗统军主帅；次饮属下诸臣、招降诸臣。宴毕，汗回宫。此次出征招降人中有名穆希克者告称："我祖父世居布库里山下布尔瑚里湖。在我处无记载，相传有天女三：恩固伦、正固伦、佛固伦，浴于布库里池。季女佛固伦得神鹊所送朱果衔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系满洲国人矣。布尔瑚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我有子二，后自布尔瑚里湖移至黑龙江纳尔浑地方居住。"出征诸臣，视其战功，分别晋升：巴奇兰统兵出征黑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口，全行编户，携之以归，功绩显著，擢三等梅勒章京为一等梅勒章京，纪录，再加二次，袭十二次。萨木希喀率兵出征黑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口，全行编户，携之以归，功绩显著，擢一等甲喇章京为三等梅勒章京，再加二次，袭十二次。

季思哈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商鉴霍罗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一个半牛录章京再加半个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巴思翰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喀柱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袭二次。

沙尔古达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六次。

贺希来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七次。

艾木布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七次。

托敏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一个半章京再加半个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富喀纳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伊努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伊被野火烧伤身殁，以其子根特依袭一个半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一次。

霍洛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伊被野火烧伤身亡，以其子罗洛霍仍袭一个半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一次。

索依霍多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章京，准再袭二次。

翁阿代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真珠肯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球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阿喇纳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又以被野火烧伤身殁，以其子富喀仍袭一个半牛录章京职，准再袭一次。

布雅里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半个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为牛录章京，再加二次，袭四次。

塔海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再加二次，袭六次。

库拜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二次，共袭六次。

代松阿随萨木希喀、巴希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扎富尼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牛录章京再加

牛录章京，再加二次，共袭四次。

雅赖原系革职官，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尼雅汉原系革职官，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库尔禅原系革职官，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半个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英格讷原系分内牛录章京，误以为多余撤职，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以功再加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噶布拉原系革职官，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舒球原系革职官，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烈烈浑原系革职官，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纳木泰俄济格原系革职官，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准复原牛录章京职，再袭二次。

托克屯珠原系白身，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贾隆阿原系芬得拨硕库，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库尔泰原系白身代管牛录事，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伊拉尼原系芬得拨硕库，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穆尔泰原系白身代管牛录事，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阿囊阿原系白身，出征北京时，率先进击来战遵化之敌；遇大凌河出城兵，第二次进击时，先甲喇进击；初次击败张道台兵时，以率本甲喇倡先进击，纪录一次；再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杜敏原系白身，有七蒙古人自盛京逃，由后追及，见前追牛录章京拜桑古、专达阿木布鲁战倒，即独自进击，杀一人，其余击散之；又随萨木希喀、巴奇兰出征黑龙江有功，擢为牛录章京，再袭二次。

初七日。巴奇兰、萨木希喀俘获人口一百一十六名，马二十四，牛十七，貂、猞猁狲、狐、水獭、灰鼠、黄鼠狼等皮，共三千一百五十张，皮桶十五。念出征诸臣劳苦，汗及诸贝勒未抽取，先分赐右翼五旗主帅巴奇兰、左翼五旗主帅萨木希喀，其下章京四十四员，按级行赏。

赐巴奇兰、萨木希喀招降一等大臣毛泰、喀拜、彻克德等各蟒缎无扇肩朝衣一，套彭缎褂彭缎袍一，缎衬衣裤一袭；二等四十人各蟒缎无扇肩朝衣一，套缎褂佛头青布袍一，佛头青布衬衣裤一袭。共七千三百人，俱赐衣食器皿房屋田地等物。

随巴奇兰、萨木希喀出征瓦尔喀之蒙古翼兵主帅托克托惠率其蒙古兵离众返回时，有后人来报"已杀鹿"。托克托惠遣喀喇尔代牛录下土伦济、海萨亥牛录下哈萨尔、古鲁胡牛录下哈尔巴代、花塞家人硕里等四人前往，语之曰："勿得起火烧肉食，破其肉携来。"彼等违令起火炙肉，致火延烧，牛录章京霍洛、伊努、阿喇纳及兵丁五人、招降户口一百八十人，共一百八十八人，并马四十五，皆焚死。因此杀起火四人，没其妻子，分给焚死者，花塞家人硕里妻子，仍给其主花塞。以托克托惠离众前行，革职，只留屯一所，其余家产，尽行没收，分给死者。

十三日。"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去年七月，王遣往大明国二使臣洪命亨、元海逸乘船五只，返回贵国时，内有一船载三十

八人，为风所破，四人已死。其通事官金得声及其余人，漂落我方海岸。我巡边军士得之来报我知。我急遣人迎之来，暂令休养。两国既为兄弟，即欲将王下之人作速送还。但今岁一次发兵至东北隅黑龙江地方，招降万余人；一次发兵往东海；一次发兵往明山西地方；一次发兵进宁远地方。因遣兵往各地，是以未及直送于王，为此具书报信。王当遣人马，偕我前遣使臣，于通远堡来迎，我即发人马，送王下之人至通远堡。"此书，遣牛录章京朱玛喇送往义州城。

十四日。满洲国天聪汗与诸贝勒大臣议曰："我出师诸贝勒，想今已入明境，明国必调宁远、锦州兵往山西救援。我军今当入宁远、锦州地方，遥立军营，使彼望见我军，以迟其救援之兵。"议定毕，即于每牛录选护军二人，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为主帅，命艾度礼阿哥、尼堪阿哥、额必伦阿哥、马瞻阿哥、博洛阿哥、穆尔祜阿哥辅之，命镶黄纛骑兵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汉、正红纛骑兵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镶兰纛骑兵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正白纛骑兵固山额真大章京阿山、青纛汉军固山额真大章京石廷柱、兵部承政车尔格依、前锋将领吴拜、护军将领图赖等大臣同往。

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奉汗命率兵入明广宁地方，遣大章京阿山、石廷柱、甲喇章京图赖、吴拜、郎球、超哈尔等大臣率兵四百，先趋锦州城一带。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相继率兵过十三站立营。明哨卒见我兵进入，往报守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祖大寿急集其部下各将军，命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参将桑阿尔斋、张国忠、王命世、支明显及遊击八员率兵二千七百人前行迎探；亲率马步兵出锦州城五里外立营；守松山城副将留成功、赵国志率兵八百人来与锦州副将张、刘应选合兵，进大凌河西，遇满洲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前遣阿山、石廷柱等四百兵，两军相对列阵，惧不敢战，满洲军阿山、石廷柱等兵寡，遣人飞报后军额尔

克楚虎尔贝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急率兵纵马驰赴，大明诸军见大石自山滚落，尘埃冲天，不辨多寡，遂敌众惊乱奔逃，时满洲四百兵主帅阿山、石廷柱、图赖、吴拜等大臣突入战杀，击败大明兵，分路追击，阵斩大明副将刘应选兵五百人，生擒遊击曹得功及守备三员，获马二百一十匹，得甲胄甚多，距锦州、松山二城五里，收军还。翌日，攻取一台。即遣顾纳禅、王奇赍书奏汗报喜曰："蒙天眷佑，汗之鸿福，击败敌兵，军威大振。"

再者，谕喀喇沁部耿格尔、万丹、色冷，布雅希礼、浑津等曰："尔等赴大明北边，索取旧赏，并图贸易。一若得赏，则取之携来；一若允贸易，则与之互市；一使明人疑惧，以迟其西援之兵。"谕毕遣之。

十六日。明国有八人，自锦州城乘船至海与辽河交会处娘娘宫对岸捕鱼，守牛庄边大臣伊勒慎等驾小舟获其船，杀三人，生擒五人解来。以五人付梅勒章京孙得功，命安插于静安堡，编为民，善养之。

是日。都元帅孔有德粮一百石，总兵官耿仲明粮一百五十石运至，因新附人众，以助养赡。汗曰："归附之人，粮已足用，尔等输粮，致谢。"言毕，俱令运回。

十七日。盖州守将扎努追拿逃人，遇前往明国贸易之朝鲜官二员，加之从役共三十四人，因船坏登此岸而行，追之狗儿河获之。朝鲜人所携物：缎一百九十九匹，衣六十领，腰刀四口。

十八日。往征东海瓦尔喀吴巴海等遣人赍书奏称："男丁五百六十人，妇女五百口，幼稚九十口，拣择妇女六十六口，共计人口数一千二百十六人，马六十匹，牛一百头，貂皮桶八件、貂皮二百八十八张，猞猁狲皮十三张，狐皮十张，水獭皮二十九张，貂镶皮鼠皮桶五件，黄鼠狼皮桶四件，灰鼠皮桶十件，灰鼠皮二百六十张，黄鼠狼皮六十张，猞猁狲皮袄一件，虎皮五张，貂皮袄二。"

二十日。汗召集三院书生曰："我观汉文书，虚伪之辞甚多，虽全览无用也。今宜于大辽、金、宋、大元四史内，其四国勤于求治国而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基业废坠，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妄，有关政要者，择录编译，以备常观览。至汉文通鉴之外，其他典籍所载，如交战几何，逞施法术之语，皆系虚妄。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无知之人必信之。当停其编译，又汉人称其国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怎知其必为天子？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必有德者乃定天下，称有德者为天子矣。今我承天佑，为我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上天降谴，另择贤能为国主，此乃天意也。"

二十四日。遣沙尔虎达、扎福尼、萨必图、土尔哈、格巴库、董世禄、穆虎、公衮等每旗大臣一员率每牛录下护军一人往援前行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军，仍携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所解阵获游击曹得功，令纵之去。

二十六日。前往朝鲜贸易之马福塔、博尔果依遣人至，其所赍书曰："马福塔、博尔果依行十九日至王京，商人云：从未有至此市马之例等语。故有稽延。以银三千五百两【原档残缺】小张纸六十六刀，小刀六口，烟管六。

二十七日。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率大军至西喇朱尔格地方，遇察哈尔汗妻囊囊太后、侍卫索诺木台吉率约一千五百户来归。满洲军四贝勒接见，设宴宴毕，已遣温泰等引之见汗。于是，四贝勒率兵前进，至黄河造船。于四月二十日己亥，大军渡黄河。二十八日丁未，抵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部所驻托里图地方。时天雾昏黑，额尔克孔果尔部人未知觉。满洲军诸贝勒恐其惊觉，按兵不动。遣叶赫部金泰希贝勒之孙南楚携其族叔祖阿希达尔汉及哈尔松阿、代衮同往，"命往告尔姊苏泰太后及子额尔克孔果尔'满洲诸贝勒奉汗命

率大军来招尔等，秋毫不犯’”南楚等急驰至苏泰太后营，呼人出，语之曰“尔福晋苏泰太后之亲弟南楚已至矣，可往告知尔福晋。”其人慌忙往报福晋太后，苏泰太后大惊，即令其从者旧叶赫人往认之，其人认毕回报。福晋垂泪而出，迎弟抱见毕，即命子额尔克孔果尔往迎满洲诸贝勒。额尔克孔果尔率众斋桑出迎。满洲军诸贝勒整兵列纛旗，打鼓吹海螺、喇叭，琐呐，率额尔克孔果尔拜天毕，满洲军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与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交拜抱见。于是，即赴太后营，太后出迎相见毕，引满洲诸贝勒入其住所，设宴宴之。满洲军诸贝勒商议，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及其众臣生疑，乃誓告天地云：“我等待额尔克孔果尔若存恶意，愿受天地谴责；我等如此盟誓而尔等不从，心怀奸慝，尔等当被天地谴责。”翌日，察哈尔汗福晋、子额尔克孔果尔设宴，赠满洲军诸贝勒驼四、马四、雕鞍四、貂镶皮袄四。貂皮端罩四．琥珀数珠四、金四十两、银二百两，蟒缎四、妆缎八，闪缎四、倭缎十二、妆缎四、紬六、彭缎四、素缎十二。绫七、纱八、帽缎四、绵氆八、共缎八十一。却其驼马，余尽纳之。

满洲军四贝勒设宴答礼，赠雕鞍辔马四、素鞍辔马四、空马四、黑貂皮端罩四、貂皮袄四。于是，额尔克孔果尔属下诸臣额齐格顾玉希、多木藏顾王希、额齐格喇嘛、达尔汉喇嘛、阿木楚特喇嘛、卓礼克图格龙、俄克绰特巴俄木希、朱尔成格达尔汉诺颜、额布格依斋桑、布都依图古楞诺颜、巴雅思胡达尔汉塔布囊、达赖浑津、布泰阿噶拉虎、索诺木卫斋桑、额参巴臣、额尔克楚赫虎尔、阿济图泰希、博罗克鲁克、巴特玛都喇噶尔、扎唐伊尔都齐、苏郎查尔必、弼木布斋桑、杜固楞达云、吴恩虎布都玛尔、土巴太希、【原档残缺】命国中诸物，可具数报来，于是，以数开报，遣往鄂尔多斯部后，察哈尔额尔克楚虎尔妻及部民、达云绰尔济、伊腾格尔图、额尔克多克欣，多诺依达尔汉塔布囊、托

托霍都喇尔斋桑、劳汉俄尔罗克诸颜、布多依色臣、额尔克俄尔罗克、僧格斋桑、古鲁古英、索诺木夏诸颜、色臣卓礼克图、门德黑塔苏尔海、僧格塔苏尔海、朱拉图巴图鲁侍卫，布尔噶图伊腾格尔图、吴哈纳特伯里虎、额墨格依墨尔根侍卫、巴图杜喇尔、沙里额尔克古英等群臣将千余名户之一切诸物，俱已送至。于是，满洲军四贝勒遣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赍书还盛京，向天聪汗奏报军情，当时，天聪汗谓三院笔帖式等曰："我曾记得，左耳鸣必闻佳音，右耳鸣必非吉兆。今左耳鸣，出师诸贝勒必有捷音遣人至矣。"翌日，正赐巴林部色特尔等宴时，出征察哈尔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等所遣礼部启心郎祁充额、先遣温泰至，奏称："荷蒙天汗福，所指之处，乘其不备，全得获之。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部民，皆已招降归附。察哈尔汗另一妻囊囊太后、索诺木夏台吉率其一千五百户先来降，已至国境。"——奏间毕，巴林部布都依山津举觞跪曰："汗之明德，天父默佑，察哈尔汗妻子部众，俱已归附，适值宴期，得闻喜音，可饮一杯庆贺。"汗曰："承天眷佑，吉庆聿臻。正以仰体天心，益图治道，抚养国人，何至导以非义，相劝以酒？倘我政治有失，致民疾苦，或忿怒过当，违道而行，尔大臣即当直谏，无有顾忌，忠良之言，我岂有不听者乎？"布都依山津惭而退。

阿鲁喀尔喀以书一函付察哈尔部索诺木夏台吉，谓若遇天聪汗之人即付之。又遗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子孔果尔书一函。俱得而携至。其书曰："马哈撒嘛谛色臣汗、土谢图汗、色臣济农率大小诸贝勒奏书于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汗。奏书缘由：人君抚有玉大宝，以宣扬美名于诸国为贵。其兴起教化，盛于诸国之名，各当力图。我六万蒙古之主未能奋兴，然亦属同宗，仍守此玉大宝。若念及此大业，则可互相通好，信使不绝。如此，则我等方可谓生为有福之人，称为强盛之主也。"

“诸人拥戴马哈撒嘛谛色臣汗谕太后、子孔果尔、哲尔墨达尔汉贝勒以下为首诸斋桑等。在先执洪贝勒送还，言辞互敬，相与有成，在后亦无隙，只因国乱，未相往还。我等素无怨恨，并非仇敌。自汗弃世，闻尔举部来归，自秋以来，即令哨卒，侦探实耗。我与汗原系同宗，诸申为尔等之主，即当来归，不宜迟延。犹如衣服有表有里，太后乃我福晋之妹矣。【原档残缺】四，牛十七，犬四十三，貂皮一千一百二十四，狼皮十八，猞猁狲皮十八，水獭皮二十，狐皮五十，黄鼠狼皮袄十二，黄鼠狼皮一百六十，灰鼠皮桶三，灰鼠皮一千五百六十，白兔皮一百九十七。以上俘获诸物，分赏出征诸大臣。

又吴巴海等自出征处遣人报信至。彼等所得编户男丁数六百人，家口数一千三百八十人，马六十匹，牛一百头，貂皮桶八，貂皮二百八十八，猞猁狲皮十三，狐皮十，水獭皮二十九，貂皮灰鼠皮混做皮桶五，黄鼠狼皮桶四，灰鼠皮桶十，灰鼠皮二百六十，黄鼠狼皮六十，猞猁狲皮袄一，虎皮五，貂皮袄十。又两次遣人赴锦州捉生，获其人讯之：闻尔兵进大同，宣府地方，明帝檄调山海关外兵往援，山海关外兵将起行往援等语。因命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诸小台吉、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大章京阿山、石廷柱、梅勒章京达尔汉额驸、叶克书率每牛录护军二名，从广宁入，令彼了见，往援之兵【原档残缺】疲累，留于科尔沁蒙古地方。四人已至，该两伙人共六十七名。阵获新人及来贡貂皮者，俱在彼地已释其暴戾之心。貂皮定价时，前来贸易之人，皆谦让我等，不似先时一味固执矣。

初五日。喀喇沁部耿格尔、万丹、色冷、布雅希里赴明国贸易，至辽河源，遇明三十人自冷口来哨探，杀二十人，生擒一人解来，获马二十五匹。

初七日。来人报出征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凯旋。汗率大贝勒、阿巴泰台吉、和硕贝勒德格类、阿济格台吉，出盛京城西怀

远门，迎于五里外，汗御黄幄。命甲喇章京范文程通译，传谕大章京王世选、梅勒章京麻登云、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张存仁、孙定辽、李云、薛大湖、邓长春、陈邦选等曰："此次出师，杀锦州副将刘应选兵五百；又察哈尔蒙古来归时，进略大同、宣府等地二三次，多有俘获；招降察哈尔汗四大臣、一福晋、千余户，并携之以归；又闻出征诸贝勒招降察哈尔汗三福晋及其子孔果尔并部民，已将送至；又有大明哨卒三十人自冷口来侦探，喀喇沁兵遇而杀之，生擒一人解来，讯之，言大明五百兵自遵化出，为我外藩蒙古击败，止七人遁去；大明总兵官祖大寿弟祖二疯子率兵往援陕西甘州府，遇流贼兵战之，祖二疯子兵俱败，祖二疯子独身逃出，奏于大明崇祯帝'欲破流贼，除我兄所统宁远、锦州兵外，其他皆不能破'"。宣谕毕，众官跪奏曰："汗之洪福盛德，今岁招抚东方之国已有两次，又察哈尔举部来归，各处蒙古俱已归降。今与我为敌者，惟明而已。然明虽存，而国力日衰，国内已乱，将懦兵疲，亡不久矣。"于是，出师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率诸大臣跪于御幄前，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遵汗命近前跪拜，行抱见礼，汗亦迎面抱之，次抱见大贝勒，次阿巴泰台吉，和硕贝勒德格类、阿济格台吉以次相见。次费扬古阿哥、大章京阿山、梅勒章京达尔汉额驸、大章京石廷柱等依照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以次相见毕，以阵获三官、旗帜、驮甲胄弓撒袋马二百一十匹、俘获人口、牛驴进汗阅视。汗阅视毕，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初专阃外，能出奇取胜，嘉奖之，赐驮甲胄良马五匹；大章京阿山、石廷柱、拜音图、穆成格、费扬古阿哥、梅勒章京达尔汉额驸、叶克书、达尔汉等，各赏马一匹。

甲喇章京巴兰、图占、柯依福、噶布拉、吴拜、霍济格尔、色冷、郎球、超哈尔等八人，每二人合赏马一匹；阿喇善、喀尔塔喇、喀扎噶尔、那盖、佟阿礼、伊吉达、巴雅尔图、胡苏、色赫依、拉木拜、噶山、托恩泰、扎希、阿尔布尼等十四人，每四

人合赏马一匹；以吴拜、卓罗俘获汉官，各赏马一匹；布善、拜寨合赏牛一头；半章京、虚衔章京等，每四人合赏马一匹。其余俘获人口、马、牛、驴，分赏众军士。

初八日。出征东海吴巴海、荆古尔代等携所降户口还，命塞纽克、沙努喀、克车尼、郎格、穆尔泰、佟阿图、昂金等八大臣率每牛录各一人往迎之。

初九日。赐萨哈尔察部来贡貂、狐皮三大臣巴尔达齐、额讷布、萨泰各蟒缎无扇肩朝衣，缎袷衣、裤，夹绿斜皮靴、缎帽、玲珑鞓带、画鞍马一、缎二、佛头青布十、烟十刀，又额讷布、萨泰加赏插弓箭玲珑撒袋各一；其从友六十三人，各衣一袭。

是曰。汗览甄别筑城官奏疏曰："前令尔诸臣加意修筑城垣，故未令行兵出猎。尔等专责之事，既不加意监督，所司何事乎？"于是治罪：镶红旗所筑五处不坚固，罚固山额真叶臣银五十两；镶蓝旗所筑八处不坚固，罚固山额真费扬古阿哥银八十两；正蓝旗所筑十六处不坚固，应议固山额真色勒罪，因其一子死，一子病，未与城工，乃罚代督昂阿喇、克依福一百六十两；贝勒下二旗鼓坐应得之罪，罚赎；该三旗下牛录章京等，俱坐应得之罪，罚赎；其分得拨硕库及小拨硕库俱以次分别，应罚赎者罚之，应鞭责者责之。

十一日。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击败大明锦州、松山兵，杀副将刘应选后，随贝勒出征诸臣争功，有言倡先入阵者，有言击败敌兵者，有言追杀甚远者。部臣审明奏于汗。汗集诸臣谕曰："叙战功之际，诈言倡先入阵者甚多。夫虚冒战功而发誓者，与上代一婶母娶继母者，皆谓上天不知，刑祸不至，且顾偷生目前，谁知后来之事。若果天地不知，降罚或爽，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何以不违其序？彼以为天不知而欺诈发誓者，如哈达、叶赫、乌喇、辉发等四部，扎鲁特、喀尔喀蒙古诸贝勒，俱已败亡，我诸臣亦有亲见之者。各国君臣若以欺诈为尚，悖理而行，

虽云强盛，必致败亡，以诚信为尚，顺义而行，虽遇时变，亦不能动摇。”于是，以出师临阵情形一一问毕，又谕曰：“此次败敌，皆众人之力，其先进阵者，俟有后功，一并议叙；其逗留不进者，既不治罪，又不论功。”谕毕，和硕贝勒德格类问汗曰：“官场所设监牧之人不能胜任，当别选才能者任之。此乃代我八家出牲畜者，不可忽视。”汗曰：“尔言误矣，何谓为我八家代出耶？若然，则国又将谁属？尔以为出之我等者，便宜谨慎，而出之国中者，即当忽略耶？”德格类甚惭。

十三日。出使朝鲜马富塔、博尔果依至。朝鲜王致书曰：“朝鲜国王复金国汗。据边臣来报，昌城地方三人私入贵境未还等语。我闻之甚骇。其地方官亦难免罪责，故即下令察之。今见来书，知贵国全其性命，以待我使臣，益荷厚意，无以为谢。前次贵国春使旋时，亦蒙贵国发还采参之人，令我自行处分。书中有云‘我国之民不曾有进入贵境者，而贵国之民常入敝国境内采参捕鱼’，此言甚为可愧。谨遵约誓，各守疆土，两国之心无异矣。贵国之民能奉贵国之法，敝国之民不体我之心，我实痛恨之。会宁之市，令彼处官员即行监视，实为两便，幸甚！幸甚！前日贵使还，以甚不尽情之言谗诉贵国，闻之，不胜骇叹，我虽不肖，稍知是非利害，岂有此理乎？岂有此理乎？其中委曲，待秋使至再陈之，故未一一言之。敝国使臣方回，贵国使臣随即至。两国和好，如埙如篪，音相和也，不胜欣慰。况赠美物，益见眷厚之意，已铭之中心矣。天时已热，重视起居。”

先是，朝鲜使臣自大明国还时，船行遇风，泊我境内有三十四人。至是，遣义州城通事崔马图赍书来领。书曰：“朝鲜国王复金国汗。览来书，知我国贡使漂流贵境，蒙贵国垂怜迎接，以救其将死之命，又遣人来报，幸甚！幸甚！两国一家，我国之人即贵国之人，安置固应如此，然兄弟情谊，于此益验。我之感激

之情语之不尽。谨依来教，勒令边臣调人马以迎接之。贵使前已发还，故复书致谢。”

十六日。复朝鲜国王书曰：“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来书览悉。两国既为兄弟，亲热相好，凡有喜庆，自宜相告。出使黑龙江，招抚万余人，前已致书奉闻于王矣。至于遣兵赴东海、赴蒙古，赴大明宁远、锦州等处，因无的音，是以未获明告，今已悉至。蒙古察哈尔部内乱，其诸贝勒、大臣先率其部众来归，已过半矣。其后察哈尔汗亡，闻其太子及三大福晋率余众住黄河彼岸。随遣贝勒四人率兵渡黄河，越大明榆林边外行三日，太子、三大福晋及其部众俱降。因彼未抵抗，即行出迎来降，是以秋毫无犯，以礼解来。今各处蒙古业已全降。出征贝勒四人即由黄河彼岸率兵入明榆林地方，于八月返还。此报得于五月二十七日。再者一贝勒率兵少许赴明宁远、锦州地方，时大明锦州、松山二城兵出，于大凌河前击败之，分两路追杀，至二城门下，大胜而还。是役也，阵斩祖总兵官下大厅刘应选及参将、游击、守备八员，生擒祖总兵官下中军曹得功及守备三员，因曹得功为祖总兵官亲近人，故纵还之。我兵于六月初七日返还。又出征东海一带，诸臣招降六千余人解至。至于大明内乱流贼力强，此事想王或亦闻知。据阵获纵还中军曹得功言，洪武帝陵墓，为流贼所掘，势甚强盛，任意行动，明兵不敢接近等语。俟王秋使至，尚有余怀，具字遣使，问王喜庆。”

十九日。出征东海吴巴海、荆古尔代等携所招降呼尔哈部众至，礼部奉汗命出迎，设大宴宴之。

是日。大明国登州所属黄城岛千总李进功率男丁二十三人，妇女幼稚共四十五人乘船来归。汗授李进功为牛录章京，赐画鞍辔马一、骡二、驴二、牛六、银百两、狐皮端罩一、弓及撒袋等物，令居其欲住之地盖州。

二十二日。汗宣谕曰：“我与八旗诸贝勒当召各旗新旧满洲、

汉人、蒙古诸臣及新附蒙古、呼尔哈、众护军等分宴于各馆中。”谕毕，汗御馆中，赐大宴，诸贝勒亦照汗以次宴之。

二十三日。天聪汗谕诸大臣曰：“汗父所遗人民能爱养之，使渐富庶，此即为臣子者之孝思也。先时八贝勒家诸事，俱遵汗制。今或贝勒，凡有工作，不遵我制，额外修造，劳苦人民，试思民不聊生，逃亡叛离，国民减少，是违父圣汗之志，丧失孝道，是助敌国也。今蒙天佑，朝鲜国宾服，蒙古向称强盛，轻视我等，今各处蒙古尽归附，稽首来朝。仰承天眷，凡察哈尔蒙古、汉官、呼尔哈、卦尔察等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故我常以此为训。而贝勒等不遵我命，遇有所获，互相争竞。凡养人者，何论大小善恶？各以随才任用之，俱有裨益也。譬如砍伐，则用腰刀，切割则用小刀，岂有养人而不得其益之理乎？尔等诸臣若不规劝诸贝勒，知下民之疾苦而不以告，见骄纵之人又不能切责之，则尔等非大臣也。尔等宜勤于国政，不遗余力。我于新旧人等，常悯恤不忘，随时爱养，每加赏赉，以招徕远人，勤求治道，非不惮劳，不过为国与民耳。若疆圉大定，国泰民安，渐至富贵，则诸贝勒大臣亦随之富贵也。今若其先降之民不加恩养，后虽征伐，拓地开疆，则何以安辑之哉？今后若仍然不爱养人民，则我亦停止征讨，惟有闭门独居。彼时尔诸大臣切勿进谏。”

是日。闻察哈尔索诺木台吉侍卫率其部民至，礼部诸臣奉汗命出城迎宴毕，入城。

二十四日。叩见汗时，索诺木台吉侍卫献马三，马寨布库献马一，吴邦和硕齐献马一，衮楚斯车臣献马一，祁他特台吉献马一，班第思希布献马一，苏兰古英献马一，波木博达尔汉献马一，通噶尔喀尔察海献马一，巴雅尔图献马一，彻胡沙济献马一，杜喇尔斋桑献雕鞍马一，空马二，塔尔济库鲁克献马一，犬一，海色伊尔登侍卫献马一，额伯尔特依古英献马一，达赖侍卫献马一，索诺木达尔汉献马一，道唐献马一，布达谢里侍卫献马

一，塔尔巴济侍卫献马一，布颜图侍卫献马一，古穆台吉献马三，额尔哲依图献马一，阿图赖扎苏尔献马一，鄂尔布扎苏尔献马一，郭尔图彻臣献马一，苏班达喇献马一，杜噶台吉侍卫献马一，阿拉噶尔献马一，祁他特侍卫献马一。献毕叩见汗，并以玉卮斟所携酒献汗。于是，设大宴宴来归诸臣，汗亲酌酒，各赐一觞。索诺木台吉侍卫携来男丁三百八十六人，共家口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古木布台吉携来男丁三百八十二人，共家口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彻臣携来男丁三百九十四人，共家口一千五百六十二人；吴邦和硕齐携来男丁一百，共家口三百七十三人；托克托诺依都喇尔携来男丁一百三十三人，共家口五百三十三人。以上共男丁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家口五千四百三十八人。

二十五日。天聪汗谕诸贝勒大臣曰："昔汗父时，曾禁诸贝勒之子郊外放鹰，盖以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豕鸡故也。今闻违禁妄行。放鹰之人，应宰杀自备牛羊，以供所遇者食用，不宜害民。若侵害民人，宰杀豕鸡，贫民何以堪此？我凡出师，虽严寒亦不入屯堡，皆驻跸于郊野，恐耗损民人草木诸物耳。嗣后，如放鹰扰民不止，事发被拿获，决不轻恕。古云'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盖以凡事当防微杜渐，纵弛之后，则难整顿。若不能防患未然，后悔无及也。"

二十六日。汗赐吴巴海、荆古尔代招降携来呼尔哈部分德里蟒缎无扇肩朝衣、缎褂，其余诸人，依次分给衣服、房舍诸物。至吴巴海等大臣，以其所获貂皮及各色皮张，按职赏给之。

二十九日。以吴巴海出征吴扎喇路，俘获甚多，又往征阿库里、尼满路，俘人甚多，编为户口，携至，统兵有功，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两次，准袭六次，并给勅书。荆古尔代出征尼满、阿库里路，俘获甚多，编户携至，统兵有功，升二等甲喇章京为一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二次，准袭八次，并给勅书。默默里随吴巴海、荆古尔代出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半

个牛录章京复加半个，升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唐久随吴巴海、荆古尔代往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半个牛录章京再加半个，升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席尔泰先经革职无官，以出征大同时，率本甲喇兵攻长安岭，继俄赫、伊喇喀、阿雅克塔等第四登城功，纪录一次。又随吴巴海、荆古尔代出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授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满都胡原系白身管牛录事，取抚顺时，攻连刀湾山寨先登，攻铁岭城先登，随吴巴海、荆古尔代出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授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噶尔珠原系驻喇发地方小拨硕库，随彻尔格依往征阿库里路有功；波木博自盛京逃走，追杀之；明兵侵辉发时，率先进战有功；塔克都自盛京逃走，追杀之；随孟阿图出征虎野路有功；随吴巴海、荆古尔代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升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阿福尼先经革职无官，取旅顺口城时，驾船夜入攻城有功；随荆古尔代、吴巴海征阿库里、尼满路有功，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并给勅书。

天聪汗设宴宴察哈尔来归诸臣，时汗亲以金卮酌酒，各赐一觞。命德参状再饮，对曰："酒醇甚，恐不可胜。"汗曰："姑饮无妨。"德参状对曰"汗实未尝，何以知之？"汗曰："我从无夸语，岂但此酒可饮，我能知之，即尔诸臣之来归，察哈尔倾覆，我已预知，亦岂待尝而后知耶？"德参状曰："汗言及此，我无言以对。"

天聪汗谕诸贝勒大臣曰："凡人之营求富贵者，不过欲鲜衣良马、甲胄华丽、名望出众耳。是亦良是。然富而好施，惠泽及人，以显其名，此更为美也。今蒙古、呼尔哈等处归附甚众，仓库粟米给发不敷，众官皆有捐输，而多尔济额附独无所助。尔侍我左右，日受宠赉，可谓富贵，当此人民来归之际，理宜乐于输助，而乃过为悭吝，是可谓贤者乎？此事我亦将深思之。"

三十日。先是，马福塔、博尔霍依往朝鲜贸易，遗忘千两货物，至是往取，遣朱玛喇同往监取之。

七月初三日。阿齐图太锡自察哈尔孔果尔处至，奏汗曰“我汗主弗能违天命而薨。汗景福方昌，故我察哈尔部尽来归。”汗嘉之。阿齐图复讥诮其察哈尔诸大臣曰：“尔诸大臣皆位尊于我，及汗身薨，遂不顾汗之妻子，竟弃之来，何以谓之大臣耶？”诸臣皆惭。汗见众惭色，乃劝阿齐图太锡毕，遣之。

初六日。驻兴京城大臣胡希塔巡哨至米牙滩，获朝鲜来采参十人，送至，俱杀之。

先是户部承政马福塔、参政博尔霍依往朝鲜贸易，遗忘千两货物而还。至是，命马福塔、博尔霍依出己马往载以归，仍坐应得之罪，罚赎。

初十日。赐察哈尔哲尔门台吉侍卫缝织黄缎无扇肩鲜衣，草织凉帽，貂皮里镶沿黑貂皮皮袄，黑貂皮端罩，银酒海，鞓带，插弓箭玲珑撒袋，雕鞍马【原档残缺】赐哈坦巴图鲁貂镶皮袄、系手帕荷包鞓带、玲珑撒袋、弓；赐其妻捏折女朝褂朝衣；赐班济达尔塔布囊貂镶皮袄、系手帕荷包鞓带、玲珑撒袋、弓；赐其妻捏折女朝衣一、貂皮端罩一；赐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黑貂皮镶沿皮袄、端罩、貂皮袍一、雕鞍马一、股子皮套鞍马一、系手帕荷包鞓带、插弓箭玲珑撒袋、靴一双；赐其捏折女朝褂，萨哈尔察貂皮端罩、雕鞍马一；赐苏巴达里貂镶皮袄、马一，玲珑撒袋、弓、鞓带。

汗曰“新附蒙古大臣皆有赏赉，而对先降大凌河官员不加赏赉，是忘豢养之恩也。”因赏梅勒章京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各大缎袍一袭。

阿希达尔汉牛录下博伦多依、萨木希喀下蒙古德尔格衣逃入明地，第三年自锦州携马六匹来归，命博伦多依与其兄弟完聚，以德尔格依给戴青贝勒。

十二日。图赖牛录下盖那前往采参，获朝鲜来采参四人，送至，杀之。

十四日。天聪汗谓阿巴泰台吉曰："尔常谓手痛。不涉郊原，不拿弓矢，常居家中，忽尔行动，如何不痛？若能出外行走、骑射，以成习惯，何痛之有？尔诸贝勒身任统兵之责，若不学骑射，不习武功，则众孰肯练习武功。尔等不预习武事，使致熟练，突遇敌人，何以战之？丈夫之所重者，有过于骑射者乎？我之所言不只指骑射一事。驯养飞腾之鹰，亦能捉雉，驯养不能言之犬，亦能捕兽，彼非争名利，乃驯养之所致也。尔诸贝勒若能勤求治道，爱养人民，克敌制胜，招降他国，是不负先汗父之志，能报养育之恩，克尽孝心，亦可谓勤于现政也。若不能报恩尽孝，惟各为其家，积聚财货、粮谷、牲畜，罔恤人民，怠玩政事，异日蒙天眷佑，克成大业，当诸贝勒大臣取功时，虽悔何益也。且书之史册，贤否攸分，则其劣迹遗留万世也。"

【原档残缺】经诸贝勒商议，奏于我曰：'济尔噶朗阿哥亲福晋已卒，欲以太后福晋嫁于济尔噶朗阿哥。'我亦曾言，与之为善。但先已允准嫁于弟，后若改与兄尔取之，则不公也。言既出口，岂有食言之理耶？"于是，数次遣人劝大贝勒娶此福晋，大贝勒未娶。阿巴泰台吉、和硕贝勒德格类、阿济格台吉、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闻之，奏于汗曰："大贝勒以该福晋无财畜故不娶。我等早知此事，不当进谏嫁给大贝勒。此福晋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晋，汗宜纳之，不可嫁给他人。"汗曰："我先已纳一福晋，今又纳之，于义不合。"诸贝勒曰："此非有所欲而强娶之，乃天特赐者也，汗不可不纳。"汗坚执不从，月余，方允诸贝勒所请。于是，汗诸侧福晋及诸贝勒福晋等出城至囊囊太后下处，迎入城。遂集诸贝勒大臣，以礼设大宴，汗与囊囊太后成婚。赐携囊囊太后前来之郭尔图色臣号为卓礼图达尔汉贝勒，命行兵居前，出猎居中，来往给以供应，世世子孙，免应驿骑、徭役，男子呼其原

各，罚之鞍马，妇女呼其原名，罚之捏折女朝褂，仍给与金印敕书，并赏驮甲胄雕鞍马。

二十三日。天聪汗曰："迩来新附蒙古大臣屡有赐宴，赏赉诸物，岂惠及新附而忘旧附之人乎？先附之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自旋师以来，未曾相见。再其同来归附各官，应给敕书之事，尚须与之商议。宜请至相见，赐宴赏物。"遂遣赍书往请之。

二十五日。天聪汗曰："我于满洲、蒙古、汉人，不分新旧，视之如一。凡人有斗殴之事，二主宜听法司断结。闻汉人与满洲、蒙古斗殴，皆助之殴打等语，是不遵国法。如斯为乱者，若被拿获，必依法重惩之。"

"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书。我旧居兴京城有寺宇倾圮者，今将重加修理。又蒙古元世祖库必赖①汗时，巴克斯巴喇嘛以千金铸佛一尊，沙尔巴胡图克图喇嘛自唐古特国携之归于大元太祖成吉思汗后裔察哈尔林丹汗。今察哈尔亡，举国来附，携此佛来时，复有诸宝粧成佛像，亦皆携至。今虔造寺宇供奉此佛，需用颜料，此处未备，非我自用，亦不在互市之例。尊崇释教，亦王所稔知也。所用颜料，希一一发给，幸勿稽误。粉三十斤，靛花二十五斤，藤黄十斤，石黄十五斤，石青二十四斤半，胭脂五百帖，大飞金五十刀，白蜡十斤，松香六斤。"

"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王之边人【原档残缺】王宜审思之也。又王若不严禁尔民，我民入尔地捕杀虎豹，王其谓之何。数年以来，间有我民逃入尔东境者，希其尽行查还。"为此，遣登德贵、达拜率八家八人往。

二十六日。汗之大福晋以秋节率两侧福晋设盛筵进太祖两福晋前，行妇礼。

---

①库必赖：满文音译，即忽必烈。

二十六日。“镶蓝旗梅勒章京张存仁谨奏。臣自大凌河慕德来归，五年于兹矣。蒙汗豢养之恩，解衣推食，恩同覆载。今臣虽同朽木，岂不知报。如事有可言而不信，是不忠之甚者。每见汗赏罚严明，臣深感服。爱养官民，遐迩仰慕，孔、耿、尚渡海来归，察哈尔部宾服。此虽天之眷佑，实汗至德之所被也。夫止颂汗之德，而不谏汗之失，非忠也，非直也。忠直乃臣子之职分，臣闻革职官员所诉，不胜痛心。各官所犯，自应处分，第其中贤愚不等，功过不一。况汗大业将成，宜重功臣，以劝后进。且治国理民，实为要务，当急选才能，以备任使。今不分贤愚，不论功过，概行革职，恐日后大业克成，君子退而小人进矣。臣诚心报汗，毫无邪念。汗宜效尧、舜、禹、汤、文、武之法，行汉高祖、宋太祖之制。”

“大章京马光远具奏。今刑部奉汗旨传谕管堡各官功罪一事。按法议罚，情理允当【原档残缺】正合使功不如使过之例。庶国法民情，两得其宜。臣非为各官营私，实为王法持平。故冒死上奏。”

是日。遣吴拜、纳海、张屯、布丹四大臣率八旗兵一百人往代驻防上都海塞、济思哈。谕之曰：“诸贝勒所遣人，若于养息牧遇之，尔等即与同来，若遇于浑河以外，可令使者换马乘来，尔等即赴明界，沿边蹑踪而还，若遇于辽河，亦令使者换马乘来，尔等至杜稜城探望，沿边蹑踪而还。使者若错道来，尔等当选精锐二十名，往召济思哈、海塞，与之同来。若不遇使者，则至济思哈、海塞处，令二人速来，尔等可遣人过上都往前蹑踪。俟诸贝勒使者至，即与之同来，勿待诸贝勒。立营则善加提防，勿于一处立营，日间若于一处，夜必迁移，谨防火患。”

是日。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甫一岁，即养于外母家，本旗贝勒取视者二次，至三次欲令入府中，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乃妄诉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

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审明，实系外母所养。石廷柱别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毛达色、巴兰、骚达色、哈哈费扬古，尔等于前两次取视时皆自称其家之女，其后欲令女入府中，与石廷柱同谋，石廷柱诈为己女讦告。质讯，实系毛达色之母所养。尔等初意方冀邀荣，后闻欲为使女，遂行巧辩。”因鞭毛达色、巴兰、哈哈费扬古各一百，骚达色五十，革毛达色职，解牛录任。

八月初一日。张十八、安塔木、萨哈连、俄通果赴雅尔古地方踪踪，遇朝鲜毕克塔木城遊击韩国属下千总崔遏尼率三十五人，绰虎毕城备御奇木齐尼属下千总李大水率十四人，共计四十九人采参，尽执之送来。

初三日。出征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等遣噶达浑、苏拜、塔尔布、硕多依等四人率满洲人四十名、蒙古人四十名，共计八十人来报信。

是日。天聪汗分别管理汉人官员：李思忠原管男丁六百十五名，凡七年，增丁一百十三名，升一等甲喇章京为三等梅勒章京。杨于渭原管男丁九百八十六名，凡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佟三原管男丁九百二十三名，凡五年，增丁七十八名，虽增【原档残缺】减丁二百八十七名，罚银百两，革去旗鼓，给本贝勒家，永著为奴。

初六日。降臣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所属副将以下各官奏言：“臣等来归有功之人，恳赐敕书”，汗曰：“尔等来归时，我曾谓各官升降，惟听都元帅、总兵官之意。今若给敕书，是背前言矣。我非谓尔等无功而不给敕书，是不背前言也。我于阵获之人亦时加恩养，此皆尔等所知者，况尔等来归各官乎。虽未给敕书，我岂忘恩养之道耶？日后蒙天眷佑，地大国强，帝业既隆，尔等主帅之爵亦尊。尔主既尊，尔等岂不得晋升之理乎？”遂未给敕书。赐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

喜各缎一，貂皮六十，副将等官各银十五两；参将，游击等官各银十两，设宴宴之。

是日。秘书院甲喇章京鲍承先奏言："汗圣德如天，仁政旁达，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汗当急敕工部制造宝函。进献之日，汗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膺天眷。又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咸知天命之攸归也。"汗是之。

是日。初，汗以超品头等公扬古利弟谭泰为护军统领，凡护军中关白诸事，令其管理，于汗前任事。汗叔卓礼克图贝勒子济马虎以居址狭隘而汗拨大地与超品头公扬古利居住，其所遗之地，适与相邻，欲得之，扬古利不与。济马虎乃嘱谭泰转奏汗，谭泰庇其兄，不以奏闻。济马虎又嘱图赖、阿哈尼堪转奏汗，图赖、阿哈尼堪曰："谭泰不以闻，我等何以奏闻"，亦不以闻。于是，济马虎奏言："我居址狭隘，欲转告汗，而诸臣不允。"汗召谭泰、图赖等问之，果实。汗大怒，责谭泰曰："尔原系卑贱之人，用为耳目，录用提拔。凡事尔秉公持正，不徇偏私，以所见所闻，入告无隐。尔乃不行公道，欺罔主上，专尚巧诈。人之贤否，我何由知，我惟不能周知。故即尔等所贤者贤之，所否者否之。尔今若此，我何以信哉。济马虎乃我叔之子，其言尚壅蔽不达，彼在下小人有劳苦嗟怨之事，又何由而得达乎。尔恃宗族强盛，欺凌愚弱，此乃奸恶之举，我一向所深恶。"遂下谭泰等于刑部，审讯转奏汗。罚谭泰银百两，斥远之，不许于汗前任事；罚图赖银五十两；阿哈尼堪坐以应得之罪；济马虎、巩阿岱启奏汗时，以无干之宁他海与谭泰、图赖、阿哈尼堪一并牵连，亦坐以应得之罪。

初七日。工部俄木索科为拨给蒙古房屋事白于承政洪尼喀。承政洪尼喀、参政噶布喇、塞纽克谓俄木索科曰："我旗房屋我辈建造，尔旗房屋尔自造之，可奏闻于汗。"俄木索科即以是言

奏闻于汗。以洪尼喀、噶布喇、塞纽克擅分尔我，遂革洪尼喀承政职，解部任，罚银百两；以塞纽克、噶布喇均系无知小人，坐以应得之罪；以孟阿图闻知其非，不行责之，又不奏闻于汗，亦坐以应得之罪。

初八日。赐察哈尔汗子额哲依使臣阿齐图太锡二重雕鞍马一，股子皮坐雕鞍马一，插有弓箭二层玲珑撒袋，系有手帕荷包小刀二层玲珑腰带，镶沿黑貂皮袄，黄缎补子貂袍一，染貂皮帽帽，加缎袜靴；胡士克图达尔汉侍卫绘画雕鞍马一，插有弓箭玲珑撒袋，系有手帕荷包小刀玲珑腰带，貂镶皮袄，貂帽，靴一双。

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奉汗命赏阿齐图太锡股子皮坐雕鞍、辔、秋、鞧、海味一包、烟二十刀；赏其随从插有弓箭玲珑撒袋；阿济格贝勒缎袍、裤、靴一双、弓一；费扬古贝勒赏插有弓箭撒袋、暖木鞍一；赏其随从玲珑腰刀一；济尔哈朗贝勒赏褐子蟒缎袍、玲珑鞍、辔、秋、鞧烟十五刀；赏其随从暖木鞍、玲珑辔、秋、鞧、烟五刀；阿巴泰贝勒赏插有弓箭玲珑腰带；杜度贝勒赏系有顺刀手帕荷包玲珑腰带；赏其随从系有手帕荷包玲珑腰带；尼堪阿哥赏蟒缎领袖缎袍，系有手帕玲珑腰带；赏其随从系有手帕玲珑腰带。

是日。先是，天聪汗命画匠张俭、张应魁二人恭绘先代英明汗实录图，至是绘成。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张应魁人一对。

初十日。遣每旗章京二员：穆成额、阿拜、阿哥、恭衮、赖胡、俄莫克图、那木泰、纳木、扬格、孟库、满都虎、额尔孙、穆尔泰、阿尔布尼、赖珠、巴雅、吴孙泰、阿玉希、噶布喇、柯依富、囊古、喀尔喇岱、沙尔古达、塔哈布、恩柯依等率每旗护军十名，每牛录骑兵一名，各以空马三匹载米一石，往迎出征诸贝勒及众军士。

十二日。汗赐喀尔喀巴林部希尔胡纳克杜稜貂镶皮袄一，貂

皮端罩一，雕鞍马辔一，空马一，玲珑撒袋一，玲珑腰带一，银酒海一，弓一。

十三日。额驸班第及格格至，汗福晋及各贝勒福晋出城迎之，设大宴宴之。

十四日。召额驸班第及格格进宫，设大宴宴之。额驸班第及格格以归宁礼，献雕鞍辔马五、空马五、驼十、牛五十、羊五百。汗阅视毕，纳其牛五十、羊五百。

十五日。额驸班第及格格以来朝礼，宰牛羊，设大宴进汗。

二十二日。赠额驸班第及格格镶沿黑貂皮皮袄六，镶满洲貂皮皮袄十，染貂皮端罩一，黑貂皮端罩五，满洲貂皮端罩五，猞猁狲皮端罩五，狐皮端罩五，豹皮端罩五，蟒缎无扇肩朝衣六，镶沿无扇肩朝衣一，缝制无扇肩朝衣五，镶沿倭缎keliba无扇肩朝衣一，补子花倭缎褂一，挂金华、数珠捏折女朝褂、朝衣三袭，粧缎捏折女朝褂、朝衣二袭，貂皮里粧缎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缝制捏折女朝褂、朝衣十四袭，蟒缎镶沿补子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金线大立蟒缎捏折折女朝褂、朝衣一袭，倭缎镶沿捏折女朝褂、朝衣一袭，挂金花靴三双，倭缎靴九双，缝制靴三双，缎靴三十二双，佛头青布靴八双，股子皮靴十双，缝制袜子三双，粧缎镶沿袜二双，蟒缎镶沿袜二双，缝制汉人衣服三，大蟒缎二，片金粧缎五，大缎十，宝花彭缎，小花彭缎十，小蟒缎五，倭缎五，绸子十，帽缎十，绫子纺子十，纱十，平彭缎十，圆彭缎十，大毛青蓝一百，各色大翠蓝布一百，编织小毛青布二百，高丽小毛青布二百，高丽白细布一百，粗布二百，各色高丽布一百，硬茶一百，黄茶九百，花毯一，花毡四，红毡十五，琥珀数珠十二，珊瑚数珠八，红宝石数珠二，绿松石荷包一，琥珀荷包一，金荷包三，嵌东珠龙项圈二，金脚镯二对，金手镯二对，嵌大东珠耳坠三对，嵌小东珠耳坠二对，四两赤金有足酒杯四，五两黄金带托盘酒杯二对，四两银带足酒杯四，

五两银带托盘酒杯四对，贴石青人形杯二，扁酒杯二，二十两素金茶酒壶一，三百两银锅一，七十两槽盆一，镀金大瓶二，镀金六十两酒海二，三十两茶酒壶二，四十两素茶桶二，贴珐琅二十两茶酒壶二，大瓷盆二，大小瓷茶酒壶二十一，锡茶酒壶八，瓷人十二，鸭二，数珠匣二，皮箱十，大小素匣四十二，竖柜八，柜子十六，食器：五十两有足酒海一，四十两带底酒海一，五十两茶桶一，十五两碗二，十两碗二，五两底深小碗五，十五两杓子一，三十两大盘子一，十六两盘二，十两碟子二。

二十六日。驻防海州、耀州叶勒慎、叶克、烈烈浑、吴鲁喀等四臣获明渔船一只，杀一人，生擒六人解至。

是日。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征察哈尔部，获历代帝王所用玉玺【原档残缺】抵城后，兵部和硕贝勒岳托病，因率兵一千驻营防守归降察哈尔部众。吏部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汗之子和硕贝勒豪格等率众兵携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大臣等往略明山西地方，自平鲁卫入，时管镶白旗护军事博尔辉率二十人遇明右卫兵二百人，击败之，生擒一人。是日，以所得牲畜粮米，遣人送至岳托军。我军由此前进，经过朔州时，宁武关参将率兵五十人来探，镶蓝旗前锋甲喇章京席特库遇而败之，杀十余人，参将中伤，领余兵遁走。满洲兵抵长城后，满洲军三贝勒遣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往毁长城。巴图鲁硕翁科罗乘夜前往，时遇明羊房口步兵出迎，击败之。次日，击败宁武关哨卒，杀十人，生擒二人。于是，破关而入，略代州一带，众兵营于忻州。满洲军贝勒纵兵略忻州一带，令右翼正黄旗喀尔喀玛防御忻州，时有明兵千人自忻州城出战，满洲哨卒击败之。于是，满洲大军还，令前锋苏尔德依、安达礼率四十人伏于忻口，遇明往来侦卒三百人，击败之，杀之过半，获马六十。满洲大军至忻口后，明军门遣副将一员率兵七百人自代州城来探满洲兵情形。满洲军左

翼主帅图尔格依率诸贝勒所属侍卫自忻口追杀至崞县，获马六十余。满洲大军抵黑峰口，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击败明游击下哨卒四十人，尽斩之，获马三十余。满洲军出长城，自应州城赴平鲁卫，时平鲁卫骑兵五百人出城列阵，满洲军诸贝勒见之，令正黄旗骑兵固山额真纳木泰、镶白旗图尔格依二将率兵破敌阵，追击至城壕，明兵百余人被杀。满洲军三贝勒率兵出边时，命纳木泰、图尔格依二将率章京六员、兵一千殿后。时明大同城守王姓总兵官属下兵、守宁远、锦州总兵官祖大寿援兵，共马步兵三千人出战，左翼主将图尔格依先见之、即行冲入，明兵皆遁，图尔格依乘胜掩杀，拥至边壕，满洲兵下马步战，击杀明兵甚众。为为满洲前兵堵截之明马步兵五百余人于一台上列营，满洲兵右翼主将纳木泰见之，即行围攻，尽斩之，其马匹伤毙者甚多，满洲兵共获马二百。满洲兵入明边内弛略，众军共俘获人口七万六千二百，出边与岳托贝勒会。满洲三和硕贝勒兵入边后，和硕贝勒岳托驻归化城，时有土默特人密告："博硕克图之子遣往阿鲁部喀尔喀处，阿鲁部喀尔喀使者将与之同来"。岳托贝勒遣阿尔津、吴巴海、喀木齐哈、尼堪四人往堵截阿鲁部使者所行之路。阿鲁部喀尔喀百人，明使者四人与博硕克图之子所遣使者同至。时博硕克图子乳母之父毛罕密遣人往告喀尔喀人曰："满洲兵在此，即当返回"。阿鲁喀尔喀人闻信返还时，满洲兵阿尔津、吴巴海、喀木齐哈、尼堪等追及之，擒毛罕所遣十人、明使四人，获驼五十，马四十六，貂皮四百十二，又得乌朱穆秦部贸易人四十六名，驼三十七，马一百有八，貂皮二百二十。此前，毛罕独断专行，私称博硕克图汗之子为西土完汗，自称吴尔鲁克额齐克达尔汉贝勒，称其妻为大布精①，称阿南为杜稜洪台吉，称木苏扎为洪台吉；又杀害自察哈尔来归满洲国之希喇齐他特、吴班札尔固

①大布精：即大福晋

齐[①]、齐他特台吉；与明沙河堡参将通谋，称明国为一路，喀尔喀为一路，土默特为一路，因遣使往喀尔喀。以此事之故，毛罕自身及其同伙尽被斩。又阿鲁部拜兴地方人与喀尔喀人通谋藏匿喀尔喀马驼，因遣土默特人往战杀之。又将土默特男丁三千三百七十人分为十队，每队以官二员主之，授以条约；又授鄂尔多斯部条约。满洲四和硕贝勒奉汗命宣谕明沙河堡参将曰："我汗来征察哈尔时，尔不匿察哈尔财务，悉数献出。故我汗进兵尔大同、宣府等地时，虏掠各地，独尔沙河堡无犯。此番师行，我汗又命勿犯尔沙河堡，遂未侵犯，今可以货物互市"。时沙河参将不胜喜悦，曰："我视尔主与我主无异。蒙汗两次不杀我沙河堡之恩，无以为报"。于是，献五爪龙金花缎一匹，以备汗御屏之用。并出货物互市。于是，满洲军四贝勒以获玉玺，兵入大同、山西一带，败敌俘获等情，一一具疏，遣硕多依、苏拜、噶达浑、塔尔布等四人奏闻汗。疏首载："墨尔根戴青、岳托、萨哈廉、豪格由远跪奏。不忘臣等四人，遣人先以远迎，我等至归化城，又喜又惊，无言以对"。汗曰："出师诸贝勒久劳于外，又得察哈尔汗妻子人民及玉玺携来，不可不远迎"。因择吉日，汗率大贝勒、阿巴泰台吉、和硕贝勒德格类、和硕贝勒济尔噶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诸福晋、众子及诸臣，于八月二十八日乙巳往迎出师诸贝勒，时鸣炮三响毕，出盛京城抚近门，谒堂子，吹螺掌号，打鼓、吹箫、喇叭、唢呐，拜天毕，西行，至平鲁堡驻跸。是晚，出师四贝勒遣部承政萨璧翰、吴巴海、布喀至，奏言："出师诸贝勒于九月初五日至浑河"。二十九日，汗自平鲁堡启行，出上榆林边射猎。时出师诸贝勒以先遣萨璧翰误报，复遣哈尔萨等至，奏言："出征诸贝勒于八月二十九日至扎哈地方纳里特河，九月初五以前渡浑河，欲于养息牧河与汗相见等语遣我前来"。是晚，驻跸于辽河岸。是晚，潜入明地之臾塞、

---

①札尔图齐：蒙语，意为审事人

额尔塞依、朱车依等至。彼等于海洛台地方遇明采捕者，杀六人，生擒二人，获牛十一。返还时，遇额驸恩格德尔属下男丁二人、妇人二口携马二十四奔逃，未能俘获其人，尽得其马携归。

三十日。渡辽河。汗率诸贝勒大臣环视所筑臣流河城基。是日，喀喇沁部古鲁思希布进马三、驼二；吴班和硕齐献马二；察哈尔部卓礼克图达尔汉诺颜夫妇进马三；并以所携酒肴进汗。所献马驼俱却之。是晚，驻跸养息牧河。

九月初一日。驻跸辽阳河。

初二日。驻跸沃赫多衮。是日，阿鲁部达喇海卫征进马五匹，纳三马，却二马。

初三日。射猎，驻跸岗安。以镶红旗洪尼喀、库尔古里、冰图猎队不衔接，致使黄羊逸去，遂夺当日行猎所乘马匹，专达等各责五十鞭。是日，喀喇沁部塞冷塔布囊以酒四扁背壶、一牛五羊之肉献汗，却其二马一驼。是日，阿鲁部董戴青属下翁克参喇嘛进马二、驼一；额木齐喇嘛进马一。汗阅视毕，纳董戴青属下喇嘛马二、额木齐喇嘛马一，却其驼。

初四日，驻跸哈布齐儿。是日，遣刚林、罗硕、阿尔萨兰、希唐阿、布丹、胡巴孙、巴雅依、木富、喀尔噶齐、果科往诸贝勒军，商议相见日期。

初五日。出师诸贝勒携归降人民至，营于御营右侧二里外。

初六日卯刻。汗出营迎出师诸贝勒，时出师诸贝勒率归降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诸臣从汗右侧驰马来见，汗率众少进前。御营南冈所筑御位上设黄案，案上燃香，吹螺掌号，吹喇叭、唢呐，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汗还黄幄升座。出师诸贝勒设案，袭以红毡，以所得玉玺置于上，命正黄旗骑兵固山额真纳穆泰、镶白旗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图尔格依举案各一端，诸贝勒率众遥跪献汗毕，汗设案于黄幄前，案上陈香烛，汗受玉玺，亲捧之，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汗复位，传谕两侧

众人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于是，出师诸贝勒率诸臣遥跪，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进前跪拜，复进前叩拜，行抱见礼，次见大贝勒，其礼如汗。第三，见敖汉济农额驸时，济农面跪抱见。次与和硕贝勒济尔噶朗、阿巴泰台吉、和硕贝勒德格类、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依次互相拜见。次兵部和硕贝勒岳托、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和硕贝勒豪格，俱如墨尔根戴青贝勒礼相见毕，四贝勒退，与众同跪，命甲喇章京舅阿希达尔汉进前跪问"汗及诸贝勒平安"，正白旗骑兵固山额真大章京阿山出班答曰："蒙天眷佑，汗及诸贝勒、国家均平安"，复问"出师诸贝勒安否？"舅阿希达尔汉答曰："蒙天眷佑，仰赖汗福，此番出师，得获察哈尔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察哈尔汗之妻、家口及其众臣部民、历代帝王相争之玉玺，入明大同、宣府地方，直至山西，多所俘获，败所遇之敌，此行甚利。"言毕退。于是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尔克孔果尔献金印、貂皮、水獭皮帽、金花衣一、貂皮里黄蟒缎衣一、玲珑金带一、貂皮端罩十、珍珠一、珊瑚数珠二、琥珀数珠二、金酒海一、金茶桶一、金茶酒壶一、金杯碟、玉碗二、银扁背壶一、银琵琶一、蟒缎十、妆缎十、倭缎五、缎三十五、褐子二十、蟒缎衣十五、嵌金鞍辔马十、空马九十、驼九十、羊一千。察哈尔汗女弟泰孙公主献琥珀数珠一、珊瑚数珠一、金二两、玉带一、蟒缎二、蟒缎衣三、缎五、驼五。额尔克楚虎尔献珊瑚数珠一、马一、驼一。索诺木卫斋桑献珊瑚数珠一、金碗一、蟒缎衣一、缎三、雕鞍辔马一、空马一、驼一。达木巴济农献琥珀数珠一、鞍马一。齐伦杜稜贝勒献东珠一、妆缎一、缎三、驼一、马三。额齐克库隆献珊瑚数珠一、马三、驼一。巴特玛都喇尔献象肚数珠一。塞冷叶尔登献珍珠一、马一。朱成额达尔汉贝勒献珊瑚数珠一、琥珀数珠一、菩提数珠一、马一、驼五。哈穆达尔汉献菩提数珠一、马一。斋桑浑津献珊瑚数珠一、缎二、马一、驼一。拜胡斋桑献妆缎一、缎四、鞍马一，空马一、驼一，

巴雅海斋桑献珊珀数珠一、菩提数珠一、金碗一、蟒缎二,缎二、驼一、马一。巴特玛斋桑献珊瑚数珠一、马一。萨玛克坦古英献马。塞冷古英献马一。俄克绰特夏诺颜献琥珀数珠一。超固山钦献菩提数珠一。博尔达和硕齐献马一。班达里哈思哈马一。巴颜图斋桑献马一。阿拜太台吉献马一。鄂莫克图侍卫献马一。萨代萨固尔献马一。布泰阿哈罗胡献金碗一、珊瑚数珠一,菩提数珠一、貂皮端罩二、驼二、马二。鄂齐尔札萨固尔献珊瑚数珠一、驼一、马一。乌尔哲依图古英献琥珀数珠一、驼一、马一。多尔济斋桑献驼一。额叶图古英斋桑献珊瑚数珠二、驼一、马一。海萨侍卫献菩提数珠一。希尔楚虎尔献马一。绰思希塔布囊献珊瑚数珠一。额参车臣献珊瑚数珠一、缎一、驼一、马二。布赫布斋桑献金一两、马一。楚扬车尔柏依献珊瑚数珠一、马一。额布黑车臣献珊瑚数一珠、马一。忻达孙古英献菩提数珠一、马一。额思胡珠布沁献珊瑚数珠一、马一。索诺木扎萨固尔献驼一、马一。苏朗斋桑献马一。苏朗车尔必献珊瑚数珠一、玉马一、金一两、马一、驼一。巴特玛车臣献金三两、菩提数珠一、马一。巴雅思虎达尔汉塔布囊献菩提数珠一、驼二、马二。图巴达尔汉斋桑献菩提数珠一、马一。达鲁齐达尔汉诺颜献菩提数珠一、驼一。雅当伊尔都齐献金五两、驼一、马一。图拉斋桑献驼一、马一。弼木布斋桑献珊瑚数珠一、缎四。托尔博依斋桑献琥珀数珠一、马一。古英戴达尔汉献珊瑚数珠一、马一。博勒斋桑献马一。扎萨克古英献马一。额齐克绰尔济喇嘛妆缎一、蟒缎衣一、金丝缎一、缎一、花手巾二、珊瑚数珠一、雕鞍马一、驼一。萨木桑喇嘛献花手巾一、蟒缎一、缎二、倭缎一、布四。额齐赫古希献金一两、缎一、闪缎一。额尔克多克钦献马二、琥珀数珠一。曾格斋桑献马一。搏多依塔布囊献马一、驼一、珍珠一。古鲁古英献马一、驼一。土默特部塞冷哈尔札海献马一、缎二、菩提数珠一、茶一百、额参巴图鲁侍卫献驼二、菩提数珠一、茶一百、马一。多博克达赖献琥珀数珠一、菩

提数珠一、缎一、茶一百、马一。古鲁克楚虎尔献菩提数珠一、缎一、茶一百。多尔济塔布囊献琥珀数珠一、缎二、马一、茶一百。塔济斋桑缎二、茶一百、马一、驼一。塔赖绰尔济献琥珀数珠一、缎二。嘎布楚喇嘛献缎一、茶一百。巴齐献缎一。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率察哈尔汗二女弟及察哈尔部诸大臣妻向汗跪，苏泰太后自跪处起立进前时，汗起迎，出幄，互相跪见，行抱见礼。见毕，命坐于汗左侧青幄内。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率本部诸臣遥跪，稍前一拜，又近前跪拜，行抱见礼。次与其余诸贝勒相见，其礼俱如出师诸贝勒。相见毕，命额尔克孔果尔，坐于御座左侧。于是苏泰太后，额尔克孔果尔以所携二马、十八牛、八十羊之肉、酒五大瓶设宴，时苏泰太后以玉杯酌酒跪献汗饮之。相见时，汗大福晋三侧福晋携率诸贝勒福晋出营乘马迎见察哈尔汗福晋苏泰太后。大福晋率众福晋坐黄幄内，察哈尔汗福晋苏泰太后先见汗，以所携物具宴进毕，又诣大福晋前，行礼相见。于是，设大宴，宴察哈尔汗福晋、察哈尔汗女弟及众随从妇人。汗大宴出师诸贝勒、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及其诸臣毕，汗阅所献礼物，纳染水獭皮帽一、貂皮袍一、蟒缎五、衣服共二十袭、珊瑚数珠一、察哈尔汗所乘头马二、又马八、驼十。出征诸贝勒以所获献汗马一百七十四、驼八十。汗阅视毕，酌纳马八十、驼四十，仍分赐八家；其余马驼，交付兵部大臣，命俱分赏出征效力众大臣。

初七日。赏出征诸臣：图尔格依、纳木泰、阿希达尔汉、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各马二、驼一；巴颜、唐古泰阿哥、金玉和、翁阿岱、南楚、胡鲁等各马一、驼一；巴布海阿哥、席特库、雍顺、叶勒森、阿尔津、绰尔济、布尔堪、鸠善、俄硕、席特胡、小尼堪、图尔寨、吴达海、扬善、尼哈里巴图鲁、俄罗色臣、努山、哈宁阿、舒舒、富尔丹、阿希克、安达里等各驼一；伯希库隆、多克新、巴哈赖等三向导各马二、驼一；巴山、萨弼干、特

特克、拜楚喀、塔木拜、勘泰、萨楚、佟阿图巴图鲁、温都里、佟格森、伦托依、吴沙兰、俄搏依、苏尔德依、杜木拜、雅布海、祁崇额、图梅、席尔都、阿尔喀、绰克都、康喀赖、吴巴海、古木布台吉、戴青、霍罗辉、巴哈纳、杜哈尔塔布农、诺门、托博依、准塔、席勒恩、喀木齐喀、达尔泰、雅赖、穆成额、顿多里、伊拉泰、董果罗、恩古里、阿山、德尔得黑、拉玛、巴都礼、莫诺依、雅木布鲁等二人合给马一；席尔图、萨哈纳、朱森、多尔济、阿兰泰、阿喀缠、苏墨希、德伯勒恩、喀尔哈玛、克尔苏、苏达拉、邦纽、俄诺依、俄木托尼、伊成额、额尔济图、兹文辉、王格、索泰、范苏、惠山、克布图、库塞讷、安达里、噶布拉、吴尔噶纳、托拉泰、屯齐喀、杨高色、戴都海山、登善功、佳帕、邦顺、达色、阿拉木、富拉塔、额苏、岳索诺、阿本珠、萨苏喀、硕多依、席翰、莽吉图、达尔泰、讷尔特依、富喀、布尔盖、诺木齐、讷尔德依、穗哈、阿音达、哈希坦、噶赖、塞固德、翰泰、翁克依、塔尔泰、哈尔松阿、尼堪、塞稜、伊朗阿、席拉、托克托辉、阿拉米、希福、吴萨希、博尔辉等每四人合给马一。

初九日。以鄂尔多斯济农处携来察哈尔人，补各旗之人员缺少者：正白旗得巴朗伊特格尔图下男丁一百六十名；镶白旗得伯奇斋桑下男丁一百六十六名；正蓝旗得吴纳噶下男丁一百五十一名；镶蓝旗得托托果杜拉噶下男丁一百五十名；镶红旗得克穆格依札萨固尔下男丁一百六十一名。

大贝勒闻察哈尔汗女弟泰松公主富裕，欲娶之，以报汗知。汗允之娶。大贝勒以奉汗命娶泰松公主礼，于汗营前设黄幄，两侧各设青幄，汗左侧远处，为诸福晋设黄幄一，两侧各设白幄，宰马一、牛二十、羊六十，备酒百瓶，具盛宴。是宴也，大贝勒献汗雕鞍辔马四、素鞍马六、石鱼鞍马二、空马十，共马二十。汗阅视毕，尽却之。

初九日。汗移营至岗噶(gangga)地方驻跸。是日，以兵部贝

勒岳托有疾，先遣之还。

初十日。汗歇。是日。汗以第二女玛喀塔格格许妻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尔克孔果尔行聘礼，宰畜九九之数，设盛宴。是宴也，献蟒缎及缎一百，金五十两，金茶桶一，金酒海一，金荷花杯一，珊瑚数珠三，琥珀数珠三，珍珠数珠一，黑貂皮端罩十，钉金花珍珠倭缎无扇肩朝衣，钉金花珍珠石青素缎捏折女朝衣，绣绿绵索捏折女朝褂，镶沿染海獭皮钉金花珍珠捏折女朝褂及捏折女朝衣，貂镶捏折女朝褂及捏折女朝衣二袭，驮甲胄雕鞍辔马十，空马九十，驼一百，羊一千。汗阅视毕，纳驮甲胄雕鞍马二、空马八、驼十、珊瑚数珠三、琥珀数珠三、珍珠数珠一、金酒海一、金茶桶一、金荷花杯一、金五十两、补子面狐皮里貂镶捏折女朝褂及捏折女朝衣各一袭、蟒缎衣五件、汉人衣服五件、蟒缎一、各色整缎三十九。是宴也，以定婚礼，赐额尔克孔果尔染貂皮帽、貂皮袍、系手帕小刀玉雕腰带、缎靴等物，令其穿戴。

初十日。"朝鲜国王书复金国汗。据悉敝国边民违禁采参，乃至深入贵国距兴京城五、六十里，巡边人遇之，犹未肯束手服罪，反力抗之。我等闻之来使，不任惶悚。夫敝国商贾，未入民籍，随意东西，见利而趋，如恐不及，无利则不去。国法复不及于彼等，历来如此。且从前与江北之人往返贸易，遂成积弊。近几年来，江北之人服从贵国法度，畏法不敢通商。故我商贾遂失生理，乃为窃参资生之计。前将此辈贵国缚而送还者，非止一二次矣。每次送还，悉解至境上斩之，我边臣见似此罪犯，亦前来告发。然见利忘生之辈，犹怀侥倖之心。且边官心性亦不一，往往隐匿其奸状。故觉辄依法处治，犹不能永绝其弊也。屡承贵国之训，我实无言以对。然贵国深念兄弟之谊，开示勤恳，欣幸何如。从前贵国人有逃入我境者，悉行送还。而今无有逃来者，若有之，岂敢一日留也。贵国待我笃厚如此，而我乃隐贵国奸人，

以负贵国，有此例乎？”

是日。以库银与明国人贸易，得蟒缎及素缎。赏董鄂公主、哈达公主、扎木必赖公主、索额图公主、恩格德里额驸公主、班第额驸公主、额布特格格、戴噶尔格格等各大素缎三；扬古利额驸蟒缎一、素缎二；达尔汉额驸、阿山、叶臣、叶克书、石廷柱、和尔本、光泰、普汉、察喀尼、额弼伦、马光远、明安贝勒、恩格德里额驸、塔希海库鲁克等十五人① 各蟒缎一、缎一；蒙古八固山额真各蟒缎一。

十一日。汗召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子孔果尔及其诸大臣入营，设宴宴之。是宴也，赐三层雕鞍辔走马二、驼四。复赐太后貂皮里揑折女朝褂朝衣、染貂皮帽穿戴；赐孔果尔貂皮端罩穿之。

豪格贝勒欲娶察哈尔汗福晋伯奇太后，阿巴泰台吉欲娶察哈尔汗福晋俄尔哲依图太后，奏闻于汗。汗与诸贝勒相商，诸贝勒皆以为善。于是定议。命豪格贝勒娶察哈尔汗福晋伯奇太后，阿巴泰贝勒娶俄尔哲依图太后。时汗姊莽固吉公主闻之，对汗曰：“我女尚在，何令豪格又娶妻也。”遂怀怨望。

十三日。豪格贝勒娶察哈尔汗妻伯奇太后，设大宴，献雕鞍辔马五、空马十。汗阅视毕，悉却之。

十四日。都元帅孔有德奏言：“窃观自古受命之君，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有凤凰飞至，盘旋其殿上。今汗得此宝玺，二兆雷同。此宝非寻常，乃汉国时所传，迄今二千余年，他人未得，惟汗得之，盖汗爱民如子，顺时合天，不辞千里之远。天乃赐汗九层尊位，而享天下之福，无疑也。不但臣一人喜而不寐，而中外闻之，欢欣鼓舞，以为尧舜之治，今得复见矣。不胜欢跃，臣当亲赴拜贺，但未奉汗命，不敢擅行，谨斋戒焚香遥拜。”

---

①原档如此，与实数少一人。

总兵官耿仲明奏言："夫玉玺者，乃天子用以治国，统御天下之宝，汗合天心，爱百姓，故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汗速成大业，以慰臣民之望。以得宝之礼，理宜亲赴拜贺，因未奉汗命，不敢擅行，谨率诸臣遥叩。"

是日。有蒙古人巴特玛者自锦州逃至。

二十三日。汗之大福晋率诸福晋出迎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设大宴毕，还宫。

二十四日。赐苏泰太后牛五、羊五十、酒五十瓶及随从十三斋桑羊五十、酒五十瓶，以资食用。

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自行出猎，离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汗，欲先还家，经大贝勒营前。大贝勒命其福晋往邀哈达公主至，大贝勒亲迎哈达公主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毕，遣之还。汗闻之大怒。

是日。阿巴泰贝勒娶察哈尔汗妻俄尔哲依图，设大宴。阿巴泰贝勒献汗雕鞍马五、空马十。汗阅视毕，悉却之。汗自阿巴泰贝勒宴毕还营，遣人至大贝勒及其子萨哈廉贝勒所谕曰："尔等率本旗、任意行止，将怨我之哈达公主邀至帐中，设宴馈物，给马遣之归，尔萨哈廉贝勒身任礼部，见尔父妄行，邀请怨我之人，何不谏阻耶？"时汗生怒，遂不谕知诸贝勒先还盛京城。拜堂子入宫，命闭大内门，不许诸贝勒进入，不办国事。

二十五日。汗召集诸贝勒、大臣、侍卫、随侍等入内殿，谕众曰：兹集殿廷，我欲诸人知我心事。如我言或有错谬不当之处，尔等即直陈其非，勿面从也。我之所言，首则欲天知之，再则欲诸贝勒、大臣及在廷众人共知之。尔等诸贝勒中，有能爱养国民者，亦有不能者，安能一一指明言之。夫各国之民，俱戴我为汗，前来归附。将此归附之国民，分给尔诸贝勒爱养之矣。果能爱养天赐国民，勤修治道，天必扶之。若尔诸贝勒不爱养所赐之民，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则咎不归我而谁归耶？尔等所为如此，我

将何以治道乎？各国之中，其强梁有利者，亦可为君，幼冲亦可为君，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皆君也。岂君亦有轻重乎？正红旗固山贝勒等不遵我之处甚多。征明北京时，大贝勒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违令欲回，我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恩养，彼既不从，反而怨我，勇略者不举，不肖者不黜，则谁肯向前尽力。正红旗诸贝勒赏功罚罪时，辄偏袒本旗，我所爱者而彼恶之，我所恶者而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我今岁托言春猎，欲探出征诸贝勒音耗，胜与败。而大贝勒乃借名捕食哈什蚂（动物名，蛭，又称"谿蛭"）自行渔猎，以致战马疲瘦。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军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俱已羸瘦，遂未遣往应援。倘出征诸贝勒遇有不测，我等不往应援，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有此理乎？又大贝勒诸子借名放鹰，辄杀民间鸭、鹅、豚、鸡。如此，则贫民何以聊生。又瓦克达弹射济尔哈朗之姊。又和硕济尔哈朗与诸贝勒商议曰：'我妻已亡，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乃我妻之妹，若获准，我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我。我问诸贝勒意下如何，皆言当允准。我方许济尔哈朗娶之。大贝勒违众论，而欲自娶，以闻于我。我言诸贝勒先已定议，许济尔哈朗娶。兄知之而言乎，抑不知而言乎？彼诿以不而止。后又屡言欲强娶之。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我曾遣人谕大贝勒，令娶察哈尔汗囊苏太后，彼以无财而不娶。凡人娶妻，当以财聘，岂有欲得其财物而娶之之理乎？我遣满达汉、祁充额往，而彼拒而不见。前阿济格台吉属下大臣车尔格依之女，扬古利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贝勒莽古尔泰，言尔子迈达礼宜先行聘之。尔若不言，我当为我子马瞻娶之等语。夫阿济格台吉，乃我等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下大臣乎？昔征大同，攻克德胜堡后，我一蒙古夺门而入，彼遂执而斩之。如此杀戮降人，人将何以为生？尔萨哈廉乃礼部贝勒，将其事匿而不奏闻于我，理当如是耶？额驸毕喇希为分给大贝勒赡养之人，曾屡次来

告于我，言无衣食，不能聊生等语。我遂潜给衣食而遣之。至其下小人，以不赡养而诉者，何可胜数，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诚心忧国者，岂有如是虐害之理乎？在此举其重者言之耳，其余小事违悖者，言之不能尽。又哈达莽固吉格格，自汗父在时，专以暴戾谗谮为事。尔大贝勒与彼素不相睦，但将怨我者邀至帐中宴之，曾何时始如此互赠耶？又济农曾屡在我前佯醉，言汗何故相信兄弟，行将害尔，宜慎防之。尔在，则我北边蒙古，得以生存，不则蒙古不知作何状矣等语。我若听其言，疑兄弟之将害我，而遽加诛戮，则丧敌之端，即由此而起，岂非误国之言乎？德格类、豪格、岳托三贝勒，偏听哈达格格、济农之言，欲杀托古，有是理耶？托古何敢唆济农杀哈达格格。济农先娶托古之妹，因成隙而欲杀托古耳。古云'避强陵弱，是为小人'。我若不能教训尔等，安能治理国政乎？且我非自图富贵而菲薄兄弟也。盖欲治汗父遗业，兴隆国祚，贻令名于后世耳。尔等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尔等别举强梁有力者为汗。我将安分守已。"以怒言谕毕，遂入宫，复闭大门。召集众人，闻汗所言，无不钦服。于是，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此案。审定毕，诸贝勒、大臣至汗大门前跪请曰："惟汗宽德，各国归服，国泰民安。汗为国主，若杜门不理朝政，必误国家大事。乞汗开门临朝。"汗许之，乃开门听政。于是，诸贝勒、大臣以会议罪状，奏汗曰："汗与诸贝勒出征，必先议定，而后遵行。尔大贝勒违背议定，征察哈尔时，汗遣孟阿图还，尔亦欲还，并以问于汗。于是，自归化城还至巴延苏门①，浚豪驻守。时又欲还，令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奏问于汗。此罪状乃诸贝勒、大臣议定。汗父若在，尔大贝勒敢如此三次请还乎？若进兵不当，宜

①巴延苏门：满文音译，史载为张家口

劝汗率大军同还。而乃三请独还者，何意？岂非轻慢汗？罪一。四贝勒往征取孔果尔，音耗来迟。汗乘牧马之便，欲探消息，遂出巡边界一带。大贝勒借捕蛏为名，奏请于汗，往清河渔猎，以致马匹羸瘦。乃令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出征锦州，以侦探出师四贝勒消息。时大贝勒旗马羸瘦，仅充数而行。此罪状乃诸贝勒、大臣议定。尔大贝勒身为汗之兄。兄于汗弟有所陈请，必勉强应允。尔不愿与汗同往侦探出师四贝勒消息，岂非心怀异心，离众擅行乎？罪一。四贝勒出师收服察哈尔部，得察哈尔汗诸福晋及其子，尽携之来，报至。时汗遣人问大贝勒及诸贝勒'我等当迎与否'。大贝勒曰：'汗父在时，往征瓦尔喀者还时，迎至佳浑河[①]、萨木唐阿(samtangga)地方。今亦应以礼迎之。若不以礼迎，更无可礼迎者'。大贝勒于迎孔果尔所，离汗独行三日。豪格贝勒成婚时，哈达格格对汗曰：'因何令豪格娶察哈尔汗妻为我女之女伴耶？'，遂怨望回家。乃大贝勒福晋往邀哈达公主；复大贝勒亲出迎入帐，宰牛羊，设筵宴，赠以财帛遣之还。此罪状，诸贝勒会议拟定。大贝勒曾言不可不以礼迎之等语。尔乃自违其言，离迎接所独前行三日。大贝勒原不与哈达格格往来馈赠，哈达格格怨望汗，而尔为何与之亲耶？罪一。济农自开原先往哈达、叶赫山围猎，大贝勒曰'此奴因另给地方，才得以围猎。将济农从人付我，我必射穿其肋'。议济农第二次在哈达、叶赫山围猎罪时，大贝勒庇济农，改变前言，谓非山，实猎于野等语。罪一。"因此，拟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驮甲胄雕鞍辔马十匹、银万两，又罚空马四，以与九贝勒。汗命还其十牛录属人。

"尔萨哈廉台吉从征归化城时，对汗曰：'已留瓦克达'。尔父自归化城还至巴延苏门浚壕驻守时，尔亲代为奏请，言准父返还

---

①佳浑河：满文音译，史载鹰儿河

等语。于迎接孔果尔处，将尔行李诸物付尔父前行，止以本身留汗所。此罪状，诸贝勒会议拟定。留瓦克达情节，奏闻于汗。时汗曰：'是尔私留'。征归化城时，尔父三次欲还。又出迎孔果尔时，前行三日。其意尔岂有不知之理？"遂拟罪，罚雕鞍辔马五匹，空马五匹，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汗命还其二牛录属人。

"哈达格格、济农，尔等原与大贝勒素不相睦。故往迎孔果尔时，汗召哈达格格、代噶尔格格回至。时哈达格格于代噶尔格格前对汗曰：'大贝勒、费扬古贝勒待我甚薄'。于是，豪格贝勒成婚时，格格怨望而还，大贝勒与汗不和，另在前行。于是，尔两恶宴会，以汗为仇，尔二人相好。托古无辜，格格加以诬谤而欲杀之。格格下嫁济农，赐以开原地，后编给满洲牛录。尔济农夫妇未奉汗命，于汗围猎之叶赫、哈达山，擅自两次行猎。此三罪状，诸贝勒、大臣会议拟定。格格原与大贝勒不相睦，因大贝勒与汗不相和，遂二恶宴会，同毁汗，罪一。格格向汗诅曰托古欲谋害我，若不从我言杀托古，天必鉴之'。审托古毫无罪状。罪一。格格轻慢汗，于汗幸猎之山，擅自行猎。有此三罪，革济农格格名号为民。仍罚济农银一百两，格格银一百两，尽夺所赐满洲牛录及开原地方。又夺济农由其地带来之蒙古人。汗命还其所带蒙古。至猎杀之兽，命以牛、羊、豚补偿。召八家诸章京宣告曰：'禁止格格入汗父衙门，不许与亲戚之家往来，若有亲戚家去格格所而为傍人所执，则照格格之罪罪之'。哈达格格曾谋于济农曰：'尔言托古常劝我杀格格，若不从我言，我即死矣'。及格格自开原来，以此事告费扬古贝勒、岳托贝勒、豪格贝勒。三贝勒召济农问之，济农供称'是托古所言'。遂论托古死，奏闻于汗。汗以格格自开原来，亲往见之。格格曰：'何不杀谋害我之托古耶？'汗曰'凡人有罪，不可以一人之言而遂杀之，当集众审定是非，然后杀之耳'。格格向汗诅曰：'不从我言杀托古，天必鉴之'。

汗还，召集察哈尔、喀尔喀诸蒙古贝勒会审。济农跪于汗前曰：'不杀托古，格格将杀我。若杀托古，则託古之父与我父同居，託古与我二人又亲如兄弟，杀托古，我将何以生'。时蒙古诸贝勒皆在，汗有惭色，曰：'我若听尔三贝勒之言杀托古，是彼无辜而死也。尔三贝勒因格格为亲戚而庇护之耳。'诸贝勒、大臣公议拟罪，罚费扬古贝勒银五百两、豪格贝勒银五百两。岳托贝勒徇格格情，欲杀托古。罪一。审托古时，召之不至。罪一。往征察哈尔，还至巴延苏门淩壕驻守时，亲奏请汗，允准其父先还。罪一。有此三罪，罚银千两、雕鞍辔马五匹。

正蓝旗费扬古贝勒曰："本旗根舒不听使令，与正红旗瓦克达相好。往征察哈尔后，同驾一舟叉鱼。瓦克达弹射翁阿岱妻时，根舒亦与之同在。往迎孔果尔时，大贝勒设宴，彼立瓦克达旁，召之二次不至。往征大同时，私行抢掠，直至还家，曾未一见。"于是，执根舒下法司鞫审。根舒首告瓦克达曰："彼与色勒阿哥子额尔德妻，镶黄旗俄莫克图牛录下吴巴泰妻通奸，皆其家人劳萨指引。又窃塔木拜之鹰。又自永平潜携一妓女归。因我知彼上述大事，故瓦克达与我亲善，相与往来。"讯之俱实。遂将指引之劳萨及二妇俱杀之；其同行之萨必图、毛济各鞭一百，穿耳鼻。至于根舒，与该妇同案，不侍本贝勒，从别旗侍宴，召二次不至。因杀根舒，没其家产给克希讷。瓦克达奸人之妇，窃人之鹰，隐匿妓女，弹射翁阿岱妻，又夺鳌拜所杀鹿尾、阿尔萨兰所杀之豕及巴泰侍卫所杀之豕。因瓦克达夫妇止给房婢及所制衣服，令其居萨哈廉台吉府院内。谕萨哈廉台吉曰："凡统大兵，行大猎，预大宴，诣尔父府，萨哈廉台吉亲率之同往。若令其离尔妄行生事，则将给尔之瓦克达满洲牛录诸申、蒙汉牛录、家内满洲、蒙汉仆人、库中财物及牲畜，俱没入官。"仍罚瓦克达空马八、雕鞍马二，以献色勒阿哥。其入官银四千两、庄子二十三处，其中所有汉人男丁一百九十九名、听用汉人男丁三百四名，共

男丁五百三名，并其家口，俱付户部承政英古尔岱、马福塔、吴守进。其中听用汉人男丁一百八十六，汗命给还，付给萨哈廉台吉。瓦克达家奴之数：满洲男丁一百五十八名、汉人男丁一百八十六名、蒙古男丁二十名。将其中汉人男丁十名、骗马一百三十七匹、骒马一百五十五匹、驼十三、牛二十、羊三百二十、库中财物、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瓦克达所弹翁阿岱之妻以无辜被弹之由告杜度台吉，而翁阿岱台吉隐匿不告于众，因罚杜度台吉银五百两。诸贝勒议定："将瓦克达永交于萨哈廉台吉，凡统大兵、行大猎、预大宴，尔亲率之同行，即诣尔父府中，尔亦率之同往，勿令其独行，不许令各处闲游。若纵之闲游，以致生事，将给尔之瓦克达诸物，籍没入官。"依照此谕，各书一通，令诸贝勒执之。

二十五日。汗召察哈尔汗之妻及其子孔果尔入内庭，备陈百戏，赐宴；再，七家亦如汗宴之。

十月初一日。国中众汉官、生员、大章京石廷柱等奏书曰："闻汗亲获玉玺，臣等喜悦之至，稽首奉表称贺。汗顺天意而合人心，获兴师镇国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臣等久沐汗恩，又欣奉盛事，谨顿首上奏。伏愿奉之若神，颁示众民，符节远合于百王，诏诰通行于万国，悬书于象魏，人人觏汗之形象，俾祖泽传之子孙万代，臣等欢忭之至，奉表以闻。"汗览奏曰："众官所言诚是，我亦知天之眷佑，示以瑞兆。我心软德薄，恐不能抚民治政，以副天意。"

初二日。遣纳海、俄莫克图、巴雅尔、绰哈尔、喀济盖、席唐阿、张图、俄里喀等八大臣率每牛录巴雅喇一名赍书赴大明北边长城界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等处。其书曰"金国汗书致大明国诸大臣。向日兴师，原非我所愿，乃尔大明帝助边外叶赫，兴师来侵我，此兵实尔国乐举也。叶赫与我原系一国。虽然，予见人民之死亡受苦，每欲修好，各享太平，屡次遣人致书，而尔

帝及大臣不顾人民疾苦，总无一言相报。是尔大明国之人民忧苦、死亡，非予之咎，皆尔帝及诸大臣之过也。予之欲和，为百姓故耳。凡我军所至，有拒战者杀之，避匿山野者俘之，若安居本地、输诚款附者，其本省地方，一物不取，房舍家产，秋毫不犯。此番进兵不似从前速还也。”

是日二更初，承办户部事汗之弟和硕贝勒德格类疾薨，年四十岁。汗闻之痛悼，欲亲临其丧，诸贝勒进劝，不从，往哭之恸，经诸贝勒大臣劝，三更末还家，于楼下设团帐房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皆力劝曰：“彼按天定寿限而逝，不必过伤。”汗始允所请，还家。

初六日。和硕贝勒德格类以违法治罪，罚银百两，以示惩戒。德格类既薨，汗思之曰：“本人在日，惟罚银以示惩而已，今其诸幼子惩谁耶？”遂命所罚银俱还给其诸幼子。

是日。出征瓦尔喀。每旗派官各三员，每牛录甲士各五名，旧蒙古兵各二名，甲士每二名用马三匹，每旗三眼鸟枪五杆，指授进兵地方。两旗为一路，共四路，两黄以吴巴海为帅，副以昂金、墨墨里、叟塞、俄屯、伊礼布、孟格依，率兵二百九十七名，进兵额赫库伦、额勒约锁，携其地男丁七百五十名，虎尔哈向导人：佛索里牛录下艾道、罗罗阔牛录下严都礼、张脑、尼古德牛录下常提里、巴颜牛录下多尔周以往；两红以多尔济为帅，副以方金、布尔萨海、雅尔堪、聂努克、、户希，率兵三百五名，由雅兰、希林、户野等进，携其地男丁七百五十七名，虎尔哈向导人：马富塔牛录下讷依莫里、傅禄、图球、温察牛录下齐希纳、穆成额牛录下伊努喀以往；两蓝以札福尼为帅，副以特木禄、诺木齐、多兰、托密善、塞格依，率兵二百九十八名，由阿库里、尼满二处进兵，携其地男丁四百八十名，虎尔哈向导人：吴勒木牛录下图必善、戴孟阿牛录下齐布绰、阿拜阿哥下马喀达以往；两白以吴希塔为帅，副以汤纠、霍尔多，拜萨哈尔、胡新泰、满代、伊尔盖，率兵三

百三十七名，由诺垒路、河湾路进兵，携其地男丁一千十四名，虎尔哈向导人：自宁古塔来之哈斗、瓦礼察，再加宁古塔人以往。再，其出征大臣各授以书一道。其书曰："兵部和硕贝勒(岳托)曰：出征瓦尔喀诸大臣，尔等所到之处，身勿偷安，心勿变易，谨慎行事，不可疏忽；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诸物，其俘获诸物，即系针、线，俱归公，携之还。其降人中若有一二逃走者，与尔无涉，若彼之首领率众携诸物而逃走者，皆因离其夫妇、妄行奸淫所致，必罪其主帅，属下诸将勿违主帅号令，主帅不得隐匿属下诸将善恶，必登记于册。至于秣马，不可于下马时即行牧放，勿饮以水，待其汗干饲草后饮水。至指定之地后，勿先以谷喂马，先饲以草，后饲以谷。尔大臣勿忘，仍申饬部众也。"再，其进兵之路及向导姓名俱载四主帅所携书中。又给吴巴海、吴希塔二大臣书内另增一款云："吴扎喇部百男丁之家，勿得抢掠，其兄弟塞痕、布克沙等人在宁古塔，可遣往招降之。"起行之日，召为首大臣车尔格依、伊孙入朝，汗谕曰："凡谕尔等之言，俱载书内，当常阅勿忘。先是，正红旗之辉满轮淫所俘妇女，此人若在，必诛之，尔等勿效彼所为，如尔等之妻为他人所淫，尔心当如何耶？此次骟马较前肥壮，尔等自起行以至过边，务令徐行，待马对膘后，即速行勿疑。自四路进兵以至返回时，男丁中有脱逃者，将其数载于书内。多尔济，尔所往之地岛屿多，有可取者，则造船取之，若不可取，则载书内，以后遣兵，取之易也。至从我处逃去之人，遣人谕之曰：尔等逃亡之年，粮食歉收，尔逃亡者甚是。今瓦尔喀、蒙古俱来归我，尔等可来归。"谕毕，诸将出。汗复谕兵部承政车尔格依、伊孙二人曰："此番出征诸将远征良苦，可于俘获妇女内各量取一口携来，其美女不得概行淫乱。"二承政传谕毕，又谓诸将曰："汗屡次传谕，以示怜悯。尔等于俘获妇女内取其次者，献其美者。否则返回后验看，一经查出，必治其罪。勿率宁古塔兵往，可留之狩

猎。新附蒙古甚多。”于是，二承政往送出征大军，至阿济格台吉马厩，惟恐更换肥马。遂阅视各旗甲士毕，集诸将谓之曰：“此番马肥，令甲士步行，酌量乘骑，不可沿途围猎。若围猎被人首告，，必罪之。”将满达尔汉牛录下虎尔哈人芬达里付札富呢，谓之曰：“该人之二子及其财产、牲畜在尔往略之地，若获其诸物，勿得抢掠，妥善包之携回。若独身放归，深恐被杀。”

十一日。汗率诸贝勒大臣往祭正黄旗户部和硕贝勒德格类，恸哭毕还家。

十三日。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总兵官尚可喜闻汗之弟和硕贝勒德格类薨，欲临其丧，因未奉汗旨未敢来。遂以丧礼，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各赠银百两，总兵官尚可喜赠银七十两。汗阅视毕曰：“若尽数退还，与理不合。”遂命纳银各十两，余尽却之。

是日。汗谕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无知者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锡伯）超墨尔根之裔，与我有何相干？嗣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满洲，有称诸申者罪之。”

十四日。宰牛羊列筵宴来朝朝鲜使者。

是日。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纳木泰病卒。汗闻之，欲临其丧，诸贝勒大臣谏止，时汗以御服貂里蟒缎无扇肩朝衣赐之殓。汗在马馆不胜伤悼，至晚还家。

十五日。召朝鲜使臣礼部侍郎朴鲁至汗内殿叩见毕，出所得蒙古察哈尔汗玉玺示之。朴侍郎赞奇曰：“诚蒙天佑而得之宝也”。朴侍郎所赍书曰：”阅六月十六日来翰，知察哈尔举部归附，此亦贵国威行蒙古地方也。我深用欣慰。金得生等人免葬鱼腹，此皆贵国所赐再生之恩也。况过蒙怜恤，复赐来者银两而后遣还之。虽兄弟之人，理宜一视，然我区区之心，岂有不铭记而顿忘之理耶？兹按礼遣使臣携物致谢，并别具薄礼敬送，望纳之。礼物之

数：白绵绸二十匹，白高丽夏布二十匹，大纸四十刀，小纸一百刀，花席十张，彩花席十张，豹皮四张，水獭皮二十张，绿斜皮二十张，苏木五十斤。”

朝鲜国王复书。“致金国汗。兹淫雨乍收，秋序已至。起居万福，远念不尽，今值遣使之际，谨致候言，敬赠些须土物，聊表微忱。又有事商榷，故遣重臣前去。白纸二百刀，大口鱼八十尾，大文鱼十六尾，蛤蜊肉十六串，梨八百，胡桃十六斗，白果十六斗。”

是日。赐朝鲜来使朴侍郎彩鞍马一匹，人参四斤，貂皮十张；其随侍、通事十七人，各赐貂皮四张、银六两；随从杂差一百二十五人，各赐银二两。归国时，宰牛一、羊十，列筵六十席宴之。

是日。召察哈尔汗之妻苏巴海太后入汗室赐大宴。

十六日。遣朝鲜礼部侍郎朴鲁赍书还。其书曰：“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览来翰，礼物悉领，多谢。其候启及答书，容我使臣赍上。”

镶蓝旗牛录章京罗洛革职缘由：先是，以罗洛为八旗统领往迎朝鲜来使。罗洛与其同行人通谋私相交易。至是，以窃盗律罚银革职，以其弟席特库承袭，阵亡准袭，病故不准袭。

是日。汗谓文馆儒臣希福、刚林、罗硕、扎木巴等曰：“我梦河水微涨，看河水见二獭缩项而行，我见之急索叉刺杀之。于是，捕得大鱼甚多。我记凡梦此等事，出兵必大有俘获。”

二十三日。自庚子日卯刻始大雨。汗之弟正蓝旗和硕贝勒德格类疾薨之日大雪。送殡之日亦降雪。再七日致祭时又大雨。

二十四日，召集众人于大殿宣谕曰：“国名为满洲，称旗诸贝勒专管之诸申为某旗贝勒下诸申。”

二十五日。遣马福塔、穆祜致书曰：“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兹以秋礼特遣使讯王万安，并致土产薄物。黑貂皮十张，人参十

斤。”

“金国汗书致朝鲜国王。我两国自和好以来王之背弃信义之处，前曾屡次致书相告，谅王亦已知，毋庸赘述。王先屡次致书言，我国虽弱小，向以信义为重等语。今见王毁渝盟约，纵民入我地妄行采参捕鱼，所谓信义为重者，固如是乎？我渝盟违义，纵我民入王地采猎横行之事，王曾见之耶？此即无知孺子亦共知者。此间岂可见我弱尔强耶？再，王禁止民人不许以佳货与我交易，此岂兄弟之国之道耶？尔诿曰明人禁市佳货。询问征明阵获及归顺者，皆知其真假。又每年限定应进物之缺少额数，以为王必如数补送，久候至今。兹当如数补完。我两国结为兄弟，此天所明鉴，人所共闻。以巧言推诿者，非善意也。”

二十六日。赐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雕鞍辔马十匹，甲胄十副，插弓箭玲珑撒袋，黑貂皮端罩二件，上等虎尔哈貂皮端罩三件，猞猁狲皮端罩五件，貂镶皮袄十件，鞓带十条，靴十双，貂帽十顶，空马十匹，金杯碟二对，四百两银锅一口，六十两银酒海各二，五十两银茶桶各二，素貂皮一千张。

是日。墨尔根戴青贝勒往科尔沁部娶汗之大福晋之妹。

是日。召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入汗室赐大宴。

镶黄旗李吉扬系长安人，首告其叔父隐匿奸细，遂杀其叔父。以李吉扬有功赐奴仆、牲畜、衣服、食物，付高副将养之。其后贫穷，实难治生，以告于汗，复赐人一对，牛一头，翠蓝布十匹。

二十七日。遣苏达喇、苏尔德依、布颜、阿尔布尼、沙虎达、席特库、俄硕、昂古纳、卦尔察尼堪、拜山等十大臣率兵七十人往锦州一带捉生。

二十九日。唐古代阿哥讦告缘由：“我与布尔吉二人俱获罪，同夺诸申。今复令布尔吉管其诸申，此间布尔吉未立功绩。”遂下法司质讯，布尔吉仍管其诸申事实。大贝勒亲布尔吉而疏唐古

代阿哥，将众议治罪入官之诸申，私自断理，复给布尔吉管辖，遂夺布尔吉诸申之半；罚贝勒银四百两；和硕贝勒萨哈廉和父妄为剖断而不谏，罚银四百两；和硕贝勒岳托为总理各旗兵部之主，知父妄行，不以理谏，罚银四百两；固山额真叶克书知贝勒妄断，不以义诤，令给别牛录管理，罚银一百两；巴布赖唆获罪之瓦克达阿哥曰：唐古代阿哥、塔拜阿哥同赴兵部讦告等语。因离本贝勒，拨归牛录，鞭一百，以奏闻汗。汗命将所罚三贝勒银一千二百两，所夺布尔吉之一半诸申，尽行归还，唐古代阿哥先夺之牛录诸申及其家奴、财物、牲畜，俱著取还，许离红旗，仍照法律，令塔拜阿哥随其兄，听其所往。于是，唐古代阿哥等往投镶白旗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巴布赖鞭一百，罚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

十一月初一日。额尔格木希、塔布泰、俄东、达喇泰、託内、静山等六人自锦州逃至。

是日。汗赐苏泰太后外套捏折女朝褂之貂镶捏折女朝衣、缎靴、黑狐皮一张、银花镀金嵌玉、玛瑙鞍、雕辔、秋、金银花鞴马一匹。又奉汗命，大贝勒赠雕鞍辔马一匹，银洒海一；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雕鞍辔马一匹；和硕贝勒豪格雕鞍辔马一匹；和硕贝勒萨哈廉雕鞍辔马一匹；和硕贝勒岳托雕鞍辔马一匹；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貂皮端罩一件，豹皮端罩一件，银花镀金鞍辔马一匹；阿济格台吉貂皮端罩一件，雕鞍马一匹；舒山阿哥之母貂皮端罩一件，雕鞍辔马一匹。

汗赐额尔克孔果尔貂镶皮袄一件、貂袍一件、黑狐皮帽、股皮靴、雕鞍马一匹。大贝勒赠石鱼皮鞍马一匹、空马一匹、貂镶皮袄一件、貂皮端罩一件、貂幅、缎靴、鞓带、插弓箭玲珑撒袋；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貂袍一件、貂帽、鞓带、雕鞍马一匹、插弓箭玲珑撒袋；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各牛皮鞍座、辔、秋鞍马一匹；和硕贝勒岳

托、和硕贝勒萨哈廉、和硕贝勒豪格各牛皮鞍座、雕鞍秋鞊马一匹、貂袍一件、貂帽一顶、股皮靴一双、鞓带一条、插弓箭玲珑撒袋一；舒山之母空马一匹。汗与大贝勒率诸贝勒、汗之诸福晋送出盛京城五里外，宰牛羊大宴毕，遣之还。

初二日。特木鲁原系土默特部人，后属察哈尔，居杀虎口。我兵往征后，自愿归附。因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三次。甘第原系土默特人，后属察哈尔，居杀虎口。我兵往征后，自愿归降。因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三次。

初四日。纳海、俄莫克图、巴雅依、超哈尔、喀济盖、席唐阿、章图、俄里喀等赍书往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等处送书毕还时，击败大明沿边哨卒，杀百人，获马三匹，生擒一人携来。将此人遣发尚间堡。

初七日。有图默特者于西拉木轮河地方遇黑狐，为犬所咬，获之，以献于汗。黑狐原产自白山迤东至东海倭哲、虎尔哈部之地，该地方之人岁以猎获者进贡汗。黑狐原非满洲国之地所产。

鲟鳇鱼捕自乌喇江、黑龙江，辽东地方之辽河向无有之。是时渔户得鲟鳇鱼于辽河来献。

初十日。先是，苏达喇、苏尔德依、布颜、阿尔布尼、沙尔虎达、昂古纳、俄硕、席特库、卦尔察尼堪等十大臣率兵七十人往锦州捉生，生擒十一人，杀二人，获马二、骡二、驴二、牛二十一，至是携之还。以所获马、骡、驴、牛均分给出征军士。

十五日。汗赐土默特部托博克达赖镌花腰刀一口，貂皮十张，银三十两；赐古禄格雕鞍，玲珑撒袋，镌花腰刀，貂皮十张，银百两；赐塞冷喀尔察海、额参巴图鲁侍卫、多尔济塔布囊、多博克达赖、特济等五人各镶沿虎尔哈貂皮裘一件，染貂皮帽一顶，镌花腰带一，夹缘斜皮之股皮靴一双，插弓箭玲珑撒袋一，暖木鞍、雕鞍秋马一匹；赐鄂尔多斯部济农母之使臣绰尔济喇嘛、济农之使臣卓礼克图侍卫、古鲁台吉之使臣囊苏喇嘛等三

人各镶沿虎尔哈貂皮袭一件，镂花腰带一，染貂皮帽一顶，夹缘斜皮之股皮靴一双，插弓箭撒袋一；赐博德巴图鲁侍卫、阿虎达尔汉舒冷额、希拉班迪、俄木布、绰斯希布、胡隆等六人虎皮端罩三件，貂皮端罩三件，银各十两；诺敏、必喇希、巴布拉赖、图果尔泰、占丹、特木德依等六人之主未至，各赐银十两；鄂尔多斯部二人，土默特部二十一人，共跟役二十三人，各赐银五两。

十七日辰刻。汗及大贝勒、阿巴泰台吉、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阿济格台吉率三千人出抚近门往长岭围猎。是日，于抚西(抚顺)驻跸。十八日，自伊巴丹围猎两次，至福尔坚地方驻跸。是晚，掠夺福尔坚屯草木，因正黄旗屯泰牛录下霍托、索尔果牛录下卓诺依、镶黄旗赛观牛录下巴图、正白旗僧格牛录下博依泰、可哲尼牛录下叟色、镶白旗古尔布希额驸牛录下恩克类等六人各鞭三十。十九日，于赫彻木驻跸。二十日，自赫彻木前行，至尼雅满屯歇息。时滕千总、刘千总携二家之肉、鹅八、鸡十六、麻糖、饽饽八盘出其屯，迎于五里外。纳其麻糖，余尽却之。是晚，至贝衮山寨歇息。时祖千总．张千总携二家之肉、鹅八、鸡十六、麻糖、饽饽八盘来迎。纳其麻糖及饽饽，余皆却之。是日至长岭下驻跸。是晚，传谕众从猎人等曰："各甲喇之主，该管汛地，须申明约束。见熊及豕勿射，宜向围内逐之，遇虎则传报汗及诸贝勒，见者紧蹑其踪。汗及诸贝勒所射之兽，棉甲从人尾追，勿因追兽脱走而夺他人所射之兽。若夺之来，必同赴验伤官处察视。"长岭三日，来鸦湖三日，满古莫洛科一日，球绿二日，哈达路二日，共计猎十二日。十二月初一日驻伊兰堡。初二日驻懿路北。初三日巳刻，由福盛门入盛京城。是猎也，汗射殪野兽加之四虎共一百二十八。解弢管围之喀开、朱玛喇、哈希坦、达尔泰等八人各赏狍五只；管围两头者吴尔吉等八人各赏狍五只。

十二月初三日。以布哈塔布囊、阿济拜为主帅率两黄蒙古巴

雅喇兵共八十人，由宁远边入略。伊等略获马四匹，牛一百一十二头，生擒七人，出边六十里外驻营，时有明兵千人追至。次日黎明，即与之战。是役也，主帅布哈塔布囊、专达图勒孙及二人陷于阵，时哈坦巴图鲁在前行，闻之复还击，余兵亦相继进击，败敌追杀之，遂论优劣行赏。赐哈坦巴图鲁、布哈塔布囊各马五匹、牛十头、人一名；追赐阵亡布哈塔布囊银四十两；阿济拜、布颜、阿尔萨兰各马二匹、牛三头、人一名；吴纳噶马二匹、牛四头、人一名；向导叟色马一匹、牛一头；希富、杭吉尔代、博克朱尔、门都虎、恩格依、胡尔迈、阿海图、额尔塞依等八专达，每二人合给牛三头；僧格、达毕、马齐克图、阿哈尼堪、恩克、陶济、纳穆依、阿尔萨拜、舒尔胡纳克、布尔萨海、肯哲、额参、保席、托克托依、达都虎尔、满都孙、额德依、索宁、札萨克图、门都、图济、保托、昂阿等二十三人各牛一头；赐阵亡图勒孙银二百两，行赏时又给马一匹、牛一头；赐巴冲银一百五十两，行赏时又给马一匹、牛一头；莽塞代银一百五十两，行赏时又给马一匹。

初七日。阿鲁部阿巴汉、喀尔喀部马哈萨嘛谛塞臣汗为首之乌朱穆沁部塞臣济农、苏尼特部巴图鲁济农、浩齐特部叶尔登土谢图、阿巴噶部札萨克图济农等大小诸贝勒遣卫征喇嘛、必切齐达尔汉吴巴希、达尔汉塔布囊、托搏多依冰图侍卫等四大臣为使者率一百三十二人赍书、携土产驼一、马四十七、貂皮十、佟莫(tougmo)国鞍辔、网子甲、弓刀等前来拜见满洲国天聪汗，其书首曰："祝愿安康。"书曰："金神圣成吉思汗后裔马哈萨嘛谛塞臣汗为首上书于天下无敌天聪汗。奏书缘由：我在此甚安，天聪汗在彼无恙耶？今已破察哈尔乎图克图不可败之势。以太平之道，天聪汗在彼自有睿裁。今抚有玉大宝，声名在外，为天下法，使政令炳曜，如日方升，令名传扬万世也。如蒙睿鉴，以是言为是，则愿往来通问不绝，共守盟约不渝。"引来使见汗，纳

其携来之物。

硕罗下松爱喇嘛一匹，硕罗福晋马一匹、貂皮十张，硕罗所属济农下绰尔济喇嘛马一匹，硕罗之叔父绰尔济喇嘛马一匹，硕罗佟莫(tongmo)国鞍马一匹、网子甲、佟莫国刀、弓、空马九匹，硕罗子叶尔登土谢图马一匹，硕罗下卫征喇嘛马四匹，浩齐特部巴泵土谢图马二匹，博罗特额尔德尼马二匹，乌珠穆沁部苏赫戴青马一匹，塞冷额尔德尼马一匹，布达习礼台吉马一匹，伊尔必斯塞臣台吉马一匹，希巴干查马一匹，多尔济济农马二匹，阿巴噶部布雅虎古英马一匹。以上所献者酌纳之，惟卫征喇嘛马三匹却之。硕罗下托必多依冰图马一匹，博霍乃马一匹，明盖达尔汉塔布囊马一匹，绰罗克拜墨尔根马一匹，苏朱克图吴巴希台吉马一匹，格勒尔图吴巴希台吉马一匹，萨玛克坦必彻齐马一匹；浩齐特部阿玉希驼一头；乌珠穆沁恩克台吉马一匹，多诺依福晋马一匹，绰尔济喇嘛马一匹，霍多果沁台吉马一匹，林沁台吉马一匹；阿巴噶部哈尔玛超马一匹，噶布楚喇嘛马一匹；阿巴噶部扎干杜稜马一匹，阿巴干济农马一匹，布雅虎网子甲、金刚斧。以上诸物尽却之。

十二月初五日。莽古尔泰贝勒、妹莽古济格格及其夫敖汉部索诺木杜稜三人当德格类贝勒、土木布禄、爱巴礼、冷僧吉等人面，对佛跪焚誓词曰："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汗，尔等助我，事成之后，若待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必鉴之。"誓毕，索诺木夫妻誓云："我等阳事汗而阴助尔，若不践言，天其鉴之。"于是，事未成，莽古尔泰贝勒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再，德格类贝勒亦如其兄病死。同谋之冷僧吉具状首告于刑部和硕贝勒济尔哈朗。时汗出猎，敖汉部索诺木又首告于达雅齐，臭阿希达尔汉，以其言奏闻汗。迨汗猎还，和硕贝勒济尔哈朗以冷僧吉讦告缘由奏闻汗。汗遂遣人告诸贝勒。礼部贝勒萨哈廉怒曰："莽古尔泰、德格类所行若此，殃及自身，兄弟不能言，相继而死。伊等敢与汗结怨，不

知视我等又当何如？汗待尔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等，过于己子，细心恩养，迥异众人。尔等成立，皆汗之赐。尔三人宜不惜身命，为汗报效。汗自即位以来，国势日隆，未抢取尔等所有，何作此悖逆事耶？”阿巴泰贝勒、阿济格贝勒、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闻之，皆怒如萨哈廉贝勒。以告和硕贝勒岳托。岳托贝勒变色曰：“德格类贝勒焉有此事？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毫无忿意。于是，诸贝勒大臣质讯此案，得实，会议莽古济格格、其夫索诺木、莽古尔泰、德格类两贝勒之妻子，同谋之土木布禄、爱巴礼及其满门应诛；冷僧吉无功亦无罪；二贝勒之人口、奴仆、诸物，自应归汗。以奏闻汗。汗曰：“莽古济格格谋败社稷，可告于二母福晋、诸姑、格格等，伊等其讯之。至二贝勒人口诸物归我之议，殊觉不妥。若两贝勒得逞，则我之诸物，将尽归于彼。而今我胜，两贝勒诸物理应归我。实则不然，诸贝勒同心佐理，似应七旗分取之。至于冷僧吉，若不首告，此案何由而知，今以冷僧吉为无功，我实不解其议。索诺木若不再讦告，则我等必不信冷僧吉之言矣。”遂遣人召三馆儒臣罗硕、刚林、扎木巴等至，汗具以其言告之曰：“召集三馆满、汉儒臣，此事应作何处分，可议定奏我知。”三馆满、汉儒臣等议毕奏曰：“犯上之罪，危及社稷，所关甚钜，无所轻贷。莽古济格格虽妇人，知此悖逆事，理应为此忧愤，从中谏止。反从逆犯上，败坏社稷，应死不可逭。按律两贝勒之妻子，皆应论死。汗必欲宽免，亦当幽禁。否则，日后何以惩叛逃等为乱之者。再者，在我国中，始终不出类似案件，尚难逆料。若以冷僧吉为无功，则日后遇此等事，谁复首告。为后日计，则冷僧吉宜叙其功。索诺木先曾佯醉痛哭而言曰：汗尔何故惟兄弟是信？汗尔在，则我北方蒙古得遂其生，尔若不在，不知我蒙古作何状等语。时汗亦微喻其意。彼时，汗尔优待莽古尔泰贝勒、莽古济格格，德格类亦受宠。索诺木虽欲直言，岂容出诸口。今索诺木先行讦告，应否免罪，乞汗

睿裁，至土木布禄、爱巴礼满门论斩，勿庸迟疑。所议二贝勒之人口分给七旗，臣等以为不可，理应尽归于汗。况古人云，都不可大于国等语。都者贝勒也，国者汗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汗与贝勒皆抛筹分之，则汗贝勒无别也。二贝勒人口，汗宜尽取之，欲赐何人，惟汗命之。"汗曰："尔等所言，汗已悉知，俟再思之。"于是，诸贝勒大臣复审，奏闻于汗，乃诛莽古济。先是，莽古尔泰贝勒之子额必伦曾言，其父在大凌河露刃时，我若在必刃加汗，我亦与父同死等语。额必伦之兄光衮首告。汗隐其事，未告于众贝勒。其后事被发觉，遂诛额必伦。岳托贝勒娶莽古济长女为妻，其妹为豪格贝勒娶之。豪格贝勒曰："其母既欲杀我父，我为父所生之一子，我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遂杀其妻。岳托贝勒奏曰："豪格贝勒既杀其妻，我亦欲杀我妻。"汗遣人劝阻，乃止。昂阿喇为莽古尔泰贝勒母之原夫所生子，以知情杀之。土木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于街。授首告冷僧吉为三等梅勒章京，世袭罔替。爱巴礼、土木布禄，还其家产，免各项官差，并给赦书。莽古尔泰贝勒六子迈达礼、光衮、萨哈联、阿喀塔、舒孙、噶纳海、德格类贝勒子邓希库等俱降为民。初满洲国宗室人之妻、伯母、婶母、嫂子，有乱娶之习。天聪汗曾下禁令"于宗室内，妄娶叔父、兄、弟之妻，非理也"。莽古尔泰、德格类作悖逆事，乃乱仇也，与诸贝勒商议，诸贝勒中有愿者可娶之。于是，莽古尔泰贝勒之一妻岳托贝勒娶之，德格类贝勒之一妻阿济格贝勒娶之。其余房婢、被杀人之妻，俱令改嫁。两贝勒之人口、诸物，汗取之，复赐豪格贝勒八牛录诸申，阿巴泰贝勒三牛录诸申。其余庄屯、财物、牲畜，汗以其所愿赐给。以正黄旗附入汗之旗分，新旧混编为二旗。以一等公额驸扬古利弟为正黄旗固山额真，觉罗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降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为拜尹图下梅勒章京。

后抄莽古尔泰贝勒家器皿时，获木制牌十六枚，视其文，曰：

"金国汗之印"。于是，其印携至大衙门，召集诸贝勒大臣及庶民，以其案件实状晓谕之。

初十日。马福塔、穆胡赍朝鲜国书至。其书曰："朝鲜国王书致金国汗。我国使旋，始闻贵介弟逝，伤悼何胜。以一家之谊，应使人前往，以表心意。兹因贵使之便，附致礼物，乞莫哀伤，伏希接受薄礼。"礼物之数：大纸五十刀、小纸一百五十刀、油纸三刀、花席十张、松子十斗、榛子十斗、胡桃十斗、白果十斗、海带菜五十斤。"。

"朝鲜国王复书金国汗。我使才回，贵使继至。观前后文意具悉悃诚，又赠厚礼，将铭记不忘。旧岁将终，惟冀珍重，以迎新年。来书屡屡开谕，实不外待之盛心，幸荷！幸荷！至于越境采参，自有此等乱贼以来，屡蒙贵国之讦责，我亦痛恶之。又思之，贫贱遊人乘而出，冒利忘生，故如是耳。但恐官吏不知情。我国之法，凡有死罪，必加慎审，每以轻杀为戒。去岁，青城佥使安德干虽缘此杀之，国人犹有余议。故其后拏获违法之民，其首恶者或诛或罚，至该管官，削职发配。今年七月，咸镜、平安二道官员记违禁者姓名来报，有七十余人。遂令各处郡邑城堡等官详加查问，其中有无意自往者，亦有私纵民人强取参利者，我闻之，始为惊骇。遂其情轻者发配，重者囚禁月余，商议处死。仍饬边臣每当春秋采参时，于渡口狭路设伏缉捕，俾无一人得遗，以补后日之过。今承来示，不胜惭愧。皆由我执法不严，以致边境有此愆尤也，贵国之谴责理也，更有何辞以对。至于增币之谕，诚非敝国所能办者，初贵国限额甚多，非敝国物力所能承当者，故前后致书，往复详辩，蒙贵国见谅，照数取之。其后循例致礼，已有数年，今不知何出此言。初结为兄弟时，誓天讲好，原不以财为重。今我岁致之礼，虽若菲薄，在敝国无余力，自黑云龙行谗之后，明国禁令愈严，其所出货物明有限度。其限度之外市出者，又转市于贵国矣。岂有吝惜上货以违贵国之意者乎？

惟望贵国再行审听之，义乃兄弟，此乃肺腑之言，共恕而谅之。

马福塔，穆胡沿铁山行略得获大毛青、蓝布八百六十三匹，白纺丝六百七匹，绸子三十八匹，上等纺丝二匹，细布二十九匹，帽缎十二匹，小毛青一千六十二匹，银十三两，缎被三床，毛青被八床，毛青衣及袖齐肩褂十八件，羊皮袄四件，毛青裤五条，红毡一块，毯子一块，手巾二块，小带子二千三百条，略粗紧锁线二缕，棉线十三匣，针八十八包，篦子七十，靴二双，鞋袜二双，狐皮帽二顶，毡帽五顶，银朱十二斤三两，水银三十四斤十四两，焊药二十二斤三两，麝香十六包，荷包十八，腰刀一口，牛十四头，马一匹。毛青及布共一千九百五十四匹，俘七人，杀其五人，馘劓一人，谕而纵还明国，一人携还。

十三日。汗之丈母大妈妈同额驸满朱习礼、祁他特、桑阿尔寨、巴图鲁送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妻至，汗之大福晋率诸贝勒福晋迎于五里外，大宴，入城。

十五日，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以赴大妈妈处娶妻礼，献汗马六十七匹、驼八，汗纳马一匹，余尽却之。

是日。驻守兰盘萨哈廉、镶黄旗哨探官南都往蹑踪，获自皮岛来捕貂汉人六名送至。讯其汉人毕，送还尚间堡。

是日。汗之丈母大妈妈、额驸满朱习礼以送墨尔根戴青贝勒妻至，宰马十匹，牛十六头，设筵见汗。汗出中殿迎之，汗与大妈妈行抱见礼，额驸满朱习礼、囊苏喇嘛、祁他特、桑阿尔寨、巴图鲁等向汗遥拜一次，复以次抱膝见。大妈妈献汗雕鞍马一匹、空马二十九匹、驮毡驼二只，羊三百只、貂镶裘一件；额驸满朱习礼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汗阅视毕，纳妈妈雕鞍马一匹、空马九匹，驼一只、羊三百只、貂镶裘、貂皮九十张、额驸满朱习礼马五匹，余尽却之。

十七日。科尔沁所属杜尔伯特部额林沁台吉得一石于嫩江岸，携来献汗。汗观之，石中有水，赤如琥珀，比指甲大，以观

识认者，曰空青宝石，病目者以此水拭之即愈等语。

十八日。申日置于佛前水杯冰结，高杯二寸许，细如箸。

二十日。遣马福塔、穆胡赍书往朝鲜。书曰："金国汗复书朝鲜国王。览王来书，援天立言。自两国盟好以来，王纵民掠我地，妄行生事，岂我违背盟言，扰害王地，妄行生事耶？再，尔国之人常与我东界逃民私易各色皮张等物，我国之民曾有似此私行贸易者乎？是衅端非尔先起而我先起耶？以我而援天立言则可，王而援天立言则不可，此乃凡人明知者。王尔果谓汗兄蒙天眷佑，出师无敌，所至之地克敌致胜；又孔、耿、尚三将归附，招抚东北沿海各部，兵增万余人；再，出征招抚四十万蒙古之主，察哈尔汗之妻太后，并其太子孔果尔及其部众，尽携之归；诸蒙古尽归一统，威力愈盛，理宜中心喜悦，加倍恭敬，乃王往日复书俱称奉，今来书仅书致。此间我岂微弱耶？岂非轻礼我乎？王又来书言，初结为兄弟时，誓天讲好，原不以财为重，今不知何出此言等语。专言财帛事，已非一二次。使臣来时，频频言之，亦遣人致书，何谓处有此言耶？况赠币以示恭敬，若不遵定额而减少赠之，岂非王重利而轻我乎？初议人参每斤价十六两，王诳云明人不取而减价为九两。又言若定额送，则无余力等语。今执铁山汉人讯之，言皮岛所住汉人，王给辽船五十艘，每年春秋助米二万六千篓，人参每斤售价二十两等语。又言自黑云龙去后，其货物按禁限而市，不得上货等语。王之使臣往明归途船坏，时我军士捞取沉水烂缎观之，皆各色上等缎匹。王言义乃兄弟等语。所谓义乃兄弟者如是乎？王之心与口异，言与行违。故我陈述如是。王或谓明国基业永存，不致败亡，岂非如是乎？我谓明国将覆亡，臣欺君，君疑臣，贪脏行贿，奸邪日盛。内部反乱，干戈四起，各处抢掠，明帝征之，不胜而败，我亦攻其一方。此皆天运移动，以毁明之基业也。王其宜知之。至若互市之事，已言于来使遣之。其大明国诸臣欺其君，心怀奸慝之状，我以所知者为

王言之。去年我军入大同、宣府，攻城屠村，蹂躏地方，曾未有一人拒战，得其塘报观之，内言发炮一次，击死我十王之子，约二十岁等语。夫十王今年二十二岁，依其诓言，子之年比父小二岁。又言阵杀一贝勒等语。果有其事，谅王自闻之也。又言与满洲大战，击杀者不计其数，得获器械无算等语。观其书内开列之数，只甲一副、梯叉一杆、火链袋一个。所谓得获器械无算者安在哉？再者，我征明国所获汉人，俱令剃发养之，有者思故土逃回，明国官员反遣人迎而执之，割其首级，诈称满洲人首级，以诳其君。明臣似此杀戮无辜，谎报军功，其君信而嘉悦之，则其罪孽何人承受耶？此其欺诳之最大者，其余何能一一悉数？由此观之，明臣之奸诈，我已明白知之。奸臣蜂起，欺蔽其君，君亦不知其奸邪。如此，则该国岂得永久乎？王尔谓等明国永久不败语。明国之臣如此诡诈，以奸欺谎其君，君亦听信其奸邪，以致祸乱四起，岂非亡国之兆乎？王亦显然明知矣。“

天聪汗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庙，以得获察哈尔汗妻三太后、子太子、玉宝玺之喜事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莽古济格格等行乱之缘由，焚楮祭告太祖。读祝前，汗跪献爵，大贝勒跪奠酒毕，汗谕诸大臣曰：“自古以来，有吉庆、变乱之事，俱有祭告之典。故今祭告父汗神位。”于是，先令读喜庆祝文。祝文曰：“乙亥年十二月二十一月。嗣位子跪于父汗神位前奉告，自我受命以来，征讨各处克捷喜事，先告汗之神位，用慰神灵。我军前次出征，蒙古察哈尔汗威不能支，畏而弃地逃往唐古特部时，部内自乱，其诸贝勒大臣举部先来归，只剩察哈尔汗妻三太后、子孔果尔、大臣数人及民千余人，复发兵尽招之降。先是，历代帝王相争欲得之玉宝玺不知在明、蒙古、倭子等国，至是得此宝玺携归，诸蒙古部尽归一统，今惟明国与我为敌。更祈父汗神位，始终默佑，以成政业，以昌国运。伏惟昭鉴，祝不尽言，抒诚上告。”继读靖乱祝文。其书曰：“乙亥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嗣

位子敢昭告于父汗神位前。自我继承基业以来，日夜兢兢，甚恐不能仰副前命。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等，忘恩负义，邪辟存心，共谋为乱，荷蒙上天眷佑，父汗神灵，使包藏祸心之莽古尔泰、德格类等死于未发之先，今又为其同谋娶莽古济格格之敖汉部杜冷了索诺木、冷僧吉讦发，举国诸贝勒大臣会审得实，同谋人等业已正法。伏祈父汗神灵昭鉴，默佑基业。谨告。”读祝文毕，汗出殿曰：“前乱已平，嗣后若有似此为乱者，上天、父汗神灵昭鉴，必不容此心存邪念之人也。”谕毕还。

梅勒章京张存仁奏书曰：“一件，东西北三万诸部，汗尽招之降，内无纤介之可虞，只余明国耳。大军所向，无不利者。是大业之成，已在汗掌握中矣。但杀遵化、永平之民，横逆大同、宣府两次。恐明国人民乃以为如此行，不知汗之忠诚之心。今汗若行兵，预写榜文，晓谕各城官民曰：前北京之行，原非图大业，仅率偏师以观内地情形。自得遵化、永平后，因西蒙古归顺者甚多，汗遂还家，留兵少许守之。守军弃城还时，杀其居民，已将退归之兵，从重治罪。师行大同、宣府两次，原非本意，以往征察哈尔蒙古之便，入取尔内地饲草、干粮。尔等勿以为我今日之来与前次无异也。一件，北京城大，城内兵力不足，守必顾此失彼，攻则得之亦易，但烦我兵力。城内遊客多，贫人众，粮草有限，一旦用尽，不及数日，内变必生，围则得之愈易。我若围城，城内人必佯求讲和，以欺我师还。汗勿轻许，务令多分给疆土，多进献金银财帛。若不按限额赠送，以副汗意，则或攻或困，必得其城。既得之后，明帝败走则勿追，生擒则勿杀，用以招降其各路王，则任我所欲为也。俟天下一统，人心安定，然后弑明帝、屠其诸王，未为迟耳。一件，城内库储金银财帛，已足汗用，必饬禁我官兵勿犯民间诸物，任其贸易，各安生业，则黄河以北人民闻此情景，自来归顺，不劳我兵力。一件，我军所得各城，其原守城官不能更易，仍令原管官管辖。果能如此，则地方民情

旧规不改，仍加设满洲官员为正掌印，而以原官副之。此大元世祖汗所行之道。一件，今我国内赏罚公当，众志既坚，诸事如意，均无可议。惟议一二小事，以全汗之令名。汗乃一国之主，出警入跸，宜加谨慎，务令多派亲信侍从人员，前护后拥，俾官民知有天子之尊也。一件，我国官制虽定，然在外官民莫分，行止坐立贵贱无别。异日大业克成，必为新人讥笑，故不可不别衣冠颜色及贵贱等级也。一件，明朝各城，今皆以文臣、太监守之。彼知我国不用文臣，而文臣死守，不用太监，而太监固守。以臣思之，文官则用之，太监则暂给一虚职，使明文臣、太监闻风而动其贪生之心，必来归附。况我国有汗自内地所得之太监，并有先汗时受腐刑之太监甚多，宜收而用之。一件，元旦之辰，众人拜贺，大体所关，要鬼脸、打筋斗等杂剧，非为汗者所戏者。臣亦知汗未尝好此，不过因蒙古所无者，聊与观之。宜于岁前二三日，设宴迎春，备陈各项杂剧，与蒙古人观之。至元旦之日，众臣拜贺毕，仍照旧例，八旗设宴，止准唱戏，此亦君臣之太平之乐也。一件，如孙得功之忠直者擢用数人，委以科道，专司参劾，为汗布仁政，彰国法，使官民冤抑得申也。一件，改文馆为内阁中书科，以彰官制，改笔帖式为文官，号为中书科。分别大小文官等级，其副将、参将、遊击、备御等委以文馆，则名为阁老、翰林。一件，广揽贤材，以备任使。今疆域益广，政事日繁，期临驱策，不得其人，汗之法度必败，地方不能安定。一件，民间鼓乐国家所必备，所关甚钜，不必禁止。”

二十五日。察哈尔格格苏泰太后及其子孔果尔来朝，汗之福晋率诸贝勒福晋迎于五里外至演武亭，宴毕入城。

吴裕病故，以其子常山保袭三等甲喇章京，仍准再袭五次。

吴沙兰病故，以其子吴尔齐海袭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

蒙古人孟格依原系牛录章京，因病故未准袭职。

给冷僧吉敕书曰：“尔原系莽古济格格家人。正蓝旗莽古尔

泰贝勒、德格类贝勒、索诺木、莽古济格格等欲夺汗位，事成之后，待莽古济格格、索诺木如己，焚书誓告天神。尔先首告。遂将莽古济格格、土木布禄、爱巴里及其亲友尽诛之。同谋之昂阿喇、额必伦亦杀之，索诺木以讦告养之。若二贝勒在时举首，则厥功诚大。今二贝勒虽死，尔主尚在，终能举首，是用给以土木布禄、爱巴礼家产，授为三等梅勒章京，永免官差，世袭罔替。”

二十八日。汗谕记注儒臣曰：“记载异国之言。蒙古掌旗贝勒往来迎送、献酬赠答，俱行记载，凡小民进献之物，勿再记载。”

诸贝勒、大臣定议，令弘文院希福、刚林、秘书院罗硕、礼部启心郎祁充格奏汗言：孔、耿、尚三将军已来降，察哈尔部又归附，外边诸部一统。欲请汗进称尊号，汗以未知天意，不能承受尊号，必待上天眷佑，式廓疆域，大业克成，彼时受尊号，未为迟为辞，不允众请。今察哈尔汗太子，举国来降，又得历代帝王相传玉宝玺，是天心默佑，大可见矣。今当仰承天意，早正大号等语具奏。汗曰：“今虽诸国归降，并得玉玺，然大业尚未底定。大业尚未成，预受大号，恐见罪于天。今有贤者，我等欲擢升之。彼则不待擢升而辄自尊大，亦我等所不许也。固辞不允。”诸贝勒复奏曰：“倘汗欲擢升一人，而其人未肯受事，汗宁不以为非乎？若仿彼不仰承天意，膺受尊号，恐天心亦以为非也。“汗仍不允。礼部贝诸萨哈廉亦令希福、刚林、罗硕、祁充格奏言：“汗不受尊号，其咎皆在我等诸贝勒。诸贝勒不能自修其身，为汗克尽忠信，展布嘉猷，勤修治道，徒请汗受此大号，汗不肯轻受耳。如诸贝勒皆克殚忠信，彼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又何以犯上而作乱耶？今诸贝勒誓图改行，汗若受尊号，彼时君臣之道自然成也。”于是，诸贝勒盟誓改行。诸贝勒复奏曰：”汗宜受尊号，今玉玺既得，诸部来降，是诚天意也。若未知天眷，不受尊

号，反见罪于天乎？”汗称善，曰：“萨哈廉贝勒开陈及此，实获我心。一则为我，一则为先汗父开创之基业。萨哈廉尔为礼部贝勒，议与不议，当自主之。诸贝勒果誓图改行，彼时尊号之受与不受，我当思之。”是晚，召集满、蒙、汉诸儒臣，命希福、刚林、罗硕等传谕汉儒臣曰：“诸贝勒请定尊号，地方尚未统一，未知天意，不能受尊号，故不允众请。”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奏曰“当顺天而行。天之欲汗受此尊号耶？玉宝玺既得，诸部皆附，人心效顺，是即天意也。今汗宜顺天应人，早定大号，以承大统。”次日，萨哈廉贝勒即召诸贝勒至衙门曰：“各宜誓图改行，以定汗之尊号。”众皆从之，各书誓词奏汗。汗一一览毕曰：“大贝勒年迈，只有数年光景，其免誓。萨哈廉誓词暂存，待其病愈，再行立誓可也。其余贝勒不必书从前并无悖逆事等语，但书自今以后，存心忠信，克尽厥职，遇有会议政事，勿谋于闲散官员、微贱小友、所娶妻妾等，即以此言为誓，若谋及此辈，彼虽言不及义，必将一并议罪。至若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之邪逆者，天已诛之，可为明鉴矣。诸贝勒即不似彼之逆状显然，而心怀异志者，亦必遭谴。若被谴责，罹杀身之祸，我将痛惜也。”遂命誓词内不必载入已往悖逆之事，大贝勒奏曰：“汗念我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不载于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则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汗若不令我与议事之列，我何可违背汗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汗怜我而仍令居议事之列，我性顽钝健忘，若出誓词，必将不忘警惕，可免于汗之谴责也。”汗曰：“当共议者何不令议耶？但念尔年迈，是以劝止。若必欲与诸贝勒同誓，听尔可也。”

二十八日，诸贝勒更定誓词焚香跪读毕，焚书盟誓、大贝勒誓词曰：“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守忠尽职，又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行悖逆之事，则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不能

尽忠于汗弟，而言与行违，则天地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汗，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汗谋议机密之言，妄告于所娶之妻及旁人，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存心谋乱，则天地速诛之；若愚昧无知，以致差错，天地鉴之；代善若能竭尽其力，效忠于汗弟，天地眷佑，寿命延长。”阿巴泰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汗及己身虽不结怨作乱，而兄弟中有悖逆之事，明知隐匿，或以在汗前所议政事，归府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官员、侍从人等，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寿算；若能尽忠竭力，蒙汗洪慈，天地眷佑，寿命延长。”济尔哈朗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济尔哈朗与汗结怨，存悖乱之心及己身虽无恶意，而兄弟中有悖逆之事，知而隐匿不报，或以在汗前所议政事，归府告于妻室及不与议之微贱小友，天地谴之，俾臣不克永年；若能尽忠效力，蒙汗洪慈，延长寿命。”阿济格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与汗结怨及己身虽不作乱，而知兄弟之悖逆之事，匿而不报，或以在汗前所议政事，归府告于妻室及不与议之官员、侍从人等，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寿算；若能尽忠效力，蒙汗洪慈，天地庇佑，延长寿命。”多尔衮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汗及己身虽不作乱，而知兄弟之悖乱之事，匿而不报，或以在汗前所议政事，归府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官员、侍从人等，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之，俾臣不克永年；若能尽忠效力，蒙汗洪慈，天地庇佑，延长寿命。”多铎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汗，行悖逆之事及己身虽不作乱，而知兄弟之悖逆之事，匿而不报，天地谴之，雷震而亡；或以所议政事告于不与议之微贱小人及所娶妻妾，不以所欲奏汗，云我意原欲如此，背后议论，天地厌之，不克永年；嗣后，若能尽忠效力，天地庇佑，延长寿命；若蒙汗洪慈，而为他人所害，天地亦必甄别之。”杜度誓告天地曰：

“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汗及行悖逆之事，以汗所议政事告于所娶妻妾及不与议之属下人等，云我意原欲如此，离间兄弟，或如蓝旗兄弟谋为不轨，明知隐匿，天地谴之，俾臣不克永年；若能践盟尽忠于汗，延长寿命，蒙汗嘉许，以安生业；若为他人所害，天及汗鉴之。”岳托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汗，行悖逆之事，以汗所议政事告于所娶妻妾及不与议之属下人等，云我意原欲如此，离间兄弟，或如蓝旗兄弟谋为不轨，明知隐匿，天地谴之，俾臣夭折；若践盟尽忠于汗，延长寿命，蒙汗嘉许，以安生业。若为他人所害，上天及汗必监之。”豪格誓告天地曰：“自今以后，若不尽忠效力，行悖逆之事，有二心于汗，离间兄弟，取悦于奸慝，以所议政事告于妻妾旁人，知贤不举，见恶隐匿，天地谴之，汗厌之，俾臣夭折。嗣后，能尽忠图治，不作悖逆之事，竭尽政道，天地庇佑，延长寿命，世享富贵，若愚昧不知，以致或有愆尤，天地必甄别之。”

汗览萨哈廉贝勒誓书，以其病命免誓。诸贝勒盟誓毕，外藩诸贝勒齐集，与朝内诸贝勒曰：“欲定汗之尊号。”诸贝勒曰：“将此事已先尔等奏于汗。我等有同心，可共议入奏。”遂定议奏汗。汗曰：“内外诸贝勒大臣同心欲定尊号，朝鲜国王与我结为兄弟，应与之共议，且外藩贝勒尚未全至，今当遣使往朝鲜，以此言闻朝鲜王。”诸贝勒皆喜，曰：“汗谕良是。”言毕，各归其府。礼部贝勒奏汗曰：“汗谕遣使往朝鲜，所言甚是。既为亲近兄弟，礼宜告之。我等内而八旗和硕贝勒，外而各藩诸贝勒皆遣使与朝鲜同议。一则使闻内外诸贝勒劝进尊号之意；一则使知各部来附者甚众，兵力强盛之实也。”汗嘉之，曰：“内外诸贝勒所遣使者与我使臣同往。”

二十九日。札萨克图杜稜献马十二匹、端罩一件、貂皮五十张，杜稜侍卫献马二匹，孟阔达尔汉和硕齐献马三匹、驼一只，噶尔图台吉献马五匹，满朱习礼献马三匹，常佳布献马一匹，驼

一只，伊尔札木献马七匹、驼一只，达尔汉巴图鲁献马四匹，驼一，穆章献马一匹、驼一只，穆寨献马五匹，拉麻 斯希 献 马 四匹：驼一只，拜斯噶尔台吉献马一匹，桑噶尔寨杜稜侍卫献马二匹。汗阅视毕，纳扎萨克图杜稜马六匹、桑噶尔寨杜稜侍卫马一匹、孟阔马二匹、噶尔图马一匹、满朱习礼马一匹、常佳布马一匹、伊尔札木马一匹，余尽却之。

崇德二年　丁丑

正月初一日。辰刻，圣汗出营环视朝鲜国王李倧所居南汉山城，申刻还营。

初二日。朝鲜全罗道沈总兵官、李总兵官闻其朝鲜国王为大清国兵围于南汉城，率兵来援。兵部多罗贝勒岳托率军迎战，败之。

是日。大清国宽温仁圣汗敕谕朝鲜国王。“我军东征瓦尔喀时，尔朝鲜兵截战之一次。又尔以兵助明来侵我，朕念邻邦之好，竟置不言。朕获辽东地方，尔招纳辽东之民，献于明国，致朕愤然兴师，故丁卯年伐尔，岂恃强凌弱，无故征讨耶？丁卯年，尔与我假和，以为缓兵之计。如今决意相仇，时令边臣聚集智谋之士，激励勇敢之人，欲何为也？兹朕亲统大军，陈师尔境，尔何不令智谋者献策，勇敢者效力，亲率之来战乎？朕岂恃强侵尔之地耶？尔系孱弱之邦，反扰我地，采参捕猎，何也？尔纳我逃民，复献于明，孔(即孔有德)、耿(即耿仲明)二将军自明来归，朕遣军接迎，尔兵以鸟枪击战，何也？是兵端先自尔启也。再者，朕之弟侄诸王及外藩诸王致书于尔，尔辄以向无致书之例，置书不阅，何也？丁卯伐尔，尔遁入海岛，遣使请成，非朕之弟侄诸王而为谁也？朕之弟侄，何不如尔？又外藩诸王贝勒致书，尔置之不视，彼等何不如尔？大元帝子孙何卑于尔？尔朝鲜不尝臣服大元，年年纳贡乎？今何妄自尊大如是？置书不视，尔之心昏而骄矣。尔朝鲜先世非归附辽、金、元三朝，每年奉贡称臣而图存者乎？历代以来，曾有不奉贡称臣于人，而得自存者

乎？朕以弟善待尔，尔反行背逆，启衅构兵，陷害国民，遣弃城郭宫室，离别妻子，节节败北，入此山城得久延乎？度尔之意，欲雪丁卯之辱，乃徒弃安乐，结祸于盟好之国也。尔今遗弃城郭宫室遁入山城，以己罪，致国破民残，遗笑万年，又何以雪耻哉？既欲湔洗前辱，何不出战，乃效妇人匿迹遁藏耶？尔虽遁匿此城，意图苟免，朕岂肯舍之而去乎？朕之弟侄诸王及在内文武诸臣、在外归附诸王、贝勒，欲上尊号，尔何以云非王臣之所言乎？夫尊之号称否，岂任尔之私意？尔之此言，亦太谬矣。夫人，天佑之则尊为天子，天祸之则降为庶民。尔修葺城郭，待朕使臣，有失常礼，何也？又令我使臣见尔阁老，欲设计执之，尔又父事明国，专图害我，何也？此乃罪之大者，其余小罪，又何可胜数！以此大罪，朕乃亲率大军，至尔八道，尔所父事之明国，如何援尔，朕将拭目以待，宁有子受祸而父不救之理？否则尔自贻祸于国与民也，群黎百姓，岂不怀恨于尔哉？尔有是处，不妨奏闻。”此书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赍往南汉城，付朝鲜阁臣洪某、侍郎李某。

初三日。朝鲜国王谨奏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于大国，自肇兵祸，受困孤城，朝夕危迫，欲专使奉书，叙述衷怀，兵戈困阻，无路相通。前日闻皇帝降临鄙境，疑信相半，喜惧交集，兹大国言念和好，明赐诲责，俾自知罪，此正小邦心迹获明之会也，幸甚！幸甚！小邦自丁卯结好以来，十余年间，诚心恭奉，不但大国所知，皇天亦鉴之矣，只缘赋性昏愚，事多不察，如边民采参及孔、耿之事，虽非小邦本意，然亦可疑，蒙大国宽假久矣。去春之事，又将谁诿？小邦臣民，识见浅隘，胶守名义，以致使臣发怒径去，随来之人，以大军将至相吓，小邦君臣过虑，申饬边臣，而撰文之臣，语多乖刺，致触怒大国，然何敢以非我所知诿之群臣乎？至欲执来使之言，则实无之。孰料以大国之明，竟如此疑虑明国与我，诚如父子，而大国常入关征明，未曾加小邦一镞，此亦以兄弟和好为重，谋害之言何为乎？

由此言之，亦系小邦未表忠诚所致，大国之见疑，理所当然，尚谁诿乎？且马福塔云以美意来等语。故小邦信之不疑，讵意至于此？小邦已知前罪矣。有罪则伐之，认罪则宥之，此大国体天而容万物之心也。如蒙大国念丁卯誓天，怜小邦生民之命，容小邦悔过自新，则小邦之洗心，自今日起矣。若大国不肯，必欲过烦兵力，则小邦一无是处，力量穷竭，惟有等死耳，将如之何？敢吐肝膈，恭候指教。”此书由洪阁臣、李侍郎送至南汉寨门，英俄尔岱、马福塔取之以闻。

初四日。北渡汉江，营于江岸，距王京城东二十里。

是日。汉三王①及汉军甲喇章京金玉和率马兵至。

初七日。全罗、忠清二道都堂、总兵官合兵来援朝鲜王受困之南汉城，扎立营寨，圣汗遣其弟和硕豫亲王多铎、超品一等公额驸扬古利率兵相机迎战。和硕豫亲王、超品一等公扬古利等奉命往视，适值天雪阴晦，隐约望见敌营，遂纵兵进击，败其山下列阵之兵，追至山顶大营。于是，豫亲王鸣角收兵，召超品一等公来山顶，会兵督战，击败敌兵。超品一等公额驸扬古利遂往会和硕豫亲王，时有朝鲜败兵，伏于石窟，以鸟枪击中扬古利，创伤而卒，终年六十有六。扬古利每战率先进击，屡建肤功，于大清国宣力为多。于是，和硕豫亲王收兵，意欲翌日拂晓复战，因朝鲜兵皆弃马夜遁，营中空无一人。和硕豫亲王获马一千一百四十匹归营。舁超品一等公尸至御营外，上恸哭，群臣屡劝不止，亲临一等公之丧，为之奠酒，赐上所服黑貂裘、貂帽、靴，仍哭不止，群臣固劝，上乃从，还营。上甚悲哀，三日不食不饮，群臣力劝，方始饮茶用膳。

初十日。率左翼军自长山道进入。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击败朝鲜兵五次，生擒李元帅携至。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

① 汉三王：即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

奏称："大清国军即入，长山昌州城军民闻之，知不能御，皆弃城奔山立寨。我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巴雅喇及阿礼哈超哈攻克之。时安州总兵官、黄州元帅率兵五百，出宁边城，止以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下亲军败之，追至城下。又遇安州兵二百，为王及贝勒之侍卫所败，宁边城内，蒙古固山额真额驸苏纳、梅勒章京吴塔齐、宜木图、陶海、得馨岱、阿兰都、昂阿代、吴巴希、额墨尔齐、古鲁虎、桑噶尔寨等败李元帅、参将三员、遊击四员、备御十五员所率马兵七百、步兵三百，生擒李元帅。时，我军甲士五十人，至宣屯村之日，于朝鲜兵下营之处捉生问之，云，元帅及黄州总兵闻我王为大清国兵所围，率兵一万五千，往援我王，已去三日等语。是夜，即选镶白、正蓝二旗巴雅喇、阿礼哈超哈，每牛录下甲士五名，蒙古二旗每牛录下甲士五名，行一昼夜，次日日出追及之，乘其未觉即败之，至于率兵击战者：镶白旗梅勒章京萨穆希喀、巴雅喇甲喇章京陈泰、崇阿、正蓝旗阿礼哈超哈梅勒章京席尔都、巴雅喇甲喇章京俄罗塞臣、宜成格、蒙古梅勒章京吴塔齐、正蓝旗额参候痕巴图鲁等人。"

是日。先是，留多罗安平贝勒领兵殿后，至是，护运红衣炮、将军炮、火药重器等车至，奏称："初六日，遣人往视临津江渡口。据回报，冰已尽解，步行亦不能渡等语。臣意此非架桥之时，此重器何由得渡，心甚忧之，遂念随天意而行，携辎重起程，将至渡口之前一夜，天气清朗，顿时云布，雨雪交加，甚寒，冰既泮复结。正月初七日，向传临津江渡口徒步不可渡，数万军士安然径渡矣。"圣汗谕曰："凡遇祯祥，皆天意也。"

十三日。"朝鲜国王李倧奏书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前者，小邦诸臣奉书军门，有所陈情，回称皇帝将有后命等语。小邦君臣延颈企踵，等候佳音，今已旬日，未获音信。我已势穷情迫，能不复言乎？惟其垂察。小邦昔蒙大国恩惠，结为兄弟，誓告天地，虽疆域有分，而情意无异，曾以为子孙万世无疆之福。孰意

盛血未干，离间中道，坐受危迫之祸，重为天下笑。皆缘我天资庸碌，为群臣所误，昏迷不察所致也。唯自责而已，更有何词。兄知弟之过，则怒而责之，理也。然责之过严，则伤兄弟之义，恐见怪于天。小邦僻处海隅，惟事诗书，不习军事。以弱从强，以小事大，乃常例也，何敢抗御大国。唯世受大明厚恩，名分早定。壬辰之难，亡在旦夕，大明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救生命于水火之中，小邦之民迄今铭心刻骨。宁获罪于大国，而不负明国，别无他故。唯其树恩厚而感人心深也。恩之施人，非止一途，若有养其民生，救其国危者，则出师而救难，班师以全国，其事虽殊，其恩则一也。上年小邦处事昏庸，屡蒙大国指教，我仍不自悟，遭遇大国之兵，君臣父子困于孤城，其窘甚矣。此时，若蒙大国再行宽恕，容许自新，保守国家，仍事大国，则小邦君臣铭记于心，至于子孙，永世不忘。天下闻之，莫不嘉赞大国之威信也。诚如是，此次大国一则恩沛东土，再则令名传四方之国也。否则，为一时之怒，务穷兵力，伤兄弟之义，闭自新之路，以绝诸国之望，恐非大国之长算。以皇帝之睿智，何不虑及此乎？秋杀春生，天地之道也。矜弱恤亡，霸王之道也。皇帝方欲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新建大号，蒙承宽温仁圣四字，体天地之道而步霸王之业。小邦愿改前非，承蒙鸿恩，决不半途弃绝。是以，敢不避尊严，复乞命下。”

十六日。遣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及吴拜率前锋全军还，以助留守国家之诸王、贝勒。并赍敕曰：“宽温仁圣汗谕皇后。去年十二月初八日，首队前锋兵已渡义州镇江，初九日黎明，和硕豫亲王率每牛录甲兵三名，继前锋兵渡江。是日，多罗贝勒岳托率每牛录甲兵五名，继豫亲王渡江。初十日，圣汗率大军渡江。首队前锋兵于十二月十四日将至朝鲜之所居之王京城，时朝鲜王之副将二员，遊击四员、备御六员率精兵六十余出城迎战，尽歼之。及至王京，有崔阁老、李侍郎来迎，以诡言缓我师。此间朝鲜王及

其长子、群臣逃出王京城，入东南隅四十里外南汉山城。崔阁老、李侍郎亦用计进王京城，竟不复来。次日，我前锋兵始知朝鲜王遁走，即从后追至南汉城，又以官缓我师时，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等相继之，环南汉城立栅围之。圣汗未至之先，有原在朝鲜之瓦尔喀叶辰巴图鲁、马福塔巴图鲁率二百户口来归。又一朝鲜都堂率兵一万八千，分二队来援朝鲜王，为固山贝子硕托、尼堪、博和托、罗托、甲喇章京国舅阿希达尔汉等所败，尽斩之。又一副将率兵五千来援，亦为固山贝子硕托、尼堪、博和托、罗托、甲喇章京国舅阿希达尔汉等所败。梅勒章京色勒、甲喇章京阿尔津等往截敌兵来路，遇一副将率兵五百来援亦败之，有兵将入南汉城，为梅勒章京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甲喇章京吴拜等截击，杀二百余人。其出南汉城之兵四百余人，为梅勒章京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所败。圣汗亲统大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朝鲜王被困之南汉城。丁丑年正月初三日，有全罗道沈总兵官、忠清道李总兵官率兵来援，多罗贝勒岳托往败之。初七日，忠清、全罗二道都堂、总兵官率兵来援，和硕豫亲王往败之。入长山道之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至长山，长山昌州官民皆弃城奔山顶立寨，乃上下夹攻，败之，其堕崖死者甚众。我兵将至宁边，有义州总兵官，黄州元帅率兵五百出宁边域为我击杀之。又遇安州兵二百人，亦败之。宁边城副元帅李某率参将三员、遊击四员、备御十五员及马兵七百、步兵三百人往援其王，蒙古固山额真额驸苏纳遇于出掠之地，击败之，生擒副元帅李某。及至宣屯村，有黄州都元帅率兵一万五千往援其王，第三日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捉生讯知，乃星夜追赶，出其不意，攻入其军内败之。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遂于正月初十日来会圣汗，彼等因地险路窄所以迟滞。审问擒来之人，云朝鲜王受困城中，粮米薪水俱乏等语。朝鲜王遣其阁臣尚书等来我军前请罪，言凡事唯听圣汗之命等语，我犹未允。又获人问之，半数人云朝鲜王与

长子群臣俱在南汉城，其余妻子在江华岛，半数人云王与妻子俱在一处等语。故欲造船，先取此岛，若得岛中妻子、城内之人自然降我。遂定先取该岛，不降则攻城。观此岛亦易取，但天之佑我与否，未可知也。”

“宽温仁圣汗敕谕和硕郑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馀贝勒曰：去年十二月初八日，首队前锋兵渡过义州镇江。初九日晨，和硕豫亲王率每牛录甲兵三名继前锋兵渡江。是日，多罗贝勒岳托率每牛录甲兵五名，继豫亲王渡江。初十日圣汗率大军渡江。十二月十四日，首队前锋兵将至朝鲜王所居之王京城，时朝鲜王之副将二员、遊击四员，备御六员率精兵六十余出城迎战，尽歼之。乃至王京，有崔阁老，李侍郎来迎，以诡言缓我师，是时此间朝鲜王及其长子、群臣皆逃出王京城，入东南隅四十里外南汉山城，崔阁老、李侍郎亦用计进王京城，竟不复来，次日，我前锋兵始知朝鲜王遁走，即从后追至南汉城，又以言缓我时，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托等相继至，环南汉城立栅围之。圣汗未至之先，有原在朝鲜之瓦尔喀叶辰巴图鲁、马福塔巴图鲁率二百户口来归。又一朝鲜都堂率兵一万八千，分二队来援朝鲜王，为固山贝子硕托、尼堪、博和托、罗托、甲喇章京国舅阿希达尔汉等所败，尽斩之。又一副将率兵五千来援，亦为该固山贝子硕托、尼堪、博和托、罗托、甲喇章京国舅阿希达尔汉等所败。梅勒章京色勒、甲喇章京阿尔金等往截敌兵来路，遇一副将率兵五百来援，亦败之。有将入南汉城，为梅勒章京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甲喇章京吴拜等截击，杀二百余人。其出南汉城之兵四百余人，亦为梅勒章京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甲喇章京吴拜等所败。圣汗统大军，于十二月二十九月至朝鲜王被困之南汉城。丁丑年正月初三日，有全罗道沈总兵官、忠清道李总兵官率兵来援，多罗贝勒岳托往败之。初七日，忠清、全罗二道都堂、总兵官率军来援，和硕豫亲王往败之。入长山道之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至长

山，长山昌州官民皆弃城奔山顶立寨，乃上下夹击，败之，其堕崖死者甚众。我兵将至宁边，有安州总兵官及黄州元帅率兵五百出宁边城，为我击杀之。又遇安州兵二百人，亦败之。宁边城副元帅李某率参将三员、游击四员、备御十五员及马兵七百、步兵三百往援其王，蒙古固山额真额驸苏纳遇于出掠之地，击败之，生擒副元帅李某。及至宣屯村，有黄州都元帅率兵一万五千往援其王，第三日，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捉生讯知，乃星夜追赶，出其不意，攻入其军内，败之。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遂于正月初十日来会圣汗，彼等因地险路窄，所以迟滞。审问擒来之人，云朝鲜王受困之城中，粮米薪水俱乏等语。朝鲜王遣其阁臣、尚书等来我军前请罪，言凡事唯听圣汗之命等语，我犹未允，唯上命是听。我方不许。又获人问之，半数人云朝鲜王与长子群臣俱在南汉城，其余妻子及群臣妻子，俱在江华岛，半数人云王与妻子俱在一处等语。故欲造船，先取此岛，若得岛中妻子，城内之人自然降我。遂定先取该岛，不降则攻城。观此岛亦似易取，但天之佑我与否，未可知也。所遣人到时，即拣选谨慎能干官二员率每甲喇芬得拨硕库一员，每牛录甲士一名，每牛录伐运木材白身人一名，八家各首领一名，木匠各五名前来叆河，制造船只。拣派时，务选能工者派之。仿佟克申式样造船十艘，依朝鲜式样，造载马船十艘，共造船二十艘。可令和硕豫亲王家人托木布路、察曾与佟克申一同造船之工匠及会造朝鲜载马船之人一并遣来。其监造官，须于叆河岸，择坚固而可达义州江之处驻造。钉船铁匠，亦按数遣来，更设哨卒，善加防守，毋得怠误。若国中有大事，不可迟缓，或有紧急信息，当遣二、三百人来。若是细小事信息，则于二月二十日，遣人至通远堡等候，由此遣人同来。得此信后，即发造船人等起行，限二月十五日以内竣工待命。布颜、苏尔德居家五日，仍令护送造船人前来。其右翼前锋兵住五宿后，便往噶海驻防，左翼前锋兵，若辽河冰泮，则往开城驻防，

若辽河冰尚未解，则往牛庄驻防，迨冰泮，带驻牛庄巴雅喇往开城驻防。”

十七日。大清国宽温仁圣汗敕谕朝鲜国王曰：“尔来书云、责之甚，则伤兄弟之义，恐见怪于天等语。朕以丁卯年盟誓修好为重，曾以尔败两国盟事，屡加申谕。然尔不畏天，不念民苦，背弃盟誓。尔绝好之书，朕之来使英俄尔岱等得之携往。始确悉尔之构兵之意。朕对尔国春秋来使及诸商人云尔国如此起衅，朕将往征，尔等归告尔王，下至庶民等语，明白谕毕遣之。朕兴师未曾掩饰，且将尔启衅之事，一一备书，告知于天，始兴大军。朕若似尔负盟，将自畏见罪于天矣。因尔负天，故天降之罚，尔何反似漠不相关之人，援天为辞哉？又云小邦僻处海隅，唯事诗书，不习兵事等语。先前，岁在己未，尔无故侵我，朕以为尔国习练军事，故来犯我，今尔绝好，谅尔兵益精锐矣，何为如此未习兵革耶。尔倡好起兵端者，倘兵革尚未熟习，则尔更加精练可也。又云壬辰之岁，亡在旦夕，明国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等语。夫天下地广国众，救尔难者，仅明一国耳，岂天下之兵，皆援尔乎？明与尔国，诞妄夸张之言？何以终不已耶？尔受困山城危及身命，何不知耻而出此空言？又云若为一时之怒，务穷兵力，伤兄弟之义，闭自新之路，绝诸国之望，恐非大国之长计也，以皇帝之睿智，何不虑及此等语。尔治兵固城，意在肇启恶端，以伤兄弟之义，且修路造车、预备兵器者，乃欲俟朕伐明之后，乘间进兵攻取，否则欲事我而为之乎？谅尔自以为未绝众望也，自以为聪明也，自以为长策也。其诚为长策也。又云皇帝方欲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新建大号，承宽温仁圣四字，以体天地之道而步霸王之业等语。我内外诸王大臣，诚以此四字定尊号，以奉朕矣。朕兴师至此，非不惬霸王之业，图灭尔国，害尔民也，而是来辨是非也。天地之道，福其善良，祸其奸恶，断不违也。朕亦体天地之道，服者养之，顺者抚之，逆者伐

之，拒者诛之，不降者取之，悖乱者惩之，奸诈者词穷。尔与朕为敌，故兴师征讨尔国，若尔国尽隶我属，朕岂有不爱养赤子之理乎？且尔信口美言，终不相符。尔内外来往文书为我兵所得者，观之，每书内皆称我兵为奴贼。此皆尔国君臣素称我为奴贼，故若此耳。夫贼者，隐身行窃之称也。若我为贼类，尔何不执之，徒然纵之耶？盖羊质虎皮者，是乃指似尔以舌辱人之谓也。我大清国人，曾有一言，大丈夫手贵快，言贵逊。故我国以言过其实为耻。若尔国欺妄狡诈虚伪，沦入肌髓，不知羞耻，故如此妄言耳。今尔众欲生，则出城来降，欲战则战，两相交战，天自有分辨也。"

十九日。朝鲜国王下阁老洪某，尚书崔某、侍郎尤某赍书至军营请命，书曰："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伏奉明旨，屡赐申谕，乃为教之至。秋霜凛冽中，寓春生之意。捧读愧感，措身无地。伏惟大国威德遐播，诸藩合进尊号，天人所归，景命方新。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国，反而获戾于兴运之初，反复思之，追悔莫及。今唯回心转意，湔洗旧恶，举国归命，犹如诸藩。若蒙念吾危迫，容许自新，则奏书礼仪一应事项，自有常规，言而行之，其在今也。至于出城之命，实出自仁抚之意也。伏思，重围未解，皇帝盛怒之际，在内亦死，出城亦死。是以遥望龙旌，意定自决，情亦戚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叩首之礼不可弃也，而居城不出者，盖因惧于军威也。小邦之愿，依遵前命，是辞穷也，是知警也，是倾心归命也。皇帝犹如天地，以养育万物为心，则小邦岂不当与于全活优之中？帝德如天，必垂矜恕。敢吐实情，恭候恩旨。"

二十日。"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尔负天背盟，固朕怒而亲统大军前来，意在不赦，尔困于孤城，朕屡次致书切责，尔方知己恶，屡次奏书求免，朕亦加宽免，令尔出城来见。此非朕攻城不能取，困之不能守而招尔出城来见也。尔之

此城，攻之可得，耗费尔国粮米，以养我兵马，令尔自困，亦可以得之。若朕不克此座小城何以侵明之北京耶？朕之所以命尔出城来见者，一则见尔坚心不疑，一则加恩于尔，仍留尔为国主，然后旋师，以示朕之仁信于天下矣，朕若用计诱尔来见而后杀之，则何以示诚信于天下耶？朕欲借天恩，征服天下，若以计取尔，而借大天下尽可取之以诈乎？如是谁人服朕？此智愚者咸知也。朕欲调和尔国，以示明国。尔若迟疑，不亲来见朕，则国遭蹂躏，粮米穷竭，祸将日增也。且尔劳苦众民，诚不容刻缓也。其首谋败盟诸臣，朕原欲索取尽诛之。今尔若出城来见，则先缚送首谋败盟之臣三四人，朕斩之以儆后臣。祸害数国，误朕征明者，斯首谋之臣也。若不先缚送首谋之臣，俟尔来见，再索取斩之，非朕之所为者，尔若不来见，纵言再三，亦不听矣。”是日。“朝鲜国王臣李朕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获罪于天，受困孤城，意定旦夕即亡。细思我昔日所犯之罪，无以自赎。虽迫于私情，屡次上书央求自新，然不曾料想天怒之际，竟纳所陈。今蒙恩旨，尽释前愆，如辍秋寒而开春生，将东方数千里众生，得脱于水火，岂止一城性命。君臣父子，恩恩泪下，不知所报。前对出城之命，实多疑畏，以为天怒未收，未敢尽陈所怀。今蒙开示悃忱，屡颁谕旨开导，古人所谓推赤心置人腹中者，是之谓也。臣事大国十年有余，知皇帝之信义久矣。昔日，言行尚且一致，况今皇帝之命，信如四时乎？臣不再为之忧矣，再，臣有一虑，请皇帝解示，东方习俗狭隘，礼节琐陋，见君主之举止稍异常度，则奇而视为逆罪，若不因俗而治，终无以立国，自丁卯以来，我国诸臣言各相异，臣是以容忍未敢当即呵责者，盖虑此也。今满城百官士庶，知晓事势窘迫，归命之议，众口一言，唯出城一事，皆谓朝鲜国向无此例，舍命阻我出城。若大国逼迫不已，则日后所得，无非死于枪弹之屍及空城而已。今城中之人皆知亡在旦夕，尚出此言，何须言他耶？自古亡国之

祸，非仅在于敌兵。虽蒙皇帝恩德，复以我为主，但察今日人情，无人戴我为主者，臣为此甚惧。皇帝所以降旨归命者，亦欲保全小邦之宗社。若此一事，为国人所不容，终至于亡国，亦不符皇帝仁慈之本心也，况且，皇帝统雷霆之师，深入千里，未及两月，臣其国君，降服其民众，此天下之奇功，先世所未有者也。岂必待臣等出城，方可谓之克此城乎？无损于皇帝威德，而有关于小邦之存亡，况大国不攻此城，非不能也。所以攻城，讨有罪耳，今即称臣，何用城为？皇帝睿智，出自天命，通照万物，小邦之诚心实状，必在洞鉴之中矣。至于败盟诸臣之事，小邦例有台谏诸官，以其职掌，向日所言，实在悖谬，使小邦之民涂炭如此，咸其罪也。故去秋已分辨误事之员，加以降职。今何敢违皇帝之命，只缘此辈见识浅陋，不知天命之有，仍守旧规而然也，今皇帝勉力兴君臣大义于一世，此辈亦似可宥，皇帝大度如天，既赦国君之罪，此虮小臣付诸小邦之法，益见宽大之德也。故陈愚见以候皇帝睿裁。今见皇帝息怒示信，臣遂以诚心尽吐所欲。烦天心，罪实难恕，谨冒死以闻。”

二十二日。往取江华岛之和硕睿亲王遣送信人纳敏、代音楚、代音泰、兴格讷至，彼等奏云：“我军至岛，有朝鲜兵船四十余艘，于渡口迎战，我军以红衣炮、将军炮轰击，彼等不能当，东西逃散。我军遂乘所携船进攻，日出时入江华岛，时有鸟枪手百人，迎战先杀败之，又击杀伏兵千余。”

二十三日。遣外藩科尔沁、扎鲁特、敖汉、奈曼诸部落蒙古出瓦尔喀咸镜道以去。命蒙古衙门承政尼堪、熟悉咸镜道地形之甲喇章京季思哈、牛录章京叶克书率每旗甲士十名，导之以行。

是日。和硕睿亲王自江华岛迁承差人法楚浑、必扬古、穆成格、善都喀来报已围其城。

是日。和硕睿亲王自江华岛所遣布赖、雅布兰三更时未至，奏云：“江华岛城已降，该城内获朝鲜王之妻一人，王子二人，

阁臣一员，侍郎一员，其朝鲜王之一应家产及群臣妻子家口，俟察明再奏。”

二十四日。“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朕进兵时，曾命大臣马福塔等先行谕王，王若认罪自责，可居城中，遣世子群臣叩迎，其罪则已，大军亦不深入等语。然尔违命，遁入南汉城，此尔之失矣。本月十六日，又遣大臣英俄尔岱、马福塔往谕朝鲜王，尔若出城来降则已，不来朕必命一王，率兵一支，制造船只，于十八日起行，攻取尔江华岛等语。然犹念尔必来降，暂停攻江华岛，遂令十八日将起程之师仍留驻。尔又违命不来，朕乃命师速攻江华岛，攻江华岛之师用车轮驾我所造小船八十，陆地曳行。本月十九日起行，二十二日至江华岛渡口，乘八十只小船渡江，时尔兵用大船三十余，分两路拒战，我以红衣、将军炮击，以八十小船之兵战，尔之三十余船兵俱各逃溃，我军登岸时，尔江华岛又有弓箭，鸟枪手约千人迎击，亦为我军所败，遂占城门，令人守护尔家室，凡物无所侵扰，唯尔二子来见朕弟和硕睿亲王，即令同处，又命尔阁臣及一侍郎，善护尔王妃家室，凡物勿令散失，群臣之家室、妻子、宗族，亦各令守护等语。据先奏者所云如此，俟携江华岛人来再报。王若早听朕言，岂至于此，今朕裁决之命，在于二十日诏内矣。虽攻战所得，朕犹宽恤，为尔家属，特谕尔闻知，尔不速遵二十日之诏来降，是自弃家眷也。否则朕留之何耶？”

二十四日。“朝鲜国王李倧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罄竭衷悃，具陈一书，诚意浅薄，未听所言，羞耻惶恐，无所容身。复思君臣之名，非可妄立，但为宗社故，不可不请，虽蒙严谴，臣敢避乎？伏祈皇上垂察。小邦乃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惟强国大国，是臣是服。我朝鲜国从前之所归者，辽、金、元是也，今皇帝受天眷佑，丕开鸿运，而小邦壤地相接，服事久矣，固宜首先归顺，为诸国倡，而所以迟迴至今者，万世事明

朝，名分早定，是乃不欲遽变臣节之由也，盖亦臣道之情也。惟是昏谬无状，事多妄作。去春以来，大国之待小邦，丝毫无减，而小邦之屡获戾于大国，不止一二事，大军之加，实臣自取，君臣上下惴惴度日，惟待死亡。孰意圣德如天，矜全宗社。本月十七日，皇帝谕曰：若尔国尽归我属，朕岂违恩抚，不视尔若赤子乎？二十日，皇帝又谕曰：朕开弘度等语。恩旨一布，万物皆春，真所谓生死肉骨者也。东方之人，子子孙孙，皆颂皇帝之功德，况臣躬之再造乎？今之所以称臣奉表，愿为藩邦，世事大国者，亦出于人情天理也。此臣所谓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者也。臣既委躬于皇帝，则皇帝之命即至，固当奔走承命之不暇。至于俱不敢出城之由，则臣之情势，诚有如前所陈，止此一款，臣已定死。书曰：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帝乃臣之天也，岂有不宥之理乎？且皇帝即恕臣罪，臣亦欲尽臣节，事奉皇帝。出城与否，此乃小节耳，宁有许其大者，而不许其小者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稍退，恩诏至日，臣将于城中跪读，并设坛拜送乘舆，遣首席大臣，前去致谢，以表小邦诚心感悦之情。嗣后，事大国之礼，悉照常规，永世不绝。臣若以诚信事皇帝，谅皇帝亦以礼义待我小邦。君臣之间，各尽其道，福及生民，名垂后世。今来征小邦，实为子孙无疆之休庆也。至于败和诸臣事，前书亦有略陈，此辈敢出妄谬之言，致败两国大计，此非但皇帝之所恶，亦为小邦君反之所共愤者也，虽斫以刀斧，尚无丝毫怜庇之处。上年春间，大军到境时，将首倡台谏之洪翌汉，当大国兵到境时，谪为平壤庶尹，令彼自当兵锋，若不为军前俘获，则必在故地，班师之途，执之不难也，其他被逐者，道路不通，不易寻其所在，此理自然也。以皇帝之宽仁大度，料必加宽宥也，若必索要，必于师还之后，查获其人，以待处分。谨冒死以闻。”

二十五日。和硕睿亲王自江华岛遣罗硕、胡球赍书至，书云：“江华岛所获财物数目：蟒缎、闪缎、倭缎、彭缎、洋缎、片

金、大缎、杭丝、帽缎、纱．罗、纺丝、绫丝、棉绸、高丽夏布、缎、缎衣等，共一万三千，银二万四千四百八十两、蟒缎衣五十七、补衣三、倭缎衣一、各色缎衣四百四十三，共衣五百四，貂皮端罩、裘及大小皮袄，共二十四，猞狸狲皮端罩一、豹皮端罩五、天马皮端罩一、黄鼠狼皮衣三十，猞狸皮帽五、貂皮帽九十一、貂皮、猞狸狱皮五百四十、虎皮、豹皮一百二十二、水獭皮八，貆皮二、海豹皮二、狍皮六、豹皮褥四、虎皮褥二、狸皮褥一、整角一百一十五、东珠十一、珠子五十三、大猫眼宝石一、杂色玉珠两小包、整珊瑚二十、小珊瑚四十七、金嵌琥珀珊瑚三十、琥珀数珠一、琥珀珊瑚合成珠子九、玉笔架一、玉笔杆一、玉钩三、东珠耳坠一副、嵌东珠簪子一、金玉簪子及挖耳勺九十七、大小金花九、杂花金耳钳一包、嵌珠金柄扇一、嵌珠金带二、玉带九、起花金带一、玉带板一百四十八、金牌一、精金一包、碎金九块、金锞子一、玉壶六、玉碗一、玉香炉一、玉盅五十三、玉托盘十二、琥珀盅十、琥珀托盘一、琥珀人一、朱砂盅二、金盅十五、金碗一、金托盘十一、水晶盅二、水晶托盘一、玛瑙盅一、玻璃盅四、碗一、壶十六、匙子二十一、筷子十六双、银锅二、银盅、托盘、碗、碟、壶、小碗及盖共一百八十九，取缎五十、豹皮十谨献圣上。”

二十七日。“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书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本月二十日，奉圣旨有云：今尔受困孤城，见朕屡诏切责，方知悔罪，朕开弘度，令尔出城来见者，一则见尔诚心悦服，一则欲加恩于尔，仍留主尔国，而后旋师，则朕之仁信，为天下所知也。朕承天眷，欲招抚四方之国。欲赦尔前愆，以为明朝之楷模也。若以诡计取尔，天下之大，能尽谲诈取之乎？是绝人归顺之路矣等语。臣自承圣旨，仰感天地大德，归附之心，盖切于中，而循省臣躬，罪积高山，非不知圣主恩信明者，丝纶之降，皇天是临，而日日惶怖，胡思乱想，以致愆误，反积诛戮之罪。今闻皇

帝旋驾日近，若不趋诣仰觐龙光，则臣之区区衷悃，无所表白，追悔何及！惟臣方将以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民，托于皇帝，情理诚为可怜，倘若事有参差，不如刎颈而死，伏愿圣慈俯鉴血忱，明降诏旨，以开臣归命之路，谨冒死以闻。”

二十八日。“朝鲜国王臣李倧谨上书于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陛下，小邦之浮议坏国事之辈，去年臣将其中为首数人，俱已驱逐，又将为首台谏一员，当天兵到境时，命为平壤庶尹即日前往，或为兵获，或从间道赴任，俱未得知。今在城中者，虽有同谋之罪，较前被斥者，轻重相悬。前日诏旨，实出于恤小邦之意，臣若不从，则恐皇帝未知我国之事，疑臣有所容隐，臣诚心归附之意，无处表白，故察得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二人，送诣军前，以俟处分，谨冒死以闻。”

“宽温仁圣皇帝诏谕朝鲜国王：朕览尔表文，尔欲保全宗社，请开归附之路，且援二十日之诏，欲求信实。朕诏已出，宁肯食言？今尽释尔之前罪，重新永定子子孙孙君臣世守之信义。尔若悔过自新，子子孙孙世守信义，不忘恩德，委身归命，则当去明国之年号，永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帝所与之诰命册印，前来叩首，以尔之长子，并再令一子及诸为首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若逝世，则朕立尔质子嗣位。自今以后，一应文移，俱书大清国年号。其万寿节，皇后之千秋节，东宫千秋节，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为首大臣及内为首太监一人进表。若进往来之表，朕遣大臣持诏书往尔处，凡有事朕遣大臣往，则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尔之陪臣会见之礼，迎送之礼，馈赠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朕若征明国，降颁旨诏遣使到日，则遣步骑舟师数万，如约某日抵某处，兵额限期，不得有误。今旋师经取明之皮岛，著遣鸟枪、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以旋师之礼，宜按例备礼献众军。我军俘获之人，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原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我军以死战俘

获之人，嗣后，尔毋得以不忍缚送为词。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城除旧城外，不得重新修筑。尔国所有瓦尔喀户口，悉行送出。再，与倭国彼此遣使贸易，仍听如旧，导其倭国使者前来见朕，朕亦将遣使往来也。其私自逃亡之东边瓦尔喀，永禁彼等于尔东边地方贸易往来，遇见此等瓦尔喀人，有即执送。朕令尔死身复生，保全尔之宗社，复还所获，重振国业，尔当念之。后日子孙，世守信义，今见尔国狡诈反覆，颁此诏谕，每年当进贡一次，共数目：金一百两，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无毛熟鹿皮一百张，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绿斜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刀，好小纸一千五百刀，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高丽夏布二百匹，各色棉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匹，素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

三十日。朝鲜国王李倧以汉江口滨海地方及江华岛城被克，妻子、阁老、尚书及群臣，尽被俘获，本身受困南汉，旦夕将陷，八道人民，四处散失，各道来援将士，皆被杀败，世守宗社将复，虑之再四，无计可免，惟有不惜身躯，听从大清国军命，叩归宽温仁圣皇帝。于是正月三十日，弃兵器，衣朝服，率文武群臣，下南汉山城，前来降圣汗朝见。礼部诸臣于汉江东岸萨木巴特盖①地方筑坛，设黄幄，整治完毕，圣汗于辰刻出营，列旗纛，节节队列，吹喇叭瑣呐，渡汉江，登坛御座，列仪仗，将士皆擐甲，按军礼列队。朝鲜国王李倧率其文武群臣，下南汉城五里外步行来朝。圣汗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迎于一里外，引至仪仗下立。于是，圣汗离座，率朝鲜国王及其诸子、文武群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圣汗御座，于是，朝鲜国王李倧率群臣伏地请罪，求大清诸臣代奏曰："圣主天心，赦臣万

---

① 萨木巴特盖：满文音译，史载三田渡。

罪，生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国，重立我宗社，以臣罪而加之罚，今臣负罪来谒皇上，自今以后，悔过自新，子孙换代，不忘鸿恩。”于是，大清诸臣转奏其言。上谕曰：“朝鲜国王既知已罪，负罪来降则已，岂有念旧恶，苛责已来降之人之理乎？嗣后当一心尽忠，不忘恩德，前事毋再言及。”朝鲜国王及其群臣大悦，答曰：“皇上万岁恩德，小邦感戴不尽。”于是，令朝鲜国王朝见，礼臣赞排班，前进赞跪，朝鲜国王在前，诸子及群臣以次列于后，行三跪九叩头礼，礼臣赞退，礼部诸臣引至仪仗下立，奏请朝鲜国王之班次，圣汗谕曰：“与其慑之以威，不如招之以德，朝鲜王虽迫于兵势来归，亦系一国之王，著引坐左侧。”礼部诸臣从仪仗外，引王由北向入，至天坛下左侧席上，东坐西向，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依次坐其左侧，令朝鲜王之长子李浬坐于多罗贝勒之后，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依次坐于右侧，令朝鲜王之次子李淏、三子李淯坐于多罗贝勒之下。坐定大宴毕，和硕睿亲王令其克江华岛时所获朝鲜国王之妻子、子媳及群臣之妻子谒圣主，俱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上命将朝鲜王妻子、子媳及群臣家属尽还朝鲜王，并以归顺之礼，赐朝鲜王黑貂袍一、黑貂皮端罩一、雕鞍辔白马一匹、赐王妻黑貂皮端罩一，赐王之第三子李滨黑貂皮端罩一，赐阁老金氏、洪氏、李氏三人呼尔哈貂皮端罩各一，崔尚书以执送视我为仇者，先赐呼尔哈貂皮端罩一，赐尚书崔氏、申大进、张氏、单氏、菊氏各满洲貂皮端罩一。赐毕，朝鲜王以赏赐礼，率其群臣谢恩，行三跪六叩头礼毕，圣汗命朝鲜王之妻子、子媳及群臣之妻子与朝鲜王及群臣相见，朝鲜王及群臣抱妻子恸哭曰：“再缓数日，我等皆为灰烬矣。今日幸遇，乃圣汗宽恩盈天下之故也。”正哭啼不止，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劝止之。上命英俄尔岱、马福塔等送朝鲜王及其第三子李淯、王妃并群臣及其妻子入王京城，惟留王之长子浬，次子李淏为质。于是，圣汗还，申刻，入营。先是，朝鲜国王之

妻子及文武为首诸臣之妻子，避至江华岛，为和硕睿亲王克江华岛时所获，至是，还给朝鲜国王。其数目：王之正妻、第三子李湝、子媳及内妇、内人等共七十六名，内太监三十八名，ciyan pan šo官洪尼家奴三名，huwai en jūn官德仁之妻一名、女一名、奴仆十名、奴仆之子三名，ciyan pan官姜顺奇之子四名、妇女三名、女一名、孙女一名、奴仆二十二名，jan yuan jūn官石莞之奴一名，礼部柳琳涨之子一名、奴仆十二名、奴仆之子三名、文人二名、差役二名，cang dzi官韩兴之子一名、妇女一名、武官三名、女仆十八名、女仆之子三名、文人二名、差役一名，fung ling šao官李浑之奴无，song šan jəng官福仁之奴二名，jiyoo šao官单桑之奴一名，i san官张良优之妻一名奴仆五名，sy ji官单义龙之子二名、女一名、奴仆四名，ceng wan jeng dzi官张太齐之妻一名，san fung官黄珠颜之奴一名，sungi官张新元之奴无，文人四名之奴十二名。

二月初一日。以克朝鲜江华岛所获人畜财币，按级赏给诸官员。

初二日。圣汗降服朝鲜国，命和硕睿亲王、多罗安平贝勒率满洲、蒙古、汉人大军，携所俘获在后行。是日，命贝勒硕托、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率每牛录甲兵四人及三王下汉军全数，携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王之五十艘船兵，往取明皮岛。于是，圣汗率诸王、贝勒及巴雅喇班师，朝鲜王率群臣，出王京十里外列队迎送，圣汗经过时，王及群臣皆跪，汗下马御座，朝鲜王率群臣，以送行礼，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命王坐于汗之左侧，赐茶。于是，仍令退至左侧远坐，命英俄尔岱、马福塔谕王曰："尔之山城民户，已付还尔。"王离座进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王还京。是日，朝鲜国王臣李倧奏书圣汗称："朝鲜国王臣李倧谨奏书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以罪而进，布恩而退，天地生成，莫过于此，肃瞻耿光，霈沃至渥，忏悔前

愆，钦佩新命，应报之德，深于河海，颁赏之恩，及于首足，进贡诚心，实出由中，享上之仪，肤发何惜。惟积弱以来，民散财竭，处处空虚，臣民赤立，而诏谕所定贡赋，有本地不产之物，亦有本地产而力所不逮者。窃惟，千载一会，首蒙鸿恩，名分已定，恩义俱明，上抚下效，宜各尽其道，日月之明，旁烛无疆，小邦之危迫，宁不蒙察，倘若量力裹定，永为定式，则小邦不失奉上之礼，竭尽事大之诚，矜悯怜孱，容许自新，能恤贫穷，施布大德。伏愿圣慈，察小邦之危迫，开簿纳之弘度，一则纾将绝之民命，再则罩同仁之洪化，不胜幸甚，谨具奏闻。"圣览其奏，谕朝鲜王曰："免朝鲜王李倧丑、寅二年贡赋，至卯年，朕再思之。"

是日。圣汗览朝鲜王之奏，遣大学士范文程、额尔格图，传谕曰："尔被困山城时已定之事，今不当言及。尔国贫苦，朕已知之。丑、寅两年，准免贡物，自卯年秋季始纳，表尔忠诚，此后朕自有定夺。今非尔言语之时，此大贡内，有朝贺礼物，及馈使之物，朕不必言，尔自裁之。"

是夜。驻跸邵贵。

初三日。过扬洲二十里驻跸。

初四日。谕和硕睿亲王，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汉军固山额真大章京石廷柱曰："王京之北，汉军佟三部下四十余人，劫掠降民，已经执送该管官，治之以法。著尔等严禁下属满洲、蒙古、汉人士卒劫掠降民之物，违禁者，该管章京、分得拨硕库及小拨硕库一并治罪，劫掠之人，治以重罪，为首一人，斩首示众。"

是夜。驻跸彰丹。

初五日。驻跸平山。遣詹霸率每旗巴雅喇二人，往报捷音，其文曰："宽温仁圣汗敕谕，以天眷捷音，闻知皇后。自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等去后，令八旗造小船八十艘，遣和硕睿亲王，多

罗安平贝勒率每牛录甲士十人，往取朝鲜王之妻子所居江华岛。和硕睿亲王等于正月二十二日至江华岛，我舟师渡海之时，江华岛船兵，约有百艘，列为两翼，我舟师从中冲入，连发红衣炮，彼不能支，皆遁。于是，我军登岸，败其来迎之兵，击败其兵约千人，夺其城门，克之。朝鲜王妃及宫女约百人，长子之妻、次子、三子及其妻，在岛中之宗室阁臣、尚书诸臣并妻子家属、太监与朝鲜王同在南汉城被困之宗室大臣、阁臣、尚书之妻子，悉为我俘。克江华岛之前，朝鲜王书其名于书中，遣其阁老、尚书再三请命曰：我实有罪，圣主若怜我，愿入诸藩贝子之列，臣之诸子大臣，请准叩见皇帝，臣于城上，叩归皇帝，凡事惟皇帝之命是听，欲亲赴营叩见皇帝，但惧兵威等语。圣汗谕曰：当执送败盟亲明人之臣，尔亦亲自出城前来叩见，如此，朕仍以尔为尔国之主，若不遵旨，朕必不许等语。未曾颁旨，将江华岛一太监及朝鲜王之一族人，携至朝鲜王被困之城，告以江华岛已失。朝鲜王乃率其长子、群臣，献明国所给敕印，执亲明人二臣，出城叩归，以岛中被俘之妻子及群臣之家属，皆付还朝鲜王，仍主其国，留于其王京城，以其长子、次子及诸臣之子为质。朝鲜国既平，遂定今后生计，贡献之礼；与明国永绝，一切文札，书我国之年号，凡万寿节、皇后千秋节、太子千秋节、冬至、元旦、庆贺礼、并祭吊礼，俱遣为首之臣，内为首太监一名来朝进表，贡献礼物。其朝鲜所进表文，及迎送馈遗我国使臣之礼，俱照明国之例，若征明国，命遣马步船兵数万来，不得违命。朝鲜王称遵命，每年纳贡数额：一年一次，金一百两，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无毛熟鹿皮一百张，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缘斜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刀，好小纸一千五百刀，五爪龙席四领，各色花席四十领，高丽夏布二百匹，各色棉绸二千匹，各种细葛布四百匹，各种细布一万匹，素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篓

子。今留我孔、耿、尚三王所统汉军，加之满洲兵预备船只，并带朝鲜大船五十艘，征明皮岛，但未知后事何如耳。朝鲜王及诸臣屡次奏称圣主宽仁生我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国，未绝三百年之宗社，得以保全，此美德殊恩，子孙换代，感戴不忘等语。”

“宽温仁圣汗谕和硕郑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饶馀贝勒等，以闻天眷捷音。自劳萨硕仑科罗巴图鲁等去后，令八旗造小船八十艘，遣和硕睿亲王、多罗安平贝勒率每牛录甲士十人，往取朝鲜王之妻子所在之江华岛。和硕睿亲王等于正月二十二日至江华岛，我舟师渡海之时，江华岛船兵约有百艘，列为两翼，我舟师从中冲入，连发红衣炮，彼不能支，皆遁。于是，我军登岸，败其来迎之兵，又击败其兵约千人，夺其城门、克之，朝鲜王妃及宫女约百人，长子李溰之妻、次子李淏之妻、三子李涫及妻子，在岛之宗室大臣、阁老、尚书诸臣并妻子家属、太监，与朝鲜王同在南汉城被困之宗室大臣、阁老、尚书诸臣之妻子，悉为我俘。克江华岛之前，朝鲜王书其名于书中，遣其阁老、尚书再三请命曰：“我家有罪，圣王若怜我，愿入诸藩贝子之例，臣之诸子大臣，请准叩见皇帝，臣于城上，叩归皇帝，凡事唯皇上之命是听，欲亲赴营叩见皇帝，但惧兵威”等语。圣汗谕曰：当执送败盟亲明人之臣，尔亦亲自出城前来叩见，如此，朕仍以尔为尔国之主，若不遵旨，朕必不许等语。未曾颁旨，将江华岛一太监及朝鲜王之一族人，携至朝鲜王被困之城，告以江华岛已失。朝鲜王乃率其长子、群臣，献明国所给敕印，执亲明人二臣出城，叩归以岛中被俘之妻子及诸臣之家属，皆付还朝鲜王，仍主其国，当于其王京城，以其长子、次子及诸臣之子为质。朝鲜国既平，遂定今后生计，贡献之礼：与明国永绝，一切文札，书我国之年号，凡万寿节、皇后千秋节、太子千秋节、冬至、元旦、庆贺礼、并祭吊礼，俱遣为首之臣，内为首太监一名，来朝进表，贡献礼物，其朝鲜所进表文，及迎送馈遗我国使臣之礼，俱

照明国之例，若征明国，命遣马步船兵数万来，不得违命。朝鲜王称遵命。每年纳贡数额：一年一次，金一百两，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无毛熟鹿皮一百张，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绿斜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刀，好小纸一千五百刀，五爪龙席四领，各色花席四十领，高丽夏布二百匹，各色棉绸二千匹，各种细葛布四百匹，各种细布一万匹，素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篓子。今留我孔、耿、尚三王所统汉军，加之满洲兵，预备船只，并带朝鲜大船五十艘，征明皮岛，但未知后事何如耳。朝鲜王及诸臣屡次奏称圣主宽仁生我已死之身，本已亡之国，未绝三百年之宗社，得以保全，此美德殊恩，子孙换代，感戴不忘等语。

初五日。驻跸平山河。

初六日。驻跸涉恒。

初七日。距碰山二十里驻跸。

初八日。圣汗经过黄洲时，黄洲城李通判献牛二跪送。上谕曰：此次进兵，尔国苦矣。遂将所献牛却之。

是夜。距奉怀二十里驻跸。

初九日。过平壤三十里，至多索木驻跸。

初十日。启程还，时有涞川付将一员率众携牛二来迎，于道旁跪送。俟驾过，携牛二随大军后，至驻跸处以献，纳之。

是日。安洲副将一员，游击一员，通判一员，宁边副将一员，泰川游击一员，德川游击一员率近百人，带橡子、松子远迎，跪于道旁，俟圣汗过，随大军后，至驻跸处，命远坐，遣大臣赐酒，所献橡子、松子，皆却之。

是夕。驻跸乌纳木。

十一日。安洲官献牛十二头，米二百篓，率军民于道旁跪送。又有军民以妻子被俘横道奏曰："小民等妻子被俘，求赐完聚。"汗曰："朕进兵时，曾诏谕尔各处城堡乡村，若官民擅自逃

避，必为我兵所掠等语。然尔等不遵命，遂被我军俘获。此乃将士苦战所获，可勒令空还耶？待至我国后，尔等二主会商，愿则赎取。”谕毕令所跪朝鲜人起还。

是日。渡嘉山江，嘉山官员于道旁跪送。

是夜。渡嘉山江，行十里许驻跸。

十二日。圣汗祭纛，列纛十，宰牛十，吹各种海螺，汗率出征诸王、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

是日。前锋章京苏尔德依率每旗巴雅喇一人 自盛京至郭山。

是日。遣阿尔津率每旗亲军五人，往铁山，擒明哨卒。

是夜，距定洲十里驻跸。

十三日。定洲官员、郭山官员跪迎，各献牛四头，闻有痘疫，未令谒见，所献牛，亦却之。

是日。宣川付将迎于郭山，于道旁跪送，献牛六，皆纳之。是夜。驻跸宣川。

十四日。阿尔津自铁山捉生还。

是日。龙川副将迎于铁山，于道旁跪送，献牛五，皆纳之。

是日。义洲总兵官于道旁跪送。是日。驻跸新义洲。

是日。以义洲马匹三百，接济我军士之马匹疲乏者乘之。

十五日。义州总兵官献牛二十头，米二百篓。皆纳之。

是夜。驻跸青山。

十六日。距雪山二十里驻跸。

是日。遣苏尔德依赍书往谕睿亲王曰：“宽温仁圣汗谕和硕睿亲王。朕观统兵诸将，皆有懈心。今朝鲜国虽已平，军行宜照常谨慎，不可玩忽，妥加管束。再，朝鲜王之二子，恐有脱逃，宜加意防守，携之以行。再，沿途城邑村堡官民，有迎尔等者，亟宜禁止。再，城邑村堡之人，有立于道旁，与我军俘获者交谈，相认亲戚者，俱行禁止，勿令近前。并晓谕该官等俱令各自

归家安居，不得出行道途，恐其诱我军俘获之人逃遁也。再，经过有民之城邑村堡，须遣官率兵护卫，俟后队过毕，收集前来，勿违朕命。”

是日。“宽温仁圣汗谕左翼诸固山额真。朕观统兵诸将，皆有懈心。今朝鲜国虽已平，军行宜照常谨慎，不可玩忽，妥加管束。再，沿途城邑村堡官民，有迎尔等者，亟宜禁止。再，城邑村堡之人，有立于道旁，与我军俘获者交谈，相认亲戚者，俱行禁止，毋令近前。并晓谕该官等俱令各自归家安居，不可出行道途，恐其诱我军俘获者逃遁也。再，经过有民之城邑村堡，须遣官率兵护卫，俟后队过毕，收集前来。毋违朕命。”

是日。“宽温仁圣汗谕蒙古衙门承政达雅齐。朕观统兵诸将，皆有懈心。今朝鲜国虽已平，军行宜仍需谨慎，不可玩忽，妥加管束。再沿途城邑村堡官民，有迎尔等者，亟宜禁止。再，城邑村堡之人，有立于道旁，与我军俘获者交谈，相认亲戚者，俱行禁止，毋令近前，并晓谕该官等俱令各自归家安居，不可出行道途，恐其诱我军俘获者逃遁也。再，经过有民之城邑村堡，须遣官率兵护卫，待后队过毕，收集前来。毋违朕命。”

是日。命苏尔德依传谕曰：“令固山额真阿山、叶臣往助贝子硕托。贝子硕托、固山额真阿山、叶臣、石廷柱、汉三王等，会于一处，商定攻皮岛日期，并我国船兵与朝鲜船兵，会师某处。从某处乘船，于某月日攻皮岛，又朝鲜船兵果足派往之数与否，兵若干，何官率往，俟详查确实，速令苏尔德依等来告。其皮岛易攻，则攻之，不能攻，亦速遣人来奏圣汗。俟朕谕旨到时，再行攻之。我军船首，须备遮牌。再者前攻江华岛之船曾带来否？若未带来，而攻皮岛时需用此等船只，欲制造则造之。再，原约执洪翼汉解来。前因都堂不在，未曾擒获，若访获缚送，则与和硕睿亲王等严护而来。董阿赖、俄罗塞臣、噶赖、布赛等来时，可遵圣汗前旨，将疲惫马匹应留于义洲，尔等途经时

收取，令本主认领，携之同来。沿途城邑村堡之朝鲜人，若有出迎，与我军俘获之朝鲜人接谈者，当严行禁止，勿令近前，凡经过有朝鲜人之城邑村堡，令兵殿后，收尾而来，倘若驻营，当远离有人之城邑村堡。”

十七日。郑亲王所遣之恩格德依、阿布达尔干赍书至。书云：“奉命留守盛京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镇守西边牛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镇守北边噶海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等跪奏宽温仁圣汗。圣汗亲统大军，南讨朝鲜，耀武扬威，纵驰横行，近闻平定朝鲜捷音，中外臣民，欢忭无已。仰赖圣汗洪福，清宁宫及诸王、贝勒等众，皆康吉。”

正月十九日①。黑龙江地方额苏里屯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达尔汉率九人至。因为额苏里屯以外，约六日程以内，有从未通我国之三十九屯人，今欲来贡，因向不来往，不知纳贡礼仪。遂命来者，往求圣汗使臣同来，我等筹备礼物，随使臣入贡，朝拜圣汗等语。为此特遣人来。伊等以来朝礼献物：貂皮二百、狐皮端罩一、狐皮六、貂狐皮桶六。

多罗饶余贝勒下嫁之女及女婿以来朝礼，献圣汗黑狐皮二，托阔罗氏额勒图以来朝礼，献元狐皮一，楚叶肯以来朝礼，献貂皮桶一，吴里喀以进见礼，献貂皮皮桶一，常拄以来朝礼，献元、黄狐皮相间褥子一，克宜克勒氏巴勒齐墨克特以来朝礼，献貂皮桶一，刘达以来朝礼，献貂皮桶一，鸠齐纳以来朝礼，献貂皮桶一，塔尔巴哈以来朝礼，献貂皮桶一。

是日。复遣英俄尔岱、恩格德依、阿布达礼还盛京，传圣汗谕，宰牛羊，迎于二十里外。是日，遣和硕郑亲王下专达喇巴什希，雅巴兰侍卫率巴雅喇五人，同镇守噶海之多罗饶馀贝勒会兵捉生，多罗饶余贝勒遣巴雅喇甲喇章京囊古、马克图、噶巴喇及

①原文如此

驻守噶海之卦尔察尼堪率巴雅喇一百三十人，驻守噶海阿礼哈超哈十人，共一百四十人，于初六日，由噶海起行。初九日夜入明境，初十日，至锦州、义州两地之间，获步行者二人解至。

是日。托科罗氏三十三人贡貂皮。伊等贡貂皮一百五十一张，其携来贸易者：貂皮桶一百三十五，貂皮三百八十六，白珍珠毛元狐皮二，元狐皮十一，黄狐皮三，元、黄狐皮相间褥子一，灰鼠皮六百三十。此五氏所携貂贡，共四百七十七，元狐皮一，其携来贸易之貂皮桶共二百七十六，貂皮七百九十六，元狐皮十五，黑短矫毛狐皮一，白珍珠毛元狐皮二，黄狐皮七，狐皮端罩三领，元、黄狐皮相间褥子一，狼皮一，水獭皮三，灰鼠皮桶十三，灰鼠皮一千一百八十。

是日。仅与我贸易，而不纳贡之克宜克勒氏、讷欧叶勒氏、霍尔希哈尔氏、霍佛霍尔氏，此四氏中霍尔希哈尔氏、霍佛霍尔氏未至，克宜克勒氏、讷欧叶勒氏，此二氏共三十人已进貂贡，伊等所进貂皮一百一十，因不知其家数，尚未纳之，另置官库。其携来贸易之貂皮桶一百九十三，貂皮三百二十，黑狐皮四，白珍珠毛元狐皮四，白珍珠毛元狐皮褥一，元狐皮三十四，元狐皮褥三，元狐皮齐肩无袖短褂一，黄狐皮三，黄狐皮被二，黄狐皮褂一，貂肚囊皮，膈肢窝皮相间齐肩无袖短褂一，貂灰鼠皮相间皮袄一，灰鼠皮桶五，灰鼠皮六。是日。过通远堡十里驻跸。

十八日。至边界后，将朝鲜义州接济我师之马匹疲乏者乘骑之马三百匹，各给其本主，发还。

是日。驻跸甜水站。

十九日。过安平十五里驻跸。

二十日。圣汗渡太子河（ta sha bira），谒迎水寺、拜佛，行三跪九叩头礼。旋谕众僧曰：“尔等既奉佛教，务必讲明经典，洁治身心，克守清规，方为有益，若空吟阿弥托佛，多行逆道，

有玷清规，有何益哉？”又谕曰：“赏大宁、迎水二寺僧人银两。”

圣汗平定朝鲜而还。时和硕郑亲王遣礼部参政尼堪、哈尔松阿、工部参政星鼐等，于盛京南二十里塔北石桥后，清整道路，设帷幄。二十日，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郡王阿达礼率诸贝子、文武群臣及前来贡马之土墨特蒙古、鄂尔多斯蒙古、贡貂呼尔哈等出城，至二十里外立营。二十一日卯刻，离营五里外，恭迎圣汗，众以次序列于道右，圣汗过时皆跪。于是，行至设帷幄处，圣汗御座毕，多罗武英郡王捧贺表，率众排立，赞礼官赞排则排，赞进则进，赞跪，武英郡王捧贺表，率众跪，圣汗命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接表宣读。表曰：“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郡王阿达礼跪奏宽温仁圣汗。圣汗亲统大军，南讨朝鲜，两月之间，平定而旋，仰见圣汗至德弘福，臣等不胜喜悦，谨奉表跪迎。”读毕，武英郡王率众行三跪九叩头礼毕，退立，次贡马蒙古行三跪九叩头礼，次贡貂呼尔哈行三跪九叩头礼。多罗武英郡王先遵圣汗命跪，行一叩头礼，复近前跪，行抱见礼，次多罗郡王阿达礼照此抱见。于是，设大宴。宴毕，起行至盛京，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自怀远门入。未刻，升清宁宫，时皇后、东宫侧福晋、西宫大福晋、东宫侧福晋、西宫侧福晋，皆着礼服，戴礼帽，出清宁宫，迎于凤翔阁下崇政殿内。清宁宫前窗外设榻，圣汗面坐于上，众福晋行礼万福，再行三跪三叩头礼。

二十二日。以圣汗南讨朝鲜，平定而还，董鄂公主、章嘉和硕公主、占河和硕公主、喀尔喀和硕公主、国舅阿布泰妻和硕格格来朝庆贺，时圣汗迎凤翔阁下，令诸公主先入清宁宫，董鄂公主抱见圣汗，次占河和硕公主、章嘉和硕公主、喀尔喀和硕公主、国舅阿布泰妻和硕格格行礼万福，再行三叩头礼。礼毕，圣汗皆抱见。

二十三日。颁谕曰：“户部多罗贝勒奉宽温仁圣汗命颁谕。

朕闻巨家富室、有积储者，多期望谷价腾贵，以便乘时粜卖，此非忧国之善类，实贪吝之匪人也。似此匪人，以为众莫己知，众人谁隐其恶乎？必定败露。向者，因官粮不足，令八家各输藏谷，或散赈，或粜卖，今又不论八家所有粮谷之多寡，尽令发卖，尔等众人何不虑及此耶？再，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大臣、官员、富豪以及百姓，凡有粮者，俱著发卖，若强汝输助，谅必不从，令作价贸易，尚有不听者，则非我国之人也。”是日。颁谕曰：“户部多罗贝勒奉宽温仁圣汗命颁谕。去年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粮。今春又寒，然勿以寒而误农时，俱著早耕，预先耘治。耕耘及时，则稼无灾伤，必有收获也。若播种后时，耘治无及，则庄稼或被虫灾，或为水涝，失者是也。凡播种必相其土宜，土燥则种黍稷，土湿则种秫稗。凡远近地方之田亩，皆由屯拨硕库勤督耕耘。若不勤督耕耘，致废农事，则依法处之。”

是日。致书驻噶海多罗饶余贝勒云：“兵部多罗贝勒奏圣汗命致书多罗饶余贝勒。与尔驻防之四旗巴雅喇，著尔率之还，以便遣兵更代。其镇守噶海之前锋兵及镇守开城之前锋兵，著合为一处，于大都尔鼻地方，无论前后，择其有草处驻营，驻营之地，止可离都尔鼻一、二十里以内。遣自噶海回之巴雅喇甲喇章京一员，以前锋数目，造册送来，其应更代之前锋兵，俟马略上膘，而后更代，致于驻噶海之大臣，尔等当勤务农事，今年天寒，毋待喧和，务早播种。前锋参领沙尔呼达，著尔单独星驰至盛京。”

是日。致书镇守开城阿礼哈超哈将领曰：“兵部多罗贝勒奉圣汗命致书镇守开城阿礼哈超哈将领。八大臣，尔等可率与尔驻防之阿礼哈超哈还，恐尔等诸大臣不径至盛京，旁入村堡。前锋兵著全往大都尔鼻、与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会营，其事已于致噶海书中悉之。”

二十四日。召来朝贡马土墨特蒙古、鄂尔多斯蒙古至崇政殿，圣汗御殿，宰牛羊，治席，大宴之。八家亦照圣汗设宴之例，各宴一次。

二十五日。朝鲜王执亲明官洪翼汉遣米鲁车木泽城官迪扬丢(di yang tio)送至。

二十六日。召来朝贡貂呼尔哈等至，圣汗御崇政殿，宰牛羊，治席，大宴之，八家亦照圣汗设宴之例，各宴一次。

崇德三年　戊寅

崇德三年戊寅年元月初一日乙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事。

戊寅年元旦。昧爽，亮钟。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文武诸臣，齐集于大政殿序立毕。寅刻，圣汗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及文武大臣为首者，出东抚近门，遣大臣至太庙点香灯。汗率众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仍由抚近门还宫。卯刻，升清宁宫拜神，其内外诸王、贝勒等所献元旦礼物，陈于大政殿前，文武群臣左右序立，圣驾卤簿，陈设于崇政殿。内文官奏排班毕，辰刻，圣汗御崇政殿升座，内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进大清门而立，赞礼官赞排班，遂排班，赞近前遂近前，赞跪，遂跪，赞礼官赞进表，内文官诣圣汗前跪读贺表，其文曰："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率文武群臣等，稽首顿首，谨奉表于宽温仁圣汗。上天仁爱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圣汗奉天命，布善政而致和，教诲天下，恩慈普于四方，顺天意而合人心。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运，辞旧迎新，欢忭之至。臣等瞻仰圣汗，谨奉表称贺，愿万岁圣汗寿算永长。"又进皇后笺，其文曰："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率文武群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奏笺于皇后。蒙上天眷佑圣明，肇万年之统绪，皇后正位清宁宫，赞襄丕统，俾众效法，显示恭敬，施布仁慈，厚德罩国，根固枝茂，源远流长。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

运，辞旧迎新，欢忭之至，谨奉笺称贺，愿千秋皇后寿辰永长。”读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诸王、贝勒、贝子等奉命坐于上之左右。次于大清门外，镶黄旗固山额真拜音图先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正红旗固山额真都雷率本旗诸臣行礼。次镶白旗固山额真图尔格依率本旗诸臣行礼。次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正蓝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率本旗诸臣行礼。次镶蓝旗固山贝子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汉军固山额真马光远率本旗诸臣行礼。次朝鲜国王二子率来朝进贡各官，入大清门行礼，进表朝贺。其文词曰："朝鲜国王臣李倧，钦遇崇德三年正月初一日令节，恭逢泰运，谨奉表称贺者，臣李倧欢忭之至，顿首上言：功如天地，方仰建极之宏观，节届生成，恭申朝正之盛礼，欢声匝域，喜气冲宵。钦唯宽温仁圣皇帝陛下，凤历授时，龙飞兴运，声灵所登，俨地辟而天开，德化攸同，知远怀而近悦，自此年元旦始，聿迓鼎新之休。伏念，臣镇守边界，得蒙帝力，以全其生，如天洪覆。小邦承蒙恩养，与万物同得春暖，何敢忘鸿恩。臣无论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进献礼物数目：细黄绢十匹，白绢二十匹，黄绵绸二十匹，白绵绸二十匹，青葛布二十匹，龙席二领，黄花席十五领，繁花席十五领，繁花方席十五领，各样花席十五领，豹皮十张，白纸二千刀。进皇后礼物数目：嵌蛤蚌壳木制梳子盒一个，细红绢十匹，白绢二十匹，紫绵绸二十匹，白绵绸十匹，青葛布十匹，黄花席十领，繁花席十领，各样花席十领。"

上皇太子笺文曰："朝鲜国王臣李倧，恭逢崇德三年元旦令节，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笺称贺者：皇太子祗承天旨，祥云及于青宫，隆福如河水奔流，似燕贺雷腾，皇太子殿下德量渊冲，英姿玉裕，夙播仁闻，允孚远近之望，密赞神功，方开享泰

之运，兹当端月之会，益增前星之辉。伏念，臣续先基，实荷蒙皇帝之眷佑。虽身在敝端小邦，不得列于众人之班，而事大之道，何敢违而不念。臣望阙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奉称贺以闻。献皇太子礼物数目：细白绢十五匹，白绵绸十匹，青葛布十五匹，黄花席十领，繁花席十领，繁花方席十领，各样花席十领，豹皮六张，白纸五百刀”。次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率本翼官员，于大清门外行礼，谨奉表称贺。其文曰：“外藩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遣众扎萨克贝子、大臣等，谨奉表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上天仁爱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圣汗奉天命，布善政而致和，教诲天下，恩慈普于四方，顺天意而合人心。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运，辞旧迎新，欢忭之至。伏愿万岁圣汗寿辰永长，瞻天仰圣，谨奉表称贺以闻。”又上皇后笺其文曰：“外藩土谢图亲王巴图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札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遣各扎萨克贝子、大臣等，跪呈笺于皇后殿下。上天眷佑圣主，肇万年之统绪，皇后飞行美德于清宁宫，赞襄丕统，俾众效法，显示恭敬，施布仁慈，宣扬盛德于国中，根固枝茂，源远流长，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运，辞旧迎新，欣忭无任。伏愿千秋皇后寿辰永长，谨奉笺以闻。”次察哈尔部落额驸鄂哲遣本翼朝贡大臣等，于大清门外行礼，进表称贺。其文曰：“外藩察哈尔部落额驸鄂哲、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绰克、翁牛特部落杜冷郡王、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达尔汉戴青董、敖汉部落额驸班弟、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冷古鲁什希卜、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沙木巴遣各扎萨克贝子、大臣等跪呈表于宽温仁圣汗陛下。上天仁爱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圣汗奉天命，布善政而致和，教诲天下，恩慈善于四方，顺天意而合人心，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运，辞旧迎新，欣忭无任。伏愿万岁圣汗寿

辰永长，瞻天仰圣，谨奉表以闻。"又上皇后笺，其文曰："外藩察哈尔部落额驸鄂哲、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绰克、翁牛特部落杜冷郡王、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达尔汉戴青董、敖汉部落额驸班第、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冷古鲁什希卜、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沙木巴、遣各扎萨克贝子、大臣，跪呈笺于皇后殿下，上天眷佑圣睿，肇万年之统绪，皇后正行美德于清宁宫，赞襄丕统，俾众效法，显示恭敬，施布仁慈，宜扬盛德于国中，根固枝茂，源远流长。臣等幸际昌期，恭逢泰运，辞旧迎新，欣忭无任。伏愿千秋皇后寿辰永长，谨奉笺以闻。外藩蒙古两翼十三旗贡，马七十八匹，肉牛十三头，羊一百有四只。"次降服之汉三王下朝贡诸臣，于大清门外行礼，进表称贺，其文曰："恭顺王臣孔有德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贺者：上天仁爱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皇帝奉天命，永承令节，施布恩慈，荡条四海，肇定太平，以垂万年，臣孔有德幸际昌期，恭逢年贺，身守外镇，心迫情切，望阙三呼，谨庆贺者，祝圣寿无疆，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又上皇后笺，其文曰：恭顺王臣孔有德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笺称贺者：天佑大清，兴万年之统，中宫正治，襄赞鸿犹，皇后效崇行之至，善律昭彰，布仁慈于宫中，扬美德于国内，是以，宗社安逸，本枝繁茂。臣守边镇，恭逢年贺，谨率部下，望阙叩头，祝宝寿之无疆，臣无任崇拜，激切屏营之至，谨奉笺称贺以闻。""怀顺王臣耿仲明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贺者，天佑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皇帝奉天命，永承令节，施布恩慈，荡漾四海，肇定太平，以垂万年，臣耿仲明幸际昌期，恭逢新岁，身守边镇，心独迫急，望圣阙三呼，称贺者：祝圣寿无疆，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又上皇后笺，其文曰："怀顺王臣耿仲明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笺称贺者：

上佑大清，肇万年之统，中宫正治，襄赞鸿猷，皇后效崇行之至，善律昭彰，仁慈布于宫内，美德扬于国中，是以，宗社安逸，本枝繁茂，臣守外镇，恭逢年贺，谨率部下瞻望叩阙，祝慈寿无疆，臣无任崇拜、激切屏营之至，谨奉笺称贺以闻。”“智顺王臣尚可喜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贺者：天眷下民，四时顺序，风雨调和，五谷丰登，人民乐业，此皆我皇帝奉天命，永承令节，施布恩慈，荡漾四海，肇定太平，以垂万年。臣尚可喜幸际昌期，恭逢新岁，身守外边镇，心独迫急，望阙三呼，称贺者，祝圣寿无疆，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又上皇后笺，其文曰：“智顺王臣尚可喜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笺称贺者，天眷大清，兴万年之统，中宫正治，襄赞鸿猷，皇后效崇行之至，善律昭彰，仁慈布于宫内，美德扬于国中，谨率部下，遥望叩头，祝慈寿之无疆，臣无任崇拜，激切屏营之至，谨奉笺称贺以闻。”并以元旦礼献礼物：三王各献金十六两、蟒缎十六匹，共金四十八两、蟒缎四十八匹。次东路来贡貂皮之羌图礼、雅克舒等一百七十二人行礼。彼等貂皮共一千四张。于是，各路所献贡物，俱陈于大政殿，以次朝贺毕，上升清宁宫，以国中流行痘疫，上未御大政殿。已出痘诸王、贝勒、贝子等奉命率群臣进大政殿，备陈百戏，设大宴。宴毕，众皆行一跪三叩头礼。

初三日。以庆贺元旦，赐内外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内六旗诸王、贝勒、贝子等每旗银九百两，外藩十三旗每旗蟒缎一匹、缎八匹、毛青布一百匹、一等甲胄一副、插弓箭一等玲珑撒袋一副、二等雕鞍辔红毡鞴翠蓝布鞍笼一具。来朝大臣土谢图亲王下代齐、扎萨克图郡王下翁科特、达尔汉和硕齐下登得赫、喇嘛恩希下门都、杜尔伯特部落塞冷下讷能格、福福晋下俄尔寨图、卓礼克图亲王下叟塞、穆寨下和邵、东果尔下克希宜、布木巴下达晒、古穆下克克宜等十一人各缎一

匹，佛头青布八匹。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下阿邦、额驸班第下寨萨户、扎鲁特部落内齐下巴木布海、桑噶尔下纳特海、达尔汉卓礼克图下阿尔宾、巴林部落满珠习礼下卓索、阿玉希下孟格垒、杜楞郡王下布达汉、达尔汉戴青下雅盖、穆章下祁他特、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棱下博提、塞冷下侗龙、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沙木巴下博洛虎、俄木布下图尔德依等十四人各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乌喇忒部落杜巴下吴巴希、俄本下图伦、巴克巴海下席喇等三人合赏缎二匹、佛头青布十六匹。穆章下察甘希宝、伊尔扎木下巴蚌二人各佛头青布七匹。并以送行礼，于礼部设宴一次饯行。乌珠穆沁部落祁他特台吉下索诺木塔布囊、博伦塔布囊、达拉海三人各赐倭缎一匹、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随从一人，赏佛头青布六匹。赐卫征塔布囊蟒缎一匹、缎二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随从一人，赐佛头青布六匹。赐纳穆浑津蟒缎一匹、缎两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随从一人，赏佛头青布六匹。赐降服汉三王各三等马两匹、黑貂皮三十张、银二百两。其所属来朝官员六人，各赐素貂皮十张，仍召至礼部设宴一次。赐朝鲜国王李倧二等雕鞍辔二等马一匹、黑貂皮二十张、素貂皮百张、银百两。赏来朝议政府右参政韩亨吉绘画鞍三等马一匹、三等黑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书状官李候阳好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夹沿斜皮次等靴一双，大通官二员，各赐素貂皮七张、银三十两、套袜熟股子皮靿靴一双，管理贡物官十八员，各赐素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套袜牛股子皮靴一双，其从役人二十八名，各赐银五两。其来朝官员，仍召至礼部，以礼设宴一次。初六日，以送行礼，赴其下榻所宴之一次。

初七日。先是，武英郡王率兵出征，镶白旗额克亲家人，于昌平州获妇人二口、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辰、特津牛录下顺托惠闻之，预候于正红旗叶克书之门，遇额克亲家人，挟仇殴之，夺其妇人。额克亲讼之法司，至是审实，顺托惠鞭一百，贯耳鼻，尽

夺顺托惠所俘获，给与额克亲、叶辰亦坐以应得之罪。其额克亲未得之妇人一口仍给额克亲。

是日。上谕武英郡王曰："尔出征时，顺托惠夺额克亲所获妇女奸淫一事，尔既审实，何故止鞭五十而释之耶？前章京戛戛纳之子，以奸淫俘获妇女处死矣。谁之罪偏重，谁之罪偏轻？此非尔徇情庇护耶？前者出边时，尔当于边内屯积粮草，用红衣炮轰敌边台，使辎重前行，尔为殿后，此王之道也，乃令辎重在后，尔独前行，此非败走乎？昔皮岛之事，朕欲革尔王爵，朕犹训而免之，此后不复加训诲矣。遂留任，未革王爵。"上责斥贝子岳託曰：尔好徇情庇护，曾遣人简要训饬，又复面加诫谕。仍命为多罗贝勒管旗务。

是日。土默特部落来朝贡物：克鲁格楚虎尔马二十匹，妆缎十六匹，倭缎二匹，片金一匹，缎一匹，茶一袋，皂雕翎二根；送贡物桑噶尔寨马三匹，妆缎三匹，倭缎一匹，青素缎二匹；璧喇希马二匹，妆缎二匹，倭缎一匹；达马尔扎木苏马一匹；布哈马一匹；章京拜都喇马十五匹，妆缎五匹，倭缎五匹，蟒缎二匹，缎二匹，青素缎一匹；古楚塞楞马二十三匹，妆缎三匹，倭缎一匹；哈达马二匹，妆缎二匹，倭缎一匹；杭古章京马三匹，妆缎二匹，送贡詹丹马一匹；博津章京马十匹，妆缎六匹，倭缎四匹，衮褚根都马一匹，妆缎二匹，倭缎二匹；苏拜马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多若依马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塔博斯达赖子瓦瓦马九匹，，妆缎五匹，倭缎一匹，片金一匹，帽缎一匹，闪缎一匹；鄂森章京下恩克依马四匹，妆缎二匹，倭缎二匹，青素缎一匹；陶虎章京马二匹，妆缎三匹；图美章京马二匹，妆缎二匹，青素缎一匹；图美章京弟达兰泰马二匹，车克车穆马一匹，妆缎二匹；阿虎达尔汉舒楞格马一匹，妆缎一匹；布颜泰章京马二匹，塔津章京马两匹；伯希章京马二匹，小诺鲁穆、俄布尼章京、多尔济塔布囊、额齐格喇嘛、周信吴巴散察、

苏巴尔汉下俄木布、图鲁克特依等七人各马一匹；沙木巴琥珀数珠一串。献皇后数目：古禄格楚虎尔妆缎一匹，片金二匹，闪缎一匹；拜都拉章京马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托博斯达赖子瓦瓦妆缎二匹，青素缎一匹；博津章京马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杭古章京妆缎一匹，黄缎一匹。共马一百匹，妆缎六十四匹，蟒缎二匹，倭缎二十四匹，片金四匹，青素缎六匹，缎四匹，闪缎二匹，帽缎一匹，琥珀数珠一串，皂雕翎两根。

初八日。镶红旗下额布特依欲以本牛录下巴希拜之妻妻其弟库里，以问贝子硕託。贝子硕託问曰："巴希拜有子孙亲戚否？"额布特依答称，无子孙亲戚，止有幼子二名等语。贝子硕託曰："巴希拜所有家产，皆行造册，送我一份，尔存一份，交尔牛录分得博硕库一份，俟其子长大，再行分之。"遂将该妇与库里为妻。其后，巴希拜弟科特依告贝子硕託曰："吾兄之家产，何故折给库里？"贝子硕託曰："额布特依言巴希拜无子孙亲戚，故与之是也，乃伊之欺我也。"遂交法司，审实，额布特依鞭一百，罢管牛录，离其妇女，交与科特，以养其子。

先是，有朝鲜人来，镇守通远堡镶白旗拜楚喀，正白旗马元龙书其来由寄来，书多涂抹，字无圈点。至是，凡朝鲜人来，未书其来由。尔等驻彼，专司迎接，细书其来由寄来。否则驻彼何益耶？玩忽职守。于是，拜楚喀、马元龙坐以应得之罪，正白旗阿尔赛牛录下笔帖式库希，张八吉牛录下外郎李川裕各鞭二十七。

正红旗吴守进为贺其生辰，以演戏为辞，将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妇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是以，吴守进罚银五十两；镶黄旗马光辉以演戏留宿，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邵振鐩以其怠误，不察有夫之妇行止，各鞭八十。

是日。虎尔哈、松花江人羌图里、阿勒哈、郭木高、宜努克、杨舒等一百六十四人来朝贡貂皮、狐皮。圣汗纳元狐皮四十四张，黄狐皮二张，貂皮五百八十二张，八家取元狐皮十九张，

黄狐皮三张，貂皮六百八十六张。又易取黑狐皮一张，折十四佛头青布，白珍珠毛元狐皮二张，各折九佛头青布，白珍珠毛元狐皮一张，折三佛头青布，元狐皮十八张，各折一佛头，又次等元狐皮一张，折半佛头青布，共狐皮二十三张，折佛头青布五十三有半。赐彼等，外库广东锅三口，缎衣三件，裙子三件，兽角两对，佛头青布八十五匹。又八家以十佛头易取貂皮桶七件，九佛头青布易取皮桶四十三件，八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一百一十七件，七个半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一件，七佛头易取皮桶一百五十三件，六佛头易取皮桶一百四十八件，五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九十八件，四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二十三件，三佛头青布易取皮桶十一件，两个半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一件，二佛头青布易取皮桶五件，共皮桶六百有七件。又易取狐皮端罩四件，折佛头青布十四有半，狐皮褥一床，折佛头青布四有半，素貂皮四百七十八张，貂肷皮十七块，共折佛头青布一百四十一有半，黄狐皮二十三张，折佛头青布十一有半，水獭皮四张，折佛头青布二，猞狸狲皮一张，折佛头青布二，狼皮二张，折佛头青布一，八家分取，共折佛头四千二百六十四，每家出佛头青布一千有四十一匹，八家共给佛头青布八千三百二十八匹。

初九日。镶蓝旗蒙古巴雅喇甲喇章京恺礼以获罪革职，命授布喀为巴雅喇甲喇章京替之。先是，虚衔牛录章京雅木布陆获罪解任，至是复令管牛录事。正蓝旗额赫曾代管牛录事，以获罪罢管牛录，以萨璧汉替之，镶白旗塞冷曾代管半个牛录，至是病故，以科希克图替之，正红旗雅布海原任兵部参政，以获罪解任，授阿尔吉潺为兵部参政替之，商鉴和洛故，以和勒代管牛录事。

初十日。正黄旗三等甲喇章京古喇哈病故，以其弟古苏袭职。正红旗三等甲喇章京商鉴和洛病故，以其孙海山袭职。镶红旗牛录章京布唐古病故，以其子达尔海袭职。三等甲喇章京哈哈纳获罪，降为牛录章京，后哈哈纳讼告再三，仍升为三等甲喇章

京。兵部启心郎穆成格，以获罪解任，授扎木巴为启心郎替之。镶黄旗牛录章京温都礼，因获罪革职。半个牛录章京哈尔苏，因获罪革职。镶蓝旗牛录章京张文焕病故，无功承袭，乃销其职。

十一日。都察院参政阿津，赴兵部检查，镶白旗参政萨璧图未到任，承政伊孙、古尔布希告曰："非一次也，常不到任。"遂交法司审讯，该日未至事实，萨璧图坐以应得之罪。

饶余贝勒所养大同蒙古人，讦贝勒曰："我等携牛二头贝勒取之，我等索之，以已死为辞，止还一头。出略时获牛五头，衣服十八件，亦为贝勒尽取之。于朝鲜获马四匹，又取之。将我等之房舍及一月口粮，亦未给还。"遂下法司，审实，夺所取马牛、衣服，给还原主。首告之蒙古四人及妻离主，任其所往。饶余贝勒不养所隶蒙古，苛取其物，不给口粮，应坐以应得之罪，以奏闻上。饶余贝勒告冤再三，经审仍如前议，遂拟饶余贝勒执拗不服，应倍加治罪，与饶余贝勒结党密谋，为之辩护之诺木齐、古鲁、多尔济应各鞭五十，悉以奏上。上命饶余贝勒坐以应得之罪，其同谋诺木齐、古鲁、多尔济各鞭五十，尽夺苛取之牛马、衣服，给首告蒙古四人，命赛管办理此事。其首告四蒙古及妻离主，任其所往。四蒙古遂投豫亲王、以饶余贝勒复告不服，诸王、贝勒、贝子等切责之。斥贝子博洛曰："尔父如此，何不劝耶？似此事宜，不当误也。"斥俄罗塞臣曰："尔系议政大臣，何不劝止耶？"

十二日。牛录章京博唐古病故，以其子达尔海袭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三等甲喇章京古喇哈病故，以其弟古苏袭职，准再袭六次。三等甲喇章京商鉴和洛病故，以其孙海山袭职，仍准再袭三次。哈哈纳再告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仍照前议不袭。是日。正红旗塔木布曾代管牛录，以获罪罢管牛录。其后，奉上命复令代管牛录。镶黄旗阿哈尼堪曾代管牛录，以获罪罢管牛录，以其子噶尔噶图代管牛录。其后，奉上命复令阿哈尼堪代

管牛录。正白旗苏鲁梅巴图鲁原系兵部参政，以病免之，授塞古德为兵部参政替之。镶红旗鄂卜特依曾代管牛录，以获罪解任，以衮塔希代管牛录。

十三日。上曾命毕礼克图郎苏管束宁塔海兄之子满丕，好生读书毋令他往。而宁塔海擅派满丕徒步往围场，故宁塔海坐以应得之罪。

十四日。翁牛特部落杜棱郡王杀赍书者四人，又二人被杀。于是，国舅阿希达尔汉、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塞冷、尼堪及诸贝勒大臣等于西喇木伦会盟，议革王爵，解扎萨克任，其所杀者，各罚九九之数。国舅阿希达尔汉、尼堪悉以奏闻。上怜杜棱郡王染病，免其罪。

扎鲁特部落内齐，所辖绰博辉与塞楞，相斗滋乱，内齐知而不加劝止，以反令出使，取其牲畜。遂议解扎萨克任，罚马五十匹，国舅阿希达尔汉、塞棱、尼堪奏闻，上恤免其罪。

十五日。都察院大臣等，为户部承政韩大勋事，奏闻圣汗曰："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谨奏。承政自守行窃，以法严惩，何如？且大凌河官员，困厄至极，荷蒙皇上矜全恩养，赐以宅舍田园，以至富裕矣。妻妾奴仆，众且足矣。轻裘肥马荣且贵矣。即犬马亦知报恩矣。梅勒章京韩大勋，毫不知恩，反盗库金。以臣等之见，此人犬马不如。又看得，大勋好色，不分男女，聚戏妄费，为盗变心，廉耻不顾，典刑难容。伏乞圣汗，速斩大勋，以儆后者。为此谨奏。"

是日。都察院大臣等，为考试秀才事，奏闻圣汗曰："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谨奏。臣等闻之，国家抡才，必录忠良，以受其益。但贤才不择地而生，豪杰多出于寒贱。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太公起自屠钓，韩信乞食漂母，宁戚为人饭牛，后遭时遇主，皆功名著于世。今观礼部谕令生儒应试，满州、蒙古、汉人家仆，皆不准考试。此拘于会典中禁止娼妓之子，演戏人及

奴仆之例耳。今各家奴仆，皆自四方俘获之人，其中岂无真才耶？况金、元二代，俘获儒生，咸令换出，后得其效，垂之史册，传为盛事。皇上前科取士，有奴仆中试者，即行换出，令名远扬。今更此制，皇上圣意，或恐多费一番更张耳。臣等窃思，家奴准其与试，分定奴仆中额若干名，良家子弟中额若干名，奴仆中额取十名，若其十人果为真才，何惜以十人换出？若蒙圣汗恩准施行，则真才不致掩没，国家亦得实用矣。愿圣汗思之。"上览所奏，遣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罗硕、启心郎索宁，谕都察院奏疏官员曰："前得辽东后，其地之民，当杀者诛戳二、三次，愿为奴者收之为奴。朕念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者甚多，显贵之人，为庸俗之辈役使，殊为可悯。故命诸王府以下，及于民户，有以良民为奴者，俱著察出，编为民户。又两三次考试，将稍通文义者，借此拔为儒生。今在满洲家者，非先时滥行占取者可比。皆系舍身攻城所获，谅间有一二生员耳。其俘获之人中，或有兵士死战，以命换取者有之，或因阵亡而折赏者亦有之。又攻战皮岛时，满州官兵，效力死战，而汉人官兵，犹如宾客，坐视不顾。此等所得之人，或阵亡而赏给，或死战擒获者。今无故夺之，朕一则念及阵亡有功之人，再则念及兵士之死战所得。即以他人换出，则所补者独非人乎？其无罪之人，执而替人为奴，岂不可怜耶？尔等唯知爱惜汉儒，而未知爱惜满洲兵士，有功之人及替人为奴之人也。"张存仁、祖可法愧甚，奏言："实臣等之谬也。"言毕，频频叩首。

是日。遣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礼部承政满达尔汉等，于皇后父福亲王墓前立石碑。立碑时，其子孙祝文曰："崇德三年戊寅岁正月吉日，孙吴克善、满珠习礼等谨跪先祖布颜图亲王墓前祭告。去年宽温仁圣汗遣大臣等治备祭食，焚烧敕书，封先祖为和硕福亲王，扬祖尊名以垂万年，今复遣诸大臣，于先祖和硕福亲王墓前撰文立碑，以为纪念，臣等诸孙谨祭转告，以悦先祖圣

臬。”

十六日。驻归化城土默特部落诸臣，遣扎甘率三人来奏称，“北方阿禄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率兵携妻子至我等所居归化城，周围驻营，似欲犯我归化城，亟待圣汗发大军前来。”是日。召众谕曰：“速催秣马，俾之肥壮，预备糗粮。”

十七日。免镶白旗唐古代阿格管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职，以达尔泰替之。

十八日。镶蓝旗席兰原任兵部参政，以病解任，授孟格为参政替之。正黄旗鄂苏图原任工部参政，以其干练，授为八旗司匠，任阿福尼为工部参政。特此七人，由承政阿拜阿哥、色勒、祖泽洪报和硕睿亲王，奏入，奉命任之。

二十日。布尔吉，尔原系革职闲员，值武英郡王率兵征北京，入长城时，留尔殿后收兵，时，有敌兵随我后，陈于谷口，尔分我兵为两队，弃其前阵，从后攻入，败之，追杀至居庸关。又于涿州下营时，有敌兵来战，尔率兵击败。是以，虽不及功，然借此授尔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两次。

龚衮获罪，解一个牛录章京任，令其弟讷尔泰袭职，以龚衮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三次。

佛索里以不能管牛录事解任，令其弟虎沙替职。准再袭四次。

王廷选，尔原系生员，后授为刑部启心郎，六年考满，以通满语，勤劳称职，升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甘都任兵部参政，三年考满称职，升三等甲喇章京为二等甲喇章京，承袭如旧。

星耐任工部参政，三年考满称职，一个半牛录章京再加半个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承袭如旧。

雅喜禅，尔原系牛录章京，值界藩之战，超众独前；尚间崖之战，率先冲敌，又折回破其大营，故擢为二等甲喇章京；既克辽东，升为三等梅勒章京，后沙岭之战，率旗先入，为敌击倒，以

罪降为一等甲喇章京，迨其病故，以其子龚衮袭职，准再袭七次，龚衮获罪后，分其一牛录章京，令其弟讷尔特依承袭，准再袭三次。

黄云龙，自癸酉年编馀壮丁以来，增丁二百六十五名，又获逃人四十七名，执奸细一人。尔所管台军捕获奸细七人，盐场守台满洲获一船十一人。又给守台满洲之贫困者，粮三十六斛、驴一头、盐一千五百斤、棉花一千二百斤。管台九年，勤劳称职，毫无过失，故升牛录章京为三等甲喇章京，不世袭者如旧。改赐阿赖达尔汉号为阿赖古鲁克达尔汉号。

二十日。多罗饶余贝勒率兵步猎，时，镶黄旗翁阿岱牛录下新满洲额木图射一虎，巴山亦射之，虎逸去，往射处验视，见新满洲所射之箭上沾有毛血。新满洲额木图曰："我箭射中，箭上尚带毛血。"巴山曰："恐是我箭。"遂取视之，非己所射，实新满洲额木图箭带毛血。后其虎为多罗饶余贝勒所杀。即还营，新满洲额木图告于饶余贝勒曰："此虎乃我所射中，时有巴山见之。"饶余贝勒遂遣其伴随从费扬古、贾哈与新满洲额木图往射处视血迹有无，费扬古、贾哈回告于饶余贝勒曰："往射处验视，新满洲额木图射处无血，饶余贝勒射处有血。"饶余贝勒即令费扬古、贾哈，送额木图至验伤官俄莫克处质对。费扬古、贾哈往告俄莫克曰："新满洲额木图射处无血，饶余贝勒射处有血。"俄莫克于送到之日及次日不验，第三日验之。质验时，俄莫克图将所报"饶余贝勒射处有血，新满洲额木图射处无血"之言，未告于同验各官。新满洲额木图往验所告曰："我之射虎，巴山见之。"同验各官，不详问亲见之巴山，遂断为饶余贝勒所射杀，给予饶余贝勒。新满洲额木图还，告于部员。部臣议毕，问巴山，对曰："新满洲额木图射中果实。"于是议曰："尔等质验官徇情给与饶余贝勒。"宜布里、萨必图、喇萨里、阿萨里、拜音察里、俄木索科六人各坐以应得之罪。以俄莫克图不将饶余贝勒射处有血，

新满洲额木图射处无血之言告于同验各官，遂加倍治罪。饶余贝勒曰："新满洲额木图射时，虎曾咆啸呼？"部臣曰："饶余贝勒，尔射时亦未咆啸。"饶余贝勒曰："我射时虎曾咆啸，行猎诸臣俱知之。"即问行猎诸臣，云："虎未曾咆啸。"故不直饶余贝勒，议以新满洲额木图既往告我之所射，巴山知之。召巴山，问之，云："新满洲额木图射中果真。而饶余贝勒当时不给新满洲额木图，乃送往质验所。此一也。又验视有无血迹时，不遣部员及中人验视，而遣尔之两各随从及不明事理之新满洲二人往视，尔随从曰新满洲射处无血，新满洲曰我之射处有血，而饶余贝勒不遣中人往视。此二也。以此二事，饶余贝勒坐以应得之罪，虎肉仍偿还新满洲额木图。据费扬古、贾哈供称，新满洲射处无血，饶余贝勒射处有血。曾向俄莫克图告之等语。据两各新满洲供称，我等射处有血，巴山曾向俄木索科告之等语。及询巴山、俄木索科，供称，未闻有血之言等语。是以新满洲之言为是，费扬古、贾哈欺压新满洲谄奉贝勒，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以元旦会宴大政殿时，都察院承政张存仁，参政吴经道迟到，拟坐以应得之罪。奏入，上命分其应得之罪为三，以二分免之，一分入官。

是日。赐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下来朝进表官员，赞礼官赞排班，彼等则进前，赞近前，彼等则跪。此皆由礼部参政郭汝吉督跪。为此，郭汝吉坐以应得之罪。又以次行礼，参政朱希奇令恭顺王下官员先跪于东侧，后令跪于西侧。以更换次序，朱希奇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镶红旗巴牙尔图牛录下张吉泰妻告其小叔诺罗依于法司曰："我本有子而狂报无子，官职由彼承袭。"审实，遂拟诺罗依鞭一百，革职，奏入。上命革职，鞭一百。

是日。上谕礼部曰："先以万寿节元旦贡物偏多，曾命减之。今观其额亦多。故再行减额，从新制定：凡内王、贝勒、贝子

等，逢圣汗万寿节，每旗献东珠一颗、金八两、黑貂皮九张、肉牛一头、羊八只；皇后千秋节，每旗献东珠一颗、金六两、黑貂皮七张、肉牛一头、羊六只。元旦，每旗献圣汗雕鞍马一匹、金七两、黑貂皮九张。皇后每旗金七两、黑貂皮七张、肉牛一头、羊八只。降服三王逢圣汗万寿节，各献好貂皮九张、金九两，献皇后好貂皮七张、金七两，合献肉牛一头、羊九只。元旦贺礼，所贡亦然。外藩每旗王、贝勒、贝子等，逢万寿节，各献圣汗马两匹，献皇后马一两匹，肉牛一头、羊八只。元旦贺礼，所贡亦然。

上谕礼部重定赏物数目如下：圣汗万寿节，赐内旗王、贝勒、贝子等各银三百两，皇后千秋节，各银二百五十两，元旦，共赏银五百五十两。圣汗万寿节，外藩诸王、贝勒、贝子等，每旗无论甲胄、雕鞍皆赐一副，又插弓箭撒袋一副、蟒缎一匹、缎四匹、佛头青布五十匹。元旦贺礼，所赐亦然。圣汗万寿节，赐汉三王各马二匹、银二百两。元旦贺礼，所赐亦然。

是日。授镶白旗学士扎木巴为兵部启心郎，授正白旗笔帖式扎苏喀为内秘书院学士代之。

二十二日。赐自苏尼特来归希代佛头青布两匹。

遣礼部承政古鲁克达尔汉携纸千张、五只羊之价、佛头青布十匹、酒二瓶，于十八日往祭翁牛特部杜楞郡王；又命携纸五百张、三只羊之价、佛头青布六匹、酒一瓶往祭阿喇纳。

赐土默特部落朝贡章京拜都喇、章京博津二人二等呼尔哈貂镶朝衣、染貂毡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二等玲珑鞓带、套袜夹沿绿斜皮靴、插弓箭玲珑七伞撒袋、配有二等雕辔、后秋、红毡鞴带翠蓝布鞍韂暖木鞍、银各二十两。赐托博克达赖子瓦瓦木等呼尔哈貂皮端罩、染貂毡帽、系手帕荷包圆板鞓带、套袜夹沿绿斜皮单层靴、银十两。赐章京多尔济下希代、陶虎章京下塞楞、伯希章京下博罗奇、杭古章京下詹丹、俄本章京下阿立玛、图美

章京下达赖、大诺尔穆下莫尔图、小诺尔穆下沙木巴、特津章京下门度、布颜泰章京下土尔噶特依、克希克图章京下恩科依、古鲁古章京下桑噶尔寨、布噶章京下班弟等十三人各银十两，其跟役四十人，各赏银五两，赐小诺尔穆下来报信人扎干银十两，其余三人各赏银七两。

赐东路朝贡姜图礼通山蟒缎无肩披领、佛头青布衬裤、无毛毡帽、系荷包平板鞓带、套袜股子皮靴。二等人二十四名，赐有领缎袍、佛头青布衬裤、无毛毡帽、系荷包吊带、套袜股子皮靴。三等人八十八名，赐有领佛头青布袍、衬裤、无毛衬帽、系手帕铜铁事件带、套袜股子皮靴、妇女二口，赐有领佛头青布袍、衬裤、裙，靴。共一百一十五人，赐针、线、手帕、衣里、梳子、篦子、小带子、扇子等杂物。

是日。先是，麟趾宫贵妃之姊，嫁于乌珠穆沁部落塞冷额尔德尼，生一女。至是，其母与兄敦多布送其女至，听圣汗赐婚。上视之，赐贝子尼堪为妻。贝子尼堪宰牲畜，三九数，治席四十桌、酒四十瓶，大宴成婚。是宴也，尼堪献驮甲胄六副、雕鞍马六匹，又甲胄十二副、缎三十匹、毛青布三百匹、银汤饭罐一个、酒海一只。上阅毕，尽赐送女来朝贝子尼堪之丈母及姐夫。先是，贝子尼堪家未前往定亲事。至是，送女至其府第。于是，以定亲礼设宴，又献备一等鞍辔、驮一等甲胄一等马一匹、银茶桶一个、银四十两、蟒缎一匹、缎四匹、佛头青布十八匹，增杀牲畜一九数。

二十三日。先是令正黄旗额尔科守边，额尔科托病不守，又迎朝鲜使臣时，以堕马成病不往。至是，命其运送石灰，不从，反与科衣福口角，辞曰："不遣雅赖，朱喇喀，何我是遣耶？"遂交法司审，其拒不守边，报扯雅赖、朱喇喀及与科衣福口角果实，故拟应罚银五十两；迎朝鲜使臣时，额尔科堕马成病果实，巴尔泰诬陷额尔科，言其往时，有汉妇出迎，既入宿亦未停留，等语。

其病虚也，体亦胖等语。故拟巴尔泰坐以应得之罪，阿哈廉牛录下笔帖式根特依，以改变巴尔泰诬告额尔科肥胖之言，应鞭三十，奏入，上命额尔科罚银五十两，巴尔泰、根特依免罪。

是日。正黄旗巴萨哈系户部承政，以其不称职解任，上命正白旗德木图为承政替之。

二十四日。镶白旗周卫平管牛录事，以获罪罢管牛录，令王楝代管牛录事。

二十五日。叶辰旗额布根家庄头马山车七辆、胡希塔牛录下安泰家车三辆、苏巴泰牛录下陈胡子车一辆，共车十一辆，人十一名往割芦苇。时杜雷旗格巴库牛录下拨硕库古默陈驻牛庄提守台门，叶克舒牛录下驻哨专达毕西二人，索取黄豆四斗，遣哨卒三名送之出门，额布根家汉丁一名自割苇处逃走。于是，边门拨硕库古默陈、驻哨专达毕西，以受工钱送之出门，论死，偿还所逃之人，送之出门之三人应各鞭一百，贯双耳，授工钱者马山、陈胡子应各鞭八十、贯双耳，奏圣汗以闻，上命叶克舒牛录下驻哨专达毕西、格巴库牛录下古默陈免死，各鞭一百，贯双耳，随车前往之科科牛录下什德讷，楚库巴图鲁牛录下诺希、格巴库牛录下本希俱免贯耳，各鞭一百，授工钱之马山、陈胡子俱免贯耳，各鞭八十，毕西、古默陈、马山、陈胡子四人，偿还逃人入官。

是日。镶红旗希罕、阿拉穆二人口角。阿喇穆曰："尔希罕前为【原档残缺】所告时，劝之回，后为萨比汉，萨吉虎所告，亦劝之回。"希罕告诸法司，询阿拉穆，云："诚我言也。希罕告我，伊曾往其丈母家，给丈母以好房，以次房给他人，胡希朱家人含泪修葺房屋等语。"询希罕不认。阿拉穆云："尔若否认，前尔希罕辞去时，贝子硕托三载未见尔矣。"希罕云："何至三载。五年未见矣，我曾亲问其故，又遣中人问之，贝子不告，尔以谗言，得我所属之众也。"此事乃贝勒岳託所办，希罕反言，贝子硕託知之。是一也；否认告于阿拉穆之言。是三也。故罚希罕银

七十两。

二十七日。贝子博罗所居月台违制高四尺许，竟不拆毁。礼部查之，送法司审实，贝子博罗应罢议政，罚银四百两，奏入，上命博罗仍留议政，免罚银四百两，改罚银一百两。

上遣侍卫和托往礼亲王府送鲟黄鱼，时值班门卫额神珠以祭祀为辞，擅自离去，值班巴牙喇六员，彼此推托，不速往王府巡察，许久方有一巴牙喇往巡察，侍卫和托遇土尔寨，告之。土尔寨谓该巴牙喇曰："尔等如此推托旷班，须告知纛章京。"该巴牙喇未告，礼亲王交诸法司实审，遂拟拖延未告纛章京之巴牙喇应鞭一百，值班巴牙喇五名应各鞭七十，额神珠以旷班，应鞭七十，奏入，上命额神珠鞭七十，其余巴牙喇六员，各鞭二十七。

正黄旗卦喇牛录下笔帖式阿尔津，纳本旗崔劲宗牛录下杨宗之黄豆六斗，杨宗告诸法司实审，遂拟阿尔津应鞭一百，贯耳鼻，解部任；杨宗将黄豆私下与之，应鞭八十二，贯耳，奏入。上命阿尔津鞭一百，贯耳鼻，解部任永不录用。杨宗鞭八十二，罚银三十三两三钱，以赎贯耳。

二十六日。都察院诸臣为户部承政韩大勋事，奏闻圣汗曰："都察院承政阿希达尔汉、多尔济达尔汉诺颜、祖可法、张存仁谨奏。圣汗谕都察院诸臣，严察乱政欺诈之辈。窃思，大凌河围至三月。而后克之，蒙圣汗宽恩，其众官员，不加诛戮，抚而养之，授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大凌河各官毫不思报效，而韩大勋反盗库金，诚为罪魁，能不速斩而久留乎？不斩罪魁韩大勋，与理不合。且其他罪案小于韩大勋者，亦不可斩矣。伏乞圣裁。"

是日。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驮运途中，桂勒和之驼死，礼亲王送诸法司审实。谭泰珠以强取民驼，应革职，罢管牛录，鞭一百；托克托衣瞻徇王之情面，取民驼送之，应鞭

一百，革职、罢管牛录，解梅勒章京任，合赔死驼，奏入，上命谭泰珠、托克托依加倍坐以应得之罪，并合赔驼一只，令桂勒和督办。

是日。赐朝鲜国进献果品之二等太监林有闻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裤镶绿斜皮靴一双，小斯十三人，各赏银五两，并以送行礼宴于驿馆，遣之。

是日。东路来朝贡貂、狐皮尧图礼等还，以送礼设宴，遣之。

是日。赐锦州北大尖山台来归汉人李有明、白扬贵二人各妻室奴仆一对，牛一头，驴一匹，夫妻各衣服一袭。

是日。赐浩齐特部落博罗特台吉下奇巴海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赐博希堆、巴郎各彭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跟役三人，各赏佛头青布六匹；赐锡勒图绰尔济喇嘛下俄木布银九两。

二十七日。正红旗牛录章京吴巴海病故，无以承袭，销职。正白旗半个牛录章京叶木珠病故，无以世袭，销职。

二十八日。送贝子尼堪妻来朝乌珠穆沁部落塞冷额尔德尼之妻及台吉敦多布还，多罗饶余贝勒、贝子硕託、扎喀纳送至五里外，宴而遣之。

是日。土默特部落车克车穆往察哈尔部落聘阿玉希女为妻，赐呼尔哈貂皮端罩一件，雕鞍马一匹，遣之。

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关雎宫宸妃所生子，诞生七月染疾，至正月二十八日薨。

二十九日。牛录章京张大国病故，以其兄子张元勋袭职，仍准再袭一次。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甲寅。正月朔乙丑，三十日甲午甲戌刻西福宫庄妃生子。期为妊十一月诞生。

三十日。正蓝旗韩大勋，为其家人李登赴法司首告盗取库内

金银珍珠。搜获黄金七两，银十五两五钱，珍珠七两九钱。及讯韩大勋，供称从刑部赍贮金二十七两，我与布丹、赫世密三人同谋盗取是实等语。查，刑部送来金银财物，系韩大勋、布丹、赫世密、罗洛、车克、笔贴式巴木拜、阿尔拜等接收，止将银、财物数目注册，其金二十七两，并未注册。镶白旗藏调元牛录下汉启心郎高士俊、汉启心郎正蓝旗崔明信牛录下朱国柱、汉笔帖式正白旗王国明牛录下汪起蛟、汉笔帖式镶红旗范文程牛录下魏云程等，曾将此金过称封固。止将他物注入汉文档簿，而此金并未注入。遂议彼等同谋盗金，故未将金注册，俱应论死；承政英俄尔代、马福塔、吴守进奉命盘查库内被金银珍珠数目，反多出东珠八颗，黄金四十六两一钱五分，银四千四百七十七两，纺丝、绫丝、杭紬四百七十四匹。承政三人既不知被盗数目，又不知被盗之金未曾注册，殊属疏忽，应各革一世职，罚银一百两。奏入，上命英俄尔岱、马福塔、吴守进免革职，各罚银一百两入官；布丹、罗洛、车克免死赎身，仍留部用；赫世密系值月官，他物皆记档册，独金未登记，姑免死，革职，鞭一百，贯耳；镶红旗马拉希牛录下阿尔拜笔帖式，身为值月笔帖式，他物皆记档册，独金未登记，姑免死，鞭一百，贯耳鼻；镶黄旗喀喀穆牛录下巴木拜笔帖式，虽非值月笔帖式，实与布丹计银数，故鞭八十；两汉启心郎高士俊、朱国柱、两汉笔帖式汪起蛟、魏云程各鞭一百，贯耳鼻；赫世密，笔帖式巴木拜、阿尔拜、两汉启心郎、两汉笔帖式等七人，俱解部任。搜韩大勋家所获金七两，银十五两五钱，珍珠七两九钱，俱没入官，韩大勋论死，奏入上命暂留，俟朕思之。至四月十五日，上命韩大勋免死，革职，首告李登夫妇准其离韩大勋，任其所往。遂投其本旗多罗贝勒豪格。

崇德三年戊寅二月小乙未朔。册记有出征之事，出师后所办事宜，议审诸事。

崇德三年戊寅二月小，乙未朔。驻归化城土默特部落诸臣，

遣扎甘率三人来奏称："北方阿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率兵携妻子至我等所居归化城，周围驻营，似欲犯我归化城，亟待圣汗发大军前来。"于正月十六日奏至。即日圣汗集众于大政殿宣谕曰："催军士日夜秣马，俾之肥壮，预备糗粮。"及至二月十三日，上亲率和硕豫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郡王阿达里、多罗贝勒豪格、多罗贝子岳托、固山贝子、诸臣及众巴雅喇，午刻，出抚近门，谒堂子毕，起行。命和硕兄礼亲王、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多罗安平贝勒、多罗饶余贝勒等留守国家，督筑辽阳，都尔鼻城。是日，出沙岭旧边驻跸。

初四日。渡辽河。拜赛自归化城来奏："日化城人，未至所约之地。"是日。驻跸彰武台。

初五日。复遣拜赛率十六人还，语之曰："扎萨克图汗兵曾至归化城，往探退与否，确信报闻。"于是，起行，至刚干地方驻跸。是日。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棱献妆缎二匹、蟒缎一匹、倭缎一匹、彭缎一匹、马三匹、牛一头、羊十八只、干牛肉两头、干羊肉一只，纳两头牛肉，一只羊肉，羊六只，余皆却之。

初六日。驻跸喀喇和硕(kara hošo)。

初七日。驻跸大鹿(da lu)河口。

初八日。驻跸乌楞图(u leng tu)。

初九日。驻跸蒙古辽河地方。

初十日。驻跸西喇木伦之北。

十一日。仍驻跸西喇木伦莫海图(mo hai tu)地方。十二日。驻跸小喀尔扎(kalja)地方。

十三日。外藩诸王、贝勒等各率所部兵来会。以来会礼，土谢图亲王献马九匹；扎萨克图郡王貂皮端罩一件、马八匹；达尔汉和硕齐马五匹；明阿达尔马一匹；明安马一匹；叟塞马一匹；古鲁马一匹；山寨马一匹；达尔玛习礼马一匹；布达习礼马一匹；喇嘛斯希马五匹；杜尔伯特部落塞冷马一匹；喇玛斯马一

匹；噶尔玛马一匹；阿津达马一匹；卓礼克图亲王马九匹；巴图鲁郡王马九匹；绰尔济马二匹；穆寨马五匹；额参马二匹；哈博依马一匹；绰浑马一匹；大桑噶尔寨马二匹；绰诺衮马二匹；巴固喇马二匹；达赖马二匹；布达习礼马二匹；古木马五匹；孰多布马二匹；扎木布喇马二匹；塞尔古伦马三匹；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马四匹、驼一只、桑堪马二匹、驼一只、班第额驸马八匹、驼一只；乌喇特部落杜巴马四匹、驼一只；桑噶尔寨马二匹；班第马一匹；绰克托马一匹；杜虎马一匹；额本马四匹、驼一只；俄尔本马一匹；扎鲁特部落内齐马二匹；常加布马一匹；根度尔马一匹；桑图马一匹；桑古赖马一匹；额尔古德克马一匹；俄勒博克马一匹；扎木苏马一匹；多尔济马一匹；桑噶尔马一匹；昂阿马一匹；毛祁他特马一匹；巴牙尔图马一匹；青巴图鲁马一匹；巴特玛马一匹；积尔哈朗马一匹；额滕马一匹；恩克参马一匹；喇巴泰马一匹；孔果尔马二匹；阿玉希马一匹；多尔济马四匹、驼一只；阿拜图马二匹；穆章马八匹、驼一只；达赖马四匹、驼一只；海塞马二匹；古鲁马一匹；伊绥马一匹；绰思济马一匹；昂噶尔珠礼马一匹；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马九匹；宜勒扎木马四匹；索诺木马二匹、驼一只；茂明安部落巴特玛马二匹；顾稜马一匹；巴林部落满珠习礼马五匹；阿玉希马六匹；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马四匹、驼四只；萨阳马二匹；达喇海马四匹、驼一只；巴木布马四匹、驼一只；班第马二匹、驼一只。圣汗阅视毕，所献马、驼、端罩，尽却之。于是起行，至西喇木伦、哈喇木伦两河交界处驻跸。

十四日。驻跸哈纳哈达地方。是日。布兑山津请圣汗幸其家，具盛筵进献，并献鞍马二匹，又请阅视其所牧马、驼、牛群，汗尽却之。十五日。驻跸托郭图地方。十六日。仍驻跸该处。

十七日。驻跸格勒依(ge lei)地方。

十八日。越兴安岭行猎时，有人突入左翼正白旗阿尔津、马克图、卓洛、祁默克图四甲喇地方射兽，为多罗贝勒豪格、固山额真图尔格依所知，夺四章京箭，告之法司。承政古尔布额驸、伊孙、杜赖、参政朱玛喇，卦喇、达尔泰，甘都等询其故，供称："吴达海弃其甲喇，偕同贝子和托，越我四甲喇地方射入。"贝子和托对曰："贝子博洛入猎。仅此二人，众必不见，实尔等入猎矣。因拟贝子和托、吴达海、阿尔津、马克图、卓洛、祁默克图应各罚马一匹，多罗贝勒豪格、固山额真图尔格依夺入猎者之箭，而贝子博洛、固山额真吴赖、额驸苏纳身在猎所，不曾夺箭前来，应坐以应得之罪。卦喇、朱玛喇奏闻，上命贝子和托诬告贝子博洛越界射兽罚马一匹，吴达海弃本甲喇而入，罚马一匹；贝子和托免其因越界而应罚之马一匹；阿尔津、马克图、卓洛、祁默克图疏忽围猎，责之，免罚；贝子博洛、固山额真吴赖，额驸苏纳免其应得之罪。

是日。前锋兵镶白旗古鲁古牛录下胡希巴、正蓝旗沙努喀牛录下尼牙汉二专达，先圣汗进射，见之，即遣土尔格依子科布索及吴尔希二人往查。科布索、吴尔希往查，系前锋兵，未夺其箭还。执来，承政古尔布希额驸、伊孙，参政富额、朱玛喇鞫讯，镶白旗希特库、正蓝旗苏尔德依以管束不严、坐以应得之罪；先行入射之专达两员，应各鞭六十；其余五人应各鞭五十；科布索、吴尔希徇情不夺其箭，应按律鞭扑。奏闻，上命希特库、苏尔德依坐以应得之罪，专达二员各鞭三十，其余五人及科布索、吴尔希俱免鞭扑。是夜，驻跸达尔那洛湖东。

十九日。拜赛自归化城还，奏言："明人告喀尔喀蒙古云，圣汗率大军将至等语。喀尔喀蒙古惊惧，未犯我归化城一物，亦未得与明人交易，已于正月三十日仓皇退去。"是日。遣莽奈、都尔率八人往探，谕之曰："恐喀尔喀蒙古择近处好水草之处地驻营。"谕毕遣之。于是行猎，至达尔那洛湖西驻跸。

二十日。驻跸德勒(dele)地方。

二十一日。行猎时，镶红旗古穆牛录下海塞、巴雅尔图牛录下阿巴图、古德依牛录下巴当、和硕豫亲王下伯尔赫特依、镶蓝旗托敏牛录下噶古达、托克托尔牛录下博罗、席兰牛录下杜楞、石廷柱旗王格牛录下常格等八人截射脱围黄羊。镶黄旗甲喇章京阿喇善见之，夺其箭，告于法司，承政古尔布希额驸、伊孙、参政卦喇、甘都、富喀、朱玛喇阿哈尼堪、色古德、席林、孟库鲁、达尔泰、唐果等鞫讯，镶红旗纳尔泰、镶蓝旗绰克图、石廷柱旗下王义平、正白旗王府长史洪阔等以不加管束，坐以应得之罪，其余小厮按律鞭扑。参政富喀奏闻、上命甲喇章京纳尔泰、绰克图、王义平、王府长史洪阔俱坐以应得之罪，小厮免责。是日。至奎屯布喇克地方驻跸。

二十二日。驻跸郭郭苏台(go gosutai)地方。

二十三日。驻跸叶赫吴默黑(yehe umehei)地方。

二十四日。仍驻跸该处。

二十五日。驻跸巴汉吴默黑(bahan ume-hei)地方。

二十六日。驻跸朵云地方。

二十七日。仍驻跸朵云地方。时蒙古乌珠穆沁部落塞臣济农朝见，设黄幄，列仪仗。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群臣，各于帐外依次序列。内大臣奏闻圣汗排班毕，巳刻，圣汗出行幄，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群臣并新附乌珠穆沁部落塞臣济农及其臣属，鸣喇嘛号及磁螺，吹喷呐，引过仪仗前，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还御黄幄升座，乌珠穆沁部落塞臣济农率所部诸贝子及臣属，朝见圣汗，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塞臣济农抱膝相见毕，退，于是塞臣济农具筵，以金卮进酒。是宴也，塞臣济农献驮甲胄沙鱼鞍马二匹、空马十八匹、驼五只；吹僧格台吉献马二匹；桑噶尔寨台吉献马一匹；噶喇木扎布台吉献马一匹；泰伊珠恩台

吉献马一匹；苏格戴青献马三匹；戴青台吉献马一匹；噶喇木扎布台吉献马二匹、驼一只；西达台吉献马一匹；琐诺木台吉献马二匹；塞冷台吉献马一匹；约尔扎勒台吉献马二匹；参津台吉献马一匹；吴克苏木台吉献马一匹；德尔格尔卫征塔布囊献马二匹；滚桑班第达献马一匹；阿哈土谢图汗献马一匹；阿巴噶落部落台吉噶喇木扎布献马一匹；苏尼特部落吴善叶勒登献马二匹、驼一只、台吉塞冷献马一匹；台吉达尔马献马一匹。纳塞臣济农驮甲胄鞍马一匹、空马三匹，吹僧格台吉马二匹，苏格戴青马一匹，戴青台吉马二匹，德勒格尔卫征塔布囊马一匹，吴善叶勒登马二匹，余皆却之。是日。浩齐特部落博洛特诺木齐率其臣属朝见圣汗，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浩齐特部落博洛特诺木齐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六匹、驼两只；台吉托益洛献马一匹，塔布囊阿纳特献马一匹；顾希献马二匹。纳博洛特诺木齐马二匹，顾希马一匹，余皆却之。阅视所见马匹毕，圣汗赐大宴，命较射角抵，申刻，宴毕。

二十八日。自朵雪地方，遣前锋将领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梅勒章京席特库等賷书与明宣府诸臣曰："大清国宽温仁圣汗致书明国宣府诸臣。壬申之夏，朕率大军往征察哈尔，察哈尔汗闻风远遁，朕尽取归化城及各寨部众。彼时，曾谓尔等宣府大臣曰：尔大同、宣府之人无罪，惟辽东地方各官，有怨于我，是故征辽东地方。今尔等与朕修好互市，凡赏与察哈尔之财物，悉应与朕。时尔云，察哈尔汗虽遁，其身尚在，倘日后复来索取奈何？察哈尔汗尚存，不可与尔，等语。故未尽与朕。尔等誓天地欲讲和开市贸易，因对天地盟誓。由于尔等盟誓，朕率大军不入尔境而还。嗣后，朕践此盟言，静俟一载，两次遣人賷书，尔竟背盟，并无一言回答。是故，甲戌之岁，朕统大军入尔境大劫。今天下蒙古尽降，为我编氓，朝鲜国王为我藩臣，察哈尔汗畏威远遁，身死国亡，察哈尔汗之子及人民，皆为朕所有，曩者，尔以

察哈尔汗尚在为辞，今将以何辞推诿乎？其北方喀尔喀蒙古，曾与尔盟誓修好耶？尔不与结盟之国开市贸易，与之财物，反与未结盟之国开市贸易，与之财物，何也？兹朕亲统大军，驻于布颜阿海遊牧之地以待，尔若能悔过，每年以财与我，开市贸易，则我军不入尔大同、宣府之地，而征辽东一带。夫逆则征伐，和则贸易，前亦有之。今尔若不审天时，不听朕命，恐后悔无及也，朕必令朝鲜、蒙古诸大军，分路从略，废尔农时。朕以实告尔，朕静候尔回答。尔其从速定夺奏闻。”

二十九日。科尔沁部落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具筵献圣汗。于朵云驻跸三日。

由此页始，乃往征后所记之档。

初三日。户部参政镶红旗赫世密获罪后，吏部和硕睿亲王令启心部索宁奏闻，上命赫世密革职，以笔帖式钟衮为户部参政。

初五日。赐东路来朝贡貂皮图尔讷、哈哈纳、吴勒福各妆缎领缎袍一件、佛头青布衬裤、毡帽、系手帕吊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其余四十七人，各赐妆缎领佛头青布袍一件、衬裤、毡帽、系手帕、铜铁事件鞓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又各赐针三十根、手帕一块、衣里两件、梳子一件、篦子一件、扇子一个、线三束、小带子一条。

初六日。备香灯、饼酒、宰猪宰羊，命礼部承政祝世昌、姜新、马光宪监祭。

是日。往征虎尔哈部落两黄旗大臣喀恺、塔海率军还，命参政朱世奇往迎宴之。

初九日。宁古塔地方渔户贡优劣东珠二百五十颗，未入数之劣者二十颗、珍珠九十四颗、貂皮一千四百二十三张，水獭皮二百三十张、猞狸狲皮十三张、狐皮三十八张，狼皮一张、虎皮三十六张、灰鼠皮四千九百五十三张、芝麻雕翎四十八根。

初十日。圣汗以绰博灰自阿鲁部落来归后，忠厚从命，赐大

蟒缎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青素缎两匹、帽缎四匹、洋缎三匹、美纶(mei lun)两匹、缨缎两匹、紬丝两匹、紬丝衣一件、彭缎衣一件、大佛头青布一百匹、小佛头青布一百匹、虎尔哈貂皮端罩一件。

是日。遣正黄旗古特依、镶黄旗托克托灰、正红旗叟塞、正白旗诺敏、镶白旗布达习礼、镶蓝旗希布海等六人携帽缎三百六十匹、游龙缎一百三十八匹、白纺丝六百匹，大佛头青布七千八百匹，倭缎捏折女朝褂一件、细縧捏折女朝褂一件、帽缎短袍一件、捏折女朝衣一件、紬子褂二件、彭缎褂两件、纱罗褂两件，皂色褂一件、纺丝褂一件、各样缎汉式衣服八十九件、翠蓝布褂九件、佛头青布衣三件往蒙古地方易取牛六百头，羊三千只。

是日。八家各出银三百两，共二千四百两，又每家所派贸易人六名，自携银一千四十两，汉官，大章京各出银二百两，梅勒章京各出银一百八十两，甲喇章京各出银一百两，计共五千五百八十两，又毕里克图囊苏银一百两，率之前往之诺木图银五十两，尼堪银五十两，共银九千二百二十两，又外库人参一百斤，命诺木图、尼堪率之往俄木布楚乎尔处贸易。

十五日。东路朝贡图尔纳、哈哈纳吴勒福五十人还，命参政图尔寨设宴饯行。

十七日。命参政朱世奇、蔡永年往太庙，拈香致祭，献花鲟鱼、韭菜、葛蒿菜，肉葱汤。

是日。朝鲜国王臣李倧以赐敕书遣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祯、汉城府判尹李兴元等来朝谢恩，驻东京大臣佟养前宴之一次。

十八日。命多罗饶余贝勒率每牛录下甲士二十名，每甲喇下大臣一员，往辽阳筑城，更其名曰阿礼哈城[①]。

十九日。上谕朝鲜国王臣李倧遣朝鲜人一百一十九名、马七十一匹，携彭缎四十四匹，佛头青布三千一百十一匹，红布二百

---

①阿礼哈城：满文音译，即藩城

五十四，黄布二百五十匹，吉萨米(ji sa mi)三千八百斤，烟三千三百斤，豹皮一张，水獭皮一百七十张，海獭皮十三张，绿斜皮一百三十张，小刀一百一十口，带一千五百条，往蒙古地方易牛，并遣镶红旗达扬阿、达盖、正白旗邦纽、正蓝旗硕博贵四章京率之前往监市。

二十三日。丁巳，清明，祝文曰："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睿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宪敬顺昭福圣皇后神位前，嗣位孝子跪奏。臣虽为国家远征西北阿鲁喀尔喀部，仅留大臣，值此万物生根之际，备陈祭物代祭。"

又遣文武大臣往福陵，点香灯宰牛羊治席致祭。承祭者阿拜阿哥，举杯者索海、翁噶代、阿萨里，敬献者伊拜、星耐、阿尔赛。遣文武官员往太庙点香灯、献酒、果品致祭。承祭者达尔汉额驸，进杯者喀恺，巴山、喀喀穆，敬献者扎木巴、罗奇、巴哈纳。又遣托托衣，诺木浑携幡、桌、牛等往祭东京列祖。又遣驻城大臣携纸、酒、牛往祭兴京列祖。

二十六日。大明国镇守东江总兵官沈志祥欲率石城岛官属兵丁来降，先遣吴朝佐、金光裕二人来报信。其送信者，宴之一次。

二十七日。遣礼部参政哈希坦斋各色面食并携和硕礼兄亲王马二匹、和硕郑亲王马二匹、和硕睿亲王马二匹、多罗安平贝勒马一匹、兵部马三匹，共马十匹，俱备鞍辔往迎沈总兵官。

是日。闻明国镇守石城岛总兵官沈志祥率官兵来归大清国圣汗，遣多罗安平贝勒、固山额真阿代、刑部承政索海，八旗大臣八员，以每牛录甲士二名马四匹驮来往迎，遇沈总兵官于岸，官兵各照品级乘马引归，驻于沙河堡。以候圣旨。来降官员兵民数目：副将九员、参将八员、遊击十八员，都司二十一员、守备三十员、千总四十员、生员两名、带甲兵丁四百四十名、无甲兵丁八百七十九名、船夫一百七十七人、年老无用者八十六人，计总兵官沈志祥在内，共男丁一千七百一十一人，加之妻子共两千四百

五十四名口，内有明国奉差副将一员，男妇共十三名口。

二十九日。正蓝旗拜古达、正黄旗特图科二章京，看护朝鲜来人，而故纵镶蓝旗察尔喇所养大凌河高明松家下马庆功、布喀牛录下阿哈布、安珠牛录下福尹达、丰善、劳豪山、奈格牛录下刘麻子、王赛柱，正白旗杜展牛录下佟麻子、正蓝旗赛贯牛录下周如昌等九人与朝鲜人夜市，故拜古达、特图科各鞭一百，罚银六两，以赎贯耳，贸易者九人，俱坐盗罪鞭扑，贯耳，所购纸五千三百张，苏木二十二斤，白果二十五斤，蜂蜜一匣，水獭皮九张，佛头青布九匹，绿斜皮两张，尽没入官。

崇德三年戊寅岁三月大初一日甲子。此档中书有出征之事，出师后办理事项，审拟诸事。

初一日。自朵云起行，至博硕堆驻跸。是日。遣牛录章京法谭率承差八人，赍敕留守盛京城诸王。敕曰："宽温仁圣汗敕谕留守盛京城诸王。朕曾有旨，命仿都尔鼻城规模筑辽阳城。今来观都尔鼻城甚小。朕思凡大军出征之后，辽阳乃驻防之城，不可小矣。今若，辽阳城基未筑，则每面再扩十丈筑之。朕筹划再三，故命扩筑。又喀尔喀蒙古来归化城，为汉人所恐，云大清国兵将至。彼遂惊惧，未犯我归化城一物，亦未与汉人交市，于正月三十日，仓皇而去，但恐彼相去不远，择好水草处驻营，已遣人往探。彼若相去不远，我军必前往。至于米粮，须待此处人到，再行输运，不然，所携米粮以足用，朕即从此班师。"

初二日。是日。敖汉部落额驸班第、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子巴达理、札鲁特部落内齐、桑噶尔弟毛祁他特、巴林部落阿玉希、喀喇沁部落札萨衮杜凌等同具筵进圣汗。时乌珠穆沁部落塞冷额尔德尼等后至，朝见。是宴也，塞冷额尔德尼献马五匹，杜斯卡尔台吉献马五匹，额林臣台吉子古穆献马二匹，和绰阔沁台吉献马三匹，俄克绰特台吉献马三匹，阿汉图塔布囊献马一匹，苏尼特部落多尔济喀喇巴图鲁献马三匹、驼一只，多尔济喀喇巴图鲁

之子满齐献马一匹。上纳塞冷额尔德尼马二匹、和绰阔沁台吉马两匹、多尔济喀喇巴图鲁马两匹、阿汉图塔布囊马一匹，余皆却之。

初三日。驻跸。是日。复遣往探喀尔喀兵之莽奈都尔等还，奏言："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兵闻圣汗统大军至，未驻营，已远遁矣。"是日。命八家及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出银两，赴归化城贸易。

初四日。驻跸。是日。乌珠穆沁部落贝勒来朝。赐塞臣济农甲胄一副、雕鞍辔一具兼有红毡韂、银杯一对、蟒缎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二十三匹，共三九数；塞冷额尔德尼、吹僧台吉、苏尼特部落吴善叶勒登、浩齐特部落博洛特诺木齐四人各甲胄一副、插弓箭玲珑撒袋一副、银杯一只、佛头青布十六匹，赐伊等各二九数；伊尔毕思车臣诺颜狐皮端罩一件、蟒缎一匹、缎一匹，佛头青布七匹，赐一九数；额林臣台吉、都思噶尔台吉、和绰克沁台吉、戴青台吉、苏尼特部落多尔济喀喇巴图鲁、浩齐特部落托依洛等六人各玲珑腰刀一口、银杯一只、蟒缎一匹、佛头青布六匹，赐伊等各一九数；苏格戴青、席达台吉、噶喇木扎布台吉、琐诺木台吉、布达席礼下噶喇木扎布台吉、苏尼特部落达尔玛台吉等六人各蟒缎一匹、缎一匹、佛头青布七匹，赐伊等各一九数；塞臣济农下衮桑班第达、阿哈土谢图塞冷额尔德尼下布达希塔布囊、博洛特下顾希等四人各豹皮端罩一件。

是日。乌珠穆沁部落伊尔毕思车臣诺颜进马四匹、驼一只，却之。

初五日。驻跸。是日。以乌珠穆沁部落献马、驼、赐车臣济农雕鞍马一匹、盔及亮袖镶金甲胄一副、玲珑撒袋、弓二张、矢十枝、玉杯两个、银茶壶一个、妆缎一匹、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缎七匹、毛青布四十匹；塞冷额尔德尼甲胄一副、蟒缎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玲珑腰刀一口、银茶壶一个、雕鞍辔

一具、豹皮两张、绿斜皮两张、貂皮里蟒缎面袍一件；伊尔毕思车臣诺颜子戴青甲胄一副、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缎五匹、佛头青布二十匹、玲珑撒袋一副、弓一张、雕鞍辔一具；吹僧格台吉甲胄一副、妆缎一匹、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缎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雕鞍辔一具、玲珑撒袋一副、弓一张、豹皮两张、绿斜皮两张、蟒缎袍一件；苏格戴青雕鞍辔一具、妆缎一匹、缎一匹、玲珑撒袋一副、佛头青布十匹、水獭皮两张、绿斜皮两张；察汉巴拜玲珑撒袋一副、箭十枝、弓一张、缎褂一件、玲珑鞓带一条、虎皮两张、貂皮两张、水獭皮四张、绿斜皮两张、烟三十刀；德尔格尔卫征塔布囊甲胄一副、玲珑撒袋一副、玲珑鞓带一条、貂皮端罩一件、妆缎一匹、倭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匹、水獭皮两张、绿斜皮两张；阿汉图塔布囊甲胄一副、玲珑撒袋一副、玲珑鞓带一条，妆缎一匹、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匹、水獭皮两张、绿斜皮两张；苏尼特部落吴善叶尔登雕鞍辔一具、甲一副、玲珑腰刀一口，银茶壶一个、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缎六匹、佛头青布二十匹；多尔济喀喇巴图鲁甲一副，玲珑撒袋一副、弓一张、雕鞍辔一具、羊皮里酱色紬子面裘一件、妆缎一匹、倭缎两匹、缎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虎皮两张、绿斜皮两张；浩齐特部落博洛特诺木齐甲一副、蟒缎袍一件、雕鞍辔一具、玲珑腰刀一口、妆缎一匹、蟒缎一匹、倭缎一匹、石青素缎一匹、缎两匹，佛头青布二十匹、虎皮两张、绿斜皮两张；达雅顾希雕鞍辔一具、玲珑撒袋一副、玲珑鞓带一条、妆缎一匹、倭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匹、水獭皮两张、绿斜皮两张。

初六日。遣乌珠穆沁部落蒙古还其本土。是日。行猎博硕堆时，右翼叶臣旗下席翰、康喀赖二甲喇合围中断，有黄羊逸出，众遂乱射。贝子硕託见之，以彼此行围断，夺席翰、康喀赖佩箭，拔伦拜、吞齐喀二甲喇驻其断处，及回后队，见吞齐喀甲喇亦断，竟还本翼，硕託贝子正鞭吞齐喀时，上遣巴布泰阿哥子噶

布喇往问何甲喇围断，贝子硕托对曰："吞齐喀甲喇围断，已鞭之矣"。贝子硕託遂将席翰，康喀赖、吞齐喀送兵部议罪，承政古尔布希颜驸、伊孙、参政朱玛喇、阿哈尼堪、褚库巴图鲁拟席翰应革甲喇章京任，罚马，吞齐喀应革甲喇章京任，罚马，康喀赖甲喇虽未动，而一人之箭被夺，应坐以应得之罪，吴善乃管旗大臣，而本旗围断，未曾觉察，应坐以应得之罪。其断围处专达四员，不加管束，应加倍坐以应得之罪，各鞭六十，又甲士三名，应各鞭二十七。阿哈尼堪、朱玛喇、褚库巴图鲁奏闻，上命席翰、吞齐喀革甲喇章京任，免罚马，仍坐以应得之罪，康喀赖坐以应得之罪，吴善免罪。专达阿三牛录下纪山、阿囊噶牛录下艾通噶、衮塔希牛录下苏拜、胡希牛录下戴古礼四人免加倍治罪，各鞭三十，乌珠阿木巴牛录下退喀纳、塞古图、达噶牛录下布塔希等甲士三名，依议各鞭二十七。

是日。行猎，仍驻跸博硕堆地方。

初七日。驻跸。是日。北方阿禄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喇嘛率六人贡马两匹，一曰千里马，一曰硕罗图(šoro-tu)来使达尔汉喇嘛献马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塞臣绰尔济献马两匹、单峰驼一只，俄木布献马一匹，卓礼克图侍卫献马一匹；归化城土默特部落古禄格章京献马两匹；杜尔伯特部落无尾羊十只；古禄格章京妻献皇后妆缎一匹、闪缎两匹；送贡布颜图侍卫献妆缎一匹、倭缎一匹，杭古章京献马一匹、雕翎一根；额齐格喇嘛献马一匹；托博斯达赖献妆缎两匹、倭缎一匹；赵宜希巴汉察献马一匹、妆缎两匹、倭缎一匹、闪缎一匹；得木济俄木布献马一匹；阿果献蟒缎衣一件；根都献妆缎一匹、倭缎一匹；陶虎章京献蟒缎衣两件、缎三匹。

初八日。驻跸。

初九日。驻跸。是日，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穆章、乌喇特三部落具筵献圣汗。

初十日。驻跸。

十一日。驻跸义奚里。是夜，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赍书谕明宣府诸臣还，奏言："途遇蒙古硕雷下使者往明国交易，获其马一百四十匹、驼四十只，其蒙古人，给以羊只为行粮，遣之去，获三汉人还。"圣汗曰："其蒙古人，何释之去耶？"是夜，复遣硕翁科罗巴图鲁等率每旗大臣一员，甲士十五名追之。其二汉人，圣汗命释之还。

十二日。驻跸。

十三日。驻跸塔本托罗衮地方。

十四日。驻跸。

十五日。驻跸喀喇托罗衮地方。

十六日。驻跸。是日。以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所获马驼，赐一等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官。

十七日。驻跸德鲁苏泰。自德鲁苏泰还。

十八日。驻跸纳里乌苏地方。是日。获明国蒙、汉人各一名，斩之。

十九日。驻跸上都河源。是日巳刻，上都河西虎勒湖南三里许，平地涌泉，高五尺。

二十日。驻跸博洛尔济地方。

二十一日。驻跸博洛尔济地方。留右翼大臣雍舜、左翼大臣伊孙率每旗大臣二员、每牛录甲士三名，令携疲马，徐行而归。

二十二日。驻跸上都城。

二十三日。驻跸克宜蚌地方。

二十四日。驻跸。是日。圣汗赐宴，时，以外藩王、贝勒等各归其地，赐科尔沁土谢图亲王雕鞍一具，豹皮鞧红毡鞯雕鞍青马一匹；卓礼克图亲王马一匹；桑噶尔寨侍卫马一匹；蒙古达尔汉和硕齐妆缎领黄缎袍一件；古穆妆缎领黄褐子袍一件；敖汉部落额驸班第雕鞍秋素鞍马一匹、空马一匹；扎鲁特部落内齐貂皮端

罩一件；马尼青巴图鲁、巴牙尔图、杜巴、吴本等四人各豹皮端罩一件；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穆章、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巴林部落阿玉希等四人各貂皮端罩一件；喀喇车里克部落噶尔马、茂明安部落巴特玛二人各狐皮端罩一件；四子部落宜尔扎木、翁牛特部落萨阳、巴木布等三人各豹皮端罩一件。是日。以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下塞内浑津、正黄旗阿尔噶车臣二人，每遇会议听断，勤劳平允，赐车臣号为扎尔固齐，赐塞内豹皮端罩一件、缎三匹、佛头青布十匹。

二十五日。驻跸察木哈地方。

二十六日。命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率三人持信牌赴盛京。谕之曰："速发驻防前锋兵，迎我国赴归化城交易之人。"是日。驻跸吴兰臬地方。

二十七日。驻跸兴安岭上三湖地方。

二十八日。过兴安岭，经英格地方，驻跸温泉。

二十九日。驻跸吴兰哈达地方。

三十日。驻跸席尔哈地方。

崇德三年戊寅岁四月小初一日甲午。此档载有发兵出征，出师后所办事宜，班师后所办事项。

四月初一日。自席尔哈起行，至布克图尔驻跸。是日。遣前锋将领率每甲喇巴雅喇一名往明境踪踪。

是夜二更时，盛京留守诸王遣兵部启心郎扎木巴、礼部汉文笔帖式恩格德等赍奏疏至。疏云："奉宽温仁圣汗命，留守盛京和硕礼兄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安平贝勒杜度跪奏于圣汗陛下。蒙上天垂佑，皇上洪福，国家乂安。又以圣汗恩德勇武，有明驻守乐江总兵官沈志祥率石城岛之家来归，又闻叶克书、星讷等往征黑龙江俘获捷音，臣等不胜欢忭，谨此驰奏。

总兵官沈志祥携来人数：副将九员、参将八员、游击十八

员、都司二十一员、守备三十员、千总四十员、生员两名、带甲兵丁四百四十名、无甲兵丁八百七十九名、船夫一百七十七人、年老无用者八十六人，加之总兵官沈志祥本人，共男丁一千七百一十一名，加之妻子共两千四百五十四名口，内有明国奉差副将一员，男妇共十三名。

又叶克书、星讷等往征萨哈尔察所获人数、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三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头。

两蓝旗达哈布、海塞、绰博依、姚镇曾往征僧库伦，朱玛喇、崔赫德，孟科依曾往征额赫库伦，两处所获男子二百六十名，家口共五百七十名，貂皮桶五件，貂皮灰鼠皮相间皮桶七件，灰鼠皮桶四件，黄鼠狼皮桶两件，貂皮八十七张，元狐皮一张，猞狸狲皮六张，猞狸狲皮无袖短褂一件，水獭皮二十二张，狼皮两张半，灰鼠皮四百张，黄鼠狼皮一百九十张，拼碎貂皮四块，家养马匹四十七匹，无主空马二十五匹，共七十二匹。

两红旗尼噶礼巴图鲁、巴勒噶孙曾往征吴勒被(ulkin)、恩古礼、雅萨木巴曾往征雅兰地方，两处所获男子共一百二十名，家口共二百四十名，貂皮桶六件，貂黄鼠狼皮相间皮桶两件，灰鼠皮桶三件，猞狸狲皮端罩一件，貂皮二百七十四张，猞狸狲皮九张，黄狐皮一张，水獭皮十七张，灰鼠皮一百六十张，黄鼠狼皮三十张。又于席林获呼尔哈三人，其一人曾遣往恰哈扎处，据恰哈扎称，曾为绥芬人所阻等语。遂遣二人送貂皮六张，水獭皮五张至。

驻守东江明总兵官沈志祥疏称：窃惟人臣择主而事，自古之例也。臣本明人，任职多年，何敢背弃汉文耶？设若父恤子孝，君明臣良，岂有徒然背主之理乎？自崇祯即位以来，奸臣成党，殃及忠臣孝子，不能尽心竭力。是以孔、耿、尚三元帅，有先见之明，归诚圣主，克尽厥职，待之优厚。今臣齿未落，愿效三帅，率副将八员，参将八员，游击十六员，都司二十员，守备三

十员，千总四十员，兵丁家属共四千余口，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自石城岛起行，由黄骨岛登岸屯扎。倘蒙皇上念臣赤心，怜臣坚志，则速赐圣旨，以便臣趋叩。为此，遣游击金光裕、崔光先赍奏以闻。

总兵官沈志祥谨奏。臣等于黄骨岛岸驻营，本月二十二日遣人奏闻后，申刻，有兵追至，营于对岸，臣观之，约有五、六千人。遂率众冲击，至二十五，皇上守边牛录章京赖朱户，亦曾目见矣。今春雨不绝，屯兵旷野，粮谷皆无，众兵饥饿。伏乞皇上垂眷，速赐粮谷，车载马驮以送，不惟臣独蒙圣恩，即官兵男妇，沾恩不浅矣。

朝鲜国王臣李倧以赐勅受封，遣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禛汉城府判尹李兴远等进表称谢。表文云：朝鲜国王臣李倧奏。崇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臣钦奉敕谕：朕惟礼不无玉帛，赏以劝忠诚，自古有之，念尔识天理、俯首请命，宜当嘉赏。今特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封尔为王，赍赐印信、敕书、貂皮、狐皮、鞍马，王其祗受，以见朕优恤之意等语。臣钦遵祗领，与举国官民，不胜欢忭。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谢者，窃惟臣续已坠之绪，仍保旧国，复蒙厚恩，千载奇遇，八道同欢。臣本一介庸愚，幸逢昌期，转祸为福。曲生之恩，欲报无阶。但思其身即亡，尚难报矣，又念皇上遣大臣谆谆教诲，优待属邦，赐送貂皮、狐皮、端罩、马、印信、弓等共至，荣辉炳焕。鸿慈及此，鲛泪难禁。宽温仁圣皇帝，好生之仁，不杀为武，存亡继绝，胜于先帝；盛兴宏休，远悦迩安，恪遵盛典，厚待外藩，小邦得以沾泽，臣敢不刻骨钦念乎？嗣后益坚素志。瞻望圣阙，尽陈所欲，敬祝皇上南山之寿，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朝鲜国王以赐敕受封，遣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禛汉城府判尹李兴远，进表称谢，又以赐议政府崔明吉等敕书遣回，谨送礼物称谢。其数目开列于后，献上者：黄夏布三十匹、

白夏布三十匹、黄绵绸二十匹、紫绵绸二十匹、白绵绸三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十五块、花席十五块、各色花席十五块、豹皮五张、白纸两千张。献皇后者：红夏布十匹、白夏布十匹、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献皇太子礼物数目：白夏布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白纸五百张、黄鼠狼尾笔五十枝、上漆墨块五十块。以赐敕书，献上称谢者：黄夏布三十匹、白夏布三十匹、黄绵绸二十匹、紫绵绸二十匹、白绵绸三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十五块、花席十五块、各色花席十五块、豹皮五张、白纸两千张。献皇后者：红夏布十匹、白夏布十匹、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献皇太子者：白夏布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十席块、白纸五百张、黄鼠狼尾笔五十枝、上漆墨块十块。

崇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鲜国王遣员赍书礼部称，所赐鲟黄鱼两尾、烧酒十瓶，皆已祗领，并请转奏等语。又送柚子三十。

朝鲜国王臣李倧奏：崇德二年二十月十八日，谢恩陪臣崔鸣吉赍回敕谕云：朕惟万寿之日，冬至之际，王敬献礼物，宜加嘉赏，所有赐物，顺付崔鸣吉赍回，王其祗受等语。又敕谕云：览尔奏表称，小邦自经兵祸，国内空虚，民间相传，大国将行征兵。遂疑惧，逃避不已，且牛只皆死于瘟疫等语。诚如是，则王之奏闻固宜，朕岂能不虑及此？至若用兵，亦量时而行，何必强人所难？且曩者王之委身归诚，乃为民也，今朕之养王，亦为民耳。当初朕既为民将尔恩养，今即不念成全乎？初王在南汉时，被迫委身归诚者，一则恐败宗社，二则恐以一身之故，亡国殃民，纵戮一身，惟欲全宗社国民。又见臣之诚倍，谅必不戮，格外恩养，故不疑不惧，前来归附耳。尔虑及此，委身来归，而不知

者必谓畏怯来归，以知者观之，则谓之大谋可，谓之大勇亦可。若计不出此，而株守南汉，怯不敢下，则王必身败名裂，以绝宗社矣。朕纵抚恤民生，而为兵戈离散之祸，必有大不堪者。今朕惟恐王复蹈旧辙，惑于书生之言，以空言掩饰，巧诈为尚耳。然而，文人亦不可不用，既用之，亦不可溺于其言，盖书生但知摘句寻章，拘泥成说，而不知达变通权，虽有文章辞藻，竟何益哉！朕预见之，故谕。又敕谕曰：览尔表文，曰父子情切，思念之情不可禁止等语。”又曰君臣犹如父子，苟有所虑，理应毕达等语。衷情不隐，宜也。此等奏言，朕断不为非，但王之二子，朕非左右乏人而藉之为侍卫也，亦非有利于师行而藉之以坐镇也，尔亦非遣之以为朕之侍卫也。言及于此，不几误欤？尔果尽表忠诚，报答恩惠，完全和好后，不待奏请，听其自往自来，方是完全和好之象也。尔言犹一国一民，而复有归国之请者，又似仍在异国也。万一朕心稍疑，则如之何？今朕为父、尔为子矣。尔子若未谙事宜，而欲见父，尔当劝之云，吾等忠诚未著，恩德未报，胡为不候上命，便有回归之念，与其见我，莫如尽忠诚于皇父。但恐有背皇父恩慈，致起疑心也等语。如此教诲，乃甚是也。圣谕布众，举国臣民，莫不欢喜。臣李倧不胜惶悚，稽首顿首，谨奏表称谢者：施雨露鸿恩，嘉贡献方物，日月俯临，特副笺天之恳，欢声雷动，喜气云腾。臣虽朦昧无知，性实无伪。自蒙鸿恩以来，唯效忠之是期。恃皇上之威武，内喜不已，衷怀少隐，即如病者呻吟，敢陈情复告，承蒙厚恩，如严寒之中，得衣棉服，谆谆诫谕，温语如纶。轸念凋敝，始终恤民，过奖庸愚，反覆垂戒；爱养至此，莫不欢忭。至若请还子者，盖亦为爱子之情所蔽，匪怒伊教。若提耳而谆谆，徒咋舌而惴惴，拜宠贶而感激，奉明命而涕下，后悔无及也。宽温仁圣皇帝，除邪涤慾，恤灾释难，激励农工，以得其安，推一视于小邦，返老幼于原籍，致咸囿于大德。臣如驽骀，而蒙鸿恩，臣敢不为教子唯谨，

臣勿欺乎？被东渐之化命，永世不忘，如绕北辰，终生尽心。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朝鲜国王以赐敕受封，遣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禛、汉城府判尹李兴远等称谢。又以赐议政府左议政崔鸣吉等敕书赍回，献礼物称谢。其数目开列于后：以赐敕受封献上者：黄夏布三十匹、黄绵绸二十匹、白绵绸三十匹、紫绵绸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十五块、花席十五块、各色席花十五块、豹皮五张、白纸两千刀。献皇后者：红夏布十匹、白夏布十匹、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献皇太子者：白夏布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白纸五百刀、黄鼠狼尾笔五十枝、上漆墨块五十块。以赐敕赍回，献上者：黄夏布三十匹、白夏布三十匹、黄绵绸二十匹、紫绵绸二十匹、白绵绸三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十五块、花席十五块、各色花席十五块、豹皮五张、白纸两千刀。献皇后者：红夏布十匹、白夏布十匹、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献皇太子者：白夏布二十匹、金黄细葛布二十匹、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白纸五百刀、黄鼠狼尾笔五十枝、上漆墨块五十块。

初二日。驻辽河地方。

是日。遣礼部参政朱世起赍羊四十只、酒、各样面食，往迎沈总兵官。

初三日。驻跸。

初四日。驻跸杜稜城。

是日。明国镇守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瞽者周元忠率六人，诡以议和来报。留守王贝勒信其言，遣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启心郎额尔克图、扎木巴迎宴之。

初五日。驻跸札哈纳林地方。是日。翁牛特部落杜稜郡王之福晋遣寨桑吴巴希来迎，献马六匹、驼三只、肉畜牛二头、羊十

五只，又献牛一头、羊二只，以为行粮；寨桑吴巴希献马三匹、驼一只、肉畜牛一头、羊十只；额参德里献马二匹、驼一只、肉牛一头、羊十只；绰克托子扎纳献驼一只、肉畜牛一头、羊七只、酒二扁背壶；和尼齐献马一匹；绰依献马一匹；功额献羊五只；察汉献牛一头、羊四只；巴特玛献马一匹；纳穆桑献马一匹；恒克讷献驼二只。其所献马、驼、牛、羊，纳寨桑吴巴希、额参德里、扎纳三人各羊一只，余俱却之。赐杜稜郡王之福晋妆缎一匹、缎一匹、烟四十刀、吉萨来(jisami)两包。

初六日。驻跸察木哈地方。是日。翁牛特部落台吉班第、塔拉海来迎。台吉班第献马两匹、驼两只、肉牛一头、羊四只、酒两扁背壶；台吉塔拉海献马三匹、驼两只、肉马一匹、牛一头、羊七只、酒四扁背壶；达尔汉戴青之母献驼一只、肉牛一头、羊六只、酒两扁背壶。所献肉畜，俱宰而宴之，余马驼尽却之。并赐达尔汉戴青之母海螺一个、柳箱一个、虎皮两张、玲珑鞓带一条；赐塔拉海台吉海螺两个、柳箱一个、虎皮一张、玲珑鞴韀一副。赐其子阿玉希弓一张。

初七日。驻跸俄岳博罗地方。是日。往征黑龙江两翼将领叶克可、星讷等旋师，遣礼部承政胡鲁克达尔汉、祝世昌、姜新、参政朱世奇、哈希坦、蔡永年等往迎，宴之。是日。命每三丁出夫一名，竣都尔鼻城工，改名为屏城，赐二门额，一日安边门，一日扩边门。初八日。杜尔伯特部落塞冷下卦尔察札木喀尼、布参特二人来朝贡貂皮一百张。是日。英俄尔岱、马福塔等携御用马匹及王以下、贝子以上之马匹来迎，并以所办国事具奏。是日。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楞之母遣纳穆赛迎上，并献马三匹、驼二只、蟒缎衣一件、玉草凉帽一顶、牛一头、羊八只、干牛肉一头、奶酪两大木桶、酒四扁背壶、纳所献干牛肉一头、玉草凉帽一顶、蟒缎衣一件、酒四扁背壶、奶酪两大木桶，余皆却之。

初九日。圣汗至辽阳城一里外，阅视新筑城垣。是日。土默

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遣博洛科迎上，并献马两匹、妆缎一匹、蟒缎五匹，上纳其缎匹，马匹却之。并赐扎萨衮达尔汉驼一只、玲珑鞍头后秋、素鞍一具；赐博洛科腰刀一口。是日。驻跸俄黑渡口。是日。正蓝旗章京张超林朝会时未至，吏部查之，告称卧病在家等语。遂往家视之，不在家。以其出痘未告而去，吏部执送法司，讯之，张超林对曰："告本旗察痘者马成尧而去。"马成尧对曰"问我果真，但未准去，后来告知于我。"责镇守边门老人曰："既遣该官去，何不告知于我，即准其出耶？"遂执之送来。正黄旗塔布牛录下王山，镶黄旗费扬古牛录下吴巴海往察事之虚实，回告："出小痘果实。"以张超林出痘宜避，且经马成尧许可而去，宥之无罪，镇守边门老人准出痘者出门，所为甚是，宥之无罪；马成尧先称经其许可而去，后又诳言事虚，罚银三十三两三钱三分，以赎百鞭之罪。

是日。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等往凤凰城、碱场、搅盘等处，均办开扩边境事宜。自凤凰城至碱场，自搅盘至凤凰城新辟边界，较旧界各扩出五十里。此二百里，应用钉椿绳索，恐凤凰城人应用不敷，命沿边四城人均力协济。又自盖州旧界至熊岳，新辟边界八十七里，较旧界扩出四十八里，其钉椿绳索，令两城人均办。

初十日。过都尔鼻，至养息牧河地方驻跸。是日。和硕睿亲王、郑亲王遣前锋将领吴拜、纳海、胡米色、索浑、巴木布、阿尔布尼、席特库、巴依等率每旗噶布希贤超哈一名、巴雅喇五名、随从三人、并藩城戍守兵五十六名，共甲士一百四名往捉生，生擒汉人一名解至。

十一日。渡辽河驻跸。是日。东路和托依下五人至睿亲王处，各给缎领佛头青布袍一件、翠蓝布单衫裤、毡帽、系手帕铜铁事件鞓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手帕一块、衣里二件、梳子一个、篦子一个、线三把、针三十根、扇子一把、小带子六条。并

以送行礼，宴一次饯行。

十二日。先是，朝鲜国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祯、汉城府判尹李兴远等来朝贡礼物谢恩。至是，承政满达尔汉以礼宴之一次。是日，上至盛京，入外攘门。

十四日。“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谨奏。窃惟户部掌司钱各职任非轻。今见户部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其收支之项，何以清理？又无年终核算之例，则侵冒亏损之处，何以清算？是以奸人起盗窃之心，同官无稽察之责，此韩大勋窥之已熟，所以敢于盗窃。若非天意不容，俾自家败露，非但不知其盗金，后复盗金银，亦不之觉也。韩大勋所犯罪大，理应速诛，以儆将来。臣等仰思圣汗之意，以为恩养日久，今其盗金，为数甚微，不忍遽诛。但法不可废，此次废法，则恐再有如韩大勋者，藐法做盗矣。谅圣意或因彼为新人，诛之，恐伤恩养盛名。但赏罚者，人主之大柄，若徒用恩而废法，此又开新人为盗之门也。伏乞汗速斩韩大勋，以彰国法。又严勅户部，速立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档薄，至年终再遣明正官员查核，则仓库无侵尅之弊矣。望圣汗熟思。”是日。“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谨奏。臣等查得：刑部外郎陈七，于去年受赃坏法，为本衙门快以张和尚告发，审实，遂鞭一百，贯耳，解部任。及圣汗于二月初三日出征，刑部随于初四日复将陈七收用。十六日，刑部员外郎来臣衙门首告曰：“无故解我职，而收用坐罪者陈七，原知陈七善良，则不宜解任，若谓我不善，当初即不宜用。”臣等赴刑部察问，或言不知，或言陈七善于书算。臣等又赴吏部察问，皆言陈七不宜用，并以三次不允复用之文帖，面与臣等看阅。臣等乃谓吏部承政曰：“尔等启知亲王，此人不宜用。”次日晨，于大政殿，吏部亲王将祖可法、吴景道召至前，言臣言为谬。臣等看得，陈七狡邪阴奢，俨如朗卫。前年朗卫罢官，弊端少矣。去年陈七解任，臣民称快。陈七小人，似无关轻重，然犯罪者，皆出自小人

矣。自古有污吏，必有贪官，盖小人善迎合，工谀佞，长谗陷，止知有利，不知有义，止知徇私，不知为公，止为己谋，不顾法纪。臣等窃惟，人材难得，生而全善者鲜矣。素行端正，才能可取者，若一时差误，可令改过。而陈七魑魅小人，虽经创惩，不知反省，复行收用，劣迹益深。臣等实知小人不可用，故以陈七为不宜用也。我汗天生圣明，知小人之犯罪，曾于本年正月二十七日谕刑部：凡犯罪之人，不许复用。今首用犯罪之陈七，实违圣旨，况圣汗正收贤退不肖之时，此一小人，忽进忽退，非法纪之所容也。臣等职司风宪，所知者，惟朝廷之法，虽触权贵不避也。望圣汗思之。”

圣汗览奏，曰：“朕以为莫俄尔岱等忠诚，故将库内一切财物，交付彼等。朕既信之，用之，又疑之，任何处公正之人查算乎？朕不以韩大勋为盗而疑及莫俄尔岱等人。尔等议请诛韩大勋甚是。若以逃亡治罪则朕必斩不当。朕既恩养之，岂以盗金故杀之耶？著韩大勋惟革职罢官，勿侵家中一物，当之为民。如陈七等不良之辈，留之，诚属不可。俟朕问刑部得实免之。钦此。

是日。朝鲜国王咨行兵部文云：“朝鲜国王为转告倭子消息事。据议政府呈称：本年三月十三日，准东莱府使郑良弼呈称：本月初六日，据通史洪世南咨称：我等日往驿站，寻探日本国消息，据向在驿站之倭子云：自元月以来，流贼于卫前，卫倭等城横行，屠诛守城官员，占据其城。然其党羽不多，无所畏惧等语。我等恐其不实，遣小通事金英寿，复加核审，所供如前。我等又至倭子头目平成连所，温言询问前事，平成连笑曰：此言有因，我细述之。初南人伊吉、伊四、杜方者，曾来日本国，专事祭天，回避世事，厌生爱死，蛊惑人心，大小官民，皆为其法所迷，处处横行。加罔即篡国，令各城曰，若不除此，乃乱民之根也。遂尽擒获，杀之无遗。后于本年元月，在卫前，卫后之道员所属之一村中，其中为首三人，自称伊吉、伊四、杜方，出入该

村，卫后城守官方欲除绝，不意贼攻杀之，聚该村数百民人为贼。卫前城守城将军即围困该城，掘壕数丈，俾不能出入，即将饿死等语。此伊吉、伊四、杜万，乃其国语也。又于本月十一日，据洪世南等咨称：昨日，闻所遣倭子还，询据在驿站之倭子供称：我国内道远之贼三十万余，其势强大不能支，乃以子江湖，吉郑，宋平、义都守官为统率，宗前守官为翼，世川、叶宗守官为副，萨莫守官又为其副，兵数共八十万余，彼此对垒。时萨莫守官怒曰：将此盗贼，可我独自清除也，反任我为三等将军，有何脸面奉命征贼。遂率船三百余只，还其岛。义都守官下诸将屡战而无一胜者。至二月二十一日，贼兵出城搏斗，义都兵折多半。本月二十七日，以卫前守官为先锋，进兵克城，屠诛无遗，大功告成等语。闻之，遂至平成连外详问，据称：前日来问，未直说者，并无他故，以我国军事，言之大概。此遣来之倭子，有此喜讯，道远之贼，精锐骁勇，莫能比也。故以于江湖、吉郑、宋平、义都守官、世川、叶宗守官为大将军，苏前守官、卫前守官、萨莫守官为副将，于二月二十七日攻克其城，屠诛无遗。此书乃丰兴古、马祖咨与我者等语。遂出其书，给我观之。书自二月二十七日，宋平、义都守官率大军进城，屠诛无遗，谅在驿站之人，必欲闻之，是以透达等语前来。臣等窃思，我国与倭子和好。四十有余年矣，自平调兴构难以来，即疑虑被遮。丙子夏四月，信使任匡等归，京外人心，日日疑惧。去年十二月，倭使平成连，无故变色，与前不同。以明国未有商马，未之内见，又曰更改衙门跪拜之礼，故我国不得不疑，遣巡察官令查海防。又修筑汉苏迤南各处城壕，以为应变之计。元月以后，倭船异乎寻常，以往觅鹰马为辞，相续往返，有来刺探信息之样。今忽有倭子内讧之言，又前后不一，为首倭子与小倭子之言，莫不相违，倭子向来虽诈，国内之乱，理应隐瞒，今使邻国明闻之，是何谓也？其言万一是，则其来不及，与我有事，惟其言若不可

信，或恐彼见我国之备，以为我得知其意，乃出此言，以缓我也。此情形宜疑也。既为边界之信，不得不闻知贵国等因前来，即应将此往报，故将倭国情形，缮具咨文，特遣宣传官柳四成赍书往报。又行令乐莱守官复加核审，获得实信后来报，又赍咨文等因，为此咨文，斟酌施行。

十五日。命参政朱世起往太庙拈香致祭，献山蕨菜、半大笋鸡。是日，命礼部参政蔡永年往太庙拈香致祭，献生菜、菠菜、芹菜、云苔菜。

十六日。赐杜尔伯特部落塞冷所属卦尔察札木堪、布参特等，各缎领缎袍一件，翠兰布单裤一条，系手帕吊带一条、毡帽一顶，套袜股子皮靴一双，毛青布一百匹，其跟役一人，赐缎领佛头青布袍一件，翠兰布单裤一条，毡帽一顶，套袜股子皮靴一双。是日，有汉人七名自锦州一带来归，启心郎额尔克图、詹霸往宴其中五名汉人。

十七日。朝鲜国安州兵使柳琳，以免其罪，至大清门外叩谢。

十八日。赐兵使柳琳三等绘鞍马一匹，是日。以赐朝鲜国王鳇鱼，遣郎中官来朝谢恩，并赐貂皮十张、银三十两、套袜镶绿斜皮股子皮靴一双；随从三人，各赏银四两；官员白光送我逃人同至，赏银十两；随从十一人，各赏银四两。以送行礼，参政哈希坦宴之一次。

是日。镶黄旗布尔萨海牛录下青济尔首告本牛录俄托起于法词曰："前俄托起执腰刀砍门一次，又执弓走时，被我夺取，并以告牛录章京布尔萨海。遂将俄托起鞭二十七。又将我所执之弓，复被俄托起夺去。"审实，遂将俄托起鞭七十，以牛录章京布尔萨海擅自办理俄託起执刀一案，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入官，以赎五十鞭罪。

是日。镶红旗叶成额牛录下佟丕赴法司告曰："以吾女与本

旗都事周六所养大凌河守备刘世登为妻，后刘世登折吾女手殴之，一次殴断其齿，一次咬其手。往征朝鲜时，所得赏银二十两，缎五匹，均行变卖，买得人两名，马一匹携来；复皆变卖，得银五十八两，皆耗于娼妓女刘达氏，售其牛而不务农事，人口田亩，租给他人，又将吾女赶出，今尚在我家，屡令携回，不从。”询刘世登，据供：“折手事虚也，口角时，因咬我衣服，将齿扯断，牛染病而死，未曾变卖。因无牛，人地俱租出，其银两皆用于衣食矣。”询周六，据供：“牛未变卖，病死果真，因无牛，故将人地俱租出，吾皆知之。”经质审，嫖娼果实。遂拟刘世登鞭五十，罚银十六两六钱六分折赎。

十九日。以朝鲜国王臣李倧遣议政府右议政申景禛汉城府判尹李兴远等来贡方物谢恩，回赐王黑貂皮二十张，素貂皮一百张，银一千两；赐来朝右议政申景禛，判尹李兴远，各三等绘鞍马一匹，三等黑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镶绿斜皮靴一双；赐书状官李球好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镶绿斜皮次等靴一双；大通官三员，各赏素貂皮七张，银三十两，套袜股子皮腰靴一双；掌理贡物官二十五员各赏素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套袜牛股子皮靴一双；随从二十九人，各赐银五两。以纳木判书，初随李倧诸子入质，受恩日久，至是归国，赐好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镶绿斜皮靴一双；通使朴仁侯赍送碑文，并奏报禁烟事宜，与安州官同至，赐银十两。李倧随侍刘士诚来报倭国内乱，赐银二十两，素貂皮五张，套袜股子皮靴一双；随从三人，各赐银五两。行赏之日，命承政满达习礼至来朝官员馆舍，以礼送行，宴之。

是日。先是，自明锦州城有八人来归，以其中顾希、额尔克德依、绰勒图尔、朱尔哲特四名赐与郑亲王养之；以青安一名赐与多罗贝勒豪格养之，以俄拜，阿布赖、孟魁三名赐与多罗安平贝勒养之。并赐顾希、俄拜、阿布赖三人各妻奴五对、马两匹、牛

两头、驴一匹、缎五匹、佛头青布二十匹；赐青安奴仆五对、马两匹、牛两头、驴一匹、缎两匹、佛头青布二十匹；赐朱尔哲特、绰勒图尔，额尔赫德依、孟魁四人各奴仆四对、马两匹、牛两头、驴一匹、缎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匹。

是日。皇后千秋节，内六旗王、贝勒、贝子等，每旗各献东珠一颗、金六两、黑貂皮七张、牛一头、羊六只。

二十日。圣汗遣弘文院学士胡球、户部承政马福塔等，往叛附总兵官沈志祥所慰问。谕之曰："沈总兵官既至，即宜召见，因国中痘疫盛行、伊未曾出痘，理应戒之，故不见也。著马福塔、胡球，尔等至彼赐食，宰羊牛，设大宴宴之。再铁岭、抚顺二处，任其自择居住"。马福塔、胡球等往传圣谕，大宴之。沈总兵官大喜，奏曰："既蒙圣恩，令沈志祥自择地居住，愿往抚顺驻扎。"遂拨牛马车辆，乘驿至抚顺，其官属兵民，赐给住房器皿及一切应用之物。是日，沈兵总官至，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礼部参政蔡永年携牛羊至鞍山城，以礼宴之，宰羊二十只，与之食用。

二十一日。镶白旗季恩哈系吏部参政兼管牛录，病故，正红旗阿林系代管牛录，病故，镶红旗席翰、屯齐喀系署理巴雅喇甲喇章京，均以获罪解任。为补此四人缺，承政色勒、鲍成宪、参政库拜、朱玛喇禀报和硕睿亲王，王悉以奏闻。上命穆胡代管牛录，以替季恩哈，授巴达为吏部参政，诺木齐代管牛录，以替阿林，吴丹为署理巴雅喇章京，以代席翰，哈尔萨代管蒙古巴雅喇甲喇章京，以替屯齐喀。是日。往征呼尔哈部落两红旗、两蓝旗大臣尼雅哈里、巴拉噶孙、萨宁阿、塔哈布、朱马喇、海色等旋师，遣参政哈希坦迎宴之。

二十二日。朝鲜国来朝谢恩贡使右议政申景祯，汉城府判尹李兴远等归国，命东京礼臣佟养谦设宴饯行。

是日。岳託贝勒新福晋诉其大福晋于法司曰："大福晋请我至

其家，召我近前，我即低头，伊摘我额上一发，于是我未食饭肉，还至家，令塔尔布曰：'尔往福晋家，索我头发，不与，则曰我必控诉。'塔尔布曰：'若出此言，尔首领难保矣。'遂去。从此，塔尔布规避，竟不还报。因遣我家两妇人往索之。大福晋亦遣两妇人，恐吓云：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一发，已于尔面掷之矣，我取尔发何用？若声张此事，与尔不利，与我亦不便等语。复遣其管家朱木布禄萨玛哈图，仍以此言恐吓。经审，两人遣人恐吓，摘发以欺新福晋事俱实，遂拟大福晋应论死，塔尔布以新福晋寄语为虚，偏护大福晋，恐吓新福晋，云'若出此言，尔首领难保等语，亦应论死，朱木布禄、萨玛哈图，知两福晋之事，不行举首，应各鞭一百，奏闻，上谕曰："其母以犯朕罪诛之，其妹亦诛之，今朕若亲审，处以重罪，彼将以为其母之仇也，若轻之，彼焉知宽宥之恩也，此事朕不亲自审理。尔亲王、郡王、贝勒、议政贝子、固山额真、承政、议政大臣公审。"于是众议，皆以为此系妖术，罪在不赦，应论死，奏入，上曰："此事恐有疑处，著复议之。众议之无疑，仍以论死奏闻，上命曰："此罪本不当赦，若诛之，则其父将无子绝嗣，且其又有幼子，可免之死，另筑室于园中，令彼分居，以抚养幼子，许伊为幼子赛神，不许为贝勒赛神，亦不得至贝勒所，贝勒亦不得往视，违则正法，著法司注册存案。"遂奉命禀报诸王、贝勒至其家，另室居住。塔尔布因伊父有功，养之，乃鞭八十。朱木布禄、萨玛哈图各鞭八十。

是日。土谢图亲王妻公主遣卓礼克图达尔汉妻献鞍马一匹、貂皮二十六张。

是日。锡伯阿拜、阿敏二人来朝贡貂皮二十张。

二十五日。喀恺、塔海、尼噶里、恩古里、朱玛喇、塔哈布、哈什坦、满都户八大臣东征所获瓦尔喀新满洲，分等级赐衣：一等男子七名、妇人十二口，二等男子四十三名，妇人五十口，三

等男子六十三名，妇人五十九口，四等男子四十五名、妇人三十六口，共男子一百五十八名，妇人一百五十七口，赐衣料绸子一百四十九匹、彭缎一百八十三匹、帽缎三十九匹、大佛头青布一千一百七十五匹，小佛头青布一千四百七十五匹，六庹布一百七十七匹、制缨丝线三十二斤；不入级男子五百三十四名，妇人四百口，六扎、五扎幼童一百七十三名，四扎幼童二十七名，每男子妇人以六庹布一匹、每六扎、五扎幼童四庹，每四扎幼童三庹计之，共用布一千六十三匹，两项共用绸子、彭缎、帽缎三百七十一匹，大、小佛头青布两千六百五十匹，六庹布一千二百四十匹，丝线三十二斤。

二十六日。“总兵官臣沈志祥谨奏。臣如无用之木，身居岛屿，虽隔海隅，如在咫尺，敬慕仁声，怀归城之念，盖有年矣。前因上下议异，久延未定。后臣得以独断，故率众来归，已至国境。蒙皇帝赐骑，使众无前履之艰，又蒙赐米，解众饥馑之愁，不独臣戴德如天，即官兵亦咸沾天地鸿恩矣。且屡蒙宴赏，每切铭心镂骨，臣谨率众望阙叩谢。又蒙皇帝赐以专城，臣虽未至，预知皇帝宽恩厚德，无可比拟。然皇帝封臣之处，必系善地。臣过蒙天恩优渥，粉身碎骨，仁德难报，臣谨率各官，望阙匍匐叩谢。是以，具疏遣遊击金光裕奏闻。”

二十六日。和硕豫亲王府献王瓜。

是日。命礼部参政温都礼，郭汝吉往太庙拈香致祭。

是日。吴拜率噶布希贤超哈往宁远，败哨所十处，擒蒙古三人，马十匹而还。

二十七日。多罗贝勒豪格府献樱桃。

是日。命礼部承政祝世昌，参政温都礼、郭汝吉往太庙拈香致祭。

二十九日。有汉人一名自复州至，入熊岳城，驻熊岳城胡希察汉俘之来献。史馆讯之，无疑，遂赐所获者胡希察汉。

崇德三年戊寅岁五月小初一日癸亥

初一日。一汉人徒步自明国来，为藩城戍守兵席唐阿获于库昆河解来，上赐与额驸巴勒都齐。

是日。到八处贸易四个月，获税银一千三百二十四两一钱。

以阿鲁部落吴衣吉给妻贫困，赐猞狸狲皮端罩一件、妆缎一匹、圆彭缎一匹、帽缎两匹、倭缎一匹、绸子五匹、佛头青布六十匹，工部鄂色图所造二等雕鞍一副、银酒海一个。

以内六旗于皇后千秋节献礼物，各回赏银二百五十两，共银一千五百两。

叶克书、星讷携来萨哈尔察人，一等者七名，赐蟒缎无肩披领、缎褂；二等十五名，赐缎袍、缎褂；三等六十三名，赐佛头青布袍、缎褂；四等一百七名，赐佛头青布袍、佛头青布褂；未等二十名，赐佛头青布袍。共费蟒缎七匹、绸子五十七匹、彭缎五十五匹、纺丝一百二十九匹、帽缎八匹有三庹、佛头青布一千九百九十二匹有二庹、布七十七匹。

是日。以正红旗都雷牛录下巡街人华木巴希、伊希达牛录下关扎二人，巡街时，夜执镶白旗萨海家下高丽妇女二口淫之，又执一盗，解其裤靴而释之。兵部萨璧图送法司审实，遂令华木巴希，关扎于八处贸易所留一日而斩。牛录章京伊希达以祖母之义，将蒙古关扎置之不究，坐以应得之罪，分得拨硕库岳拜鞭三十。

是日。上谕前锋将领曰："尔等征蒙古喀尔喀，若遇喀尔喀兵众多，力不能克，即还报，遇力所能克者，则取之，拒者斩之。"然彼等违命，获喀尔喀蒙古四十人，汉人三名，贪其财，将所俘之人尽释之去，止取财物牲畜。下法司鞫之，得实，遂以违命贪财，无命擅释所俘之敌人，拟镶红旗硕翁科罗巴图鲁应论死，镶白旗席特库、正红旗布颜、正黄旗奴山、正白旗俄硕等四人，俱应革职，各鞭一百，罚银赎身，奏闻，上命俱免，各坐以应得之

罪。

镶白旗舅阿希达尔汉、尼堪、正黄旗塞冷，往喀喇沁审案。时翁嫩捕得鲟黄鱼，欲献上，为伊尔都齐妻夺取，彼等徇庇，议伊勒都齐妻无罪，一也。又有易骑逃人马匹以致瘦疲者，亦徇情，不行议罪，二也。扎萨克图郡王下擅骑上驷院马匹，以致病疮疲乏，亦徇情，不行议罪，三也。遂下法司审议。以前往外藩时止图王、贝勒所与财物，遗忘皇上，徇情庇护，不行议罪，舅阿希达尔汉应革职，解部任，尽夺所隶奴仆人民；尼堪、塞冷与舅阿希达尔汉同往审案，徇情庇护三次，又扎萨克图郡王下纳穆于围猎时乱行，阿尔善拔其箭，不与，反与相殴，不将重犯纳穆议罪，以此四罪，尼堪应没家产一半，解部任；塞冷论死准赎，解部任；兵部承政伊孙，古尔布希，不执究纳穆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俱宥舅阿希达尔汉、尼堪罪，科尔沁部所与财物，尽追出入官。色楞系新人，宥之；伊孙，古尔布希于事无涉，宥之。

初四日。大明建昌城守兵，自出冷口门出边行猎，有蒙古恩科贝、布颜图、俄尔哲依图三人，于自行猎处，携马十匹来归。

是日。正黄旗多多阔牛录下楚禄家庄头豪巴尔，为本家豪约才首告于法司曰："豪巴尔易马，多收银三两，未曾缴税，易牛，多收四两，亦未缴税。又以骲头箭射我妻，又私粜稻二十仓石，稗子二十仓石，又隐丁两名。"经审，易牛马射首告者妻，私粜稻稗事皆虚，故首告者鞭八十；至匿丁事，经查、一丁在册，匿一丁果真，牛录章京多多阔坐以应得之罪，罚其供丁银五两入官。

初五日。赐萨哈尔察朝贡额驸巴尔达齐无肩蟒缎披领、绸子衬衣、裤、毡帽、系手帕荷包平花玲珑鞓带、套缎袜镶绿斜皮靴、插弓箭平花玲珑撒袋、兽角一对、绘鞍三等马一匹、缎一匹、缎

裙一件、佛头青布十四、线五把、针五十根、手帕三块、衣里两个、梳子两个、篦子两个、烟十五刀；又以携妻归，赐驮团帐房驼一只。是日。以夫妻归，召之于礼部，宰牛羊治筵宴之。

是日。以古孟绰尔济喇嘛、嘎布楚喇嘛、冰图喇嘛及各色工匠、画匠等以绿瓦修庙，宰牛一头，治筵八席、宴之。

以额驸巴尔达齐夫妇归，宰牛一头，宴于五里外饯行。

是日。正白旗阿尔津、马克图、齐默克图、卓罗等告法司曰："贝子和托私入围场射猎。"讯之，贝子和託对曰：我射猎事实，贝子博洛、俄罗塞臣亦于围内射猎矣。"贝子博洛、俄罗塞臣对曰："未曾射猎。"经质审，所谓博洛俄罗塞臣入围内射猎者虚也。贝子和托射猎事实。遂以贝子和托私入围内射猎，反诬贝子博洛、俄罗塞臣，应罚马一匹，又以私入围内射猎，应罚马一匹。奏闻，上命免其私入围场射猎而罚之马匹，以诬告贝子博洛、俄罗塞臣而所罚马一匹，由兵部承政伊孙、古尔布希取之。其后，贝子和托至贝勒豪格家，对贝子博洛曰："我诚诬陷尔等入围场射猎，则我坠马折领而死，尔等若诳言未曾入围场内射猎，则尔等亦坠马折领而死。"言毕，跪拜天地，叩头三次，衔刀发誓，遂拟贝子和托应罚银五百两，并笞责，奏入、上命免杖，仍罚银五百两。

初六日。沈总兵官遣甲喇章京晋光玉押送奸细至、宰牛一只，治筵二席，宴于礼部。

初八日。丁丑岁，八旗纳官粮丁三万一千八百八十九人，每丁以粮三金斗、草二十捆计之，共收粮九千五百六十六仓石七金斗、草六十三万七千七百八十捆。八旗以官用犁一百具于席巴尔台地方耕田，获粮七千三百仓石三金斗，每具以粮六十仓石计之、共收六千仓石。以多收一千三百仓石三金斗，赐谭泰旗下胡希、拜音图旗下拜朱虎、都雷旗下陡登格、叶臣旗下康古礼、阿山旗下塔克泰、图尔格依旗下尼雅翰、额驸达尔哈旗下瓦依木布等七

人。以费扬古旗下发都所收粮每具不足六十仓石，杖之。八旗纳布匹汉民四千七百四十二丁，每丁以六庹布二匹计之，共收布九千四百八十四匹。章京丰氏所辖官屯，有旧屯十四座，每屯纳粮一百仓石，新屯五座，每屯纳粮五十仓石，合计应纳一千六百五十仓石，其实收粮一千四百一十九仓石，尚欠二百三十一仓石。故将庄头赵梦道、金木匠、崔和图、张绍道、扬胡子、郑魁、陆木匠、袁泽、王麻子、崔诚、宋考彪、陈四文、丁超陈、翁精继、王三、方五、赵胡子、拜音岱等十八人皆杖之，唯有庄头耿计瑶无罪。章京赵氏所辖官屯，有旧屯十六座，每屯纳粮一百仓石，新屯一座，纳粮五十仓石，合计应纳一千六百五十仓石，其实收粮一千三百九十九仓石，尚欠二百五十一仓石，故将庄头赵山，大清芳、高沙瑶、孔德赛、扣巴、丁达、宋高清、浩帅子、刘有才，李四、张应守、杨四等十二人皆杖之，另有庄头崔和图、张山二人无罪，扬四、端明、曹印三人受赏。拨硕库黄氏所辖官屯，有旧屯十四座，每屯纳粮一百仓石，新屯三座，每屯纳粮五十仓石，合计应纳一千五百五十仓石，其实收粮一千三百五十四仓石，尚欠一百九十六仓石，故将庄头董阴、林麻子、李英明、唐幽光、王升仙、郑义儿、楞山、连自孙、张木匠、张麻子、宋昌、朱世遥、舒木匠等十三人，皆杖之，另有庄头王有路、陈达翰二人无罪，扬山，于杨星二人受赏。拨硕库皮氏所辖官屯，有旧屯十二座，每屯纳粮一百仓石，合计应纳一千二百仓石，其实收粮七百四十一仓石，尚欠四百五十九仓石，故将庄头周文德、崔振宋、金达、张达、胡沙瑶、张沙瑶、胡金彪、扎吉贯、宋义儿、毛国锥、李山等十一人皆杖之，庄头高义儿一人无罪。拨硕库金氏所辖种棉官屯十座，每屯以棉一百斤计之，应纳一万斤，其实收棉一万二百斤，多二百斤，庄头张达、黄通子二人受赏，高达、陈伟关、周胡子、卞大福、刘义儿、歪丹陈、门胡子、劳胡子等十八人无罪。煮盐官屯三座，每屯以一万五千斤计之，共

纳盐四万五千斤，庄头邵洪吉、杨代管、沈世昭三人无罪。旧官屯六十九座，每屯以猎二十头、鹅十只、鸡四十只、鸡蛋二百个、马蹄莲一斤、席子两块、粗绳两根、菁麻二十斤、葫芦瓢十个、笤帚十把计之，新屯九座，每屯以猪十头、鹅五只、鸡二十只、鸡蛋一百个、马蹄莲八两、席子一块、粗绳一根、菁莲十斤、葫芦瓢五个、笤帚五把计之，共纳猪一千四百一十头、鹅七百三十五只、鸡二千九百四十只、鸡蛋一万四千七百个、马蹄莲七十三斤有半，席子一百四十七块、粗绳一百四十七根、菁麻一千四百七十斤、葫芦瓢七百三十五个、笤帚七百三十五把。

初九日。扎萨克图郡王遣多尔济来贡貂皮三十张、鞍马一匹。

冰图王来朝。因有痘疾之信，未之入城，自法库遣返时，上命设宴一次饯行。于是，蒙古衙门承政于初九日携宴用牛一头，羊十只之价银、缎两匹、佛头青布四十匹往。

喀喇车林部噶尔迈下布尔海偕二人送自建昌来归蒙古恩克贝布颜图、俄尔寨图三人至，赐布尔海及其二人各佛头青布四匹。

初十日。镶红旗马喇希、巴雅尔图随叶克书、星讷往征黑龙江地方，克所指之屯。被俘者言，我等有马六匹，皆在窝集。遂遣二十人往取，还时因马疲乏，留于十里外而回，次日，遣甲士六名，跟役六人及马主三男童背负糊粥往取，途中遇敌，甲士三名被杀，三名被创突出，马主一名，为敌虏去。故拟马喇希，巴雅尔图应坐以应得之罪，补偿被杀三人，奏入。上命俱免之。

正蓝旗崔和德率甲士三十五名，进额赫库伦部落边关，获男人四十八名，并获察克图礼之兄弟妻子，被获者告称，察克图礼独身脱存，遂遣甲士七人及所获之人四名往觅，皆为之杀。故拟崔和德应鞭一百，罚还被杀之七人，奏入，上命俱免之。

是日。镶黄旗舒舒及正黄旗塔克朱率甲士六十名往掠，闻兴

凯湖有男丁三十名，遂分路前往时，与镶黄旗塔海、正黄旗喀恺议约会之地，云："所指男丁三十名，无论得否，务至古勒木达屯，得之众，则尔等筑牢监视，十人中以二人为主，遣宁古塔向导塔尔扎、方喀拉来。若无所获，则尔等率兵来会。"舒舒、塔克朱尽获所指男丁三十名，未赴所约之地，径行至此，兵部人员截问，其余兵何在？舒舒、塔克朱对曰："我等往兴凯湖，得所指男丁三十名而还，未尝约相会之地。"后，塔海、喀恺至，与其辩、舒舒、塔克朱云："约会事实。"遂询之曰："尔等若不得俘虏，往会塔海、喀恺耶，抑回此耶？"答云：不得则来此。十月十三日还，遂下法司鞫之。舒舒、塔克朱未赴所约之地，一也；谎称未定约会之地，二也；故拟舒舒应降职一级，鞭一百，塔克朱应鞭一百，奏入，上命免舒舒革职，仍鞭一百，塔克朱鞭一百。

正白旗李天魁牛录下分得拨硕库修吉文，为本旗牛录下辟英泽、修延期、张奇三人讦于法司曰：修吉文匿其一丁，未载于册，未缴丁银。审实，修吉文遂鞭三十，罚丁银五两入官，牛录章京李天魁失察，坐以应得之罚。

十一日。上命自盛京至辽河大路，两旁濬壕，中间增土高三尺，广二十庹。令八家及每牛录出甲兵六十名，三顺王下甲兵，命和硕睿亲王、多罗饶馀贝勒及固山额真等率之前往修路。圣汗给修路兵羊六百只犒之。

是日。遣礼部参政温都礼、郭汝吉、启心郎祁充格往太庙拈香致祭，献鹦鹉、桑葚。

是日。都察院参政阿津讦正白蒙古固山额真伊拜曰："众官员集于大政殿，时伊拜面朝南背向北而坐，为安平贝勒见之，我部遣官言所坐非礼，伊拜反正南而坐。"遂送法司鞫之，面朝南背向北而坐果实，伊拜遂坐以应得之罪入官。

都察院参政吴经道、笔帖式格德浑讦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

曰："阿代骑马过下马碑，直至俄楚尔家柵子园方下马，为艾都礼贝子、古勒马浑贝子知之。"遂送法司鞫之，至下马牌前未下马果实，阿代遂罚银五十两入官。

十二日。以书院官席代、色楞、胡兰代、塞冷、索诺木、毕礼克图等家贫，圣汗命各赐奴仆六对、牛两头、地六十晌。

是日。方世运、张玉昌及王氏一人来投沈总兵官，沈总兵官觉其来意，与张玉昌堂兄之子千总张元宏同谋，诱惑张玉昌，供认系奸细，遂命执此三人，时王氏脱逃。询二奸细，供称："三月十八日，陈总兵官遣我等，往探查石城岛情形。再先去之人，遣奸细来称，若粮丰足，则欲于七、八月前去，派遣我等之前，派奸细者已有两次。"遂遣扎苏喀，执其六人来，刚林、胡球审之，其先来三人邵义昌、晋布浅、仁进功供称：我等乘辽船，随沈总兵官前来归降时，因船速慢，于二更时为敌所俘。次日日出，令我等持劝降旗，与内地都司一员及二十人同赴辽东，招抚当地人民。我等三人，乘众人皆登岸呼喊投降之机，执其都司，押付沈总兵官斩之。众人见都司被执，遂遁走。"询继之前来之把总张有才，张有才供称："我带领二十人，往黑岛伐木后，沈总兵官携我母及妻子至。敌船七只将我截捕。"廉福供称："宗副将遣我带五十人，往刘草后，沈总兵官携我父母妻子至，郭把总向陈总兵官担保，携我两人往截逃亡来归之人，我等遂于格喇岛(gela-dao)做饭时，诈称放哨，逃来寻父母妻子，沈总兵官留住我等，启知安平贝勒，安平贝勒乃赐给沈总兵官。"复讯皆实。又询徐有长，供称："白大相公遣我为奸细，令挑唆一人，携之来。以前我怕被杀，乃言称我系逃来之人。"彼等即自认系奸细。大学士刚林、胡球悉以奏闻汗，上命兵部参政尼噶礼巴图鲁斩方世运、张玉昌、徐有长三人，其余五人皆非奸细，付归附官金光玉遣之回。为扎苏喀所送六逃人事，奏入，谕归附官金光玉将为首一人斩之，余五人，划其脚懒筋养之。

是日。吏部官员遣石延柱旗下邓尚功往大路，因邓尚功遣舒达贵代往，吏部参政佟泰、朱玛喇送诸法司，审实，邓尚功鞭五十。

十三日。诸臣携众疲马徐行，至尹扎喇地方。因草恶，诸臣议曰："众马疲乏，御马二匹亦乏，当派人前往相视草地，如草恶，可还至克依本地方，歇马一二日方行。"时，正红旗觉善曰："诚如此，将御马用轿抬去。两翼大臣伊孙、雍舜及群臣，送法司鞫之，觉善所言果实。刑部郑亲王曰："先征朝鲜时，宜希达来献所得马匹，云：当唤醒汗，我有急事。"及次早，选良马与新归附人时，宜希达又曰："不拘何马取去，何必选择！"又恩克依为其王选侍卫，多取十名，以贴丁免差。议罪时，恩克依反称："独我旗多选乎？两黄旗亦有之。"及查案，两黄旗并无此事。今觉善又出此言，一旗之中，出此三大事，此非我部所能独审。遂集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以下，议政大臣、梅勒章京以上于大政殿，悉以告之。众议曰："尔一旗出此三大事，乃王中怀悖乱，有慢上之心，故尔所属之官及僚友，竟出此言，他旗有此等事耶？无论如何，尔旗下出此三大事。"是以，应削王爵，籍没所属人员，觉善应论死，离散其家口，奏闻，上曰："此案不宜累及礼亲王、谅尔等所议，无非以为礼亲王不悦朕所行政令，故其旗下常出此等大事乎？觉善犯罪于兴安岭外，岂可累及在家之王耶？当免议，闻觉善在本旗中，亦出狂言，蒙昧无知，罪之何益，亦无罪释之可也。"

十六日。圣汗命遣人携羊六百只往赐修路兵丁，谕曰："羊只虽少，均而食之可也。"

是日。和硕豫亲王家进杏。十七日。命礼部承政姜新，启心郎祁充格、参政温都礼往太庙拈香，献之。

是日。扎萨克图郡王遣道赖来贡马、貂皮、赐洋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其随从一人赏布四匹。

是日。正黄旗黄泰告法司曰："本旗额尔克依，于往征所，将其携去之银给与贝子费扬古、贝子罗託、超品头等公塔詹。又分粮给无粮人时，额尔克依云：我旗下人等，我自给之等语。及索还时，加以利息收回。又取本牛录人之骡马二匹、骟马一匹，后以劣马还之。又至温泉，领步兵二十人围猎。又因吾米驮于其驼，将米袋划破。又谓银匠曰，若不听我言，则送诸上等语。时，固山额真谭泰遣松宁阿问之曰："尔额尔克依所送者，独银匠一人耶？抑连其宗族耶？"鞫讯皆实。贸易以为于已无益遂拟额尔克依应革职，尽没奴仆人民，仅免其夫妇二人。以贝子费杨古、贝子罗託先是参议，后又违旨贪财，敛取贡银，应削贝子爵、籍没所属人员，各罚银五百两及携去之物，塔詹应削超品头等公爵，转授于他人，籍没所属人员，罚银三百两及携去之物。隆都礼明知为贡银，又与贝子罗托谋取，应鞭一百，贯耳鼻，奏闻，上命额尔克依罚银三百两赎身，贝子费杨古罚银二百两，贝子罗托罚银一百两，隆都礼鞭一百，贯耳鼻，塔詹因伊父有功，训而免罪，首告准其离主。

是日。先是，正白旗哈希谭、镶白旗满都户往征瓦尔喀，进至诺洛地方，所获人中，有兄弟二人至，诈称将遣兵来攻等语。哈希谭等信其言，遣两旗甲士十三名及俄米纳牛录下向导福德穆往，获四人还时，又见敌踪迹，福德穆遂领十一人蹑踪，止留正白旗巴木布里牛录下一人及镶白旗阿济格尼堪牛录下一人，令携所获四人后行。被俘四人杀留守二人遁走。遂下法司鞫讯，哈希谭、满都户遣人时，未择干练者为主，而[illegible]称有之，罪一。遣人时未择人为主，罪二。是以，拟满都户应鞭五十，赔偿派去后被杀之一人。哈希谭为本旗巴代牛录下塞赫讷告于法司曰："吾兄创伤，不能行走，遂留于彼，哈希谭未留人照管，冻死焉。"询哈希谭，云："饿死也"。无论冻死饿死，宜当携之来。是以，拟哈希谭鞭一百，罢管甲喇职，解部任，偿还二人，奏入。上命

哈希谭坐以应得之罪，偿还一人，其余罪及满都户罪俱宥之。

二十二日。蒙古苏尼特部落腾吉恩台吉遣大臣来朝贡马：腾吉恩台吉马八匹，来贡阿巴图马一匹，叟塞济农马三匹，浩齐特部落伯臻马二匹，喀尔玛色楞马二匹，古穆马二匹，共马十八匹，来贡人十五名。

二十四日。朝鲜国王李倧，以圣汗凯旋，遣太监韩儒琦进栗子一斛、松子一斛、榛子一斛、枣一斛、白果一斛、梨三百个、胡椒五斗、干姜五斗、鲍鱼十串、芥菜二十把。

二十五日。宰羊列筵，宴蒙古苏尼特部落腾吉恩台吉下来朝贡马匹之阿巴图等人。

二十七日。赐朝鲜国王所遣进果品太监韩儒琦好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次等镶绿科皮靴一双，其余十二人，各赏银五两。是日。以送行礼，宰羊列筵，宴于馆舍。

是日。赐从叶克书、星讷征萨哈尔察兵丁及从喀恺等征阿库里尼满兵丁，其中甲士三百人各银十两，甲士三百四十七人各银九两，甲士二百六人各银八两，甲士四百八十人各银七两，随从四百三十五人各银四两。又以谭泰旗得特依牛录下哈宁噶、纳海牛录下吴达纳、杜雷旗法谭牛录下扈沙、叶臣旗纳尔赛牛录下殷达浑、希福牛录下福僧格、阿山旗阿尔津牛录下根特木、费杨古旗爱木布牛录下雅兰等七人往略别路，多获男丁，除甲士应得外，各加赏银四两。又以谭泰旗巴布海牛录下罗多礼、额塞依牛录下硕穆丕、拜音图旗屯泰牛录下雅拜、喀尔喀玛牛录下希福讷、杜雷旗褚库牛录下拖尔希、古穆旗巴尔噶孙牛录下门都孙、图尔格依旗塔木牛录下孟果尔对，额驸达尔汉旗杨善牛录下阿恺等九人往略别路，多获男丁，除甲士应得外，各加赏银二两。

崇德三年戊寅六月大初一日壬辰

初一日。和硕豫亲王家进茄子。命礼部承政古鲁克达尔汉、祝世昌往太庙拈香献之。

是日。朝鲜国王李倧，以赐印敕，封为国王，进物称谢。礼物数目：各色夏布二百匹，各样绵绸一百八十匹，金黄细葛布一百二十匹、豹皮十张、纸五千刀、笔一百枝、墨一百块、龙细草凉席四块、各色花凉席一百七十块。

初二日。嘛哈噶喇寺神位及其器皿所用淘金三十九两七钱，赤金八十四两六钱，素金二百二十两二钱，共金三百四十四两五钱，俱付额色图、布颜图。

初四日。和硕豫亲王家进李子，即命礼部承政姜新，参政瓦虎达往太庙拈香献之。

初七日。乌喇特部落塔喇图、塞穆二人来朝贡马，各赐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烟二十刀，以朝贡礼，宰羊治筵于礼部，命承政古鲁克达尔汉宰羊列筵，宴于礼部。

是日。和硕睿亲王家进甜瓜，即命礼部承政古鲁克达尔汉、祝世昌往太庙拈香献之。

是日。遣谭泰旗塔木布牛录下新满洲米雅王、都登格往招抚东路乌札喇人。初九日，参政瓦虎达迎来降丁务、尚吉察、马库、扎奈四人，并宴一次。

初八日。以喀尔喀蒙古兵来侵归化城，遣军往征时，镶黄旗俄齐尔桑射一鹿，正蓝旗南济兰诈称豫亲王所射，俄齐尔桑遂还。其后，扎塔往告南济兰曰："此鹿非王之所射，当记杀鹿之人，将鹿尾及鹿羔，必献于上。为此，王遣我来。"南济兰为使本旗屯达礼得该鹿，未告于俄齐尔桑。以南济兰为使本旗人得鹿，诈称王之所射，俄齐尔桑遂还，故南济兰鞭八十。

初十日。超品公塔詹家高丽妇女二口，名唤古达吉之满洲妇女一口，守看缝衣房时，塔詹往淫其满洲妇女。公之妻格格闻之，至彼，令随行妇女三人殴满洲妇女。满洲妇女因至大清门跪告："格格以我从其夫命，手执烙铁殴我。"章京方喀拉、宁塔哈送法司质询时，满洲妇女反告称以烙铁烙之。询据格格称："烙者，虚

也，以其缝裙质劣，殴之是实。”询同往之妇女苏都拉、讷穆尼、詹哲三人，供称：“非无故殴之，止以其缝裙质劣，殴也。我等曾劝格格矣。”询公据云：“因我妹有事，且我来曾出痘，故惧而未去缝衣房。果与之同宿，直言不讳，彼乃寡妇也。”询二高丽妇女，供称：“清晨，公曾来我三妇女所在房屋，未见同宿。”经审，公与满洲妇女同宿果实，格格用烙事虚，殴之果真。又据古达吉供：“我曾在萨哈布家，格格遣妇女满代，携我来，公与我同宿。”询满代供称：“以喀尔喀兵来侵归化城，大军往征后，格格曾遣我往古达吉处，令其守诸子避痘房。”问古达吉曾有人知遣人一事？曰无。于是，以格格为夫生怒，殴古达吉，应罚银一百两，公本与古达吉宿而不认，且庇其妻，应罚银五十两，与格格同往妇女应各鞭五十，首告妇女，诬陷格格，诳称烙之，应鞭一百，给还其主，奏入，上命概免之，公禁二昼夜，不供食。首告准其离主，交付户部。

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卫寨桑往明张家口互市。

是日。皇宫送鹨雉，和硕豫亲王家进杞，遣承政萨璧汉、姜新往太庙拈香献之。

十一日。赐敖汉部落额驸班第下什喇候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其随从一人，佛头青布四匹，于礼部治筵，承政古鲁克达尔汉宴之一次。

是日。先是，以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兵来侵归化城，圣汗遣军往征时，石廷柱旗下牛录章京松仁，令其随从携本牛录下李三家汉人名唤达汉者从军，至班师时遁去，为俄博巴图鲁所获。兵部诸臣审拟，固山额真石廷柱、牛录章京松红罚逃人马匹之半，给与俘获者俄博巴图鲁。

十二日。士十二名朝鲜人来时，将一匹马所驮之烟，销售各处，空背而来。户部参政昂金查之，该由驻东京镶白旗哈囊阿送来，以出痘居家，未之送来。遣拨硕库一员领甲士五名送来，致

使一路乱销，遂送法司讯鞫、哈囊阿未至，乱销果实。哈囊阿家中有事，止告知吴尔噶纳而未遣之去，遣无能之人，以替自身班次，致使乱销，故哈囊阿坐以应得之罪。护送六人，各鞭五十。

正红旗托克托依系奉命察外藩蒙古作乱情形之臣，而不知本牛录下卓勒图至盛京，聘正黄旗宁塔海牛录下阿尔萨兰家纳噶拜之女为儿媳，携之出边。纳噶拜未问何人，将女嫁出。托克托此事尚且不知，何况其悖乱之事耶？甚属怠慢，托克托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以土谢图亲王之子卒，遣古鲁克达尔汉奉汗命携莲花妆缎一匹、美纶(meimn)倭缎一匹、青素缎一匹、彭缎一匹，帽缎两匹、绸子两匹、童装一件、佛头青布十八匹往吊之。乌扎喇部落井瑙、马考、扎奈、桑吉察等四人来朝，贡貂皮一百四十七张、貂皮桶两件、猞狸狲皮端罩三件、猞狸狲皮一张、水獭皮十六张。皇室纳貂皮十七张，八家取貂皮十六张，其余貂皮一百一十四张、貂皮桶两件、猞狸狲皮端罩三件、猞狸狲皮一张，水獭皮十六张，折为佛头七十九入库，赐来朝者小佛头青布一百五十八匹。

十三日。赐穆章下吴巴希来朝贡马两匹，赐佛头青布七匹，其随从一人，赐佛头青布四匹。土谢图汗下海兰沁，获所遗马匹来献，赐佛头青布九匹，其随从六人，各赏佛头青布四匹。

是日。以镶黄旗古纳达下侍卫噶尔迈射正黄旗多多和牛录下多希之手，拟鞭五十，奏闻，上命免之。承政伊孙、都赖验多希伤，属于五等。十三日晨，卫征登希路亲缚而禁之，至十五日晨释之，减五等伤十两银为五两，罪银十两，共罚古纳达银十五两，命多希追索之。卫征咨行刑部张大有，按五十鞭折取银两。

十四日。苏尼特部落腾吉思台吉下阿巴图等三十一人来贡马，命蒙古衙门承政尼堪宰羊列筵，宴于礼部。十六日。鄂尔多斯部落额林臣济农等六十四人，土默特部落古禄格章京、陶虎章京等

九十六人，共一百六十人来朝贡马、缎等物，遣官迎于五里外演武场，宴之。鄂尔多斯济农贡马八匹、驼两只，骡一匹、珍珠一串、珊瑚数珠一串、妆缎三匹、倭缎两匹；济农母马两匹；古鲁台吉马四匹、驼一只、妆缎一匹、倭缎一匹、石青素缎一匹、缎一匹；阿喇纳台吉马两匹、驼一只；布达代楚虎和马两匹；吴奴浑台吉马两匹；大萨汉台吉马一匹；包鲁克台吉马一匹、驼一只；绰依木察特马一匹；小萨汉台吉马一匹；多尔济穆马一匹；小古鲁台吉马一匹；吴巴希台吉马一匹、驼一只；沙克察台吉驼两只；达木穆礼台吉马一匹；巴代古希马一匹；舒格古希马一匹；僧色古希马一匹；班弟斯哈布台吉马一匹；土默特部落古禄格章京、呼兰齐希特贡马五十匹、珍珠一串、珊瑚数珠一串、蟒缎二匹、妆缎一匹、片金一匹、书缎一匹、素缎五匹；车克车穆马二匹；席巴汉齐马两匹、妆缎两匹、缎一匹；席路克珊瑚数珠一串、琥珀数珠一串，马三匹；多尔济马三匹、妆缎一匹、蟒缎一匹；达尔寨马两匹、妆缎一匹、缎两匹；图巴马两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缎一匹；沙当马两匹；萨木谭马两匹、妆缎三匹；瓦瓦马十匹、妆缎六匹、倭缎四匹；拜都拉章京马两匹；色楞车马两马、妆缎两匹、倭缎一匹；噶尔玛马两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青素缎一匹；陶虎章京马三十匹、金药六千；丹木巴尔扎木苏马三匹；阿虎马两匹；鄂默尔济马一匹；巴察克马一匹；俄本章京马一匹；伯希章京马一匹；大诺尔穆马一匹；杭古章京马一匹；多尔济章京马十匹、妆缎两匹、青素缎一匹、缎一匹；小诺尔穆马一匹；达赖绰尔济喇嘛马两匹、单峰驼一只、妆缎两匹；卓尔古尔班弟马三匹、妆缎两匹；巴木拜马一匹；图美章京马两匹；达兰泰马十匹、妆缎六匹、倭缎四匹；尚汉马一匹、妆缎两匹；博金章京马一匹；根都马十匹、妆缎七匹、倭缎三匹；纳穆马一匹、缎一匹；喀喇齐塔特马一匹；特济章京马一匹。进国主福晋：古鲁格章京珊瑚角一块、蟒缎一匹、片金两匹、缎两匹、红珍珠

四串、白珍珠五串、金线十六把；陶虎章京珊瑚角一块、妆缎一匹、倭缎一匹、片金一匹、书缎一匹。汉人献妆缎六匹、蟒缎六匹、倭缎九匹、缎一百三十九匹、毛青布一千匹。

十八日。"恭顺王臣孔有德稽首顿首，谨奏，为照例起兵事。去年奉皇上命，范参将偕笔帖式等谕臣孔有德曰：东征将士，遣十之三等语。臣孔有德钦奉上谕，当即遣步骑官兵八百员名，此非照例携去者也。嗣后出征，除皇上恩恤额免外，实有官兵三千员名，照例十人中遣步骑各一，则马步官兵共六百员名，即以永著为例遵行。皇恩无疆，官兵不时感戴，是以亟奏，恭候命下，惶悚以闻。"

是日。怀顺王奏称："怀顺王臣耿仲明稽首顿首循例，谨奏，为仰乞垂视，一体怜恤事。臣感戴如天，何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君父。臣来降之初，所携将士二千三百七十七员名，其中相续逃亡者，皆令添补，数额未减，先东征时，亦照旧例，十人之中，遣步骑各一。以为规矩，为时久矣。崇德元年十月，奉皇上遣范参将偕笔帖式等谕曰：暂遣十之三，非为例也等语。臣钦遵上谕，不分船夫、新汉人及工匠等，合得六百五十名，东征人众为宜也。若东征时，止带新汉人，则不可，而船夫不习骑、射，能携之去乎？似难充前额。况且二千三百七十七员名内，有生员九名，兼丁九名，和尚五十五名。先奉谕旨，给恭顺王兵丁十名，其余实有将士二千二百九十四员名，倘蒙皇上一视同仁，十人之中，遣马步各二，则见皇上怜爱之心，将士皆蒙厚恩矣。为此亟奏，臣惶悚无任，恭候旨到，谨具奏闻。"圣汗览之，谕二王曰："尔苦于三丁中一人披甲，若同汉军，五丁中一人披甲，则汉军所任重矣。无论修筑城郭，出各地做事，各处被用者多矣，若与其同，尔不堪受，著照旧三人中一人披甲。凡出征，尔之所获归尔所有，尔之所属，归尔役使耳，其谁侵乎？及于道路，乃以其为共行也。再，辽东之路，系共行者，尔我亦共修之，再无他涉。"将此二

书，奇车伯载诸档子。

二十日。上赐苏尼特部落腾吉下阿巴图：末等蟒缎一匹、绸子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随从二人，各赐佛头青布六匹；察汉、叟塞济农下巴绥、浩齐特部落巴琫下塞莫等三人：各绸子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随从三人，各赏佛头青布五匹，并以行赏礼，设宴宴之。

二十一日。承政阿拜阿格、满珠习礼、镶黄旗马木丕、正红旗图尔寨、海州福代、岳州萨喇布四大臣往送来自明国之盲汉人，夜行迷路，弃诺木浑牛录下巴尔堪还。于是，以伊等所行之地，非为敌境，不勤加寻觅而归，兵部审拟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刑部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硕托贝子旗蒙古桑噶尔吉射硕托贝子，执之日久。以伊孙等违旨，囚禁多日，送法司审实。以执之日久，拟兵部承政伊孙、古尔布希、都赖坐以应得之罪，又以囚禁多日，兵部参政孟库禄，韦齐应各鞭一百，贯耳鼻，奏闻，上命伊孙、古尔布希、都赖免罪、孟库禄、韦齐禁二日。

二十三日。刑部参政镶蓝旗佟噶泰为人刺死，奏闻，以伊拉喀为参政替之。

六月二十九日。圣汗谕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是日。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古禄格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以尔所收之民，编为旗分，授尔为固山额真，封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

杭古，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以尔所收之民，编为旗分，授尔为固山额真，

封为一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六次。

陶虎，尔原系蒙古土墨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汗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又能成就所命，勤奋善良，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五次。

图美，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又能成就所命，勤殷善良，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五次。

多尔济塔布囊，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汗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又能成就所命，勤殷善良，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特济，尔原系蒙古土默特蒙古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又不辱命，殷勤善良，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拜都喇，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汗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大诺尔布，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

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小诺尔布，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汗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未随之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其溃散之民来降，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恩科依、伊苏德尔、达兰泰、阿希图、伯希、根都、弼礼克、詹噶、阿古、布颜岱、博金、阿布尼、瓦瓦等十三人，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所属，后察哈尔汗征服之，遂为察哈尔所属。及察哈尔汗为朕所败，奔唐古特部落时，尔等未随去，留而散居山谷间，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等收其溃散之民来降，俱授为牛录章京，各准再袭两次。伊等俱管牛录。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档

初一日。阿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兵来侵土默特归化城，汗闻之，率兵往征时，自朵云博硕堆地方遣人携八家银两万五千六十六两、貂褂四件、貂皮一百二十二张、雕鞍三副，往土默特贸易，易得蟒缎五十二匹、衣二十件、妆缎七百二十二匹四庹、衣十一件、倭缎五百四十一匹两庹、石青素缎八十四庹、洋缎六十八匹、龙缎四十三庹、衣十一件、秋稍铁牌十三个、剑两把、衣六件、片金三十一匹二庹、衣二件、缎三百三匹、衣十三件、闪缎六十二匹三庹、褐子九件、衣二件、绸子一匹、彭缎三十三匹、帽缎六十匹、佛头青布一千匹、衣十件、金线七十五束，布八十五匹、红毡一块、卧槌二个、绿斜皮六十四张、狼皮两张、沙狐皮九张、獭儿皮四张、金银纸五百七十块、草纸十一筒有两千张、菲金四千五十三刀、粉七十四斗、大料五十斤、雄黄五十斤、黄丹五十斤、藤黄两斤、石青一斤、银珠三十斤、磺五十五斤、乌蘑三十包有三千、茶八十袋有一万三千八百十九包、马一百八十九匹、驼三十只、自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银九千三百六十九两、貂皮端罩三件、鞍一副。易得蟒缎两匹、衣四件、妆缎一百三十七匹、

龙缎十二匹、闪缎十四匹、石青素缎十八匹、衣一件、倭缎一百四匹、青素缎一百六十一匹、衣三件、片金六匹、衣一件、彭缎八匹、衣一件、帽缎四十六匹、褐子衣一件、缎七十五匹、衣二十件、佛头青布四百五十四匹、布十一匹、金线二十八束、草纸六百张，金银纸三百三十一块、非金二千张、绿斜皮十六张、茶四十袋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包、羽翎两个、沙狐皮二十张、狼皮八张、马三百六十九匹、驼二十二只、牛两头。

是日。以阿鲁部达赖病逝。

是日。命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传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群臣曰："今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固伦额附、和硕额附、多罗额附、固山额附等，等级名号，皆有定制矣。然尔等竟不遵循，皆由礼部不严加稽察，因循搪塞之故也。凡定制法度，皆有命下，命既颁发，即宜遵行勿违。尔等若见有不可行之处，即当于创行之初，进谏以为不可行，或指陈其不可行处，奏请更改。但不如此，而自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本身以下，不遵行定制，正当命下之时，皆俯首称是，日久则忘之。昔尔等请上尊号时，朕深知尔等之所行如此，固辞不受，谓我国人嫉妒不良，断然不行礼义。时尔等毅然自任，言岂有此理。始定尊号，创立制度，以辨等威。乃斯三年来，竟不遵行定例。古语云：国有庆，忌者嫉之，国有祸，逆者幸之。今者亦如此，尔等或见国中有庆，则神沮色变；国中有祸，则心悦色喜。昔金太祖阿骨打、太宗乌奇迈时，兄弟同心和睦。时至今日，何故心怀异志耶？嗣后，尔等若再不遵行定制，则一切法令、典礼册籍，朕将收而毁之，即朕御前仪仗诸物，概行焚毁。彼时，尔等勿谓朕见识短也。朕下此命，非拒绝尔等，故特开城训谕焉。"谕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遂奏言："恭承圣谕，臣等无

言以对，其罪皆在臣等也，若臣等躬行正道，谁其不遵行，惟臣等怠忽，不勤加稽察，以致如此。今后臣等当修身守分，勉力遵行。至若国中有庆则色变，有祸则心悦者，汗岂不见而言之乎？但汗知之，而犹浑融其辞，不显斥其人者，盖欲告诫其不良之辈，洗心为善也。臣等众人中，若有善者，生存如常，若有不善者，既承汗诫谕，若仍不洗心涤虑，而怙恶如故，则殃及其身矣。”

是日。拨库银一千两，分别称分两，用钤记，賫送土默特部落顾鲁格依、托和依二章京，令其购买各色药品。

初五日。先是镶蓝旗喀木戚哈、塞黑往征黑龙江时，率甲士八十名，至本旗所指攻击之屯，即成围而纵之遁走，又另指授一屯，而喀木戚哈未追，致令脱逃。居彼驰掠，一无所获。故拟喀木戚哈论死，籍没家产；塞黑论死，曾于五月奏闻，上命暂留。至七月初五日，上以其罪重，又受久囚之苦，命各鞭一百。

正红旗辉山征雅兰地方时，尽获所指之村男丁，筑牢禁之。乃监守不严，致皆越牢遁走，一无所获，且不至会师之地，径回其家。于是，下法司审实，辉山论死，籍没家产，曾于五月奏闻，上命暂留。至七月初五日，上以其罪重，又受久禁之苦，命鞭一百。

先是，扎萨克图汗兵来侵归化城，我军往征时，镶黄旗济马护遗明哨卒，追及之，未能擒获，致使逃走。是故，法司议济马护应革去侍卫，鞭一百，尽夺奴仆人民，止免夫妻本身，奏闻，上谕济马护曰：“著尔入前锋兵内效力，尔善骑射，若临阵先入擒斩敌人，则赦尔罪，但先入之后，应退即退，勿得妄行，日后再不奏功，仍照此定案坐罪。”

初六日。圣汗谕西北蒙古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曰：“朕其有罪者征之，无罪者则以善心抚慰，惟行正义。故蒙天眷佑，将蒙古诸部落，悉以畀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为朕掌握。尔喀尔喀当念尔主既在朕处，即应归顺，以安其

生。今反以朕为仇，来侵归化城，非尔等分所当为也。当征尔者，朕也；畏朕征者，尔也。尔反欲侵犯于我，是大耻耳。度尔之意，以即与朕为仇，欲奔征讨所不至之处谋生。然尔所能至，我师岂不能至者乎？昔辽、元、金三国之主征战时，西至西梵国，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彼时之人与马，与今日相等也。今尔等若知罪而来则已，不然，朕必征不宥。"又谕使臣曰："我国行事，虽兴师征讨，向不以使臣为仇，顷所言者，尔主之咎耳，于使臣无涉。"遂命给以食物，使臣不胜欣喜，未能回奏一语，良久，曰："仰承圣谕，当往告我愚主。"

是日。赐土默特部落朝贡梅勒章京古禄格镶头等呼尔哈貂皮朝衣、满洲貂皮里、彭缎面袭、水晶顶玉草凉帽、系手帕、荷包、小刀、錾银镀金腰带、套缎袜镶绿斜皮靴、插弓箭头等玲珑撒袋、头等雕鞍、辔、红毡鞴、翠兰布鞍笼、银三十两，其随从六人，各赏银五两；赐甲喇章京陶虎镀金银顶玉草凉帽；赐达木巴尔札木苏无顶玉草凉帽，又赐陶虎、达木巴尔扎木苏各镶二等呼尔哈貂皮朝衣，羊皮里、彭缎面镶蟒缎袭一件，系手帕、荷包、小刀、镂铁镀金方腰带一条，套缎袜镶绿斜皮靴一双，插弓箭二等七伞撒袋一副，带二等雕辔秋及红毡鞴，翠兰布鞍笼暖木鞍一副，银三十两。陶虎下随从四人，达木巴尔札木苏下随从二人，各赏银五两；赐甲喇章京多尔济镶三等呼尔哈貂皮朝衣、羊皮里、补子彭缎面袭、镀金银顶玉草凉帽、系手帽、荷包、小刀、镂铁镀金方带、套缎袜镶绿斜皮靴、二等雕辔秋及红毡鞴、翠蓝布鞍笼暖木鞍一副、银三十两，其随从四人，各赏银五两；赐牛录章京达兰泰、瓦瓦、根都等三人各镶满洲貂皮朝衣、羊皮里镶萧缎、彭缎面袭一件、凉帽一顶、系手帕、荷包、小刀、镂铁镀金圆带一条、套缎袜镶绿斜皮二等靴一双、银二十两；达兰泰下随从二人、瓦瓦下随从一人、根都下随从二人，各赏银五两；赐西鲁克、沙当、多尔济、达尔察、萨木谭、色冷柴、噶尔玛、巴丁、图巴、

纳木、阿玉希、班弟、喀拉齐塔特、托克托罗、马希西、色鼓、博罗尔多依、依尔都齐、巴木巴、卓尔郭尔班弟、雍阔尔、西林德依、博博罗、额默尔齐、巴查克、诺来尔代等二十六头目各银十两。加之章京等共九十六人，令其留住一日，八家各宰牛羊，宴之一次。

初七日。扎鲁特部落台吉古鲁送贝子穆尔库之妻至，命多罗安平贝勒、贝子尼堪、贝子马展、贝子博和图迎于演武场，宰牛羊宴之。

是日。遣国史院学士罗硕、弘文院学士胡球、副理事官查布海等传谕自石城岛来归总兵官沈志祥及其属下众民曰："朕闻尔携来民人，屡有逃亡，尔等逃亡可谓甚速矣。尔等既愿航海来归，当视朕爱养若何，若不加恩养，彼时逃亡亦可。尔等来归之初，适朕出征未还，及还，国中痘疾盛行，故在外避居，未及爱养尔等，为何逃走耶？况朕非夸言。蒙天眷佑，征朝鲜归顺，蒙古、瓦尔喀等诸部落皆来附，今所存者，惟明国而已，倘复蒙天眷，以明国畀朕，尔等又将如何逃耶？如今尔等虽逃，各边兵哨卒周围驻守，无所不在，若遇之被擒获杀戮，朕心殊为不忍，且尔等亦徒见杀也。自今以后，勿再逃亡，其贫困者，朕当供养之。"沈志祥对曰：圣谕良是。凡逃亡者，皆昏庸不知法度之人，与禽兽无异，非良民也，若良民安肯逃哉。"

初八日。赐朝鲜国下使臣一等太监罗聂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镶绿斜皮靴一双，其余十人，各赏银五两。赐送瓦尔喀一老叟来朝判官宗萨依尔貂皮三张，银十五两，其余五人，各赏银四两，并以遣二人还，参政哈希坦至馆舍，宰羊列筵，宴之。

初九日。先是，汗遣礼部官哈尔松阿往抚顺所，召自明石城岛来归总兵官沈志祥等入见。至是，将至，命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姜新、启心郎祁充格迎于五里外，宰牛羊，设宴宴毕，入盛京城。

十一日。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文武

百官，于崇政殿左右序立，来归总兵官沈志祥等以所携蟒缎、闪缎、毛青布置于案上，于大清门外排班毕，内里文官奏闻排班毕，上御崇政殿，总兵官沈志祥率其部下官员朝见。沈志祥以谒见礼献蟒缎二匹、倭缎面女砍肩褂一件、缎八匹、绸百匹、毛青布一千匹，汗阅视毕，不纳，尽却之。汗赐总兵官沈志祥红蟒缎袍、玉草凉帽、系手帕四块、荷包两个、小刀镶金头等雕花腰带套袜镶绿斜皮靴一双、头等哈尔哈貂皮端罩一件、二等呼尔哈貂皮端罩二件、满洲貂皮端罩二件、猞狸狲皮端罩二件、狐皮端罩二件、豹皮端罩二件、插弓箭头等撒袋、头等雕鞍一具配有辔后秋、攀胸、缇胸、红毡鞴带翠蓝布鞍笼头等雕鞍一副、股子皮鞍坐鞍一具配有雕辔，后秋、红毡鞴带牛皮鞍笼股子皮鞍坐鞍一副，头等盔甲亮袖一副、头等马四匹、二等马六匹、三等马四十匹、驮团帐房驼一只、羊三百只。沈志祥等穿戴所赏朝衣、凉帽，叩谢汗毕，上升清宁宫。是日，奉汗命召沈志祥等入礼部，宰牛羊，大宴之。

是日。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囊苏喇嘛、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艾松古等率四十人，携黑貂皮一千七百张、人参二千七百斤，前往蒙古土默特部落贸易。

是日。遣达雅齐塔布囊率喀喇沁部落毕喇希、喇西希布等往明张家口，与明镇守官议岁币，一如与喀喇沁贝勒之数，兼议开关贸易事。

是日。扎萨克图汗兵来侵归化城，我军往征时，中途行猎，郡王阿达礼射黄羊，寻箭不得，遂追及队伍，见叶克书牛录下侍卫胡叶、哈克萨哈牛录下侍卫布尔孙在队伍中，詈之曰："随我者何不寻吾箭，而独自擅行，不我随耶。"库叶等以此言告达哈塔。达哈塔曰："当今之王，暴躁之至，不可不勤加效力，睿亲王曾以我送马给他旗而逐我，因我奋勉出力，蒙王怜悯，方有今生。"苏展牛录下阿尔山以此言告郡王。郡王因谓达哈塔弟阿喇米曰："尔

兄不斥责有过之人，反言我暴躁，何为耶？以此言转告尔兄。"阿拉米往告其兄。达哈塔来郡王所，曰："孰告于尔？请见于我，惟告吾言之半，其半未告也。"郡王未之告。达哈塔既去，阿尔山告之于阿喇米，并曰："可告知尔兄"。阿喇米遂往告达哈塔。次日晨，达哈塔见阿尔山，逼之曰："尔将吾言告其半，隐其半，宁非弑我哉？"阿尔山曰："我弑尔何为耶？以为自幼侍奉之主，故此次谓尔暴躁。告母福晋曰善则恶乎？恶则善乎？等语开导之，我弑尔何为？诚尔是弑，上天鉴之。"遂拔刀刺中指括血发誓。固山额真杜雷送法司，质审得实。遂拟达哈塔仇视郡王，往郡王所逼问告于尔者是谁，又逼告者阿尔山何欲弑为，迫使发誓，并匿之不告于众，应论死。胡叶、布尔孙未从郡王，罪一，郡王未令留于队伍，而诈称郡王令其留队，罪二，应各鞭一百，贯耳鼻。阿尔山以告郡王，甚善，而达哈塔逼问时，拨刀发誓，有违法度，应鞭一百。奏入，命阿尔山鞭二十七，达哈塔、胡叶、布尔孙三人，以其罪重，囚之日久。富尔丹亦曾数与其主为仇，均免罪之，因案情相同，遂罢达哈塔冠军使及议政大臣职，遣回牛录。胡叶，布尔孙无罪释之。

是日。贝子费扬古旗下莽库、俄赫巴鲁、布喀温查，阿三旗下巴木布里、拉萨里，叶臣旗下阿褒阿，图尔格依旗下依拉尼、堪泰，拜音图旗下喀喀穆、托特托依，杜雷旗下依西达，分得拨硕库讷亲、额驸达尔汉旗下苏尔都、拜虎达，石廷柱旗下宋仁、林绍、亮五、李茂、沈图、马光远旗下樊苏、崔应泰等二十二大臣督修屏城及藩城于二城周围筑台、砌墙，掘壕时不合定制，不勤加修治，以致破坏，故拟有职者应革职、鞭扑，无职者应责挞。奏入，上命免其革职、鞭扑，饿禁三日。

是日。正蓝旗蔡永年仗势作孽，一也。问其家住娼妓张三佳、刘达、曾果、蔡仪、刘三果、贵果、田蕉果、荣果、刘金玉、鲍果、刘明兰等，皆言知之；凡乐户所买娼妓，必带至其家，住三

五日方放回，二也。问杰玉、张春果、高嫂、梅娇、张旺益、张玉楼、张三佳、田达孙儿等，皆言知之；仗势强买乐户张成荣之妓女为妾，三也。其妇女今尚在，可问诸彼；哈和尚与硕瑶子同宿，因为人告发，硕瑶子于本年正月初五日往蔡永年家乞求，蔡永年遂留硕瑶子宿一夜，免其合家坐罪，反鞭责乐户长五十四也；本年正月，四丰和尚告发四玉、广林二僧在外宿娼，蔡永年曰："我念经求福，诵毕审之。"再告，蔡永年又曰："待举人考核完毕。"后又来告，未予回复，五也。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参政吴径道、王子佳送法司讯鞫，得实。再考核官员时，蔡永年借众人之力事其田八十晌，以布一百匹易取银四百六十两，其团帐房所用木料，均令众人砍伐，为人告发，又以罚银四十二两，隐匿不报。故吏部送法司，讯鞫，隐匿果实。因都察院、吏部送审之事皆属实，遂拟蔡永年应革职，鞭一百，籍收家产解部任，罢管牛录，奏闻，上命免职，罚银二百四十两赎身，余罪俱免。

是日。先是，以喀尔喀扎萨克图汗兵，来侵归化城，出师往征时，多罗贝勒岳托下桑阿尔寨射硕托贝子，贝勒岳托未执桑阿尔寨，而谓其为部员，送与正黄旗福喀，福喀徇情未告本部诸臣执之，擅自奏至御前，罪一也。本旗敖塔牛录下克卜推曾丢失马匹，适镶黄旗甲喇章京吴纳盖及一新蒙古亦失马匹，令彼留寻。觅得科卜推之马，携之来时，因马疲累，中途留之。携马牌与科卜推曰："尔所失之马，为我觅得，欲携之来，以其疲乏，留于彼。"科卜推往寻之，不得，讼之兵部。福喀因科卜推系其舅之子，怀私徇庇，反诘蒙古曰："尔骑他人之马致死，弃之而还。"乃拟应夺蒙古人之马给科卜推。奏入，上命福喀审案偏私，乃夺其马给科卜推。以此二罪，福喀送法司讯鞫，不执罪人桑阿尔寨，奏至御前，徇庇科卜推，以蒙古马匹与科卜推诸情果实。故拟福喀应论死。奏闻，谕曰："其罪在彼已议了结此人临阵无勇，断事不公，将其徇庇劣迹宣布于众，然后赦罪。"遂召诸王、贝勒、贝

子、固山额真及众臣于大政殿宣谕，赦罪。

是日。先是，出兵归化城时，镶红旗梅勒章京吴善、吴巴海告众曰："往归化城时，各旗留米于中途，俟还军时，各取其米。"吴巴海下厮卒及本旗人盗镶黄旗图贺臣之米，图贺臣至吴善所曰："尔旗下人，取吴米矣，追还所取之米，查出取米之人。"乃吴善未查出取米之人，图贺臣遂告于刑部，审实，议吴巴海违禁，致厮卒盗米，应鞭一百，贯耳鼻，解梅勒章京任，罢管牛录。吴善既经图贺臣将盗米之事告知，亦未行查出，扶同隐匿，应坐窃盗例，拟革职，解梅勒章京任。奏闻，谕曰："吴善、吴巴海隐匿本旗罪恶成癖，所以然也。既为大臣，大臣本身行盗，知罪而不究，更谁责耶？"遂召众于大政殿宣谕，坐吴善、吴巴海以窃盗罪，其鞭责、贯耳之罪，各罚银三十三两，折赎，又以其罪，各罚银九两入官。

十五日。圣汗率诸王、贝勒、贝子，斋戒三日，宰牛羊，治百食祭太庙，祝文曰："崇德三年戊寅七月十五日丙子吉日，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宗室祖武功郡王神位前，嗣位孝孙跪奏：今以禾果咸熟，时届新秋之礼，特应时斋戒，治食敬祭，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睿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宪敬顺光福圣后神位前，嗣位孝子跪奏：今以禾果咸熟，时届新秋之礼，特应时，斋戒治食敬祭。"先例祭太庙毕，汗不食胙，后定汗先食，后赐众人食。圣汗又遣大臣往福陵，拈香，献各色果品酒肴致祭。祝文曰："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睿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宪敬顺光福圣皇后福陵前，嗣位孝子跪奏：今以时届新秋之礼，特应时斋戒，遣大臣代往，拈香，献整治祭食，酒肴及果品敬祭。"

是日。乌朱穆秦部落多尔济济农送郡王阿达礼妻，将至，命阿达礼率贝子和託、都尔库、正黄旗莽古尔泰、满珠西里、额尔科代青、侍卫阿尔喇、马勒济干、丹代、镶红旗吴善、镶蓝旗虎

希布、正蓝旗布丹、正白旗德木图、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启心郎祁充格、参政都尔济、理藩院承政色棱，渡辽河迎之，十八日相会，以会见礼，杀牲十九之数，迎宴多尔济济农。

十六日。礼部和硕豫亲王定：凡违犯定制，不行礼义，变乱法度，若王、贝勒、贝子，则议罚；官吏则囚禁三日，议罚，庶民则枷号八日，责治而释之；凡进出坐立，有差错者，均坐以应得之罪，一切名号、等级、更定称谓，有错误者，辱詈戒饬而释之；若有效异国衣帽，束发、裹足者，是身在大清而心在异国也。自今以后，若再有束发者，则剥其头皮杀之，裹足者断其足杀之；凡家奴举首者，出户、旁人首告者，与赏，仍治该管官。

是日。谕工部承政孟阿图曰："尔年老且有疾，宜辞部任医治，闲居调养，仍用尔承政仪从，出入导行，待病痊愈，听朕起用。朕见尔等旧臣，辄为心喜，尔仍不时朝见可也。

是日。以多罗贝勒岳托之女妻科尔沁部落冰图王之子达尔汉卓礼克图巴敦，杀牲三九之数大宴成婚，以娶女礼，献圣汗貂皮端罩十件、染獭皮端罩一件、白肷皮端罩一件、驮甲胄雕鞍辔马二匹、空马十匹、驼三只；木寨献马一匹、驼一只、貂皮十五张，桑噶尔寨献马二匹。汗阅视毕，纳冰图王貂皮端罩一件、马一匹，余皆却之。

是日。宽温仁圣汗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等曰："尔等果尽忠为国，凡有见闻，当秉公入告，实力举行，则委任尔等，庶为有益。礼部承政祝世昌，徇庇汉人，奏请禁止阵获良家之女卖与乐户为娼，甚属悖谬，朕岂有命阵获良家子女皆为娼乎？兵丁临阵死战而俘获之人，欲以昂价变卖，而乐户自愿买之为娼，此能强行禁止乎？况我所获汉人，加以养之，汉人若得我国之人，无论男女，岂肯容留，必尽遣屠戮也矣。朕以为祝世昌身在此，而心向明也。祝世昌果为忠臣，彼明国以大元田、刘、张三姓功臣之裔为娼，当奏请今宜禁止，方是也。若满洲官员庇护满洲，

蒙古官员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何以彼此和好？其犹如只用饭则无味，只用酪则酸，只用盐酱则咸，只用菜则如草卉无味，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方食之味美。满洲、蒙古、汉人，和睦相处，岂不为善乎？尔等闻祝世昌之言，竟不察不参奏，是尔等之失也。今朕以娼妓于国家无益，概行禁止矣。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尔等若能效曾子时时省察其身，何由过失也。"

是日。圣汗召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谕之曰："朕向厌以空言文饰，要取虚誉。昔汉文帝欲建一台，计费百金，以为百家堪养贫民十家，遂止而弗建。朕以为此亦空言，不足取。今蒙天垂佑，各国臣服，皆享富贵。当此之际，我国新旧人等，有穷困无妻奴马匹者，今不给养，更于何时养之？人君之臣服他邦，安定人民，修道治国，无一不为名也，求其荣华亦为名也，今爱养穷困之人，何物不有？财物牲畜，若吝惜而不肯养人，留之何用？"三人奏曰："圣主之谕，诚万民之福也。先世之君，积聚财畜至今，现今众人，有称羡者乎？供养之名，实为上也。"上遂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曰："宽温仁圣汗谕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尔等若见朕之举止背逆，则直言进谏，朕改正之。朕惟蒙天眷佑，俾尔等财物充裕，家产丰饶。尔中或有穷困衣食不足者，或有无故冤抑者，与其在外怨言，莫如亲自陈奏。诸王、贝勒、贝子既知穷困，冤抑之事，亦当陈奏于朕。如穷困之人，不加恩养，冤抑之事，不为昭雪，则朕之过矣。朕见有者财物充余，声誉在外，身享富厚，犹不知足，当此盛时，呻吟哀怨。又有功之人，众人举而用之，彼反视若仇敌，众人错而舍之，彼反加以恩养。然则，有功者是举，有罪者是降，非众人之所为，是朕之独断耶？恶众人之所举，爱众人之所降，其意何居？众人之所举用，若有不当，则不妨直陈，众人之所降或有冤抑，不妨奏闻。不然，不爱有功

之人，而反爱无功有罪之人，必无忠义诚实之心，且怀悖逆之志，故如此耳。尔若不爱养善良有功之人，而爱养无功有罪之人，若被有功贤能之人，如孟坦告讦，则尔等所爱无功之人，必如孟魁之族，皆坐死也。尔身亦被黜，尔所爱养之无功之人，尚得在尔左右乎？人有言曰：越山易，越法难。尔将焉逃国法？此等之人，朕亦嘉之不已。谅天地亦睿鉴耳。”

宽温仁圣汗谕曰：“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哈，在在归附。其来归之人，皆分给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但尔诸王、贝勒、贝子中，有加恩养者，有不加恩养者。是以，朕屡经诫谕，仍不加恩养。来归者或在外怨曰，我等同来归汗，何人已富贵，何人犹贫困，无以为生？来归于朕者亦有之。朕谕尔等加以恩养，尔等反以为烦苦，朕欲答奏讦之人，实无言可答。应如何答复，著尔等奏朕，以便如尔等之言答之。”

宽温仁圣汗谕曰：“我国新旧满洲，旧蒙古及新旧汉人，有贫困不能娶妻、披甲不能买马及有勇敢堪充行伍而家贫不能披甲者，皆许自陈，先告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陈诉之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本王、贝勒、贝子即将无妻者配以妻，无马者给马以养之。若本王、贝勒、贝子力不能给，据实奏明，朕自给与。如此贫困之人，尔等既不抚养，勿得隐而不奏。牛录章京、固山额真将此等贫困之人，壅蔽不启知本王、贝勒、贝子者，皆坐以罪。若牛录章京、固山额真即已启知，而诸王、贝勒、贝子等不给妻室马匹，则无妻之人，陈诸户部承政英俄尔代、马福塔，无马之人陈诸兵部承政和硕额驸顾尔布希萨木希喀、尹孙。新附蒙古无妻奴马匹者，则陈诸理藩院承政色楞、尼堪。该部大臣，即详问该陈诉之人，察其等级，及从前给过之物，若给养既已相称，而诳称贫困者，弗与之，若给养之物不相称，而贫困是实，则启知本王、贝勒、贝子，本王、贝勒、贝子等收而养之则已。否则奏朕，应与妻奴

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朕给以马匹，不应与者，即逐遣之，不以陈诉而罪之。凡贫困难以为生者，当朕颁谕之际，毋复畏本王、贝勒、贝子隐而不言，尔等贫困之人若不自陈，朕安得知其贫困耶？”

宽温仁圣汗谕曰：“蒙天眷佑，遐迩臣服，是我国兴旺之会也，尔等固山额真，诸大臣以上正为国忧虑，勤加治道，共立功名之时也。见朕与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之善恶，无一人直指得失而陈奏者。从前因尔临阵退缩，或行伍废驰，或窃藏财物，从而治罪者有之，曾有以直谏朕及至固山贝子以上之谬误而加罪者乎？尔等诸臣，见人之善，不喜而举之，见人之过，不以为切己而呵斥之，默然处之，迨其获罪，始群起而共议，此皆尔等徒尚诈伪，以为与己无涉故也。见善而不举，见恶不揭，缄口隐身，此非忧国勤政之臣之道也，止为尔等之富贵耳。见贤能而不举，见不善而缄默庇护，则贤者何由而劝，不肖者何由而惩？见贤才，虽为仇敌，亦喜而荐举，见不善，虽为姻戚，亦恕而痛惩，诚乃忧勤政之臣之道也。今尔大臣中或因临阵勇敢，建有功勋，令管旗务及六部承政者，有临阵虽无勇无功，但因办事精勤，正直尽职，乃令管旗务及承政者。故既以正直而举为大臣，尔以为业已富贵，不以正直自持，止知贪图富贵，即见本主之过，亦不谏劝，反而逢迎谄媚。尔素好谄媚，若被贬黜，尔之富贵，安能常保乎？尔主亦恩养如初耶？彼时尔无容身之地，悔无及矣。尔等身为大臣，不忧国，不勤政，不行人臣之道，上天下民，将何望耶？”

十七日。多罗安平贝勒宰牛一头，羊四只，治筵二十席，宴其亲家顾鲁台吉等。正红旗、二白旗三家各宴一次。

是日。召沈总兵官及其属下官员六十七人，斯卒七十九人，共一百四十六人，治筵五十席，宴于内廷，仍命七家，如例以次宴之。

是日。先是，和硕额驸额尔克戴青同巴图鲁詹与妓狎，解朝带与之，巴图鲁詹欲以征朝鲜所得人及马匹携去与妓，额尔克戴青亦欲与之。巴图鲁詹奏诸上送法司审，皆实。额尔克戴青应革职，以别子承袭，与和硕格格离居，不许待上左右，仍罚银百两，奏入，上命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及承政于大政殿会议。议如前，奏闻，上命免罪，额尔克戴青饿禁二昼夜。

是日。先是，正白旗伊英魁牛录下分得拨硕库尚浩仁欽取其牛录众人绿豆五斛，小拨硕库姚瑟、李云登欽取高梁五斛，为本旗大狗儿告发，审实，分得拨硕库、小拨硕库各鞭一百、贯耳。以镶白旗邓尚恭接收分得拨硕库所取之绿豆二斛五斗，拟鞭八十二、贯耳，以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又以罪罚银九两八官。

十八日。先是，召众于大政殿。时镶蓝旗穆奈、达斯唤未至，故拟穆奈鞭一百、贯耳鼻，罢管牛录，解甲喇任，达科唤应革职、鞭一百，奏闻，上命穆奈、达斯唤各鞭一百。

召众于大政殿，时蒙古固山额真伊拜以其子狐惧，未至，下法司鞫之，半数官员议伊拜未告部外出，应罚银五十两，半数官议伊拜实有其事不能来，应免罪，奏闻，上命免之。

正蓝旗和硕额驸达尔哈于掘壕所闻其孙亡，还其家，下法司鞫之，议其身任固山额真，既弃工还家，不速返回，应罚银五十两，奏闻，上谕曰："尔乃固山额真也，何不速返。"遂免其罪。

以正黄旗和硕额驸索诸都楞众人会聚时未至，都察院送法司审，得实，遂拟应罚银四十两，奏闻，上命免罪。

二十日。拜音图旗下厄尔格图家汉人男子一名、朝鲜妇女一口，盗银碗一个、匙子一个，携马二匹以逃，镶蓝旗孙塔牛录下莽坚于边内获之，问固山额真拜音图，何不令追，对云："吾实未念及追，无言相答。"半数官员议拜音图身任固山额真，既闻逋逃乘马遁去，何不即令章京等追之？此事尚不念及，岂能成就大事？应免其固山额真任，坐以应得之罪。半数官员议逃人出逃，皆欲

奔他国耳，不拘未念及之言，凡事之怠忽，皆如此耳。应留其固山额真任，罚银百两，巴雅喇甲喇章京丹代，讷尔特依、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翁噶代、喀喀穆、龚滚等五人身为甲喇章京、固山额真未念及此，何不各陈所欲以追之耶？俱坐以应得之罪，巴尔泰为甲喇章京，委以部任，未令部人追之，应解部任，坐以应得之罪；厄尔格图将逃人于莽坚所获之地即行割耳，身为部启心郎，违法擅自割耳，应坐以应得之罪；珠玛拉、韦成奏闻，上命所议赴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聚所告之。遵命即告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等议：固山额真拜音图未念及此，甚属昏庸，切责而治以应得之罪；巴尔泰应解部任，治以应得之罪；诸甲喇章京应责而免罪，奏闻，上命拜音图责而治以应得之罪；巴尔泰留部任，治以应得之罪，甲喇章京五员俱免应得之罪；厄尔格图免其应得之罪，逃人巴哈塔处死；妇女鞭五十，割脚懒筋取被诛者之衣，妇女之工钱二两，两匹马之工钱，每匹二两，悉以交与莽坚。是日。多罗郡王阿达礼之岳父多尔济济农至，命和硕礼兄亲王及和硕福晋、和硕豫亲王及和硕福晋、和硕郑亲王及和硕福晋、和硕睿亲王之和硕福晋、多罗武英郡王及多罗福晋、多罗贝勒豪格及多罗福晋、多罗饶余贝勒及多罗福晋、多罗贝勒岳托、贝子马展、贝子尼堪、贝子罗托、贝子穆尔库及为首诸大臣皆往迎于演武场，宰牛二头，宰羊十六只宴之。正白旗雅卜喀牛录下半个牛录章京多索里与其一跟役之妻通奸，本牛录托尔毕执之告于法司审实，男女论死，奏闻，上命免死，男女各鞭一百、贯耳鼻，多索里革职。

二十一日。以正黄旗敖塔往查路时不至，吏部送法司鞫之，得实，应治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免之。

命镶红旗萨苏喀替其兄黄尼雅喀往修路，弗从。吏部送法司鞫之，得实，萨苏喀应倍加治罪，奏闻，上命免重罪，治以应得之罪。

饶余贝勒违法，擅留无妻喇嘛，理藩院送法司审实，饶余贝勒应倍罚银三百两，并替喇嘛罚取男人五名、牛三头，奏闻，上命饶余贝勒罚银一百五十两入官，将喇嘛交与察汉喇嘛。

二十二日。先是，图尔格依旗巴颜往驻藩城，至是染疾，不俟更换即归。问其故，对曰："吾因染疾，经翁阿代、希唐阿允准而还。"问翁阿代、希唐阿二人，云："巴颜染疾是实，而我等众人中亦无一主，皆系同级僚友，弗敢准之去。"问萨毕图何不择一人为主遣之耶？对云："和硕睿亲王以翁噶代为主，吾曾以告知翁噶代。"翁噶代云："萨毕图所言是实。时吾云，尔以我为主，我岂受之耶等语。未之受。"问和硕睿亲王，云："实以翁噶代为主。"是以，半数官员议巴颜虽有疾，但不俟更换即归，应革职，罢管牛录。半数官员议，巴颜染疾是实，抑不俟更换，即还非是也，应治以应得之罪；至翁噶代，萨毕图曾告知"以尔为主"，若不信其言，何不至王处询问也？以尔不受其言而往，所到之地无主，致使巴颜擅自回家，翁阿代应罚银五十两；萨毕图言以翁阿代为主，时既未聚众宣布，亦为立档子，应治以应得之罪，奏闻，上曰："巴颜诚有疾，何不俟更换，即还耶？勿再擅自行事。"谕毕，命免其罪；翁阿代罚银五十两；萨毕图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先是，为祭太庙斋戒时，以镶黄旗大章京昌喀尼食韭菜，治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昌喀尼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圣汗御大政殿。召诸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及朝鲜国王子属员，并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济农、鄂尔多斯部落额林臣济农、冰图王、古鲁台吉、沈总兵官等，宰牛八头、羊八十只，赐大宴，时乌朱穆秦部落多尔济济农等献马三十二匹，上阅视毕，纳马七匹，余皆却之。

二十三日。赐鄂尔多斯部落额林臣济农一等黑貂镶朝衣、满洲貂皮里妆缎面袭、染貂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一等玲珑鞓带、插弓箭一等玲珑撒袋、套缎袜镶绿斜皮靴、一等雕鞍辔攀胸

缇胸、红毡韂、翠蓝布鞍笼、一等甲胄、一等马一匹、银一百两。赐古鲁台吉头等呼尔哈貂镶朝衣、满洲貂皮里、彭缎补子裘、染貂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二等玲珑鞓带、插弓箭二等玲珑撒袋、套缎袜镶绿斜皮靴、二等雕鞍辔攀胸缇胸、红毡韂、翠蓝布笼、上等玲珑甲胄、二等马一匹、银五十两。赐阿拉纳台吉二等呼尔哈貂镶朝衣、羊皮里彭缎补子裘、染貂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三等玲珑鞓带、插弓箭三等玲珑撒袋、套缎袜镶绿斜皮靴、三等雕鞍辔攀胸缇胸、红毡韂、翠蓝布鞍笼、三等甲胄、三等马一匹、银四十两。赐济农母下巴代古希、布达代台吉下明爱、吴努滚台吉下吹莫秦等三人末等呼尔哈貂镶朝衣彭缎补子羊皮里裘各一件、染貂帽各一顶、系手帕荷包二等玲珑鞓带各一条、套袜镶绿斜皮靴各一双。赐沙克察台吉下卓尔图、小萨汉台吉下朱泰、吴巴希台吉下康喀尔、达穆木礼台吉下巴都海、大萨汉台吉下孟奎、小古鲁台吉下吴巴希、博罗斯台吉下特特辉、垂穆札特台吉下察汉、多尔济穆台吉下阿尔布斯等九人各银十五两、其随从十人、各赏银五两。

二十三日。承政阿拜阿哥、色勒、满朱习礼启知和硕睿亲王、经和硕睿亲王奏准：正蓝旗甲喇章京阿尔喀，原管甲喇，以病解任，以伊礼布管甲喇，以尹立布任之，噶喇木希解任，以阿吉拜管甲喇，硕巴哈以不能管牛录解任，以喇巴希席代管牛录。

是日。为正蓝旗二等梅勒章京韩大勋、正白旗牛录章京刘孝成、怀顺王下一等甲喇章京陆子能三人吏部大臣奏闻，上命俱革职。其革职缘由：二等梅勒章京韩大勋以盗库金革职，牛录章京刘孝成病故，以无子承袭革职，一等甲喇章京陆子能以缢死革职。

是日。先是，为授户部承政及启心郎事，上命与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议。至是，承政阿拜阿哥、色勒、祖泽洪、鲍承先与范文程会议奏闻。上命授邓长春为承政，以替韩大勋，张尚、苏弘祖为启心郎，以代高泽均、朱国柱。

是日。以镶白旗英俄勒代于祭太庙时，将洒撒落，应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赦之。

是日。朱马喇、绰博依、塔哈布、海塞、孟格依、济布舒、图球等往征额赫库伦、厄楞约塞僧库勒诸地，从征有功，获丁超额，吏部大臣奏闻，上命牛录章京朱马喇加半个前程，牛录章京绰拜博依加之前次纪录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塔哈布加半个前程，海塞原系废员，授为牛录章京，无职之孟格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半个牛录章京济布舒升为牛录章京，图球原系白身，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征黑龙江地方时，以星讷率左翼兵指挥有功，又其兄辛泰及弟席尔图皆阵亡，故超升星讷为三等甲喇章京。一等甲喇章京季思哈病故，以其子季占袭职。二等甲喇章京卦尔察病故，以其弟尼满袭职。三等甲喇章京吴玉之子吴长山保病故，以其兄子吴士俊袭职。一等甲喇章京贺希米获罪革职，仍授贺希米为二等甲喇章京。以罗礼迎至嘛哈噶喇佛像，授为一等甲喇章京。一等甲喇章京昭诺达尔汉巴图鲁病故，以其子巴喇希礼袭职。三等甲喇章京吴班和硕齐病故，以其弟沙里代袭职。以刘哈堪任，使授为牛录章京。

二十四日。镶黄旗伊勒申所驻海州河口台，系正红旗章京李诚顺督筑，后以台坏，驻海州正红旗福代、烈烈浑、科卜希咨行工部曰："伊勒申、李诚顺督筑台已坏。"工部送法司讯鞫，其台系李诚顺督筑，非伊勒申督筑。福代、烈烈浑、科卜希未询问真实，即咨行于部。因福代、烈烈浑、科卜希皆坐以应得之罪。

先是，六部、督察院、理藩院各设承政、参政、官止二等。崇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宽温仁圣汗命吏部和硕睿亲王更定八衙门官制。

吏部设承政一员，以阿拜任之；参政五员，满州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色勒、祖泽洪为左参政，萨璧翰、满珠习礼、鲍承先为右参政；理事官四员：库拜、巴达、朱玛喇、喀喀木；

副理事官六员：克宜福、席特库、楚库巴图鲁、阿玉希、屯泰、卢登科；启心郎三员：满州索尼、汉人董天机、焦安民；主事二员：宁古里、费齐。

户部承政一员：以英俄尔岱任之；参政五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马福塔、吴守进为左参政，塞冷车臣、邓长春、得穆图为右参政；理事官十员：绰博依、崔应泰、马光辉、喀桤、贾隆阿、库里、俄屯、塞冷、海萨海、塞黑；副理事官十六员：孙塔、昂金、吴鲁喀、敖德、车克、罗洛、纳尔泰、特木鲁、木户、殷达礼、吴勒木、伊木布、钟古、布舒库、克希图、巴雅木；启心郎三员：满洲布丹、汉人张尚、苏弘祖；主事二员：吴尔朱、克衣克德。

礼部设承政一员：以满达尔汉任之；参政五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巴颜、超哈尔为左参政，阿赖库鲁克达尔汉、陈邦选、俄莫克图为右参政；理事官四员：图尔寨、朱世起、郭汝极、喇玛；副理事官六员：哈尔松阿、尼堪、瓦户达、哈希谈、温都里、高修极，外加副理事官高俊一员；启心郎三员：满洲祁充格，汉人二员；主事二员：马尔汉、吴尔山。

兵部设承政一员，以伊孙任之；参政五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祖泽润、穆成格为左参政，古尔布希、叶克书、佟图赖为右参政；理事官十员：甘都、明安达礼、董世禄、俄莫克图巴图鲁、尼喀里巴图鲁、郎绍祯、叶赫朱玛喇、达尔泰、萨毕图、喀喇尔代；副理事官十六员：巴尔泰、喀木威哈、孟库鲁、卦喇、傅喀、宜理布、唐贵、辉山、塞古德、巴牙尔图、金维城、满丕、顾鲁户、席林、阿尔机阐、孟格；启心郎三员：满洲詹霸、汉人丁文盛、赵福星；主事二员：松爱、商吉图。

刑部设承政一员，以郎球任之；参政五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吴达海、孟乔芳为左参政，布当、李云、星讷为右参政；理事官六员：邵占、张大猷、李国翰、纳尔赛、罗奇、

巴哈纳；副理事官八员：龚衮、康喀喇、邦纽、阿萨里、宜尔喀、兰泰、耿格、得特；启心郎三员：满洲额尔格图、汉人申朝纪、王廷选；主事二员：劳察、穆成格。

工部设承政一员：以萨穆希喀任之；参政五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车尔格依，裴国珍为左参政，囊努克、吴善、杨文魁为右参政；理事官八员：哈尔萨、星内、藏国祚、傅喀纳，西尔都、阿福尼、巴山、塞纽克；副理事官十员：法谈、乌朱阿木巴、海塞、佟国阴、舒宁阿、阎代、萨哈纳、万塔希、阿尔塞、吴泰，外加理事官额苏图、副理事官翁阿岱、任名世；启心郎三员：满洲喀木图、汉人马名珮、王来用；主事二员：阿尔泰、吴什巴。

理藩院设承政一员，以贝子博洛任之；参政二员：塞冷为左参政、尼堪为右参政；副理事官八员：诺木图、希福讷、胡希格、扈什布、罗毕、阿布达理、艾松古、罗多里；启心郎敦多惠。

都察院设承政一员，以阿希达尔汉任之；参政四员：满洲一员，汉人二员、蒙古一员，索海、多尔济达尔汉诺颜为左参政，祖可法、张存仁为右参政；理事官六员：满洲二员、汉人二员、蒙古二员、库尔禅、马喇希、马国柱、雷兴、巴郎、阿津。

二十五日。赐八旗大凌河都司十二员、守备四十九员、署守备五十二员，共一百一十三员，青素缎三十九匹、青妆缎三匹、匾彭缎六匹、绸五十二匹、蓝妆缎二匹、高丽红纺丝五匹，用以制朝衣，又赐高丽白纺丝一百一十三匹为衣里。

赐鄂尔多斯部落济农银一百两，台吉古鲁五十两，台吉阿喇纳四十两，其余九人各十五两，其随从十人各五两，共银三百七十五两。

是日。命鄂尔多斯部落济农还，参政俄莫克图、理事官朱世起往演武场，宰牛羊，以礼宴之。

是日。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济农，以来朝礼，宰牲三九之数，

具筵于崇政殿献圣汗。

是日。阿代旗诸木图牛录下昆图辉及吴赖旗衮楚斯牛录下喇希泰，毁栅而逃，为正蓝旗诺尔博旗下驻边台之纳海所获，经审果实，遂拟昆图辉论死，喇希泰鞭一百、贯两耳、绕栅示众后释之。奏闻，上命昆都辉免死，昆都辉、喇希泰各鞭一百、贯耳，携至法库门，沿栅向西蒙古各屯示众，至屏城边门释之。

是日。阿山旗牛录章京穆成格出征，闻本牛录下汉人布尔山夜刺李丕占三刀，并砍伤浩四、四萨纳二人，遂往欲执之，布尔山又迎面砍穆成格，为穆成格捕获，故拟布尔山论死，穆成格捕获星夜持刀伤人者有功，应赏马一匹，奏闻，上命布尔山以来归之功，免其死，仍鞭八十，穆成格赏马一匹。

是日。公吴讷格有疾，兵部巴尔泰牛录下巫人阿尔达喀为之守精怪，而巴尔泰未查此事，故拟巴尔泰应坐以应得之罪。再，曾命巴尔泰、郎绍祯执盖州逃亡汉人刘二深询。既深询，未告诸承政，遂拟坐以应得之罪，适逢大赦免之，值三年考绩时，巴尔泰匿之未报，故拟巴尔泰应革职。奏闻，上命免革职，倍罚入官。曾命兵部郎绍祯执盖州逃亡汉人刘二深询，既深询，未告诸承政，拟坐以应得之罪，适逢大赦免之。至三年考绩时，匿之未报，故拟郎绍祯应革职，奏闻，上命免革职，治以应得之罪。

先是，以工部鄂穆额筑城不坚固，罚银十五两，三年考绩时，隐匿未报，故拟鄂穆额应革职，奏闻，上命免革职，罚银十五两。

曾闻有兵来侵碱厂，曾遣刑部镶蓝旗罗奇往征。但罗奇未迅速往征，贻误军事，拟鞭一百，奏闻，上命免罪。三年考绩时，匿之未报，故拟罗奇应革职，奏闻，上命免革职，以鞭一百，准其以银折赎。

出边时，户部镶蓝旗罗洛曾与哈哈纳同行，而诈称与穆成格同行，此罪之一也，再被罚银一百两。三年考绩时，皆匿之未报，故拟罗洛应罚银一百两，奏闻，上命罚银百两。

二十六日。镶红旗朱木布鲁旗下自锦州来归，张成功将所配之妻，未经牛录章京应允，以银三十两私卖与正红旗硕古里牛录下莫天锥，镶红旗牛录章京韦云登作保定税。是以，牛录额真朱木布鲁送法司审实，遂以卖妻者张成功已故无罪，索其妇女给朱木布鲁，令莫天锥追卖妻银三十两，以章京韦云登他旗卖人时作保定税，拟鞭八十二，贯耳，准以银三十三两三钱三分折赎。

正红旗鸠善所养大同蒙古三人，诉于法司曰："本主不给衣食柴草，豢养极劣。"审实。鸠善告于法司蒙古砍坏纺车。经审不实。是以拟鸠善应鞭一百；以分得拨硕库毛巴里闻砍纺车事，隐而不报，应鞭五十；令蒙古离其主鸠善。奏闻，上命鸠善、毛巴里免鞭责，命首告蒙古三人离鸠善。

是日。多罗安平贝勒之亲家古鲁台吉还，送至五里外，宴毕遣之。

是日。万丹所属绰布格家汉丁王义柱，原得自昌平州该万丹所属龚郎中偕其家中一汉人来盛京时，王义柱遗书一道与张道员。龚郎中携书来，因未遗张道员，遂将书与大凌河王门子令其转交张道员。王门子将书交付都察院承政张存仁，张存仁交诸内秘书院，奏闻。奉上命将王义柱，龚郎中及其家奴下法司审，其辞引诱张道员，皆应论死，奏闻，上命王义柱斩，龚郎中及其家奴，交付其主万丹诛之，以儆众蒙古。

二十七日。遣来归沈总兵官还镇，遣员送至五里外，宰牛羊，宴毕遣之。

二十八日。户部镶篮旗孙塔呈文诈称已满三年考期，经审不实，议孙塔应革职，奏闻，上命免革职，仍罚银三十两。

正白旗范苏为本牛录佟延功赴法司首告："往征瓦尔喀时，欽取本牛录众人银六十两，言称遣其良马一匹，饶余贝勒亦阅视允准。出师时未之遣，而遣老伤马一匹替之。本年正月，复以往蒙古买马为辞，取牛录下董文年银四十两，未买马与之。"审实，范

苏鞭八十，罢管牛录，取其良马与本牛录下刘有才，令范苏撤回从军老伤马，令董文年追其买马银四十两。

二十九日[©]。多罗贝勒岳托家进汉人葡萄，遣参政朝哈尔、理事官朱世起诣太庙拈香献之。

是日。以正白旗苏鲁迈巴图鲁染病，穆胡获罪，正红旗新满洲马福塔巴图鲁病故，承政阿拜阿格、参政色勒、萨璧翰、满珠习礼奏闻，上命苏鲁迈免职，以拜为虚衔梅勒章京，穆胡免职，曾以库尔禅为甲喇章京，甲喇章京孟阿图有疾革职免后，以库尔禅为原甲喇章京替之，以邦纽为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替库尔禅，马福塔巴图鲁之缺以分得拨硕库扎库齐代管牛录事。

是日。承政阿拜阿格、参政色勒、萨璧翰、祖璧洪、满珠习礼、鲍承先奏闻，上命正红旗纛章京巴布赖获罪革职，以和尔本为纛章京代之，达哈塔原系议政大臣銮仪卫侍卫，以获罪解任，以布颜为议政大臣，硕色为銮仪卫侍卫，以镶白旗纛章京超哈尔为礼部参政，伊尔登为纛章京代之。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小初一辛卯

初一日。以实胜寺竣工，宰牛治筵，宴所请诵经喇嘛西布札、佗音、希雅、嘎布楚、诺莫汉等五人。

是日。正白旗大章京僧格兄无职，既亡故，僧格以鞓带葬之。是以僧格坐以应得之罪。

初三日。镶蓝旗喀喇沁牛录章京阿汉，夜间私毁围栅而出，为其同行者巴布代告发，下法司审实，议阿汉论死，奏闻，上命免死，饿禁三日。

镶蓝旗莽库牛录下喇赛阵亡。以喇赛无兄弟，罗洛、孙塔告于和硕郑亲王曰："将喇赛妻及家产咸与莽库兄之子萨虎"。启知王时，诺木浑牛录下席汉亦在。王恐其有兄弟，驳回三次，令之查明。罗洛、孙塔复告于王曰："业已查明，未有兄弟。"遂将家产一并与萨虎。喇赛叔父悉以告于法司审，果有兄弟。故议莽库

应鞭一百，罢管牛录；罗洛应鞭一百，贯耳鼻；孙塔应革职，鞭一百，以席汉当罗洛等告于王时亦在，且知有兄弟，未以禀告，应鞭一百，解议政任，奏闻，上命莽库、孙塔、席汉各鞭一百，准其以银折赎，席汉解议政任，罗洛鞭一百，以贯耳鼻，准其以银折赎。

上引姜太公谕勉诸臣时，固山额真石廷柱对曰："太公望有生杀之权，臣等能如彼生杀人乎？虽牛录章京以下，若加督责，与之同至六部，比肩而跪，臣等岂不受辱？如此其何以堪？"八旗固山额真送法司审实，以石廷柱身在本朝，其心尚在他国，应论死，奏闻，上命免罪。

正蓝旗硕色与镶黄旗侍卫古纳代为互换房屋事相斗，硕色谓古纳代曰："尔以为尔系汗之侍卫乎？法司审实，其辞援上，应论死，奏闻，上命硕色坐以应得之罪。

初四日。先是，镶红旗甲喇章京祝世昌奏称："俘获良家之妻，勿令为娼。"命诸汉官会审："此疏与谁共议？"祝世昌供云：我在衙门自为之，文有不顺者，本旗启心郎孙应时改正，疏既成，与正黄旗甲喇章京姜新、镶黄旗甲喇章京马光先二人观之，二人咸称善，欲列名。我祝世昌言谁书谁奏等语。姜新言，尔若不允，我等另缮具奏等语，遂止。于是，马光先亦止，我自行陈奏。"姜新、马光先供云："与我等观之，我等称善是实，然并无列名之说。"孙应时供云："我改正是实。"问祝世昌"汝弟祝世阴曾知此事否？"答曰："吾弟不知"，祝世阴亦坚供"不知"。问祝世阴"孰与尔兄弟近？"答曰："我亲家鲍承先。"问祝世昌，云"是也。然其不曾知此事"。诸汉官遂议祝世昌身在大清，其心尚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祝世昌应论死，籍其家，祝世阴既系同居，岂有不知之理，应论死，籍其家。孙应时身为启心郎，反代为改正，实系祝世昌同谋，应论死，姜新、马光先既阅疏不劝止，反称善，俱应革职，各罚银一百两，姜新解部任，奏

闻，上命祝世昌、祝世阴免死，发边外锡伯地方。孙应时斩，姜新以招抚大凌河时，往来通使有功，免罪，解部任，马光先有建昌归顺功，亦免罪。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审之。

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告法司云：阿拉米之母，祭巴牙尔图时，携镶蓝旗安朱牛录下古木布禄家一妇女同往。该妇女云，阿拉朱之父来矣，巴牙尔图身在，尔等何必用祭等语。遂将送葬衣服携回。又以上所赐蟒衮，应焚化者，取其里改为端罩服之。又往温泉，邀萨木希喀、龚衮宴饮。经审皆实，议阿拉米之母应论死，所携妇女应论死，至妇女之主古木布禄，半数官员议死，半数官员议鞭一百，牛录章京安朱应治以应得之罪，本牛录下拨硕库罗卓户，浑塔希、达敏、察哈喇照例鞭责，以萨木希喀、龚衮受阿拉米之母邀请前往，俱应治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阿拉米母及巫女处死，古木布禄免死赎身，安朱坐以应得之罪，拨硕库四人照例鞭责，萨木希喀、龚衮俱免罪。

初五日。礼部和硕豫亲王奉命定：凡固伦额驸，若受封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则用所封等级顶带，其未受封固伦额驸，所用顶带则与固山贝子同。和硕公主、和硕额驸、镇国公、超品一等公：寇用东珠二红宝石镶金顶、金镶玉带，坐褥冬用方虎皮均藉红毡、夏用褐子均藉红毡；公、辅国公、和硕额驸：冠用东珠一红宝石镶金顶，带用金圆版四片每片嵌绿松石四，坐褥冬用狼皮均藉红毡、夏用皂褐子均藉红毡；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大章京、承政、多罗额驸：冠用金顶贯红宝石，带用金圆版四片每片嵌红宝石四，坐褥冬用貛皮均藉红毡、夏用佛头青布绿红均藉红毡；内大臣、多罗贝勒之婿额驸、辅国将军、梅勒章京、巴雅喇纛章京、管噶布希贤超哈大臣、参政、内三院大学士、盛京守将；冠用金顶贯蓝宝石，带用金圆版，坐褥冬用貉皮均藉红毡、夏用佛头青布均藉红毡；一等内侍卫、固山额驸奉国将军、和硕亲王及多罗郡王下一等侍卫各六名、甲喇章京、噶布希贤超哈管

旗章京、内三院学士、六部满洲启心郎、理事官、都察院理事官、留守盛京副官、宁古塔城、屏城、开城、盖州、熊岳凤凰城等城守将：冠用金顶贯水晶，带用金镶铁方版四，坐褥冬用山羊及野猪皮均藉白毡、夏用蓝布均藉白毡；二等内侍卫、和硕亲王下二等侍卫各四名、多罗郡王下二等侍卫各三名、多罗贝勒下一等侍卫各六名、牛录章京、六部汉人启心郎、副理事官、理藩院副理事官、赞礼官、教习官、留守盛京管旗官、外省各守城官、卡伦首领十六员、迎送官：冠用素金顶，带用金镶铁圆版四，坐褥冬用狍鹿皮均藉白毡、夏用白毡；三等内侍卫、和硕亲王及多罗郡王下三等侍卫、多罗贝勒下二等侍卫各二名、半个牛录章京、内三院副理事官；带用金镶铁方版四；御前侍卫、各专达、各部主事、多罗贝勒下三等侍卫：带用金镶铁版二片；超品一等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或燕居或临阵，俱束金镶铁版二片小鞓带，或束金银起花环子鞓带，勿束别样鞓带。

礼部和硕豫亲王奉命定：自祖父福王以后子孙兄弟，视其功德，共分九等，一等曰和硕亲王，二等曰多罗郡王，三等曰多罗贝勒，四等曰固山贝子，五等曰镇国公，六等曰辅国公，七等曰镇国将军，八等曰辅国将军，九等曰奉国将军，凡不入此等者曰宗室。镇国公与超品一等公同级，辅国公与三等公同级，镇国将军与大章京同级，辅国将军与梅勒章京同级，奉国将军与甲喇章京同级。礼部和硕亲王以下，及至宗室之子女每得一岁，应详加询问，将年岁姓名载于档。若为另室明居之妻所生子女，载之于档，所有抱养异姓子女及未分居女奴所生子女，勿得登记，将女仆所生子女及抱养异姓子女，诈称亲生子女，科以重罪。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子女，男年满二十岁，女年满十五岁后，应书名具奏，俟圣谕下，始行封号。奉国将军若立功绩，则升为辅国将军，辅国将军若立功绩，则升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若立功绩，则升为辅国公，辅国公若立功绩，则升为镇国公，镇国公

若立功绩，则升为固山贝子，固山贝子若立功绩，则升为多罗贝勒，多罗贝勒若立功绩，则升为多罗郡王，多罗郡王若立功绩，则升为和硕亲王，和硕亲王若立功绩，则以功之大小赐号。

和硕亲王获罪，则降为多罗郡王，多罗郡王获罪，则降为多罗贝勒，多罗贝勒获罪，则降为固山贝子，固山贝子获罪，则降为镇国公，镇国公获罪，则降为辅国公，辅国公获罪，则降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获罪，则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将军获罪，则降为奉国将军，奉国将军获罪，则降为宗室。和硕亲王以下，若立大功，不论品级，以功之大小，越级升之，获大罪，以罪之大小，越级降之。宗室立功，以功之大小，升之奉国将军直至和硕亲王，宗室著束黄带，凡书名唤名，俱称宗室某官员，宗室某人。宗室见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等须下马，见超品一等公以下诸人，虽系大员，毋庸下马，错道而行。凡有压抑伤害他人，詈及父母者，科以重罪，永著为例。若宗室有意寻衅犯罪，相与斗殴，则倍加治罪。若犯轻罪，则与民同罪，或用刑或罚银，听上裁决。

礼部和硕豫亲王奉命定：六祖子孙世称觉罗，觉罗著束红带，凡书名唤名，皆称觉罗某官员、觉罗某人。觉罗高官，视其品级下马，无职人见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等俱下马，见超品一等公以下，固山额真、承政等级官员则避于旁，不必下马，再下官员不避，错道而行。觉罗子女，每得一岁，礼部详加询访，将其年岁姓名，载之于档，虽婢妾所生子女，亦登记，若为抱养异姓子女，则勿登记，若诈称抱养异姓子女为亲生子女，科以重罪。凡人与红带觉罗相斗，勿詈及父母，詈则科以重罪。相斗平凡，不以相斗而坐罪，但议其是非，若与未来红带觉罗相斗，错詈其父母，亦无罪。觉罗立功，则按功之大小，升至

牛录章京直至超品公，若获罪，则以罪之大小，与民同罪，或用刑或罚银，听上裁决。

是日。命各官俱按世职，每四个牛录章京出牛一头、妇女二口，八家各出妇女十口，共四百五口、牛二百头、妓女六十六口，自皮岛携来妇女四口，大凌河已故苏巴之妻五口，共妇女四百八十口，赏给率二百户来归总兵官沈志祥下官兵。

初六日。吴拜、沙尔虎达率噶布希贤四十名、蒙古甲士四十名出略，败红山口千总二员、兵百人，斩两千总获所乘马二匹。又败罗文峪马兵五百人，获马四十一匹、大纛两杆，又败密云步兵一百二十人并八处哨卒尽歼之。

初七日。丁酉。壬寅刻，地震。

是日，镶白旗塔拜阿格以果园为正红旗巴布赖所夺，修房清园而居，并食杏子、樱桃，控于户部，遣人往验，事实，遂送法司审，皆实，故议巴布赖应论死，籍其家；牛录章京阿尔海应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以兄礼亲王年老、巴布赖自幼相从，意必怜爱，免死赎身，禁其于礼亲王处行走，发牛录管辖；谕巴布赖若不临阵奋勉赎罪，当并治前罪。谕毕释之。阿尔海坐以应得之罪；其巴布赖、阿尔海之守园两家男妇并牲畜一应物品，皆断给塔拜阿哥。

初八日。正蓝旗吴禄喀下阿济拜牛录之杨酉穆屯，入居苏勒德属地，吴禄喀身为户部副理事官，知而不令迁离，故拟鞭五十，准赎。是日。先是，以扎萨克图汗兵来侵归化城，我军往征时，正黄旗巴布泰将所携银违法私与本旗囊努斯二十四两，与镶白旗苏南二百二十九两二钱，法司审实，议巴布泰应藉其家，苏南应罚银五百两，夺其属民，追所携货物；囊努斯应革职，罚银三百两，夺其属民追所携货物。奏闻，上命巴布泰罚银一百三十两入官赎身，夺其往征朝鲜时隐匿银五百两及帽缎八十匹入内库，苏南以无事来归，罚银一百六十两赎身，追所携货物银七十

两八钱入官，巴布泰追所携货物银二百二十九两二钱入内库，囊努斯亦以无事时来归，坐以盗罪，追所携货物银七十一两入官，巴布泰追所携货物银二十四两入内库。

是日。洪科讦本旗固山额真阿山子赛赫曰："先时往征敌兵，掠至雄县石桥，遇敌交战，塞赫退避"。以告诸亲王、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武英郡王对云："石桥会战，阿山曾经具奏。我以为未杀敌兵，未获敌物携来，遂取此奏涂之，阿山因此含怒而去"。郎球、索海、吴达海、罗奇、巴哈纳诘郡王曰："彼时曾有他人在否？"郡王对曰："尔等问苏纳，即加苏纳以罪，今又问我，亦欲加我之罪乎？我今变其词矣。"是以议以武英郡王言苏纳无罪而故加之罪，甚属玩法，且改变告于诸王、贝勒、贝子之言，应罚银五百两，奏闻，上曰："武英郡王从来言语反复，但于阿山具奏石桥交战事，王所言是实，武英郡王可免罪。"于是，奉命宥之。至洪科讦本旗固山额真阿山子塞赫，往征敌兵，掠至雄县石桥，遇敌会战，塞赫退避一案，问阿山，阿山对曰："于桥未曾会战。"以此事告亲王、郡王、多罗贝勒、贝子，武英郡王曰："石桥会战，阿山曾经具奏，我以为未杀敌兵，未获敌物携来，遂取此奏涂之，阿山因此含怒而去，阿山敢否呼？"阿山对曰："我未尝以此具疏，亦未曾告知于王。"观其原疏，有会战字样，涂去是实。阿山以会战之疏，诳以为无，欺武英郡王玩法，且邀功则云我曾交战，闻人讦其子塞赫临阵退缩，则云未尝交战。以偏护其子，阿山应革职，解固山额真任，夺其属员，籍家产之半，奏闻，上命阿山罚银五百两入官赎身。

于衙门斋戒时，以刑部参政镶白旗李云饮酒，都察院下法司审，饮酒果实，李云坐以应得之罪。

是日。谭泰旗阿哈廉牛录下逃亡新满洲，原在福喀牛录。后以逃人交付阿哈廉牛录时，户部理事官喀恺谓阿哈廉曰："嗣后，或逃亡或为乱，惟尔是问。"阿哈廉对曰："我屯与福喀屯，相隔

五十里，我曾令本牛录安朱虎监视四、五宿。”阿哈廉设人监视四、五宿，甚属疏忽，此一也。新满洲之妻，亡故安葬后，阿哈廉夺其家产，给与他人，此二也。以此二罪，议阿哈廉应罚银五十两，亡妻之齐发汉留于屯。牛录章京遣人携之来，牛录章京阿哈廉谓之曰：“尔留于此，俟我还再议为尔配妻事。”言毕往修路之地，后分得拨硕库私遣之往。此一也。前往屯里收新满洲马匹，知逃亡乌克星额有马两匹而未之收，此一也。以弓一张、银十两买乌克星额马匹。若欲买马，可向他人购，为何私购耶？为何给新附之人以弓耶？此一也，见有人搭帐居于屯外，何不收之入屯耶？此一也。以此四事，议分得拨硕库察楚应鞭一百贯耳鼻，解分得拨硕库任，偿还所购马匹及逃人携去之马匹。安朱虎，以专司监守，未收屯外居民，未收新满洲马匹，应鞭五十。福喀牛录下屯拨硕库音泰，以一同逃亡妇女自屯边回告遁走，追至中途而归，应鞭一百。同往追赶之阿希谭、尼堪应各鞭二十七。追赶逃人之伊希达、伊喇尼以上曾命勤奋行事，然违命怠玩，追之不远，未获二男三女，一马而还，应各鞭五十。首犯应论死，三男三女各鞭五十，割脚懒筋，奏闻，上曰：“此逃人乃松花江地方人也。先时，王山叔及车尔格依率兵往征，获而复令脱逃，因王山、车尔格依坐罪，革职，数次往征，未获其同党分得力，为察尔纳获之来，其子女先后获之一、二人携来。吴星格、齐发汉，朕曾谕英俄尔代、马福塔召逃人乌克星额、齐发汉来见，朕其识认等语。以其在屯，或以其病，推辞一、二次，终未引见。今将其安置松山府地方，抑或遁走，虽为新满洲，岂可视之为一耶？固山额真谭泰视察爱养安置此等人事宜，而其视察者何耶？户部人等知此，何故安置于夫和希库地方(fuhesiku)？阿哈廉应罚之银五十两，改罚谭泰二十两，马福塔二十两，喀恺十两。命纛章京龚噶代阿格、图赖、理事官萨璧图、副理事官伊礼布谕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等，嗣后人人念之于坏，铭之于心。”复命

逃人不必治罪，训饬而释之。分得拨硕库察楚鞭一百、贯耳鼻，偿还所买马匹及逃人携去之马匹，解分得拨硕库任。安朱虎鞭五十。福喀牛录下音泰鞭一百，尼堪鞭二十七，伊希达、伊喇尼鞭责不准赎，伊喇尼鞭五十。

初十日。镶蓝旗喀木戚哈、塞赫，往征黑龙江时，既至所指之屯，纵敌逃脱。议皆论死，奏闻，上命鞭一百结案。时和硕郑亲王曰："养其应杀之身则已，何不革职，籍其家产乎？"启心郎额尔格图对曰："以彼等幽系日久，从轻了结。"遂下法司审，议承政郎球，启心郎额尔格图佯称上垂询之言，以为部王下属，加以袒护，承政郎球、启心郎额尔格图俱应革职，各罚银一百两。巴哈纳应罚银五十两，奏闻，上曰："若鞭一百者，鞭一百，重罪应鞭一百，则罪之轻重不能辨矣。"命喀木戚哈、塞赫既幽系日久，俱免议。

是日。正白旗色古德牛录下洪科与固山额真阿山子塞赫口角，洪科讦塞赫临战退避之事，以和硕额驸古尔布希、正蓝旗唐贵、蒙古固山额真额驸苏纳知其事，遂命勘问时，惟洪科之言是听，置塞赫不问。于是，法司议古尔布希额驸为洪科姻亲，袒护洪科，应革一前程，上命免之，仍罚银一百两。唐贵亦为洪科妹夫，加以袒护，应鞭一百，罚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额驸苏纳繁言强证，挟仇诬害塞赫，罚银一百两，革固山额真任。

十一日。太祖忌辰。上遣贝子费扬古往福陵，拈香设案，献果品，祭之。遣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往太庙，拈香祭之。

是日。正黄旗阿哈廉牛录下新满洲逃去，吏部遣官追缉。因镶蓝旗镶黄旗该直，遂佥派镶蓝旗海塞，又因镶黄旗无官，佥派镶白旗满都户，以海塞、满都户懦弱，另选次班正红旗伊希达、镶白旗伊喇尼往追。有吏部笔帖式图尔赛牛录下莫罗浑告本旗伊希达曰："此非我旗班次，乃代镶蓝旗班次遣尔也。"伊希达遂以其言往告礼亲王。王遣人谓阿拜阿格曰："别旗班次，何遣我伊希

达？伊希达系有罪之人，欲令其从军攻城。”又于郡王阿达礼府宴会时，礼亲王谓睿亲王曰："遣我旗之人代别旗班次，岂不冤乎？”睿亲王遂以其言于会议处告于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议之曰："凡为此差遣官员，该部酌情佥派，尔不悦部员佥派，欲另立一部耶？”礼亲王应罚银五千两，夺其五牛录属员。伊希达在王前谗言，应论死。笔帖式莫罗浑身在部，以部人所言，私告于伊希达，应论死，奏闻，上命礼亲王年老妄言，姑宥其罪，伊希达处死，笔帖式莫罗浑鞭一百，贯耳鼻，解部任，由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审之。

十二日。宽温仁圣汗征蒙古察哈尔部落。察哈尔汗惧威，遁往土伯特部落时，卒于希喇塔拉(sira tala)地方，其部众咸来归。时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帕克斯八喇嘛所洪嘛哈噶喇佛至。圣汗命部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三年告成，赐名实胜寺。寺之东西，两侧建石碑二。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土伯特字。莲花净土实胜寺碑文曰："幽谷无私，有至斯响。洪钟虚受，无束不应。而况于法身园对，规矩冥立。一音称物，宫商潜运。故如来利见迦维，托生王室。凭五衍之轼，拯溺逝川，开八正之门，大庇交丧，于是无关幽键，感而遂通。遥源濬波，酌而不竭。即而方广东被，教肆南移，周鲁二庄，同昭夜景之鉴。汉晋两明，并勒丹青之饰。自兹遗文间出，列刹相望，其来盖亦远矣。至大元世祖忽必赖聪睿汗时，有喇嘛帕克斯八用千金铸固尔嘛哈噶喇，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萨斯希克地方祀之。又有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大清国宽温仁圣汗，征破察哈尔部落，部众咸归。时有喇嘛墨尔根载嘛哈噶喇佛像来，圣汗闻之，命众喇嘛往盛京西郊，以礼迎之。因曰："有嘛哈噶喇，不可无大佛，有大佛，不可无嘛哈噶喇也。”乃命部员，卜地建寺于城西三

里许。于是，构大殿五楹，装塑西方佛像三尊，左右列阿难、迦叶、无量寿、莲花生、八大菩萨、十六罗汉、绘四怛的喇佛城于棚厂，又陈设尊胜塔、菩萨塔、洪佛金华严世界，具上嵌百两金东珠，又有须弥山七宝八物，及金壶金钟金银器皿俱全：东西庑各三楹，东藏如来一百八龛托生画像，并诸品经卷，西供嘛哈噶喇，前天王殿三楹，外山门三楹，至于僧寮、禅宝、厨舍、钟鼓音乐之类，悉为之备。营于崇德元年丙子岁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岁告成，名曰莲花净土实胜寺，殿宇弘丽，塑像巍峨，层轩延袤，永奉神居，岂惟寒暑调雨旸若受一时之福利，将世弥积而功宣，身逾远而名劭，行将垂示于无穷矣。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制绘佛身，排列佛、菩萨等位总指教毕礼克图囊苏，总监工钟诺依，菩萨佛身造匠尼堪喇嘛，调配染料画匠拜星，木刻匠毛堂，修殿匠田杨茂，垒盖匠崔高宝，石匠刘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撰满文，学士罗绣锦译汉文，弘文院大学士希福译蒙古文，多木藏古希译图伯特文，笔帖式赫德书。圣汗欲率外藩诸王、贝勒，共叩拜佛，遂召察哈尔和硕亲王、固伦额驸鄂哲依、科尔沁和硕亲王土谢图巴达礼、和硕亲王卓礼克图吴克善、多罗郡王扎萨克图子海赖、冰图王孔果尔、札鲁特部落内齐、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董、巴林部落满珠习礼、乌喇特部落杜拜、喀喇沁部落札萨衮杜稜、古鲁斯夏布、土墨特部落查萨衮达尔汉沙木巴、俄木布楚虎尔、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塞臣济农，归顺三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至。崇德三年戊寅岁八月十二日，圣汗率内外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众官，出盛京城怀远门，幸实胜寺。时寺前悬挂各色缎紬，寺院四隅，立杆四，垂吊九色缎紬，寺门至于殿，路两侧皆铺白缎。圣汗将至寺，喇嘛及僧击钟鼓作乐，汗入门，率众排齐，佛位前设案四，众喇嘛以百果食物及奶子酒一壶，供置于案上毕，毕礼克图囊苏喇嘛，引汗至佛位前，以祭用

金曼陀罗授上，上以双手恭受，置于佛前祭案上，众喇嘛作乐诵经，圣汗率众免冠至大佛前，行三跪九叩头礼。行礼毕，众喇嘛引上绕观佛位，由西向东，自阶下，至西殿，献嘛哈噶喇以物，亦行三跪九叩头礼。叩行礼毕，备牲肉三九之数，设宴于外门庭内。宴毕，发内库银一千六十两，蟒缎三匹，缎五匹，三等黑貂皮端罩一件，二等雕鞍辔一具赐建寺人役。归顺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献银三十两、缎二匹，朝鲜国王二子各献银三十两、纸一千五百张，归服外藩土谢图亲王献马四匹，卓礼克图献马四匹、银五十两，扎萨克图郡王子海赖献貂皮十张、马一匹，冰图王献马一匹，扎鲁特部落内齐献貂皮十张、玉壶一个、银杯盘一对、闪缎巾四条、马一匹，桑噶赖献马两匹，四子部落巴拜献马两匹，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献马两匹，巴林部落满珠习礼献马两匹，乌喇特部落图拜献马两匹，喀喇沁部落札萨衮杜稜献马两匹，万丹献马一匹，色楞献马一匹，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献马一匹、驼一只，俄木布楚虎尔献马一匹，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塞臣济农献马一匹，希勒图绰尔济喇嘛献马二匹，古门绰尔济喇嘛献马一匹，桑噶尔寨侍卫献貂皮十张，侍卫都喇尔达尔汉献貂皮十张。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两、蟒缎三匹、缎十一匹、貂皮三十二张、玉壶一个、貂皮端罩一件、雕鞍辔一具、纸三千张、驼两只、马三十一匹。汗阅视毕，建寺监工及匠役人等，分别等级行赏：一等毕礼克图囊苏马两匹、驼一只、三等黑貂皮端罩一件、银一百两，尼堪喇嘛马二匹、驼一只、二等雕鞍辔一具、银一百两，二等钟诺依、达特巴喇嘛、吴巴希、毛堂、拜星、李塑匠、姚画匠等七人各马一匹、银六十两、缎一匹，三等吴兰班弟、古鲁斯希布、绰莫斯替特、李茂芳、杨文魁等五人各马一匹、银三十两，四等什布察喇嘛、嘎布楚喇嘛、托音喇嘛、希雅喇嘛、诺莫浑喇嘛等五人各蟒缎一匹、银十两，五等画匠谭代、马画匠、高画匠、王画匠、森特和、张画匠、毛画匠等七人各银

十五两，冰图喇嘛、朱喇齐班弟、色楞高宗、达喇图、孙珠、高山、李泽、姚光新、张画匠、刘画匠、古古礼、王画匠、孟画匠、李达、福来、新达礼、色木肯、刚画匠、杨达、尤画匠、隆画匠、萱阿礼、萨努虎、刘青、张亮、杨画匠、王画匠、韦画匠、海杜、勒伯礼等三十人各银十二两、貂皮一张、纸一百张，六等木匠赵木匠、高木匠、王木匠、阔画匠、张木匠、陈木匠、劳木匠、白木匠、陈木匠、方木匠、黄木匠、铁匠张铁匠、张铁匠、贺铁匠、浩铁匠、浩铁匠、杨铁匠、劳铁匠、佟铁匠、吴铁匠、贾铁匠、王铁匠、赵铁匠、周塑匠、马塑匠、孙塑匠、贺勒塑匠、庞铁匠、张铁匠、吴铁匠、刘铁匠、抽铁丝匠方铁学、韦铁匠、朱泥水匠、抽铁丝匠赵泰、吴泥水匠、霍铁匠及各色小匠役十八人，各赏银六两。

是日。大清国实胜寺钟，吉日铸成，重千斤。

十四日。以智顺王出银四十七两，买镶红旗孟库鲁牛录下喀丹泰家一满洲男人，遂议智顺王应罚银二百两，夺其男人，与本旗贫困之人，奏闻，上命免应得之罪，夺其所买男人，与孟库洛牛录下贫困之人。

十六日。以正白旗哈希谭往征朝鲜时，本旗卓洛牛录下阔卓子无甲从军，未行查出，议鞭二十五，每二鞭以银一两折赎，共银十二两五钱，此罪一；又迎多罗贝勒豪格妻福晋时，以未及杀牛羊，议应鞭一百，解部任，奏闻，上命免罪，此罪二；三年考满时匿此二罪，吏部送法司，审实，议罚银十二两五钱，拟鞭一百，准以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

是日。赐来谒实胜寺外藩土谢图亲王豹皮四张、虎皮四张、海豹皮两张、桑阿尔塞侍卫妆缎镶沿青素缎朝衣、玉草凉帽，达尔汉杜喇尔侍卫妆缎镶沿绸朝衣一件、色楞马一匹，札萨克图郡王子海赖台吉妆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卓礼克图亲王豹皮三张、虎皮三张、海豹皮两张，冰图王沙鱼皮鞍马一匹、空马一匹、鲁

斯(lus)驼一只，大桑阿尔寨素鞍马一匹，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妆缎一匹、青素缎一匹、佛头青布七匹，色乃车臣扎尔古齐蟒缎无扇肩朝衣一件，札鲁特部落桑噶尔妆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内齐妆缎蒙肩朝衣一件、妆缎一匹、青缎一匹、佛头青布七匹，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妆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乌喇特部落杜巴妆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子巴拜妆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

是日。外藩人等还，命和硕睿亲王、和硕安亲王、多罗贝勒豪格、贝勒巴颜、贝勒岳託往送，宰牛羊，设宴饯行。

十八日。赐中试举人罗硕、常鼎、胡球、小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妆缎蒙肩彭缎朝衣各一件、援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人丁四名；一等生员十名：鄂莫克图、满丕、能格图、张尚、苏弘祖、李宗武、刘金珠、吴运生、于变龙、高阔、张英、傅梦跃、张明昕、卞威丰、周文野等各紬子一匹；二等生员二十八名：铿特、硕代、毕礼克图、马四先、徐启源、金子原、韦济生、潘朝选、曹京、李汝美、郑义远、卢振阳、王草、张大任、孟吉昌、吴义宁、张长音、殷启宗、于思尧、王长龄、崔威青、王明清、秦惜珍、吉民坚、王子左、李玉质、成文、良丰明等次等紬一匹；三等生员十八名：费齐、温泰、顾喜、马尔汉、劳察、鄂塞赫、古巴达、吴什巴、李什朋、黄昌、金光灿、祖子新、张玉田、陈安民、徐丰四、林奇凤、邵吉、李威普等各佛头青布一匹。生员授专达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

是日。赐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二等黑貂镶朝衣、满州貂皮里吊面裘、熏貂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一等玲珑鞓带、套缎袜镶斜绿皮靴、二等黑貂皮端罩、插弓箭一等玲珑撒袋、一等甲胄、一等雕鞍一等马一匹、六十两银酒海一个、四十两银茶壶一个，济农妻二等黑貂皮端罩、补子缎捏摺女朝衣、熏貂帽、套缎袜缎靴、

二等雕鞍二等马一匹。此外，皇室赐镀金壶两个、人形大酒杯一个、一等甲、镀金盔亮袖、豹皮五张、虎皮五张、水獭皮十张、绿斜皮十张、蟒缎一匹、妆缎二匹、倭缎三匹、缎二十五匹、佛头青布、翠蓝布共二百匹；赐纳穆浑晋三等呼尔哈貂镶朝衣、羊皮里裘、系手帕荷包小刀二等图版四片鞓带、套缎袜镶绿斜皮次等靴、熏貂帽、三等雕鞍三等马一匹。仍命八家各宰牛二头、羊七只，治筵五十席，宴之一次。彼等二十日还时自和硕亲王以下为首大臣以上，俱至演武场，宰牛羊，设大宴饯行。

是日。先是，召集众官于大政殿，以镶黄旗苏达喇未至，记其名，本牛录下吏部笔帖式禀报。又吏部召之两次，俱不至，而往其别墅。吏部送付法司审实，乃并发其前罪。初征北京时，令苏达喇往视北京城，未见敌兵，即遁走，迷路，硕翁科罗巴图鲁遇之携回，罪一；往征囊嫩时，见一持弓者惧，弃圣汗逃遁，罪二；授为牧马长，又科敛牧人财物及屯人粮米，罪三；负罪若重，尚令入前锋兵，任选良马乘之，汝无一是处。大政殿会集，尔竟不至，臣往召两次，尔又不至，顾往别墅，藐法已甚，苏达喇处死。镶黄旗塔纳喀看守苏达喇，擅于夜间解其镣铐，纵其偃卧，给以烟吃，苏达喇家蒙古首告，法司审实，塔纳喀应论死，奏闻，上命塔纳喀鞭一百，原告断出，付固山额真拜音图。

正白旗塞古德牛录下洪科，拨为本旗额布忒牛录下亲军，洪科不受，乃诳云甲喇章京塞赫不与，罪一；御前护军法库立于塞赫之侧，洪科谓之曰："尔不宜在此伺候，尔殆欲就死耶？"罪二；扎萨克图蒙古来侵，往征时，洪科在彼行猎，击杀黄羊，诳言王所杀，令穆祜牛录下巴雅喇宏可载归，罪三；塞赫当阵败走，已遇大赫免罪，洪科复评，罪四。是以，洪科应论死，奏闻，上命免死。谕洪科曰："尔临阵时，处处退缩，除此之外，一无可嘉。嗣后临阵，当立功赎罪。"命鞭一百，罚赎身银一百两给塞赫。

十九日。先是，镶红旗宋格礼、李国基，镶白旗伊汉，正蓝旗齐尔格深、充希喀、马福，正白旗扎努、吴尔噶纳，正红旗格木布禄、李长顺、贺布舍，正黄旗胡希查汉、胡纽、郭道，镶蓝旗董阿米、萨喇布、曹光璧等十七章京，督修锦州一带军台、营墙及壕沟。至是查之，均不足定准，填夯极差，以致毁坏。故议十七章京各鞭一百，奏闻，上命饿禁三昼夜。

镶蓝旗穆奈七月初十日集众官于大政殿，以镶蓝旗穆奈未至，记其名；是日，行猎佥派穆奈，其旗吏部笔帖式托浑多依稽察时，察拉孙告穆奈有疾，因吏部塔木拜、阔拜、喀喀穆送付法司审，议以察拉孙徇情诳言穆奈有疾，应鞭一百，罚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

镶蓝旗察拉孙往视屏城第三台毁坏情形，见本旗温查督修处已坏，回告席特库督修处已坏。席特库即率其家工役往修，见温查督修处已坏。席特库讼之法司曰："察拉孙召我至议政衙门跪，责令吾修葺，以误我工。"审实，察拉孙罚银十五两。

二十日。阿禄阿巴垓部落阿济格诺颜为首，同国舅衮出克、国舅宜尔代、达尔汉诺颜、绰尔济台吉、古木台吉、迈济吉、博弟斯希布台吉、额登、特尔格尔台吉、阿玉希台吉、明爱、苏默尔、俄齐尔等遣阿津、琐诺木二人来朝，贡马四十七匹、貂皮端罩一件、貂皮五张、雕翎一根。

是日。浩齐特部落博洛特诺木齐、退罗台吉、顾希、卓克托尔塔布囊等来朝贡马十七匹，纳马十五匹，却马二匹。

二十一日。镶红旗库尔果礼为本牛录戴木布录赴法司首告隐匿本牛录男丁九名。审讯，匿三人是实，以一丁与本旗达杨阿牛录下笔帖式途勒希合谋销名，企图逃罪。遂携其丁至，户部承政英俄尔岱观之，言此丁非销名者。笔帖式闻之惧，私撕档册三页弃之。法司审实，议库尔果礼罢管牛录，鞭一百，罚匿丁四人银，笔帖式途勒希涂改撕毁档册，应论死，编审壮丁分得拨硕库

阿尔泰、小拨硕库喀木布禄应鞭责，罚壮丁银各二十两，首告应断出，奏闻，上命库尔果礼鞭一百，罚银三十三两三钱折赎，以银十两入官，仍管牛录；笔帖式途勒希免死，鞭一百、贯鼻一耳、割一耳、解部任；分得拨硕库阿尔泰、小拨硕库喀木布禄各鞭三十；至隐匿四丁银，库尔果礼罚二十两，阿尔泰罚二十两，喀木布禄罚二十两，以该项银六十两分为三，其二分四十两入官，一分二十两给原告戴木布禄。又命户部副理事官钟古，将所匿四男丁登记于牛录档册，其首告断出，安置于尼堪贝子旗。

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汉牛录下席达奏称："托诺念旧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英赖往讯之。席达复告法司曰："固山额真吴赖往审，私受罪人托诺骆驼一只。吴赖训我曰：尔自认词虚，则罪尚轻，若指托诺离散，则罪必重等语。库鲁克达尔汉又亦受托诺马一匹。"经审皆实，因议托诺鞭一百、贯耳鼻，夺其一妇人给巴达希，巴达希所娶妇人，给还希达；吴赖应解固山额真任，籍其家；古鲁克达尔汉应罚银一百两；吴赖所受骆驼一只，古鲁克达尔汉所受马一匹，皆断给席达，奏闻，上命托诺罢管移营蒙古，其鞭一百、贯耳鼻之罪，罚银四十二两三钱折赎，夺托诺妇女一人给巴达希，巴达希所娶妇人，给还席达；吴赖所受一驼及古鲁克达尔汉所受一马，皆给席达，吴赖、古鲁克达尔汉饿禁三日，皆坐以窃盗罪。

镶黄旗希福往征朝鲜时所获四妇女逃去，为尼雅哈牛录下满都礼所获，以二妇仍归其主。其余二妇，满都礼取之，复以一妇给其随从与其跟马人镶蓝旗孟果尔多牛录下鄂尔特依家人。希福谓满都礼曰："尔满都礼擅以镶蓝旗人为跟马人携往，取我妇女与彼"。以告兵部。兵部议夺满都礼携去，镶蓝旗人为俘虏，满都礼鞭责，追满都礼所取二妇女，仍归希福，复令希福以得获妇女，给满都礼以半价。朱玛喇谓希福家人曰，速给半价，不与则殴击等语。以告希福。希福来曰："因我陈诉，以镶蓝旗人为俘虏，满

都礼鞭责，其半价或入官，或我得之，奈何与罪人满都礼？尔朱玛喇扬言殴击我家人，岂非欲殴我耶？”乃揪朱玛喇脖领，曰："尔睁眼若大，有何功耶？往说之，走！”朱玛喇以告法司。法司鞫之，揪朱玛喇脖领果真，坐以应得之罪；兵部承政伊孙，参政和硕额驸古尔布希、图赖以希福妇女逃去一案，不于恩赦前审拟，而恩赦后给罪人满都礼以半价，俱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希福倍加治罪；伊孙额驸古尔布希、图赖免罪；满都礼所获妇女四人，给希福一半。

镶红旗达盖牛录下额布根为其家人王戈山、王戈斌、王栓首告匿丁三十名。查档果实。时额布根答云："我名下有蒙古男丁十名，部人误加汉人男丁二十名，注册存案时记为三十名。"额布根以蒙古无徭役，巧言文饰，故未计入其额内。又牛录内二十七户下蒙古丁五十三名，汉人男丁十五名，均未登簿。二十户下男丁，仅其半数，登记于簿，其于蒙古十五、汉人十二，俱未登记。移营蒙古丁六十名，未开户数，其总数记为一百六十三名，而又涂之。达盖供称："其未登记者，系盛京所属蒙古，汉丁共九十五名，亦未登簿，其移营蒙古丁六十名，误记为一百六十三名。"额布根以蒙古无瑶役，巧言文饰，故未记入其额内。将此送付户部，令其审拟呈报。户部理事官喀恺核算毕，呈称：无档壮丁九十五名，其中八十五名，以披甲、当差解除，又匿十丁瑶役。核算壮丁瑶役披甲者，系本旗副理事官伊木布、笔帖式图勒希，俱应坐罪。"法司鞫之，议额布根应革甲喇章京任，坐以应得之罪，籍其所匿壮丁三十名；首告断出；牛录章京达盖应鞭一百，罚银十两，再罚丁银二百两，夺牛录所匿十丁官砖、扁角鹿，罢管牛录；清点壮丁小拨硕库阿都应鞭三十，罚丁银二百两；屯拨硕库图塔海应鞭二十七，罚丁银二百两；又盛京所属壮丁九十五名，未曾登簿而其移营蒙古丁六十名，记为一百六十三名，复又涂之，亦未开其户数。是以，副理事官伊木布知而匿之，应鞭

一百。奏闻，上命依议。奉命额布根革二前程，罚银三十两；首告断出，夺匿丁三十名；牛录章京达海鞭一百，罢管牛录，仍罚银十两，丁银二百两；清点壮丁拨硕库阿都鞭三百，罚丁银二百两；屯拨硕库图塔海鞭二十七，罚丁银二百两；副理事官伊木布鞭一百；绝帖式图勒希替本旗库尔古礼坐罪。

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法司审实，议以托诺不拨可信人放牧，怠慢误事，转交下人，致使倒毙遗失，应鞭一百，追遗驼三只；博博罗应鞭一百，追驼一只；托克托灰以固山额真吴赖、阿代已审，鞭一百，仍追驼一只，叟塞和将驼转交他人，致使倒毙遗失，令其赔偿。时叟塞和云："此驼向我索之，驼已遗失，索之于天乎？索之于地乎？"应论死，奏闻，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免死，仍鞭八十二，贯耳，偿马一匹；博博罗鞭三十，偿驼一只；屯托辉前已鞭一百，宥之。

二十二日。土谢图汗奏称："北方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遣使赴朝问宽温仁圣汗安，并贡方物。以土谢图汗为首，与卫征诺颜、古英塔布囊、赛音台吉、豆尔格济诺颜、绰克托伟征、萨尔扎车臣、阿海台吉、诺穆汉喇嘛、土默特喇嘛、土默特部落伟征囊苏等，同遣博洛特扎尔固齐、伟征朗苏来朝，贡马六十三匹、驼两只、貂皮十张、圆水獭皮两张、水獭皮一张、猞狸狲皮十张、雕翎五根、皂雕翎一根、俄罗斯国鸟枪两枝。"

是日。撒嘛谛汗奏称："北方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谛汗遣使赴朝问宽温仁圣汗安，并贡方物。马哈撒嘛谛汗为首，与俄尔寨图喇嘛、松海噶布褚、诺穆汉喇嘛、塞冷塔布囊、阿巴噶部落济农、那木尔尔布牙和、达赖绰尔济、济农绰尔济、班第达、图内莽奈、戴青诺颜等，同遣伟征朗苏、兀喇诺斯山津二人来朝，贡

马八十三匹、网子甲胄一副、貂皮二十张、雕翎三根、佟莫克(tongmok)部落撒袋一副、弓二张、名为布拉噶济尔之红牛皮一张、鞍辔一副、俄罗斯国鸟枪一枝、阿尔玛斯(almas)斧一把、白黄鼠狼皮里袄一件、水獭皮端罩一件、猞狸狲皮九张、土伯特部落老精茶一块、元狐皮一张、细毛羊皮四十张。

是日。宽温仁圣汗谕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临战，若七旗王、贝勒、贝子败走，一旗王、贝勒、贝子等拒战，有益于七旗，则夺败走七旗之七牛录诸申，给与拒战之人。若七旗王、贝勒、贝子等拒战，一旗王、贝勒、贝子等皆遁走，则革败旗分，尽夺所属诸申，七旗均分。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则尽夺败走者所属诸申，给与本旗拒战者。未有拒战，因屯扎他处而无罪者，免革旗分，仍赏旗中无罪之王、贝勒、贝子等，其拒战旗中之王、贝勒、贝子等，赏与诸物。若七旗未及参战，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亦按功之大小，俘获多寡赏之。若遇敌于旷野，则旗大臣率本旗兵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巴雅喇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兵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秩序冒进，或见敌寡，妄自冲突者，夺所骑马匹，罚所俘获。凡两军相对，列阵交战，必排列齐整，各按汛地，徐徐挺进。若擅离本队，随别队后行，擅离本汛，由他汛而入，及他军已进，而却立不进者，或处死，或抄家，或鞭责，或革职，或罚银，俱按罪情，以法处置。整队挺进时，稍有先后，勿得彼此争论，遇敌不避，按汛击之可也。若有以此争论者，即为心术不端之人矣。如敌不战而遁，我军追之，宜用精兵骁骑，纛章京不得前进，止宜领纛分队纛其后。若追兵遇敌伏，或分兵蹑追时，遇敌旁出，纛章京乃亲击之。凡军起程时，各按牛录旗纛，整伍而行，若有一二人离伍，往来寻索遗物以及酗酒乱行者，执治贯耳。自出城门，务守军律，行伍肃静，毋得喧哗，若喧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纛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以次各有统

束，若各自统束严明，岂有喧哗之理？今后有喧哗者，该管章京坐以应得之罪，喧哗者鞭责，军行时如有一二离纛行走者，即执送本固山额真，执人者赏银三两。下营处，凡取薪水，务集众遣之，失火者斩，军士盔后及甲背，俱书号记，盔耳叶皆用圆铁叶，无盔甲者，衣帽后亦书号记。一切军器，自马绊以上，俱书号记。马必系牌印烙，不印烙者，罚银二两，箭无号记者，罚银二十两，如将他人射出之箭，得而隐匿者，亦罚银二十两。军行时，若见禽兽，驰马追射者，兵丁则射以鸣镝，贝子大臣则坐以应得之罪。夜行时，各牛录人等，有吹笛为号者，执治耳鼻，若不执治，甲喇章京坐罪。有盗鞍、鞯者，用刀划破其腰，有盗辔、靴头者，划开嘴岔子，有盗马绊者，划割脚懒筋。有马上行李偏坠，应整理者，本旗人俱立待整。兵入敌境，如有一二人，离伍行掠被杀者，妻子入官，仍治该管官罪。勿毁寺庙，勿妄杀平民，拒者戮之，顺者养之，俘获之人，勿解其衣，勿离散人夫妇，虽不可为俘获者，亦不许解夺其衣服，不得侵害，其俘获之人，勿令看守马匹。如有一二人妄取粮草被杀者，罪与离伍抢掠者同。勿食熟食，勿饮酒。所谓勿食勿饮者，前次我军出征，敌已知我兵乱食，今皆置毒于中耳，有违此谕者，以法惩处。”圣汗先召西征明国左翼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右翼军多罗贝勒岳托、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和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纛章京、前锋将领，宣示军律，读至平民不抗者勿杀，勿解其衣服等辞，圣汗谓诸臣：“征伐非我乐为也。我常欲和，而明不从，是以兴师耳。有不抗拒我兵及不便携来者，若擅行诛戮，则杀人者及其将领，均难辞咎，与朕亦无益矣。不拒者勿杀之，不便携来者勿加侵害。”又谕曰：“丙子岁，多罗武英郡王领兵征明，克昌平州，时尔等诸臣皆如渔人入水捕鱼，擒之以手，扶之以胁，又复衔之以口，贪财以致获罪者甚众。朕非愿尔等犯罪，乐于加罪，乃欲惩前毖后

耳，尔等有罪，朕亦不悦也。此言非朕仿古自诩也。古之夏禹，道遇应斩罪人，恻然泣下，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汗何为之泣也？禹曰：尧舜之时，政教德译，宣布于民，故人无犯法。今我之泣，非为囚也，我之政教德泽，不如尧舜，致有罪之人，故泣耳。与此无异，朕见尔等获罪，亦甚为恻然也。尔等宜互相勉励，恪守政令，勿得怠慢。今蒙古、汉人、朝鲜等诸国归服，兵众事繁，尔等勿徒自恃强勇，以威慑人，各宜申明教令，勿致怠玩，勿或厌倦，盖尔等乃众所观瞻也。尔等若能彼此和睦，则归服诸国，必以为我国，勇而有礼，亲而有德，益加悦服矣。凡主帅之人，临阵交战，唯图一己之功，不念兵卒之伤亡，军之败衅及国之声誉有损，则非主将也。兴师征讨，当思于国政有益，于己有功。再凡议事，遇有意见悖谬者，即劝谕于彼，毋得默然不言，而返于此，托辞自解，亦有在彼故出微辞，而辩时则去我曾如是劝谕者，皆不足据。若在彼此言于众，而众不从，亲来告讦，理也。其阵获将士，若携之来，则听擒获之人收养，朕无干涉，与其赡养彼等，不如爱养归附我国之新人及原有贫困之人有益也。”

二十七日。多罗贝勒岳托，同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及众大臣，奉命率右翼兵征明，上亲送之，辰刻，出抚近门，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拜纛，行一跪三叩头礼。于是至教场，上御座，赐奉命多罗贝勒岳托敕书及杨武印，赞礼官赞排班，众皆以次排列，赞近前，众皆近前，赞跪，奉命多罗贝勒岳托在前，多罗安平贝勒在后，率诸臣跪阶下。大学士刚林读满洲文教书，理藩院承政塞冷读蒙字敕书，大学士范文程读汉文敕书。敕文云：“宽温仁圣皇帝制曰：古帝王征递克敌，抚定疆宇，必选择于众，拔一良将，授以兵权，而大事克成。今我常欲和而明不从，乐于干戈，故授尔多罗贝勒岳托敕书及杨武大将军印，统帅右翼军西伐明国。尔其同多罗安平贝勒、满洲、蒙古、汉军众固山额真，金

虑协谋，择善而从，勿以授命重而邀功，勿以将士勇而轻敌，凡驻营垒，严设侦探，小心提防，勿得少怠，务必信赏必罚，激励将士，破彼边关，直入其境，多谋定策，密察敌情，易攻则克之，指南进北，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至于待将士，勿护所爱，勿蔽所憎，有冲锋破敌，奋勇先登有功者，必破格优赏，仍录其名以奏。甲喇章京以下，有败阵及违军纪者，先斩后奏。若遇左军奉命大将军，则听其言，以赞其谋。勿违朕命。"宣毕，命奉命多罗贝勒岳托升阶跪，文官授敕印，奉命多罗贝勒岳托以礼受之，复恭授随征文官，降阶，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赞退，于是退至本排班而立。上复召岳托至前，以善言训谕之，赐茶毕，送至里许，鸣炮三。于是，杨武大将军率军起行，圣汗还，入怀远门，升清宁宫。

二十九日。正白旗达西、佛索里、镶蓝旗塞赫等三人获罪，佟阿泰为人刺死，色楞布都玛勒、镶红旗扎木苏二人病故。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祖泽弘、鲍承先、理事官塔木拜，悉以启知吏部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三等大章京塞冷布都玛勒病故，以其子多尔济袭职，三等甲喇章京扎木苏病故，以其伯文之子博尔和多袭职，牛录章京佟阿泰故，以其弟硕尔格袭职，牛录章京塞赫获罪，以其兄之子胡希巴袭替，半个牛录章京佛索里有罪，以其叔萨玛哈袭替，牛录章京达希有罪，以其弟马式袭替。

正黄旗博琫、席讷布库，正红旗巴特玛，正白旗阿拜代巴图鲁，镶白旗何尼齐、色楞、托克托辉、硕哈病故。正蓝旗纳穆、都斯卡尔、镶蓝旗巴特玛、塞桑达尔汉和硕齐等十一人①，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授博琫、席纳布库为三等梅勒章京阿巴代巴图鲁为三等甲喇章京，巴特玛为三等甲喇章京，何尼

①原档如此，实数十二人。

齐为三等梅勒章京，色楞为三等甲喇章京，托克托辉为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硕哈病故，以其弟白尔格袭职，巴特玛为三等甲喇章京，赐寨桑号为达尔汉和硕齐，授为三等梅勒章京，杜思噶尔为三等甲喇章京，纳穆为三等甲喇章京。镶蓝旗牛录章京布雅里病故，启心郎索宁、主事宁古里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授李子登为牛录章京，牛录章京布雅里病故，以其子傅成格袭职。镶红旗额布根获罪正黄旗半个牛录章京刘光先建崇政殿有功，启心郎索宁、主事宁古里以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降三等甲喇章京额布根为牛录章京，半个牛录章京刘光先再加半个牛录章京为牛录章京。正白旗齐门图、翁科依，由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启知吏部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授齐门图为噶布希贤超哈署理章京替巴依；翁科为署理巴雅喇甲喇章京替齐门图。镶白旗额驸苏纳获罪，和硕睿亲王亲见准塔巴图鲁、塔木拜、阿玉希、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额驸苏纳罢蒙古固山额真，以准塔为蒙古固山额真，以塔木拜替准塔，授为巴雅喇甲喇章京；以阿玉希替塔木拜，授为吏部副理事官。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祖泽洪、鲍成先以镶红旗马喇希、雍舜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以雍舜为阿礼哈超哈梅勒章京替吴善，至玛喇希、库拜、布善，朕不熟识，着本旗多罗贝勒岳託及和硕睿亲王酌情授职。遂以马喇希为蒙古梅勒章京替吴巴海。马光远旗下祖世股、范祖获罪，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祖泽洪、鲍承先、启心郎索宁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以孙有义等为署理牛录章京替祖世股，祖世股曾任甲喇章京，以马光辉为甲喇章京替之；以陈大信为署理牛录章京替范祖。镶黄旗苏达喇因罪处死，为补此缺，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以硕色为噶布希贤超哈署理章京。镶红旗管哨兵官延珠病故，参政萨璧汉、色勒、理事官库拜启知和硕睿亲王，以准多礼任之。遣镶蓝旗齐纳往潘城驻守，为

补其牛录章京缺，参政萨璧汉、理事官库拜、副理事官席特库启知和硕睿亲王，以根特为牛录章京。镶红旗多罗贝勒岳託旗牛录章京席尔达牛录中，曾以贝勒硕託下衮德为署理牛录章京，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奏闻上，解衮德任。以席尔达为牛录章京，由户部副理事官钟古呈报在案。正红旗伊希达因罪处死，为补此缺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以噶布喇为署理牛录章京。镶红旗达盖，曾任署理牛录章京，因罪罢免，为补此缺，理事官库拜、喀喀穆、副理事官席特库启知和硕睿亲王，参政色勒、祖泽洪、鲍成先、启心郎奏闻，上命以恩科色为署理牛录章京。石廷柱旗下李子登以其自大凌河嘉哲堡携来壮丁一百二十名，令张泽猛兼管，李子登以奏闻上，上命和硕睿亲王酌授李子登、张泽猛。乃命李子登管丁一百二十名，张泽猛下一百八十丁，仍令张泽猛管。马光远旗下祖世殷获罪，发遣席伯地方，姜新因罪解任。为补其缺，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祖泽洪、鲍成先、启心郎索宁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曰："替补之人，朕不熟识，著和硕睿亲王与汉军固山额真二人议授。"遂授永平杨文魁为工部参政替祖世殷，陈邦选为礼部参政替姜新。镶红旗胡希布原系理藩院副理事官，因病解任。为补其缺，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古德为署理副理事官。上以都察院理事官王予哲、吴经道心术不正革职。为补其缺，和硕睿亲王与三院大学士希福、刚林、范文程议，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以弘文院马国柱、秘书院雷星为都察院理事官。秘书院学士扎苏喀革职，承政阿拜、参政色勒、萨璧汉、满珠习礼启知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以额色黑为秘书院学士替扎苏喀，敦多惠为理藩院启心郎。正蓝旗蔡永年、镶蓝旗喀木戚哈、镶红旗祝世昌、祝世殷获罪，理事官塔木拜启知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祝世昌革二等甲喇章京任，祝世殷革三等甲喇章京任，喀木戚

喀革牛录章京任，蔡永年革牛录章京任。

是日。先是，镶白旗下巴彦获罪，其家人满都户入官。至是满都户告法司："阿哈丹与我同罪，拨给绰和洛。巴彦已赎回阿哈丹，以我曾告彼挟仇，不将我赎回。"及审讯时，绰和洛云："武英郡王令我与之，我与巴彦素不相善。"武英郡王云："我未曾令与之，彼以亲故私与之，何言我令与之耶？彼言与巴彦素不相善，巴彦病时，绰和洛夫妇往视之，巴彦与绰和洛子马一匹，是为果不相善耶？"巴彦云："我求丹代转奏，奉旨赎之。"经审，奉旨事虚，绰和洛以亲故，私与之，而诳称王与之，与巴彦相好，以诳云相仇。故议绰和洛应革职，罚银二百两，降参政为副理事官。后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等复议绰和洛应籍家产一半，革职、当差；巴彦擅与绰和洛议赎，诳云奉上命，巴彦应革职，籍其家产及奴仆属员，止令夫妇携手离去；武英郡王于初问时，不直言斥责绰和洛，而云问该部之人，应罚银千两；满都户控诉一事，和硕郑亲王问星讷，巴彦赎人事如何？"星讷云："闻启奏赎之。"既问星讷，竟未究其虚实，和硕郑亲王及承政郎球、索海、孟乔芳、启心郎额尔格图、巴哈纳、罗奇、硕詹、纳尔赛，俱应坐以应得之罪；星讷身为部员，既不查明，反信巴彦诬言，于王问时，妄对有旨，星讷应罚银一百两，奏闻，上命武英郡王免罚银一千两，止罚银二百两；绰和洛罚银二百两；巴彦革职，罚银二百两赎身；巴彦之妻，初以其婢，为入官人妻，欲赎回，求丹代奏请，上谕曰："其夫有过，不能预行谏止，既得罪，始来奏恳，朕不准行。"乃假称奉旨。巴彦之妻，罚银百两；郑亲王、承政朗球、索海、孟乔芳、启心郎额尔格图、巴哈纳、罗奇、硕詹、纳尔赛，以不应获罪免之，星讷坐以应得之罪。

崇德三年戊寅岁九月大初一日庚申

初一日。赐翁牛特部落杜冷郡王下台吉和尼奇妆缎一匹、倭

缎一匹、紬子三匹、佛头青布二十匹、二等甲胄、二等雕鞍辔、红毡鞯、翠蓝布鞍鞑。

是日。以镶白旗下医生吴振恒治和硕郑亲王、和硕豫亲王目病全愈，授为牛录章京。

初二日。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启知和硕睿亲王，奏闻，上命授石廷柱旗下一等生员吴运生为秘书院副理事官，举人俞变龙、生员齐变龙二人为国史院副理事官。

初四日。奉命和硕睿亲王同多罗贝勒豪格、多罗绕余贝勒及众大臣率左翼军西征明国，上亲送行，辰刻，出抚近门，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又拜纛，行一跪三叩头礼。于是圣汗至演武场赐敕印。将至，见和硕豫亲王不至。汗盛怒曰："众兄弟子侄往征敌国，豫亲王不送。朕屡谕豫亲王属下刑部承政郎球云，豫亲王若有悖谬，尔当谏诤等语。尔乃谄媚逢迎，可速执之。"遂执郎球。又寻启心郎祁充格，祁充格亦是日往屯中，随遣人召而执之。又命豫亲王不得出府行走。圣汗至武场御座，授奉命和硕睿亲王敕印，赞礼官赞排班，众皆排班，赞近前众皆近前，赞跪，奉命和硕睿亲王在前，多罗贝勒豪格、多罗绕余贝勒在后，率诸将跪阶下。大学士刚林读满洲字敕书，举人俄博特读蒙古字敕书，大学士范文程读汉文字敕书，其敕文曰："宽温仁圣汗制曰：自古帝王征逆破敌，抚定疆宇，必用良将，特授兵权，以成丕业。今明国不愿讲和，乐于干戈，故授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敕书及奉命大将军印，统率左翼大军，西征明国。尔其同多罗贝勒豪格，多罗饶余贝勒、满洲、蒙古、汉军众固山额真佥虑协谋，择善而从，勿以受命重而邀功，勿以将士勇而轻敌。凡驻营垒，设侦探，严加提防，勿得少怠。务须信赏必罚，激励将士，破彼边关，直入其境，多谋定策，密察敌情，见其易破而克之，指南进北，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致于待将士，勿护所爱，勿蔽所憎，有冲锋破敌，奋勇先登者，必破格优赏，仍录其名以

奏。甲喇章京以下，有败阵及违军律者，先斩后奏。"宣毕，命奉命和硕睿亲王跪于阶上，文臣授敕印，奉命和硕睿亲王恭受，转授随行文官，退下阶，行三跪九叩头礼。赞礼官赞退，乃退至本排班而立。圣汗复召和硕睿亲王至前善言训谕，赐茶毕，送至里许，鸣炮三响，奉命大将军及诸将率大军起行，于是，圣汗还，入怀远门，升清宁宫。

初六日。皇宫宰牛一头，羊四只，备酒二十壶，治筵四十席，赐浩齐特部落来朝贡马博洛，特诺木齐等五十三人宴，仍命七家照此以次宴之。赐博洛特诺木齐二等黑貂朝衣，满洲貂皮里蟒缎面袭、二等貂皮端罩、一等熏貂帽、系手帕荷包小刀一等玲珑鞓带、套缎袜一等夹沿斜皮靴、备一等玲珑鞍辔攀胸后秋红毡鞯翠蓝布鞍靴一等马一匹、一等甲胄、插弓箭一等撒袋、银酒海一个、茶桶一个、蟒缎一匹、妆缎一匹、绸子七匹、毛青布六十匹。临行时，命贝子博洛、罗托、镇国公爱达礼、礼部承政满达尔汉送至演武场，宴而遣之。

是日。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参政满珠习礼、鲍成宪、祖泽洪、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弘文院副理事官齐国如为礼部启心郎，以一等生员卞伟丰为弘文院副理事官补其缺；以礼部启心郎董松生心恶无能，范文程奏免，以一等生员周文叶为启心郎补其缺。

十二日。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郎球、巴彦俱革牛录章京任。

十六日。朝鲜国李倧遣员进女十人。其疏云："为朝鲜国王以侍女十人进宫事。据议政府呈称：钦差大臣云，命各道观察使，简选在道少女，公费装扮，以备起程，待入秋送至等语。今各道送女十人至，宜速遣员送往等语。即将各道所送女十人，遣总管白大圭往送。其姓名、年龄、籍贯，俱书于左。为此咨行，望详阅转奏施行。一名牡丹，年二十一岁，全罗道康晋县城女；

一名九姐，年二十三岁，江原道向阳府城女；一名永佳，年二十二岁，庆尚道长远府城女；一名慕春，年十六岁，忠清道青州穆城女；一名晟祎，年十五岁，黄海道长连县城女；一名昌玉，年二十四岁，平安道平乡府人；一名盈祎，年十五岁，平安道平壤府城女；一名英玉，平安道龙岗县女；一名聂生，年十八岁，平安道三河县城女；一名香益，年二十岁，咸镜道白青府女；一名文玉，年二十岁，咸镜道文川郡女。共十人。

是日。召来朝贡马阿巴噶部落台吉古木、台吉绰尔济、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下博洛特扎尔固齐、硕雷下卫征朗苏喇嘛等一百一人进宫，备酒二十壶，宰牛二头、羊七只，治筵四十席，赐宴。仍命七家照此各宴一次。

赐朝鲜国王所遣送女及妇女来朝二等太监白大圭呼尔哈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裤夹沿斜皮靴；赐随侍康志益满洲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套裤股子皮靴；赐二少女之父二人各银八两；八妇女之兄八人及随行厨娘一人，此九人各赐银六两；随从十五人，各赐银五两；其同伙凡二十七人，备酒五壶，宰羊一只，治席十桌宴之。

是日。为军务事，兵部奉命咨行汉三王曰："令尔属下马步军官兵携红衣炮、火器、牛车起行，必于本月二十五日，俱至盛京，每人赍二月粮，勿违。至尔王等与马军启行日期，着候旨行。"

十七日。赐土谢图亲王下侍卫胡拜绸子一匹，佛头青布八匹。

是日。外藩十三旗蒙古土谢图亲王下侍卫胡拜、卓礼克图亲王下额尔科、杜冷郡王下巴木布沙、达尔汉戴青下洪科多、达尔汉卓礼克图下托克托辉、满珠习礼下达赖、穆章下华布都哈、桑噶尔下孟格图、内齐下达尔汉戴青、喀喇沁部落塞冷下鄂哲特、沙木巴达尔汉下讷墨忽、乌喇特部落俄本下巴图尔、扎萨衮杜冷下达喇希等及其随行共二十五人，来朝取信，宰羊二只，备酒五

壶，治筵十五席，宴之。

是日。镇国将军承政阿拜为补郎球所出牛录章京缺事，奏闻，上命以翁克依为署理牛录章京。

十八日。钦定：无世职固山额真、承政，各准免十丁，无世职梅勒章京、内大臣，参政，各准免八丁，无世职甲喇章京、一等侍卫、理事官，各准免五丁，无世职牛录章京、二等侍卫、副理事官，各准免四丁，三等侍卫，各准免三丁，多罗贝勒下三等侍卫，各准免二丁。

十九日。赐由土默特来朝报信拜都拉章京下哈代银十两，古鲁古章京下额叶齐、博钟章京下舍雷、布颜泰章京下沙吉等三人各银七两。

二十一日。赐来朝贡马驼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下卫征朗苏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二人，各佛头青布六匹；车臣绰尔济下侍卫卓礼克图倭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跟役一人佛头青布六匹；土谢图汗下博洛特扎尔固齐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二人，各佛头青布六匹；萨尔霸塔苏喇海、戴青贝勒下坑库塞、卫征贝勒下图布新、赛音台吉下布尔罕代、都尔格济贝勒下索诺木等五人各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各二人，各佛头青布六匹，马哈撒巴迪汗下卫征朗苏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二人，各佛头青布六匹；兀尔汉噶山津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二人，各佛头青布六匹；阿巴噶部落济农下门绰浑、那木尔扎尔下僧格二人，各倭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跟役各一人，各佛头青布六匹。

崇德三年戊寅岁九月朔庚申，二十七日丙戌，母皇太后、仁孝尽忠敬顺昭福圣皇后神位前，嗣位孝子敢奏者：今为母圣皇后

升遐之日，念母圣皇后抚养恩德，子不胜轸念，谨整治祭食，遣大臣代祭。

二十八日。大章京石廷柱、大章京马光远奏两旗汉军于演武场前排班毕。巳刻圣汗出怀远门，环视两旗兵，至演武场御座，令试炮三响，较射、角抵，赐宴毕，仍由怀远门还宫，升清宁宫。

崇德三年戊寅岁十月档

戊寅岁十月初一日。颁己卯年历书。礼部诸臣置历书于高案上，由部衙门奉至大政殿时，两旁各员皆立候经过。将进上历书，装入黄匣，置黄案上，陈于大政殿正中。颁布诸臣历书案，陈列两旁。自大政殿奉至大清门时，部臣捧进上历书案，置于门阶正中，礼部参政古鲁格达尔汉自案上奉历书献上，承政满达尔汉跪受，呈送时，参政古鲁克达尔汉、巴彦引两旁诸臣至秘书院，置于黄案，行一跪三叩头礼。礼毕复位，赞礼官赞排班，赞近前，群臣排班近前，赞跪，群臣皆跪。宣读官宣谕："崇德四年历书，颁布于众，著尔等各以宣谕属员，钦此。"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赞退，群臣退立两旁。颁赐历书时，先赐和硕礼兄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固伦额驸和硕亲王、多罗武英郡王、阿达礼郡王、多罗贝勒豪格、多罗贝勒岳託、多罗安平贝勒、多罗饶余贝勒各历书三道，贝子、公等各一道，藩王、朝鲜国王及其子等各一道，满洲、蒙古、汉军固山额真各一道，次群臣各一道，最后赐总兵官沈志祥一道。

是日。赐随朝鲜王子之侍郎巴克好貂皮八张、银四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即日，召巴克进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宴而遣之。

初三日。遣来朝贡马阿巴噶部落台吉古木、台吉绰尔济等十四人还，命贝子尼堪、贝子罗托、承政、满达尔汉送至北演武场，宰牛一头、羊二只，备酒四壶、茶四桶，宴而遣之。

初八日。西征明国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遣阿尔布尼等至，奏曰：西征明国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等谨奏。为奏报入边败敌事。蒙上天眷佑，圣汗威福，于九月二十二日，拆毁密云东北墙子岭口边墙，四路并进。时密云军门率马步兵共六千来援，见我军已越边，军门亲率数百兵，奔入墙子岭城内，其余马步兵分为三队立寨，俱为我军击败；又有明副将一员率马步兵二千余迎战，谭泰旗下得特、硕尔克，杜雷旗下鲁克都，和礼布两旗合攻，败之，获马百匹，驼九只。又明守备率马步兵千余迎战，多罗安平贝勒督汉军墨尔根侍卫王颜珠、恭顺王、怀顺王所属曹得贤、贾世魁、常国芳等击败之，获马三十九匹。多罗贝勒岳托见杜赖等率步兵入边，恐近城有敌兵出，遂往围之。又喀喇沁部落方旦、索诺木击败一队，获马十三匹。前锋将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努山、布颜、席特库等追击密云军门溃兵二百余人，获马八十七匹。近城山险，日且将暮，故未多杀敌，未多获马匹。

于边门获大小红衣炮七位，大将军炮十八位，又询流贼消息，或言已渡黄河，或言在黄河南岸，尚未得实。

崇德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留于西尔哈河源，令殿后官兵携行。所有疲困马驼及其众跟役，又令前锋兵进击敌哨卒，无一逃脱，俱生擒之。及讯就擒之人，言墙子岭口坚固不能入，且密云军门，率兵来立营墙子岭，惟岭东西两侧高峰，可以越入等语。若我兵从一路前进，恐敌兵亦合力一处，势强难克，乃分为四路，以纛章京图赖为帅，率每牛录巴雅喇一员，外藩喀喇沁部落兵，每旗巴雅喇甲喇章京戴珠、哈尔撒、阿兰泰、达尔代四员，从边门右侧，逾越高峰。又恐图赖兵少，复遣贝子费扬古旗，叶臣旗下巴雅喇、阿礼哈超哈往助之，援兵未至，图赖等已先入边，攻克台十一座，令阿代、恩格图、古木三旗兵，从距边门五里外高峰入边时，恩格图旗先

越。谭泰、杜雷两旗巴雅喇、阿礼哈超哈距阿代旗入边处十五里外高峰无边墙处齐入。巴特玛旗、喀喇沁五旗、巴林两旗、敖汉、奈曼两旗、穆章旗、汉军及恭顺王、怀顺王属下兵，俱从边城大门之东小门平坦处，发炮竖云梯攻之，巴林部落阿玉希旗下索尔古先登。时防守平坦外边墙敌兵夹攻阿代等兵，故令巴特玛旗及外藩兵从平坦处攻入。

携回与拜萨同行之吹尔班第，获海龙城汉人哨卒一名，问之，云与班第相识。班第亦云此汉人与我相善，系明国守备遣来议贸易价值者，我因识之等语。遂将该汉人付与班第，谕而遣之曰：据闻尔边臣云，我哨卒十八名，为尔大清国人所杀，何故杀我关上贸易良民等语。此岂我国人识而杀之耶？长城以内，属尔明国，边外属大清国，入我地者，杀之耳。先年进边时，因尔贸易相和，从昌平入，今又避尔边门，从墙子岭口入者，盖因尔边门贸易相和，故不入矣，岂以难攻而不入耶？能念及此，相好如初，乃尔之幸，尔若变心，恐殃及己身，实难救矣。又嘱班第云：将此汉人，付与海龙守备，彼若问尔，亦以此言答之。

我军所入之关，汉名墙子岭，蒙古名达吉布拉，此关之西接一关，汉名黑峪关，蒙古名黑呼龙；又接一关，汉名曹家寨，蒙古名海龙；又接一关，汉名古北口，蒙古名莫尔托希；墙子岭东一关，汉名将军石，蒙古名乌希根；又接一关，汉名黄崖口，蒙古名章；又接一关，汉名马兰峪，蒙古名马赖。

是日。圣汗将亲征明国，命汉军固山额真大章京石廷柱、大将军马光远携炮等器械先行。

初九日。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自军中遣奏捷音，蒙上天眷佑，宽温仁圣汗威福，自董家口以东二十里外，青山关以西二里许，步登山峰，由未筑边墙处入，毁其边墙，于九月二十八日，入其境。此青山关，山峻墙坚。据云，青山关内，守兵有二百，闻我右翼兵消

息，已于九月二十五日往援等语。我军乘其无备，不伤一人，易取边关，毁墙而进。其青山关董家口、青山营三城之人，见我军威不能敌，俱弃城逃走。

崇德三年九月三十日。

问俘获之人，言青山关东二十里许榆林岭口城，有步兵二百，闻我右翼兵入，亦与董家口兵同往救援等语。又问流贼消息，云：在河南地方，尚在征战；今年水涝，禾稼丰收；请祖及其兵马至，复调往西去等语。又明人自海关，遣汉人五名，马八匹，往探我右翼兵踪迹，回至苏布地杜棱城地方，为我擒获，问其人，言山海关九门，今岁被大水冲坏，仅存一门；崇祯帝尚在，所谓已死者谬也等语。我军出征消息，于十九日由山海关报至三屯营，三屯营陈总兵官遣八人往喀喇托果蹑我军踪迹，仍于苏布地杜棱城地方，夜遇我前锋兵，其满洲一人，蒙古一人，汉人四名，马七匹，为我擒获，问其人，云我右翼兵于二十四、五日进边；山海关高太监去关内，复又返回等语。

是日。正白旗雅希塔赴法司讼曰："我有子妇新寡，以其父季思哈得疾，于正月自盖州归省。镶白旗尼堪、莫默尔根牛录下尼牙汉二人，引星讷之子阿思哈往观之，我子妇更盛装出见。星讷欲以我未除服之子妇与其子为妻，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亲王所议。今我子妇未归，尚在母家。"审实，遂议其子妇应鞭一百，阿思哈应鞭一百，季思哈妻应鞭一百，穆胡应鞭五十，星讷应革职，罚银百两，降参政为副理事官，武英郡王应罚银二百两，引导人尼堪应罚银五十两，奏闻，上命星讷罚银百两，降参政为副理事官，尼堪罚银五十两，穆胡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罚银二百两，雅希塔子妇是斩是养，交与其岳父，听其自便，乃鞭一百，留养之。

是日。土谢图亲王遣孟格图进献其部落内罚得牛马。汗赐孟格图二等佛头青布九匹，其随从一人，赏佛头青布四匹。

是日。朝鲜国王李倧，因误军期，遣崔鸣吉，具疏请罪。疏云："朝鲜国王以误军期，惶悚请罪者。臣奉上谕，催督发兵，先后申明，不止再三，而竟致愆期，以违约会，心中忧惧，坐不安席。续据陪臣上将李时英，副将柳琳等启称，马将军到通远堡，恭传皇命毕还等语。乃以为臣区区竭力之诚，终莫表白，心惊胆战，魂不附体，庸愚之至，复办事杂乱。负此大罪，死不足塞。此祸非外来，皆由自致。徒有悔责，请上严斥，伏地恭领。遣领议政崔鸣吉賫咨往，口陈本国事情。烦乞贵部备将此情转奏上闻。若蒙皇上垂察，不胜幸甚。"圣汗览毕，遣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礼部承政满达尔汉谕崔鸣吉曰："朝鲜国王，朕曾待尔非常，尔亦顷心归服，朕之养尔，古来无例，意王亦非常之恩报朕。谁知负恩若此。尔国兵虽不来，曷尝误朕之征明耶？自古以来，如尔等归降之人，拖误军期，或问重罪，革王爵者有之，或降罚者有之。朕既养尔，曾问罪降罚耶？俟征明之诸王、贝勒还时，必议尔罪。彼时，罪之轻重，尚难逆料。"

初十日。赴张家口贸易之戴齐、卫寨桑，多罗额驸毕喇西、喇斯希布等还。

是日。圣汗以我前已分兵两路西征明国，明若闻之，必调宁远、锦州之兵，经山海关来援，我军宜缓其师于山海关东。遂亲统和硕郑亲王、和硕豫亲王、诸固山贝子及大臣等，辰刻，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拜纛，行二跪六叩头礼毕，率大军起行，出旧边驻跸。

是日。赐实胜寺和尚二十二人各大佛头青布四匹、大蓝布一匹、小蓝布四匹、帽缎两庹、棉花两斤。

十一日。大军渡辽河驻跸。

是日。圣汗出征后，遣承政满达尔汉、参政陈邦选、副理事官哈尔松阿、郭准往太庙拈香致祭，献野鸭、野鹅、木耳、蘑菇。

十二日。驻跸彰武台口。是夜。圣汗谕和硕亲王、固山贝子及诸大臣曰："凡我大军全师出征，驻营后，每旗一营立五门，若兵半出，则立三门。凡饮放马匹，运取柴薪水草之人，俱由营门出入，严禁冲入军帐行走。若冲入军帐乱行，则或有逃盗不轨之人，难以稽察。又领旗王、贝勒以下，及一切人等，凡有事至御营，或奉召而来，进外营，则从南门入，进内营，则从两侧门入，如从他门而入，或从无门处入军帐者，科以重罪。

十三日。驻跸养息牧地方。

十四日。至藩城北驻跸。

十五日。至浑河地方驻跸。是夜，科尔沁部落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巴图鲁郡王率十旗兵来会。

喀喇沁部落古鲁希希布率四旗兵来会。

是日。董世禄、喀木戚哈往巡察守卫城门大臣及甲士，有正红旗齐明阿回家过夜，未在城门防守，遂以启多罗武英郡王、贝子尼堪、贝子罗托、英俄尔岱、满达尔汉，查会典有载，应鞭一百，齐明阿因鞭一百。理事官董世禄，副理事官喀木戚哈审拟。

十六日。驻跸哈喇苏地方。

十七日。仍驻跸哈喇苏地方。以科尔沁部落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巴图鲁郡王、喀喇沁部落古鲁希希布及众贝子等来会，宰牛羊，设大宴宴之。是宴也，土谢图亲王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扎萨克图郡王献马九匹，喇嘛思奇献马九匹，达尔汉和硕齐献马九匹，杜尔伯特部落塞冷献马九匹，卓礼克图亲王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巴图鲁郡王献马五匹，布木巴献马九匹，穆寨献马九匹，古木献马四匹，札木苏献马五马，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献马四匹、驼一只。圣汗阅毕，纳布木巴良马一匹，余俱却之。

是日。黑龙江博木博果尔贡貂皮五十九张，瓦代贡貂皮三十九张，噶凌阿贡貂皮八张，猞狸狲皮端罩一件。皆纳之。

是日。遣沙尔虎达、喀扎海、索浑三章京率前锋兵五十人，往明义州地方捉生。

十八日。大军起行，至阿哈赖托洛浑(ahalaitolohūn)地方驻跸。

是日。朝鲜国王遣锦阳君(jin yang jun)朴弥进万寿节，冬至礼物，迎于东京城，宰牛一头，备酒五瓶，宴之。

十九日。行猎，至蒙古博伦地方驻跸。是日。沙尔虎达、喀扎海、索浑等自义州捉生还，生擒八人，获牛四头。

二十日。行猎，至托衮博伦地方驻跸。是日。命和硕郑亲王率本旗巴雅喇超哈、贝子硕托率本旗巴雅喇超哈及喀喇沁兵，从前屯卫、宁远中间进发，和硕豫亲王率本旗巴雅喇超哈、贝子博洛率本旗巴雅喇超哈及土默特兵，从宁远、锦州中间进发。圣汗亲率大军，从义州一路向锦州进发。

二十一日。仍驻托衮博伦地方。是日。达尔汉诺颜、艾松古等于归化城遇厄鲁特部落墨尔根戴青来贡土产马十六匹，遂偕至军营。圣汗阅毕，俱纳之。

二十二日。朝鲜国王遣二等太监洪大海贡天池茶二十二斤、雀舌(ciyoo še)茶十九斤、红柿子五千个。是日，赐二等太监洪大海满洲貂皮十张、银四十两、套袜夹沿斜皮熟皮靴一双，王府一人满洲貂皮五张、银十两、套袜牛皮靴一双，跟役十五人各银五两，命承政满达尔汉亲赐与之。是日，遣二等太监洪大海等十七人还，召进礼部，宰羊两只，备酒五瓶，治筵十席，承政满达尔汉宴之饯行。

是日。驻跸敖木伦(omuren)地方。是夕。遣索海为帅，统每旗甲士二十名，甲喇章京一员及前锋全军，往围大凌河东岸四里屯五十户、张岗屯十五户、宝灵寺庙十五户、玉米屯五十户、于家屯五十户、陈华峪四十户、道儿庄三十户、河西岸李云屯二十户、柏士屯二十户、郭家堡二十户、开州三十户、井家堡二十

户、石家堡二十户、戚家堡二十户等十四屯堡，捉生。

二十三日。入明边，驻跸义州。是夕。召众谕曰："不许放马于营外，可刈草饲于营内，夜间鸣金巡警，毋致稍怠。"

二十四日。驻跸戚家堡。是日。命石大章京、马大章京以神威将军炮攻取五台。

二十五日。驻跸锦州城北。

是日。圣汗出征后，于万寿节承政英俄尔岱往福陵拈香致祭。祝文曰："崇德三年戊寅岁十月朔庚寅，二十五日甲寅，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圣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忠敬顺昭福圣皇后神位前，嗣位孝子跪奏，今你父太祖，母太后生我之日，虽为国家远征敌国，念及父太祖、母太后乐养恩德之重，特留臣拈香，献酒果品，备治祭食，谨代祭。"

是日。遣参政陈邦选、启心郎周文野往太庙拈香致祭。

是日。万寿节，朝鲜国王遣陪臣锦阳君朴弥谨奉表称贺，贡礼物。贡圣汗礼物数目：细黄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黄绵绸三十匹，细紫绵绸二十匹、细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三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二十块、满花方席二十块、各色花席二十块、豹皮十张、水獭皮二十张、白纸两千张、六合上漆厚纸十张；献皇后礼物数目：细红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紫绵绸二十匹、细白绵绸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黄花席十块、满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

二十六日。驻跸锦州城南。是日。遣员赍敕往边界三城。敕曰："宽温仁圣汗谕藩城、屏城、开城守臣。尔等三城，每城留大臣一员、甲士二十名驻守，其余官兵，尽率之来。藩城、屏城、开城统兵诸将，俱至辽阳沃赫（wehe）渡口会集，以便俘获人口交与尔等携还。"

二十七日。和硕豫亲王遣扎塔等赍书至。书曰："和硕豫亲王多铎、固山贝子博洛等，于宽温仁圣汗陛下跪奏。未入边前一

日，先遣俄罗塞臣往边外，击败明哨卒，斩三人，生擒一人。本日，遣扎朱古击败明哨卒，生擒二人。是日，又遣翁克、喀尔塔喇往截道路，生擒六人。闻边外有驻牧蒙古，于是夜，遣扎朱古往探，并无踪迹，忽遇车五辆，获人一名，牛五头携来。夜入边时，遣塞赫、岳多惠前行，于边外获烧炭人一员，讯之，云桑噶尔寨旧居之府，为驻牧蒙古所居，并未知觉等语。于是，特往觅桑噶尔寨府，先收其牲畜，再竖梯攻取其府。府内有守备一员，男子二百，俱戮之，获马十二匹，牛四百头，驴二十九匹，羊三百六十七只，妇女幼子七十名，俘获数共八百七十八。

是日。祖〔大寿〕遣二人执令箭赴锦州，和硕豫亲王生擒之，将其甲胄、撒袋及人一并送至。

二十八日。三顺王以神威将军炮攻戚家堡、石家堡，克之，俘获人口三百十七名、马骡十四匹、牛六十二头、驴七十五头，俱交户部参政马福塔携至。

是日。遣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往谕和硕豫亲王曰："郑亲王兵力甚寡，著和硕豫亲王率本部兵，前往中后所，与郑亲王会合。"

于锦州城南驻二日。

二十九日。西行十五里驻跸。是日，命三顺王，俟移营毕，以神威将军炮轰锦州城南台。方欲进攻，台内炮药自发，多被焚死，其余三十人，自台坠绳下，擒之，送交马福塔。

崇德三年戊寅岁十一月档

和硕豫亲王率本部兵，往会和硕郑亲王，将过中后所，时明国祖大寿闻清兵往征北京，率兵往援，至其城，祖大寿遂以兵追击豫亲王兵后，土默特部落俄木布楚虎尔及满洲甲喇章京翁克等率其所属先遁，纛章京哈宁阿、甲喇章京阿尔津、俄罗塞臣等不能支，且战且退，贝子博洛向前迎击，敌乃退。豫亲王兵，阵亡九人，失马三十匹。豫亲王收兵不战，即于是夜至郑亲王营。郑

亲王等忿甚。次日，同豫亲王率兵复至中后所，祖大寿兵惧不敢出，遂还本营。

上出征后，初一日，万寿节，朝鲜国王遣锦阳君朴弥来朝庆贺，贡礼物。按有顶戴官员级赏朴弥三等黑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三等马一匹备有绘图鞍、起平花辔后秋、红毡鞯、翠蓝布鞍韂、三等马一匹、柳新按书状官级赏好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夹沿斜皮熟皮靴一双，大通官韩远、朴尚吉、周大仁三员，各素貂皮七张、银三十两、套袜股子皮靴一双，管理贡物官十八名，各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套袜牛股子皮靴一双，厮役二十七人，各银五两。冬至，赐来贡礼物者朴弥三等黑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柳新好貂皮八张、银四十两、套袜夹沿斜皮熟皮靴一双，大通官三员，各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套袜股子皮靴一双，管理贡物官十八员，各貂皮三张、银十五两、套袜牛股子皮靴一双，厮役二十七人，各银四两。朴弥、柳新等一百六十人，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礼部承政满达尔汉、副理事官哈尔松阿宰鹅十七只、牛两头、羊四只、备酒三十瓶、治筵六十席、以礼设宴饯行。

是日。命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二人，以神威将军炮攻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克之，获人七百有三名、马骡四十六匹、牛二百一十头、驴一百三十七头、羊一百一十六只，俱交付户部参政马福塔而还。

是日。三顺王招降大福堡，获男妇四十二名口、牛两头、驴三头，俱赐三王。

是日。孔、耿、尚三王以神威将军炮攻克大福堡所属大台一座，获蒙古、汉人男妇共三百三十七名口、马骡十六匹、牛一百一十四头、驴三十五头、羊八十八只、其男子俱戮之，所有俘获皆赐三王。

初二日。迎送官诺木浑携牛一头、酒五瓶往东京宴之。

是日。厄鲁特部落格龙寨桑下十二人来朝贡马，留守多罗武英郡王杀鹅五只、羊两只、备酒五坛，治席十桌，宴之，贝子尼堪、贝子罗托以此各宴一次。

是日。命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攻新壮台。本日，发炮攻击，垛墙俱坏，台之一面，坏其半，敌仍不出，战至日暮，方休战收兵，台内蒙古三十名，出马光远旗讯地而遁。

是日。宽温仁圣汗遣官赍敕往谕留守多罗武英郡王、固山贝子等曰："大军既至博伦地方，于十月二十日，遣和硕郑亲王、固山贝子硕托等率镶蓝旗、镶红旗巴雅喇超哈及喀喇沁兵，从前屯卫、宁远中间进发，和硕豫亲王、固山贝子博洛等率正白旗、正蓝旗巴雅喇超哈及土默特兵，从锦州、宁远中间进发，朕亲统大军，从义州进发。渡大凌河后，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等以神威将军炮攻克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等五屯堡，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以神威将军炮攻克戚家堡、石家堡，又锦州城西十五里处有台一座，因用炮击，内火药自发，人畜俱焚死。又距锦州三十里大福堡内人，见我军将列炮攻，遂降。又大福堡所属大台一座，用炮击，两面俱坏，尽获其牲畜，其台亦为我控制。和硕豫亲王等从桑噶尔寨旧居之大兴堡入，竖梯攻克之，该堡内有守备一员，男子二百余名，其男子俱戮之。各处俘获，共计人一千九十名、马骡七十匹、驴二百四十一头、牛六百七十二头、羊四百八十三只。明帝三次调祖总兵官不至，至第四次，方于十月二十二日往援，至宁远西沙河所，闻我兵已入，遂自沙河所退驻宁远。问我军西行消息，或言在北京一带者，或言已过北京西去者，有云密云军门自缢者，又有云为我军生擒者。于锦州城西三十里处遣员赍敕往。将于本十一月初三日，大军进发山海关。"

于锦州城西三十里处驻跸两日。

初三日。大军起行，至杏山西驻跸。

初四日。驻跸连山。是日。命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遣俘获汉人赍敕往杏山，敕曰："大清国皇帝敕谕祖泽远。曩者，朕获尔兄，从尔遣归，盖欲以观后效也。今闻尔驻于此，唯酣歌畅饮，罔思报效，非朕留汝之心矣。今朕亲至，尔不一来见，更待何耶？且朕既已平定诸国，所谓平者，惟明国耳，朕岂舍之耶？尔驻守孤城，一旦食尽力穷，将何以自全乎？机会一失，悔之无及也，尔其思之。"

初五日。仍驻跸连山。三顺王及汉军炮攻五里河台，毁其两角，台上人惧，守备林计友、李帷观遂率众来降，其中蒙古男子十一名、妇女一口、汉人男子一百七十八名、妇女十三口、幼子九名、马五匹、牛十一头、驴八头，皆编为民户，毫无侵害。

初六日。驻跸锦州城。

初七日。仍驻锦州城。

初八日。大军起行，过沙河所十五里驻跸。

初九日。至中后所驻跸。

是日。遣书祖大寿曰："大清国敕谕祖大将军。自大凌河一会，今已数载，相别以来，因朕不曾亲来，故彼此问候亦少。朕至此时，意谓将军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驻于此地，故朕不惮辛苦而来，愿将军出城一见，或留或去，惟将军是听，朕绝不相强，谅将军之身，犹此身也。先日朕释而遣回，今又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耶？闻将军屡与我军相战，此乃为将之道，朕绝不以此介意，尔亦毋为此而见疑。若不肯亲来见，可遣心腹人至，以全朕愿。"

是日。和硕豫亲王遣阿尔津、穆福、扎塔等至，奏言："于中后所西十里山岗，遇祖大寿兵，两相诱战，杀敌三十人，我兵阵亡九人，失马三十匹。"

初十日。驻跸中后所，遣书祖大寿曰："大清国圣主敕谕祖大将军。曩者，自大凌河释汝遣还，因诸臣怪朕不善识人，纵之

遣还。今将军宜来见朕，若有疑虑，则朕携亲随一二人，尔亦亲随一二人，于中途面语。朕之欲见汝者，一则解朕不善识人，纵汝遣还之嘲，再则使尔弟子及大凌河各员，皆谓将军之能践言也。俟将军见朕后，其与朕共事与否，听将军自便，朕必不强尔与朕共事，是皆由衷之语也，岂肯诈为是言乎？朕之梦寐，亦与将军相见，谅将军不愿见朕耳。昔之刘、关、张三人，异姓也，盟誓天地，始终不渝，令美名垂后世，至今称焉。望将军速回音。"

十一日。率右翼三旗兵征明。和硕郑亲王奏称："攻克模龙关，获马四匹、牛一头、驴五头，攻克五里堡屯台，俘获人口四十名、马两匹、牛四头、驴六头。又军士纵掠，获马十九匹、牛一百七十一头、驴一百一十五头、人口二百三十二名、骡七匹。"

是日。遣镶蓝旗世袭纛章京穆奈、正白旗世袭甲喇章京索嫩、镶红旗世袭甲喇章京霍博依、正蓝旗世袭章京霍多依四员率巴雅喇四十名，夜往中后所、前屯卫中间要于路，四章京率众伏于路旁，命正白旗穆胡牛录下敖哈纳率八人伏路。时见敌兵七人，镶红旗纳尔泰牛录下拜达尔、正蓝旗伊孙牛录下叶都，以往报诸臣为辞，私自先来，镶红旗福喇塔牛录下甘达里、正白旗穆胡牛录下敖哈纳、苏邦牛录下叶伯舒、正蓝旗哈宁阿牛录下哈舒、镶蓝旗罗洛牛录下满都户、喀木戚哈牛录下阿朗阿等六人亦擅离汛地还，众乃追敌，未获。故议以领兵世袭纛章京穆奈若遣属下三章京之一员，或专达一员往，必获其敌。乃怠忽从事，以无职之人为首遣往，令敌得脱，穆奈应解甲喇章京任，罚银五十两，其世袭章京三员，应各鞭五十，罚银三十两，为首者穆胡牛录下敖哈纳及借往报为辞而私自返还者伊孙牛录下叶都、纳尔泰牛录下拜达尔等三人，俱应论死，其余五人，应各鞭一百，贯耳鼻。理事官萨毕图、副理事官巴尔泰、阿尔吉宁奏闻，上命世袭

霍章京穆奈、世袭甲喇章京索嫩各鞭五十，罚银五十两，世袭甲喇章京霍博依、霍多依各鞭八十，其余无职之人八名，各鞭八十，贯耳。

于中后所驻跸两日。

十二日。自中后所班师，出明边，驻跸绥济(sui ji)河地方。

十三日。行十五里，仍驻绥济河地方。

十四日。驻跸确罗默(kiyorome)地方。

十五日。驻跸穆鲁(muru)地方。

十六日。驻跸默尔图(meltu)地方。

十七日。驻跸鄂穆伦(omuren)地方。

是日。冬至，朝鲜国王遣陪臣锦阳君朴弥奉表庆贺，贡礼物，进圣汗礼物数目：细黄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黄绵绸二十匹、细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二十块、满花席二十块、花方席二十块、各色花席二十块、豹皮十张、白纸两千张。进皇后礼物数目：嵌蛤蚌木梳匣一个、细红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紫绵绸二十匹、细白绵脑十匹、金黄细绢十匹、黄花席十块、满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谨奉笺皇太子庆贺，并献皇太子礼物数目：细白夏布十五匹、细白绵绸十匹、金黄细绢十五匹、黄花席十块、满花席十块、满花方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豹皮六张、白纸五白张。所贡诸物，于大政殿高案，上铺红毡，陈列之。

是日。召朝鲜国王所遣来朝进贡陪臣锦阳君朴弥，书状官柳新及其随行共一百六十人于礼部，备酒五十瓶、宰牛四头、羊六只，治席百桌，命承政满达尔汉、英俄尔岱宴之。

朝鲜国王为叩谢皇恩事。崇德三年二月初九日，据陪臣、世子右宾客官南义雄等禀称，本国人朴爱京等男女共六口逃往贵国，特蒙皇恩给还等语。故其罪人，依法处置，我与举国臣民，

欣忭无任，永不忘怀，乃遣陪臣锦阳君朴弥，奉表谢恩，贡礼物。进圣汗礼物数目：细黄夏布三十匹、细白夏布三十匹、细黄绵绸二十匹、细紫绵绸二十匹、细白绵绸三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龙席两块、黄花席十五块、满花席十五块、各色花席十五块、豹皮五张、白纸两千张。进皇后礼物数目：细红夏布十匹。细白夏布十匹、细白绵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满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又向皇太子奉笺谢恩，并进细白夏布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满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白纸五百张、黄毛尖笔十枝、墨五十块。

十八日。行猎，至喀喇托果（kara togo）驻跸。

十九日。行猎，至乌里雅苏台驻跸。

是日。上出征后，遣承政满达尔汉、理事官郭汝吉、副理事官哈尔松阿往太庙拈香致祭，献鹿肉、银鱼。

二十日。行猎，至锡伯尔台地方驻跸。

二十一日。行猎，至图尔根地方驻跸。

二十二日。自图尔根河遣外藩蒙古，各归其部，分遣汉军，由平路行。汗行猎，至奇尔哈纳地方驻跸。

是日。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弟萨哈廉等五十一人、索伦部落透特等三人，共五十四人来朝贡貂皮，迎于演武场，宰羊四只，备酒四瓶、命理事官郭汝吉、副理事官哈尔松阿往宴之。

是日。遣承差赍敕还盛京。敕曰："宽温仁圣汗敕谕国君福晋。自前回咨，再无消息。其明堡台屯寨，俱已收复，欲往探山海关，因外藩蒙古马匹疲瘦不堪，乃止。大军自中后所班师。归途经辽阳察罕脑尔苏巴尔汉、察喇苏图和顺，命右翼经吉灵朱尔虎朱、彰武台、养息牧交界处以西还，国中遣人，可行此路。寄于图尔根河。"

赍敕留守武英郡王及诸贝子亦与国君福晋书同。

二十三日。行猎，至蒙古博罗（boro）地方驻跸。

二十四日。行猎，至卓尔苏（jorsu）地方驻跸。

二十五日。驻跸辽河地方。

二十六日。驻跸养息牧地方。

是日。多罗武英郡王遣启心郎布多尼、赞礼官渥黑等赍书至。书曰："奉宽温仁圣汗命留守盛京达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固山贝子尼堪、罗托等跪奏，蒙天眷佑，圣汗鸿福，举国臣民康宁，为此谨奏。"

朝鲜国王上陈下怀，请加怜恕。本年八月初八日，钦奉陪臣议政府左赞政洪室賫捧到敕谕，天语丁宁，且警且诲，开示愚蒙，恩意备至，臣非石木，宁不知感？至忘恩之谕，臣不胜蹶然警惶，措躬无地。窃惟臣之所以有今日，是谁人之赐哉？土地莫非王土，臣民莫非王臣。钦遵初谕，奔走效力，臣之图报，又何辞焉？况轸念下邦之凋敝，所征之数，不过五千。皇上之恩，从此益大矣，其又何辞焉？而犹敢以区区事情，昂首哀鸣，至于委巷细民之言，靡不毕达，盖亦仰恃恩眷，有怀必吐，不觉其辞语之烦猥，罪之不可逭，实无他意。窃念臣曩坐昏庸，自至王师，命迫孤城，不绝如丝，幸赖圣度宏大，曲赐矜宥，严敕恩言，如雨似霜。当此之时，臣且喜且惧，且信且疑，及其投命军门，获近宝座，仰瞻天日之表，饗蒙厚恩。此正微臣之至幸，千载一时之奇遇，况以三韩数千里之地，取而还臣，俾臣复奉二百年之宗社，八道生灵，各得其所，则天地养育之恩，非臣独得，东方之人，子孙万代，永世感戴，何有臣身尚存，而忘无穷之恩，自陷难容之罪也哉？臣即承严旨，不敢以绵薄为辞。是以，挑选余民，足取原额，从速起行，听候明命。凋兵弱卒，虽不足以比大军之末，而区区下忱，稍得以表白焉。唯皇帝之谕，洵属严切，有非臣子所可闻也。故含冤抱痛，疚心疾首，刻不敢忘。夫臣而忘君，罪在罔赦，臣若有此，天地不容，臣若无此，而未蒙君父之谅察，乃天下之至痛也。君臣父子之间，何敢不披肝沥胆，以

求自解乎？上天垂鉴，何敢夸言。伏愿皇上矜臣愚悃，俯宥臣僭，解东隅之哀怨，臣不胜至恳。因具另疏，遣陪臣锦阳君朴弥，往京城具奏。此外，又咨文，烦乞贵部转奏施行。”

朝鲜国王为贸易事咨称：“崇德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户部咨称，宁古塔与会宁接壤，宜相互贸易，故遣地方官前去。会宁府使郑一骥，不亲来迎，仅遣微贱之人名辛觉虎者迎之。乃至城下，又闭门不纳，逾时始令入城。及至馆舍，不曾修理，我方人自为修理安歇，接本部文，置之于地。又不令人来贸易，到彼之第九日，始出互易。郑一骥不以礼待去人，似此欺慢。本部闻之，不胜惊讶。故特移咨，王其思之等语。阅毕，即令议政府召会宁府使郑一骥究问，据该官供称：我任职时，有宁古塔人前来贸易，愚以为大国遣员，宜下客馆，宁古塔人以互市事来，本有往时旧歇之所，乃令本府辛觉虎，迎于中途，修理往日所居馆舍以待之，事先所报，别无他语。至此之后，遽驰入城内，守门者疑之，遂闭门之一扇。吾闻之骇甚，乃执守门者鞭责之，至未迎接于馆者，是来报者之迟误，罪不可逭。至于未出迎一节，愚意以为地方官祗迎路边，乃待钦差之礼也，此与前来互市之行，事体不同。故彼时即出此言，无再复问，是吾意也。唯初到时，称有敕书，我以为降敕陪臣，似无是例。既闻此言，何敢稍怠，急设高足床于馆内，即将行礼，及其出视，乃系户部咨文，怪问其故，彼等答称：此书来自沈阳，故误以为敕等语。虽户部咨文，固非所敢慢者。既知其非敕，未敢以降敕例行之，实出于尊敬皇上，以明礼节之意，不料为此生怒，反以置之于地为言。至交易之际，按物论价，因降价过低，商贾莫不称亏。故平定物价，往复争辩，以致延期，事之原委，是也，非我怠慢而然矣等语。据供细虑，边上互市，虽与钦差不同，然即系贵国之人，地方官出城迎入城内，安置于客馆，皆礼所不可废也。然边臣不娴礼节，有此失误。至于置书于地，久不开市等语，概知书内所陈。然

而，郑一骥终不得为无罪，乃解郑一骥职，以示惩之，并宜诸边臣为诫，为此回咨前去，查照施行。"

虎尔哈部落克宜克勒氏达尔汉等十三人，来朝贡貂皮十二张、交易貂皮端罩五件、貂皮桶五十二件、貂皮袄十件、素貂皮一百二十八张、黑狐皮一张、元狐皮二十三张、元狐皮被一床、黄狐皮被三床，黄狐皮一张、狐皮袄两件、灰鼠皮桶五件、貂皮灰鼠皮相间袄一件。

呼尔哈部落胡习哈礼氏纳木达礼等十人，来朝贡貂皮五十九张、狐皮一张、交易貂皮端罩一件、貂皮袄五件、貂皮桶四十三件、素貂皮五十一张、元狐皮七张、貂皮灰鼠皮相间袄一件、黄狐皮六张、灰鼠皮桶十二件、猞狸狲皮袄一件、黄鼠狼皮袄一件。

邓舒携诺洛户下男子十二名、四十二口、济布球携萨哈廉户下男子二十名、四十五口，共男子三十二名、八十七口、马十七匹至。

呼尔哈部落赖达库等四人来朝，贡海獭皮二十六张。

先是，往黑龙江地方贸易，至是携货物至：正黄旗貂皮四百有六张，镶黄旗貂皮三百八十九张，余佛头青布十一匹，正红旗貂皮一百一十四张，又自嫩江地方易得貂皮七十八张，余佛头青布二十三匹，镶白旗貂皮二百三十一张，又自嫩江地方易得貂皮五十五张，余佛头青布四十八匹，正白旗貂皮一百三十三张，又自嫩江地方易得貂皮一百三十二张，余佛头青布八匹，镶蓝旗貂皮二百二十四张，又自嫩江地方易得貂皮八十四张，余佛头青布十一匹，正蓝旗貂皮一百八十二张，又自嫩江地方易得貂皮五十九张，余佛头青布一百一十二匹，共貂皮两千四百七十八张。

进贡貂皮者：大河地方沃勒(were)屯七十张、吴鲁孙(ulus-un)屯五十八张、额苏礼(esuli)屯一百五十张、胡尔台(hultai)屯十八张、库务(kunu)屯五张、杜尔塔尔(durtal)屯九张、忽斌

(hubin)屯二十张、敖喇(oola)屯十张、格根(gegen)屯二十张、苏都礼(suduli)屯五十张、额尔杜(eldu)屯一百六十五张、小河地方吴尔库尔(urkūl)屯八十张、博霍礼(bohori)屯九十张、额驸巴尔达齐下九屯三百七十九张，两河地方贡貂皮一千一百二十四张，索伦部落窦特依贡貂皮二十张，萨哈勒察本部之交易貂皮一千二百五十张。

是日。外藩克宜克勒氏达尔汉额驸夫妇等十三人、虎习哈尔氏纳木达礼等十人，共二十三人来朝贡貂皮，逆于正红旗习射馆，命分得博硕库胡希吞宰猪一头，备酒一瓶宴之。

二十七日。驻跸旧边。

二十八日。午刻，驾之盛京，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入抚近门，升清宁宫。

二十九日。酉刻，地震。

三十日。赐朝鲜义州城吉木登济送我逃人至，赐银十两、套袜牛股子皮靴一双，厮役十三人，各银四两，并召之于礼部，宰鹅三只、羊一只，备酒四瓶，列筵十席，副理事官尼堪亲宴之。

崇德三年戊寅岁十二月档

初一日。圣汗御崇政殿，外藩来朝贡马厄鲁特部落尹扎呼土克图下额尔格布习、格隆寨桑等十七人、土默特部落两翼吴巴希、巴彦蒙库等四十七人、苏尼特部落腾机思下巴克察尔塔布囊等十五人、鄂尔多斯部落济农下吴巴希等十二人、乌珠穆秦部落多尔济济农下祁他特塔布囊等三人，共九十四人朝见，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彼所贡马驼缎匹数目：厄鲁特部落呼图克图尹扎马五十匹，送贡额尔格布习马两匹，格隆寨桑马四十二匹，土默特部落左翼古鲁古章京马五匹、珍珠一枚、皂雕翎两根，陶虎章京马两匹，拜图喇章京马两匹、皂雕一只，扎巴章京马四匹、缎两匹，大诺尔穆马一匹，伯希章京马一匹，俄博尼章京马一匹，必利斯章京马一匹，恩克依章京马一匹，阿虎章京马

一匹，阿希图章京马一匹，赵津吴巴山察马一匹，送贡吴巴希马一匹，右翼杭古章京马两匹，龙图美章京马一匹，特济章京马一匹，多尔济章京马二匹，伊苏塔尔章京马一匹，吉汉章京马一匹，博津章京马一匹，根顿章京马一匹，达兰泰章京马一匹，布颜泰章京马一匹，分得拨硕库巴颜马三匹，缎三匹，鄂尔多斯部落济农马一匹、驼九只，苏尼特部落腾机思下巴克察尔塔布囊马十八匹，共马一百五十匹、驼九只、缎五匹，来朝进贡者九十四人，皇室备奶子酒一瓶、酒十三瓶，宰牛一头、羊四只、鹅十三只，列筵四十席，赐宴，仍命七家以此各宴一次。

初二日。以正红旗阿尔海未衣朝服，罚银十两。

初三日。和硕额驸达尔汉旗下吴纳沁往中后所哨探，解甲而宿，一也；我军前行，行猎托新图南之日，离队先入，一也。以此二事，议应鞭七十，罚银五十两，岳托辉管一甲喇，当吴纳沁率甲喇，离队先行时，亦随之进，应坐以应得之罪；行猎达兰托洛会(dalan tologui)东之日，图尔格依旗下星讷，身为管旗大臣，不善管束队尾，怠忽从事，应夺所乘马，坐以应得之罪；尹尔登身为纛章京，不整治旗围，应夺所乘马，又驻跸中后所时，和硕豫亲王遣人巡察夜出哨探诸章京披甲与否，时阿山旗下穆胡、图纳、图尔格依旗下昂阿、特都克、准塔巴图鲁旗下德希、和硕额驸达尔汉旗下萨济获、南济兰、霍洛辉旗下阿吉拜等，俱解甲而宿，故拟诸章京在阵地不曾披甲，应各鞭五十，坐以应得之罪，遂启知参政大章京穆成格、副理事官卦喇、伟征奏闻，上命吴纳沁幽禁三日，按律鞭责，岳托辉坐以应得之罪。星讷坐以应得之罪，穆胡、图纳、昂阿、特都克、德希、萨济获、南吉兰、阿吉拜俱幽禁三日。

是日。叶辰旗吴巴海牛录下纳木布禄所获男丁杀特臣牛录下沃赫下牵马小厮，并携其首级及所乘马匹以去，故议以俘虏之主纳木布禄，不亲自押送俘获之人，致使杀人夺马而去，应论死，

沃赫不携牵马小厮同来，而留诸后，应鞭一百，贯耳；世袭甲喇章京霍博依，不收俘虏，以致马被劫，人被杀，应鞭七十，赔偿被杀之人及被劫之马；古木旗苏默尔牛录下俄木博值夜要路时，而不往，而遣属下跟役，擐甲以往，遂依临阵退缩律，应论死；鲁木拜牛录下专大额苏尔黑，徇情不遣主，而派奴仆往，应鞭一百，贯耳；选派甲喇章京席赖，不遣所管巴雅喇，而派奴仆前往，应鞭五十，解甲喇章京任；叶臣旗谭泰牛录下专大马沙，未携所俘汉人往哨探处看管，而违命留于军营，致使携马而遁，应论死；所俘汉人，俱携至哨探处与否，曾遣世袭甲喇章京胡米泽往查，但违命不查，应鞭七十，赔偿逃人携去之马匹；值夜传递金鼓专大席唐阿牛录下达尔珠，不勤加管束，未传递金鼓，致使逃人出逃而不觉，应鞭七十；同班巴雅喇应鞭五十；传递金鼓跟役等，应各鞭二十七，理事官萨毕图、副理事官喀木戚哈奏闻，上命俘虏之主纳木布禄鞭百贯耳，跟役之主沃赫鞭八十，甲喇章京霍博依鞭七十，选派专大额苏尔黑鞭八十，甲喇章京席赖鞭五十，解甲喇章京任，马沙鞭一百，贯耳，世袭甲喇章京胡米泽赔偿马匹，传递金鼓专大达尔珠鞭七十，巴雅喇鞭五十，跟役等各鞭二十七。

初五日。以正白旗下佟彦米衣朝服，又于大政殿内诟人曰"尔瞎母之屄"，都察院张存仁，祖可法送之法司审实，遂罚银一百五十两赎身。

初五日。圣汉御崇政殿，外藩朝贡貂皮，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弟萨哈连、户尔布尔屯费扬古、俄勒屯吴地堪、吴鲁苏屯莽古朱等五十一人、索伦部落博木博果尔、透特依等九人朝见，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次虎尔哈部落克宜克勒氏达尔汉额驸等十一人、虎习哈礼氏纳木达礼等十人、巴牙喇氏满地特喀下三人、布克图礼等五人、赖图库等四人朝见，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两部落共贡貂皮一千二百八十四张，陈诸东厢，来朝

者共九十三人，皇室杀鹿两只、四岁公野猪一头、去皮毛家猪二头，备酒十三瓶，列筵四十席，赐宴，仍命七家以此各宴一次。

初六日、镶黄旗讷尔特牛录下邓硕、正白旗图奈牛录下济布球等招服虎尔哈部落托科洛氏户口五十、诺洛氏四十户口，共户口九十还，遣理事官喇玛携户部猪两头、酒五瓶，往迎于正红旗演武场宴之。

初七日，圣汉初定以公主下嫁喀喇沁部落固伦额驸祁他特。闻固伦额驸祁他特亲率随从十五人来朝。命多罗武英郡王、贝子硕托、贝子尼堪、贝子博洛、贝子罗托、副理事官尼堪等携库存酒两瓶、正红旗茶一桶，迎于演武场饮。

初九日。赐理藩院印信仪：奉印信陈黄安，自礼部捧出，参政巴颜、陈邦选、理事官喇玛、启心郎周文野、齐国汝导引至大清门，置丹墀上。理藩院承政贝子博洛受印信，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跪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学士王文魁奉印匣，转授承政贝子博洛，跪受毕，赞礼官赞退，乃退，陈印信于红案上。参政色楞、尼堪捧印案至本衙门，承政博洛随行。承政贝子博洛、参政色楞以赐印信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

是日。来报自中后所携马六匹、骡三匹来归者图尔索儿、李塔、刘世魁、凌丰扬、张塔等四〔五〕人，于本年七月逃走，无以为生，复来归。

初十日。镶红旗署理牛录章京、甲喇章京、兵部副理事官巴雅尔图获罪解任，为补牛录章京一缺事，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参政鲍成宪、启心郎索宁奏闻，上命以阿什图为署理牛录章京。

是日。正黄旗宁塔海牛录下苏拜以其妻祭神三次，耗尽家产，请腾奇奏闻。上命管领尹赖往谕曰："此类事情，恐管束者获罪矣，著送法司，严加质审。"伊赖与苏拜夫妇同谋具奏，未告两次之事，止告事露之一次，遂送法司讯鞫。伊赖供称：苏拜妻精神恍惚，曾以启知等语。和硕郑亲王、参政、启心郎、理事

官、副事理官等听信伊赖之言，未加严审，以为苏拜妻有失心病无罪，奏闻。上曰："尔等未加详察，轻率奏闻。"复审属实。遂议和硕郑亲王、参政布当、李云、孟超芳、启心郎额尔科图、王延宜、沈超吉、理事官张大猷、副理事官康喀赖、龚古、邦牛等，按职倍加治罪，巴哈纳审讯时不在，王令其具奏时，不加稽查，即行奏闻，应坐以应得之罪，苏拜夫妇应论死。尹赖怀私徇庇，应鞭一百，贯耳鼻，奏闻。上谕郑亲王曰："萨满经文，平昔考究者，尔等较初懒怠。"遂罚郑亲王雕鞍马一匹入官，额尔科图以下启迪此事，罚银十五两，巴哈纳奏而不知此事，罚银十五两，谕布当、李云曰："习满洲语，若不习满洲语，再获此罪，能宥之耶？"谕毕，俱免议。

是日。刑部承政郎球获罪解任后，为补其缺事，镇国将军承阿拜，参政满珠习礼，鲍承宪奏闻，上命以都察院参政索海为承政。

固山额真石延柱奏曰："礼部副理事官郭绍济原系本旗下旗鼓。"上命免职。为补其缺事，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参政满珠习礼、鲍承宪奏闻，上命以该旗杨兴元为副理事官。

是日。八处集市，税银一千一百五两五钱，萨哈勒察部落贸易貂皮一千二百四十四张，外藩克宜克勒氏贸易黑狐皮三张、白珍珠毛元狐皮六张、元狐皮六张、貂皮桶十五件、貂皮八张、黄狐皮一张、鳔胶十泡、虎习哈礼氏贸易貂皮桶三十九件、貂皮四张、黄狐皮两张、灰鼠皮桶三件、鳔胶三泡，送诺洛氏户口来朝五人贸易貂皮桶五件、貂皮七张。

镶黄旗讷尔特牛录下邓舒、正白旗席球牛录下济布球出使诺洛携回男子三十二名。

十一日。上初定以公主下嫁，固伦额驸祁他特以尚公主、宰牲畜三九之数，备酒四瓶，进宴，圣汉御崇政殿，赞礼官赞叩，固伦额驸祁他特行三跪九叩头礼，献上驮甲胄雕鞍辔马三匹、空

马二十四匹。

十三日。以叶布硕值守衙门时盗取礼部所存纸五百张，诛之；汉人启心郎周文溢携带钥匙，而未觉其盗，甚为疏忽，幽禁三日；正黄旗额塞牛录下笔帖式阔里、镶黄旗谭泰牛录下分得博硕库张苫讷，俱系值月之人，而未觉其盗，甚为疏忽，各鞭二十七。

十三日。遣参政陈邦选、副理事官杨兴元、胡什谈往太庙拈香致祭，供兔子、豆芽儿及蓼芽菜。

十四日。有蒙古六人自锦州来归，以巴郎、博地赐与正黄旗养之，海山代、寨桑赐与和硕睿亲王养之，巴达克、门都赐与多罗武英郡王养之，并赐巴朗、博地各奴仆五对、马两匹、牛二头、驴一头、缎二匹、佛头青布及白布各二十匹，海山代、寨桑巴达克、门都四人各奴仆四对、马二匹、牛二头、驴一头、缎一匹、佛头青布及白布各二十匹。

是日。镶黄旗朗图、正白旗邦纽，往辽河查看兵船可渡之地，但未详细查看，怠忽从事。以河彼岸险阻，不能渡，镶黄旗兵从正黄旗汛地渡，正白旗兵从镶白旗汛地渡。是以，郎图、邦纽俱坐以应得之罪。

十五日。虎尔哈部落吴叶勒氏额驸鸠齐纳等十五人来朝贡貂皮，遣副理事官胡希塔，携户部猪一头、酒一瓶迎于正红旗演武场，宴之。

是日。马光远旗下图展故，为补其甲喇章京及牛录章京缺事，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参政祖泽洪、鲍成宪奏闻，上命以佟国阴为甲喇章京，刘玉科为署理牛录章京。

十七日。镶篮旗下署理巴雅喇甲喇章京穆奈获罪解任，为补缺事，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奏闻，上命以侍卫温察代之。

十九日。先是，出师谒堂子时，正黄旗大章京穆成额，正红旗下布尔济，杜木拜，镶红旗喀喇忽齐、洪尼雅喀，镶蓝旗罗

齐、穆奈，正白旗德木图、阿尔津，镶白旗下车尔格依、尹尔登，正蓝旗巴哈纳等，未按班次排列，都察院送法司讯鞫，排班击鼓时，喀喇忽齐未到，罪一；洪尼雅喀不至大政殿，应罚银五十两，抵羊一只；穆奈前往修路，途经屯堡，时大政殿集会，遣人请回，不至，鞭一百，罪一；排班时不至，罪二；以此二罪，应鞭七十，罢管牛录，穆成额、罗奇、布尔济、杜木拜、巴哈纳、车尔格依，尹尔登、德木图、阿尔津俱应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喀喇忽齐、洪尼雅喀各罚银五十两，穆奈幽禁三日，谕穆成额、布尔济、杜木拜、巴哈纳、车尔格依、尹尔登、德木图、阿尔津等，嗣后切记之。遂俱免罪。

二十日。为补镶红旗巴雅尔图甲喇章京缺事，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奏闻，上谕曰："其旗贝子硕托、吏部承政，尔等酌补其缺可也。"遂以阿希图为甲喇章京。镇国将军承政阿拜，启心郎索宁奏闻，上以镶黄旗雅尔布病故，命其弟翁阿代仍袭牛录章京，正白旗图展，随征宁远，自中后所旋师时，用红衣炮攻台，我军炮药发身亡，以其子辉福仍袭牛录章京，怀顺王下三等甲喇章京刘卫国病故，以其子刘绍勳仍袭三等甲喇章京。

是日。正红旗哈尼下跟役赵门泽住所失火，火势蔓延，烧其甲喇章京布丹团帐房之半，律例书及跟役崔海衣帽皆被烧。故议哈尼下跟役赵门泽应论死；以哈尼不奋力灭火，应罪银五十两；甲喇章京布丹未能宣布禁令，酿成火患，应坐以应得之罪。理事官萨毕图、副理事官巴尔泰奏闻，上命哈尼下跟役赵门泽，游示八门各一日，诛之，哈尼罚银五十两，布丹坐以应得之罪，准赎。

二十二日。朝鲜国王牛录章京级潘增济来朝进果品，赐貂皮五张、银十两、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厮役十七人，各银五两，遣参政巴颜、古鲁克达尔汉、理事官喇玛往赏之。

二十三日。朝鲜国王遣尚书金荣泽等九十七人，来朝贡物，

庆贺元旦，遣迎送官温泰携镶红旗下牛一头、库存酒五瓶，迎于东京，宴之。

是日。扎鲁特部落桑噶尔下伊苏德尔等三人，获炮五位来献。本日，赐之佛头青布七匹。理藩院参政尼堪赏之。

是日。朝鲜国王遣牛录章京级官员巴克增明献果品数目：茄子九千个，梨五千个，石榴三千个，柚子三百个。

是日。赐来朝进果品官员巴克增明满洲貂皮五张、银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厮役十七人，各银五两，参政古鲁克达尔汉、巴颜、副理事官尼堪、霍托赏之。即日，来朝十八人还国，召之于礼部，宰鹅三只、羊两只，备酒三瓶，列筵十席，命副理事官尼堪以礼宴之。

二十四日。以镶红旗孟库鲁牛录下甲士一名，未出猎缺位，遂议分得拨硕库吴达礼应鞭五十，领围甲喇章京毕里克图，未之查出，应坐以应得之罪；福喀缠牛录下甲士一名，未出猎缺位，分得拨硕库阿哈丹应鞭五十，领围甲喇章京赫希密，未之查出，应坐以应得之罪；正红旗法谈牛录下甲士一名，未出猎缺位，分得拨硕库俄齐应鞭五十，领围甲喇章京叟塞，未之查出，应坐以应得之罪；正白旗丹坦牛录下巴雅喇一名，未出猎缺位，专大罗多应鞭五十，领围甲喇章京巴木布礼，未之查出，应坐以应得之罪；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擅自随围，应鞭七十，仍坐以应得之罪；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马光远旗王国明牛录下敖尔布[1]郭能，石延柱旗刘真明牛录下敖尔布金山，避不从征，俱应论死；郑泽蒙牛录下韦成德，因马疲乏，留后马死，才身回家，牛录章京不留人相伴，应坐以应得之罪，断后章京赵文翰未收之来，应坐以应得之罪。理事官萨毕图、副理事官阿尔济

---

①敖尔布：满文音译，即汉军旗抬鹿角木兵。

展奏闻，上命吴达礼鞭三十，毕里克图坐以应得之罪，阿哈丹鞭三十，赫希密坐以应得之罪，罗多鞭三十，巴木布礼坐以应得之罪，俄济鞭三十，叟塞坐以应得之罪，朱存代鞭七十，仍坐以应得之罪，诺木图鞭七十，巴雅穆坐以应得之罪，郭能鞭一百，金山实系自皮岛来归之人，经牛录章京刘真明作保，鞭二十七，郑泽蒙坐以应得之罪，赵文翰坐以应得之罪。

二十五日。赐黑龙江呼尔布礼屯费扬古、俄勒屯吴地堪、巴尔达齐额驸弟萨哈连、吴鲁苏屯莽果楚四人各通山蟒缎无扇肩朝衣一件、绸子棉衬衣、棉裤一袭；多尔奔泰、额尔图、巴礼齐、伯叶勒、考恺、俄木多浑、喀尔戚海、果博洛屯夏尔塔尼、索伦部落透特等九人，各缎领缎面棉袍一件、翠蓝布棉衬衣、棉裤一袭、毡帽一顶；额苏礼屯霍诺博、陶海、尹雷默尔、德尔功额、俄色玛、博苏尔塔、额礼衮、麦齐汉、考旺、卫齐玛、柴完、钟坎尼、窦拉奇、塔布纳、阿楚尔、多尔托依、浩尔济达、艾纳喀，苏杜禄屯俄约布、塔奇、罗布舒、吴里恺、济勒肯、尹勒图屯雅鲁、席尔巴希、特穆尔、萨尔图、伯勒恩特依、陶库屯苏尔库、阿梯兀儿、呼尔喀、额尔车雅孙、科博伦屯索霍尔、吴鲁苏屯科布臣、博霍礼屯讷木伯特依、库勒泰屯托尔科盆、松古尔代屯叶礼济布、布库里北屯穆唐阿、索伦部落谭玛代、卓尔洪果等四十一人，各妆缎领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棉衬衣、棉裤一袭、毡帽一顶；克宜克勒氏巴哈塔、罗布希库、席希尼、阿纳分、勒丰额、喀克都礼、默勒坤、龙图礼、卓尔九、妇女一人，布叶格、虎习哈礼氏希鲁林屯额勒苏、俄诺依、古木德讷翠赫德、尹特兰、跨勒塔，苏默欧、尹勒古纳、巴牙喇氏伯衣特恩、俄礼等十九男子一妇女，其男子各妆缎领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衬衣、裤一袭，毡帽一顶，克宜克勒氏额驸达尔汉妆缎领缎袍一件，佛头青布衬衣、裤一袭、毡帽一顶，额驸之妻彭缎领佛头青布袍、金钱花青绸捏摺女朝褂、佛头青布衬衣、翠蓝布裤、

镶帽缎蓝布裙，虎习哈礼氏纳穆达礼妆缎领袖缎袍、佛头青布衬衣、裤、毡帽，妇女一人妆缎领袖佛头青布袍、佛头青布衬衣、裤。为此七十七人制衣，共用通山蟒缎四匹、蟒缎补钉三块、高丽白纺丝六匹、锦缎三匹有三庹、绸子十八匹有半庹，片金女小砍肩褂一件、补子一对、帽缎七匹一庹、洋缎两庹半、手帕一块、劣等闪缎一庹、大佛头青布一百有三匹两庹、大蓝布一百三十四匹，小蓝布四百九十七匹、六庹白粗布十一匹四庹、高丽布两匹两庹、杭细绸一庹半、棉花一百七十三斤半。

赐出征阵获守备林某库存狼皮端罩一件、额色图、布颜图所制洋缎领袖绸子面黄鼠狼皮袄一件、薰貂帽一顶、套袜股子皮靴一双，百总韩子明库存貉皮端罩一件、额色图、布颜图所制妆缎领袖绸子面黄鼠狼皮袄一件、薰貂帽一顶、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又其携来汉人，编入户口，共为官屯五十一个。其中无衣裤者六十人，各赐佛头青布三匹、棉花两斤，无裤者二十一人，各赐翠蓝布一匹、棉花一斤，其每人以靴一双计，每家给猪皮十六张。共赐佛头青布一百二十匹、翠蓝布八十一匹、猪皮九十六张、靴六四十双、棉花一百四十一斤。

是日。固伦公主、额驸班弟来朝，命和硕郑亲王、多罗郡王阿达礼、贝子博洛、贝子硕托、公艾都礼、公屯齐、公松尔虎、公穆尔虎、参政巴颜、理事官喇玛等迎于北迎客衙门，宰两蓝旗牛各一头、羊一只，两黄旗、两白旗、正红旗各羊一只、库存酒十瓶，共宰牲畜一九之数，宴之。

二十六日。圣汗御崇政殿，固伦额驸班弟朝见，赞礼官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本日，固伦公主、额驸班弟，宰牲畜四九之数、马奶子酒五瓶、奶子酒十瓶，具筵献上。时诸王以下，满洲、蒙古、汉员有顶戴章京以上，俱与此宴，是宴也，额驸及格格献马十四匹、驼四只、奶油十肚子、乳饼十袋，汗纳马两匹、驼一只及奶油、乳饼，余俱却之。

是日。赐席勒图喇嘛下劳桑俄木布银十两，其随从一人银二两，命理藩院参政尼堪赏之。

是日。贝子费扬古旗布喀牛录下莽古，以具寡信无妻汉人为跟役随征，致使逃走。故议莽古应鞭五十，牛录章京布喀应坐以应得之罪；察拉孙牛录下巴雅喇一名，未出猎缺位，故分得拨硕库满代应鞭五十，俄特浑牛录下巴雅喇一员，未出猎空缺，小拨硕库拜萨哈应鞭五十，领围甲喇章京穆奈，未之查点，应坐以应得之罪；旋师途中，猎于喀喇托固地方，右翼杜雷旗下世袭甲喇章京席特库，甲喇章京布丹、阿哈展、左翼阿山旗下甲喇章京色古德、和硕额驸达尔汉旗下甲喇章京尼堪、世袭甲喇章京唐爱，推围时，从内里合围，以致围圈狭窄，时右翼世袭章京席特库先入围内推围，左翼章京色古德，先入围内推围，以致围圈狭窄，有兽脱出，二章京应各鞭五十，坐以应得之罪，随色古德同往唐爱、尼堪，随席特库同往布丹、阿哈展四章京，俱应坐以应得之罪。理事官萨毕图、副理事官卫征、巴尔泰阿尔济展奏闻，上命莽古鞭二十七，满代鞭三十，穆奈、布喀皆坐以应得之罪，席特库、色古德幽禁三日，布丹、阿哈展、唐爱、尼堪俱禁两日。

二十七日。和硕礼亲王自行检举曰："我误排班，可送法司审拟。"法司审实，议应坐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免之。

正白旗下牛录章京张帮吉为本牛录人张国明、杨春玉、崔长仁赴法司首告取村民银十六两，多设管马人一名。审实，张帮吉鞭一百，贯耳鼻，罢管牛录。

是日。东路吴扎拉氏额驸僧格等二十二人来朝贡貂皮，命分得拨硕库洪果多依携礼部猪一头、库存酒两瓶，迎之于正红旗演武场，宴之。

是日。归化城诸章京贡物数目：古禄格章京马两匹，献国君福晋马两匹、妆缎三匹；毛图马两匹、蟒缎两匹、石青素缎一匹；毕礼克图章京马两匹；俄博尼章京马六匹、妆缎两匹、蟒缎

一匹、倭缎一匹；恩克依章京马六匹、妆缎两匹、蟒缎两匹；昭齐席玛千察马两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缎一匹；车克车穆马五匹；陶虎章京马三匹；达木巴尔扎木苏马一匹；随行人巴察克马一匹；古禄克章京下俄尔吉代马三匹；卓礼克图俄木布马两匹、妆缎一匹、缎两匹；拜都拉章京马三匹；随行人喇玛斯齐马一匹；瓦瓦章京马五匹、珊瑚数珠一串、缎四匹；随行人僧古尔寨马两匹、蟒缎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一匹；巴希章京马两匹；康高章京马三匹；随行人巴尼马一匹；敖图马一匹；塔济章京马五匹、妆缎五匹、倭缎四匹；伊苏德尔章京马六匹、妆缎三匹、缎一匹；席宾德依马一匹；小诺尔布马两匹；多尔济章京马三匹；博津章京马两匹；随行人毕喇希马两匹、妆缎一匹；通事塔布代马一匹、妆缎一匹；布颜代章京马两匹；随行人巴彦马一匹；扎汉章京马两匹；达兰泰章京马两匹；图美章京马两匹；根都章京马两匹；博斯乎尔马一匹、妆缎一匹；喇嘛额齐格马四匹、妆缎两匹、蟒缎一匹、倭缎两匹；随行人德木齐俄木布马十匹、珊瑚数珠一串、妆缎一匹、倭缎两匹、缎一匹；喇嘛嘎布绰马五匹、倭缎两匹；达赖绰尔济马九匹；厄鲁特部落顾希色臣绰尔济下希喇布俄木布马十匹、蟒缎一匹、妆缎一匹、倭缎两匹；巴斯玛布一匹。

是日。先是，正白旗下甲喇章京阿尔津，随豫亲王出征时，遇中后所兵出，豫亲王调之三次，违王令不至，一也；又临阵败走，部卒被杀，二也；迨豫亲王及贝子博洛至，仍不出击近敌，弃阵亡兵士而遁，三也；且实系败走，反云败敌，坚守汛地，王曾来迎敌等语，以欺上。故议阿尔津应论死，籍没家产；甲喇章京翁克依离俄罗塞臣，率本部兵败走，应论死，籍没家产；正蓝旗下纛章京哈宁阿，豫亲王调至三次，违王令不至，一也，临阵败走，部卒被杀，二也，迨豫亲王及贝子博洛至，不出击近敌而败走，三也，应论死；甲喇章京俄罗塞臣，临阵败走，部卒被

杀，一也；豫亲王及子博洛至，仍不进击近敌，二也，应论死，奏闻，上命阿尔津、哈宁阿、俄罗塞臣俱革职，各罚银三百两赎身，翁克因其伯父巴都礼有功，免死，鞭一百，罢管甲喇事，广泰、霍斯和礼，王令其进击敌兵，违令不进，各鞭一百，广泰仍革公爵。

二十八日。福晋妈妈偕小妈妈及卓礼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来朝，国君福晋率宫大福晋、西宫大福晋、西宫侧福晋及和硕礼兄亲王和硕福晋、和硕郑亲王和硕福晋、和硕睿亲王和硕福晋、和硕豫亲王和硕福晋、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福晋、多罗贝勒豪格多罗福晋、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福晋、多罗安平贝勒多罗福晋，迎于北面演武场，宰牛两头、羊十六只、茶六桶、奶子酒两瓶、酒二十瓶，宴之。

二十九日。以喇嘛等不遵戒律，上遣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理藩院参政尼堪、一等内侍卫俄博特、沙济达喇等谕席勒图绰尔济曰："朕闻尔等众喇嘛，不遵喇嘛戒律，肆意妄行等语。朕蒙天佑，为大国之主，治理国政。今其不遵戒律，任意妄行者，朕若不惩治，谁则治之？凡人请喇嘛诵经者，必率众喇嘛同往，不许一二人私行，且尔等众喇嘛不出征行猎，除徒弟外，他人何用？"喇嘛等曰："然，多余之人，俱当遣还。"察汉喇嘛、戴青囊苏、理藩院参政尼堪、一等内侍卫俄博特、沙济达喇等以喇嘛之言具奏，上曰："喇嘛处闲人虽多，然须于其中择能随征行猎有用壮丁，方可取之，否则，取之何用？乃止。于是，内齐托音喇嘛及诸无行喇嘛等所私自收集徒弟、汉人、朝鲜人等，俱断出携回，给还本主，给以妻室。以土谢图亲王下喇嘛一名、扎鲁特部落青巴图鲁下喇嘛一名，不遵喇嘛戒律，肆行妄为，令之娶妻，其又不从，阉之。

是日。赐鄂尔多斯部落来朝贡马济农下吴巴希、扎木苏下马尼等二人等末呼尔哈貂镶朝衣、羊皮里补子彭缎面皮袄各一件；巴

特玛下额席格、沙克巴下赫席克特依、沙里依尔都齐下沙克沙巴特、吉地恩下博波洛、小扎木苏下额塞尔贝等五人各银十五两，其随从五人，各银五两；土默特部来朝贡马古鲁格章京下吴巴希、根都章京下巴彦等二人各貂皮端罩一件、银十两；阿希图章京下敦多克、伊苏德尔章京下特勒孙、杭古章京下巴彦孟库、多尔济章京下布木布、特济章京下色楞、扎汉章京下额布根、阿古章京下班弟、图美章京下达赖、拜都拉章京下沙布、伯希章京下卓礼克图、毕礼克章京下达兰泰、博津章京下博尔果堆、恩克章京下察苏赖、瓦瓦章京下席代、俄博尼章京下孟格特、达兰泰章京下托布虎、大诺尔穆章京下沙吉、布颜泰章京下绰尔济拜、陶虎章京下布彦等十九人各银十两，其随从十六人各银五两；苏尼特落部巴克察尔塔布囊末等蟒缎一匹、绸子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俄齐尔彭缎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六匹，其跟役三人各佛头青布六匹。命参政色冷、尼堪携至理藩院赏之。

是日。赐送察哈尔部落固伦公主器皿数目：红花大碗二十四个、次等红花碗二百四十二个、小红碗一百个、小红酒杯三十八个、白花大碗九十个、大碗一百一十四个、齐花碗三百一十个、次等蓝碗一百四十一个、小蓝碗四十九个、小红碗七个、酒盅三十一个、小碟子四十八个、蓝壶十八个、红壶八个、白花壶八个、红花执壶两个、白花壶一个、嵌石青壶一个、铅壶一个、磁狮子一个、花罐二十个、小绿盆四个、石碟一个、小石碗一个、罐子、壶、磁狮子、磁人、盒子等小件物共八十九件，木酒杯一个、大小匣子三十四个、库存碗三百四十个、柜子一个、竖柜两个。

是日。遵循旧制，往福陵点香灯，挂纸钱金银元宝，宰牛羊，设案奠酒致祭，时承祭官阿拜阿哥率众官员入大清门，立于东侧。卯刻，圣汗御崇政殿，立于西侧，阿拜阿哥升自东阶，至

阶正中跪，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祭文，汗躬身受，复躬身转授阿拜阿哥，阿拜阿哥跪受，从甬路出。及至福陵，自南路至神位前，陈祭文西侧，随从各官，捧供案四，自甬路升，置神位前毕，从西阶下，分左右列，导引官希福、库尔缠二员引主祭官升自东阶，至神位前主祭官跪正中，导引官跪两侧，奉香盒官捧香盒，授东侧导引官，导引官受，转授主祭官，主祭官受，举香盒供献毕，转授西侧导引官。于是，主祭官起，点香，将盒转授西侧承接官，导引官前引自西阶下，立于正中。赞礼官赞见，以谒见礼，行一跪三叩头礼，赞礼官赞起，遂起。礼部诸官供献盘肉，自甬道进，时导引官引主祭官从东阶升，亲督献肉。供献毕，从西阶下，导引官前引，立于正中，赞礼官赞跪，即跪，以酒六卮，依次授导引官布尔吉、阿尔海、德尔德黑，导引官复一一转授主祭官，主祭官举卮供献毕，转授西侧导引官，西侧导引官以次转授献酒官，石延柱、巴哈纳、巴彦，一一自甬路下，供献。供献毕，宣读祭文，其词云："崇德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圣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忠敬顺昭福圣皇后神位前，嗣位孝子跪奏：今旧岁既去，新岁将至，届时备办祭物，谨遣臣代祭。"读毕，跪行三叩头礼，复行二跪六叩头礼。礼毕，退，收祭文供酒，从中阶下，至灶院内，焚其祭文，将酒浇入灶中。收供案及所挂纸钱、金银元宝毕，行一跪三叩头礼。礼毕，焚金银元宝，众皆出门。此次用金银元宝一万，五色纸一万张，共制纸钱一千束，金银纸两千张，大小纸五百张，皆制钱头，十幅黄布包袱二件，用以裹纸，正白旗下案四张、酒两瓶，户部下乌牛一头、羊一只、三等灯三对、炕几二张。

祭太庙。同行各官，二十八日斋戒一日。二十九日晨，主祭大臣英俄尔岱率同行各官入大清门，立于东侧。卯刻，圣汗御崇政殿，立于西侧，英俄尔岱从东阶升，至阶正中跪。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祭文，圣汗躬身受，复躬身转授英俄尔岱，英俄尔岱跪

受，从甬路出，至太庙，先于五祖神位前，供果品，各献酒四卮。赞礼官赞排班近前，即排班近前，赞点香，前引官罗齐、讷尔特依引主祭官英俄尔岱从东阶升，至神位前跪，奉香盒官授东侧前引官，前引官受，复转授英俄尔岱，英俄尔岱举献毕，转授西侧官，起身，至祖宗神位前，一一点香毕，将香盒授东侧承接官。前引官引下西阶，立于正中，赞礼官赞见，以谒见礼，行一跪三叩头礼。复跪，穆成额、巴兰、恭衮各酒二卮授东侧官，前引官一一跪受，转授英俄尔岱，英俄尔岱于神位前，各献酒二卮毕，西侧前引官跪受，复一一转授西侧祭祀官索海、伊勒登、吴拜，以次从甬路升，至各神位前献。供献毕，读祭文，其词云："崇德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宗室祖武功郡王列祖神位前，嗣位孝孙跪奏：今旧岁既去，新岁将至，届时备办祭物，谨遣臣代祭。"读毕，跪行三叩头礼，起身还。收祭文供物，焚祭文奠酒，并以送神之礼，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还。于是，先献果品于太祖神位前，赞礼官赞排班，近前点香，前引官引诸臣从东阶升，跪于位前。奉香盒官授东侧前引官，跪受，转授英俄尔岱，英俄尔岱举授西侧前引官，起身，点香，奉香盒官受香盒陈案，从西阶下，立于正中。赞礼官赞见，以谒见礼，行一跪三叩头礼，复跪，穆成额、巴兰、恭衮以酒六卮授东侧前引官，跪受，转授英俄尔岱，英俄尔岱一一举授西侧前引官。祭祀官索海、吴拜、伊勒登以次从甬路升，至神位前献之。供献毕，读祭文，其词云："崇德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父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圣武皇帝，母太后孝慈尽忠敬顺昭福圣皇后神位前，嗣位孝子跪奏，今旧岁既去，新岁将至，届时备办祭物，谨遣臣代祭。"读毕，跪行三叩头礼，复行二跪六叩头礼。于二功臣灵位前，点香，供献果品，各献酒三卮毕，收祭文供物，焚祭文奠酒，以送神礼，行一跪三叩头礼毕，还。此次用大灯一对，二等灯七对，三等灯五对，炕

几八张。东京元老及同陵三老人，遵循旧制，遣巴布泰阿哥、阿山携户部下乌牛两头、金银元宝两千，镶蓝旗下供案四张、酒四瓶往祭；兴京祖先，仍按旧制，遣礼部拨硕库瓦凌阿送户部下乌牛一头、库存酒两瓶、三色纸一百张，驻兴京胡希塔督祭之。

三十日。福福晋偕小妈妈、卓礼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朝见，圣汗御崇政殿升座，福福晋、小妈妈从大清门入，圣汗离座，福福晋、小妈妈从崇政殿西阶跪见，圣汗亦跪，福福晋、小妈妈行二跪二叩头礼，圣汗不叩。至第三次，福福晋、小妈妈跪拜时，圣汗亦跪拜，行抱见礼。礼毕，国君福晋、东宫大福晋、西宫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福福晋、小妈妈，皆以次坐于御座东榻。次卓礼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率其属员朝见圣汗，赞礼官赞跪赞叩，即行三跪九叩头礼。本日，福福晋、小妈妈、卓礼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以朝见礼，宰牛三头、羊二十四只、奶子酒二十七瓶，具筵进圣汗，圣汗亦宰鹿七只，备酒二十瓶，列筵六十席，回赐福福晋、小妈妈、卓礼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宴。是宴也，和硕福福晋献貂皮一百张、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小阿巴海献貂皮端罩六件、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卓礼克图亲王献雕鞍马一匹、空马八匹，巴图鲁郡王献马五匹，扎鲁特部落额参德献马两匹、驼一只，圣汗纳和硕福福晋貂皮一百张、雕鞍马一匹、空马【原档残缺】，小阿巴海貂皮端罩六件、雕鞍马一匹，卓礼克图亲王雕鞍马一匹、空马两匹，巴图鲁郡王空马三匹，扎鲁特部落额参德驼一只，余皆却之。

是日。赐索伦部落博木博果尔好蟒缎面羊皮里水獭皮镶边皮袄一件、高丽紬子袷衣裤、薰貂帽、系手帕四块荷包两个圆版四片单层玲珑腰带、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插箭十枝七伞单层玲珑撒袋、绘图鞍单层玲珑辔头后秋攀胸缇胸、红毡鞯、翠蓝布鞍韂二等马一匹、兽角两副、缎两匹、缎裙两件、佛头青布二十【原档残缺】、手帕六块、衣里四件、棉线十绺、针一百根、梳子四

个、篦子四个、匣子两个，赐二等者噶凌阿、瓦泰二人各通山蟒缎无扇肩朝衣一件、高丽绸子袄衣裤一袭、无毛皮毡帽一顶、系手帕四块、荷包两个、平雕园版四片、腰带一条、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插箭十枝、平雕七伞撒袋一副、绘图鞍、平雕辔头、后秋、红毡韂、翠蓝布鞍韂、三等马二匹、缎一匹、缎裙一件、佛头青布十匹、手帕三块、棉线五绺、针五十根、梳子四个、匣子一个、篦子二个、兽角一副，其随从二人各妆缎领袖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袄衣裤一袭、无毛皮毡帽一顶、系手帕一块、铜铁事件腰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赐进贡貂皮之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弟萨哈连、费扬古、吴地堪、莽古楚四人各【原档残缺】无扇肩朝衣一件、高丽绸子衬衣裤一袭、系手帕四块、荷包两个、平雕园版腰带一条、无毛皮毡帽一顶、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插十箭平雕七伞撒袋一副、绘图鞍、平雕辔头、后秋、红毡韂、翠蓝布鞍韂马一匹、佛头青布十匹、棉线五绺、针五十根、手帕三块、衣里两件、梳子两个、篦子两个、匣子一个、兽角一副、价值一匹马之缎一匹、缎裙一件、佛头青布十匹，二等者九人：透特、额尔图、郝海、巴喇齐，夏尔达尼、伯叶勒、哈尔齐海、俄木图浑、多尔本多等各妆缎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 袄 衣 裤 一袭、无毛皮毡帽一顶、系手帕两块荷包两个平雕园版腰带一条、套袜【原档残缺】皮靴一双、缎一匹、缎裙一件、佛头青布七匹、【原档残缺】、手帕三块、衣里两件、篦子一个、梳子【原档残缺】、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袄衣裤【原档残缺】、系手帕【原档残缺】腰带一条、套袜【原档残缺】赐来朝贡【原档残缺】克宜克勒氏达尔汉、鸠查纳【原档残缺】各妆缎领袖缎袍一件、佛头青布袄衣裤【原档残缺】系手帕两块，鞓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赐三等者【原档残缺】妆缎领袖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 袄 衣 裤 一袭、无毛皮毡帽一顶、【原档残缺】系手帕两块鞓带一条、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共三十八人，各赐针三十根、棉线三绺、手帕一

块、衣里两件、织带六条、梳子一个、篦子一个、汗巾一条，又赐达尔汉妻、满地约堪妻、鸠查纳妻各赐彭缎披肩佛头青布袍一件、金钱花青绸长褂子一件、佛头青布袄衣裤一袭、帽缎镶沿蓝布裙一件，其余小物，由诸王贝勒家赐与之。赐虎尔哈部落进贡海獭皮之赖达虎通山蟒缎无扇肩朝衣一件、佛头青布袄衣裤一袭、无毛皮毡帽【原档残缺】

崇德四年 己 卯

崇德四年四月初一日。多罗武英郡王率满洲四旗、外藩蒙古四旗兵往略连山，获人、马、牛、驴、骡、羊共一千。

初五日。武英郡王自连山还，至义州南山冈会于御营。

是日。遣巴玤，苏喇代等赍书还盛京，书曰："先曾遣人传谕，令于开城西，或三十里，或二十里，或十五里外，凡遇渡口，备船以待。今仍遵前谕，遣发船只，至指定渡口以待。再，凡由国中遣来奏事之人，皆于四月十二日，在哲尔里克冈等候，俟遣人接迎方来。十二日若不遣人去，则仍俟于哲尔里克冈，迨遣人接迎方来。若【原档残缺】消息报，可令来者亲自驰走。"

初六日。渡大凌河驻跸。本日。分拨大哨五支兵，将后队驮载红衣炮四位护送至藩城。

初八日。驻跸锡喇塔拉河地方。是日。分拨四子、翁牛特、巴林、穆章等六旗兵，遣还驻牧地。

初九日。驻跸舍林口。是夜，上命以草填塞途次两处泥泞。以甲喇章京【原档残缺】巴图鲁、阿喇善、纳尔特依等，违命不修治，遂夺三章京所乘马。

是日，分遣敖汉、奈曼、乌喇特、二扎鲁特等等七旗蒙古兵还。

十二日。祭纛，驻跸哲尔里克地方。

十四日。征明左翼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于三月二十八日还盛京城。四月

十二日，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收载右翼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及辅国公马瞻遗骸至，殡扬武大将军之柩于盛京城西南隅，其妻阿木沙礼从死。留守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明凯旋和硕睿亲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多罗贝勒豪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闻圣汗将于四月十四日至盛京城，出盛京城迎候于四十里外之沙岭堡。圣汗至沙岭旧边外五里，征明王贝勒等遣都察院承政阿希达尔汉、兵部承政伊孙、吏部参政觉罗萨壁翰等在道旁跪奏："右翼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辅国公马瞻因染痘疾，卒于军中。"汗恸哭下马，席地坐。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辅国公马瞻俱系礼兄亲王子。礼兄亲王痛哭，下马仆地。汗哭良久，复上马，谓礼兄亲王曰："我等不可在此，还家哭之。"因命左右扶礼亲王上马。时汗且哭且行，礼兄亲王痛苦，仆于马下。汗勒马扶礼兄亲王上马，令二人扶腋而行，来迎诸王贝勒跪候道旁经过，汗至设幄处，下马入幄，坐而痛哭，以酒三卮、茶一碗奠扬武大将军。征明左翼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留守和硕郑亲王等，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格、饶余贝勒，以次至汗前，行抱见礼。于是，汗至盛京，不入宫，御崇政殿，遣亲王以下诸大臣等诣扬武大将军丧次奠酒。赴丧王贝勒等还，天暮，汗方入宫。次日，遣固山贝子以下大臣等诣辅国公马瞻丧次奠酒，汗辍朝三日，以示吊唁。

是日。和硕睿亲王疏曰："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等跪奏宽温仁圣汗。臣等征明，蒙圣汗威福，毁墙而入，所向无敌，克城败兵，凯旋以归。"

十五日。奉圣汗命，遣礼部理事官【原档残缺】副理事官尼堪、温都礼等诣公和尔本丧次奠酒。和尔本系额驸和硕图子，亦以染痘疾，卒于军中。

十九日。赐和硕睿亲王军前投诚蒙古巴雅尔图等三人：巴雅尔图妻室、人四对、马二匹、牛二头、驴一头、素缎一匹、佛头

青布二十匹；波博罗、锡达二人各妻一口、人三对、马二匹、牛二头、驴一头，素缎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匹。赐朝贡之土默特部落古鲁格章京下班第思哈布、舍雷二人各银十两，随行十人各银五两；扎鲁特部落桑噶尔妆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七匹；自苏尼特部落来归之人赵巴蟒缎朝衣一件、素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跟役一人佛头青布四匹；莽古思台吉下巴图赖素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跟役一人佛头青布四匹；额思赫尔蟒缎朝衣一件、缎衬衣裤、笠帽一顶、系手帕四块圆版腰带、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

二十一日。赐格隆寨桑银一百两；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卫征贝勒下和兑褚阳银五十两；厄鲁特部落喇嘛戴青绰尔济下哲嘛银五十两；随格隆寨桑来朝蒙古炮手二人各银十两；额伊图银二十两。

赐朝鲜国王长子银一百两、红蟒缎一匹、补子缎一匹，素缎八匹，次子银一百两、红蟒缎一匹、素缎五匹。

是日。正红旗兰泰、镶黄旗特穆鲁、满丕卒，奏清补缺，上命喀尔喀玛为户部副理事官，以代特穆鲁，卓布兑为兵部副理事官，以代满丕，克布图为刑部副理事官，以代兰泰。

是日。蒙古正黄旗固山额真阿代、蒙古镶红旗固山额真古木、巴雅喇甲喇章京罗多礼、正篮旗下牛录章京克锡图等病故，镶红旗下巴雅喇甲喇章京锡赖获罪，正红旗巴雅喇甲喇章京阿兰泰逃走，为补缺事，奏闻，上命阿赖库鲁克达尔汉为蒙古固山额真，以代阿代，马喇锡为蒙古固山额真，以代古木，车尔布为代管甲喇事，以代罗多礼，僧格为署理甲喇章京，以代锡赖，胡里布为署理甲喇章京，以代阿兰泰，德布特冷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克锡图。

二十四日。正白旗巴达、马克图、镶白旗萨海、柯锡克图、占楚喀卒，镶【原档残缺】唐阿卒，马喇锡原系蒙古梅勒章京，至

是授为固山额真，以替古木。为补缺事，奏闻，上命巴林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巴达，松星格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马克图，拜楚喀为牛录章京，以代占楚喀，多尔津为牛录章京，以代萨海，沙金达礼为署理半个牛录章京，以代阿锡克图，库拜为阿礼哈起哈甲喇章京，以代锡唐阿，僧格为蒙古梅勒章京，以代马喇锡。

是日。镶红旗特穆鲁卒，布尔萨海获罪诛之，本旗固山额真拜音图奏闻，上命萨鲁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特穆鲁，塞冷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布尔萨海。

是日。先是，正黄旗宋宁阿身任牛录章京及甲喇章京，满都虎卒，本旗固山额真谭泰为补缺事奏闻，上命伊尔格德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宋宁阿，【原档残缺】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满都虎，喀凯为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以代宋宁阿。

是日。镶【原档残缺】巴雅喇甲喇章京温查卒，布喀不称职解任，蒙古镶红旗阿玉希卒，为补缺事奏闻，上命穆车讷为署理巴雅喇甲喇章京，以代温查，格尔特依为署理巴雅喇甲喇章京，以代布喀，博多依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阿玉希。

二十五日。镶白旗阿玉希原系吏部副理事官，获罪革职，正白旗巴达原系理事官，至是卒，理藩院副理事官图尔哈卒，工部副理事官吴泰卒，为补缺事奏闻，上命堪泰为吏部副理事官，以代阿玉希，雅亲为吏部理事官，以代巴达，额布特依为工部副理事官，以代吴泰，莽古图为理藩院副理事官，以代图尔哈。

是日。遣前锋将领席特库、沙尔古达、纳海、硕色、喀扎海、阿尔布尼、索浑、齐墨克图等率哨探章京达鲁喀、札布齐哈里、布彦、珍都礼、俄德依、格巴库、镶篮旗巴雅喇四十人、哨卒一百人，兵共一百四十人出猎，谕之曰："尔等此往，兵分两路，各七十人，纵略锦州界外砍木烧炭之人及其牲畜。"谕毕遣之。

是日。征明凯旋左翼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罗贝勒豪

格、多罗贝勒阿巴泰、右翼多罗贝勒杜度及满洲、蒙古、汉人固山额真等，以败敌克城所获马、驼、金、银、金银器皿、东珠、珍珠、蟒缎、闪缎、各色缎匹、貂皮、猞猁狲皮、豹皮、虎皮等物，俱陈列于大政殿，按旗具册献圣汗。左右两军所献物件数目：王用金印两颗，重五百九两，银印两颗，重三百三两，银册七册，重二百三十一两，金一千二百五十六两四钱，银六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两，金托碟、顶子三十四根，银碗、碟、托碟、茶酒壶、盆、簪子一千七百八十五个，东珠四颗，大珠二十五颗，小珠共重九百三十五两七钱，嵌珠帽、箍子、匣子共一百五十个，玉托碟、簪子共二百四十四个，玉香墩、茶酒壶、罐子、甲叶子共十五个，琥珀杯、簪子、珍珠、素琥珀共一百七十七个，珊瑚簪子、数珠、素珊瑚共四十四个，绿松石一块，玛瑙簪子、杯共十三个，素朱砂杯六个，雄黄托碟六个，蛋形杯六个，水晶杯、茶酒壶、狮【原档残缺】，压书蛤蟆、素水晶共三十二个，嵌石青银簪子、茶酒壶、杯共七个，长玛瑙、玛瑙狮子共九个，雕【原档残缺】杯三个，筷子一双、石托碟、石【原档残缺】二十个，蟒缎、闪缎及各色整匹缎共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二匹，蟒缎、闪缎及各色缎衣共四千九百二十件，陆军门盔甲，雕鞍辔，蛤蚌形砚匣一个，貂、狐、猞猁狲、水獭、天马等皮衣八十二件，豹、虎等皮一百【原档残缺】，整角四百七十三副，角面二百三十一副，妇女二十三口，马、驼、骡共五百一十四。圣汗览册毕，御崇政殿，阅视左翼军所获进献马匹，次右翼军攻克吉安府所获王用金银印二颗，镀金银印二颗，银册，鲁军门盔甲陈案，举献汗阅视，次以败敌所获马驼，进汗阅视。汗阅视毕，纳两翼军败敌克城所获马二百三十六匹，每旗金各十两、蟒缎、闪缎、倭缎、素缎各十匹，鲁军门所用盔甲、蛤蚌形砚匣。赐和硕礼兄亲王雕鞍马一匹。至左翼军满洲、蒙古、汉人所献俘获物，汗共纳金十二两、嵌珠箍子二十个、素珠一束、虎皮三张、豹皮五

张、彭缎四匹、绸子二十匹，绫子五十二匹、纺丝八束、纱罗九十匹、补子衣一件；右翼军满洲、蒙古、汉人所献金印二颗，重五百九两，银印二颗，重三百三两，银册七册，重二百三十一两，银三十万两、虎皮一张，俱令存库。赐左翼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马五匹、银二万两，多罗贝勒豪格马二匹、银一万两，多罗贝勒阿巴泰马二匹、银五千两，辅国公和托、博和托各银二千两，右翼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马五匹、驼二只、银一万两，多罗贝勒杜度马二匹、驼一只、银五千两，镇国公扎喀纳、辅国公顾尔玛浑、马瞻、吞齐喀各银二千两、马一匹、驼一只，次出征各固山额真及诸大臣等，俱分别功罪赏赉：固山额真叶臣、阿山各银一千两，固山额真拜音图银九百五十两，固山额真达尔汉额驸银九百两，固山额真覃泰银八百七十两，固山额真图尔格依银八百五十两，固山额真福达巴图鲁、阿代各银六百两，萨木希喀、琐诺木哲尔门、蒙古恩格图、巴特喇、德参状等五人各银五百两，镶黄旗托尼杜喇尔达尔汉诺彦，正黄旗郭尔图卓礼克图达尔汉诺彦，正篮旗和罗辉、多罗额驸戴达尔汉，镶白旗和硕额驸古尔布希，镶红旗古木等六人各银四百两，正黄旗明安、噶尔玛伊尔登、巴布海、莽古尔代、巴寨卓尔齐代，镶黄旗古木得车臣、吴赖、拜三、塔希海古鲁克、龚阿代，镶白旗伊林臣戴青、阿希达尔汉，镇国将军唐古代，正白旗伊拜、奇塔特、车尔格依，正蓝旗古木泰希、塞冷车臣，镶红旗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叟格杜喇尔等十九人各银三百两，正黄旗格隆、图赖、巴赖达里、莽鼐、昂浑杜稜、阿哈连、瓦色，镶黄旗固纳代、绰尔门，镶白旗辅国将军塔拜、和尼奇、沙吉得尔格尔，正白旗辅国将军吴达海、卓罗，镶红旗塞稜塔布囊，正蓝旗伊孙，镶蓝旗爱音塔木、寨桑达尔汉和硕齐等十八人各银二百两，正红旗下叶克苏银一百五十两，正黄旗努山、福尔丹，奎痕戴青、额尔毕赫、额尔格寨桑、吴柏勒冰图、安达礼、阿希思、甘都、伊林臣、祁塔特

卓礼克图、奎巴巴图鲁、班第达尔和硕齐，镶黄旗海色塔布囊、古木、希喇巴雅喇，阿玉希、聂克泽、扎噶尔莽鼐、绰尔济库鲁克、吴纳海、穆章达尔汉，镶红旗永顺、马喇希、博尔和克、努希齐、巴木布古英，布彦代、阿金硕楞额，正白旗俄莫克图，奉国将军哈岱、巴特玛、布达希礼塔布囊、明安达礼、巴喇希礼、巴吉礼、拜、俄硕、马克图，镶白旗托克托辉、柏齐库鲁克、托克托辉、色楞、阿吉格尼堪，正蓝旗俄莫克图、【原档残缺】、布彦代、马尔都、纳穆、喀朱、杜思噶尔、阿尔萨胡墨尔根、塞稜、苏尔德依、雅尔纳、额参厚痕、绰博依，镶蓝旗诺木浑、图赖、希特库、喇木拜、巴都礼、额参特依、古希、图瞻、艾木布、【原档残缺】正红旗托克兑、尼噶礼巴图鲁、图尔寨、阔奎、鸠山、多吉礼、【原档残缺】等七十九人各银一百两，正黄旗扎富尼、正白旗景朱、正红旗阔占、正蓝旗朱玛喇等四人各银七十五两，察哈尔部落罗礼、吴班和硕齐德塞里代等二人各银一百两，正黄旗宋宁阿都思噶赖、雅赖、满敦、富喀、明贵、戴珠、囊古、塞稜、柯依富、肯哲、吴宪礼、苏勒克、伊尔珠、镶黄旗马尔户纳、赛木布鲁、绰尔济、叶尔苏、萨弼汉、夸祁他特、巴山、蒙郭尔岱、巴特玛、达尔古、塞勒、俄木硕库、图梅、济布楚、苏兰、巴特玛、海色巴图鲁，正白旗额尔古勒、阔罗贵、车克、马希、德尔格尔、海萨海、噶赖、索尔敏、栗佛讷、萨尔九、希塔齐他特、伊塞库、阿哈尼堪、雅亲、诺木图、海赖、博齐塔、曹希娇，镶白旗塞牛克、吴巴希、哲思胡礼、吴萨礼、敖德、臣特依、布库，额墨尔齐、吴达济、堪泰、塔木拜、博尔辉、超哈尔、雅赖、诺门、阿兰、勃尔格依、吴库里、杜噶尔，达尔泰、喇巴希锡、杜沙，正红旗安达礼，佟阿图巴图鲁、巴勒布、甘吉泰、额礼赫、布达礼、辉山、雅玛善、布彦，镶红旗恩古里、希尔喀、哈尔萨，那尔泰、布山、哈尔萨，蒙库鲁、巴赖山津、叶希、胡敏、俄特辉、察达海、罗多里、门图、郭【原档

残缺】，正篮旗多尔济塔布囊、伊利布，叶赫部落朱玛喇、伊成额、索伊孙、布查鲁、萨弼汉、凤锦、克锡图、满珠、希尔度、巴颜图，镶蓝旗席特库、土颜图、俄里喀、【原档残缺】、达尔泰、雅尔泰、海色、孙塔、诺木齐等一百十六人各银五十两，镶黄旗窦特格、镶蓝旗伊喇喀、镶黄旗额德依等三人各银三十三两，正黄旗叟塞、扎图、巴代、满都户、巴特依、布雅依、瓦呼塔、阿尔达、图球、纳布海，镶黄旗甘都、阔班、满丕、博蚌、柰玛代、衮楚斯塔布囊、温都里、特穆鲁、噶尔图、克希图、拜图、兴鼐、翁爱、萨海，镶白旗布达习礼、古鲁固、陶海、克希克图、伊木图、拜户赖、桑阿尔寨、绥孙、伊尔鼐、阿古兰、杰隆阿，正白旗讷尔德依、席鲁思、赛达、毕陆、阿萨里、苏班、巴图、蒙坤、叶布舒、额布特依，正蓝旗席图，蒙格图、苏尔杜、满都户、阿津、希佛、喇巴习希、图萨、穆成额、赫勒、德布特德、第雅、俄尔塞图，额苏乎、诺罗布，拜户代、尼沙尔、海赖，镶蓝旗绰克图、诺敏、塞格依、席巴海、马尔格依，正白旗胡希纳，正红旗诺木齐、胡里布、布希库、图鲁乎、扎库齐、巴特玛、昂阿、赫勒，镶红旗胡球，喀拜、希福、阿玉希、夸产、【原档残缺】，雅萨阿木巴、伊木布、赫尔苏、博尔，坤塔希、福喇塔、苏墨尔、多罗依、恩格塞，镶蓝旗下蒙果等共九十二人，每二人合给银五十两，正蓝旗费雅查、镶蓝旗阿雅克塔、镶红旗席巴里、镶白旗冲固等四人各银三十六两，共计赏银八千二百六十三两。次赏登城人等：贝子费扬古旗攻取一城，古木、巴特玛、叶臣、费扬古等四旗合取一城，赏此二城银七百二十五两，覃泰、阿代二旗克九城，赏攻城人等银二千九百两，杜雷旗克三城，赏银八百十九两，叶臣旗克四城，赐攻城人银一千四百五十两，恩格图旗克一城，赐登城人银三百六十二两五钱；赐克吉安府固山额真覃泰银一百两，梅勒章京巴布海银五十两，率甲喇攻战之德特银一百两，阿尔九银五十两，先登城之孙达礼银二百

两，达里山二百两，苏巴泰一百两、博齐五十两、卓里五十两、宁喀善四十两、布尔三三十两、察津二十两。次赏赉未出征诸大臣：朝鲜国王之子各银二百两，塔占公银一百五十两，常喀鼐、额尔克戴青、多尔济、巴拜额驸之子阿玉希、毛海【原档残缺】僧格、硕翁克罗巴图鲁、图鲁希、吴巴海、祖泽润等九大章京各银一百两，索尔果、祖泽洪、孙定辽、邓长春、俄齐尔、曹功成、喀萨、希翰、博蚌希讷布库、顾山泰、扎雅翰占、古鲁、达运、俄布格巴图鲁、伊勒深、格巴库、翁阿代、楞僧吉、陈邦宣、多尔济达尔汉诺彦、诺门达赖、裴国珍、张存仁、英古尔岱、布当、舒赛、祖可法、吴尔寨图等二十八名梅勒章京各银五十两，俄布格德依、讷门、噶尔球、伊尔德依，绰思希、希尔根、金炳喜、刘泽源，索尔噶、额色依、喀尔札、姜新、巴哈连、噶布喇、巴萨哈、顾苏、布颜塔布囊、俄诺依、俄齐尔、邝塔喀、博济里、卫齐、特凌、喀喀木、席福、阿赖库鲁克达尔汉舒舒、佟克森、索尔果、竟古尔达、噶萨哈、瓜尔察尼堪巴图鲁、吴拜、达代、赖木布、额克泰、穆尔查、满珠习礼、席特库、得尔格尔、雅希坦、阿拜代、巴都里、巴郎、尼满格古、格车尼、蒙阿图、法杜、苏鲁迈巴图鲁、哈哈纳、韩云【原档残缺】绰尔吉、博第松、古鲁塔苏尔海、喀尔固吉、范文成、马尔泰、根特依、赫希弥、富喀查、恩格礼、艾达汉、寨萨迈喇、扬善、钟国多依，俄米纳、格尔图、星鼐、达赖、索诺木、康喀赖、托敏、杜尔得依、唐奎、额涅、海色等七十六名甲喇章京，每二人合给银五十两，富喀纳、和托、翁阿代、阵楚肯、戴松阿、丘、英格讷、喀凯、塔海、根特依、僧珠、富喀等十二名牛录章京各银二十两，胡纽巴图鲁、苏墨尔塔布囊、喀邦、雅拜、满达尔汉、阿富尼、马富塔、贾隆阿，多尔济得赫墨、额参图、吴尔齐海、墨墨礼、富达礼、刚齐纳、苏赫、扎盖、尚喜、舒舒、达巴海、朱喇喀、郎格、博依浑、索宁、龚衮、僧格、额尔赫图、蒙阿代、穆克

屯、戴蒙阿、雅尔泰、喀尔喇代、海塔、讷尔特依、胡沙、顾纳查、噶林、吴赖、楚库巴图鲁、雅布海、海萨海、覃太珠、王国栋、刘哈、烈烈浑、罗木拜、吴巴里、阿吉、富代、张锡巴、特津、阿球巴图鲁，安泰、吴善、吴珠阿木巴、额布根、达尔海、索必达、阿山、绥和托、图纳、松科托、丹坦、扎盖、胡希塔、舒丘、董国罗、佛罗、吉尔海、额聂、吴尔噶那、邦纽、额赫凌古、布丹、罗阔、巴当阿，曹瞻远、松库图、噶布喇、古英，噶萨礼、特克特齐、安塔木、拜楚喀、哈囊阿、奴新、库里、沙努喀，绰克图、胡纽、齐图勒恩、阿布岱、张山、冲希喀、齐勒格申、俄屯、和希木、叟根、那木泰、俄济格、阿尔喀、萨喇齐、喇玛、祁塔特、俄特浑、富成额、班济萨哈、得尔德黑、青嘉努、萨尔汉、纳代萨尔汉、栗巴、格得依、俄赫巴图鲁、额孟额、马尔都乎希巴、舒尔格等一百十五名牛录章京各银十五两，锦州来归梅勒章京胡某银五十两，大凌河甲喇章京端绍孔、刘武远、兴宗、王一远、吴亮福、陈变武、张亮、吴丰成、高光辉、李文宗、胡洪宪、韩栋、刘良诚等十三人各银二十五两，锦州来归甲喇章京门锡文、张绍晋二人各银二十五两，锦州来归牛录章京陈永福、门锡奎、遵化守备蒋金绍、魏达礼、刘世芳，大凌河守备正黄旗下齐永成、冯竟、高诚德、刘文德、张成亮、宋宪祖、张诵武、正蓝旗下都司李廷良、陈晋、守备高文华、马祖、祖世昌、毛喜才、宽塞、正红旗都司朱成柏、李锡奎、崔世昌、董光玉、吴守祖、赵可英、镶红旗都司张可法、守备朱邦远、崔尚、张国兵、镶黄旗都司方德兴、赵德佳、贺隆、富喀福、镶蓝旗都司单泽新、李松、张存义、张国运、张栗佳、白颂文、马英远、陈大天、吴山半，正白旗都司聂廷进、孙登第、邦泽成、吴松【原档残缺】守备王孟煦、刘世豪、王泽平、陈吉茂、陈三杰、陈舒生、罗文金、镶白旗都司陈光祖、祖邦伍、裴陆、蔡泽英、郭永吉、崔有功、富温国、肖永宪、李鼎柏、沈文齐、肖永祖、石

可等六十五人各银十五两。次赏賚炮攻松山城有功人员：石廷柱旗八人，以毁城功列为一等，每人以银五两计，共银四十两，二等二十五人，每人以银二两计，共银七十五两，拙城运土步兵二百六十人，每人以银二两计，共银五百二十两，除此之外，尚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每人以银一两计，共银一千二百七十三两，马光远旗拙洞第一，其中田门子列为头等，赏银十两，又九人，每人以银五两计，共银四十五两，十七人挖洞列二等，每人以银三两计，共银五十一两，又步兵二百四十二人于洞内运土运水，俱列三等，每人以银二两计，共银四百八十四两，除此之外，又有一千三百五十人，每人以银一两计，共银一千三百五十两，一等炮手杨栋、任儿、范志可、张策才、赵松贵、王振邦、王著成、于栋、张书科等九人，每人以银五十两计，共银四百五十两，填装火药者韩泽明、刘国栋、张泽、班国臣、范武、周流、姚亮辉、唐成功、崔应泰等九人，每人以银十两计，共银九十两，二等炮手周廉、董天祐、于泽等三人，每人以银三十两，共银九十两，装填火药者刘世泽、冯文道、刘木匠等三人，每人以银七两计，共银二十一两，三等刘成恩、王达二人，每人以银二十两计，共银四十两，填药者恩有功、张泽奎二人，每人以银五两计，共银十两。石廷柱旗下一等炮手李顺新、邓天新、张怀良、李恩、曹文生、张泽成、恩文义、韩〔原档残缺〕等八人，每人以银五十两计，共银四百两，一等填药手邱有、李儿、杨德泽、波天顺、邦儿、刘达、沈得功、薛廷美等八人，每人以银十两计，共银八十两，二等炮手于承德、刘泽成、杨超祥、李进等四人，每人以银三十两计，共银一百二十两，装填火药者：邓泽、于大汉、俄尔博、黄保少等四人，每人以银七两计，共银二十八两，三等炮手张凤春银二十两，填药者李立夫银五两。恭顺王下炮手一人，赏银五十两，助手一人，赏银十两，挖洞甲士三十一人，各银五两，二等挖洞人十七名，各赏银三两，洞内运土

人十一名，各赏银二两，运火药车兵四百四十七人，各赏银一两，共计银七百三十五两。怀顺王下炮手一人，赏银五十两，助手一人，赏银十两，洞内运土人一百名，各赏银二两，运火药车兵三百二十六人，各赏银一两，共计银五百八十六两。志顺王下炮手一人，赏银五十两，助手一人，赏银十两，洞内运土人一百三名，各赏银二两，运火药车夫三百八人，各赏银一两，共计银五百七十二两。大凌河贝子正黄旗下守备王宗英、苏大涓、陈英奎、李建芳、刘诚义、袁猛进、赵福，正蓝旗下苏克寿、董威扬、孟超庆、蔡文宣、陈山顺、陈占龄、马绍登、张高音，正红旗下王佐昌、温白长、白志，镶红旗下顾常武、张锡奎、郭青金、吴玉、刘世登、陈有禄、劳晋芳、宛泽顺，镶黄旗下代子守备王宗科、丁泽泰、张寿进、王进功、李可爱、郭有志、赵松科、王世生，镶蓝旗代子守备郭长龙、荆柏金、高明宗、王善魁、毕精兰、张泽明、【原档残缺】，正白旗代子都司曹天寿、闵泽源、曹世贵、马【原档残缺】可，镶白旗代子守备张英专、刘成功、伟守志、闫登学、唐哲栋、吴梁栋、张泽克等五十二人，各赏银七两五钱。

左翼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献琥珀玉簪子三十一个，玉壶一个、小玉碗二个、玉香炉一个、玉杯二十个、朱砂杯二个、单琥珀玉三十二个、水晶珠一束、托碟、花簇、素金等共三百三十八两、珠箍子二十个、素珠一百八十两、大珠匣二个、小珠匣四个、珠罐二个、银壶七个、银托碟四十对、银二万三千两、金黄色五爪蟒缎一百二十六匹，素蟒缎九匹、厚蟒缎六匹、纱蟒缎六匹、大缎一百三十三匹、石青素缎五匹、大闪缎六匹、花彭缎二十匹、片金五匹、妆缎二匹、妆缎三庹、倭缎十匹、青缎三十匹、彭缎一百六十二匹、褐子五十七匹、线绸十匹、绸子二百七十四匹、绫子二百八十八匹、纺丝一百七十二束、补子纱十九匹、素纱罗四百三十匹、杭绢七十八匹、蟒缎一千八百四十

六匹、蟒衣十七件、字缎衣四件、缝衣二件、片金衣二件、纱蟒缎衣十五件、倭缎衣十五件、补子衣八十件、彭缎羊缎衣共一百四十件、毡衣二件、细毡七块、衣二百七十八件、毛牛角一千四百对、茶二十五小口袋、银朱三十二匣、黄丹一匣，柜八个，匣十一个、大瓷瓶子二十三个、磁盆一个、太监八员。

多罗贝勒豪格献补子缎七十一匹、花彭缎十六匹、锦缎十匹、褐子十七匹、彭缎二百三十八匹、绸子三百三十匹、纺丝三百八束、绫二百四十匹、杭绢五十匹、纱罗五百匹、整匹缎二千十一匹、蟒衣四件，厚缎衣二十五件、倭缎衣九件、倭缎褥七件、妆缎小褥二件，片金衣十四件，龙缎衣一件、妆缎马褂一件、缝衣二百十九件、青素缎衣二十九件、褐子衣五件、彭缎羊缎衣共四百三十件、绸子衣二百十件、纺绫衣一百六十件、纱罗衣二百十件、貂皮袄一件、天马皮袄二件、狐肷皮袄三件、衣服一千三百五十件、整匹缎衣共三千三百六十一件、金杯、花簇共三百十九两、银三万二百三十两，珠箍子五十九个、素珠二百四十五两、玉杯十个、玛瑙杯二个、银杯一百八十一个、小碟子九十二个、佛头青布二百八十匹、银壶一个、虎皮三张、豹皮六张、太监十二员、白兽角十三对、毛牛角九百九十八对、细茶二口袋、包子茶四口袋、大盘子一个、碗六十六个、茶碗一个、马十三匹。

多罗饶余贝勒献金一百二两、金簪子三十七个、金盃一个，素珠一百五两、珠箍子三十六个、银杯三个、琥珀杯七个、玛瑙杯五个、玉杯四个、玉石杯三个、银壶六个、银杯一百四个、银碟八十一个、银花一匣、银一万二百八十两、蟒缎九匹、片金一匹、素缎八匹、石青素缎二匹、青素缎九匹、宫绸一匹、补子缎五匹、补子纱五匹、裙蟒缎一匹、褐子二匹、绉绸一匹、黄闪缎二匹，羊缎一百五匹、绸子一百三十六匹、纱三百七十六匹、纺丝二百七束、绫子、杭绢共二百二十一匹、锦九匹、倭缎衣二

件、无袖齐肩女长褂一件、倭缎褥八件、石青素缎衣一件、缝衣一百四十八件、蟒缎衣十二件、羊缎衣一百五十件、片金衣七件、绸子衣一百五十件、女裙一百八十件、蟒缎裙十七件，豹皮三张、马十匹、人一百名、兽角五百对。

公博和托献金四十五两、珠子七两、银五千两、银托碟三十对、蟒缎二匹、纱蟒缎二匹、补子缎七匹、洋缎四十匹、绸子八十匹、纺丝绫子八十匹，杭绢五匹、纱六十匹，蟒缎衣三十件、补子衣三十件、缎衣五十件、绸子衣一百件、虎皮二张、马五匹，人三十名、兽角六十对。

和托公献金四十一两、银七百两、珠子三十五两、补子大缎二匹、大素缎十匹，闪缎四匹、洋缎彭缎十六匹、褐子二匹、绸子三十四匹、补子纱五匹、罗纱五十匹，纺丝绫子五十八匹、蟒衣七件、妆缎衣二件、倭缎衣二件、大补子缎衣二件、补子纱衣三件、缝衣三十一件、缎衣一百件、整角十对，角面五十副、大花瓶子二个、酒海二个，柄碗二个、太监一员、蒙古男童一名、马五匹。

右翼多罗安平贝勒献玉杯三个、玉筷子三双、琥珀杯四个、琥珀八块、朱砂人一个、珠子四十二两、【原档残缺】珊瑚七钱、金一百二十四两、银七千【原档残缺】百六十两、托碟一百十八个、银碗一个、银壶四个，银匣三个、银人二个、绿松石二个，蟒缎一匹、补子缎十九匹、大缎四十匹、纺丝、绫子、绸子共六百三十匹、褐子二十五匹，共计缎七百十五匹、缎衣二千九百四十件、无袖齐肩肷皮女长褂三件、羊皮袄一件、无袖齐肩灰鼠皮女长褂一件、豹皮十七张、虎皮五张、猞猁狲皮一张、狐皮八张、红毡二十五块，大花瓶子、罐子共二十六个，碗二十五个、炳碗八个、红花小碗二十个、天池茶四金斗、象牙十枚、整毛牛角十二对、角面十副、人一百四名、马骡四十匹。

镇国公扎喀纳献赤金十两、银锅一个、大银瓶子一个、银托

碟十三个、银六百三十四两、素缎六十四匹、衣二百件。

辅国公顾尔玛浑献金杯一个、金花【原档残缺】、琥珀杯一个、银碟二个、杯九个、缎三十七匹、衣服二百件、银四十两。

辅国公吞齐喀献银七百两、银人二个、银杯八个、碟二个、缎匹五十三匹，衣服一百九件。

二十六日。以正黄旗巴雅喇甲喇章京戴珠不能管甲喇事，奉上命解职，以额尔必赫为甲喇章京代之。

二十七日。正蓝旗议政大臣哈宁阿、俄罗塞臣以获罪罢之。

正红旗牛录章京兰泰、甘吉泰、惠山卒，为补缺事，奏闻。上命索浑为议政大臣，以代哈宁阿，萨璧翰为议政大臣，以代俄罗塞臣，图兰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兰泰，桑噶斯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甘吉泰、博罗尼顿为署理牛录章京，以代惠山。

是日。上命赖胡管蒙古梅勒章京事，以代阿赖库鲁克达尔汉。

【原档残缺】黄旗下工部副理事官松宁阿卒，礼部副理事官瓦胡达卒，为补缺事，奏闻，上命张屯为工部副理事官，以代松宁阿，额塞依为礼部副理事官，以代瓦胡达。

二十九日。追封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为克勤郡王。初祭多罗克勤郡王，将册装于红盒内，由礼部奉至墓所，守卫两名在前导引，置册于中间，礼部诸官列后而行。既至墓所，其子罗罗浑、辅国公硕托、固山额真叶臣率本旗各官，跪迎于两箭地。参政超和罗、俄莫克图奉册至墓前陈红毡高案，同行和硕睿亲王、多罗饶余贝勒、安平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皆列墓东毕，读册致祭。册云："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尔多罗贝勒岳托先虽获罪，后用尔为扬武大将军往征明国，尔能毁明边关而入，攻取城堡，所至败敌立功。闻尔寿终，不胜悲悼，是用追封尔为多罗克勤郡王，扬名万世。"读毕，索海跪曰："奉圣汗命，以尔多罗克勤郡王寿终初祭礼，遣多罗和硕睿亲王、多罗饶余贝勒、安

平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各备纸一万五千张、羊八只、酒八瓶致祭。”祭毕，其子读祭文曰：“崇德四年己卯四月二十九日，孝子罗罗浑跪于墓前昭告：今圣汗制曰：‘尔先虽获罪，后用尔为扬武大将军往征明国，尔能毁明边关而入，攻取城堡，所至败敌立功。圣上闻尔寿终，不胜悲悼，是用追封尔为多罗克勤郡王，扬名万世。’今谨仿册具文，焚祭昭告。”祭品数目：引幡一、求福柳枝一百、幡一百、纸锞六万四百五十、纸钱十万、整张纸三千、苏巴尔罕二、纸塔二、纸楼子二、纸库房二、纸台房一、纸门房一、金银纸柱四、羊七、饭桌二十五、酒二十五瓶、豆面麻花子三大槽盆、米面麻花子二十篓箩；随葬衣服数目：镶沿虎鱺爪皮石青素缎面皮袄一、貂镶猞猁狲皮端罩一、青缎朝衣一，石青素缎补子朝衣一、镶沿金线石青素缎【原档残缺】一、罗朝衣一、纱朝衣一、顶衔东珠七、凉帽一、玉带一、平顶凉帽一、元狐皮帽一、雕鞍马二、石青鱼鞍马二、熟股子皮鞍马六、空马八、驮粮马一、驮帐马一、驮团帐房驼六、撒袋四、枪旗八、枪四、长把大刀二、箭囊二、甲一、锅三、大斧子二、镰二。祭品陈列与多罗郡王同，祭毕还。祭福晋捏褶女朝衣朝褂一袭、齐肩女朝衣一袭、素缎衬衣一袭、前额嵌东珠二后花嵌东珠一凉帽一、雕鞍马二。

三十日。祁他特车尔贝部下牛录章京喇巴希，额朱文同拨硕库博博图往取粮米，遇三屯营兵，额朱文及甲士一人、跟役一人被杀，喇巴希、博博图带甲士二十六人败走，喇巴希应论死，以投诚功免死，鞭一百，拨硕库博博图，鞭一百、贯耳鼻，其下兵丁各鞭一百。又以喇巴希取粮遇敌时，祁他特车尔贝、固山额真伊拜、梅勒章京布达习里、甲喇章京讷尔德依、土默特部落阿济柰、额尔济图、古木布、俄木布等八人，俱领所部兵，不顾众人而奔，是以八大臣各罚马一匹。图尔格依旗下詹楚喀率本甲喇出略时，擅离纛乱行被杀，是以夺其家口为奴。饶余贝勒家人赛关、和巴孙，凡事怠忽，不于营内树栅荫蔽，明兵至时，有音达

虎齐者追逐逃妇，在营外被杀，营内绥哈，沙巴兰、【原档残缺】等无披甲之三人亦被杀，是以赛关，和巴孙各加倍罚以应得之罪。祁他特车尔贝旗下牛录章京俄尔果铎率十人哨探时，阿南牛录下阿尔弼萨户、俄莫克牛录下博洛尔兑等人乱行，阿尔弼萨户被杀，博洛尔兑之马亦被夺去，乘阿尔弼萨户之马以归，是以博洛尔兑论死，夺其家口为奴，至阿尔弼萨户之家口，亦籍为奴，俄尔果铎不约束兵丁，加倍罚以应得之罪，罚马人各一。镶黄旗前锋侍卫硕塞所管蒙古【原档残缺】明兵乘夜来战，不即行赴援，敌兵见我兵众逃退时，硕塞尼随其后，但未杀一人，获一马，以硕塞临阵退缩，应鞭一百准赎，夺其俘获。镶白旗梅勒章京敖齐泰乱行肆掠，罚银百两，拜尹图旗下牛录章京塔纳喀、布尔萨海率每牛录【原档残缺】六名，往取粮米，遇明丰润县兵，不战而逃，是以【原档残缺】部下兵丁各鞭一百、【原档残缺】旗下牛录章京得尔格尔【原档残缺】喀喇齐里克部落杜尔麻，与伊拜家人争草斗殴，伊拜偏庇家人，以鸣镝射杜尔麻，凡十有四，复自悔之，给杜尔麻骡一匹，以塞其口，是以罚伊拜【原档残缺】、再罚马一匹，给杜尔麻骑用，原给杜尔麻之骡【原档残缺】和硕睿亲王于北京北文邑河岸【原档残缺】和硕睿亲王命多罗饶余贝勒留营，不从，交部罚以应得之罪，奏闻，上命罚以应得之罪。

【原档残缺】率每牛录甲士六名往取草，遇丰润县【原档残缺】下马步战，被杀，托特退败走，是以【原档残缺】奏闻，上命免死，鞭一百【原档残缺】

十月初一日。颁崇德五年戊辰岁时宪书与诸臣。是日。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俱聚大清门，奉时宪书陈黄案毕，序立大清门，先献上，次依序与内和硕亲王、固伦额驸和硕亲王、内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等，次与汉三王，顺公、朝鲜国王，次与外藩蒙古王、贝勒等，次与内二十旗固山额真等各百份，令其分给各旗官员。行礼如旧。

初三日。蒙古阿禄喀尔喀土谢图汗特遣使臣谒大清国宽温仁圣汗，并贡马匹。贡马数目：喀尔喀土谢图汗马十五匹、土谢图汗福晋以马五匹进西宫大福晋，来使博罗特扎尔固齐马三匹，霍多果马三匹，戴青贝勒马十匹，来使恒固塞马一匹、阿尔玛斯铁斧一把，戴青贝勒下喇巴查木巴喇嘛马二匹，达尔汉喇嘛马二匹，达尔汉贝勒马十匹、皂雕一只、厄鲁特炮一位，诺门汉喇嘛马十匹，德固尔格奇贝勒马三匹、皂雕一只，厄鲁特弓一张，博龙胡马二匹、以貂皮四张、猞猁皮一张进西宫大福晋，阿海戴青下古英塔布囊马三匹，索诺木戴青下额尔德尼塔布囊一匹，额尔克塔布囊马一匹，土默特卫征朗苏马十匹，来使巴图鲁喇嘛进和硕礼兄亲王马一匹，绰克托卫征贝勒马一匹，来使索诺木戴青进和硕睿亲王马二匹，来使阿海台吉进阿达里郡王马一匹，来使戴青巴图鲁贝勒进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马一匹，沙克都尔台吉进恭顺王马一匹。汗阅视毕，却霍果多马三匹、恒固塞马一匹、索诺木戴青进睿亲王马二匹、阿海台吉进阿达礼郡王马一匹、额克塔布囊马一匹、额尔德尼塔布囊马一匹、博龙胡马二匹、戴青巴图鲁贝勒进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马一匹，余皆纳之。

初五日。阿禄喀尔喀鄂木布额尔德尼特遣使臣谒大清国宽温仁圣汗，并贡马匹。贡马数目：喀尔喀鄂木布额尔德尼台吉马五匹、网甲一副、厄鲁特炮一位、缘蟒缎一匹、元狐皮一张、厄鲁特撒袋、皂雕翎一支、褐子二匹、褐衣一件、红股子皮三张、水獭皮九张，戴青贝勒马一匹、缎一匹、褐衣一件、厄鲁特撒袋一副，达彦贝勒马五匹，额尔德尼戴青马二匹、皂雕翎一支，鄂木布额尔德尼台吉下吴都斯哈尔马一匹，阿玉希马一匹，额尔德尼台吉下额伯格图浑津马二匹。上阅视毕，却吴都斯哈尔马一匹、阿玉希马一匹、额柏格图浑津马二匹，余皆纳之。

是日。遣和硕肃亲王、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固山贝子尼堪、博罗、罗託、辅国公颂託、吞齐、【原档残缺】固山额真阿

山、图尔格依、诸巴雅喇甲喇章京、镶黄旗下丹岱、吴纳盖、陈特依、噶尔噶图、郭霍齐，正黄旗下索尔果、塔布都里、诺木齐、硕尔多依、尼喀希汉，正红旗下吉希哈、噶布拉、都木拜、噶达浑、达哈塔，镶红旗下喀尔固吉、车尔布、哈尔萨、康喀赖、吴尔喀纳，正白旗下阿尔津、宗室哈岱、噶赖、聂纽克、巴木布里，镶白旗下阿济格尼堪、雅赖、希福、吴库里、布尔赛，正蓝旗下哈宁阿、鄂罗塞臣、喀尔喀、星乃、吴纳津，镶蓝旗下巴都礼、邱鲁依、穆成额、都尔德依、奥礼喀、雅尔泰等，率每牛录巴雅喇四名，往略锦州、宁远地方。

初六日。闻送贡之东库尔喀叛入熊岛，上命遣朝鲜国兵，执叛主贾哈禅、额依都里来献。询其叛由，供称："康固里、喀克都里、车奇格墨尔根、萨尔久等言，我等将由朝鲜境内逃往熊岛，尔等亦遁往熊岛等语。我等乃听言叛逃。"遂交法司审实，议叛者康固里、喀克都里子塞固德、昂阿阿木巴、赖塔、赖塔库、莽塞、宏扩、希福、吉禅、玛噶丹，俱没奴仆诸申，车奇格墨尔根子景缀革职，没其奴仆，随同逃遁之萨尔久、巴木布里论死，籍其家。奏闻，上命以玛噶丹、昂阿阿木巴、希福，吉禅、莽塞、赖塔，赖塔库家汉人男、女、马、牛、羊、山羊，分为三份，其二份入官，交诸户部，一份归原主，玛噶丹革职，景缀革职，免没奴仆，塞固德谋同喀克都里逃奔，尚未查实，且素与喀克都里不和，嗣后，可从军效力，免罪，巴木布里免罪。先是，欲遣巴木布里与贾哈禅同行，时萨尔久云："若遣巴木布里前往，必偕贾哈禅叛去，不复来矣。"是以，上以萨尔久所言甚是，户部承政英古尔岱等误之不奏，命将萨尔久无罪释之。

初七日。苏尼特部落腾吉思墨尔根台吉、腾吉特依、叟色济农等为首，率大小诸贝勒、阿巴噶部落额齐格贝勒、达尔汉贝勒等为首，各率所属诸申，由阿禄喀尔喀部落出逃，来会先已归服之乌珠穆沁部落，诸贝勒各遣大臣来朝贡马：苏尼特部落腾吉思

墨尔根台吉马一匹，喀喇库拉马一匹，腾吉思堂兄岱噶马二匹，腾吉特下来使阿海图马一匹，浑都里子伊林臣马一匹，伯奇子博木布黑皂雕翎一支、马一匹，叟塞济浓马五匹，叟塞济农子噶尔玛马二匹，沙吉岱马【原档残缺】，叟塞济农孙额尔克马一匹，其母马一匹，噶尔玛塞冷马三匹，噶尔玛塞冷下吴巴礼马二匹，拉巴查木巴喇嘛马二匹，阿巴噶部落额齐格贝勒马二匹，额齐格贝勒子萨尔伊尔札尔台吉马一匹，绰尔济台吉马二匹，德尔格尔台吉马一匹，阿玉希台吉马一匹，布达思希布台吉马四匹，布迪硕依塔布囊马一匹，来使奥勒噶奇马二匹，其子衮楚克马一匹，额登马三匹，明盖马二匹，达尔汉贝勒马一匹、皂雕翎一支，古希马一匹。汗阅视毕，却达尔汉贝勒马一匹、岱噶马二匹、额尔克依马二匹、沙吉岱马二匹、阿海图马一匹、噶尔玛塞冷下吴巴礼马二匹、奥勒噶奇马一匹、德尔格尔台吉马一匹、额登马三匹，余皆纳之。

是日。遣查干喇嘛赍敕往谕土伯特国汗曰："大清国宽温仁圣汗敕谕土伯特国汗。古帝所制经典，不欲其泯。今遣人遗书土伯特国汗，特为延请圣贤者也。尔为土伯特国主，倘即敦遣能传扬佛教于天下之贤能者，朕心嘉之。笃切相邀之情，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查干格隆、玉噶扎里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斯坦巴达尔斋、川磊鄂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大清国宽温仁圣汗敕谕："今遗书佛教至尊大喇嘛等者，特为古帝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绝，遣使聘请圣贤者也，若思传扬佛教于众生，必得其益，尔等当愿为之。笃切相邀之情，俱令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查干格隆、玉噶扎里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衮噶尔格隆、拉克巴格隆、伊斯坦巴达尔斋、川磊鄂木布、格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

初八日。圣汗率诸福晋东猎哈达路。卯时，出福胜门，猎十七日，还沈阳城。此次出猎以梅勒章京兴讷，德尔得赫自尾纛向

中纛入围，各罚马一匹。侍卫巴哈射鹿，不追，鹿逸去，乃言以汗所射之鹿为其所射。汗曰："巴哈，尔所射之鹿逸去，以箭为证。"巴哈答称："此鹿乃我所射。"与汗相争不已。汗大怒，谕诸王、贝勒等曰："该巴哈射鹿，被逸去，反谓以朕所射之鹿为其所射，相争不已，指其箭及鹿逸去踪迹视之，亦不置信，仍谓其所射中。"汗复谕曰："光天化日之下【原档残缺】凡射兽受伤，素不隐匿，朕岂匿尔巴哈所射耶？"遂率众往射鹿处验视，汗射中果实，巴哈误矣。诸王、贝勒等议曰："巴哈，尔敢以汗射中之鹿为已所射，相争不已。"故执巴哈囚于城门。巴哈父及其诸兄弟奏请诛之，上命免死释罪。

十月二十一日。新敕书八道，旧敕书七道，共敕书十五道，参政觉罗萨璧翰、主事宁古礼、笔帖式魏得力赍至，缮写成书，二十四日，钤印，二十六日，交付副理事官陆登科、主事宁古礼。

十月二十四日。图尔黑，周围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锦州兵出城刈禾，率本旗兵继巴雅喇兵进击，败之，追至城壕。又率本旗兵败松山步兵。又遇明马兵三百，命正黄、正白、正蓝三旗巴雅喇击败之。又遇杏山马兵，率本旗兵倡先进击，败之。又与叶克书率兵三百往锦州设伏，有敌兵千余来战，时叶克书中马仆地，尔阻击敌兵，扶叶克书乘马，败敌五次。再，伊尔德、苏拜率兵来会，复败敌一次，重伤五处，轻伤十八处，马伤十九处，共伤四十二处。虽被伤，仍殿后奋战，尽收俘获。以率兵征战可嘉，牛录章京再加一等梅勒章京，擢为三等大章京，再加二级，准袭二次。赫德缮写。

伊尔德依，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锦州兵出城刈禾，尔率纛继前两旗甲喇进击，败之，追至城壕。又率纛败杏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又败松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又率纛败松山步兵，追至其城隅军台。又见一队马兵来战，击败

之。又遇杏山马兵及溪岸敌兵，一并败之，追至其步兵队。与图尔格、叶克书往锦州设伏，苏拜率八十人在前，伊尔德依率八十人继之渡河驰掠，返还时敌兵追至，击败之，追至河岸，获纛、马匹等。时敌合兵来攻图尔格、叶克书，见即率兵击压右侧敌兵，合兵后，又击败一次。尔复殿后，尽收俘获。以率兵征战可嘉，由一等甲喇章京升为三等梅勒章京，再加二级，准袭八次。浑达缮写。

巴特玛，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往征时，尔率本旗兵击败松山步兵。时有敌兵夜袭罗託贝子军营，即率兵往援，殊属可嘉，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一级，准袭五次。浑达缮写。

噶思哈，尔原系觉罗，获罪后，随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尔率甲士十四人，攻额尔吉屯，克之，获男丁四十名。又追噶稜阿努克齐克，战之三次，击杀噶稜阿，尔被伤身亡。尔虽无功，以近亲觉罗，授为三等甲喇章京，以其子硕塞袭职，仍准再袭三次。祁车柏缮写。

叶克书，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尔率本旗兵击败松山步兵，复率本旗兵击败杏山马兵。与图尔格率兵三百往锦州设伏，时有敌兵三千余人，败之五次。再，伊尔德依，苏拜率兵来会，又击败一次，尽收俘获。以征战有功，由牛录章京升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二级，准袭四次。常乃缮写。

牛录章京伊喇尼病故，以其子萨希布袭职，仍准再袭一次。浑达缮写。

托济，尔原系白身。以尔治痛和硕礼兄亲王足疾，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祁车柏缮写。

巴雅喇，以尔克勤厥职，不违指示，令尔管事，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祁车柏缮写。

布泰，尔原系侍卫。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

时，有敌兵夜袭罗託贝子军营，尔斩二人，可嘉，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祁车柏缮写。

孟古尔岱，尔原系废员。皮岛之役，夜战时，尔运梯盾有功，赏银八十两。武英郡王率兵往征北京时，尔率兵三十战曹州兵，正黄旗兵至，合兵败之。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往征时，尔率甲喇败杏山马兵，败松山马兵，败松山步兵，败杏山马兵。有敌兵夜袭罗託贝子营，尔即率甲喇奋战可嘉，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祁车柏缮写。

喀尔喀济，尔原系白身。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有敌兵夜袭罗託贝子营，尔即率甲喇奋战有功，授为半个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

胡希纳，尔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时，遇敌于通州河，与俄硕合兵击败之。率巴雅喇甲喇兵败丰太监兵，高太监兵尾随蒙古土默特兵，与俄硕、噶赖合兵败敌兵两队，后队甲喇翰代率纛至，又击败之。梯攻南宫县，克之。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锦州兵出征刈禾，即率巴雅喇兵十人进击，败之，追及城壕。又率甲喇败杏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又于汛地，率甲喇奋击左翼兵所败锦州兵。率甲喇败松山马兵，败杏山马兵。与伊尔德依、苏拜合兵往锦州设伏，渡河驰掠，返还时，有敌兵追至，诱敌折击，败之，追至河岸。有敌合兵来攻图尔格、叶克书兵，见即率兵奋击其右侧敌兵，兵合后，击败一次。以率兵征战可嘉，由半个牛录章京升为牛录章京，再加二级，准袭二次。浑达缮写。

布克沙，尔原系空衔巴雅喇甲喇章京。戍守牛庄时，命尔捉生，遇敌败之。皮岛之役，尔与俄贝巴图鲁同乘一船先登。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锦州兵出城刈禾，尔率巴雅喇兵十人，倡先进击，败之，追至城壕。又率甲喇败杏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复于汛地，奋击左翼兵所败锦州兵。率甲喇败松

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败松山步兵，追至城壕。军还时，谭图侍卫步行，有敌将斩，见即冲入，将敌斩杀，救谭图侍卫。率甲喇击败杏山马兵，追至其步兵队。以征战可嘉，半个牛录章京再加牛录章京，擢为牛录章京再加半个前程，再加二级，准袭三次。浑达缮写。

苏拜，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征察哈尔时，进长城后，追郭县哨卒，遇敌三百，向敌射箭，我军后队图尔格见纛率先进击，尔率兵与图尔格击败明伏兵四百。朝鲜之役，于道三屯，率侍卫二十进击元帅兵。尔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时，纛章京谭拜倡先进击丰太监兵。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锦州兵出城刈禾，尔率纛继前队甲喇进击，败之，追至城壕。尔率纛进击前次所败杏山马兵，敌复来战，又败之一次。复率纛败松山马兵，败松山步兵，败杏山马兵。与图尔格、叶克书往锦州设伏时，苏拜率八十人在前，伊尔德依率八十人继之，渡河驰略，返还时，敌兵追至，诱敌折击，败之，追至河岸，获纛、马匹等。敌又合兵来战图尔格、叶克书，见即率兵进击右侧敌兵，合兵又击败一次。时尔殿后，尽收俘获。以率兵征战有功，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祁车柏缮写。

二十五日。圣汗诞辰，照例遣员诣福陵拈香，献果品，焚书奠酒祭之。奉命往祭者：多罗额驸英古尔岱、左翼导引官大学士刚林、右翼导引官大学士希福，奉爵官六员：觉罗萨壁翰、觉罗希翰、萨苏喀、鄂硕、硕浑、雅希，献爵官六员：辅国将军吴达海、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罗奇、拜、塔木拜及众文武官员，赞礼官赞礼，跪叩祭之。

遣礼部参政陈邦选往太庙拈香祭之。是日晨，以内和硕亲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等所献东珠、金、貂皮，汉三王所献金，朝鲜国王诸子所献物，朝鲜国王所赠礼物、朝贡财帛，外藩十三旗朝贡牲畜，俱陈大清门前，俟往祭大臣等还，奉内王等

所进表文陈黄案，列于大清门前东侧阶上毕，各路大臣跪进表文，礼部官员受表，与诸王表文同陈于黄案，引入大清门，置于崇政殿东侧阶下。继之，内外诸王、贝勒、文武官员以次入门列毕，内文官等奏报："排列已毕，请汗御座。"汗朝服出，奏乐。汗御殿升座毕，赞礼官赞近前赞跪，内王、贝勒、贝子、公等，朝鲜国世子臣李浧、捧林大郡等俱近前按班跪，赞礼官赞进表，内文官跪于阶上宣表。表云："宽温仁圣汗陛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文武群臣，谨以喜庆礼上表，兹圣汗万岁诞辰，举国太平，兆民康宁，上下安乐有象，是日始矣。我等欣逢熙朝，欣忭之至，愿圣汗万寿无疆。"宣读毕，赞礼郎赞礼，行三跪九叩头礼。次内左翼满洲、蒙古、汉十旗诸臣叩头行礼。次右翼满洲、蒙古，汉十旗诸臣叩头行礼。次朝鲜国王所遣陪臣等率其官员上表行礼。表云："朝鲜国王臣李倧，幸逢崇德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万岁圣诞，谨以喜庆礼上表，臣李倧诚欢诚忭，稽首顿首称贺者，似闪电团绕北展，幸逢首阳佳节，犹日东升，喜迎更新之象，众属同庆。伏惟宽温仁圣皇帝宽容宏度，仁抚万物，风疾雷鸣之威耀，传布四方，春润海涵之仁政，遍延遐迩，逢此幸运，倍承洪福。伏思臣虽身居一隅，然心向廷阙，疆界阻隔，不得谒见，犹福禄备膺，谨此遥祝。臣无任瞻天仰圣，摒弃邪念，笃诚之至，谨以喜庆礼奉表称贺以闻。"次外藩土谢图亲王率其臣属，上表称贺。表云："宽温仁圣汗陛下，谔尔振科尔沁部落土谢图亲王巴达礼、蒙阔达尔汗和硕齐、喇嘛斯希等，谨以喜庆礼上表："兹圣汗万岁诞辰，举国太平，兆民康宁，上下安乐有象，是日始矣。我等欣逢熙朝，不胜欣忭，谨祝圣汗万寿无疆。"次卓礼克图亲王率其臣属上表称贺。表云："宽温仁圣汗陛下，谔尔振科尔沁部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原档残缺】、布木巴等，谨以喜庆礼上表：兹汗万岁诞辰，举国太平，兆民康宁，上下安乐有象，是日始矣。我等幸逢熙朝，不胜欣忭，谨祝圣汗万寿无

疆。”次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察哈尔部落固伦额驸和硕亲王率其臣属，上表称贺。表云：“宽温仁圣汗陛下，察哈尔部落固伦额驸和硕亲王额哲依、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衮绰克、巴林部落满珠习礼、穆章、喀喇沁部落塞冷等，谨以喜庆礼上表：兹圣上万岁诞辰，举国太平，兆民康宁，上下安乐有象，是日始矣。我等欣逢熙朝，不胜欣忭，谨祝圣上万寿无疆。”次扎鲁特部落内齐率其臣属，上表称贺。表云：“宽温仁圣汗陛下，扎鲁特部落内齐、杜尔伯特部落俟赫忒达尔汉卓礼克图鄂木布、翁牛特部落达尔汉戴青东、土默特部落鄂木布等，以喜庆礼上表：兹圣汗万岁诞辰，举国太平，兆民康宁，上下安乐有象，是日始矣。我等幸逢熙朝，不胜欣忭，谨祝圣汗万寿无疆。”次喀尔喀部落来朝贡马驼土谢图汗下博罗特扎尔图齐率其众叩拜。次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下官员，以喜庆礼上表称贺。表云：“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表：恭惟上天仁抚苍生，应和四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养育黎蔗，宽温仁圣皇帝，奉天承运，永膺鸿业，布仁政及四海，绵泰运于万年。臣等恭遇熙朝，欣逢圣诞，因驻守外省，欣喜无任，望阙遥拜者三，祝愿圣上福寿无疆。无任瞻天仰圣，摒弃邪念，至诚至笃，谨奉表称贺以闻。”继顺公率其部属上表称贺。表云：“顺公臣沈志祥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表：伏惟上天仁抚苍生，应和四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养育黎庶。宽温仁圣皇帝，奉天承运，永膺鸿业，布仁政及四海，绵泰运于万年。臣恭遇熙朝，幸逢圣诞，欣喜无任、望阙遥拜者三，祝愿圣上万寿无疆。无任瞻天仰圣，摒弃邪念，至诚至笃，谨奉表称贺以闻。”次黑龙江来朝贡貂皮额讷布率其众属叩贺，礼同内王。

进献礼物数目：内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旗各东珠一颗、金八两、黑貂皮九张、牛一头、羊八只。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金九两、黑貂皮九张，献汗；又各金七两、黑貂皮七张，进

国君福晋。共进献羊一九数。外藩蒙古十三旗王、贝勒等，每旗马二匹，献汗，又各马一匹、牛一头、羊八只，进国君福晋。朝鲜国世子臣李溰五花糖十斤、大刀一口、小刀一口、苏木五十斤、胡椒五匣、白腊灯百盏；捧林大郡五花糖九斤、大刀一口、小刀一口、苏木五十斤、胡椒五匣、白腊灯百盏。朝鲜国王臣李倧遣陪臣吉城卫官金达新、郭宁府事务官郑子煜等来献礼物数目：献圣汗黄细高丽夏布十匹、白细高丽夏布二十匹、黄细绵绸三十匹、紫细绵绸二十匹、白细绵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龙席二张，黄花席二十张、满花席二十张、各色花席二十张、豹皮十张、水獭皮二十张、白纸二千刀、油纸十张；进皇后红细高丽夏布十匹、白细高丽夏布二十匹、紫细绵绸二十匹、白细绵绸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黄花席十张、满花席十张、各色花席十张。以冬至礼，进献物品数目：献圣汗黄细高丽夏布十匹、白细高丽夏布二十匹、黄细绵绸二十匹、白细绵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龙席二张、黄花席二十张、满花席二十张、满花方席二十张、各色花席二十张、貂皮十张、白纸二千刀；进国君福晋嵌蛤蚌木梳匣一个、红细高丽夏布十匹、白细高丽夏布二十匹、紫细绵绸二十匹、白细绵绸十匹、金黄细绢十匹、黄花席十张、满花席十张、各色花席十张；进皇太子白细高丽夏布十五匹、白细绵绸十匹、金黄细绢十五匹、黄花席十张、满花席十张、各色花席十张、豹皮六张、白纸五百刀；以大贡礼进献金百两、银千两、白高丽夏布二百匹、红绵绸二百五十匹、绿绵绸二百五十匹、白绵绸一千五百匹、细绢四百匹、佛头青布一千四百匹、红布五百匹、蓝布五百匹、青布四百匹、白布一千四百匹、绿布七千二百匹、五爪龙席四张、各色花席四十张、豹皮百张、鹿皮百张、水獭皮四百张、绿斜皮三百张、水牛角二百对，好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胡椒十匣、茶千包、上等大纸千刀、上等小纸一千五百刀、米万篓。

是日。蒙夸达尔汉和硕齐巴图鲁塞冷贡马二匹、白鹰一只；乌珠穆沁部落多尔济济农进马二匹；达尔汉喇嘛献马四匹；祁他特台吉献马三匹，鄂尔齐木绰思台吉献马三匹。汗阅视毕，纳塞冷白鹰一只，多尔济济农马二匹，鄂尔齐木绰思台吉马三匹，余皆却之。

二十六日。以万寿节，仍设帐于大政殿，召集内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外藩各部来朝王、贝勒、官员等，圣汗御殿，备陈百戏，宰畜九九数，具大宴宴之。

三十日。正红旗下科奎害眼，不能管牛录；正蓝旗和希木革职，曾以阿尔塞为分得拨硕库代管牛录。奏闻，上命科奎免职，以纛章京吉希哈为署理牛录章京，阿尔塞为署理牛录章京。又上命马光远免固山额真职，以銮仪章京刘志远为固山额真代之。正黄旗多铎和获罪，罢管牛录。为补其缺，奏闻，上命以绰鲁衣为署管牛录章京。

正红旗科布图获罪，罢管牛录，免部任，论议政大臣阿尔海获罪革职。为补其缺，奏闻，上命科布图仍管牛录，留其部任，以喀吉海为议政大臣代阿尔海。

是日。顺公下属诸员，论功授职。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命："委政于士，录用贤能，崇尚功德，重用才干，乃国家之大典；顺势应时，权宜变通，克尽忠义，乃贤名之善行。沈永宗、许添宗，尔【原档残缺】曾为沈志祥属下，因迫于明兵，偕同沈志祥渡海来归。是故，仍授为沈志祥下三等梅勒章京，准各袭八次。嗣后，尔当益加效忠，克尽厥职，勿违朕意。沈志魁、张昌文、金升遥、徐朝冠、李应阔、苏成武等六人，授为一等甲喇章京，准各袭六次。冯志禄、王自强、孙思孝、高国忠、宋文鞠、徐思晋、沈永德、甄永功、张彦鸿、宋文阔等十人，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各袭五次。马金孔、薪广宇、王德、张成功、杨成亮、陈有功、吴朝祖、薪志成、王希升、李思功等十人，授为三等甲

喇章京，准各袭四次。"赐此二十八人敕书，以其官职大小为序，首书诰命，末书之官均同。

是日。一等甲喇章京绰尔济呼鲁克病故，以海塞尔岱袭职，仍准再袭五次。二等梅勒章京曾川孔坠马身亡，以其兄增【原档残缺】袭职，仍准再袭九次。雷宏华原系白身，授为皇家三等甲喇章京职，阵亡准袭，病故仍准袭。

十一月初一日。和硕肃亲王、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遣启心郎布丹、扎木巴等奏称："甲喇章京阿兰泰及蒙古四人潜入左翼兵。宁远兵出北冈，左翼兵击败之，斩总兵官金国凤及其二子，共三十余人，获马二十六匹。此役也，我军甲喇章京达哈塔，巴牙喇一名阵殁。所获马匹，赏与阵殁者。其余，分赐士卒效力者。"

十一月初三日。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曰："肯哲黑，尔与阿赖库鲁克达尔汉追茂明安时，向导可嘉，赐号达尔汉，准免供应马匹口粮，延及子孙，世袭罔替。"浑达缮写。

达尔汉敕书，十一月初二日，参政满朱习礼，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初三日，钤印，主事宁古礼校对携去。

初四日。科尔沁部落卓礼克图亲王送女与多罗巴图鲁郡王子富勒赫为婚，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罗大福晋、多罗饶余贝勒多罗大福晋、多罗安平贝勒多罗大福晋，迎宴之。是日。以朝鲜来贡物，分赐外藩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各豹皮四张、水獭皮五张、腰刀一口、顺刀一口、水牛角二对，绿斜皮六张、凉席四张、茶十包、绵绸十匹、各色布三十匹、高丽夏布四匹、葛布三匹，内齐、扎萨衮达尔汉卓礼克图各豹皮三张、水獭皮四张、腰刀一口、顺刀一口、水牛角一对，狍皮一张，绿斜皮五张、凉席三张、茶八包、绵绸八匹、各色布二十三匹、高丽夏布三匹、葛布二匹，蒙夸达尔汉和硕齐、扎萨衮达尔汉岱青各豹皮二张、水獭皮三张、腰刀一口、水牛角一对、狍皮一张、绿斜皮四张、凉席

二张、茶六包、绵绸六匹、各色布十五匹、高丽夏布二匹、葛布二匹，满珠习礼、穆章、东果尔、喇嘛斯希、布木巴、喀喇沁部落塞冷各豹皮一张，水獭皮二张、顺刀一口、绿斜皮三张、凉席二张、茶四包、绵绸四匹、布十匹，拜噶勒、达喇嘛习礼，祁他特，【原档残缺】扎木巴拉、塞冷额驸、根都尔、喀喇沁部落玛吉，土默特部落德依阿济纳各水獭皮一张、绿斜皮一张、绵绸二匹、布二匹、顺刀一口、高丽夏布一匹。

初五日。多罗饶余贝勒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吴希特依、沃吉伦取其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携至军营。后以弗准，自军营送回，牛主索之，不与，宰之用于宴。于是，毛巴里携牛犊讼于户部，审实，议以饶余贝勒身为贝勒，不欲赡养贫穷，反取穷民怀胎牛用于宴，此例国中弗有，遂治其罪，尽夺其牛群入官；赛观未能力劝贝勒，将牛还与牛主，鞭一百；奉令取牛者吴希特依，沃吉伦各鞭一百，贯耳鼻；首告毛巴里往投本旗贝子罗洛，以牛九头偿还毛巴里。

初六日。先是，丙子年圣汗统大军再征朝鲜国王李倧时，李倧被困南汉山城，其妻子被俘，官兵黎民将亡，王李倧出南汉山城，至大清国军前，叩谒圣汗。宽温仁圣汗免李倧死，俾与被俘妻子完聚，安抚国民，封其为国王而归。因于萨木伯特盖地方勒石立碑，以垂之万世。至是，遣查布海、李栖凤、毕礼克图赍碑文，偕秋季使臣户部承政马福塔，礼部参政超哈尔、刑部参政觉罗吴达海等往展示之。

初八日。遣镶黄旗索海，正黄旗穆成格，正红旗叶克书，镶红旗雍顺，正白旗拜，镶白旗萨木希喀，正蓝旗伊逊，镶蓝旗罗奇及其属下章京镶黄旗喀喀穆、龚衮、巴山、和託、翁噶岱、萨鲁、朗图、卓布退、干杜、阿哈尼堪，正黄旗珠尔干、德特、阿勒赴、伊尔格德、塔木布、卦拉、贾隆噶、图和纳、吴斑、达拉米，正白旗萨壁图、科尔占、塞纽克、噶布拉、伊拉尼、阿尔

图、和罗贵、萨哈纳，毕鲁、额布特依，镶白旗哈尔松阿、吴达禅、穆胡，车克、和託、堪泰、满都呼、贾隆噶、雅布喀、赛达，正红旗楚库巴图鲁、法坦、库塞讷、阿尔济占、图兰、满岱、鄂勒穆、沃赫讷、黑讷、吐尔哈，镶红旗吴巴海、伊木布、必礼克图、衮塔希、马勒图、雅萨阿木巴、泰希喀、胡希塔、阿囊噶、赫希来，正蓝旗瓦尔噶珠玛拉、尼堪、苏勒都、拜阔达、德布特楞、崔赫德、伊里布、赫勒、阿尔赛，镶蓝旗爱木布、叶勒申、图赖、穆奈、拉木拜、沃赫巴图鲁、塔哈布、希林、文扎等，率每牛录阿礼哈超哈十二名，往征索伦。召出征诸章京，兵部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固山额真多罗额驸英古尔岱奉命谕之曰："尔等往征各屯，有降我进贡者，亦有降我之屯民以米供博木博果尔者。恐尔等误掠降服村庄，特开列村名数，付尔等赍往，慎勿违旨，肆行抢掠。再，行军时，前设哨探，后留人收尾，加意防范。毋得喧哗，不许一二人突出或留后，勿忘军纪。尔等此行，其八牛录新满洲、抑因缺丁而增补牛录新满洲、令诸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等，简选其有兄弟、家庭殷实可信者遣之，尔等亦携之前往。左翼主帅萨木希喀、副帅伊逊、右翼主帅索海、副帅叶克书。两翼单行时，听命于主帅；同行时，听命于两翼主帅。凡事众议而行。"遣塔木布与大章京穆成格、吴巴海与雍舜同行。

初九日。遣噶布希贤及土默特兵二百出征，上谕之曰："尔等从宁远北进，沙尔固达、苏勒德依、鄂硕、布丹四章京在前诱敌，后队设伏于边寨附近台人不见之处，诱敌不出，则伏兵候一宿，及会合，回还，逾数日，再突入锦州以北，取其前来伐木者。"

十三日。上命参政塞冷，尼堪、副理事官希佛纳、奈格、富喀、外审事官等率正黄旗耨德依，正红旗下鄂克绰木、镶红旗下吴巴里、正蓝旗下绰斯齐等，召喀喇沁、土默特贝子、塔布囊等

于迈赖衮鄂罗木(mailai gun olom)地方，会审锦南府，中后所两次出征时，出兵不足诸事宜。喀尔喀土谢图汗下多尔济台吉，陶齐，至镶红旗下布彦岱处，又曾至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多尔济家。遂以扎萨衮达尔汉、多尔济任其出入，议扎萨衮达尔汉罚马五十匹，多尔济罚马二十匹。奏闻上，上命扎萨衮达尔汉罚马一九数，多尔济罚马一匹。

十四日。圣汗率诸福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王，诸贝勒福晋，固山贝勒、公、文武官员等，往东叶赫地方狩猎，卯时，出福胜门启行。十六日，从依兰府地方撤围，至拜虎地方折回。时值冬至祭天日，猎至盈格地方，和硕礼兄亲王骑射獐子，马仆伤足，圣汗策马至前，下马亲为和硕礼兄亲王包扎，以金卮赐酒饮毕叹道："我等此来，非取鹿，黄羊，或练技也，乃趁游玩行猎而已。朕念兄年迈，屡加劝谕勿得奔驰。"言毕，涕泣，命就地驻跸。由是撤围，圣汗携和硕礼兄弟王还。时圣汗命和硕礼兄亲王乘轿，设人抬轿徐行，日行十五或二十里。十二日，命礼兄亲王先入盛京城，巳时，圣汗入福胜门，御清宁宫。此次狩猎，以随侍圣汗之超品公塔禅、甲喇章京阿尔萨兰为射兽，矢朝圣汗而射，罚所乘鞍马；辅国将军巩噶岱、额克勤追射奔圣汗而来之鹿，治罪，各罚银十两。

十五日。先是，多罗武英郡王亲家送多罗武英郡王子富勒赫妻至，至是，宰牛羊，于北衙门设宴遣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布丹，尔随武英郡王往征北京，进边时，击败口外明兵。攻长城时，尔甲喇人登城克之。与固山额真、纛章京步战曹州兵，败之。出边时，居庸关明兵要我载物马驼，尔即率兵进击，败之。往迎和硕睿亲王时，有敌兵来攻我守岑兵，塞古德退缩，尔与席尔根进击，败之，杀十人。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往略锦州，败锦州兵还时，救石廷柱旗下人一名。和硕郑亲王往略锦州时，见松山明兵百人奔入锦州，与席尔根、囊古、

济希海合兵击败之。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尔坚守汛地，击败杏山马兵。以尔率兵征战可嘉，半个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升为牛录章京，免袭二次，仍准再袭二次。祁车柏缮写。

胡米塞，尔原系空衔半个牛录章京。尔戍守甜水站时，追逐逃人，杀六十人，生擒五十人解至。武英郡王率兵往征北京时，率四旗前锋兵，自昌平往北京设伏，败明马兵五百人，获马七十九匹。率每旗兵十人往通州捉生，败太监兵一百，杀其太监，获马五十七匹。又往北京捉生，败贺副将兵三百人，获马三十七匹。往芦沟桥侦探，败明兵一百，获马三十二匹。往取红衣炮时，败郭太监下二疯子兵三百，获马四匹。与八旗前锋兵往北京侦探，败明兵七百，获马二十匹。尽获遵化马兵哨卒。往芦沟桥侦探，有敌兵一百自保定府来，击败之，获马三十四匹。巡哨杀人甚众，生擒十三人。以效力疆场，洵属可嘉，予以纪录。松山之役，尔与索浑，喀扎海、纳海合兵败祖氏部下步兵。驰略杏山城时，救额尔克戴青下一人。围困锦州，和硕睿亲王初次率兵往征时，倡先进击左翼兵所败锦州兵。又败杏山兵。巡哨生擒九人。以率兵征战有功，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准袭一次。祁车柏缮写。

旧敕书一道，新敕书一道，共敕书二道，十八日，副理事官堪泰、夸占赍至，缮写成书，二十一日，钤印，交付理事官雅秦、主事宁古礼。

十一月二十九日。牛录章京佟贵病故，以其弟子罗弼达袭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祁车柏缮写。

半个牛录章京拜虎赖病故，以其弟子外达袭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祁车柏缮写。

旧敕书二道，二十九日，参政满朱习礼、拜、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十月初五日，钤印，交汉人启心郎赵恩民、笔帖式堪济兰。

十二月初一日。纳木、杜尔巴至，奏言，赴归化城贸易之人将至。是日，尚间府威远府民来献牛、猪，汗纳之，赐鹿肉，狍肉遣之。

十二月十五日。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公、文武官员等，于崇政殿排列毕，圣汗御殿升座。漠北喀尔喀马哈撒嘛谛汗所遣朝贡方物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奏疏云："漠北喀尔喀马哈撒嘛谛汗遣使请宽温仁圣汗安，并献方物，来使稽首顿首奏闻。"喀尔喀马哈撒嘛谛汗进贡物数目：野骡子一匹、马四十三匹、皂雕翎一支，马哈撒嘛谛汗噶尔马福晋进西宫大福晋马四匹，阿哈福晋马四匹、貂皮三十张、褐布斗蓬一件、吴喇忒幔子、来使鄂果託马二匹、巴特玛斯齐马二匹、马哈撒嘛谛汗子额尔克斋桑马二匹、进东宫大福晋貂皮十张、来使齐唐古尔马一匹、额尔德尼达尔汉绰尔济喇嘛马四匹、卫征喇嘛下恩格德里马二匹、达尔汉鄂木布马三匹、鄂勒哲依图噶布绰马七匹、达赖绰尔济马四匹、吉鲁海齐绰尔济马二匹、济农绰尔济马一匹、卫征班第马二匹、託罗惠塔布囊马三匹、猞猁皮二张、多奈芒耐马三匹、阿布噶杜斯哈尔济农马二匹、皂雕翎一支、来使门绰浑马一匹、纳穆尔扎勒台吉马二匹、来使赫图马一匹、布雅库固英马五匹、皂雕翎一支。上阅视毕，却马哈撒嘛谛汗马一匹、来使鄂固託马二匹、巴特马斯齐马二匹、马哈撒嘛谛汗子斋桑所遣齐唐古里马一匹、卫征囊苏下恩格德里马一匹，共马七匹，余皆纳之。是日，德勒格尔、楚布、图勒克森、呼尔噶齐、阿拜等六丁，携妇女三口，自明锦州来归。

十七日。内文官奉圣汗命册封肃亲王大福晋，多罗郡王阿达礼大福晋，多罗贝勒洛罗宏妻福晋。册文内云："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亘古至今，承运为君者，必将宗室昆第诸子之福晋，辩其亲疏，制定名号，此乃先圣所创，万世永循之例也。今朕恭承大统，谨效先世列圣，册封昆第诸子之福晋，颁给名号。

科尔沁部杜勒玛，尔既适朕子和硕肃亲王，特册封为和硕肃亲王和硕大福晋。尔毋逾规悖道违理，须勤助和硕肃亲王，秉持淑敬之心，以取誉今世，流芳后世，克尽妇道。朕之谆谆教诲，敬之勿怠。”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亘古至今，承运为君者，必将宗室昆第诸子之福晋，辨其亲疏，制定名号，此乃先圣所创，万世永循之例也。今朕恭承大统，谨效先世列圣，册封昆第诸子之福晋，颁给名号。乌珠穆沁部卜章，尔既适朕孙多罗阿达礼郡王，特册封为多罗阿达礼郡王多罗大福晋。尔毋逾规悖道违理，须勤助多罗阿达礼郡王，秉持淑敬之心，以取誉今世，流芳后世，克尽妇道。朕之谆谆教诲，敬之勿怠。”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亘古至今，承运为君者，必将宗室昆第诸子之福晋，辨其亲疏，制定名号，此乃先圣所创，万世永循之例也。今朕恭承大统，谨效先世列圣，册封昆第诸子之福晋，颁给名号。孙哲，尔既适朕孙洛罗宏贝勒，特册封为多罗洛罗宏贝勒妻大福晋。尔毋逾规悖道违理，须勤助多罗洛罗宏贝勒，秉持淑敬之心，以取誉今世，流芳后世，克尽妇道。朕之谆谆教诲，敬之勿怠。”

十九日。喀尔喀土谢图汗下卫征诺彦进贡马十匹、活皂雕一只，来使楚鲁木献马二匹，额尔德尼绰尔济喇嘛献马十匹，来使达彦马二匹，班第达喇嘛献马九匹，来使德固黑献马一匹，苏尼特部落腾极思下阿齐图囊苏献马七匹，乌珠穆沁部落额林臣子固穆献马五匹，阿哈图塔布囊献马六匹，科尔沁部落噶勒图献马五匹，海色献马五匹、貂皮三十张，哈布依献马四匹，克西克腾部落索诺木献鹰一只、马二匹、犬一条，博罗呼献鹰一只、马二匹，索诺木、博罗呼二人，以其狩猎所获，进献猪十头，专顿献猞猁皮六张、猪四头，土默特古鲁格章京进献蟒缎十匹、贡献马二匹。上阅视毕，却绰鲁木马二匹、达雅马二匹、德固黑马一

匹、古木马五匹、噶勒图马三匹、海塞马五匹、哈布马四匹、索诺木马一匹，犬一条、博罗呼马二匹，余皆纳之。

是日，察哈尔部落格隆喇嘛一等梅勒章京病故，正蓝旗伊立布获罪。奏闻，上命格隆喇嘛一等梅勒章京职，免袭，免伊立布半个牛录章京职。先是，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攻宝坻县城，正黄旗下欢达礼无梯先登克之，擢为半个牛录章京。刑部副理事官镶蓝旗伊拉喀染疾。奏闻，上命免伊拉喀职，以穆奈为刑部副理事官。正白旗吴巴希原系阿礼哈超哈甲喇章京，整编两白旗时，以章京超编，免其职。

二十一日。西麟趾宫贵大福晋之父蒙古阿禄阿巴噶额齐格诺彦、达尔汉诺彦、苏尼特部落腾极思墨尔根台吉、叟塞巴图鲁济农等奏书叩谒，时，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公、文武官员等，于崇政殿排班毕，内翰林院官员奏闻，汗御崇政殿升座，赞礼官赞排班，额齐格诺彦、达尔汉诺彦、腾极思墨尔根台吉、叟塞巴图鲁济农等率众排班，赞近前，众近前，赞跪，众皆跪，赞奏书，朝臣受书，跪读于汗前。奏云："蒙古阿禄阿巴噶额齐格诺彦，达尔汉诺彦，我等仰慕宽温仁圣汗睿德，各率部众来归，谨跪献土产礼物。"次蒙古苏尼特部落腾极思墨尔根台吉、叟色巴图鲁济农，我等仰慕宽温仁圣汗睿德，各率部众来归，谨跪献土产礼物。宣读毕，赞礼官赞行礼，行二跪六叩头礼，赞复跪，众再跪。额齐格诺彦、腾极思墨尔根台吉、叟塞巴图鲁济农、达尔汉诺彦、喀喇呼拉等，奉汗命依次进崇政殿，抱膝相见。复位跪，行一跪三叩头礼毕，退立。朝见礼毕，汗召之于崇政殿，赐茶，汗升清宁宫。朝见时，阿巴噶部落额齐格诺彦、苏尼特腾极思墨尔根台吉等，以所携马驼，陈列献汗阅视。其数目：阿巴噶额齐格诺彦马十八匹、驼九只，额齐格诺彦子阿玉希台吉马三匹、驼二只，博迪斯夏布台吉马十四匹、驼一只，博迪斯夏布奶母马三匹，阿玉希子巩格马一匹，博迪塞塔布

囊马三匹、驼二只，额齐格古希马二匹，苏默尔马一匹、驼一只，苏默尔子布达马一匹，博迪塞塔布囊子衮楚克马二匹，明盖马六匹，绰思希马一匹，鄂克超巴马一匹，鄂齐尔马二匹，莽噶岱马三匹，阿金马一匹，拉赖马一匹，克格依马二匹，德勒格尔台吉马三匹。上阅视毕，纳额齐格贝勒马十八匹，驼九只，阿玉希台吉马三匹、驼二只，巩格马一匹，博迪斯夏布台吉马十二匹、其奶母马一匹，博迪塞塔布囊马三匹，驼二只，苏默尔马一匹，驼一只，明盖马一匹，拉赖马一匹，余皆却之。其达尔汉诺彦马五匹，达尔汉诺彦子噶尔玛台吉马二匹，索诺木马一匹，布喇特马一匹，鄂勒济齐马一匹，尽却之；苏尼特腾极思墨尔根台吉马四十匹，鄂木布喇嘛马十匹，齐干塔布囊马二匹，布达马二匹，僧格马一匹，喀喇和拉马四匹，阿尔比思台吉马二匹，叟塞济农马八匹、驼二只、皂雕翎一支、厄鲁特弓一张，喇布扎木巴喇嘛马二匹，齐巴开马一匹，绰克图马一匹，萨顾喇马二匹。其中，纳腾极思墨尔根台吉马四十匹，鄂木布喇嘛马十匹，布达马二匹，喀喇和拉马四匹，叟塞济农马八匹、驼二只、皂雕翎一支、厄鲁特弓一张，绰克图马一匹，余皆却之。

是日。召西麟趾宫贵大福晋父阿鲁阿巴噶额齐格诺彦夫妇、达尔汉诺彦、苏尼特部落腾极思墨尔根台吉、叟塞巴图鲁济农等于清宁宫庭内，圣汗岳母额齐格诺彦妻，率众妇人，叩见汗，汗还礼，宰牛羊，设大宴宴之。

二十三日。理藩院奉命定制：外藩诸王、贝勒，若以猎兽肉尽数进献，必劳其民驿马疲瘦。嗣后，诸王、贝勒，若以猎获兽肉进献，献猪二头、鹿二只，共四即可。若未获猪鹿，献狍子黄羊，共九即可。

二十八日。先是，遣文官查布海、李栖凤、毕里克图等，赍圣汗功德碑文往朝鲜国王李倧处展示之。至是，照写原文赍至。其碑文云："大清国崇德元年冬十二月，宽温仁圣汗知我违弃盟

好，勃然大怒，兴师来讨，长驱直入，莫敢抗御。彼时，我寡君栖身南汉，诚惶诚恐，犹如履冰待旦。第五十日，东南各路兵相继崩溃，西北道诸将避入峡谷，节节败退，寸步难进，且城内粮尽，大军若攻城，其势犹如寒风荡秋叶，柏火烧禽翎。然圣汗以不戮为上，扬德为重，降旨开谕曰：'来则得全，否则遭殃。'遂命英古尔岱，马福塔等将军往来游说，我寡君因召文武诸臣曰：'我与大国和好，已有十年，以我之昏愦，招致天讨，万姓遭劫，其罪在我一身。圣汗不忍杀生，如此开导，为全我祖业，护我黎庶，我岂敢违旨耶？'众官悦服，遂率数骑，请罪于军前。圣汗仁爱恩抚，面叙衷怀，普施恩泽，降臣均霑。礼毕，即遣我寡主返都城，顷撤南进之兵西去。尚仁抚百姓，劝勉农耕，遐迩流民，还其故居，此非厚泽乎？敝邦之得罪于贵国，时已久矣。已未年，令督元帅姜弘烈，往援明兵，兵败见擒，太祖武皇帝仅留姜弘烈数人，余皆释还。恩泽之大者，莫过于此也。然敝邦尚昏庸不明，是以，丁卯年，圣汗命诸将东征，我国君臣，皆避入海岛，遣使请和，圣汗允之，结为兄弟国，全我国土，遣姜弘烈还。于是，礼尚往来，使节不断。然敝邦自起逆端，撰写不逊之文，申饬边臣，为来使得而携去。圣汗仍以宽大为怀，不曾即刻发兵，而先降明旨。屡屡晓谕用兵日期，胜过执耳教诲。如此，敝国犹不乐从，以致我诸臣之过，更难释免。圣汗之大军，围困南汉，复降圣谕，遣发偏师，先取江都，我君臣之妻子尽被擒获，圣汗谕令诸将，勿得扰害，并令官员太监看守。如此施以沛恩，使我君臣被俘之妻子，依然故我；犹如冻雪逢春分，大旱化时雨，使我敝邦亡而再生，宗祀绝而复续，方圆千里之居民，尽沐养育之恩，此实乃古来未见者也。汉水以东，三田都以南，乃圣汗所至之处，设有坛位，我寡君特令部员，扩建坛位，立碑永志，使圣汗之功德，与天地共存，此乃敝邦世代赖以为生者也，且远方诸国之仁德威望，欲来归者，永将由是始矣，虽作乾坤之

弘，绘日月之辉，亦万不及其一也。今粗雕为碑者，天降霜露，以操万物之衰苏，圣汗应此【原档残缺】德并扬。圣汗东征【原档残缺】军伍浩荡，如虎如貔，西北诸众，皆执器械，奋勇当先，其势可畏也。然以圣汗之至仁，蒙降恩旨，【原档残缺】敕谕，威柔并行。我等生性昏愦，不明事理，自启祸端，及奉圣旨，方如梦初醒。我君之率众归顺者，非仅慑于威势也，【原档残缺】圣汗施恩，和颜悦色，赐以【原档残缺】良马、轻端罩、城中男妇【原档残缺】，我君之得归，乃圣汗之所与得也。圣汗为我民计，特此班师，又仁抚我之流民，劝勉农耕【原档残缺】使我败亡之国，得以再生，乃此新坛之故也。犹如干骨复苏，枯木逢春矣。【原档残缺】”

崇德五年 庚辰

崇德五年【原档残缺】

拜赛，尔原系白身，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攻新河县，第二登城，克之，赐号达尔汉，准免供应马匹口粮，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硕塞缮写。

布古乃，尔原系白身，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攻广宗县，无梯钉橛第一登城，克之，赐号达尔汉，准免供应马匹口粮，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硕岱缮写。

敕书二道，元月十七日，理事官雅秦，主事宁古礼送至，缮写成书，即日付副理事官柯依福、夸札、笔帖式堪济兰携往。

二十四日。牛录章京卓尔久获罪，以其弟萨木塞袭替，阵亡准袭，病故不袭。硕岱缮写。

一等甲喇章京寨萨迈喇病故，以其子岱青袭职，仍准再袭五次。硕岱缮写。

敕书二道，十八日，副理事官柯依福、夸占、笔帖式堪济兰送至，缮书钤印，二十五日，付副理事官夸占、主事宁古礼携往。

牛录章京明贵病故，以其子札木苏袭职，仍准再袭一次。硕岱缮写。

二等甲喇章京库拜病故，以其子哈尔丹袭职，仍准再袭四次。浑达缮写。

敕书二道，二十五日，副理事官夸占、主事宁古礼送至，缮

写成书，二十七日，钤印，二十八日，付副理事官佟泰、夸占、笔帖式费齐携往。

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苏尼特部落墨尔根台吉腾古思下阿布图，自初次朝见以来，往来效力可嘉，赐号达尔汉，给敕命，准免供应马匹口粮，遇出师行猎，任其随行，世袭罔替。硕岱缮写。

世袭达尔汉号敕命，二十七日，副理事官夸占、雅秦、主事宁古礼送至，缮写成书，二十八日，钤印，付夸占。

二月初四日。牛录章京俄博惠病故，以其子塔赖袭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顾尔玛浑缮写。

牛录章京叟根病故，以其孙穆都堪袭职，仍准再袭一次。顾尔玛浑缮写。

三等梅勒章京俄本堆病故，以其孙俄尔寨图袭职，仍准再袭三次。硕岱缮写。

敕书三道，参政觉罗萨璧翰、满朱习礼、主事宁古里赍至，缮写成书，二十五日钤印，二十六日，交付理事官席特库、副理事官柯依福。

初六日。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敕谕：阿邦，征茂明安时，尽杀茂明安人，获喀木尼汉下叶雷携至，赐号和硕齐达尔汉，准免供应马匹口粮，延及子孙，世袭网替。参政额塞黑缮写。

敕书一道，承政宗室阿拜、参政觉罗萨璧翰赍至，缮写成书，初十日，钤印，即日付副理事官雅秦。

三十日。托博思，尔原系蒙古土默特部落博硕克图汗下人，后为察哈尔汗所侵，归察哈尔所属。朕发兵征察哈尔，察尔哈汗奔唐古特，尔未从之去，避居山谷。朕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尔收所属散民来归，克勤厥职，殊属可嘉，授为一等甲喇章京，仍准再袭六次。硕岱缮写。

牛录章京高替明病故，以其子高超训袭职，阵亡准袭，病故

不袭。顾尔玛浑缮写。

敕书二道，二月三十日，钤印，付理事官席特库、副理事官柯依福、笔帖式阿尔虎占。

三月十五日。纳林，尔兄叶臣巴图鲁原系瓦尔喀路人。彼时，尔等在朝鲜，朕征朝鲜，尔等率男子一百五十人来归。尔兄既故，授尔为牛录章京，仍准袭二次。顾尔玛浑缮写。

刘有功，尔克勤厥职，不违指令，故令尔管事，授为半个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顾尔玛浑缮写。

邦纳米，尔父马福塔巴图鲁原系瓦尔喀路人。彼时，尔等在朝鲜，朕征朝鲜，尔等率男子一百三十三人来归。尔父既故，授尔为牛录章京，仍准袭二次。硕岱缮写。

敕书四道，缮写成书，二十三日，钤印，即日交付承政宗室阿拜、参政鲍承先，主事宁古礼。

四月初三日，牛录章京多尔津病故，以其子董泰袭职，仍准再袭一次。浑达缮写。

敕书一道，缮写成书，初四日，钤印，夸占赍去。

十一日。半个牛录章京吴努古德病故，以其兄子祁他特袭职，病故不袭，阵亡准袭。浑达缮写。

敕书一道，缮写成书，十八日，钤印，交付参政陆登科、主事卫齐。

二十五日。阿罗哈，尔原系科尔沁札赉特部落贝子，尔来归居城中，授为三等甲喇章京，仍准袭四次。赫特缮写。

塞稜，尔原系蒙古察哈尔汗宗室人，察哈尔汗遁往唐古特时，尔孑身来归，授为理藩院参政，不违指令，克勤厥职，殊属可嘉，复擢为三等甲喇章京，仍准再袭四次。赫德缮写。

尼堪，尔原系无职之人，后授为理藩院参政，不违朕命，克勤厥职，殊属可嘉，复擢为三等甲喇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三等梅勒章京曹绍忠，年迈失明，以其子曹仁贤袭职，仍准再袭七次。赫德缮写。

新敕书三道，旧敕书一道，共敕书四道，四月二十四日，副理事官陆登科、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钤印，交付副理事官陆登科，笔帖式准泰携往。

六月二十一日。一等大章京穆成额，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时病故，以其子穆赫连袭职。浑达缮写。

雍舜，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获男子五百三十七名。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时雍舜与索海设伏，击败之。以率本旗兵征战有功，由二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二级，准袭六次。浑达缮写。

索海，征黑龙江，获男子二千名，攻克雅克萨城。时瓜喇拉屯人与索伦人立栅合居，击败之，杀二百人。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人合兵来侵，伏兵败之，其妻子尽为我所获。以率右翼兵征战有功，由半个牛录章京超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再加四级，准袭四次。浑达缮写。

绥赫德，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获男子十八名，火攻雅克萨边墙，克其地。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败之，殊属可嘉，由三等甲喇章京擢为二等甲喇章京，世袭照旧。浑达缮写。

瓦尔喀朱玛喇，后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与伊礼布乘夜竖梯潜攻故城县，克之。遇郝总兵官兵，徒步进击；又遇高太监兵，又击败之。随和硕肃亲王出边时，徒步击败边墙明兵；又遇明太平寨兵，与希图徒步进击。再，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获男子二十九名。火攻雅克萨城时，继和托进击。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败之，殊属可嘉，故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又加半个章京，升为三等甲喇章京，再加一级，准袭二次。浑达缮写。

英古，与萨尔久往征瓦尔喀时，获男子八十四名有功，半个牛录章京再加半个前程，升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马希塔缮写。

牛录章京吴新达里病故，以其子伊鲁尔袭职，仍准再袭一次。马希塔缮写。

和托，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获男丁一百三十五名。火攻雅克萨城，率先进击。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败之可嘉，半个牛录章京再加半个前程，升为牛录章京，再加一级，准袭二次。浑达缮写。

龚衮，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时阵殁，以其父功，以其弟拉都浑袭牛录章京职，仍准再袭二次。马希塔缮写。

伊木布，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获男丁三十名。攻都城时阵亡，以其子伊尔特黑袭半个牛录章京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马希塔缮写。

噶布喇，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中途病故，以其兄孙达木图袭牛录章京职，仍准再袭二次。马希塔缮写。

牛录章京阿尔秀，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攻哈彦屯兵时阵亡，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再加半个前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以其子阿库礼袭职，仍准再袭三次。马希塔缮写。

萨壁图，后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时，获男丁一百有四名。遇都城兵四百，与卓布托、吴班率甲士九十名击败之，杀五十人。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败之，殊属可嘉，牛录章京再加半个前程，仍准再袭一次。马希塔缮写。

塔木布，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获男丁三百五十三名，守牢较他人坚固。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时，伏兵率先进击有功，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浑达缮写。

叶克书，尔原系废员，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攻边墙时，率本旗兵进击，尔牛录下人先越墙。攻隆平县、禹城县，不违指令，克之。出边时，有敌马步兵随我军尾，率巴雅喇兵击败之。再，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获男丁一千二十六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受萨木希喀派遣，率兵往击之。以率本旗兵征战可嘉，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浑达缮写。

王成明，尔原系明祖总兵官部下塞官。修葺义州城屯田时，我军进逼锦州城，尔孑身骑马来归，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额塞黑缮写。

拉木拜，尔原系废员。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获男丁八百三十五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击败之，故授为牛录章京，仍准袭二次。浑达缮写。

穆胡，尔原系废员。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获男丁六十四名。又遇杜臣兵四百人，与萨璧图、吴班率甲士九十名败之，杀五十人。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设兵伏击时，率先进击可嘉，授为三分之二半个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额塞黑缮写。

吴班，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时，获男丁七十九名。又遇杜臣兵四百人，与萨璧图、卓布托率甲士九十名击败之，杀五十人。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与索海设伏击败之，洵属可嘉，授为半个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额塞黑缮写。

阿哈尼堪，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获男丁九十五名。时瓜喇拉屯人与索伦人立栅同居，尔倡先进击之。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设兵伏击时，尔率先奋进可嘉，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六次。浑达缮写。

缠楚，尔原系白身。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时，遇敌兵于哈彦屯，德特骑马退缩，尔督军奋战，被伤九处，以败敌可嘉，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浑达缮写。

穆乃，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与索海、萨木希喀征黑龙江时，有敌兵来围攻海伦屯，我军突击时，尔殿后阵亡，授为牛录章京，以其子穆尔赛袭职，仍准再袭一次。浑达缮写。

郎图，尔原系分得拨硕库兼空衔牛录章京。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攻舒沃阵屯敌兵时阵亡，授为牛录章京，以其子阿拉希袭职，仍准再袭一次。浑达缮写。

拜，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尔随军征大同时，往侦大同城，败敌一百人，获马六十匹。筑戛海城时，尔往乌兰柏兴，时有四人自锦州来探，尔驱逐之，杀其二人。武英郡王率兵往征北京时，尔率每旗兵十人往通州捉生，击败太监兵一百人，杀其太监，获马五十七匹。尔率四旗前锋兵，自昌平往北京设伏，击败马兵五百，获马七十九匹。又往北京捉生，击败贺副将马兵三百，获马三十七匹。尔运红衣炮，遇高太监部下二疯子兵三百，败之，获马四匹。尔往侦芦沟桥，有敌兵一百自保定府至，败之，获马三十四匹。又往芦沟桥侦探，败明兵一百，获马三十二匹。尔率八旗前锋兵往北京城侦探，败敌七百，获马二十匹。又往芦沟桥设伏，遇敌四十，败之，追至其步兵队，获马七匹。尽获遵化哨所马二十匹。尔巡哨杀敌甚多，生擒十七人，洵属可嘉，予以记录。尔赍书至董家口返还时，遇敌步兵八十、马兵六，尽杀之。再，尔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时，遇明郝总兵官兵，率本旗兵步战，败之。尔与马克图攻临清县城，不违指令，克之。出边时，于太平寨遇曹总兵官、扬总兵官兵，不违指令，击败之。再，与索海、萨木希喀往征黑龙江时，获男丁三百一十名。黑龙江人叛，与博木博果尔合兵来侵，设兵伏击时，尔率先奋进。以率本旗征战可嘉，加之前次纪录，授为牛录章京，

仍准再袭二次。浑达缮写。

敕书二十五道，缮写成书，二十六日，钤印，二十七日，启心郎董天机、主事宁古礼、笔帖式准泰携去。

七月初三日。苏班泰，尔原系归明蒙古人。修葺义州城屯田，我军进逼锦州城时，尔自杏山军台潜遣人来，我军甫至，生擒明台卒五名，率户口三十五人来归，授为三等甲喇章京，仍准再袭四次。浑达缮写。

吴克索木，尔原系无职之人。尔父古鲁格管归化城地方，效力可嘉，故授尔为牛录章京，以辅助尔父，仍准再袭二次。浑达缮写。

敕书二道，启心郎索宁、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初七日，钤印，交付启心郎索宁，主事宁古礼携去。

十一日。牛录章京绥孙病故，以其子俄尔博袭职，仍准再袭一次。硕岱缮写。

敕书一道，副理事官柯依福、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十四日，钤印，交付主事宁古礼遣之。

十九日。二等甲喇章京获罪，以其弟袭职，加之前罪，降二级，仍准再袭三次。浑达缮写。

敕书一道，副理事官陆登科，主事宁古礼赍至。

二十三日。松宁阿，尔原系分得拨硕库兼管牛录事。尔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省时，火攻蓝城县，城垛崩毁，克之。攻陆军门兵时，富喀退缩，尔不违指令，奋进阵亡，授为牛录章京，以其兄子雅木哈纳袭职，仍准再袭一次。祁车柏缮写。

敕书一道，副理事官吞泰、主事宁古礼赍至，缮写成书，二十四日，钤印，交付主事宁古礼。

二十七日。圣汗幸温泉，申刻起行，渡浑河驻跸。

二十八日。驻跸三窑堡(san yoo pu)。

二十九日。驻跸太子河。是日，恭顺王、怀顺王献圣汗牛

羊，俱纳之，分赐为首大臣以下，及厮役人等。

三十日。驻跸沙河堡。是日。往征明锦州之和硕睿亲王，肃亲王、多罗安平贝勒、多罗饶余贝勒等遣占代、安泰、马克展奏捷报曰：有明马兵一千，自锦州城出，左翼和硕睿亲王、肃亲王等击败之，追至城下，斩杀甚多，获马一百有四匹。右翼多罗安平贝勒率兵伏宁远一带，遇明人自关内运米千石送锦州城，斩其押车步卒三百九十人，获驼两只、马十七匹、骡九十四匹、牛二百二十七头、驴五十七头，共数三百九十七。

八月初一日。圣汗至温泉。

初二日。智顺王献圣汗牛、羊、白糖及果品，皆纳之，分赐为首大臣以下，及厮役人等。

初五日。遣镇国将军阿拜率诸王、贝勒下侍卫，来请圣安。

初七日。归化城章京古鲁胡遣管马人献马。翌日，圣汗出宫，命侍卫等乘骑，验其驰走。

初八日。和硕睿亲王家遣人献牛、羊、饼及果品，圣汗召诸臣以下，及斯卒等，赐宴。

十一日。和硕肃亲王家遣甲喇章京锡多辉献牛、羊，果品及饼。圣汗召为首大臣等以下，及斯卒等，赐宴。

十四日。恭顺王家遣人献活鹿、牛、羊、白糖及果品，上命纳牛、羊、白糖、果品等小食物，却其活鹿。

十五日。和硕郑亲王家遣人献牛、羊、果品及饼，赐宴。

十六日。多罗武英郡王家遣人献牛、羊、果品及饼，赐宴。

十七日。恭顺王府献活鹿、牛、羊、白糖、果品等物，圣汗命却鹿、牛、羊，纳白糖、果品等小食物，赐宴。

十八日。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府献牛、羊、饼及果品，赐宴。

十九日。多罗郡王阿达礼府献牛、羊、饼及果品，赐宴。

二十日。怀顺王府献牛、羊、饼及果品，却其牛羊，纳饼及

果品，赐宴。

二十一日。多罗贝勒罗洛宏府献牛、羊、饼及果品，赐宴。

二十二日。国舅阿布泰妻和硕公主献牛、羊、饼及果品，赐宴。

二十五日。贝子博洛献牛、羊、饼及果品，赐宴。

二十六日。往征蓟州一带和硕睿亲王遣福喇塔至。

九月初二日。智顺王来送圣汗，赐嵌珠蟒衣一件、鞍马一匹。

是日。圣汗还盛京，至长甸堡驻跸。

初三日。驻跸寿山地方。是日。驻守东京城恭顺王孔有德，驻守辽阳城怀顺王耿仲明各率属员，迎圣驾于沙河堡地方。遥跪路南，俟圣汗经过。

初四日。驻跸太子河地方。

初五日。圣汗以牛羊赐驻守东京城恭顺王孔有德及驻守辽阳城怀顺王耿仲明宴，各赐鞍马一匹，蟒衣一件。于是，又送圣汗，至迮民铺地方，跪俟圣汗经过。

是日。途中，猎大路两旁，以众侍卫、御前侍卫等肆意妄行，命查其所佩箭，书有差错，遂记其名：吉善牛录下阿津、额尔克依牛录下佛尔赫等之书名有错，叟塞牛录下科希布雷、巴萨哈下什达等书名有错，阿哈廉牛录下朱隆阿，本牛录下尹达礼等书名有错，札图牛录下罗班、谭泰牛录下哈尔济等书名有错，翁阿代牛录下奈喀布之名，其家人博尔科误书之，呼弥泽牛录下达兰塔之名，布颜旗下喇巴什希误书之。

是日。驻跸格拉(gela)河。

初七日。圣汗幸温泉一月，将至盛京城，城内诸王、贝勒、贝子、大臣等，皆迎至浑河岸，未刻，圣汗入盛京。

崇德七年　壬午

崇德七年壬午四月初四日。兵部为倭子事，移咨朝鲜国王云："据王咨内所云诸事，本部一一奏闻圣汗。奉旨：详倭国之言，虽无大恶，确有挟制朝鲜之势。既邻邦，王当酌情而行，勿为众扰。钦此钦遵。为此本部特咨文告知。"

是日。户部为我所遣贸易之人欺凌边民事，移咨朝鲜国王云："据王咨称，窃思，往来贸易之人，供馈自有常规。此番来人，不遵旧规，肆意妄行，若不禁约，诚恐日后贻害滋甚等语。因差去之人未回，其勒索情由，尚未确讯，难以王之所言具奏皇帝，可召转报王之边境官员，遣往世子处，待差遣官返回时，令二人对质并陈。若害民情由果真，定将差去之人，从重治罪；倘或捏情妄报于王，亦将该官从重治罪。俟询明虚实之日，奏闻皇帝。为此咨文。"

是日。梅勒章京张存仁奏言："梅勒章京张存仁谨奏。圣汗威明天从，用兵如神，见无不周，谋无不遂，诚开天立极之圣主也。今松山，锦州既破，明国所仗之军门洪承畴、镇守宁远、锦州总兵官祖大寿，已俱为我皇帝所擒。此时之明国，人人胆破，处处惶惧。臣观洪军门，欣欣自得、侥倖再生，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帝为天授福德之真主。祖总兵官毁盟背约，仍来归求生，是势穷力竭，见松山已下，援兵尽没，欲仍蹈大凌河之漏网，未可知也，圣汗自有睿鉴。臣愚浅之识，以为正宜于此时，示生杀之大权，分厚薄之定典。洪军门虽非挺身投顺，圣汗留之

以生，是生其能识时势也。祖总兵官宜斩，是斩其背盟狡诈也。洪军门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之臣，闻之夺气。圣汗当为文臣，开一生路，且洪军门身系书生，养于我国，犹如孤羊在虎群之中，蝇飞无百步之力耳，纵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养之不宜薄者也。祖总兵官系我国寇仇，圣汗既欲生之，似宜严加拘禁而防范之，但待以不杀足矣，不可重用之。况前途正多可攻之城，可辟之地，皇上于此，不可坚明人后来抗守之志。彼谓祖大寿，既负恩背约，至于受困粮绝，杀人相食，不得已而后出城乞命，尚且得生，致使城城效尤，人人比例，不至十分窘迫，孰肯输诚早顺者乎？此恩养之不宜厚者也。即今吴总兵官，观望于前，焉知不蹈此辙乎？今虽苟延于宁远，终为圣汗所获也。彼罪戾已深，危疑更深。圣汗宜颁谕于宁远总兵官等，开明松山锦州生杀之理，顺留逆诛，叙功伏罪，一一详示，吴总兵官并非奇材良将，有不动摇其心者乎？当年大凌河之役，臣与祖总兵官，何可刚三人，蒙圣汗赐书二次，至诚谆谆，词意仁厚，祖总兵官因而动念，臣亦为之动念。祖总兵官听臣口诵圣汗天生不偶之语，夜三更时，密遣刘毓英，约臣于南门城楼内，计议投顺。彼时，止臣二人商定，遂写书系箭，射出城外，有令石副将来会之语，而他将未之知也。此非圣汗屡颁敕谕之缘故乎？今之宁远，正在仓皇无措之际，乘其心未定，晓以天心之眷佑，仗我圣汗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人心动摇，势如破竹，圣汗乘机运策，因时速成。山海关、宁远一破，北京必将南迁，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大业亦可速成也。臣受泽已深，身任给事中日久，凡有一得之愚，不顾忌讳，冒渎敷陈，伏候圣裁。”

初八日。遣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赍敕谕至围守杏山王贝勒处，令传谕宁远、杏山、塔山等地。敕曰：“圣汗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朕以兵围困松山、锦州，松山夏副将计议率众来归，故

将彼之众属，俱加留养，洪军门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尔之戚，姑留之。锦州祖总兵官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应时立功，避明帝狐疑之凶之秋也。倘将军疑朕，不速来归，尔明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决意乘机来归，则尔之功名，与迫而后归之锦州、松山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将军若不归命，明之全军，已为我所败，印信已为我所夺，锦州、松山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曩者，祖大寿在锦州时，尔明帝疑之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祖之党羽甚强，且据锦州故耳。今将军孤身一人，负明帝狐疑之祸，岂能保全乎？今流寇呈强，盗贼蜂起。明国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从速来归，劳我军士，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朕以真情，开谕将军。今明国皇帝，复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将军其熟虑之。”

“圣汗敕谕宁远白将军。朕以大军围困锦州、松山，祖总兵官归命，洪军门、祖大乐等官，已俱为我所擒，将军之子白良弼，亦为朕所获而优养之。今大明国变乱蜂起，内外不能相顾，明国倾亡之势，想将军亦熟知之也。况尔明帝军士，多为我所杀，锦州、松山等城陷没，坐视而不能救，明帝岂有轻恕将军之理？将军若肯开导吴将军，因时立功，速来归命，一则罪谴可以获免，二则父子得以相见，三则富贵亦可以永享矣。将军其速图之。”

“圣汗敕谕宁远城守白将军。朕以大军围困锦州、松山，祖总兵官归降，洪军门、祖大乐等官，俱为我所获而优养之。此正将军立功名，保身家之时也。将军若能开导吴大将军，同心协力，举城来归，则功名显荣，亲族完聚，共享富贵矣。今明国政

业衰败，盗贼蜂起，将军不速审机归顺，将何待乎？”

“圣汗敕谕杏山、塔山官军。朕以大兵围困锦州、松山，旷日持久，城内之人，相食而死者甚众，其余未亡者，克城之日，本应尽杀，但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我计议，携引我军入城，故其部众，俱加留养，惟不与同谋者杀之。锦州祖大寿，虽迫而后降，顾其情面，彼所部之人，俱加留养，内地未曾抵抗之士兵，稍加诛戮之，不诛自死者亦甚多。尔等勿得效尤彼等，迫而后降，谓可侥倖全生也。若不劳我军士，速来归命，朕当念其不劳功，恩加留养。倘日久粮绝，天佑我师，克城之日，妻子人等，悉屠不贷。今尔管官总兵官祖大寿已降，军门洪承畴等，已悉为我擒，尔等不降，将何待乎？”

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等，遵旨各遣宁远吴总兵官书一函。张存仁书云：“睽违多载，闻抚台大将军，年尚轻轻，至此富贵，乃辽东地方，为人所奇也，叨爱末者，实深庆幸。但彼国气运已衰，东土福星正旺。欲救锦州之围，而松山、杏山受围，守一城而三城俱失，十余万之兵马，一朝尽于疆场；数百万之金钱，瞬间化为灰烬。军门、都堂、总兵官、道台，为他人所擒，遭罹灾祸；将军元帅，转作敌朝之佐。窃思，祖氏三大将，均为良友之母舅，十余副将、参将，又系大将军之昆弟，亲族若此，罪案若彼，抚台欲逃罪而责无可诿，欲明心而踪有可疑。况洪军门为专负重任之名将，尚知审天时，度人事，惴惴然保性命而图富贵，祖总兵官悔盟抗守，仍投圣主，欣欣然保性命而全余年。冲幼如抚台，何为坐俟祸及乎？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纵使苟延月日，不过拥兵自卫，跋扈要君，智竭力穷，蹈令舅之辙而已，何若全城投顺，未困先降，仰邀圣主之恩，勋名俱重哉。幸高明速为裁审，书难尽意。”

祖可法书云：“一别多年，遥闻总爷已悬大将军印，诚为识时之士也，喜何如之。兹者，锦州、松山已下，洪军门、祖氏均

归，高勋等官，审天时，度人事，悉归东土，不俟深为总爷虑也，故具此书，遣高明陈辞。军门、都堂、道员，俱顺敌朝，城池兵马，悉行委弃，总爷当知难逃一定之明法也；兼之宗族之弟兄，俱臣服于此，总爷当知难洗骨肉之嫌疑也。况天运已归新主，乃有识者之所共知。望总爷熟为审处，及早投顺圣君，裂土分茅，超出寻常万万也，毋至势穷力竭，再行乞怜，拙笔不堪上览，苦口乃是良药，高明速速裁行是望。”

裴国珍书云：“自别贤甥，已十二载矣。闻已拜大将军，曷胜勇跃。但识时务者，呼为俊杰，贤甥高明，岂有不识时势之理？愚观今日时势，诚天意攸归之日也，我皇上聪睿圣明，仁德神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锦州、松山既下，辽东之事，当可预料，天下之事，则指顾可定矣。贤甥若能顺时而来，则裂土分茅，可以预决。又虑贤甥之登显职，皆由于祖氏。今祖氏宗族尽行归顺，贤甥岂能避嫌耶？前者，贤甥在阵逃出，大兵尽丧。军门文武官俱降，甥贤独存，罪将安归？窃恐功名富贵，必不能常保，而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也。万全之计，不如以宁远全城投顺，城中十万生灵，俱获保全，而贤甥事业，正未可量矣。情忝骨肉，故尔冒言，惟熟计而详察之，幸甚！”

吴三凤书云：“自别贤弟，已十余载矣，阖家可安。闻贤弟拜将，门户生辉，幸甚！幸甚！愚兄蒙我圣汗仁爱豢养，解衣推食，踰于他辈，仰承圣主爱屋及乌，实叨贤弟之光。今祖氏来归，贤弟难免同舟之疑。弃暗投明，哲人也；择主而事，良将也。大丈夫知时达机，保全身家可也。思之！思之！两家祖父母阖家可好，临楮翘望。”

胡弘先书云：“自别贤弟，已十二载矣，所喜者贤弟弱冠之年，得拜大将军之职。忆昔幼年把臂时，见贤弟聪俊绝人，曾以大成相许，今果位极人臣，方知天之生才不偶也。然愚兄既为贤弟庆封拜之早，复又为贤弟虑富贵之径。今日吾兄弟之舅，一宗

来归，全城投降，贤弟欲远至戚之嫌，不可得矣；丧没大兵，失守城池，贤弟欲逃法网之诛，亦不可得矣。熟虑及此，贤弟保同宗之身家，全宁远之生灵，体天心，度人事，速来马前作揖，待至马后叩拜，无所益矣。尽早来归，则依然位极人臣，我等亦可彼此均荣，共享其乐。愚兄不胜颙望之至。”

白总兵官子白良弼，与其父书云：“愚儿白良弼谨跪老爷膝下禀告。自去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间离别，蒙嘱我等去后，料松山可不被围，不过数日，我自回来等语。不意老爷去后，本城粮米断绝，所留马三匹、骡五头，俱变卖换粮，以救饥馁。二月十九日夜间，大兵进城，闻知我系白总兵官之子，厚加恩养，伯父白广威，与赵光才、洪老爷，俱在一处，谨禀老爷。”

是日。以理藩院副理事官富喀、正黄旗叟塞牛录下扎珠顾违命擅攻西山营寨，丧二人，伤七人，又扎珠顾领班之日，兵士解甲出兵射雉，山寨明兵下，携二十甲以去。遂议扎珠顾死，富喀鞭一百，贯耳鼻，抵偿银两，给阵亡二人及被伤七人。奏闻，上命扎珠顾、富喀各鞭一百，富喀、扎珠顾各抵偿银两，散给阵亡二人及被伤七人。

正蓝旗富喀塔牛录下噶达浑，携镶红旗下罗弼家通事往浑河岸，谎称系户部大臣，迎朝鲜人搜烟为辞，索驻浑河岸刘光宪章京马一匹、黄云龙章京所辖苏巴尔罕台刘二马一匹、沙河堡台赵门子马一匹骑用。是后，遇送朝鲜人前来者噶噶禅，称：“我将搜朝鲜人烟，尔与朝鲜人立此等候。”言毕，即赴十里河地方，托衮塔希牛录笔帖式拉拜写文，谓噶噶禅曰：“尔遇路人，即付书遣往，见彼等即令停候。”噶噶禅听其言，留于浑河岸。户部遂遣人携噶噶禅至，并令噶噶禅往召噶达浑来，执之，下法司审实，议行骗之噶达浑及同去之通事均应论死；章京刘光宪将马给陌生人，应治以应得之罪，夺所乘马；苏巴尔罕台刘二将马给无令牌之人，应鞭一百；沙河堡台赵门子鞭五十；十里河笔帖式拉

拜鞭五十。奏闻，上命噶达浑、通事俱斩，刘光宪治以应得之罪，夺所乘马，刘二鞭一百，赵门子鞭五十，笔帖式拉拜鞭五十。

崇德七年四月十一日晨，两日并出，上大下小，须臾，大日之光散没，日色如故。

十二日。以用红衣炮攻明塔山城捷音，内秘书院学士额色黑奏报圣汗曰："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钦遵上谕，率右翼将士及两翼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时叶臣旗马喇希牛录下布达里先登城，恩古里牛录下塔哈达第二登城，盈古德牛录下图美第三登城，随之众官兵登城克之。城内副将终汉邦及蔡阔宪、遊击刘思康、都司崔定国、备御王奇龙、守备魁德仁、刘世泰、江思威、绥国志、宗俊泰，富魁、及从关内来援李总兵官、金都司三营兵丁，共七千名，尽行杀之。俘获城内物数，俟后开报奏闻。"奏毕，上命召诸众于大政殿宣捷。

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等，遣和託、钟古，以俘获塔山物数目，具摺奏闻："上等蒙古妇女二十口、汉人妇女八十口、俘获蒙古妇女一百六十六口、汉人妇女幼稚一千三百三十四口，共一千五百口；金十一两、银一千一百七两、珠子五两三钱，绫、纺、罗、纱衣裙一百六十六件、佛头青布、翠蓝布次衣八百一十件、红毡八条、马二百三十四匹、骡三十头，共二百六十四匹；牛八十二头、驴九十六头，共一百七十八头；甲二百六十副、盔二百顶、腰刀一百六十口、弓六十张、撒袋七十副、梅针箭四百支、鞍十副、仓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红衣炮子八十发、将军炮子二百九十五发、把子总(bed^z sung)炮子二千发、小炮鸟枪子弹九金斗、大红衣炮一位、发贡炮二位、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位、佛朗机(fulangji)炮三十七位、把子总三位、三眼枪十一

杆、单眼枪四杆、大小炮共四百六十五位、火药一窨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药坛六个。”圣汗览毕，命和託、钟古还军中谕曰：“以上等汉人妇女四十口，送至盛京，其余照品赏给阵亡及被俘者，攻城效力之章京等官，各赏妇女一口，其余散给攻城效力之兵丁，护送诸王兵及守营兵勿与。再令运米至锦州，俟人畜米谷等物，料理既毕，平其城垣，大军退回高桥，一面傍海，一面倚山，横截大陆驻营。”

命和託、钟古赍书往谕杏山官属兵丁。谕曰：“大清国圣汗敕谕杏山吕将军及众官军士等。朕以大军久围锦州、松山，松山军民粮尽，人相杀而食，松山守将夏承德，自分必死，遂质子于军前，接引大军入城，故将夏承德同谋归顺之众，尽宥养之。其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名等，因系祖大寿之昆弟，俱加留养，军门洪承畴，亦赦而养之，其余不降抗拒之众，尽皆诛之。锦州自被围以来，有出城樵采兵丁，既为我兵截击，城中粮尽，又互相残食，军民伤死殆尽，祖大寿势穷力竭，匹马来归，其中蒙古惊乱，自相屠杀，故将作乱者诛之，凡祖大寿部众，悉得保全。旋又招抚塔山，因其拒命不顺，遂以红衣炮击而毁之，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围锦州、松山，旷日持久，劳我兵卒，虽迫而后降，尚赦而养之，惟抗拒者戮之。今尔杏山受困日浅，若不劳我兵马，敕书到日，即举城投顺，尔全城诸物，秋毫无犯，俱加恩养，不惟不杀，且叙尔功。若恐诱汝等而杀之，迟疑不降，独不思作大事者，以抚育兆庶为本，岂有专恃刑戮者乎？若然，朕何以服天下哉。朕命汝等速降者，非攻不能取，围不能下也。十三万援兵已败，锦州、松山、塔山已获，独此一小城，焉有委而置之之理？尔等不免被擒，不待朕言，想汝等亦熟知之。若朕招尔降而不降，后或攻或困，城下之日，尽行屠戮，彼时悔无及矣。”

又谕和託等曰：“将此敕谕晓示城内，再以善言招抚之，来

降则已，否则听在彼诸王，相机而行。若城可击，用红衣炮击之，倘一举炮，彼即归顺，不得加害。举炮时，不可击城上女墙，当击城之中间，俟十分颓坏，方令我兵登进，其小有破坏处，毋妄令登进。”

十四日。固山额真吴赖曾兼管半个牛录事，以其调补蒙古旗，恐误牛录事，奏闻，上命巴赛署理半个牛录章京，以代吴赖。

石廷柱旗下驻东京迎送朝鲜人之佟养谦病故，理藩院副理事官、贺罗黑旗下阿达礼获罪免职，由本院参政塞冷，请开复阿达礼职。为补其缺，奏闻，上命佟养先牛录下佟荣年为署理迎送官驻东京，以替佟养谦，阿达礼仍留部任。

镶蓝旗噶布希贤沙尔古达获罪，上命免噶布希贤任，以沙尔古达管阿礼哈超哈甲喇事，叶木吉罢管甲喇事。

镶黄旗一等昂邦章京察哈尔索诺木哲勒默病故，为袭职事，奏闻，上命其子阿喇纳仍袭一等昂邦章京职。

十六日。赐朝鲜国总兵官银百两、瞥官银六十两、副将三员各银四十两、甲喇章京二员各银三十两、牛录章京十员各银二十两、通事二人各银十两，又通事六人各银七两。

赐被伤三人各银五两、被伤身亡十九人各银七十两。

是日。赐来朝贡马之鄂尔多斯部落使臣善达虎尔哈貂镶皮袄、薰貂皮帽、甲喇章京鞓带、套缎袜夹沿斜皮靴、插弓箭镌花七伞二等撒袋、镌花二等甲胄、鞍辔、银五十两，塞冷妆缎镶沿素缎朝衣、薰貂皮帽、牛录章京鞓带、套缎袜夹沿斜皮靴、插弓箭镌花七伞三等撒袋、三等镌花腰刀一口、鞍辔、银二十两，济农下达希、贝隆二人各银十两，其跟役各二人各银五两，布达泰台吉下明安、古鲁台吉下喀尔查海、图巴妻下罗里等三人各银六两，又跟役二人各银二两，自喀尔喀来归之额森达尔汉、孟赫拜二人各妆缎镶沿蓝缎朝衣一件、平镌圆版四片鞓带一条、素缎一

匹、佛头青布十匹，扎鲁特部落绰博惠孙海塞镶沿素缎朝衣、牛录章京鞓带、弓一张、顺刀一口、彭缎一匹、帽缎一匹、佛头青布十匹，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下绰希熙蟒奈蟒缎一匹、帽缎一匹、绸子一匹、佛头青布二十四匹，其跟役二人各佛头青布七匹，外藩蒙古二十旗来探信头目二十名，跟役二十名，共四十人，赐宴一次，并赐乌珠穆沁部落苏呼亲王下诺尔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班第下託果、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下僧格、阿巴噶部落卓礼克图郡王下德布胡尔、索尼特部落墨尔根郡王下阿布图达尔汉，共五人各素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扎鲁特部落内齐下巴木布海、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下穆古塞、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稜下阿哈图、翁牛特部落达尔汉岱青下塞冷、科尔沁部落额森下额勒本、阿巴噶部落达尔汉诺颜下博吉岱、浩齐特部落博罗特下绰克图、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下拜苏虎等八人各佛头青布九匹，巴林部落满珠习礼下达赖、扎鲁特部落桑噶尔下杭希岱、穆彰下吴巴希、翁牛特部落博托和下达赖、乌拉特部落图拜下吴巴希、土默特部落鄂木布依下蟒开、巴林部落塞布腾下藏东等七人各佛头青布七匹。

朝鲜国武将总兵官金得千率副将三员、游击三员、牛录章京十员、兵一千名、跟役五百名往杏山，迎于东京，杀牛十头，宴之。

朝鲜国武将总兵官牛典仪率甲喇章京一员、牛录章京八员、兵士八百名、跟役三百九十五名，自锦州换班还，迎于东京，杀牛六头，宴之。

是日。以流行痘疫，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罗洛宏贝勒、博罗贝子、辅国公德尔胡、公和託、公穆尔胡，先自军中还，诣东大福晋墓、解缨谒灵，行二跪六叩头礼毕，诸贝勒、公、大臣等登阶，恸哭一次，额尔克楚虎尔贝勒跪奠酒三巵，时，喀希屯举巵，索宁授巵，阿拉善妻近灵位前，浇之于案，复恸哭一次，

并照前奠酒三巡毕还。是日。多罗武英郡王、诸公、固山额真、章京等随后至，亦照此行礼。

十八日。以草木萌芽时节，祭东大福晋。用引幡一、佛花四十五、金银纸锞五千、纸钱二万，绘缎整纸一万、剪幡四包、彩围七、米囊七、牛一头、羊八只，治席二十桌、备酒十瓶。圣汗率诸内大臣、还自军中之王、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诸众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朝鲜国世子之昆弟、固山额真谭泰、阿山、内大臣等各奠酒一巡，时，承政车尔格满达尔干举卮，东侧福晋、西侧福晋、多罗睿郡王多罗福晋、多罗肃郡王多罗福晋、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福晋、和硕彦哲公主、颂国託公主，和硕额希图格格前去行礼祭之。

二十日。多罗武英郡王、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罗洛宏贝勒等，率众文武官员，以攻克明国锦州、松山、塔山，败其十三万援兵，上表庆贺。表云："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多罗贝勒罗洛宏、固伦额驸祁他特、弼尔塔噶尔、朝鲜国世子李湜，率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等，稽首顿首谨奏。伏惟宽温仁圣汗，命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困明锦州。继而圣汗亲至，击杀明援兵十三万，尸横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大臣惊惶，分路逃窜。圣汗复围松山城，克之，明文官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道张斗、姚恭、王之祯、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并所部武弁，尽为我生擒。忘恩之锦州总兵官祖大寿，自分必死，舍命来我军营，率众稽首归顺，又以红衣炮击破塔山。是皆圣汗神谋奇策之所致也。臣等不胜欣幸，谨具上表，行庆贺礼。"

二十三日。科尔沁左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下五旗兵，还其部时，沿途偷盗牲畜数目：皇家牧群牛二头，羊二只，正黄旗马二十二匹、牛十七头、羊二只，镶黄旗驼二只、马四十匹、牛五十

一头、羊一只，固伦公主马二十二匹、牛十三头、骡一头、驴一头，正红旗马六匹、牛五头，正白旗马六匹、牛二十一头、骡一头，镶白旗马六匹、牛六头，正蓝旗马三十六匹、牛十头，镶蓝旗牛二头，喀喇沁部落扎萨克下杜稜马二十三匹、牛十九头、骡二头、羊二只，敖汉部落索诺木马四匹、牛一头，乌喇特部落吴本驼一只、牛三头，共马一百六十五匹、牛一百五十头、驼三只、骡四头、驴一头、羊七只。为此盗案，上遣参政塞冷等，召科尔沁左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下五旗于伊木沁地方，令彼偿还数目：以和硕卓礼克图亲王有事先还，免议，冬果尔、额森、布木巴、古木、和硕卓礼克图亲王所部固山额真卓礼克图达尔汉、多罗武英郡王下苏门德呼绰尔济额驸下克希库、祁他特额驸下托克泰，俱令以其牲畜偿还马一百六十五匹、牛一百五十头、驼三只、骡四头、驴一头、羊七只，加之皇家牲畜牛二头、羊二只，共马驼牛骡驴三百二十五、羊九只，令五旗均摊赔偿，给与原主。

郭尔罗斯部落色尔固楞下二人，自军中还时，偷喀喇沁部落万丹下固鲁斯克牛录下雅达乃白马一匹，卖给喀喇沁部落塞冷下班第牛录下博罗勒堆，取高丽马一匹、白衣一件、米一盆而去。万丹部下人往寻其马，至塞冷部下人处，询问得实。塞冷部下、万丹部下共四人往追，见杀马携肉以去，遂追获一人，合力夺取之。折取一人之矢观之，书云："郭尔罗斯色尔固楞下阿扎库。"召阿扎库询之，不加承认，即付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鞫审，命色尔固楞发誓，不从，遂斩阿扎库，籍其家，给与事主，其余九人，免罚。

郭尔罗斯布木巴下噶尔图牛录下南泰随征时，令其名下男丁殷德、喀木齐哈二人从军，而已擅自归还。询其故，言称："我有马一匹，为我贝勒所取，欲告和硕卓礼克图亲王，追军不及，遂还城告之。"因其言无凭，临阵退缩果实，故将南泰杀之。

科尔沁和硕墨尔根福晋之牛三十九头被盗，追踪至绰诺和处，绰诺和拨牛十八头与之。参政塞冷等审之，绰诺和偷盗果实，遂议绰诺和偿还其牛，并罚牲畜九九之数。奏闻，上命依议偿还其牛，罚牲畜九九之数，给与和硕墨尔根福晋。

二十五日。围明杏山城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多罗饶余贝勒等，遣占代、夸代、达奇等，以克杏山捷音奏称："臣等奉圣汗敕谕，即转谕杏山城内，其城内诸官云，'任汝攻击，我等断然不降。'复送还敕谕。臣等遂于二十一日晨，移红衣炮于城北面，先用红衣炮攻取其近城之台。二十二日，即于台前列红衣炮，击毁城垣约二十五丈余。我兵将欲列阵登城，城中各官，无力相战，见城将克，遂开城门，至营中叩首云：'我等先欲归顺，但恐见杀，所以来降，今或杀或宥，惟命是听，遂舍命来营叩降。'臣等即令将士入城，立于城上，并设兵守门。其投降官属兵丁及诸物数目，俟察明具奏。"

二十七日。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多罗饶余贝勒等，籍杏山投降官民及诸物之数，遣邦组等奏闻。其文云："钱瑟、朱廷榭、副将吕品奇、革职副将刘宗文、参将祖应远、张祥泽、吉国贤、游击王成、都司吴国魁、张宏道、李国珍、杨浩龄、守备张成功、刘忠魁、程玉明、张寿永、周德兴，其家丁四百一十四名，妇孺五百十三口；中军、旗鼓、把总、答应官、仓官四十六员，其家丁八十三名，妇孺二百八十一口。生员三十九人，其家丁六十三名，妇孺二百一口，兵一千七百八十七名，蒙古九十名，民丁三百八十八名，其妇孺三千五百三十六口。锦州诸官家人数目：祖总兵官下屯丁五名、妇孺八口，祖大乐家屯丁五名、妇孺八口，祖泽远家屯丁七名，妇孺八口，共男子二千五名七十六名，妇孺四千二百六十二口，总计六千八百三十八名口。和尚二十八名，驼二只，马二十二匹，牛五头，骡七头，驴二头，杏山仓米六十石、粮谷八十四石，共一百四十四石，盐二万

斤，甲二千七百四十六副，红衣炮二位，大将军炮六位，二等将军炮一百二十二位，行营炮一百八十二位，佛朗机炮六十五位，斑缡嘴(ban co dzui)炮三位，三眼枪三百九十杆，单眼枪八十三杆，火药三万八千五百斤、硝一万斤、黄药三千斤、红衣炮子五百三十发，将军炮子三百发、子弹一石四斤斗、弹铅五千五百斤。”圣汗览毕，二十八日，遣学士额色黑、占代、夸代、达奇等赍敕往谕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多罗饶余贝勒等曰：“杏山归顺官属兵丁，可俱送来盛京。其余生员黎民，从牛庄路遣发，将安置于盖州。先曾谕拨每牛录阿礼哈超哈十八人，驻防锦州、杏山。今止拨满州、蒙古、汉军每牛录兵十人、满洲固山额真四员、蒙古固山额真四员，其无固山额真者，每旗以梅勒章京一员代之，随多罗饶余贝勒驻守锦州。其余每牛录兵八人，护送来盛京户口、及往盖州居住之人，量其多寡，分拨将士，谨慎护送。松山、塔山二城，如拆毁既平，可令外藩蒙古兵还，如未毁毕，待毕时遣之。又杏山城内兵器诸物，运至锦州，杏山城亦令拆平。一切事宜，俟料理既毕，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率巴雅喇兵回京。”

二十八日。为传示围困锦州，败明援兵十三万，攻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城捷音，敕谕外藩蒙古、贝勒等曰：“敕谕苏尼特部落多罗墨尔根郡王额驸腾极思、叟塞济农、乌珠穆沁部落和硕苏呼亲王多尔济、阿巴噶部落多罗卓礼克图郡王多尔济、鄂尔多斯济农伊林臣、浩齐特部落博罗特、土默特部落诸臣、喀喇沁部落昂邦章京比喇希等。朕命诸王、贝勒等，率兵围困锦州城，明以十三万兵来援，朕躬一至，击杀明援兵，横尸遍野。又掘壕围松山城，克之。城内军门一员、都堂一员、道员四员、总兵官三员、副将十员、并其余武弁，悉为我生擒，当死者杀之，应留者养之。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自分必死，舍命来营叩首投降，其属下兵民，尽皆留养。又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

无梯登城，及入城内，尽杀城中官兵。至杏山城，亦以红衣炮击破，城中之人，畏惧屠戮，城内众官，来营叩首，言或杀或宥，唯命是听等语。是以，城内之人，俱加留养。今以天赐捷音，开示诸王、贝勒等。特谕。”

敕谕科尔沁、敖汉奈曼、扎鲁特巴林、翁牛特、四子部落诸王、贝勒等曰：“圣汗敕谕外藩诸王、贝勒等。自围困锦州以来，其败敌俘获诸事，尔等因随大军出征，悉已知之。此班半数王、贝勒等，率兵围困锦州、松山，松山城内兵粮尽，人相杀而食，死殁在即，其夏副将，决意投顺，送子为质，接引我兵入城，故将夏副将同谋归顺之众，尽宥养之，其余官兵，尽行诛之。该城既克，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粮米断绝，杀人而食，死伤殆尽，祖总兵官来我军营，叩首归降，凡其所部兵民，尽皆养之，其余众兵，尽行杀之。又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尽杀城中兵丁。至于杏山，亦以炮击之，毁其城垣，城中之人，畏惧屠戮，其众官来降，言称或杀或宥，唯命是听等语，是以，将该城之人，均加宥养之。今以天赐捷音，开示尔等知之。特谕。”

是日。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曰：“圣汗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朕自征明以来，不忍生民死于涂炭，屡欲议和，而明帝朝臣，妄自尊大，置兵民之死难于度外，不愿和好。今朕命诸内大臣，率大军围困锦州城，败其十三万援兵，明帝大惊，遣锦衣卫、职方司长官各一员，总兵官二员，三次来军营求和，出征诸王，以未携明帝御书，皆遣返之。其后，复携皇帝钤印文书至，交与诸王，观来臣，不复较前傲慢，言辞谦逊，于我诸臣，以兄事之。诸王悉以奏闻，朕详览其书，所钤之印，大且稍偏，朕不置信，令阵获军门洪承畴视之，洪承畴云：‘该印文皆实也。申岁六月二十八日，圣帝往征察哈尔国时，与张家口沈都堂盟誓一事，明帝本知之，唯难却众文官之言，故将沈都堂治罪免职。其后，复行议

和，仍为彼等文官所延误。此次乞和者，实也。'昔者，朕以为明人之来，乃图解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之难而已，故未置信。今又闻遣人乞和，想明四城沦陷，十三万兵被戮，断粮缺米，饥饿不堪，盗贼蜂起，流贼横行，是以惊惧，前来乞和矣。朕亦念与之和好，共享太平，况朕之降服各国及统辖地方亦不少矣，唯内王、贝勒等，以明国时运已尽，焉能不取北京而议和为辞，力阻不允。朕惟，征战不休，兵民涂炭，于心不忍，虽蒙上天眷佑，尽得土地，一统全国，亦难保子孙世代永袭霸业，况昔之金国，亦曾统一全国，今见其永存乎？是乃朕之诚心也。朕之欲和，内王、贝勒等之欲战，何为是耶？朕视尔王如己，故言之，尔之所虑，亦不加隐讳，尽行奏闻。"

"圣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既与尔王同甘共苦，当将围困明锦州以来克取之捷音，谕王知之。朕命诸王、贝勒等，率兵围困锦州。去岁八月，明朝文官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道张斗、姚恭、王子祯、郎中张若麒、武将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等，率兵十三万，来援锦州，于松山北岭、野地，安营八处。交战之时，车驾一至，击杀明援军十三万，尸横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大臣，惊骇溃散，分路逃窜。遂复围困松山，命诸王、贝勒、大臣等，掘壕坚守，起驾还盛京。而后，松山城诸众，粮米断绝，杀人相食，死亡在即，其原守城副将夏承德送子为质，接引我军入城，故将与夏承德同某归顺者，皆宥养之。军门洪承畴，亦留养之。总兵官祖大乐、参将祖大成、游击祖大明，因系锦州总兵官祖大寿之昆弟，均留养之。其余文官都堂邱民仰、兵道张斗、姚恭、王子祯、总兵官曹变蛟、王庭臣、副将十员，及其部属武弁，拒不投降，尽行杀之。再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因城中粮绝，杀人而食，又无援兵，见松山城失陷，势穷力竭，自分必死，舍

命四马来军营，叩首降顺，是以，凡祖大寿属下官兵，皆留养之，其余未降官兵、蒙古，尽皆杀之。又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于城圮处攻入，将城中官兵，尽行杀之。至于杏山，亦以红衣炮击之，其城将下，城中官员叩首来降，言称或留或杀，唯命是听等语，亦皆养之。今以天赐捷音，开示王知之，特谕。”

九月初一日。礼部颁诏曰："昔日，圣汗御大政殿，诸王以下众大臣，皆列班立候驾过。今礼部多罗郡王奏请更定仪制。嗣后，圣汗御大政殿，及出赐宴，和硕亲王以下众大臣，皆跪候驾过，【原档残缺】升阶方起。及圣汗还清宁宫，亦跪候驾过，众官方起。”

是日。以任竟能克尽厥职，不违指令，授为两分牛录之半个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牛录章京马尔胡纳病故，以其子满柱袭职，仍准再袭一次。

牛录章京扎干病故，以其子恩克袭职，仍准再袭一次。

初二日。多罗安平贝勒薨后月余，有房婢自缢死。法司议，诚欲殉葬，当与贝勒同死，何至剪发日久乃缢？明系为福晋所逼，福晋应论死。奏闻，上命福晋饿禁三昼夜。

正黄旗当古哈牛录下新满洲塞游，因不令披甲，随征锦州时，披他人之甲一次，及兵部检阅，又借他人之甲披用一次。是以，遂议当古哈应加倍治罪，拨硕库音图鞭七十。奏闻，上命当古哈加三倍治罪，拨硕库音图鞭七十。

正黄旗固山额真祖泽润，令本旗锦州来降守备王国柱买马，因言称无银买马，或死锦州、或死此处，皆无异等语，祖泽润告诸法司，审实，议王国柱鞭一百。奏闻，上命王国柱鞭八十，免其职。

伊图赴法司首告曰："辅国公都尔呼、穆尔呼、德尔呼等言我曾云随贝勒死，并写于纸上携在院中，穆尔呼病时，因何不与冰

水。昔与大夫合谋害死我父，今又为何害及我耶？”审实，议都尔呼、穆尔呼、德尔呼，夺其奴仆、诸申，贬为平民。奏闻，上命都尔呼、穆尔呼、德尔呼，皆免罪，伊图断出离主，赐与尼堪贝子。

李国汉旗下锦州来降都司王江，携来锦州蒙古一名，隐匿未报，为其家丁告发，审实，议王江鞭一百，免都司职，夺所匿蒙古，首告断出。奏闻，上命王江免都司职，夺所匿蒙古，首告断出。

绰益达木讦告多罗饶余贝勒，不加养赡，不令披甲，又索取我兄牡马一匹，户部以粮三十石，折给紬六匹，白纺丝紬十一匹，亦为贝勒索去。法司审实，议饶余贝勒应罚银五百两、马及紬匹，追给绰益达木，仍断出离主。奏闻，上命饶余贝勒罚银五百两，马及紬匹追给绰益达木，准其离饶余贝勒。

怀顺王属下石名雄、易崇宁、刘成遇、曾法孔、胡云鸾等讦告怀顺王曰：“携来松山人三十二名，塔山人十二名，隐匿未报；又杖毙陈舜田；又憾胡云鸾讦告，仇责之；又冯有时系逃犯，正法后，怀顺王收其尸，岁祭之。”法司审实，议怀顺王应革王爵，罚银三千两。奏闻，上命其隐匿松山、塔山人、仇责胡云鸾、杖毙陈舜田诸罪俱免，唯以胡云鸾所告岁祭冯有时一节，罚银千两，以银五百两入官，余五百两，给恭顺王二百五十两，给智顺王二百五十两，首告胡云鸾断出，交付户部，其余四名首告，均不足议，未令断出。

告发怀顺王之石名雄又讦告刑部启心郎王廷选曰：“当讦告怀顺王时，王廷选与怀顺王相好，收其粮十石、银三十两，以我所讦之言，私告怀顺王。”法司审实，议王廷选应革职，鞭一百。奏闻，上命召王廷选至大政殿，诛之。刑部将应死之罪，错拟鞭革，奏旨察议，参政巴哈纳、刘武元、启心郎额尔格图，应各罚银五十两，理事官纳尔赛、根特、副理事官耿格、塔思虎里、

克布图、俄墨讷，应各鞭五十。奏闻，上命参政巴哈纳、刘武元、启心郎额尔格图，俱坐以应得之罪，纳尔赛、根特、耿格、塔思虎里、克布图、俄里讷，俱俄禁三日二夜。

初五日。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图赖、祖泽润、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谨奏："圣汗轸念军士贫乏，令分兵出征，盖欲使之宽裕也。窃思往略之事，便于将令，而不便于士卒；便于富家，而不便于贫户。将领从役颇众，富家畜马最强，是以所得必多；贫乏军士，不过一身一骑，携带几何？圣帝之意非为贫乏军士乎？虽令往略，实于士卒无益，既负圣汗盛意，且误天时。况今天意归于圣汗，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一时俱为我有，明国人心动摇，北京震骇。唯当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北京而攻克之，是圣汗万世奇功，自北而定，我国之富贵，亦自此而得，自上至下，无不宽裕者矣。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恃，机会不可坐失。况山东之行，北京一带极为空虚，我兵所到，无不收服，我远征数年，其他已为流贼劫掠殆尽，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则大业克成，而我兵之饶余，不待言矣。伏乞圣裁。"圣汗览毕，谕曰："尔等建议直取北京，朕意以为不可，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今我不取山海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如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北京可得矣。"

是日。外藩各处蒙古诸王、贝勒等，以圣驾亲临，败明援兵十三万，戮尸遍野，锦州、松山围而克之，用红衣炮攻塔山、杏山，克之，奉表来贺。圣汗闻之，即革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至五里外，迎入盛京城。

初六日。圣汗谕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曰："朕观尔等养育新附满洲、蒙古、汉人，当朕申饬之际，尚稍知加意，过此即便遗忘莫顾。如是，则新附之人，何以为生耶？若以朕谕为是，

尔等嗣后当恩养属下新附之人。诚能恩养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即为勤劳国政之人，朕心亦深嘉悦，否则不过为一村居富人，止图一家之富足而已，岂为尽心国政之人哉。”

是日。给吴巴希敕词曰：“尔原系敖汉部贝子，先同索诺木杜稜来归，复与尔父桑噶尔斋遁往明国，入锦州城。于掘壕围困锦州之次年，率城外众蒙古来降。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给诺木齐塔布囊敕词曰：“尔原系敖汉部之人，先同索诺木杜稜来归，复遁往明国，入锦州城。于掘壕围困锦州之次年，率城外众蒙古来降。故授为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八次。”

给阿桑敕词曰：“尔原系敖汉部之人，先同索诺木杜稜来归，复遁往明国，入锦州城。于掘壕围困锦州之次年，与尔父诺木齐率城外众蒙古来降。故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给满韬敕词曰：“尔原系多罗特多部贝子，后入明境，居锦州城。于掘壕围困锦州城之次年，与尔父绰克託诺木齐率城外众蒙古来降。故授为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

给浑津敕词曰：“尔原系敖汉部之人，敖汉部来归时，尔未随之来归，后遁往明国，入锦州城。于掘壕围困锦州之次年，城外众蒙古来降时，与吴巴希来归。故授为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

给布达礼敕词曰：“尔原系白身，用红衣炮攻克塔山城时，尔由击破处先登城。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准再袭一次。”

给哈尔松阿敕词曰：“征黑龙江时，尔与骚海、萨木希喀伏兵击败博穆博果尔；随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初次围锦州时，率甲喇击败松山步兵，又率甲喇击败杏山骑兵；随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第三次围锦州，攻洪军门三营步兵时，同昂邦章京席特库，徒步冲入敌营；在义州督本旗人屯田，收获倍增。以功由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准再袭一次。”

初七日。蒙古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班第、奈曼部多罗达尔汉郡王、巴林部满

珠习礼、乌喇特部杜巴、扎鲁特部桑噶尔、穆彰、翁牛特部达尔汉岱青、四子部达尔汉、卓礼克图等十一旗，以败明国援兵十三万，戮尸遍野，锦州、松山围而克之，用红衣炮攻杏山、塔山，克之，来朝庆贺。各以牛一头、羊八只、奶酒九大瓶，献圣汗；又每旗各以牛一头、羊六只、奶酒七大瓶，献国君福晋。遂于大政殿，杀所携牛羊，设大宴，谒见圣汗时，内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等，排班毕，汗由清宁宫诣大政殿，和硕亲王以下诸臣，皆跪候驾过，汗升东阶，众官方起，及圣汗御座，赞礼官赞进表，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赖特部达尔汉和硕齐蒙和、冬果尔、杜尔伯特部塞冷等，率其臣属，上表叩贺。表云："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多罗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扎赖特部达尔汉和硕齐蒙和、冬果尔、额森、杜尔伯特部塞冷、郭尔罗斯部布木巴、古木塞冷、臣等谨奏。伏惟宽温仁圣汗，命内外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圣汗率师一至，败明援兵十三万，屠戮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臣，惊骇溃散，分路逃窜。圣汗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道员张斗、姚恭、王之祯、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武弁悉为我生擒。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自分必死，舍命来我军营，率众叩降。继以红衣炮攻克塔山城。至于杏山，亦以红衣炮击之，城已将坠，其城守副将吕品奇、粮厅官朱廷榭等官员，料知必将城陷人亡，被迫率众乞降。是皆圣汗之神谋成算所致也。是以，臣等不胜欣忭，谨以喜庆礼上表称贺。"次敖汗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班第、奈曼部多罗达尔汉郡王衮楚斯、敖汉部索诺木杜稜、穆章、巴林部满珠习礼、塞布腾、乌喇特部杜巴、鄂本、巴克巴盖等，率其臣属，上表叩贺。表云："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班第、奈曼部多罗达尔汉

郡王衮楚斯、敖汗部索诺木杜冷、穆章、巴林部满朱习礼、塞布腾、乌喇特部杜巴、鄂本、巴克巴盖，臣等谨奏。伏惟宽温仁圣汗，命内外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圣汗率师一至，败明援兵十三万，屠戮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臣，惊骇溃散，分路逃窜。圣汗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明文官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道员张斗、姚恭、王之祯，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武弁，悉为我生擒。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自分必死，舍命来我军营，率众叩降。。继以红衣炮攻克塔山城，至于杏山，亦以红衣炮击之，城已将坠，其城守副将吕品奇、粮厅官朱廷榭等官员，料知必将城陷人亡，被迫率众乞降。是皆圣汗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臣等不胜欣忭，谨以喜庆礼上表称贺。”次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鄂木布、扎鲁特部桑噶尔、翁牛特部达尔汉岱青东、喀喇车里克下噶尔玛、察哈尔部索诺木卫斋桑等，率其臣，上表叩贺。表云：“四子部达尔汉卓礼克图鄂木布、扎鲁特部内齐、桑噶尔、翁牛特部达尔汉岱青东、博託和、喀喇车里克下噶尔玛、察哈尔部索诺木卫斋桑等谨奏。伏惟宽温仁圣汗，命内外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兵围明锦州，圣汗率军一至，败明援兵十三万，屠戳之尸，漫山遍野。明郎中张若麒、总兵官吴三桂、王朴、李辅明、唐通、白广恩、马科等臣，惊骇溃散，各路逃窜。圣汗又将松山城，围而取之，明文臣军门洪承畴、都堂邱民仰、兵道张斗、姚恭、王之祯、武将总兵官祖大乐、曹变蛟、王廷臣、副将十员，及众武弁，悉为我生擒。锦州忘恩之总兵官祖大寿，自分必死，舍命来我军营，率众叩降。继以红衣炮攻克塔山城。又以红衣炮攻杏山，城尽毁坏，其城守副将吕品奇、粮厅官朱廷榭等官员，料知必将城陷人亡，被迫率众乞降。是皆圣汗之神机妙算所致也。是以，臣等不胜欣忭，谨以喜庆礼上表称贺。”

上表庆贺礼毕，来朝蒙古诸王等，以其所携酒依次跪献圣汗，大宴。是宴也，来朝各王献：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雕鞍马一匹、空马二十六匹、活皂雕一只、廪给三九数、壶酒三九数，巴雅斯呼朗额驸马九匹、貂皮百张、廪给一九数、壶酒一九数，桑噶尔侍卫马一匹、貂皮百张、塞冷达尔汉巴图鲁马二匹，杜喇勒达尔汉侍卫马一匹，当噶赖卓礼克图达尔汉马一匹、貂皮四十张，多罗扎萨克图郡王马八匹、貂皮端罩一件，拜萨噶勒卓礼克图台吉马二匹、鹰一只，并以走驹一匹献与禅吉格格，海赖马一匹，扎赖特蒙古达尔汉和硕齐马九匹、廪给一九数、壶酒一九数，布达习礼马一匹，散斋马一匹，谔德依马一匹，博尼马一匹，弼饶岱马一匹，塞冷马二匹，杜尔伯特塞冷马四匹、貂皮六十张，噶尔玛马一匹，喇玛斯希子塞冷马三匹、并以替喇玛思希管旗务，献儿马一匹、骒马一匹，扎萨克下卓礼克图亲王雕鞍马一匹、空马二十六匹、廪给三九数、壶酒三九数、冬果尔马九匹，郭尔罗斯扎木苏下巴彦岱儿马一匹，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马八匹、驼一只、廪给三九数、壶酒三九数，斋萨胡马三匹，奈曼部多罗达尔汉郡王雕鞍马一匹、空马三匹、驼一只、廪给二九数、壶酒一九数，乌喇特部杜巴马四匹、驼一只，桑噶尔斋马一匹，布达希马一匹，莽古尔岱马一匹，谔本马四匹、驼一只，布达里马一匹，巴克巴盖马四匹、驼一只，希尔格马一匹，阿拜图马一匹、驼一只，廪给一九数、酒五壶，多尔济马二匹，扎鲁特部桑噶尔马五匹，济尔噶朗马一匹，多尔济马一匹，毛祁他特马五匹，古木马一匹，车根子僧格马二匹，昂阿马一匹，祁他特马一匹，喇巴泰马一匹，桑噶尔斋马一匹，特征马一匹，玛尼马一匹，海塞马一匹，莫罗尔马一匹，恩格森马一匹，常佳布马一匹，喀巴海马一匹，额色特依马三匹，桑古勒马一匹，多尔济马一匹，色稜马一匹，满珠马二匹，绰博辉马一匹，四子部落扎萨克下达尔汉卓礼克图马五匹，杨达尔汉巴图鲁马二匹、廪给牛三头、羊四只，杜勒拜

马二匹，茂明安部巴特玛马二匹，达尔玛马一匹、牛二头，绰尔济马一匹，巴林部满珠习礼马五匹，塞冷额驸马三匹，鄂尔古达克马二匹，茂明安部阿敏马一匹，噶尔玛马一匹，吴尔齐马一匹，塞布腾马八匹、驼一只，毛祁他特马一匹、驼一只、廪给牛一头、羊四只，讷默奎马一匹、驼一只、廪给牛一头、羊八只，巴图鲁巴萨奈马一匹、驼一只，翁牛特部扎萨克达尔汉戴青马四匹，龚格马一匹，斋桑吴巴希马三匹，沙克都尔马一匹，喀喇车里克噶尔玛马二匹。各旗以所献马、驼、貂皮等物陈列毕，依次进献，圣汗阅视毕，纳土谢图亲王马二匹，巴雅斯古郎额驸马一匹、貂皮百张，桑噶尔斋侍卫貂皮百张，巴珠岱都喇勒达尔汉侍卫马一匹，当噶赖卓礼克图达尔汉马一匹，貂皮四十张，拜萨噶勒卓礼克里台吉马一匹，扎赖特部蒙和达尔汉和硕齐马二匹，谔德依马二匹，塞冷马一匹，比饶岱马一匹，杜尔伯特部塞冷马一匹、貂皮六十张，噶尔玛马一匹，卓礼克图亲王马二匹，郭尔罗斯部扎木苏下巴彦岱儿马一匹，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马一匹，斋萨呼马一匹，乌喇特部杜巴马一匹，巴克巴盖希尔格马一匹，扎鲁特部桑噶尔马二匹，济尔噶朗马一匹，特正马一匹，常住布马一匹，四子部扎萨衮达尔汉卓礼克图马一匹，杨达尔汉巴图鲁马一匹、廪给牛三头、羊四只，茂明安部巴特玛马一匹，达尔默马一匹，巴林部塞布腾下讷默奎廪给牛一头、羊八只，翁牛特部扎萨克达尔汉戴青马一匹，龚格马一匹，斋桑吴巴希马一匹，沙克都尔马一匹，余皆却之。宴毕，圣汉升清宁宫，众皆跪候驾过。

是日。宰马、牛、羊治筵，召以败明兵，克取城池大捷来朝庆贺诸王、贝勒、大臣等，圣汗御大政殿，赐大宴。兄和硕礼亲王、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家奉命照此宰马、牛、羊治筵，各宴一次。宴毕，叙外藩诸王、贝勒、大臣军功，赐蟒缎、素缎等，仍宰牛、羊赐宴。时内诸王、贝勒等率众文武官员，于大政殿依次排班，圣汗御殿升座毕，蒙古北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下来朝贡马大

臣达尔汉苏白齐率其众属，上表，恭请圣安，行三跪九叩头礼。表云："北喀尔喀部落土谢图汗、卫征贝勒、戴青贝勒、窦尔古格齐贝勒、墨尔根贝勒、达喇贝勒等所遣来朝恭请宽温仁圣皇帝圣安、献方物之使臣，顿首谨奏。"于是，以赐外藩蒙古诸王、贝勒、大臣等之蟒缎、缎匹，陈列于案，点名赏赍：科尔沁部和硕卓礼克图亲王蟒缎、妆缎、闪缎百匹，科尔沁部多罗巴图鲁郡王、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各蟒缎、妆缎、闪缎九十匹，达尔汉卓礼克图鄂木布、扎鲁特部内齐各蟒缎、妆缎、闪缎各七十匹，巴林部满朱习礼、拜萨噶尔卓礼克图台吉、翁牛特部扎萨衮达尔汉戴青、穆章等四人各蟒缎、妆缎、闪缎四十匹，敖汉部索诺木杜稜、扎鲁特部桑噶尔、喀喇车里克部噶尔玛、乌喇特部杜巴、谔本、巴克巴盖、冬果尔、喇玛斯希、扎鲁特部毛祁他特、巴林部塞冷等十人各蟒缎、妆缎、闪缎三十匹，杜尔伯特部塞冷下阿金达、巴林部满珠习礼鄂尔国达克、毛祁他特、茂明安部吴尔济台吉、乌喇特部杜巴下布达希台吉、翁牛特部贺尼齐台吉等六人各妆缎、闪缎十五匹，巴林部满珠习礼下茂明安下阿敏台吉、巴尔玛台吉、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下塞本台吉、海赖台吉、乌喇特部吴本下鄂勒奔、巴克巴盖多尔济，杜拜海塞、蒙和达尔汉和硕齐下散斋、布达习礼、明安达礼、塞冷等十一人各妆缎十匹，敖汉部固伦额驸多罗郡王下札萨衮、巴林部满珠习礼下巴特玛、丹、塞布腾下孟格类达尔汉巴萨纳巴图鲁、吴喇岱等六人各妆缎八匹、佛头青布四十匹，索诺木卫寨桑、和硕土谢图亲王下当噶赖达尔汉卓礼克图、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下云敦、杜尔伯特部塞冷下诺木齐、巴林部满珠习礼下孟格图、蒙和达尔汉和硕齐下巴雅尔图、达木布、翁牛特部达尔汉戴青下班第、达巴盖等九人各妆缎四匹、佛头青布二十匹，索诺木卫寨桑下希达、额叶图、扎苏勒、巴特玛、翁牛特部博託规巴图、查干、屯卓克、四子部扎萨衮达尔汉卓礼克图下博诺依、乌喇特部杜拜吴巴希、喀喇车里克部巴特玛、敖汉部索诺

木杜稜下达顾达尔汉等十人各倭二匹、佛头青布十匹。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奈曼部多罗达尔汉郡王，以军中获罪，免赏。以次赏赉毕，蒙古王等，率其众属谢恩，行二跪六叩头礼。朝见赏赉礼毕，赐大宴，圣汗升清宁宫宴毕，遣外藩蒙古诸王、贝勒、大臣等还，汗命内王、贝勒、公等，至城北迎宾馆以礼送之还。

先是，饶余贝勒、博罗贝子，将索泰保举留养之。至是，贝勒、贝子又保举言："臣等将携之从军，若令遁走，则治我等以重罪。崇德七年九月初八日。"

初十日。遣固山贝子罗託博罗、尼堪、固山额真公艾度礼、宗室拜音图、恩格图、俄莫克图等率将士往代公博和託、公屯齐喀、公札喀纳、固山贝子叶臣、何洛会、准塔巴图鲁、巴特玛等，更番戍守锦州。

十四日。先是，圣汗于松山击败十三万明兵之夜，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巴达礼，违命不赴汛地，翼旦，方见圣汗请旨。此乃怯敌不前，临阵退缩罪，应革亲王爵，夺所属珠申。又我军与洪军门马步兵战于松山时，多罗武英郡王令左翼满洲、蒙古、汉人各旗，分遣巴雅喇、阿礼哈超哈，攻破明兵两营，和硕郑亲王令右翼满洲、蒙古，汉人各旗阿礼哈超哈立山后，止令巴牙喇攻敌，斩获无多。右翼三旗兵所守乳峰山营，为敌所夺。内大臣伊勒登等率近御侍卫七十名，尽力鏖战，备极劳苦。是役也，奈曼部达尔汉郡王衮出斯立而不战，应革郡王爵，夺所属诸申之半。外藩诸王、扎萨克贝勒等讯鞫、内王、贝勒等会议奏闻。圣汗命内大臣图尔格、固山额真阿山、英古尔岱、纛章京图赖、大学士希福、刚林、罗硕、额色黑、理藩院参政塞冷，尼堪等，谕内诸王曰："奈曼部达尔汉郡王不应拟罪，满洲阿礼哈超哈固山额真等，皆听和硕郑亲王言，立而不进，岂曾定罪耶？达尔汉郡王衮出斯，实以年迈，未能独力前进，况所立汛地，相距又远。其失误军机之罪，总在和硕郑亲王耳。且和硕郑亲王、多罗武英郡王、豫

郡王，尔等明知洪军门十三万兵来援，竟急走还，甚属不合。尔武英郡王所谓武英者，安在哉？尔豫郡王在中后所，曾有不战之罪，自称愿效力以赎前愆，斯言又何在耶？尔等此罪，较睿亲王、肃亲王远营林中之罪，诚稍轻乎？但以不可胜罪，故明知而姑宥之耳。"遂命达尔汉郡王衮出斯无罪释之。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封爵，原非己功，因其父奥巴土谢图，弃其蒙古主察哈尔汗来归，故以其父功，封为亲王，免削王爵，并免夺所属诸申，仍罚马百匹。又谕土谢图巴达礼及外藩诸王、扎萨克贝勒、台吉等曰："嗣后，尔等欲为国效力者，须勤治器械，奉公守法，不然，日后更犯大罪，必不轻恕。其不修治器械，不奉公守法者，朕亦不能曲庇，尔等不过时或出兵一、二次耳，此外更有他事耶？幸蒙天眷，尔等各得宁居，不离乡井，贝勒大臣，各获安乐矣。"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答曰："臣等荷蒙圣恩，富贵已极，各获安乐，今后敢不勉力图报。"

是日。多尔济偕其妻及随从男丁十二人、妇女十口送科尔沁部冬果尔之女与多罗郡王阿达礼弟勒克德浑为婚，将至，上命多罗郡王阿达礼、勒克德浑，辅国公屯齐、和託、满达海、内大臣、侍卫等，迎于一程，并宰王家牛羊，至寿桥宴之。

将至之日，多罗郡王阿达礼之多罗福晋、辅国公硕託之妻、先行接迎之王公大臣等，迎于迎宾馆，宰牛羊宴之。

冬尔果因入贺先至，至是，迎其女，遂一并赐宴，冬果尔率其众属，以赐馔谢恩，行一跪三叩头礼。宴毕，复行一跪三叩头礼。

宴筵之日，多罗郡王阿达礼率其弟勒克德浑，诣清宁宫，朝见圣汗，于庭行三跪九叩头礼，朝见国君福晋，礼亦如之。是日，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豫郡王、多罗饶余贝勒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官员，集多罗郡王阿达礼府。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福晋、多罗福晋以下，以礼

应聚，因亲家妇人来至，上命免之。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弼勒塔噶尔、额驸巴雅斯呼朗、舅桑噶尔斋等，因入贺先至，逢此婚宴，欲请与宴，多罗郡王阿达礼令大学士刚林、启心郎沃赫奏请，上依所请。勒克德浑率其随员，拜见土谢图亲王，行二跪六叩头礼，拜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礼亦如之；拜见其岳丈冬果尔，行一跪三叩头礼；拜见内诸王、贝勒等，行二跪六叩头礼。进献牛一头、羊二只、席二桌、酒二瓶。及成婚，另宰羊四只。

送多罗郡王阿达礼弟勒克德浑妻来朝科尔沁部冬果尔子多尔济夫妻，随从男丁二十二人、妇女十口，共三十四人，住二宿，第三日杀牛羊宴之。内宫、镶蓝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各宴之一次。

是日。多罗贝勒罗洛宏弟喀勒查浑，娶国内朱孔格妹为妻，设宴，多罗贝勒罗洛宏率其弟喀勒查浑，诣清宁宫，朝见圣汗，于庭行三跪九叩头礼，朝见国君福晋，行三跪九叩头礼。辅国公屯齐、费扬古、硕託、满达海、钦差大臣固山额真吴赖、纛章京图赖、多尔济达尔汉诺彦、塔希海虎鲁克，奉命各率侍从一名，偕同多罗贝勒罗洛宏，集朱孔格家，共杀牲三九之数，治席宴筵。进献牛一头、席一桌、酒一瓶。及成婚，除所杀牲三九数外，另杀羊二只。

十五日。命镶蓝旗沙尔虎达、正蓝旗叶赫朱玛喇为首，率镶黄旗鄂木硕科、正黄旗贾隆阿、正白旗萨哈纳、镶白旗贾隆阿、正红旗黑讷、镶红旗阿囊噶、每牛录甲士一名、驻守宁古塔章京钟国堆、喀尔喀玛、兵四百名，往征虎尔哈部。

十六日。给当噶赖敕词曰："尔原系蒙古科尔沁部人，尔主土谢图额驸弃蒙古部主察哈尔汗来降时，尔不惜身家，竭蹶从事。后遵我教令，克殚忠贞，故赐号为卓礼克图达尔汉，免进马匹糗粮，八旗王、贝勒处，任其往来，遇出兵领赏，与甲喇章京

同。所赐名号，子孙世袭。”

十八日。以关雎宫东大福晋小祥，备治祭品，圣汗及诸福晋皆往，恸哭奠酒祭之。祭文云："崇德七年壬午九月初一日戊辰，十八日乙酉，谕旨：敏惠恭和大福晋，今以尔小祥，不胜哀思，特备祭品，施以敬意。纸钱二万、纸锞五万、各色整纸一万、牛一头、羊八只、席二桌、酒十瓶、搓条饽饽二槽盆、豆面剪子股二槽盆、米六斗、炒面一斗。”

二十三日。虎尔哈部赖塔库等五十五人来朝贡海獭皮，迎至正红旗演武场，杀猪一头，宴之。

二十四日。科尔沁部冬果尔，因入贺随诸王先至，至是还，命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饶余贝勒、辅国公和託、满达海、部员等，杀牛一头、羊二只，设宴饯之。

二十五日。三等甲喇章京杨成梁病故，以其叔之子杨成义袭职，仍准再袭三次。

以三等甲喇章京藏国祚，修复北舍利佛塔，又修永定桥，勤劳可嘉，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以和硕土谢图亲王、和硕卓礼克图亲王，时至四月，未遣值月探信人来，遂议各罚马二十匹，奏闻，上命依议各罚马二十匹。

先是，有人讦告翁诺之妻杀妇女三口，和硕卓礼克图亲王置之不议达三年，遂议罚马五十匹。奏闻，上命罚马十匹。

郭尔罗斯部落塞尔古稜、扎木苏遣赴黑龙江贸易人，与我军战，遂议各罚马百匹。奏闻，上命依议各罚马百匹。

奈曼部落多罗达尔汉郡王，当围锦州时，未令军士及值班章京驻守壕门，遂议罚银二百两，值班章京阿邦达尔汉、萌克二人各罚银十两，奏闻，上命免罚银，多罗达尔汉郡王仍罚马十匹，阿邦达尔汉、萌克各罚银十两。

乌喇特部谔本，当围锦州时，未令守壕军士及值班章京住壕，遂议谔本罚银百两，固山额真图楞达尔汉、值班章京邵岱各

罚银十两，奏闻，上命免罚银，谔本仍罚马五匹，固山额真图楞达尔汉、值班章京邵岱各罚银十两。

喀喇车里克部噶尔玛，当围松山时，未令城内逃人从城门出，而令越壕方斩，遂议罚银百两，奏闻，上命免罚银，止罚马五匹。

翁牛特部塞桑吴巴希，当围松山掘壕时，以诵经故，不亲往监督，又不巡夜，是故，论死，籍其家，奏闻，上曰："如此愚懦无知之人，杀之何为？"遂免死，并免籍没，止罚马五十匹，牛五十头。

是日。固伦公主偕额驸弼尔塔噶尔还，上命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率和硕礼兄亲王和硕福晋、和硕睿亲王和硕福晋、和硕肃亲王和硕福晋、多罗阿达礼郡王多罗福晋、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福晋、固山贝子尼堪固山福晋及礼部诸臣至演武场，杀牛羊宴之。继礼部大臣携牛羊送一程，至柴兴堡，宴之。

二十九日。朝鲜国王以东大福晋小祥，遣礼部侍郎安献正，进貂皮五张、狍皮十五张、水獭皮三十张、绿斜皮三十张、纸五百刀、苏木百斤、胡椒十匣、干姜十匣、生姜十匣、核桃十五匣、房鱼十串、八尾鱼十条。

三十日。赏侍郎安献正，上命加赏貂皮十张、虎尔哈貂皮三十张、银四十两，夹沿斜皮靴一双；赏大通官新佳咪满洲貂皮五张、银二十两、股子皮靴一双；管理贡物官三人各满洲貂皮三张、银十五两、牛皮股子皮靴一双；随从六人各银五两。所有赏物，陈诸红案，举至大清门，陈列于东侧。以朝见礼，侍郎率其属员，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点名赏之。赏毕，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是日，宰羊列筵，宴于礼部。

十一月初四日。册封苏尼特部落叟塞济农为多罗郡王，赐以多罗郡王仪仗、伞、纛、旗、顶、带。册文云："奉天承运宽温仁圣汗制曰：亘古至今，有承运为君者，便有辅政之诸侯。勘定

功名，乃列祖先圣所创者也。今朕兹【原档残缺】不分内外，【原档残缺】甄别各诸侯功，赐以册书，确定职分。奉此册书时，须忠心辅政，秉公执法，自始至终，勿忘忠信。诚如是，则恩及父祖，福延子孙，世享富贵矣。敕之纫息、叟塞，尔原系蒙古察哈尔汗宗族，苏尼特部落贝勒。其后，朕征服察哈尔，尔度知时运，弃诸昆弟，率己属众，前来归朕。是故，朕擢尔为多罗杜稜郡王。若违朕旨，肇启事端，则免多罗郡王封号【原档残缺】心怀异念，则依法听断。其余【原档残缺】准留郡王封号，子孙世代【原档残缺】”叟塞郡王以册封恩，献驼二只、马七十九匹、【原档残缺】牛九头、羊七十二只，并杀牛三头、羊二十四只，宴于清宁宫庭。上纳马一匹，其余驼、马、牛、羊皆却之。苏尼特部落多罗杜稜郡王还，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送至五里外，杀牛羊宴毕遣之。

是日。朝鲜国王遣一等太监郑光泽等进献刀、鹰、果品，赐一等太监郑光泽虎尔哈貂皮十张、银四十两、套袜夹沿斜皮靴一双；国王随侍一人素貂皮五张、银十两、牛皮靴一双；厮役二十人各银五两。

是日。赐来朝贡海獭皮库尔喀部落赖达库【原档残缺】衬衣裤、毡帽、垂缨腰带、【原档残缺】套袜熟股子皮靴一双；赖达库之妻金钱花缎绸女齐肩朝褂、彭缎领佛头青布袍子、佛头青布衬衣裤、帽缎镶沿蓝布女褂，并加赏其夫妻佛头青布七匹，以示恩典；二等三人各镶妆缎项圈缎袍、衬衣裤、毡帽、系手帕二块垂缨腰带、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各加赏佛头青布二匹，以示恩典；三等二十二人各镶妆缎项圈佛头青布袍子、衬衣裤、毡帽、系手帕一块铜叶腰带、套袜股子皮靴一双，各加赏佛头青布一匹，以示恩典；新近安置彦楚村胡雅喇氏江图、达勒珠、苏喇科、阿道、图秀五人各镶妆缎项圈缎袍、佛头青布衬衣裤、毡帽、系手帕二块垂缨腰带，套袜股子皮靴【原档残缺】三等二十二人各镶妆

缎项圈佛头青布袍子、【原档残缺】系手帕一块铜叶腰带、套袜股子皮【原档残缺】来者共五十四人，以来朝礼，列筵宴之。

初五日。圣汗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文武诸臣及众福晋，巳刻，出城北地载门，猎于勒克地方。是日。先是，遣多罗豫郡王、固山贝子罗託、尼堪、博罗等往明宁远地方挖生，牵制明援兵，以便我大军入边。至是生擒一骑马人，即遣纳木等奏称："遵上指示讯地，从宁远西大路而进，因路途旷远，未能捉生，后于宁远北邀三路口驻扎，遣人往略，获马七匹、驴十五头、牛一百四十一头、人口一百有二，斩四【原档残缺】"十一日，由铁岭【原档残缺】撒围，猎至开原河驻跸。

【原档残缺】先是，遣大学士刚林与朝鲜国王李倧审事，至凤凰城。至是奏报："朝鲜囹获罪官员林清聂，令朝鲜人由【原档残缺】解送，途中纵之脱逃。"往征明宁远多罗豫郡王、固山贝子罗託、尼堪、博罗等遣启心郎帕帕、宗室侍卫喇希塔与之同来，奏报："宁远总兵官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我军击败其骑卒，获马六十五匹；又于设伏处，获马七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撒袋十七副、腰刀二十五口。多罗豫郡王率巴雅喇兵，约于十一月十九日至盛京城。"

初九日。猎于勒克山，至义屯河驻跸。是日。往征明宁远多罗豫郡王遣侍卫穆吉楞、扈叶等奏报："蒙古星南台吉、查干台吉、阿哈泰台吉三人，自明前屯卫城率男子一百五十三人、妇孺一百三十六名口、马一百四十二匹、牛四头来归。"

二十日。将行李留于义屯河，往鲍屯山行猎，左右翼人等向中纛合围，以致围场狭隘。遂奉上命，议左翼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及领左翼和硕额驸达尔汉、左翼多罗贝勒罗洛浑、及领右翼纛章京图赖等各罚马一匹。内院大学士刚林、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奏闻，上谕曰："传令右翼人等停止，而未停止，盖因愚蒙所致也。【原档残缺】左翼和硕肃亲王汛地【原档残缺】出后，

喧哗不已，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和硕额驸达尔汉，皆视和硕肃亲王为进止，俱免罪。

是日。率左右两翼尾纛合围官刘哈、託克退墨尔根，原令于义屯河合围，然违令就近合围，託克退，著拳责，刘哈坐以应得之罪。

二十一日。猎于吴牙汉地方，见有带伤之鹿自正白旗汛地奔出，传令射之，俱未射，纵之逸去。圣汗怒，集从猎众人谕曰："夫疲马力以行猎者，意在杀兽得肉也。我等不分彼此，遇兽即当射杀。不射不杀，安能有获？朕亲令正白旗人追射带伤之鹿，竟未之射，听其逸去。"是故，将甲喇章京等【原档残缺】更番鞭责。以正白旗【原档残缺】令带伤野豕逸出，治以应得之罪。

十一月三十日。驻跸纳兰地方。以祭天日，斋戒，停止行猎。是日。先是，遣噶布希贤超哈章京罗实、侍卫胡沙、席特库、胡礼布等随征明左右两翼兵，约入长城后，即先还报消息，至是俱还。随左翼兵罗实、侍卫胡沙奏言："左翼兵前进，地阔路平，两旗兵并行，沿途擒杀敌哨卒七十三人，获马三十三匹，毫无劳苦。十一月初五日，毁界岭口边墙而入。时有明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关，因粮饷不继，在抬头营驻扎，见我兵入边，即来拒战，【原档残缺】两路击败之，获马四百三十三匹。"随右翼兵席特库、胡礼布等奏言："右翼兵前行，路隘地险，以单骑引进。入边之前日，擒明侦卒问之，言：'距黄崖口外四十里外，有一隘处，木栅三层，石墙二层，名曰石城关，内有大炮四位，步兵五十人，三处伏藏地雷。再距二十里，有雁门关，用石围砌，内有大炮四位，步兵一百人，二处伏藏地雷。'遂遣噶布希贤同汉军每旗甲兵五名、分得拨硕库一名、巴雅喇四十名，乘夜拆毁两关，取其地雷。守关【原档残缺】不及施炮，俱为我军所戮。范军门率【原档残缺】及副将四人，驻山海关。永平府有一【原档残缺】，遵化有都堂一员、兵道一员、副将一员，【原档残

缺】有曹总兵官率兵驻扎，玉田县有【原档残缺】参将，率兵驻扎，马兰口有总兵官白广恩，蓟州有总兵官白腾蛟，墙子岭有总兵官唐通。【原档残缺】有张总兵官，三屯营有徐总兵官。三河县有知县一员。十一月初八日，至黄崖口，将入边时，辅国公费扬古、固山额真谭泰、叶克书、马喇希，定议两路夹攻边口。遂遣满洲、蒙古每旗巴雅喇二十名、甲喇章京一员、【原档残缺】甲兵二名、章京一员、外藩科尔沁、敖汉、奈曼、乌喇特、穆章、巴林、喀喇沁等部落十五旗章京十三员、甲兵三百【原档残缺】、令蒙古固山额真马喇希、谭泰旗下署梅勒章京卦喇【原档残缺】从右山路攀登，夺其边墙，将长城上敌兵【原档残缺】。诸将各遵所指汛地，【原档残缺】先登者：镇国公艾度礼旗下颜代牛录下朱成格；次登者：叶辰旗下约詹牛录下绥甘达；又次登者：觉罗阿山牛录下扈果纳。继之，谭泰旗下署巴雅喇甲喇章京穆成格先诸章京登城，击败长城上敌兵，克其城。命左翼拨巴雅喇甲喇章京、阿礼哈超哈章京等，随镶红旗梅勒章京和託，竖梯攻城。谕之曰：“尔等各往视竖梯之处。”授计遣之。和託还云：“观其地形，不用竖梯，城自可登。”固山额真叶克书遂令梅勒章京和託率巴雅喇先往登城。继之遣噶布希贤章京率兵前往。叶克舒旗下管梯署章京阿尔海弃梯不用，率本旗数人，先四十名巴雅喇至城下，爱汤阿牛录下苏雅先登城，席喇布第二登城，【原档残缺】牛录下吉喇里第三登城。两翼登城，右翼兵先登，【原档残缺】率步兵驻防者，有李游击、【原档残缺】游击下步兵二百名、陈守备下步兵【原档残缺】百名、有张参将率步兵千名来援驻扎，凡官员三名，兵一千四百名。我两翼兵既克长城，明兵溃奔山峦，陈守备为噶布希贤章京纳海追杀之。初九日，闻蓟州一带乡民，俱避入山，即遣兵往取粮米牲畜，询俘获人等，言：镇守蓟州总兵官白腾蛟，闻我左翼兵入边，率马兵三百，步兵七百，赴桃林关。蓟州城内，止有参将三员，新募劣兵二千等语。【原档残缺】自黄崖口向蓟州

进发，途次拣选官兵【原档残缺】章京侍卫傅喀、甲喇章京布丹、胡礼布、阿尔布尼、【原档残缺】甲兵一百有六名，外藩蒙古【原档残缺】章京、科尔沁部落牛录章京拜喇、甲喇章京阿密尔图、奈曼部落甲喇章京萨尔图，科尔沁部落署甲喇章京常堪、穆章京下署章京卓必泰、乌喇特部落署章京喀喇胡济、巴林部落甲喇章京恩参、喀喇沁部落署章京琐嫩、兵二百三十九名，满洲章京及外藩蒙古章京共十五员、侍卫四员、兵三百四十五名；谭泰旗下巴雅喇署纛章京希尔艮、甲喇章京囊古、绰尔济；叶克书旗下署纛章京布颜、甲喇章京阿吉赖、宜都希、侍卫十员；叶臣旗下纛章京车尔布、甲喇章京吴孙，署甲喇章京罗璧；镇国公艾度礼旗下纛章京德尔德黑，甲喇章京孟古勒堆、吴达纳，署甲喇章京雅巴兰，共纛章京四员、甲喇章京八员、侍卫十员、巴雅喇三百二十三名；满洲、蒙古察哈尔八旗阿礼哈超哈章京、【原档残缺】和託、署梅勒章京索勒国、署甲喇章京磨古哈、【原档残缺】章京胡敏、署甲喇章京巴岱，牛录章京【原档残缺】、署章京阿尔盖、布耐、牛录章京歪达、【原档残缺】希福、巴颜、署章京觉罗卓班，包衣牛录章京杜伦，【原档残缺】章京古木、署章京僧格、署甲喇章京艮特、布喀、署章京塔木拜、署甲喇章京丹岱、署章京布哈岱，共章京二十二员，兵二百八十三名。拣选即毕，令噶布希贤居前，次巴雅喇，次阿礼哈超哈分为三队，告之曰："尔等往蓟州城东围之，蓟州白总兵官，不知我兵从此路入，闻我左翼兵入边，已率城中驻兵奔桃林关。今闻我军既入，彼必复回蓟州。若相遇，即败之；若不遇，可执一人问信。"是日，我军将抵，蓟州总兵官白腾蛟率本部马兵在前，镇守马兰关总兵官白广恩率马兵三千，步兵三千在后，来蓟州城与我军遇，击败之，获马六百三十六匹，噶布希贤甲喇章京纳尔布尼生擒刘参将一员，阵斩官兵一千。署甲喇章京绰尔济杀白广恩下朱达庭，闻南游击，蒙古恩游击、马旗鼓等，亦为我军所杀，令生擒刘参将认其甲胄马匹验

实，其余官员，或死或逃 .不知其详。

是日。先是，遣内阁学士罗硕与朝鲜国王李倧申事，至凤凰城。至是还。圣汗行猎至义屯河及鲍屯山地方，由是还，且行且猎，第三十一日，即闰十一月初八日，酉刻，由城北地载门入，升清宁宫。

崇德七年壬午闰十一月档

闰十一月十三日。往征松阿里江沙尔虎达、朱玛喇等遣人奏报："喀尔喀木、哲克特库、塔土库、福提希、俄尔浑、【原档残缺】额提奇、萨里、尼野尔北十屯，俱已招降，获男子五百三十四人、妇女幼稚九百二十四口，共计一千四百五十八名口。于闰十一月初十日自松阿里江起行，约于十二月【原档残缺】可至宁古塔。"

【原档残缺】贝勒妻福晋往谒堂子，途遇和硕礼兄亲王，不曾下马，当街而立。是故，议罚福晋银三百两，奏闻，上命罚银一百两。

二十日。遣【原档残缺】巴山、绰尔济、特灵统甲喇，正黄旗奉国将军巴布泰统固山，富喀、希萨哈统甲喇，正白旗卓罗统固山，雅秦、索尔敏统甲喇，镶白旗星讷统固山，昂阿、白勒格图统甲喇，正红旗多济里统固山，尼噶里、布尔堪统甲喇，镶红旗邦纽、毕礼克图绕甲喇，【原档残缺】旗朱玛喇统固山，唐图、格巴库统甲喇，镶蓝旗喇木巴【原档残缺】雍舜、罗希，率每牛录甲兵五名，往替固山额真叶臣，更番驻防锦州。

【原档残缺】日。正白旗牛录章京色尔图病故，为袭职事，奏闻，上命以其弟塞冷袭职，阵亡则袭，病故不袭。

【原档残缺】张翼珍，以年老，奏请准其子袭职，上命其子张学周袭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

以刑部理事官巴颜旗下李朋不称职，免之。【原档残缺】白尔格图原系噶布希贤侍卫，授为牛录章京，为替补事，奏闻，上命

以吴守进旗下吴思君为刑部理事官，替补李明，吴尔呼为噶布希贤侍卫，替补白尔格图。

辅国公扎喀纳、奉国将军赖木布获罪，镶红旗牛录章京山津病故，不袭，为革职事，奏闻，上命扎喀纳革辅国公爵，赖木布革一等奉国将军爵，山津以病故不袭，销牛录章京职。辅国公杜尔呼、辅国公穆尔呼、辅国公特尔呼、旗【原档残缺】章京、三等甲喇章京托克退等【原档残缺】，为革其公爵官职事，奏闻，上命杜尔乎、穆尔乎、特尔乎皆革辅国公爵，叶克苏免三等甲喇章京职。三等甲喇章京托克退降为一牛录【原档残缺】章京，仍准再袭一次。

驻古沁(gūcin)【原档残缺】生员鲁木拜以病解职，驻牧场巴赖山津牛录章京病故，锦州仓亦需补放贤者，为替补事，奏闻，上命巴雅尔图代鲁木拜驻古沁，巴布古金代巴赖山津驻牧场，以【原档残缺】补放锦州仓。

驻锦州仓正蓝旗阿尔赛病故，拟以【原档残缺】白旗下博尔惠牛录下希达补其缺，奏闻，上命希达代阿尔赛驻锦州仓。

【原档残缺】正黄旗下缺章京一员，为补其缺，【原档残缺】上命禅绰驻开城。

【原档残缺】巴布海原系专管牛录下浑托豁，因获罪调补公中牛录，为补半个牛录章京事，奏闻，上命以半个牛录章京爱木布管半个牛录事。

镶白旗下【原档残缺】原系王府长史，因获罪免职，为补其缺，奏闻，上命以赖木布仍为王府长史、议政大臣。

正白旗冬国罗原带甲喇，至是调补镶白旗，为补其缺，奏闻，上命以伊达里管带甲喇，冬果罗替伊达里仍管带甲喇，冲库巴图鲁替冬果罗管带甲喇。

【原档残缺】补放章京事，奏闻，上命以镶红旗下【原档残缺】

【原档残缺】病故，为补牛录章京事，以【原档残缺】为署理牛

录章京。

遣【原档残缺】洪尼雅喀往驻义州时，以其牛录有新【原档残缺】，路遥不便管理，奏闻，上命以半个牛录章京萨苏喀替洪尼雅喀管牛录。

正蓝旗下【原档残缺】纳尔赛病故，为补其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缺事，奏闻，上命以鄂罗塞臣替伊孙管梅勒章京事，拉都浑代管牛录事，吴珠阿木巴替纳尔赛管甲喇章京事，胡希礼代管牛录事。

正白【原档残缺】病故，正蓝旗巴雅喇甲喇章京鄂罗塞臣调补阿礼哈超哈梅勒章京，为补牛录章京、甲喇章京缺事，奏闻，上命【原档残缺】替阿布达尔汗管牛录事，费扬古替鄂罗塞臣管甲喇章京事。

【原档残缺】三等梅勒章京，镶红旗纳尔赛【原档残缺】甲喇章京病故，奏闻，上命阿希达尔汉以曾获罪，革三等梅勒章京职，命其子降袭牛录章京职。

三等梅勒章京纳尔赛以病故不袭，俱革职。

驻锦州镶【原档残缺】专达塔斯虎病故，为补其缺，奏闻，上命遣虎密塞牛录下专达哈勒干替塔斯虎往驻锦州。

驻义州正【原档残缺】喀尔喀玛年老致仕，为补其缺，奏闻，上命遣喇都里巴图鲁替喀尔喀玛往驻义州。

驻锦州镶蓝旗下卓吉纳病故，为补其缺，奏闻，上命遣阿雅克塔替卓吉纳往驻锦州。

【原档残缺】章京聂牛克，调补镶白旗后，镶白旗超员一名，为罢冗员，奏闻，上命奈满免职，聂牛克替奈满管【原档残缺】甲喇章京事。

兵部承政正蓝旗伊孙、刑部理事官镶红旗纳尔赛病故，为补其缺，奏闻，上命以正白旗下宗室韩岱为兵部承政，以替伊孙，哈勒丹为刑部理事官，替纳尔塞。

兵部多罗额尔克郡王遵旨制定：凡王、贝勒、贝子、公等，若误射王等，罚银三千两，与被射之王；若误射贝勒等，罚银二千两，与被射贝勒；若误射贝子、公等，罚银一千两，与被射贝子、公；其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拘禁三日，准按品级加倍坐以应得之罪入官。【原档残缺】无关，不应射而射者，【原档残缺】，另行查议，【原档残缺】人，若误向王、贝勒等发矢，或中王贝勒之身，或因射兽已中，而只误中王贝勒之身，不论受伤与否，其误射之人论死。若误射王贝勒等所乘马匹，其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仍罚银赎身。又以下之人，若误射贝子、公等，而伤重者，其误射之人，论死；轻者，其误射之人，鞭一百，贯耳鼻，籍家；若射中兽，复中贝子公之身，未致伤者，鞭一百，贯耳鼻，罚银赎身；误中所乘马匹，鞭一百，拘禁三日。又以下之人，若误向王贝勒发矢，矢落于五丈之内者，鞭五十。若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属下之人，拘禁三日，准按品级加倍坐以应得之罪入官；视被射之人受伤轻重，照阵伤减一等给银；若被射之人有致死者，除偿身价外，仍将误射之王、贝勒、贝子、公等，罚银二百两，与被射死者；伤而未死者，除照常偿给银外，仍罚银一百两，给被射之人；若中其身而无伤痕者，罚银五十两，给被射之人。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属下人所乘马匹致死，除偿还马匹外，仍坐以应得之罪；马未死，止坐以应得之罪。

二十六日。汗遣内院学士罗硕，兵部启心郎帕帕、通事顾尔马浑前往朝鲜国王李倧处。临行，谕之曰："尔等可察究。【原档残缺】林庆业，已经捕获，即令解来；若不获，则执林庆业之妻及一兄二弟，与其兄之子二人，并【原档残缺】一同解来，再向李倧不候朕旨，擅杀宣川守李裔久情事。其朝鲜国世子之姑父老人沈玉【原档残缺】、及其弟沈玉全、吏部尚书李名翰、礼部尚书倪杰英、都察院侍郎霍杰、俱执之解来。至与明登州、宁远乘船往来

之高调文、舍木岁、钦木格力岁、吴多尔岁、祁玛克退、希【原档残缺】色力、钦木多赖、诺岁等八人，尔等还时，可执至凤凰城边外正法。”

崇德七年壬午十二月档

十二月初二日。圣汗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文武官员、从猎人役、携诸福晋，前往叶赫地方行猎，卯刻，出盛京城西怀远门，过蒲河，至十三山驻跸。由是前行，至铁岭以西辽河驻跸。次日，风雪大作，欲行不可，仍驻跸。

初五日。正蓝旗鄂勒斋图，镶蓝旗诺木齐、正黄旗苏郎、镶【原档残缺】图、镶红旗鲁邦、正白旗图磊、镶白旗【原档残缺】率每牛录甲兵五名，由固山额真伊拜、梅勒章京吉希哈统领，往替蒙古兵更番驻防锦州。

是日。喀尔喀部落阿巴哈纳尔、达喇吴巴三查下贺硕泰率其父子、妻女共二十二人、马四十四匹来归。

初七日。圣汗自开原以南野地撒围行猎。

初十日。以祖泽润旗下甲喇章京张成德、刘志远旗下牛录章京高绩远、吴守进旗下甲喇章京吴思君、金砺旗下范茂杜仍驻守，不行更换。以图赖旗下甲喇章京刘裕阔、石廷柱旗下牛录章京董廷柏、巴颜旗下甲喇章京刘宗金、墨尔根侍卫旗下甲喇章京杨正泰、马步兵共四百名，由梅勒章京金维城率领，往替汉军更番驻防锦州。

【原档残缺】朝鲜国梅勒章京一员、【原档残缺】二员，牛录章京四员，率兵四百名、跟役二百名，共六【原档残缺】，赴锦州更番驻防，命参政张良弼，于东京杀牛羊迎宴之。

【原档残缺】驻跸张泥口。是日。猎毕还行幄，圣汗召诸王、贝子、公等召入御幄，杀羊炖兽肉备果品，赐宴。赐和硕礼兄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多罗豫郡王、多罗阿达礼郡王、固山贝子博罗、尼堪、罗託、辅国公满达海、和硕

额驸达尔汗、多罗额驸英古尔岱、索诺木杜稜、内大臣宗室希汉、宗室恭噶岱、鄂奇尔桑姨娘、多尔济姨娘、公塔瞻、巴图鲁【原档残缺】、郭奇尔桑姨娘子僧格尔格、德参壮、阿里玛等各马一匹。于是往北行猎，至开库尔地方，圣汗冒风，圣躬违和，遂驻跸其地。诸王、贝子、大臣奏曰："圣躬既违和，可停止行猎，原路回宫。"汗谕曰："从猎人等疲马力来此行猎，岂可以朕躬违和，不杀兽，不获兽肉，而遂空返耶？尔诸王、贝子、大臣等，率之行猎可也。"于是，行猎于忽混布克滩地方，及还，猎于噶哈岭时，皇子章京方喀拉甫五岁，射中一狍。

十九日。蒙古席勒图绰尔济等一百七十人来朝，宰牛羊，列席，赐宴于大政殿。希勒图绰尔济进献珊瑚数珠一串、金三十五两五钱、妆缎十一匹、马二十三匹、驼二只。汗纳马一匹，余皆却之。

二十一日。是夜月色昏暗，月亮周围有三处升起光环。

二十二日。是晨日光暗淡，太阳周围有三处升起光环。

二十八。申刻，圣汗入盛京城北地载门，升清宁宫。凡行猎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岁暮，备乌牛一头、酒二瓶、三色纸百张，遣官恭送兴京列祖陵，城守章京胡希塔司祭。以乌牛二头、纸锞二千，治席四桌，恭送东京列祖陵，宗室阿拜、觉罗布尔吉前往司祭。承政车尔格奉命往祭福陵，以纸锞一万，纸钱一千、乌牛一头、羊一只，治席四桌，点香灯，献酒，读文祭之。照例斋戒二日，遣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往祭太庙，点香灯，献果品，读文祭之。遣固山额真宗室巴音图、内大臣希翰、纛章京图赖、两旗亲近大臣等，往祭东大福晋陵，用牛一头，治席二桌，献纸锞五千、纸钱三千。

三十日。以正黄旗三等甲喇章京阿希克、牛录章京阿福尼、正蓝旗三等甲喇章京伊孙、镶蓝旗半个牛录章京麦希克病故，镶

白旗牛录章京刘卫国以其年老，告请以其子袭职。为袭职事，奏闻，上命阿希克三等甲喇章京职，由其子柯希呼袭之，仍准再袭三次；阿福尼牛录章京职，由其子锡萨哈袭之，仍准再袭一次；伊孙三等甲喇章京职，由其子噶达浑袭之，仍准再袭三次；麦希克半个牛录章京职，由其子马欣袭之，阵亡准袭，病故不袭；刘卫国牛录章京职，由其子刘趁正袭之，仍准再袭一次。

崇德八年　癸未

崇德八年癸未正月初一日。圣汗不豫，瘟疾流行，圣汗未临早朝，停止作乐。上命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多罗武英郡王、首辅大臣以下，梅勒章京以上，诣堂子，焚楮点香，行三跪九叩头礼。命礼部诸臣，斋戒一日，诣太庙，拈香致祭。朝鲜国王进贡礼物陈列毕，内外诸王进表，陈黄案，列丹墀下东侧。谒堂子诸王至，各按班坐，各官亦按旗序坐，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众喇嘛至，从大政殿西侧入，时分坐两侧，诸臣起立。至诸王前，诸王离座，令呼图克图与和硕郑亲王比桌而坐。上命备茶，赐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众喇嘛饮；洪军门、祖大寿诸王大臣亦入餐。八家具筵，宴呼图克图及众喇嘛。宴毕，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礼部参政阿哈尼堪备陈乐舞毕。于是，上召谒堂子三王、熟身公等、未祭场院固山额真以下诸臣及来朝朝鲜国官员、洪军门、祖大寿、鄂尔多斯部落扎木苏台吉等、喀尔喀部落额痕图等、外藩十七旗诸臣、汉三顺王续顺公下官员，东路贡貂皮呼尔哈部落羌图里等，赐宴；并命祭场院首辅诸臣、梅勒章京以下，悉免聚会，可备陈乐舞，时不宜久。遂陈百戏，置办酒席，煮兽肉宴之。未照先例按旗排列跪拜。内六旗以元旦进献：每旗牛一头、羊八只，汉三顺王各牛一头、羊六只、酒七瓶，续顺公牛一头、羊四只、酒五瓶。外藩十七旗各牛一头，羊八只，酒九瓶；献国君福晋：内六旗各牛一头、羊六只。汉三顺王各牛一头、羊四只、酒五瓶，续顺公牛一头、羊二只、酒三瓶，外藩十

七旗各牛一头、羊六只、酒七瓶。朝鲜国王臣李倧，以元旦礼遣陪臣议政衙门右参赞殷律之等，献圣汗礼物数目：细黄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黄棉绸二十匹、细白棉绸二十匹、金黄细绢二十匹、龙花席二块、黄花席十五块、满花席十五块、满花方席十五块、各色花席十五块、豹皮十张、白纸二千刀；进皇后礼物数目：嵌珠木梳匣一个、细红夏布十匹、细白夏布二十匹、细紫棉绸二十匹、细白棉绸十匹、金黄细绢十匹、黄花席十块、满花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进皇太子礼物数目：细白夏布十五匹、细白棉绸十匹、金黄细绢十五匹、黄花席十块、满花席十块、满花方席十块、各色花席十块、豹皮六张、白纸五百刀。朝鲜国正使殷律之等，来朝庆元旦，迎于东京城，杀牛宴之。

初三日。赐朝鲜国正使殷律之等及来朝献果品太监等兽肉宴。

初四日。回赐朝鲜国王二等雕鞍辔二等马一匹、黑貂皮二十张、素貂皮百张、银一百两；赐来朝朝鲜正使殷律之者：平雕辔头后鞦绘鞍三等马一匹、三等黑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带袜镶绿斜皮鞋一双；赐书状官纳木米雅伊吉上等貂皮十张、银五十两、带袜镶次等斜皮鞋一双；大通官二员各素貂皮七张、银三十两、带袜股子皮鞋一双；掌理贡物官十一员各素貂皮五张、银二十两、带袜牛股子皮鞋一双；随从三十五人各银五两；赐朝鲜国王遣来贡柑子、柚子、石榴二等太监崔从吉满洲貂皮十张、银三十两、带袜一等夹沿一等斜皮鞋一双；王室一人素貂皮三张、银十两、带袜牛股子皮鞋一双，随从四人各银四两。赏赉毕，赐与国王诸物，陈于黄案，赏与官员诸物，陈于红案，举至礼部，以朝见礼，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赐与国王之物，正使殷律之跪受，次点名赞跪，赏之。来朝诸官以受赏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并以送行礼，设兽肉宴，至其驿馆饯行，又于东京杀牛设宴饯送。

赐外藩十七旗来朝各官：科尔沁部落土谢图和硕亲王下党阿

赖达尔汉卓里克图、卓礼克图和硕亲王下柏尔克、乌珠穆沁部落车臣亲王下巴达里、扎萨克图多罗郡王下巴彦、敖汉部落固伦额驸多罗郡王下色稜、奈曼部落多罗郡王达尔汉下巴特玛、苏尼特部落多罗郡王杜稜下粪格、多罗墨尔根郡王下桑噶尔斋、阿巴该部落多罗郡王卓里克图下斋桑、达尔汉诺彦下特木特克图、浩齐特部落波罗特额尔德尼吴讷格、乌珠穆沁部落色稜下博伦、和硕福妃下色稜等十三人各彭缎一匹、佛头青布八匹；扎賚特部落孟果达尔汉和硕齐下巴朗、翁牛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戴青下吴巴希、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下固木、扎鲁特部落桑阿尔下纳塔开达尔汉、内齐下色稜、巴林部落满珠习礼下孟格图、穆章下吴巴希、喀喇沁部落扎萨衮杜稜下阿哈图等八人各佛头青布九匹；科尔沁部落东郭尔下托托辉、额森下拜松顾、阿济格色稜下卓礼克、郭尔罗斯部落古木下格黑、布木拜叟色、杜尔伯特部落色稜下阿尔萨汉、乌喇特部落鄂本下绰罗、都伯下吴巴希、巴克巴海鄂尔退、巴林部落色布腾下桑格、土默特部落扎萨衮达尔汉下巴雅斯胡、鄂木布下蟒开、喀喇沁部落色稜下阿济吉尔、翁牛特部落博扎果下古木、喀喇车里克部落嘎尔嘛下伊苏德尔等十五人各佛头青布七匹，并以兽肉宴之。

十一日。总兵官祖大寿奏言："总兵官祖大寿谨奏。臣深荷圣恩，至德宽厚，即古明君，无以加此。臣先执谬，自辱及身，深愧归降之晚。臣本见识浅薄，欲一竭愚诚，奉献圣主。因我师久劳在外，又遣兵入明境，是以未曾敢言。伏睹圣汗天资神威，马到功成，猛将强兵，无往不利，且天时人事，符应攸归，统一大业，朝夕可定矣。以臣目击机会，欲先取山海关外五城。彼已虚弱，北京震惊，山海关外惊惶，况吴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员，心皆恐怖。臣虽衰老，拙于谋算，于明徒有虚名，然际此机会，图报有心，并仗圣威，敢献所见。明之文武官员，有能无能，臣所悉知，城之虚实，兵之强弱，亦无所不知。宜乘此时，

或招抚，或征讨，先攻中后所，收吴总兵官家眷，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扰乱，其余中右所、前屯卫，不劳而自得矣。至中前所，一过可平也，破山海关，更易于破宁远矣。山海关乃未曾征战之地，其驻守官兵，悉为乌合之众，绝其咽喉，则失其屏障，海运钱粮，自必不通，长城自必不能固守，即欲保全北京，亦无策也。如此，宁远何以支持。此臣管见愚测不足当圣听，惟时机可乘，敢披愚忠，不胜恐惶，谨此奏闻，伏祈圣鉴。”

十三日。公硕託往汤泉时，托疾乘轿起行。自次日始，乘马放鹰二日，狩猎四日。至温泉，入水捕鲑，宰牛羊宴饮二次。又率其所属敖拜，猎至琐会地方，获熊一只、野豕一头、野兽一百，回至旅顺堡，又宰牛羊大宴。巴牙尔图射中海萨海马，隐匿其罪。又所许赛神银器及马，欲遣人送回，请于睿亲王、肃亲王，不允，遂詈曰：愿天日鉴之，敖拜又复恸哭。先在猎所，为桑噶尔斋首告，在此又为得尔赫图牛录下吴希泰、阿尔赛、满杜告讦，法司审实，议硕托应革去公爵，夺其诸申，罚银三千两，敖拜应论死，奏闻，上从宽宥免，硕託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一百两，敖拜鞭一百，原告俱令出户。东宫福晋薨时，多罗郡王阿达礼在松山，弹弦敲锣戏舞。又夺恩格德佩刀，转赏门都赫，王母福晋将赏与恩格德之端罩，复行夺回，又勒索哈克萨哈粮二十石、羊二只，又与锡伯地方绰克托妻佛头青布百匹，索取貂皮七十张，为哈克萨哈父子首告，法司审实，议阿达礼应革去郡王爵，夺其诸申，罚银五千两，福晋罚银千两，夺所得貂皮七十张、粮及端罩，赏给原告，仍令原告出户，奏闻，上命阿达里免罪，福晋罚银四百两。

十六日。闻往征松阿哩江虎尔哈部落沙尔虎达，朱玛喇等，获人一千七百名口，率师还。圣汗命礼部诸臣出城十五里外，宰牛羊、备酒肴，迎宴，入盛京城。计获男丁六百一十二名、妇女六

百一十七口、幼稚三百九十名，共一千五百六十五名口、马五百八十三匹、牛四十八头、骡一头、驴三头、拣选妇女二十三口、幼稚十四名、狗六条。命将俘获人等，分给各旗人丁缺额者：镶黄旗男丁三十九名、妇女六十一口、幼稚三十二名、马一百五匹、牛一头；正黄旗男丁五十三名、妇女五十六口、幼稚二十八名、马四十六匹、牛四头；正红旗男丁七十三名、妇女六十五口、幼稚五十一名、马六十四匹、牛十头；镶红旗男丁三名、妇女四口、幼稚六名、马五匹；正白旗男丁十三名、妇女六口、幼稚四名、马八匹；镶白旗男丁五十五名、妇女五十五口、幼稚三十八名、马五十四匹、牛二头；正蓝旗男丁二百名、妇女一百九十一口、幼稚一百二十六名、马一百六十六匹、牛二十四头、驴一头；镶蓝旗男丁一百八十一名、妇女一百九十四口、幼稚一百一十四名、马一百五十三匹、牛十头。所获男妇，视其优劣、分编等级，赏给衣服。头等男丁二十三名、妇女三十七口，每男丁园彭缎面棉绸里妆缎领貂镶朝衣一件，园彭缎面绵紬里妆缎领袖袍一件，紬子面棉紬里衬衣裤、带翠蓝布袜素股子皮鞋一双、系手帕二块嵌银腰带，草织凉帽一顶。每妇园彭缎面棉绸里妆缎领袖袍子一件、紬子面棉绸里衬衣一件、绫子裤一件、彭缎镶棉绸裙子一件。二等男丁四十三名、妇女五十三口，每男丁园彭缎面棉绸里妆缎领朝衣一件、园彭缎面棉绸里妆缎领袖袍子一件、毛青布衬衣裤、带布袜牛股子皮鞋一双、系手帕二块腰带、草织凉帽一顶。每妇紬子面棉绸里妆缎领袖袍子一件、紬子面棉绸里衬衣一件、绫子裤一件、帽缎镶翠蓝布裙一件。三等男丁八十一名、妇女八十四口，每男丁紬子面高丽夏布里妆缎领朝衣一件、佛头青布面高丽粗布里倭缎领袖袍子一件、毛青布衬衣裤、带布袜牛股子皮鞋一双、系手帕二块，腰带、草织凉帽一顶。每妇绸子面高丽细布里妆缎领袖袍子一件、紬子面细布里衬衣一件、翠蓝布裤一件、佛头青布镶翠蓝布裙一件。四等男丁五十八名、妇

女六十四口，每男丁紬子面高丽细布里金钱花绸领袖袍子一件、佛头青布面粗布里衬衣裤、带布袜牛股子皮鞋一双，系手帕一块，素腰带、草织凉帽一顶。每妇紬子面细布里金钱花绸领袖袍子一件、佛头青布面粗布里衬衣一件，翠蓝布裤一件、佛头青布镶翠蓝布裙子一件。末等男丁六名、妇女四口，每男丁佛头青布面粗布里金钱花缎领袖袍子一件、翠蓝布衬衣裤、系手帕一块布腰带、带粗布袜牛股子皮鞋一双、草织凉帽一顶。每妇佛头青布袍一件、佛头青布面粗布里衬衣裤、佛头青布镶翠蓝布裙一件。共用妆缎十八匹五庹二扎、倭缎四匹两庹一扎、帽缎二十七匹两庹七扎、花彭缎七匹两庹一扎、园彭缎八十八匹一庹两扎、紬子四百四十八匹六庹四扎、纺丝绫子三十八匹一庹、各色棉绸二百三匹、大佛头青布七百四十九匹二庹、高丽细白布二百一十一匹、粗白布二百三十一匹一庹、红布八匹七庹、蓝布九十四匹五庹半、棉花二百八十八斤半、库存旧彭缎袍二十四件、紬子朝衣二件、袍子二件、衬衣三件、裤子四件、花彭缎裙子一件、佛头青布衫五十四件、裤子三十六件。不入等级男丁三百三十二名、妇女三百三十九口、男奴七十六名、女仆四十六口、五、六扎幼稚三百五名、四扎幼稚一百一十六名。每夫妻大佛头青布三匹、白大粗布二匹、高丽布一匹。奴仆夫妻大布二匹、高丽布二匹。五、六扎幼稚各高丽布一匹、四扎幼稚二人各高丽布一匹。共用大佛头青布一千六匹三庹、幅宽四庹大布八百三匹、高丽布八百二十八匹六庹。

叙往征松阿里江沙尔虎达、朱喇嘛等章京军功，先以其所携进献妇女及犬赏与之，其余库存缎布及妇女折价赏给：统兵翼长正蓝旗朱喇嘛银八十一两，随行章京四员：镶黄旗鄂木索科、正黄旗贾隆阿、正白旗萨哈那、镶白旗贾隆阿各银五十一两，小拨硕库等各银十五两，军士等各银八两，随从人等各佛头青布二匹，驻宁古塔守边喀尔喀玛银四十两，达敏、拜斯哈各银二十

两，军士各银六两，翼长镶蓝旗沙尔虎达、随旗章京正红旗黑讷、镶红旗阿囊阿等三章京，因获罪不赏。

十九日。明宁远总兵官吴三桂，遣蒙古索诺侬赍书遗总兵官祖大寿，圣汗览其书，降敕谕付来使索诺侬，遣前锋兵八名，护送至宁远而还。敕曰："大清国圣主敕谕吴大将军。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官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自我兴师以来，明之将士，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复车之辙哉。祖总兵官初不携其妻子来归，今悔之无及，料将军亦所悉之。当祖总兵被围锦州时，明调各省良将精兵来援，尚不能敌，军被击败，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今宁远告急，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倘蒙天眷佑，北京、南京地方，皆为我有，仅尔宁远一城，岂能独立乎？彼时糗粮罄绝，险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为矜诩，实至论也。我国大丈夫原以武为精强，言词谦逊者为贵，若徒为大言，又有何益哉。妄出大言，可有益于胜负之数乎？将军试思之。"

二十日。命正黄旗梅勒章京谭布、甲喇首领塔克都巴图鲁、达礼善巴图鲁，镶黄旗委梅勒章京格善、甲喇首领色稜、额森，正白旗梅勒章京拜、甲喇首领阿萨里、里佛讷，镶白旗委梅勒章京乌库里、甲喇首领喇萨里、法伊达，正红旗梅勒章京鸠善、甲喇首领图兰、莫济，镶红旗梅勒章京雍舜、甲喇首领特进、衮塔希，正蓝旗委梅勒章京兴乃、甲喇首领苏勒都、图萨、镶蓝旗甲喇首领图彦图、法喀、蒙古梅勒章京库尔禅、甲喇首领吴赖旗噶尔图塔布囊、阿赖古鲁克达尔汉旗色能、准塔巴图鲁旗桑噶尔斋、恩格图旗赖珲岱、嘛拉希旗达尔玛里、鄂莫克图旗达喇默、巴特玛旗孟格依、率每牛录甲兵五人，往替固山额真艾都里公、阿赖古鲁克达尔汉等，更番驻防锦州。

二十二日。内秘书院学士罗硕、兵部启心郎帕帕等自朝鲜王李倧处还，奏称："上命正法之罪犯八人，业已就刑。李青聂因遁不获，执其妻室，兄一、弟二、兄之子二及其家口、世子之姑父沈玉生、其弟沈玉全、兵部尚书李明汉、礼部尚书倪佳盈、都察院侍郎赫佳等人解来。再为先来奉旨即已正法之宣川官员李依菊事，据国王及诸臣答称：为审李依菊，将彼解至凤凰城，后遣回我国时，误以为令杀，是以诛之，今愿承罪等语。"

二十三日。怀顺王下孙舜等上书云："怀顺王下民人孙舜等奏：当今敌国切近，时加严备，尚恐疏虞，况全师远征乎？今众官不思尽职，整理国事，止于词讼争胜，所存何心，实不可解。此皆因胡云鸾一小事，诬告得志，遂致石名雄、王守春等效尤，所讼者实少虚多，株连百有余人，历经数月未结，且健讼之徒，肆行无忌，倡言云，顺我者保其无事，逆我者令其倾家等语，以致王之众官及笔帖式，牵连不已，今王在此孤身候旨。其牧养马匹，整备器械及更番军士，一切事务，皆不能办，国家之法度安在哉。况讼党甚众，王一人纵有百舌，其何能辩。我等所忧者，倘此番再令奸讼得志，后将致乱，恐为军民大患也。伏乞圣上速降明敕，早塞讼源，则众庶俱获安全矣。"

二十六日。喀尔喀部落戴青哈谈巴图鲁来朝。贡马五匹，戴青哈谈巴图鲁之母贡马七匹，额尔赫戴青贡马二匹，噶尔嘛戴青贡马一匹，叶尔登诺颜贡马三匹，绰克托台吉贡马二匹，哈谈巴图鲁下绰尔济喇嘛贡马二匹，戴青喇嘛贡马四匹，班吉达额木济贡马二匹，巴苏忒古鲁台吉贡马二匹。汗纳岱青哈谈巴图鲁马二匹，其母之马七匹，额尔赫岱青马二匹，噶尔玛岱青马一匹，叶尔登诺彦马三匹，绰克托台吉马二匹，绰尔济喇嘛马二匹，戴青喇嘛马四匹，班吉达额木济马二匹，余尽却之。

鄂尔多斯部落扎木苏台吉贡马二十五匹、驼十五只，济浓贡马一匹、驼一只，盆舒克台吉贡马八匹、驼一只，扎木苏台吉养

子沙木巴贡马一匹，扎木苏台吉下塔布襄桑噶尔斋贡马二匹。汗纳扎木苏台吉马十匹、驼三只，济农马一匹、驼一只，盆舒克台吉马二匹、驼一只，沙木巴马一匹，塔布襄桑噶尔斋马一匹，余尽却之。

厄鲁特部落色稜诺彦正妻贡马十匹、驼五只、元狐皮一张、褐子一匹、毯子一块、毡子一块、皂雕箭翎二枝，其妾贡马十匹、驼五只、黄毡衣一件、毯子一块、红斜皮一张，皆纳之。

三十日。先是，甲喇章京席勒达、阿津侍卫、敦珠侍卫、额尔根哲、阿南达、沙济达礼首告多罗贝勒罗洛宏，当东宫福晋薨时，罗洛宏在锦州，令雅尔岱制笳、吹笳弹弦为乐。我军围困松山，又擅遣军士四十二人回家。又向布善车尔布言：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三人，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等语。布善车尔布应云：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大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公者，时势颠倒等语。又赏于出猎时，因罗洛宏擅令厮卒佩带撒袋弓矢，论罪，上谓其愚昧无知，宥之。罗洛宏欲谢恩，并免之。罗洛宏乃向贝勒布尔孙语曰：我何为愚蒙，皆因嫌致恶耳等语。布尔孙曰：此圣上所以训汝也，汝不以训诫之言，铭刻于心，反出此言，何也等语。遂振衣而去。又罗洛宏之妹临嫁，罗洛宏自猎所还京，违上命，不由官道，竟宿村庄饮酒。又向布善曰：何至以愚蒙加我等语。布善复应云：昨圣上腕力稍弱，仅获一兽，与其似喀喇沁败猎，不如安居宫中，他人所猎之兽，宁不进献耶等语。时公塔瞻来云：今日圣上杀兽，四十有一等语，言毕以去。罗洛宏云：昨因被伤之鹿走出，遂挞甲喇章京，今日杀兽至四十有一，殆满志矣等语。布尔珠云：似此困乏之兽，孰不能杀等语。下法司审实，议罗洛宏应革贝勒爵，罚银三千两，夺所属诸申。布善应论死，布尔珠应鞭一百，贯耳鼻，原告出户，奏闻，上命罗洛宏革去贝勒爵，免罚银，并免夺所属诸申，布善、布尔

珠皆免罪，原告出户。

【原档残缺】百、粟十五匣、枣十五匣、松籽十匣、蜂蜜十筒。

献礼亲王：大纸十刀、小纸百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五张、腰刀一口、胡椒一匣、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籽五匣、蜂蜜一筒。

献睿亲王：白夏布五匹、红棉绸五匹、绿棉绸五匹、白布十五匹、大纸四十刀、小纸二百五十刀、绿斜皮十张、倭刀一口、胡椒三匣、苏木五十斤、兽角十对、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五匣、松籽五匣、蜂蜜二筒。

献郑亲王：大纸十刀、小纸百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五张、腰刀一口、胡椒一匣、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籽五匣、蜂蜜一筒。

献肃亲王：大纸十刀、小纸百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五张、腰刀一口、兽角十对、胡椒一匣、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粉五匣、蜂蜜一筒。

献武英郡王：大纸十刀、小纸百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五张、腰刀一口、胡椒一匣、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籽五匣、蜂蜜一筒。

献豫亲王：大纸十刀、小纸百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五张、腰刀一口、胡椒一匣、干鱼三条、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籽五匣、蜂蜜一筒。

献多罗饶余贝勒：大纸十刀、小纸五十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三张、腰刀一口、胡椒一匣、巨嘴鱼二十条、枣三匣、松子三匣、蜂蜜一筒。

献贝勒罗洛宏：大纸十刀、小纸五十刀、白布五匹、绿斜皮三张、胡椒一匣、腰刀一口、巨嘴鱼二十条、松子三匣、蜂蜜一筒。

是日。崇德八年癸未十月二十五日乙酉，奏言："宽温仁圣汗，壬辰年十月二十五日诞生，至癸未年八月初九日升遐，继位孝子福临，皇宫诸福晋、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缅怀恩德，悲哀无任，备陈祭品谨祭。"

是日。祭品：顶戴黑狐皮冠一顶、貂镶皮袄一件、貂皮里朝衣二件、夹朝衣二件、貂肷皮里绵索子袍一件、黑狐肷皮里袍一件、红狐肷皮里袍一件、羊皮里袍一件、龙缎袍一件、绵索子袍一件、黑狐皮端罩一件、狐肷皮里褂一件、黄绵索子褂一件、衣凡九袭，夹袜缎靴五双、貂皮被褥一套、素缎被褥一套、插弓箭玲珑撒袋一副、插弓梅针箭、玲珑撒袋一副、插梅针箭箭筒一个、雕鞍一副、夹头漆鞍二副、圆头漆鞍二副、股子皮坐鞍一副、长柄大刀二口、枪二杆、引幡一百有一个、求福柳枝一百有一个、金银纸锞二十万个、纸钱十二万个、绘画整纸八万、苏巴尔干二个、纸塔二个、金银柱子四个、大帐一个、配帐二个、楼房二个、大门一个、狮子二只、柜屉四个、柜子八个、皮箱十六个、供桌五十一张、酒二十五瓶、麻花四槽盆、牛三头、羊二十四只。

二十六日。金银纸锞二万个、纸钱一万个、桌十一张、酒五瓶、牛一头、羊二只。

六月十二日。获兖州府亲王、郡王金印一颗、银印四颗、由学士监督常乃、庆泰、赫叶等装入西柜内。

六月十七日。祖大寿家人获金五两、银六百八十两、银器三百二十两、共银一千两，银镶杯二个、缎紬纱罗共三十匹、紬子杭绢衣三百件、马十六匹、骡六头、牛四十头、驴五十八头。大学士希福、学士詹霸、额塞黑奏闻。上谕曰："我国定例，凡征战所获金银，除八家外。不得分取。该项金银，尔既得之，恩赏与尔。"

器皿制未定前造器皿者：和硕礼兄亲王金碗二个、大酒杯四个；和硕郑亲王金碗二个、碟四个；和硕睿亲王金茶桶一个、酒

海一个、碗一个、碟三个；和硕肃亲王金茶桶二个、酒海二个、茶酒壶二个、大酒杯八个、碗二个、碟六个；多罗武英郡王金茶桶二个、酒海二个、碗三个、碟一个；多罗豫郡王金茶桶一个、碗二个、碟二个；多罗郡王阿达礼未造金器皿。

七月二十七日。罗託贝子诰命，吏部副理事官柯依福、席特库、宁古礼赍至，大学士范文程、承政额塞黑等受，笔帖式硕岱、祁车柏、赫叶等收。

七月二十八日。兖州府诸王金印一颗、银印四颗，朝鲜王金印一颗、铜印四颗、铜匣子一个、洪军门银印一颗、祖总兵官银印一颗、匣七十个、包袱二十八个、皮条一百一十根，由大学士范文程监督库使阿叔泰、萨璧图、塔玛海、杜尔山等交付楞曾吉、索宁。

八月初八日。

奉圣旨定固伦公主下嫁国中、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多罗贝勒女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公女格格等下嫁国中，或下嫁外藩，纳采定婚，设宴牲酒仪。至固伦公主下嫁外藩仪，纳采牲畜数，以恭候上命，未定。崇德八年八月初八日，为索尔噶额驸聘公主，设宴进礼一事，上降旨问，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学士额塞黑、詹霸、吴达礼等，按定制疏奏，上善所奏。

十一月初一日。把总刘自强，原籍锦州，郭锦宗，原籍辽东，藏有功，原籍盖州，彼等三人，由庙岛为黄总兵遣来侦探，至石城岛归降。大学士范文程，希福鞫之，以告和硕郑亲王，饬交户部员外郎仲右，将彼等列入骑马逃人之伍，其把总仍为把总，其余二人，列入骑马庶民之伍，养赡如例。

初七日。焚金银纸锞二万个、纸钱一万个、桌十一张、酒五瓶、牛一头、羊二只。

十二日。崇德八年癸未冬十一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大清国大臣遣塔瞻等，净身惶悚，谨于圣灵前代奏：今逢冬至，乃阳

气恢复之日，谨照惯例，备陈牺牲谨祭。

钤奉天之宝。

十四日。“朝鲜国王臣李倧，恭逢崇德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冬至吉日，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贺者。幸遇黄宗之时，阳期复至，承蒙鸿祚，又迎大庆，所属莫不欢喜，惟皇上圣敬日增，聪睿时开，循五时而鸿休密至，并七政而嘉赞咸聚，今又逢冬至之际，得见万籁俱寂。窃惟，臣幸际昌期，过蒙鸿泽，虽身守东土，不得列班，仰望北辰，衷喜不已，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十七日。屈奉贤，原籍中后所，我攻中后所时，彼在宁远，我取中后所后，彼由宁远骑马来觅其妻子，由大学士范文程、希福鞫之，以告武英郡王，饶余贝勒，交付户部员外郎萨拜，认领其妻子，编入骑马降众之列养之。

十九日。以百日礼，焚金银纸锞五万个、纸钱四万个、绘画整纸二万张、牛一头、羊八只，桌二十五张、酒十三瓶、镶水獭皮狐肷里朝衣一件、衬衣裤、皮靴、狐肷皮袍二件、貂镶朝衣一件。

二十六日。蒙古骑马逃人一名自宁远来归，名纳噶楚赖，大学士希福、刚林鞫之，以告诸王、命交付理藩院诸臣，养赡如例，遂遣笔帖式哈楚汉、粪瑚至兵部饬交巴噶里巴图鲁。

二十七日。怀顺王臣耿仲明谨奏。臣所属官员，欲害本主，知之者，大有人在，如何处置，伏乞皇上洞鉴，饬令质审。况臣蒙上鸿恩，得封为王，何敢不尽忠竭力。此等属官竟欲陷臣，承先帝圣筹，宽仁鸿慈，得免一死，惟宋国辅、石明雄、潘孝等，誓与臣为敌，不置臣于死地不甘休，幸其诬陷之事，今已显然，臣当预先奏闻。臣虽被害致死，不足为惜，惟外藩闻知，有辱先帝之恩养，若蒙汗饬令刑部，执审众孽，明其谋臣之由，则臣死前舒矣。是以，诚惶诚恐，具书以闻，恭候命下。一件，九月初三

日，宋国辅至杜成之肆，遇蒋比州，谓宋国辅曰：老爷，今逢出征，乃大喜也。宋国辅答曰：何为喜也，我等随此王八而往，若得有暇，或以箭矢，或以刀剑，了其性命，方安我目。即日，蒋比州、杜成，赵臣府，欲告诸崔旗鼓，途遇崔副将告之。崔副将即以告臣，彼时，臣欲上闻，乃出征之际，匆忙无暇，未能如愿。臣至盛京后，已告诸智顺王。一件，以程国芳、宋国辅、石明雄、藩孝等出征归来，邀之。时，宋国辅曰：此次尔等仍属不幸，若攻战似松山，我将杀之，我亦不惜一死，若巧为运筹，我犹可免之等语。程国芳、靳世昌知之也。一件，石明雄、藩孝，至中后所臣之营地，提及放炮一事，当臣之面厉声曰：亦毋庸诈我，王等早已相谋插手等语，崔副将知之者。臣遂邀智顺王至恭顺王营地相告。一件，宋国辅至丁殷江所开之肆，诟孙木匠曰：明日尔主将为我劈成两截等语。丁殷江知之者，臣已告诸恭顺王知之。一件，刑部王命将炮矢换与继顺公后，臣四次遣白万俱、戴门子、金有赏、张成德等相告，不允。宋国辅、石明雄、藩孝曰：可令彼亲来，迨彼来时，我等点交之等语，继顺公、苏章京知之者。一件，宋国辅、石明雄、藩孝，至智顺王营所，百般咒臣，智顺王知之也。一件，于塞外渡浅流时，宋国辅当恭顺王面詈臣，牵驼人王门于闻之。一件，石明雄班师还家，即有刘道循去见。石明雄曰：至中后所后，我曾欲为率，无奈事未成，且与彼结怨，其父尚为我所慢，何况此种小人逞雄何为。我若令彼父子安逸，不姓石等语，刘道循知之也。一件，藩孝与众官至臣府，一同饮茶时，臣谓之曰：先在锦州时，郑亲王曾令将拖红衣炮之牛空身赶回，而藩章京尔何故驮桌椅而来。时，藩孝即出言不逊，言称明白王与彼有隙，遂拂袖詈骂而去。是日即上讼，此众官之所知者也。

是日。怀顺王下梅勒章京耿继茂为逆员宋国辅、石明雄等欺主一事讼称：

一项，宋国辅向恭顺王诟臣曰：我与耿继茂有何姻缘．我曾淫其母乎，狗杂种奴仆等语。

一项，石明雄、宋国辅诟臣曰：杂种尿炕奴，我佯事彼为主，彼果然信之，自捧为主等语，崔副将、李副将知之也。

一项，宋国辅强王换人，王从之，宋国辅又加要挟，言称：此数人，与我则已，否则，我乃豁命，决不白死等语，蒋国立知之也。

一项，宋国辅一味陷臣，言称向彼要马，恶毒咀咒，徐牛录章京、连副将知之也。

一项，出兵时，臣之属众，乘马行过石明雄、宋国辅前，两人皆曰：此乃耿继茂之人也，此奴才询属可恶，智顺王知之也。

一项，宋国辅谓曾副将曰：凡议事，尔等可前去议矣，回禀所言，我不前往见之。否则，反致动怒等语，曾副将知之也。

一项，石明雄出征旋师，皆未见臣，且肆意漫骂，崔副将知之也。

一项，攻中后所时，石明雄避不放炮，谓臣曰：可令他人代彼放炮。夫放炮之员，乃预先所定者，即临战，孰愿替尔。刘牛录章京知之也。将此告知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和硕郑亲王，交付刑部审讯。询问，知情之恭顺王、智顺王、继顺公所知如何，答曰：我属下人等闻而禀告之言，我等安能轻信，我等面斥属实，言与我属下人等，无一错误。询问所谓知情诸章京及厮卒，皆称属实。所列十八条，经审皆实，遂将该三人交付怀顺王诛之，并籍其家产。由承政宗室吴达海、参政卓罗、孟超芳、刘五元、启心郎飒尔克图、副理事官吉三、塔斯胡里、吴纳金讯毕，告知和硕郑亲王、睿亲王、肃亲王、多罗豫郡王、饶余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内大臣、议政大臣结案。

三十日。寄书宁远，钤皇帝之宝三。

十二月初三日。三等甲喇章京阿桑吉病故，以其子米勒扎哈

袭职，准再袭三次。

一等甲喇章京阿尔斯胡墨尔根病故，以其兄子高勒沁袭职，准再袭五次。

索罗岱，尔原系庶民，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竖梯攻费县时，尔先登城，因后登不继阵亡，故授为牛录章京，以尔弟拉喇祜袭职，准再袭一次。

牛录章京金永来病故，以其子金生奎袭职，准再袭一次。

牛录章京崔明信病故，以其子崔成袭职，减二次，准再袭一次。

三等梅勒章京裴国珍病故，以其子裴惟度袭职，准再袭七次。

此六封敕书，由吏部参政满珠习礼、副理事官屯岱、宁古里，于十二月初一日送至，缮写成书，初三日盖印，即日交付启心郎董天机、副理事官科尔宽，彼等合并取去，裴国珍所换敕书，仍与之。

钤饬命之宝十。

是日。由殿寄喇嘛书，钤皇帝之宝一。

初九日。月祭大行皇帝，焚金银纸锞二万个、纸钱一万个、杀牛一头、羊二只、备桌十一张、酒五瓶。

是日。前锋兵前往捉生，获宁远卫陶山台守二人至，一名黄三，原系固安县人，一名王达，原系海州平民，由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学士吴达里审之。初十日，告知和硕睿亲王、肃亲王、多罗饶余贝勒，令将此二人给擒获之前锋兵，派笔帖式奇车伯赫叶，转告兵部承政宗室汉岱、启心郎定文生。

十一日。朝鲜国进表称贺。“朝鲜国王臣李倧，崇德八年八月十六日，挨奉世子之随员宰臣李兆翰赍敕谕至。‘大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朕命多罗饶余贝勒为奉命大将军、内大臣图尔格副之，率固山额真阿山、谭泰、叶克书、何洛会、吴赖、准塔巴

图鲁、马喇希、巴特玛、石廷柱、祖泽润、李国翰、金砺、内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固山额真，各率将士之半。再外藩察哈尔八部、喀尔喀五部、嫩吴坚科尔沁、阿鲁部昂邦土门扎萨克图子孙、翁牛特部落退杜伦子孙、阿鲁科尔沁部落习喇汗子孙、敖汉、奈曼、喀喇沁部落坤杜伦汗子孙、及明国沿边居住，俄尔黑喀喇沁部落钟嫩古英、钟图子孙、土默特部落格根汗子孙，亦率各处归服蒙古兵之半，往征明国，毁其边关而入，所向无敌，师过北京，连败明诸总兵官所带之兵三十九次，斩总兵官白氏、总兵官汪氏、总兵官张氏、总兵官王氏、总兵官刘氏五员、兵道五员、郎中一员、科臣一员、副将五员、参将八员、游击四员，此皆生擒后诛戮之数。其余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被戮者无算。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共克八十八城，归顺者一州五县，生擒兖州府鲁王朱衣佩，东陵王朱弘治、阴信王朱弘福、东原王朱衣远、安邱王、滋阴王等六王、及管理府事之宗室等约千人，皆诛之。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有三百。大军分为二路，一过山东莱州、登州府、直抵宁海州及海州，一渡黄河，回至莒州、沂州，复分两支，左翼大军，沿青州府、德州、沧州、天津卫，至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历三月抵密云。右翼大军，沿东昌府、广平府、彰德府、真定府、保定府，沿北过北京迤北，历三月亦抵密云。两翼兵分征，历三月会密云，合攻墙子岭，斩关而出。明国三年饥馑，禾苗不登，人皆相食，或食草根树皮，饿死者什之九，兼以流贼纵横，土冠劫掠，百姓皆弃田舍而去，不务耕耘，榛芜遍野，我军尽取其民居城堡乡村。初因明统帅军门洪承畴等，率各省精兵，来援锦州，俱已败亡，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被克，精兵遭戮，及察哈尔蒙古乘乱归明者，被杀者杀，其余皆叛彼来归，故无复存者，所余仅汉兵，兵势大衰，将士震恐，东西逃窜，我兵所向无敌，明之国势已如此矣。又鄂尔多斯济侬，土默特部落格

根汗居地以东，兴安以西乌珠穆沁、浩奇特、苏尼特等部，及各处归附蒙古兵，若皆遣派，则地处过远，乃令彼等各安地方，仍与汉人贸易。蒙古部落六万之众，已归附五万，惟喀尔喀人万余，已服其半。其一半因地方遥远，尚未顷服我制，虽然，每岁尚遣使来朝，进贡土产或本地驼马。因与王喜乐相同，故明告尔国，俾悉知之。'臣恭奉谕旨，与举国臣民不胜欣忭，臣诚欢诚忭，稽首顿首，奏表称贺者；发雷霆之师，肇无敌之征，行若星流，得见神捷，庆遍万物，喜及臣民。惟宽温仁圣皇帝，执勤大政，祗承大命，施至仁而致和，大小俱念，筹长策而征战，遐迩咸聚，此所以天意定而皇猷益弘者宜也。兵如悬崖流水，深入藩界，势如破竹，直至胶兖。此皆圣武之所举，虽故亦鲜矣。窃惟，臣职守外藩、不得援征，然边塞安宁，臣虽未临虎降，亦有身临其境之感，燕舞不已。臣诚欢诚忭，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朝鲜国王臣李倧，崇德八年十月初八日恭奉谕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传之子孙。父宽温仁圣汗，赞承太祖丕绪，盛得深仁，弘谟远备；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戡定，归顺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气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继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登大政殿即位，以明年正月朔起为顺治元年。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首辅大臣，共襄治理。八月二十六日前所有应拟之罪，概行赦免，八月二十六日后各款，照例治罪，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钦此。'臣恭奉拜读，举国欢庆。臣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奉表称贺者：喜庆联望，民愿得尝，仰蒙鸿祚，入承大统，天地复载，日月重辉，惟皇上神生之奇，天授之圣，犹如韩国之梦境所见，似先帝之预知，授权于祖地，众皆归我皇上。今值万化初行之际，益见百物之永生。窃惟，臣守远边，幸

际昌期，若群星聚观北辰腾，虽不得列排，心尚望阙欣忭，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朝鲜国王臣李倧，崇德八年十月初八日钦奉敕谕。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朕荷天眷，入承先祖所遗丕基，特颁鸿恩于内。朕不分遐迩，普示仁抚之心，特颁敕谕，送以马匹、貂皮、缎匹、尔王须竭尽忠诚。赐王雕鞍马一匹、三等黑貂皮百张，赐王之姬葡萄纯串金线青缎二匹、补子青缎二匹、深蓝云缎二匹、绿云缎二匹、红青缎二匹、绫子五匹、纺丝五匹。”

“臣又奉旨。皇帝敕谕朝鲜王李倧：父宽温仁圣皇帝，盛德厚仁，听闻明智，洞察劳苦，云尔国年贡物多，及明国所定饱使之物过多，甚耗民力。夫民者，莫非朕民，是以，恐民累苦，酌减年贡及馈使之物，以待秋使，朕愿尔卿副皇孝仁义之心，照例行之，特以遗训知晓。”

“臣又奉旨。皇帝敕谕朝鲜王李倧：明国不顾时季，仍遣船至海，觇我边塞，为王之边臣战获等情，由部员奏闻，朕见尔之守土之诚，甚为赞赏，以尔之忠诚，不可不施恩酬报，乃送去银五百两。其获船官兵，王宜论级升赏。嗣后，尔当善饬驻边官员，防守益严等语。臣恭接拜读，与举国臣民，不胜欣忭，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以谢恩之礼，奏表称贺者：以新君之明，众皆指望续颁恩德，恩诏屡至，多承例外赏赉，此千年之奇恩，万民之喜者也。窃惟，臣幸遇先帝，重整败业，苴枯是浸，渴者是快，多蒙鸿恩数岁，又送先事今，得沐新恩，自今始矣。方恐点滴无报之时，优渥即至，良马金鞍，所以意示殊恩也。珍貂佳缎，乃分施内库之宝也。追续先帝之意，初定纳贡之额，切念民众之苦，裁减年贡，馈使之物，以致礼物减少，边臣之俘送，乃外藩份内之事，而蒙颁恩泽，施及兵丁，赏物叠至，不弃区区之功，瞻望子星，喜悦益增，臣恭奉敕谕，更知羞愧，新君自幼崇尚孝敬之道，衍行仁义之德，入承丕基，意念国政强盛，遵循故

例，怜悯远方，意欲扩展弘谟，敝邦预蒙鸿庥，臣何敢不铭之于心，敏于始末。特颁恩德，莫不洋洋感激，恭守边界，尽力奋勉协助。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是日。以斋桑木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攻武定州城外守兵时，与固山额真巴特玛共同败之，及击吴总兵官之军时，又与纛章京巴都里共同败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第三次围剿锦州时，洪军门之骑兵直奔镶红旗汛地而来，斋萨木率本旗兵败之。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攻蓟州城时，斋萨木率甲喇梯盾战之，因楼房火药爆炸身亡，故由三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以其子鄂木布袭职，再加一级，准袭五次。

任竟，以尔克尽阙职，不忤旨意，特准管事，并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李有功，以尔克尽阙职，不忤旨意，特准管事，并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牛录章京阿尔都病故，以其侄少纳袭职，并准再袭一次。

李侧昌，以尔克尽阙职，奉职无违，特准管事，并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祖大捐，尔本系虚衔牛录章京，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攻济宁州时，尔率甲喇梯盾战之，中炮身亡，特授为牛录章京，以尔子祖泽远袭职，仍准再袭一次。

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于丰沂县击败范军门之一千兵时，吴拜率前锋章京四员驱之。又于三河地方，遇赵军门之骑兵五百，来觇我营，吴拜率两旗前锋，与巴雅喇一同败之。击败八总兵官兵时，吴拜率左翼前锋，败敌步兵一队，生擒副将一员。进击吴总兵官兵时，吴拜率八旗前锋败之。范军门之兵，由近海县来觇我营，吴拜偕固山额真吴赖率两旗前锋败之，生擒游击一员。探哨捉生，生擒二十三人，毙敌一百二十三人，获马一百八十二匹，是以，由三等甲喇章京擢为二等甲喇章京，减三

级，仍准再袭五次。

额贝，尔本系空衔牛录章京，和硕郑亲王第二次围锦州，败锦州兵时，尔偕前锋统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追击锦州守兵直至栅门。进击松山守兵时，又偕前锋统领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败之。及多罗武英郡王前赴宁远时，尔偕前锋章京等往觇壕堑，击败宁远驻兵。又探哨捉生，生擒三人，杀十五人，获马一匹。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攻蓟州时，尔临壕指挥，中炮身亡，是以，授尔为牛录章京，以尔子华善袭职，仍准再袭一次。

色黑，尔本系空衔巴雅喇甲喇章京，和硕郑亲王往掠锦州时，尔于松山山岗偕讷尔特击毙牧人三十，获马八百匹、驼二十只。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初次围锦州，由左翼兵攻败锦州城守兵时，尔率本旗前锋偕前锋统领吴拜败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第二次围锦州，进击杏山驻兵时，尔又率本旗前锋偕前锋统领吴拜败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第三次围锦州时，洪军门下骑兵来攻我红衣炮兵，尔率本旗前锋败之。二亲王各出所率兵之半，偕左翼兵，攻松山守兵时，尔率本旗前锋败之。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于丰沂县遇范军门兵时，尔率本旗前锋，与前锋统领吴拜败之。往征南潮县时，尔见明步骑奔山立寨，遂步率本旗前锋败之。又遇税总兵官兵，偕胡来色败之。与前锋统领吴拜往青州府设伏，遇兵驱之，又于卫义县遇兵驱之。击总兵官八员所率之兵时，尔率本旗前锋偕前锋统领吴拜败之。又于青州府遇敌，偕前锋统领吴拜驱之。又河西卫驻兵移近放炮，尔率本旗前锋驱之。出边时，赵军门下步骑来攻镶蓝旗所守之口，尔率本旗前锋败之。进击吴总兵官兵时，尔偕前锋统领吴拜败之。又探哨捉生，生擒三人，杀七十九人，获马四十六匹，故授尔为半个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一次。

鄂硕，随和硕睿亲王经北京往征山东，至通州日，遇高太监下骑兵四百，败之。高太监、彨总兵官骑兵追击土默特四子部落

军尾时，尔偕噶赖、瑚希乃败之。进击侯总兵官兵时，尔步率本旗前锋败之。出边时，率本旗前锋，败山岭敌兵。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初次围锦州时，遇松山步骑两队来觇我哨所，尔与沙尔胡达率前锋兵四十人驱之。率本旗前锋败松山骑兵，以左翼兵攻击锦州城驻兵时，尔率本旗前锋偕巴雅喇败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第三次围锦州，二亲王各以半数兵合攻松山守兵时，尔率本旗前锋败之。率本旗前锋败洪军门三营步兵。多罗武英郡王驻兵高桥时，尔往宁远捉生，返至吴兰哈达，有宁远骑兵六百追至，遂偕阿尔布尼、索浑、鄂莫克图巴图鲁败之，获马六十二匹、纛二杆。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进击半沂县范军门之一千兵时，尔偕前锋统领吴拜、色黑、瑚米色、索浑败之。又遇青州府守兵，偕前锋统领吴拜驱之。进击驻浑河杜副将之兵时，尔率本旗前锋败之。密云守兵炮击我营，尔偕前锋统领吴赖率本旗前锋败之。进击赵军门步兵时，尔率本旗前锋败之。出边时，攻击吴总兵官步骑，尔率本旗前锋败之。又探哨捉生，生擒三十九人、杀八十九人、获马二百三十三匹、纛三杆，询属可嘉，故由二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再加半个前程，加二级，仍准再袭四次。

以三等甲喇章京色有禄年迈，以其子色崔袭替，减二级，仍准再袭三次。

孙虎，随多罗饶余贝勒经北京往征山东，攻定州时，孙虎率甲喇梯盾攻城，中炮身亡，故由一等甲喇章京擢为三等梅勒章京，以其侄孙沿袭职，仍准再袭七次。

三等甲喇章京刘国安病故，以其叔刘秉公袭职，减二级，仍准再袭三次。

此敕书十三封，由吏部参政满珠习礼、启心郎焦安民、副理事官屯岱、胡罗里、夸占、科尔宽，于初六日送至，缮写成书，于十一日钤宝，即日饬付启心郎焦安民、副理事官夸占。

钤敕命之宝二十三。

十四日。孙友白自中后所骑马来归。孙友白原籍凤凰城，为宁远闲散守备。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学士吴达里鞫之，以告诸王，令与守备之半，并遣笔帖式奇车伯、赫叶至户部，交付承政车尔格、多罗额驸英古尔岱。

十七日。半个牛录章京昂初病故，以其侄萨哈连袭职，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田永茂，尔本系小拨硕库，因恭建福陵，询属可嘉，虽无战功，仍入功臣之列，授为牛录章京，仍准再袭二次。

赵猛才，尔恭建福陵，询属可嘉，虽无战功，仍入功臣之列，故由牛录章京擢为三等甲喇章京，病故后，以其子赵乃袭职，仍准再袭三次。

三等昂邦章京查喀尼病故，以其子沃赫袭职，并免死罪二次，世袭罔替照旧。

三等梅勒章京昂坤杜稜病故，以其子绰尔济袭职，仍准再袭五次。

此敕书六封，由吏部启心郎焦安民、觉罗副理事官科尔宽，于十六日送至，缮写成书，七日钤宝，即日交付启心郎焦安民、觉罗副理事官科尔宽钤敕命之宝五。

十九日。额斯图进银元一、银龟一、银小扁壶一，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学士额色里接收。

二十二日。以索宁九载考绩，承办部务，果断能事，效力皇上，竭尽忠诚，询属可嘉，故由牛录章京超升为三等梅勒章京，列入功臣之列，仍准再袭四次。

希福，尔原系空衔牛录章京，授为兵部副理事官，四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以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克希图，后任户部副理事官，七载考绩，克勤有功，故半个牛录章京上再加半个前程，授为牛录章京，承袭照旧。

雅琴，后任吏部理事官，五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牛录章京上再加半个前程，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沃赫，尔本系赞礼官，授礼部启心郎，五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何托，后任兵部理事官，四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牛录章京上再加半个前程，承袭照旧。

焦安民，尔本系生员，授为吏部启心郎，八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绰贝，后任户部理事官，七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由三等甲喇章京擢为二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李茂芳，后任户部理事官，五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牛录章京上再加半个前程，承袭照旧。

英古尔岱，六载考绩，承办诸事，克勤果断，洵属可嘉，故由三等梅勒章京超升为三等昂邦章京。又以部务为重，虽未从征战，仍列入功臣之列，再加二级，仍准再袭十次。

张屯，后任工部副理事官，五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由牛录章京擢为三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张尚，尔本系生员，授户部启心郎，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马明偣，尔原系工部启心郎，丑年考核后，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图赖，后任兵部理事官，四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由二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苏宏祖，尔原系举人，授户部启心郎，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朱喇嘛，后任吏部理事官，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由二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丁文生，尔本系兵部启心郎，丑年考核后，六载考绩，克勤

有功，故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车尔格，尔本系革职白身，授户部承政，四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喀木图，尔原任工部启心郎，丑岁考核后，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希特库，后任户部理事官，八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牛录章京上再加半个前程，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杨文奎，后任工部参政，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由二等甲喇章京擢为一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

王来永，尔本系举人，任工部启心郎，丑岁考核后，六载考绩，克勤有功，故授为半个牛录章京，阵亡准袭，病故不袭。

十二月二十二日。理事官屯泰、希特库、主事费奇，笔帖式昂开，送至授职敕书十二，新绿头牌十，共二十二封敕书。即日缮写成书钤宝，交付汉启心郎董天机、理事官屯泰、尼满。

钤敕命之宝二十三。

二十六日。镶红旗尼堪贝勒府安旗鼓下满洲人金泰、未岁九月遁入宁远，十二月二十六日复来归，由大学士刚林、学士扎木巴、额色黑鞫之，以告诸王，仍令归还原主安旗鼓养之。

二十八日。崇德八年祭未十二月二十八日，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宗室祖武功郡王、列祖神位前，孝孙福临跪奏：春和始布，淑气方凝，以礼应时，整治祭食，谨遣大臣阿拜等代祭。

是日。崇德八年癸未十二月二十八日，祖太祖承天广运肇纪立极神功仁孝睿武皇帝、太皇太后孝慈昭宪敬顺章福圣皇后神位前，孝孙福临跪奏：春和始布，淑气方凝，以礼应时，整治祭食，谨遣大臣阿拜等代祭。

又照写祭文一道，遣阿山代祭。

祭文钤天子之宝三。

是日。备金银纸锞一万个、纸钱一千个、桌五张、酒二瓶、牛一头、羊一只，祭福陵。

是日。备金银纸锞一万个、纸钱一万个、桌三张、酒二瓶、牛一头，祭东宫大福晋。

是日。备黑狐皮冠二顶、貂皮端罩一件、貂镶皮袄一件、镶水獭皮朝衣一件、貂皮袍一件、衬衣裤一套、靴两双、金银纸锞五万个、整纸二万张、桌二十六张、酒十三瓶、牛一头、羊八只，祭神位。

二十九日。先是恭阿岱获罪，夺其诰命。

二十九日。启心郎索宁，奏请复命，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扎木巴、启心郎索宁、俱跪于崇政殿前授之。